愿你的唇吻我

主编：爱若（Eros Shaw），长期致力于同志基督徒事工、合一运动及宗教对话。2009年参与发起中国最大的同志基督徒团契「彩虹见证团契」；2013年，共同创立「天主彩虹团体」；2015年10月，在罗马首届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大会中，被选举为理事，负责青年事务。出版有小说、随笔、译作若干，文章散见于教会及同志杂志期刊。欢迎邮件联系：422247611@qq.com。

愿你的唇吻我

华人同志天主教徒故事集

May your lips kiss mine

- Chinese Tongzhi (LGBTQI+) Catholics Tales

主编

爱若

(Eros Shaw)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愿你的唇吻我——华人同志天主教徒故事集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国际书号：978-967-0960-70–8

出版：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2, Jalan Bukit 11/2,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Email: www.gerakbudaya.com
gerak@gerakbudaya.com

出版日期：2018年1月

封面设计／美术策划：杨立德
版面设计：Janice Cheong

印刷：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Vinlin Press Sdn. Bhd.
2, Jalan Meranti Permai 1,
Meranti Permai Industrial Park,
Batu 15, Jalan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Malaysia.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本书敬献给七苦圣母
她是我们团体的主保，我们每一位同志教友
都深深地感受到她的陪伴，我们深信她理解并同情我们，
她分担我们的苦难，我们也与她一起凝视
她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并同她一起迎接由天主而来的最后的光荣。
七苦圣母，为我等祈！

目录

前言　　没有权利者的权利 xi

壹、推荐序

陈满鸿神父 3
欧阳文风牧师 5
雅各伯・艾利森神父 7
卢比・阿尔梅达 9
基思・巴特洛普蒙席 10
方济各・迪伯纳 11
迈克尔・布林克施罗德博士 15

贰、愿你的唇吻我

大陆

在迷茫与坚定中成长 19
小心愿 22
颂恩 24
我就是我 27
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基督不负卿 29
做同运的同志教友 37
难明十架路 40
放弃我，抓紧我 45
迷途遇真光 47
跟随光 51
我的同志爱情 60
如此恩典 63
成全之路 69
一个慕道者的反思 71
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74
站起来，你这个废物 83
我的答案：同志与修道 86
理性的光照亮信仰的路 88

感恩这约定 92
处处不同 94
爱人如你 98
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 100
左右：走过「弯路」的直男 103
我是前同妻，我捍卫同志权益 106

香港
爱的「诫命」 111
冒险去爱，快乐地爱 114
天女散花粉蝶忙 125
点解一定要分公母? 128
双基的自白 130

台湾
落在荆棘里的种子 134
你是我的天主，我是你的爱子 138
一个人的朝圣 142
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我 158
我的孩子是同志 167
爱是没有条件的：父亲的心里话 169

澳门
在苦难中与主同行 171

海外
憧憬 178
我的福传与平权梦 180
少年 185
越来越好 187
痛爱 190
从法官到好朋友——一个关于接纳的故事 192
发现这份爱 198
敬茶礼 202

叁、思考

天主教会「关于同性恋问题」的巴比伦之囚 208
同志天主教徒在大陆 216
香港天主教同志现况——同志们可发声？发声了但被聆听吗？ 220
划到深处去 230
同性婚姻的争议中所引发对爱的反省 234
天主爱人不歧视 238
台湾天主教会对同志的态度 241
二律背反吗？——爱若日记片段 243
同志信徒应当如何自处？ 251
奉献生活之我见 255
一位修士对教会恐同的反思 258
天主教神父看同性恋 261
彩虹世界 268
我对同志牧养的一点分享 273
我在操纵天主吗？ 275
相异性的使命 276
同志教友团体的存在对于教会的贡献 288

肆、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

爱之途径–天主教会与LGBT人士及其家庭的面面观 296
走出「同性恋问题的巴比伦之囚」 299
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致2015年世界主教会议函 309
主教会议之后开启了教会包容关怀LGBT人士的新阶段 311
若门还未打开，钥匙也许在门垫下？ 313
关于「基多福・哈拉姆萨神父出柜」及「教宗接见金・戴维斯」的几点澄清及反思 318
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与美国同志群体同悲同在 324
呼吁教宗方济各谴责所有对同志群体的仇恨和暴力 325
教宗向同性恋者道歉：「基督徒需要捍卫某些人，但我们却没有。」 326
性别认同不是一种社会趋势或相反天主的罪 327
教宗方济各反对「性别理论」的过度修辞显示了他对同志牧养的矛盾 329
同志身份与神职并无矛盾 330
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理事会执委选举公报 331
请静听我的伸诉 333

伍、公益

关于性倾向的一些基本知识和概念 336
慈悲如同天父 343
你们为我最小的弟兄做吧！ 349

陆、艺文

天祥亚巴郎 353
箭冢 359
天主、同志、殉道 364
何生与九郎 367
情定悬空寺 371
渎神记 378
日出 383
人间散步 388
新南柯梦 391
为别・性画展所作十六首 394

柒、附录

参加香港教区同志牧民活动后的感受 401
天亚社采访一：爱若 403
天亚社采访二：若瑟神父 408
天亚社采访三：若望 412

《殊途同归》华人同志信众故事集征文启事 413
六个团体介绍 414

图为Compassion挚情同行-香港天主教同志信徒互助小组
2015年3月28日集体悔罪礼仪

（本书内该位置的图片+人物简介均出自香港同志教友，他/她们提供了他/她们的个人简介及祈祷台样式，希望从另一个角度提供给读者了解同志教友的信仰表达方式，后不赘述）

前言

没有权利者的权利

他们想要葬送我们，却不知我们是种子。

——希腊同志诗人Dinos Christianopoulos

一

「天主」是那些没有权利者的权利，拉辛格[1]在《耶稣基督的天主》中如是说，这句话可由耶肋米亚先知书／耶23:6引申出来：上主是我们的正义。如果用圣若望的名言「天主是爱」（若一/约一4）来表达这句话，就变成了「爱」是那些没有权利者的权利。这指向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使我们身处贫困、卑贱、软弱，但爱是每一个人的天赋权利，因为天主是那些没有权利者的权利，祂是正义之源。

恰恰薇依[2]说了另一句话：爱是我们贫贱的一种标志。薇依的意思是爱之深甘愿为之受苦，因此而贫贱（只需想耶稣为爱舍身前的孤单惶惑）。然而被禁止爱却更使我们堕入一种现实意义的贫贱。对一群热爱天主的同志天主教友来说，在天主、自爱与贫贱之间徘徊，可能是他们最真实的生存状态。在社会中，他们丧失权利，本该在教会中得到一席栖息之地，因为耶稣教导去包容最小的弟兄，但正是教会提醒他们不被允许婚姻、不被允许性关系以及其它。他们努力自爱，却一次次被各种负面言行以及自我放弃推向贫贱之渊，甚至产生放弃生命的念头。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同志[3]」、「天主教徒（Catholics）」都是传媒热词，「中国同志」、「中国天主教徒」、「同志基督徒（Gay Christians）」更是热词中的热词，而「中国同志天主教徒」这结合三者的限定词却似乎很少进入传媒的视野，这个词的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社会学家普遍认可的同志人群比例最低值为百分之二（我保守取之）。

依据2015年宗座年鉴数据，全球天主教徒人数为12.54亿人[4]，依据香港圣神研究中心数据，截止2014年底中国天主教徒人数为1050万[5]，两者相乘，则全球同志天主教徒人数约为0.25亿，中国同志天主教徒人数约为二十万人（多么惊人的数字）。

二十万中国同志天主教徒处于这种贫贱之渊，苟延残喘。我所接触的中国同志天主教徒不会过百，这二十万人究竟是如何在生活的呢？他们是选择深柜与直人结婚，胆战心惊害怕被发现而日夜不宁，亦或是挣扎着投身修道，或是远离教会，孤单过着生活？

基督信仰与同志议题的矛盾，已经不仅仅是在西方世界，在非洲、拉美、亚洲和中国也是愈演愈烈，这当然归之于基督信徒数量的增长，以及人们对宗教的态度变化。在中国，基督信仰与传统家庭观念结合，便成了同志信徒身上的双重枷锁。

因为我曾经编过《当同志遇到耶稣》这本小书，非常薄的一本书，但得到许多回应。有人被某句话鼓舞而正视身份，有人对教会的态度改观，有人明白圣经的几处“反同经文”并不是指向今日的同性恋概念，有人读到合一的讯息。这本小书有不同的同志基督徒的故事，以新教徒为主。而对于那二十万同志天主教徒，是不是该为他们做些事呢？

是时候需要反省了，是时候需要对话了。

二

本书宗旨在「对话」与「慈悲」。今日天主教会，以「对话」之姿在国际事务上散发着迷人光彩，而对于这群同志羊群，不是更应该去与之对话吗？本书撷取了同志天主教徒的一些故事，就旨在提供一个对话的契机，以故事及反省再激发反省，所以我允许了不同声音不同立场的存在，或保守或开放，或抗辩或顺服，或矛盾或清晰，务求真实呈现。

而关于慈悲，教宗方济各极好地诠释了这个词：

> 教会受委托传报天主的慈悲；这慈悲是福音跳动的心，必以自己的方式，贯穿每人的心思。基督的净配必须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以仿效天主子，主动去接触每一个人，无一例外。
>
> 我们要张开眼睛，看到世界的不幸，看到弟兄姊妹因尊严被漠视所受的伤痛。让我们承认，我们被催促要聆听他们的喊冤！我们要走到他们当中，支持他们，使他们因我们的临在、我们的友

谊、我们的手足之情而感受到温暖！愿他们的呼喊成为我们的呼喊。让我们与他们一起打破冷漠的藩篱，冷漠实在极度猖獗，并掩饰我们的伪善和自我中心！（教宗方济各《慈悲面容》诏书）

「对话」与「慈悲」都需要倾听，这群同志天主教徒需要被倾听的远不止他们的眼泪与悲伤，在我的征文启事里，这样写到：

我时常在想，这群同志天主教徒的故事不是应该被记录下来吗？但是我并不希望这些故事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见证”，当然，任何从耶稣那里得来的恩典都可以是一种见证。然而，从我和许多人的深入友情中，我看到许多同志天主教徒们有着非常深刻的灵修经验，是通过信仰与同志身份的逐步平衡，通过真正的灵性操练，从而接受自己，并感谢天主。他们每个人的个性都那么不同，充满恩典，我愿意作为一个发起者，来编辑这样一本书，它专注华人社会，从同志与天主教徒两个身份出发，有着深刻的反思力量，并能够朝着目标奋进。

这些故事里的灵修经验也是圣教会所有宝贵灵修经验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代表了那些在黑暗中积极寻求天主之爱的一切灵魂。

这本书囊括了男同志、女同志、双性恋、跨性别、中港澳台海外的同志教友、同志的父母、前同妻等朋友的分享，唯一所缺的是同志神职的故事。并不是他们不存在，同志神父修女是存在的，我们也认识一些，但当我去邀请他们写下他们的故事时，无一例外地他们选择了拒绝。他们的胆怯不仅是属灵层面的也是属世层面的。同志神职故事在本书中的缺失是一个有深意的空白，甚至比一篇可读的故事传递出更多讯息（因此我决定在书中留一页空白，以显示这个缺失）。

同样，书中的作者多数使用了化名，包括圣名或昵称，如同同志圈的习惯般，多数人也都如此。主保圣人本是效法的对象，现在则成了用以掩盖身份的一份保护，这也算主保对他/她的子弟们的庇荫。但为什么他们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呢？谁又不想以真面目示人呢？

纵使教会打开了门迎接他们，又会有几人敢于曝光身份去参与教堂活动呢？以私人个人的身份去参与活动，没有半点问题，但他们始终缺乏一份深刻的归属感。这种选择说明了背后的无奈、恐惧与不信任。那些内心的伤痕使得他们无法开放自己向社会及教会。究其缘由，社会及教会的态度根深蒂固地对他们有伤害性，这也是现实性的问题。

如果说，这本书旨在争取一份权利，这份权利并非仅是一种申辩，更是渴望一份倾听、一份理解及一份真正行之有效的牧灵方案的权利，天主教教理言之凿凿[6]，恕我直言，绝大多数人并未以这种立场而行动。本书希望唤醒这份倾听之情。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恩慈之年（依／赛4）。这与教宗宣布慈悲禧年[7]的意义不谋而合。

三

「愿你的唇吻我」引申自《雅歌》第一句，神秘主义者们喜欢注解这篇描述人和天主爱情的情歌。对于这些同志教友而言，似乎在教会这位慈母里面，和天主之间的爱情与和人之间的爱情彼此矛盾，他们成了令慈母难堪的孽子，而他们不仅渴望天主的吻、恋人的吻，也渴望得到慈母的吻。

本书中的故事有那么多关乎被慈母伤害却在天主那里得到安慰，「许多人都把我视作妖怪，你却作了我有力的仰赖。」（咏／诗71:7）一些主教神父修女说：我们缺乏指导，我们不懂。但「心灵的开放既不需要法律，也不必等待指南」[8]，为了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在慈母的吻里获得安慰，虽然我们深知他们的心虚与恐惧，「当我们的弟兄姊妹因为破碎的关系、破裂的家庭和生活，胆怯地站在我们圣堂的门口，站在我们生活的外围，不确定自己是否会被接纳时，让我们走出去迎接他们。」[9]某年，我们在菲律宾学习，晚上邀请年轻人进堂，一位异装/跨性别朋友走过教堂门口，我看见他，瘦瘦小小可怜模样，心有所动，特别邀请他进堂祈祷，然而他讪笑着离开。他的笑充满讽刺、自怜、不可相信、不可能，我永远无法忘记（多少人曾带着这种讪笑远离教堂），他觉得自己肯定是被拒绝的，所以首先拒绝。希望前述引文真能在菲律宾和普世教会众多的跨性别人士、同志人士及生命破碎的人士那里得到真诚实践。

起初考虑标题究竟使用「同志天主教徒」还是「天主教徒同志」，最后考虑性倾向不可变而信仰可变，性倾向当是为先，因此决定用「同志天主教徒」这个称呼。但这群不可变性倾向的同志们，对他们圣而公之信仰同样表达了不变的虔敬，他们热爱传统，爱耶稣圣心、爱圣母、尊敬教宗主教神长、喜念玫瑰经、常告解、经常参与弥撒，有的甚至特别喜爱拉丁弥撒。

然而我听一位朋友转述，一位有神恩的弟兄看到同志背后有一股强大的黑暗势力。就是这群信仰虔诚到聆听教会压抑自己的同志教友们，被认为背后有一股强大的黑暗势力，这是什么神恩?

且不论这神恩的可疑，我们需要先听听科学的声音：2016年3月23日，

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orld Psychiatric Association，WPA）发布声明，呼吁所有医疗机构停止一切有关同性恋的“扭转治疗”，并呼吁在全世界实现同志婚姻合法化，该声明指出：

> 同性恋是自然界中的正常性倾向，性倾向是天生的，没有任何可靠的科学依据足以证明性倾向是可以改变的，所谓的“治疗方法”是基于偏见和歧视的，具有不可忽视的危害性。精神科医者有责任引导减少性少数不平等的现象，包括针对性别认同和性倾向的不平等。而平等的社会环境有助于减少性少数人群所面对的痛苦，改善心理健康状态[10]。

许多人不接受这种声音，也有许多人接受这种声音，但他们还是会问：那么贞洁呢？他们的性行为难道没有问题吗？

究竟何谓贞洁？「贞洁」（chastity）有时是守贞的意思，有时则指一种德行；德行可以说是一种「行善的习惯」，因为它使人容易而且乐意行善，好像人的第二天性。圣多玛斯（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认为贞洁的作用并不是要消灭人的情感和情欲，而是要让情感和情欲本身受到理性的影响[11]。

如此，探讨同性婚姻及同性性行为在教会法下的处境并非毫无空间。其实神学界和伦理学界对于此一议题有许多讨论的声音，但可惜的是，我们必须要承认，学者和普通大众之间无可奈何的鸿沟，在教会内亦是如此，但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听他们的声音。既然理论无法说服彼此双方，如同拿圣经经文吵架一般，那么就希望书中的故事能带给大家反思吧。

当犹太人想要杀害宗徒们时，法学士加玛里耳对圣神保持了开放态度：「若是这计划或工作是由人来的，必要消散；但若是从天主来的，你们不但不能消灭他们，恐怕你们反而成了与天主作对的人。（宗／徒5：38–39）」经文的下一句是：「他们都赞成他的意见。」

四

对于一个拥有12.5亿信徒的超级组织来说，任何一点散漫都可能导致极大的伤害。我们绝不追求及反对任何分裂，已经够了。圣公会、信义宗、长老会等等，因为同志议题分裂的故事已经听的太多了。

若果那些非洲的主教们依然持续支持同性恋刑事化，我们固然尊重他们主教的身份，却会毫无保留地用尽一切方式方法反对他们的言行及其可怕结

果（如同保禄对伯多禄所做的那样，见迦／加2），毫无疑问，这样的言行既缺乏慈悲且相反圣神，又不符合福音的真理（迦／加2:14）。但，这绝不代表我们反对教会或与教会相反。

我们愿意在公教会内继续以分辨、服从及祈祷的精神来生活，切愿有一日天主借着教会给我们最终的答案，「上主在眷顾的日子这样待了我，除去了我在人间的耻辱」（路1:25），而这是需要「我们」以服从的精神来倾听的，「我们」包含教会的每一个人，无论是教宗、普通教友、我们这些同志教友，还是那些支持同性恋刑事化的非洲主教们。我们服膺并感激于教宗方济各所言：教会应是「天父的大家庭，所有人虽然带着各自的问题，但在那里他们都有自己的住处。」（《爱的喜乐》劝谕310）

本书编者愿意提醒所有天主教徒，无论教会做出何样的决定，我们需知教会亦有她的时间，服从教会及倾听教宗，这是——我信圣而公之教会——的一个重要标记，「冷漠」、「谩骂」[12]及「分裂」都是对天主的伤害。真诚的服从与慈悲是一致的。人权的进步是天主的胜利，教会总有一日也会普遍而整体地分享这种胜利。

让我们时刻祈祷，为教会、为同志教友、为世界、为慈悲。

五

今天（2016年9月14日）我校订完本书的最后一篇翻译稿，也是收稿的最后一篇，整本书的内容全部完成。明天就是天主彩虹团体的主保——七苦圣母（痛苦圣母）的瞻礼，且是华人传统的中秋佳节。在数天前，我们发起了对七苦圣母的九日敬礼，今天是第八天，又是光荣十字圣架瞻礼，心中充满不可思议之感。

同志朋友们最常经验到的处境就是被区分被孤立，缺乏融入感，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在教会之中，甚至在家庭中也是如此。但在信德之光中，我们深信，同志教友（同志群体）的苦难，在十字架道路及七苦圣母的转化提升中，必将走向复活的喜乐、共融的喜乐以及爱的喜乐。

在慈悲禧年完成这样一本不可能又结局未卜的书，除了一份如释重负，也感恩天主的恩宠。天主赐给我的恩宠没有落空，我比他们众人更劳碌；其实不是我，而是天主的恩宠偕同我。（格前／林前15:10）[13]

要感谢许多朋友，最感谢每一位赐稿的弟兄姐妹，他们克服障碍，为了促进教会和社会的理解，无惧地将自己的生命故事分享出来，这绝非易事；

感谢香港的叶丽珊女士、台湾的王增勇教授、澳大利亚的胡伟强先生，

他们给予了我许多实际帮助，并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没有他们的奉献，这本书不会如此深广；

感谢崔子恩老师和星星博士的慷慨支持；

感谢参与翻译的所有朋友；

感谢天主使我们完成了这本书，在上述圣言的前部分，是这样一句话，不知大家是否注意过：因天主的恩宠，我成为今日的我。这句话可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同志教友们更应当心怀这句圣言，感恩天主。

最后，我想以教宗方济各对主教会议神长们说的这番话结束这篇前言，这当然是对我们所有人的冀盼，同志、非同志、那些读到这本书的所有人士：「要秉持使徒的勇气、福音的谦逊和充满信赖之情的祈祷，给圣神的行动腾出空间。」[14]祝福大家，祝福每一位读者平安喜乐。

爱若 Eros

天主彩虹团体共创人

彩虹见证团契共创人

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理事

2016年9月14日

光荣十字圣架瞻礼

七苦圣母瞻礼 / 中秋节前夕

补记：

对于同志议题，目下的世界，一日即大变。我重读书中《二律背反吗？》时，亦感觉到一个变化的过程。近半年来在普世教会同志议题里，颇为重要的一件事是耶稣会士James Martin神父出版了一本名为《搭建桥梁：天主教会和同志群体如何建立尊重、同情和体贴相待的关系》的书，有几位枢机、总主教和主教推荐，但他似乎仍旧遇上了一些麻烦问题。James Martin神父在一篇撰文[15]中提到目前教会对同志议题的一些细微变化主要由于两个原因：第一是教宗方济各；第二是从基层发生的、教会中的部分人士正在重新审视教会与同志教友的关系，因为越来越多的同志教友愿意出柜。

我仍旧对我们这本书的出版怀着感恩与期待之情，期待在华人天主教会，能有越来越多的对话及慈悲之情，以呼应James Martin神父那本书在英语世界所进行的事。但我希望，我们这些编者、作者不要遇到一些个人麻烦。

借着校订的机会我又完整重读了几遍本书，发觉有太多蛛丝马迹都可以

透露本书参与者的身份。勇气与胆怯交织，我只请求读者诸君，要以书中人物是你们家庭、堂区、公司、社交圈等身边的任何一个人看待（事实也是如此），而不要费心去揣测、深究、甚至恶意去对号某人，造成他人困扰。

终于在成书一年后，本书将要面世与读者见面。在本书出版事宜上，欧阳文风博士推荐协调促成，至为感佩。他是我们「彩虹见证团契」的亲密朋友及荣誉成员，为在亚洲的同志基督徒，他做了许多先驱事，此次又帮助我们「天主彩虹团体」完成了这一桩特别事，愿主纪念他；感谢杨立德先生的设计；更要感谢所有从经费到祈祷上支持本书出版的一切亲友恩人。

完成这样一本书，是我八年前开始同志教友事工时所不敢想象的，但多得圣神带领，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我们工作的一个阶段结束。而下一个阶段，在圣神的带领下，期待更多的你们，一切怀着谦卑与慈悲之情的人：同志教友、直人教友、神父、修女、主教、修会会士、堂区骨干、度奉献生活者、终身执事、传道员等，在公教会的大家庭内，为同志人群能被毫无区别对待地融入教会的圣事生活而勤勉祈祷与工作。

2017年11月30–12月3日，第二届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大会将在德国慕尼黑–达豪（Munich–Dachau）召开，我本人也会出席，为过去两年的理事工作做一个总结与交接。时间紧迫，是我们所有理事会成员的共同感觉，愿教廷相关机构与本网络的官方对话程序能及早建立，这将是教会与同志教友共同之福。

耶稣圣心，矜怜我等！七苦圣母，为我等祈！

爱若 2017年10月12日

注：

1 Joseph Ratzinger，德国人，即后来的教宗本笃十六世，被公认为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天主教神学家之一；

2 Simone Weil, 1909-1943，法国犹太裔女哲学家、神秘主义者。代表作《重负与神恩》；

3 在本书中，同志包括了所有性少数群体，除特别加上前缀，都是指称性少数群体整体；

4 http://www.chinacath.com/article/doctrina/tongji/2015-04-19/49585.html；

5 http://www.chinacath.com/news/china/2015-04-16/49552.html；

6 「对他们应该以尊重、同情和体贴相待。应该避免对他们有任何不公平的歧视。」（《天主教教理》2358）

7 2015年3月13日，教宗方济各当选两周年的日子。他在忏悔礼仪中宣布教会将从2015年12月8日（圣母始胎无染原罪瞻礼）至2016年11月20日（耶稣基督君王节）庆

祝「非经常性圣年」，并命名为「慈悲禧年」“Jubilee of Mercy”。届时，圣伯多禄大殿的圣门会首先开启，然后全世界的圣门将再次打开；http://saltandlighttv.org/chinese/pope-francis-announces-a-holy-year-of-mercy/，该网址可以了解禧年历史；

[8, 9] 菲律宾主教团主席暨林加延-达古潘总主教比列加斯（Socrates Villegas）为回应《爱的喜乐》宗座劝谕于2016年4月9日发表的牧函；http://www.chinacath.com/news/world/2016-04-15/54081.html；

[10] http://www.gayct.com/thread-23241-1-1.html；（同志之声2016年3月25日讯）

[11] 《神学辞典》辅仁神学著作编译会；

[12] 读者若有兴趣，其实可以到天主教在线页底搜索关键字「同志」、「同性」、「同性恋」，有许多相关文章可以阅读，也可以发现文章下的回复，有多少是不堪入目及非理性的；

[13] 华人中文圣经版本以天主教思高和新教和合本为主，本书为方便读者，凡圣经章节，皆以思高为主，辅以和合本简写，后不赘述；

[14] 《教宗勉励世界主教会议神长以天主的心解读现实，给圣神的行动腾出空间》2015年10月6日梵蒂冈电台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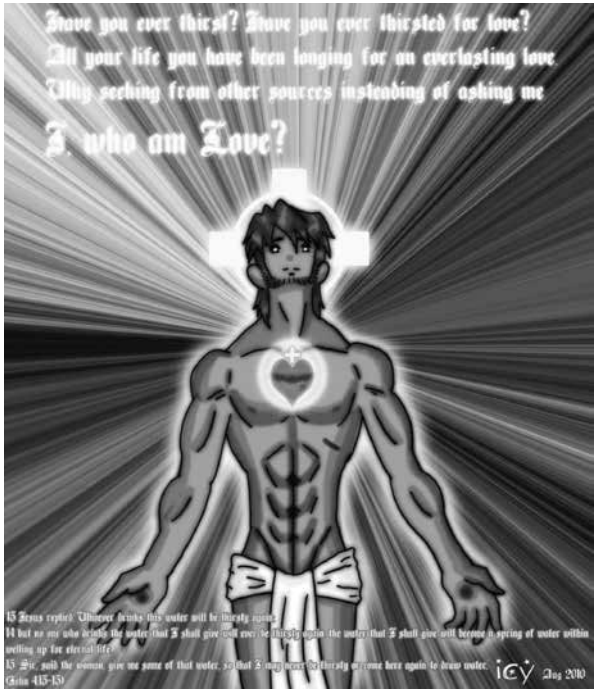
[15] http://mp.weixin.qq.com/s/O6CNoyhwCY0faj2skhsvCg。

壹、

推荐序

John是爱好周游列「堂」的星期日教友，三岁在香港圣德肋撒堂领洗，最喜欢首瞻礼六圣体降福，参与英文弥撒，大好圣诗，最爱慈悲耶稣。

手执彩虹旗的圣母圣子



复活寻爱主（John绘）

耶稣善牧（John绘）

推荐序一

无知与不自知，都是偏见的根源。

透过本书多位同志教友的第一身经历，我们会更进一步认识真相。读者的责任是虚心聆听而非作判官。

在美国纽约服务同性恋教友的John F. Harvey神父可说是我在这议题上的启蒙师，拜读他的著作后，使我纠正了过去对同性恋的一些偏见，同时也认识到教会牧养同志的责任。John F. Harvey神父今已作古。

爱是一个奥迹，异性恋是奥迹不在话下，同性恋现象同样也有太多地方我们仍未触及，需要虚心地聆听及认识。可惜一般人只顾负面批评，由无知而歧视。

天主教会不少人在观念上不认同歧视态度，但实际上歧视而不自觉。牧者往往视同性恋者为个案、辅导对象、甚或精神病患者，鲜有以行动视他们为平等的天主子女。

情欲是不易控制的事，天主教会只赞同异性恋者的婚内情欲行为，其他均被视为「丑恶」。不过，我们很难界定究竟同性恋者抑或异性恋者在这方面更为丑恶。单以性罪案为例，绝大多数案件都是异性恋者干犯的，至于非刑事的婚外性活动，异性恋者的婚外情、召妓、滥交、色情活动（包括上网）等等亦非常普遍，但奇怪的是当我们接触一位同性恋者时，往往第一个联想就是他／她们与同性的性爱场景，而接触一位肚满肠肥的商贾时，我们不会立刻联想到他与小三厮混的情景，这都是歧视而不自知。

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同样被召为基督徒，同样都被召度贞洁的生活，但能守的人不多，我们不会去计较异性恋者在这方面的软弱，却不假思索便假定了眼前初见面的同性恋者是不洁。

同性恋者对信仰的追求与异性恋者一样，而且都透过同样的灵修达于至善，就是祈祷、读圣经、勤领圣事、参与礼仪及度教会的生活等。

John F. Harvey神父服务同性恋者时，不会把所谓转向治疗（拗直）当为目标。他把同性恋者视为平等的天主子女，需要同等的灵修滋养。在这方面我曾思索良久，最后想通了。John F. Harvey神父是正确的，若果同性恋者可以透过人为方法（心理辅导及药物）达至「转向」，那么，异性恋者岂不是可透过同样方法变成同性恋者？难道性取向是人自由决定的吗？

天主在人的情爱现象上容许了同性恋的存在，自有**祂**的计划，我们只不

过仍然摸不到**祂**的旨意。我们能做的，该是虚心继续认识这现象，消除歧视的态度，让众人在教会内享有同等的尊严和地位。

陈满鸿神父（方济会士，香港）

推荐序二

这本书，是中文世界的创举！它收集了中文世界同志天主教徒的生命故事、同志天主教徒对自己既是同志又是天主教徒双重身份的神学反思、整理了近年来天主教会对同志议题的立场与言论，还有同志天主教徒的艺文创作，是理性与感性非常完美的结合。这是一本让你看见同志天主教徒的书。

我第一次看见成千上万的同志，是在纽约的同志自豪游行（Gay Pride Parade）。那是2001年，我还没有出柜。那年六月，我第一次来纽约找房子拜访教授，准备开始九月秋季的社会学博士班。误打误撞的，来纽约的第二日就是同志自豪游行，之前完全不知道。那一天，一早醒，惊见满城彩虹旗，在纯净的六月天下飘扬，那是我陌生的城市，可是那么多熟悉的眼神，我的忧伤慢慢迭落。那时我还在异性恋的婚姻关系内，那一刻，我终于发现原来有一种幸福，更适合我。我至今还记得那一天站在人群中，成千上万的人，我站立在路边观看游行，在闹市中冥想，到处都是人头乱攒，我的心却异常寂寞。寂寞之后，是热烈地想象那一种我多年来道不出名字的爱情。耳边传来欢呼声，不断，且震耳，我却听到风声里的长叹。

2006年以来，我终于出柜，写了我的故事《现在是以后了吗?》，在我的国家马来西亚出版。走出来以后，走到今天，已经是11年了。我常对人说，我生命至今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出柜！2001年开始，我住在纽约，从那时到今日，每年六月，我都参加同志游行，与成千上万同志走上街头，那是一种惊人的人山人海，那是一种感人的人潮汹涌。我不孤单，你也不孤单，原来我们的爱情有名字，原来我们都在唱着同一首歌，那是千年未失的爱情！对我而言，同志自豪游行不只是好玩，那是一种至深沉的感动。数以百万计的人走在街头，几千次的愁肠百转，就在一**刹那接受安慰**。

三十多年以前，有谁想象我们可以如此自豪？三十多年前，有多少少年曾经想象我们如此众多。当同志一个接一个走出来以后，那是不断地人潮接替。三十多年前，心理学家以为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病，如过街老鼠。但，有一天，在1970年，有人终于忍无可忍，走出来，在美国心理医生协会（APA）的大会上，从反对同性恋最凶的心理学家Bieber那里抢过麦克风，对着他大喊「我们没有病，你才有病！」后来，越来越多的同志站出来，见证同志幸福生活。我们有快乐的时候，也有不那么快乐的时候，就像异性恋一样；但我们没有病！

1973年，当越来越多同志走出来，当越来越多的心理医生认识同志，并站出来支持同志，以科学数据与见证强调同性恋除了性取向与异性恋不同，没有差别。1973年12月15日，APA理事全体一致通过同性恋不是一种精神病，并表示反对因此歧视同志。但反对同性恋的势力没有放松，Bieber与心理学家Socarides（此君的孩子后来是克林顿最重要的同性恋手下之一，历史实在吊诡）大力游说，企图扭转劣势。后来投票，58%赞成同性恋不是一种病，37%反对，其余弃权。但在尊重大多数的原则之下，同性恋从此不再是一种病。自此以后，更多人更有勇气走出来，更多生命见证当年APA的议决是正确的。时间，是公平的。但时间也是中性的，真正「证明」同性恋没有问题不是病的，不是时间，而是生活在时间之内的生命！没有这些勇敢的生命，时间可以一事无成。

有人对我说，在亚洲，在天主教会，我们是不可能走出来的，因为接受同性恋的时间还没到。我的回应总是，没有人走出来，接受同志的时间永远不会到！纽约的同志自豪游行，见证历史，见证生命，创造历史！时间，不过顺水推舟。亲爱的，希望我们不要只是观望历史，见证历史，我希望我们都能走出来支持同志，无论同志还是异性恋者，不要放弃创造历史的机会。这是千载难逢！

虽然我是新教牧师与神学家，但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就这意义而言，我是大公教会的一份子。我始终坚信分化与仇恨，甚至是冷漠，都是对天主、对教会和对世人莫大的亵渎与伤害！这本书不是为同志与性小众辩护，这本书是性小众向庞大的宗教组织，勇敢地走出来打开自己，让人看见！因为爱，这些同志天主教徒也邀请站在优势位置的人走入我们的世界。我因此以最谦卑敬虔的心，向您推荐这本书。谢谢你，爱若——我的弟兄，让我有机会推荐这本这么勇敢这么美的书。天主祝福你，也借着你的工作安慰每一个因爱而受苦的同志弟兄姐妹。

欧阳文风博士
新泽西圣伯多禄大学社会学执教
纽约大都会社区教会牧师

推荐序三

爱若进行的这个计划多么令人赞叹！虽然现今中国的基督徒尚属人口少数，也许有许多人会劝他放弃这个计划，但他已下定决心要揭示一个事实，这事实明显关系到福音在世界中的未来，而中国将是这个福音新世界中重要的一部分。爱若向我们展示出，耶稣基督带来的好消息如何包容万千、意蕴悠远，展示出福音对同性之爱开放的可能性、揭示同性之爱的真实意义的可能性。这些故事是人类共同的故事，天主的恩典与慈爱同样从这些故事里满溢出来。

在过去，这样的计划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基督宗教——当然包括爱若和我所属的罗马天主教会，正是在这个教会里，我们朝拜天主、书写信仰——在不少西方国家失去了大众的信任；教会的领导层艰难地进行着自我斗争，在众多同志信徒的问题上，力求去发掘道德的知识和灵性的智慧。这些斗争见证了：教会要学习分辨什么是天主圣言的真实涵义，什么是人为的传统，这个过程何其艰难。

在将来，当我们回首过往，我们一定会感到难以想像，为何一件如此单纯的事情会让人们怒气冲冲，用自以为是的公正去抵制；那时，同志人群将能够公开地与他们的大家庭分享他们关系的平凡和美善，而人们也将认识到，同性之爱也是耶稣对我们的爱所带来的现实的一部分，这将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目前，我们正处于从「不可想像」向「显而易见」前进的幸福时光，我们的进度要比我们当中许多人在二十年前想象的要快得多。现时光的幸福，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年轻一代的天主教徒和其他基督信徒开始理解，身为基督徒并且同时身为同志的意义所在。这幸福也在于本书中的主人公们能以平静的、正常的方法处理问题，他们知道，只有通过真理和爱，才能终其一生，活出一种真实的、宣明的信仰。因此，虔诚的天主教的意识，不是在于为了意识形态的理由而去反对什么事物，而是在于认识到，真理出自于诚恳的、成熟的交流沟通。真理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体现在丰富的现实生活中，为耶稣的爱作出深刻的灵性见证。

爱若的这项计划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目标并非是让人们作出简单的见证，因为这样会招致各种「正统性」——例如信仰、政治或文化的——老生常谈。爱若的期待并不止步于此：他寻求——倾听这一切的神职

人员们也被这爱的奇妙所打动——的记号与迹象，哪怕是处在政治、文化甚至信仰的艰难逆境中。

这些倾听故事的神职人员们将会是教会未来的牧者，因为他们将以生活证明，他们不会抛弃羊群，即便那些看似虔诚但实则心怀仇恨的人威胁要毁灭他们。有许多未来的牧者，虽然开始时心怀良善的意向，然而一旦听见狼群的咆哮就唯恐避之不及。爱若在他的工作中聚集起来的朋友和同事们，都向我们表明，爱给他们力量，让他们坚强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狼群在这样的信仰面前自然溃散。

我以最诚挚的心，向广大读者推荐这部作品，切盼有更多的人读到它。

雅各伯·艾利森（Fr.James Alison）

神学家、司铎、作家

马德里

2016年天主之母瞻礼

（乐乐翻译）

推荐序四

这是一本重要且具有深远意义的书，那些居住于中国内外的华人同志天主教徒们发出了他们的声音。这些华人男男女女的见证充满见地，根植于他们发自内心的渴望、希望及深重的苦难。1997年，中国实现了同性恋非刑事化，但那些虔诚的同志信众们面对的艰难处境，可追溯至唐代所接受的外来影响。这点在我的母国印度也如此，在印度传统的文学及不同形式的艺术表达中，如绘画和雕塑中，同性恋是保有某种程度的被接受和赞颂的。随着基督宗教体系及道德的传入，抑制的性观念迫使同性恋成为非法的。接纳与平等对待的观念似乎在中国已经日渐胜利，但基督信仰对同性恋的曲解已经成为遗产伤害着无数同志天主教徒，特别是来自他们家庭的保守立场。在这些故事里，尽管有一些优雅深刻的表达，关于信仰、爱与被爱之间，如《小心愿》中文涛的祈求：「天主，求你告诉我该怎么做。」在另一处，沪上雪说：「我终是迈出了那一步，坠入了深渊。我恋爱了。」这些恐惧和欲望并非华人同志教友特有，而是举世皆然。

这些故事清楚地表明了同志人士最普通的梦想，如同异性恋者一般，渴望爱与亲密。书中的主人公有的得到了朋友的支持，有的得到了具同情心的神职人员的支持。尽管如此，「从柜子中出来」的努力，生活出真实开放的自己，对于一位同志朋友来说，仍是长期的斗争。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认同这些故事，去阅读它们吧，我不能不推荐爱若这本极度高成就的书。

卢比・阿尔梅达（Ruby Almeida）
Quest（英国牧灵支持同志天主教徒团体）主席
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理事、两位主席之一

（爱若 翻译）

推荐序五

近些年来，普世天主教会一直在努力使同志人群感到自己完全被教会所接纳。作为天主教徒，关于性的议题、关于如何在不同处境——包括我们的性生活频频将我们卷入的复杂性——中传扬天主的慈悲，我们都有着悠久的训导传统。

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些资源并未得到完全运用，正如爱若编辑的这本杰出的书所提示的那样：那些同志天主教徒们自己的故事。能够讲述一个故事，并且知道自己被人怀着尊重、兴趣和同情倾听，这是所有人最重要的需求之一，特别是同志人群，他们常常经历拒绝和误解，这种情境并非仅仅发生在社会中，也令人遗憾地发生在我们的教会中。

在这本书中，您将会读到反映同志天主教徒的不同经验的故事，讲述他们如何受到伤害而又得到治愈，如何隐藏身份又得到勇气道出真相，如何遭受个人经验与教会训导之间的冲突，继而去尝试弥合这二者间的鸿沟。我祈祷这本书能抵达更多人手中，希望那些读到这本书的人能获得勇气去分享真实的自己，并希望本书能帮助我们的慈母教会在这个重要的领域里去发展出相关的牧灵工作。

基思・巴特洛普蒙席（Mgr. Keith Barltrop）
英国西敏寺教区同志牧养神师

（爱若翻译）

推荐序六

为天主教会带来新曙光的故事集

故事对信仰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个人故事更加放大这影响。在福音书里，耶稣经常使用故事和比喻来解释天主之道。在很多地方，耶稣也向我们表明，聆听他人的故事是基督徒福传非常重要的方式。

同志天主教徒需要分享他们信仰路上的见证，如此，我们教会普遍的信仰生活才能更加深刻而确实地得到提升。故事里的挣扎与喜乐，挑战与恩典，向普世教会揭示了圣神如何在我们同志群体中工作。这些经常被称为“出柜”的个人故事，是关于释放、真实和圣洁的见证。

「出柜」（真实地分享自己的故事）是个体自我认同的简称，分享性倾向或性身份被接受的过程，这往往是非常私人的经验。这些故事是信德、勇气、分辨和冒险的见证，无论他们的性倾向或性身份是什么，这些故事可以使得普世教会受益。同志教友分享这些事实，并不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整个教会的益处。这本故事集为教会而言的确是一份礼物。

出柜经验使得同志人群与普罗大众区别开来。多数同志朋友不得不以出柜来打破主流文化人群对同志人群的刻板印象。他们出柜时，可能会赢得一些支持，有时则会引来强烈的反对。没有其他群体需要这么做，他们不得不寻找合适的机会，鼓起勇气向一部分人小规模地出柜，有时出柜会产生很糟糕的后果。没有任何群体像同志群体一般如此明显地与众不同，没有任何群体有如此本能的渴求，没有任何群体的差异如此涉及到爱与性——生命中最敏感和脆弱的范畴。

通常同志人群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参照可依，他们经常听到许多关于同志群体的负面消息，很多压力都是来自亲朋好友对他们身份的不接纳。如同我们所读到的这本书，许多朋友发展出来的道出真相的能力是一份精神礼物，他们渴望在任何的情境中生活出真实的自己，而非自我拒绝和自我不认可。同志人群能够成为杰出的讲真话的人，这份礼物可以惠及教会的所有人。

道出真相是勇敢的神恩，因为许多同志朋友面对强烈的拒绝和排斥，在一些情况下，承认自己的性倾向甚至可能导致他们人身受到伤害，在他们的

心底不得不常常自我鼓励。巨大的勇气帮助他们自我认知和度过苦难，许多人凭借心口一个勇字挨过艰难时期。勇敢——这是许多人共同的经验——使得同志朋友成为其他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榜样。

这份勇敢的神恩源于自爱，因为关于同志群体的负面新闻妄图令他们自我憎恨，他们需要鼓起勇气去化解这份消极的感受。这份自爱不是自私，是健全地、圣洁地、实事求是地接受自我的优势与软弱。自我接纳通常帮助同志朋友发展出杰出的幽默感，如同我们在同志朋友身上看到的：自嘲的能力。

许多同志朋友有同情（同理心）的神恩。他们忍受的冷漠和拒绝，使他们对社会上其他被拒绝的人：如老年人、残疾人、穷人、囚犯等的需求更加敏感。所以他们许多人从事如社工、护士、咨商、教会事工，以及维权等辅助性行业就并不那么令人惊讶了。抵制冷漠和拒绝也帮助到他们在社群中更有影响力，他们时常为自己赢得更多支持，而非是因为他们的家庭背景。同志朋友在教区事务里通常也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他们参与福传、联谊及服务等方面。

同志天主教徒能贡献给教会的另一个神恩是分辨。因为他们的性行为经常违背教会的官方训导，他们不得不用各种方式去发展自己的良心，而许多异性恋者却不会（不用）这样做。他们依靠祈祷、学习和灵修指导来培养自己倾听内在的声音。诚然，所有的教友都需要聚焦自己的内在生活，因为在那里，天主对他们说话。天主教徒需要滋养自己的良心，而同志教友可以向他们显示这条路。

最后，从他们的个人经验里，同志朋友们知道，性和灵性是如何休戚相关。因为他们常常挣扎着去追求人性中的憧憬和渴望，并希望去给予和接受爱，他们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方式较一般人更为个性化，即性是一种灵性经验，不仅使我们与另一个人肌肤相亲，同时也与天主相交。这个领悟对教会里的其他人来说是一份礼物——异性恋者、青年、长者、伴侣、单身人士和独身者——的迫切需要。同志天主教徒可以帮助整个教会成长，去学习真正的神圣之性为何物。

同志群体开始视他们自己既非受害者，也非局外人，而是一座桥梁。他们帮助教会去搭起桥梁，使人们摆脱自身的狭隘和谬误，鼓起勇气活出自我，去学习自爱和尊重的重要性，以同理心去关怀他者，以警醒的良心生活，去了解性可以使灵性成长。

同志教友的故事提醒我们一段经文：“匠人弃而不用的废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咏／诗118:22）这些故事由那些被轻视和被辱骂的人道

出，为教会带来了解放的新纪元。经常被边缘化、被告之没有价值的同志朋友，实际上对未来教会的方向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伟大的南非自由领袖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曾在总统就职演讲中说过如下的话：

> 我们最大的恐惧并非是我们无能为力，而是我们不可估量的能力。是我们内心的光明，而非黑暗，使我们惊恐不已。我们扪心自问，你就是那个天生丽质绝顶聪明的人吗？事实上，有什么事你无法完成？我们生来就是要证明天主赋予了我们特殊才能，当我们让自己发光时，便不知不觉地点亮他人的希望。

这本书里的故事可能会挑战人们以新的思维去审视自己及信仰。虽然这可能很困难，但这是好事，应将之视为天主的礼物，通过这些故事使我们的教会和信仰得到成长。的确，教会和信仰一直处于成长之中。

另一位自由领袖的话会很有启发，正如你在阅读本书时，你的心渐渐融化。中美洲萨尔瓦多的奥斯卡·罗梅洛（Oscar Romero）总主教[1]曾有如此预见：

> 一个不指陈危机的教会、使人安稳的福音、天主圣言未引起任何人的不安，天主圣言没有触碰到社会所宣扬的真正的罪恶——那么福音是什么？你很棒，深思熟虑不扰他人，这是今日世界之准则。这些宣讲人避免棘手的事，以免被打扰，以免有矛盾和困难，他们生活在其中却不能带去光芒。

愿本书能将光明带入我们的教会与世界！

方济各·迪伯纳（Frank DeBernardo）
新路牧灵[2]执行主席
2016年1月12日

（Kelvin翻译）

注：

[1] 1917-1980，前萨尔瓦多总主教，于1980年3月24日在举行弥撒时遭暗杀，当时正值贫穷和极权造成的社会抗争时期，罗梅洛总主教无惧极权政府，积极服务穷人及政治迫害受难者。联合国大会决定，2011年3月24日是国际追求真理权利日，以来纪念萨尔瓦多的主教奥斯卡·罗梅洛。2015年5月，他在萨尔瓦多受册封为真福，是中美洲有史以来最大型的宗教聚会之一。罗梅洛的刺杀案至今没有人因此而被起诉，但在一九九三年，联合国调查出一名右翼政客和萨尔瓦多军方与策划这次袭击有关（综合整理自天主教在线）；

[2] 新路牧灵（New Ways Ministry）由珍妮·葛拉米克修女（Sr.Jeannine Gramick）及罗伯特·纽金特神父（Fr. Robert Nugent）创建于1977年。新路牧灵积极推动教会及社会对同志人群的和解与接纳，系美国最大的两个天主教同志权益机构之一，另一个机构为尊严（Dignity）。

推荐序七

我必须承认，我不喜欢谈论我自己同志教友的身份。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尽量避免谈论这件事。因为对我来说，18岁至23岁那段「黑暗时期」的记忆，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经验。

我不喜欢回想那段充满耻辱感的时期，尤其是当我发现，自己的性取向是被有污名化之意的单词「schwul」（=男同性恋）来表达的时候。我不喜欢回忆那一天，我想向朋友出柜，但我却好几个小时开不了口。似乎有一种强大的禁忌令我无法开口，我不得不鼓起万分勇气去克服它。

我不喜欢回想我向我父母出柜的那一天。他们极度愤怒，因为我破坏了他们的梦想。我发现，不经意中，母亲已把我当作为一名女孩来看待，父亲则依然期待我会成为一名神父。对他们来说，相比我个人能在阳光下生活，处理邻里们对我们家的印象来得更为重要。

我不喜欢回想我在汉堡一间天主教孤儿院里工作的经验。某些青年开我是同性恋的玩笑，我很无奈，而他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更得寸进尺，一次又一次地挑衅。但最后，我无法忍受，开始向他们反击，我对他们使用了一些批评恐同的词汇，甚至我自己尚不明白那些词汇是什么意思。

虽然我有这些不愉快的经历，但我依然存有在教会里拥抱的许多美好回忆。许多神父和平信徒神学家们都会不断地启发我，一些教友也对我表示支持，帮助我在出柜的挣扎中得胜。他们加强了我的信心，帮助我领悟到，无论教理怎么说同性恋者，我都知道：「我是正常的！」

在我二十多岁时清楚地意识到，天主召叫了我，要在天主教会里为同性恋教友们的平等意识及权利而工作。所以我回应了祂的召叫，创办了「同性恋神学」研究小组。我也在数年间，编辑一本叫做「同性恋神学工作坊」（Werkstatt Schwule Theologie）的刊物。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基督徒恐同的根源。当我在明斯特求学的时候，开始服务于每个月的同志教友礼仪。现在我住在慕尼黑，也参与同样的牧灵工作。因此，我成了欧洲同志基督徒论坛（European Forum of LGBT Christian Groups）的活跃份子。现在，我也参与到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Global Network of Rainbow Catholics）的工作中。

我经常在公众场合向记者和主教们讲述我的故事。因为我深信，只有生命故事能打动人心，并引人理解和认同。

基于这信念，欧洲同志基督徒论坛收集了来自欧洲各地以及东方诸国不同宗派的九十五位女同志基督徒的生命故事，这本书的名字是「让我们的声音被听见！」，这名字也成了我们今天的口号。随后，论坛出版了一本关于欧洲天主教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的传记性故事，这本书于2015年出版，由桑德拉·泰勒（Sandra Taylor）和黑兹尔·巴恩斯（Hazel Barnes）主编，书名是「天主看这一切都很棒！」

但你不会在这本书里找到我的故事，虽然我从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项目。当时，我依然无法克服耻辱的感觉，并写下我自己的生活故事。因此，我非常欣赏这些能够有勇气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分享的同志（LGBTQI）教友们。他们不但可以鼓起勇气分享，也因着他们的故事，让其他人受到鼓励。每个故事都体现了作者的勇者无惧，你们手上的这本书因此珍贵无比。

迈克尔·布林克施罗德博士（Dr.Michael Brinkschröder）
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理事、两位主席之一
欧洲同志基督徒论坛2011–2015（天主教事务）主席

（关素慧 翻译）

贰、

愿你的唇吻我

大陆

Daniel，3岁领洗，在公教家庭长大，中学期间当辅祭，中学毕业后加入歌咏团，年青时热衷服务教会。

彻底的“爱”得彻底

留给在本书中缺席的同志神职、修女们

在迷茫与坚定中成长

若瑟（北京）

我是若瑟，一位天主教男同志，出生在北方一个大堂口，一个传统的老教友家庭。从小性格温和，心思细腻，学习优异。从小我对规则的认知就极其敏感，所以从来都是一个听父母要求、听老师安排、遵守学校规定、遵守教会戒规、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的好孩子。我一直是父母、老师、亲戚和邻居眼中的乖孩子，深受老师的喜欢、亲戚的爱护和教友们的夸奖。但没有人知道这样一个看起来没有叛逆基因的孩子却有着不同于别人的故事。

孩童时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国内宗教事务开始放开，信仰得到全面恢复与释放。记得是从八九岁左右，我开始在教堂里参加辅祭服务，一共持续了五六年，先后服务过四位以上的本堂神父，经历了从简易教堂到过渡教堂到自筹资金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新教堂的完整过程，也经历了从神父背对教友的弥撒到以祭台为中心正向面对教友的弥撒仪式转变。陪神父跑过小堂口，参与过多位新神父的祝圣庆典，参与过很多新婚与葬礼的弥撒，在新建可容纳千人的新教堂里度过一个又一个圣诞节和复活节……现在细细想来，那段时光无疑是最幸福和快乐的。

唯有一个难以告人的秘密，始终伴随着我成长。从有记忆开始，我就总是无意之中多看教堂中年轻帅气的大哥哥们两眼，而对干净漂亮的女孩子们则完全不会关注。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感觉越来越明确强烈，但也加剧了困惑和疑问。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喜欢看男孩儿而不是女孩儿？为什么会喜欢男孩儿而对女孩儿从无感觉？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这是不是罪？和教会的规定到底有没有冲突？我甚至有时在辅祭或参与弥撒的过程中担心自己的不洁有辱圣事，或者脑洞大开地担心魔鬼会不会就围绕在我的身旁，这种彷徨困惑不解与烦恼的感觉伴随我很多年！而我与生俱来的自尊心和内向也让我从未和其他任何人就此有过交流。我就在这样越来越大的困惑中成长着，可以说最早对同性好感的起源来自教堂里年轻帅气的大哥哥们。

少年时期

九十年代中期，科技和资讯并不发达，没有网络也没有智能手机，那时

正是青春期，一切都是明快单纯美好的。高中时有了走入我生活甚至生命的男生，这种感觉带来美妙的满足和缓冲。F是我的同班同学，痞痞坏坏，不爱学习，和我这样一个“三好学生”完全不同，但就在第一次课堂上和我对视之时，我们就产生了感应，这种好感很微妙，很奇妙。香港回归那天，学校放假一天，我去了他家，守候香港回归的欣喜，也在发生着我们自己的美好。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们都像恋人一样，差不多甚至是公开地，在校园里保持着那份青春的美好。

这个时期自认为我的性倾向越来越清晰，来自学习的压力以及对未来的未知和对父母的愧疚感也愈发增强，但又无法阻挡我的感情发展，日子就在这样巨大的矛盾中一日日地前进着。现在想想，都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定力，在那个时期支撑自己向前，也许是信仰给予我特别的力量。这个时期我开始明确我与别人有何不同，我开始明确这是什么，甚至只要有机会，我就有意识翻阅社会学类的书籍和篇章自我寻找答案。可以说，少年时期是我渐渐发现和寻找自己但又非常痛苦的时期，开始有了对男生最自然和纯真的感觉与美好，也有了最美好的青春之恋。

步入成年

1998年上大学那年恰好是成人之年，离开了熟悉的家乡，与外界更多的交集扑面而来。最初的两年网络还没有普及，高中毕业时F的“善意”相劝（要我改变自己）也带给我一些思考，但我怎么能改变天生的性取向呢（同理，让一个异性恋者变成同性恋可能吗？）。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意识到在新环境下新阶段里，我的确应该为我的未来做些什么，于是我决心想改变我胆怯内向的性格，参加更多的学校社交活动，学生会里我在忙碌，周末交谊舞会从不间断，甚至还两度代表系里参加全校比赛，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时还一起参加声讨活动。在这两年里，我拒绝了我这辈子唯一可以算是喜欢过的女孩子的表白（很快她在两年后结婚了），也婉拒了三个外系女生的明确好感。

我不知道这两年的自我尝试改变和成长算是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从来没有否定我自己，也从来没有向相反的方向迈出过实质的一步。转折是在2000年，网络似乎在一夜之间开始普及，学校里有了上网的地方，外面有了网吧，早期SOHU门户的分类搜索，可以方便地找到同志网站、交友论坛、聊天室，甚至网络聊天室中你能发现自己的某个同学……感觉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地，尽管网络是虚拟的，但网络那端的人和世界却是真实的，我完成了自我的完全对位和认知，心里压抑十几年的困惑不再

有。这段时期是我迈向成人初涉社会的阶段，在对过往的纠结痛苦中迎来新的释放与全面认知。

毕业后，为了自己的喜好做了和同学们不同的选择，步入社会的前十年更多是在寻找自己的定位，无论是工作还是情感。心理也越来越成熟，渐渐地不再有那么多的彷徨和困惑，更多精力放在工作上，惭愧的是只在圣诞节才去教堂。但在三年前，人生开始变得不一样，与相处多年的基督新教男友分手，以及一些变故后，我开始变得更加独立，也更爱护自己，懂得自己需要什么。与天主也重新亲近了起来，开始熟悉了北京各大教堂弥撒时间和本堂神父，去旅行的时候也一定不会错过参观当地的教堂和参与弥撒。

现在与未来

现在，我不再困惑于小我的不安，开始在思考我的人生之路究竟要怎样走，开始思考信仰是什么？信仰是我与生俱来的存在，天主从来都在我身边，圣母妈妈从来都在守护着我们！

信仰是力量，在这个变幻莫测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给我坚定与从容；

信仰是精神，在这个心灵空虚物质至上的环境中，获得敬仰与尊重；

信仰是依靠，当你孤独无依迷茫困惑时，给与你坚定和从容；

信仰是基因，融入到你的行为与意识中，带给你气质和胸怀。

想明白这些，我觉得我完全不同了，不再纠结和无助，而是多了独立和笃定，独立的思考与笃定的内心。性倾向与教会的关系也不再困扰我，这本是两个层面的东西，没有绝对的冲突。当然现今社会和教会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否定排斥同性恋，但出身南美第一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国家阿根廷的教宗方济各却在呼吁包容和接纳关爱同志，虽然不代表对同志婚姻的认同，但已带给大家极大的鼓励。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教会的自我更新，同志群体总有一天会有一个更加包容的未来。我们都应该：放下包袱面向未来，感恩信仰度善人生。

小心愿

文涛（福州）

我叫文涛，来自一个农村家庭，家有父母和兄妹四人。我生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自从生了我以后身体越来越糟糕。在我七岁那年，母亲病重，我爸爸的堂姐是信天主教的，叫我们一家人跟她一起信。在全家信仰天主约半年后，妈妈安然去世了，家里没有放弃天主，依然追随了天主的脚步继续度信仰生活。那时候我以为妈妈是睡着了，并没有离开我们。从那时起，我的性格开始变得很孤僻，不爱讲话。八岁那年，爸爸再婚，生了一个妹妹，我的生活就更不如意，每天都生活在不快乐的家庭气氛里，造成自己心理很自卑。

小时候，我经常和堂哥一起睡觉，互相洗澡擦拭身体。有一次不知是出于害怕还是孤独，我去抱着他，他没有拒绝。从那时开始，我对男人就很有好感，总想偷看男人洗澡。每次遇到喜欢的人，就想看他的身体，抱他，深深亲吻他的嘴唇。那种感觉让我充满了新鲜感。

自从上了初中，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经常跟同学一起在浴室洗澡互相手淫。不知不觉到了初三，那年我喜欢上一个女孩，每天就不停地跟着她、陪她一起吃饭，那时候应该是青春期，还没有认清自己到底喜欢男性还是女性。

毕业之后，某一天跟一个陌生人聊天，他说喜欢我，当时就好奇，叫他发照片，他发过来居然是我认识的一个男生，后面聊了很多，才知道有同性恋这个圈子，加上自己也是一个好奇猫，就上网查了同性恋资料，深深被吸引住。加了QQ群，加上好友聊天。他们问我你的情况，我不解，什么情况。他们解释，你是1还0，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攻和受的关系。这样我才慢慢了解同性恋的一些用语，渐渐明白了这是所谓的约炮。

当与他们开始熟悉起来，就第一次跟男人约炮，他叫我去他家，那天晚上就去了。人看上去挺成熟帅气，我自己很腼腆很害羞。他就主动摸我，其后他把手摸进我的裤裆，我也没有拒绝，甚至觉得很舒服。慢慢地他让我躺下，开始不停吻我，脱掉我的上衣，亲吻我的乳头，我觉得很痒，很想拒绝，接下来他就脱了我的裤子，我人生的第一次就给了他。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同性性行为经验，但令我确信我自己的同性倾向，我喜欢男人，我要和男人在一起。

但面对自己的天主教信仰，我已经领洗了，这样做是侵犯自己的身体，玷污了灵魂，我非常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又过不了自己的情欲这一关，深深陷入无法自拔。当我非常迷茫的时候，总是想起天主的怜爱之心，想不明白就会到教堂去朝拜圣体寻求帮助，渴望得到一种启发。

天主，求你告诉我该怎么做。

我将自己的这种情况向神父告明的时候，内心一块石头终于放下了，我理解到，并没有因为我是同志，天主和教会就排斥我，不接受我，神父很热心地开导我，引导我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天主真的很奇妙，只有在祂内我心里才会感到平安喜乐。我很喜欢在教堂里的团体活动，因为自己很软弱，每当遇到困难，只有耶稣不离不弃地在守护我。

耶稣，我信赖你。

我的同志身份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这个事实深深地扎根于我的存在。我曾经有过一段恋情，我和他在网络里相爱，两个人聊得很投缘，彼此很欣赏对方，就约出来见面。我们彼此喜欢，就决定在一起。两个人度过非常甜蜜的时光，一起租房子住，一起上下班，去超市买东西，回来一起做饭，我喂他吃饭感觉非常幸福。一对小情侣每天都这么开心，没怎么争吵过。但因为有一次，他带我去他家里，房门未锁，我们在里面做爱，他父母却进来看见了，顿时发怒，以死相逼让他去结婚，不要再想这变态的事情。接下来的日子，他很痛苦，被父母逼去相亲，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那时候我也有软弱吧，不够坚定，不愿意看到自己深爱的男人那么痛苦，于是提出分手，我也伤心了好久。同志的爱情真不容易，相爱的人往往无法在一起。

现在的我仍旧渴望得到天主的眷顾、家人的谅解、朋友的支持，能够顺利出柜，找一个不会进入异性婚姻的人，互相尊重、理解、包容、忍耐对方的良人，一起生活，彼此爱护，拥有我们的小家园，在天主内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我的一个小心愿。求主怜悯。

颂 恩

John（深圳）

我叫John，天主教信友，今年39岁，生活在深圳，从事旅游业。我和我的伴侣在一起超过三年，但在2013年之前，目前的生活状态是我不敢想象的。感谢天主的带领，让我一步步更深地认识祂和自己。

初次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者，大概是在我十三岁那年的寒假，我突然发现自己喜欢上班里的一位男同学，当然我不敢直接向他表达我对他的喜欢，只是找机会去接近他尽量和他呆在一起，他对于我的表现似乎也有觉察，有次他对我说，如果你是女孩，我一定会娶你，当时听了既感动又无奈，最后我们的关系因他交上女朋友而冷淡下来。那个年代对于同性恋只有模糊的概念，所以他没有用同性恋来定义我，可能就觉得我和别的男孩不一样吧。

在这个时期很偶然的情况下接触到信仰，并领洗成为天主教徒。当时的教会基本上没有谈同性恋的相关议题，因为那时的教会对于同性恋的认知几乎是空白。直到2000年，看到天主教教理上对于同性恋的相关阐述，在那一刻下定决心想要按照教理的指导去生活，因为天主教会对于性的训导是基于夫妻导向生育的行为，除此之外都是罪。从那时起一连九个月我克制住了手淫的习惯，当有情欲的念头来临时，我就通过祈祷来压抑自己的渴望。九个月后，互联网开始进入了中国的家庭，有一天在家里上互联网的时候，无意进入了一个同性恋网站，里面有大量的裸露图片，那一刻九个月以来的坚持一下子崩塌了，我又开始手淫，然后在网上看到有那么多和我一样喜欢男人的人，感觉就好像迷失的小孩找到家的感觉。从此我的生活进入到纠结的处境中。

我渴望恋爱，渴望同性之间的情欲，我同时渴望生命中对于天主的追求。一边是同性爱，一边是信仰，然而在教会的训导下，我接受了同性性行为是罪，所以在和以前的男朋友们相处的过程中我不谈信仰不领圣体[1]，去教堂已然成为一种社交活动。但时间一长，内心又想恢复到正轨上，因为我渴望领圣体，渴望亲近主，所以只能和他们分手，日子就在这样极度分裂的状况下进行着。因为不认同自己而导致对同性之间的感情看不到希望，所以就不存在去经营爱情，这样方式相处下的几段感情没多久就结束了。

因为无论在爱情中以及在信仰中我都看不到希望，为了结束这种分裂的状态，我立意过独身奉献的生活，专心去寻求天主，因为我实在找不到第二

条路可以走。我的家庭只有我一个孩子，我的父母也不是基督徒，他们总是盼望着我能早日成家，早日能有下一代，所以对于成为修士，我只能暗暗准备直到找到合适的时机才能向父母说明。然而在这过程中我认识了我现在的伴侣，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是彼此所喜欢的类型，但在相处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对于很多事物看法的契合度非常高，并且内心对于爱情的憧憬也获得实现，但是面对教会，我感觉很压抑甚至绝望。

2013年，在一位同志好友的推荐和鼓励下，我参加了在香港举办的激扬会议（Amplify Forum），这是全亚洲最大规模的同志基督徒大会，以新教牧者和信徒为主，刚到的那天上午参加工作坊我还不能适应，因为在信仰中去谈同性恋议题，而且还说上帝爱同志、接纳同志，我感觉到这是违背教会传统历来的教导，所以内心当时还很排斥。直到晚上的开幕礼，整个会场大概有三百人的样子，有很多人都携伴侣出席，看到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开心的笑容，这笑容也逐渐感染了我。我的心也慢慢地融入到这种氛围中，在这氛围中我感受到来自天主浓浓的爱。就在那刻我突然在信仰中接纳自己的身份，耳边传来路加福音4:18–19的经文:“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因为祂给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恩慈之年。”多么奇妙的经历，把我这么多年的压抑完全释放，并使我深切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自由。

大会结束后，我回到深圳，圣神[2]总在催迫着我，让我把这份爱和释放与和我之前有类似经历的同志基督徒分享。虽然在大会期间有很多人鼓励我，可以在我生活的城市开展小组，当时我的内心是拒绝的，因为我自觉没有带领小组的能力，但其后因着圣神的爱在催迫着我，使我无法拒绝。后来我就在互联网上寻找同城的基督徒同志，其中有的人反感我的提议,有的人则有兴趣，这样在最开始时我们有五人左右聚在一起祈祷分享、聚餐，以及户外活动。后来有位香港的弟兄主动来带领我们查经，使我们对释经有个全新的认识。目前我们这个小组还在慢慢发展过程中，通过小组我们经验到天主的祝福与自己生命的成长，也感谢天主让我的伴侣通过小组认识主，并受洗成为基督徒。

回想自己走过的路，我感恩天主让我在信仰中整合了自己的身份，改变了我对很多事物以及他人的看法。也感恩天主让我找到生命的伴侣，使我们能通过我们的爱情去更深地经验天主对我们的爱，活出爱、见证爱、愈显主荣，是我和他共同的生活目标。

祈愿更多的同志基督徒能在信仰中接受自己的身份，因为在天主的眼中，爱不分性别、肤色、性向，因为天主本身就是爱。

注：

[1] 圣体圣事对于天主教徒非常重要，以纪念最后的晚餐中耶稣将自己交付给门徒，天主教信仰相信，圣体是耶稣真实的身体；（本书绝大多数脚注均为编者注，除少数几篇理论文章除外，后不赘述）；

[2] 基督新教翻译为圣灵，天主教徒相信天主是圣父、圣子、圣神的三位一体。

我就是我

Hope（河北）

编者按：Hope是我一直熟悉的一位朋友，他在结婚、修道、恋爱之间的挣扎让我希望约到他的一篇稿子。这篇稿子里面的许多观点可能令许多人难以接受，但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同志教友的生态也是非常不同的，这反映出同志生态的多样性，同时也是人性多样性的表现。

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标题，懂得的人都会懂得，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受爱若之约，来写些什么，持续酝酿了一段时间，单单是序言就写了几百字，但还是放弃了，简明扼要的重来一次，就像语文考试中那样，当做是考试，集中时间精力来完成这项期许。

所谓人生——我的人生，同志人生，不知文章何时会和大家见面，也许那时，我已进入而立之年了，近乎30载的岁月，我一个人在这里，我很孤独；但我又不是只有自己，因为我有天主。

信仰、家庭、爱情，基督徒同志身上的三座大山！

我生活在传统的中国教友家庭，祖上三代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友，甚至祖辈为信仰做过特别的见证，因此我以为我生活，不只是为了自己，我应该顾及家人的感受，这是我的责任。

关于爱情，刚刚涉足同志圈的时候，曾听人说过，同志的爱情，现在有多幸福，以后就会有多痛苦，直到现在，不再仅仅是听闻了，而是那句歌词，多么痛的领悟！

信仰，如果没有信仰，不可想象我的人生，信仰让我从小就与众不同，对我而言，信仰是一份特别的礼物。信仰让我无论在何种艰苦的时刻，都能支撑下去，感恩！

同志身份和信仰的冲突——

我不再抱怨自己的取向是歪的，正因为自己是歪的，也在其他方面得到补足，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必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这句话真的没错，相信大家都会认同。在同志身份和信仰之间，我绝对拥护教会的训导，同志倾向不是罪过，但同志间的性行为是不对的，在生活中，难以保证不跌倒，宗徒之长伯多禄，也曾三次不认主耶稣，每次跌倒后，不是躺在那里堕落，而是要向耶稣去忏悔，祂会宽恕我们直到第七十个七次。不要怕，只管信。

对待他者——

我个人的喜好，男人就要有男人样，当然女人也是一样，所以比较不太喜欢娘炮男和比我还爷们的女娃，但是仍然会以友好的态度对待。我见过一个天主教的弟兄，在通讯工具签名中写到，“可以接受男男，男女，但就认同不了一个又是同志，又和女生结婚的那种”。看到这种观念，真的很难过，这未尝不是一种歧视，这对于双性恋的人来说，真是极大的攻击，我们本就生活不易，还要彼此束缚？相煎何太急。

关于过去，关于未来——

我要结婚吗？到现在我还不确定，我在按部就班地走我的路，天主是我前路的明灯。我的人生几多坎坷，十年之前，高考结束，就进入修院，一周之后录取通知书的来到，我想都没有想，果断的放弃，到修院一个月，我的亲姐姐结婚，我依然放弃了这个回家省亲的机会，原以为，我放弃了这些，天主便不会放弃我的修道之路，但是，天主是如此的不尽人情，亲姐姐结婚不出席，所有亲朋都知道了原本隐秘的修道的事。一年之后，我还是不情愿地离开了修院，似乎是莫大的耻辱，但是更多的是不情愿，多年以后都不得释怀。为了来修道，甚至放弃了大学，现在想来，这段修院的经历，为我的人生仍旧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不读大学我自认各学识方面不差于读过大学的，现在的工作也很理想，如果真的读了大学，可以想象，现在也如同我读了大学的同学们一样，屌丝般的工作生活。回首十年之路，我真的理解了天主对于我的完美人生规划，感恩，未来又是怎样，只有信赖，我生活不是自己生活，天主和我同在。

HIV——

这个病毒，这么远，那么近。直到身边有朋友中招了，然后，真的害怕了，我们本就脆弱，所以特别的应该保护自己。

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基督不负卿

沪上雪

△ 在普通弟兄姐妹的眼中，这倾向似乎是与地狱划等号的，仿佛我们的身份证上都应该把地址改为索多玛城。△

> 耶稣上了橄榄山，清晨他又来到了圣殿，众百姓都到他跟前来，他便坐下教训他们。那时，经师和法利赛人带来了一个犯奸淫时被捉住的妇人，叫她站在中间。便向耶稣说：“师父！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时被捉住的，在法律上梅瑟命令我们该用石头砸死这样的妇人；可是，你说什么呢？”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好能控告他；耶稣却弯下身去，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因为他们不断地追问，他便直起身来，向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先向她投石罢！”他又弯下身去，在地上写字。他们一听这话，就从年老的开始到年幼的，一个一个地都溜走了，只留下耶稣一人和站在那里的妇人。耶稣遂直起身来向她说：“妇人！他们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么？”她说：“主！没有人。”耶稣向她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罢！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若／约8：1—11）

这是一次修和圣事后神父罚我的补赎，多读几遍耶稣怜悯罪妇的福音。

我常在想，如果当时是我站在耶稣的面前，他也会这么说么？换做十五年前，我会问问神父。但现在不会了，我用三十三年的生命体会到，主，耶稣，一直在爱在宽恕，也深刻体会到“天主没有派遣子到世界上来审判世界，而是为叫世界藉着他而获救。”（若／约3：17）。每次默想这段福音时，我都能感受到，他对我也这么说。

印度德兰修女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是天主创造出来的，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天主爱我们。无论我们信仰什么宗教，我们都要知道，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地去爱别人，我们首先必须学会宽恕。

可惜的是，并不是他所有的门徒们都有智慧理解这一点，我曾被某位本堂司铎停了圣事，这是教会仅次于绝罚的处罚，也曾被神长视为异类疏于接触，避之不及，与我交谈都要选择大庭广众之下，走到哪里，都会被打上“

二等教友”的标签。

感谢天主，多年以后能够遇到这样一位满怀慈悲的神父，没有义正严辞地指责我，没有用审判和地狱教育我，只是温和地劝慰，他的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或许你暂时离不开这种生活方式，但你要记住，天主也不会离开你。”

不是所有的告解神父都有勇气和智慧说出这句话来，因为我犯的是弗性邪淫[1]，记得一本圣书上写过，这是悖逆圣神，罪不得赦。其实可以理解，这样的事在很多天主教徒眼中都是石破天惊的大罪过，我们总习惯于不由自主地替天主来审判，厌恶罪的同时也会厌恶犯罪的人，这是人性。

说不定读到这里现在的你，也正想举起手中的石头……

我洗名若瑟，适逢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恢复宗教政策，四岁时成为一名小小的罗马公教徒。从小到大一直成长在教会环境中，在神父眼中是一个热心教友，在教友眼中是一个乖孩子，学习成绩优异，性格温和友善，孝顺父母，恭敬天主。就算青春叛逆期，很多同龄的伙伴都离开教堂，甚至以有信仰为耻的时候，我依然活跃在堂区的各个角落，积极参与甚至负责善会或者灵修活动。因为我一直感觉到天主的爱，真真实实地临在我的身上。

其实在许许多多的堂区，都会存在几个或者一群像我一样的人，对天主和祂的教会有着深厚的感情。热忱侍主，乐于奉献，积极参与堂区唱诗班、辅祭班、义工团体、祈祷团体等等。在神长教友眼中，是值得称赞的好教友。可却总有某个方面很神秘，深藏不露，仿佛隐形了一样，比如说婚姻。

因为我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同志天主教徒。一个被社会、教会都无法接纳的身份，一个会被某些国家或者民族举起石头砸死的身份，一个矛盾到自己都可能无法接纳的身份。

圣经上说，一个人不好（创2：18），人的天性中对爱情就有一种渴望，想着这一生，总会有那么一个人，牵着你的手，将爱融入生命：岁月静好，与君语；细水长流，与君同；繁华落尽，与君老。倾一世温柔，与君一起待霜染白发，看细水长流。每个人都会对爱情怀有憧憬，然而身为须眉的我，渴望的却不是巾帼，我，期待的，是沧海中遇见一个“他”，择一城终老，共白头。

十五年前，情窦初开的我，开始幻想着自己的爱情，幻想着牵着另一半的手跪在祭台前，藉着婚配圣事接受天主的祝福，甚至想着一定要请神父举行拉丁弥撒，因为那是我幼时的情节。可当我意识到我只会对同性产生情愫和生理的冲动时，我仿佛被雷击中，因为从小到大神父们都在教导我们，这是错的！我翻开教理，上面赫然写着这是「本质的错乱」。天主不喜悦，我

怎么可以去做？！我该怎么办？这一生我该如何度过？

那一年，我19岁，那一刻，我的世界天崩地裂！

曾几何时，多少个暗夜，我跪在油灯幽幽的圣体前，苦求着天父免了我这爵；多少个黎明，我在初升的阳光中擦干绝望的泪痕。一个中国传统孝道环境中成长的少年，自幼领受罗马公教的洗礼和教化，却在青葱岁月伊始，陡然发觉自己竟生为这绝不容于中国礼教、绝不容于教会训导的弗性之人。造化弄人，这一世，注定是一场「阳光遮住过往的忧伤，暖意掠过指尖的悲凉」。这不容于世的情愫啊，你在逼迫我从这尘世烟火中走过却片叶不可粘身，你让我在春日里感受刺骨的冰寒，你让我在万千众生中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黑暗，无休无止的黑暗，多年后当我阅读圣十字若望的《攀登加尔默罗山》[2]时，我只感觉我的黑暗要比他重得多。圣人面对的是神枯的黑暗，虽然恐慌但不至于绝望，是灵修过程中的必然阶段。而我面对的是完全与教会训导对立的黑暗，一种罪恶的黑暗，一种被弃绝的黑暗，一种上天入地都无法兼容的黑暗。

年少的我开始憎恨自己！

我想过放下学业走进修院，远离诱惑和犯罪的机会。我向神师说我不能再往前走了，再走一步就是万丈深渊。神师回复我说：如果是深渊，到了修院你也会坠下去。多年以后回想神师的建议，很是中肯。千禧年之后美国曝光了一些神职人员性侵丑闻的案件，我想其中好多人或许都坠入了我所面对的深渊。我一人丧亡事小，玷污了教会和神职界的清誉事大。从此我不再奢望忝列神职。

大陆的资讯闭塞，神职培育落后，神父们都没有接受过同性性倾向者牧灵的训练。曾几何时我渴望得到神长的辅导，每每寻求时得到的却总是批判和指责，看着神父失望的眼神、无措甚至有些厌恶的表情，我唯有放弃，选择在他们面前保持沉默，甚至隐藏身份。转而寻求港澳台中文教会网站的讯息，了解到教会反对的不是同性性倾向，而是反对同性性行为，希望我们能够自守独身，当时的我抱定决心，教会永远是对的，我要服从，甚至当时还在寻找苦修的方式，远离一切的诱惑。

然而，禁欲和远离情感生活不是一个十八岁青年能够承担得住的，痛苦地煎熬之后，我失败了。

我终是迈出了那一步，坠入了深渊。

我恋爱了。

那是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日，多年以后那个人的相貌都已经开始模糊，

但这初恋的味道却已变成回忆存档，每个情窦初开的年轻人都会经历的爱情故事：吃饭、看电影、逛街、把中国外国各种节日都当作约会的理由，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甜蜜的自己都快融化掉。其实所有的剧情都大同小异，却也让每个人刻骨铭心，值得留念。

那段感情维持了三年，以他劈腿告终。接下来是大四的一年时光，一个与我同名的人走进我的生活，志趣相投，一起合租生活，一起毕业设计，虽然短暂但却真实幸福。

只可惜我们都没逃过「毕业即分手」的定律，我南下工作，他保研深造，我曾问过他：我们有永远么？他说：我也想，但我只能结婚，因为我辜负不起父母那期盼的眼神。

我哭着结束了这段感情，多年以后我接到电话，飞到他的城市参加他的婚礼，一个温雅的女孩子，牵着他的手走在红毯上，双方老人笑的合不拢嘴，我用鼓红了的手掌抹去飞泻的泪水，微笑着为他们祝福。事后朋友问我，是否幻想过走在红毯上的人是我？我凄然。凄然不是因为我没有走在红毯上，而是因为这个时代造就的我们，头脑中根本不会产生这样的幻想，祝福，只属于那被社会和家庭认可的结合。

人都渴望被认同、被接纳，我也不例外，我曾向我的代子、代女出柜，换来的是他们的惊愕和质问，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得他们当时的表情，我的代女温柔却又坚定地问我：如果你觉得男人和男人之间可以有爱情，那么子女和父母是否也可以？人类和动物是否也可以？！类似这样的质问几乎每次出柜都要遇到，在普通弟兄姐妹的眼中，这倾向似乎是与地狱划等号的，仿佛我们的身份证上都应该把地址改为索多玛城。

我们是生活在黑暗中、阴影下的隐形人，似乎应该没有资格暴露在阳光之下。

生活依旧继续，我又经历了几段不同的感情，五年、三年、一年，有无奈的离别，有性格不合的分手，也经历过不同的空窗期，享受一个人的悠悠世界。一转眼，从进入这个圈子开始，走过了十五年。

这十五年可以写成一本书，也会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经历了许多，也成长变化了许多，但唯独不变的是我始终依赖着天主、相信着爱情，也始终坚守着婚姻或结合的基础是爱情。

我奉行不婚，是源于一位同妻，我们并不相识，是大学时偶尔从广播中听到她的哭诉，她有一个公务员丈夫，一个乖巧的女儿，外人眼中他们是模范家庭，衣食无忧，举案齐眉。而实际上婚后他们只有一次床第之欢，为的是传宗接代，每到夜里她独守空房，而她等候的男人却在外面与另一个男人

夜夜笙歌，只在凌晨时回到这个所谓的家，以便早晨可以在别人眼中一起出门上班，送女儿上学。迫于经济压力的她不敢离婚，传统的思想也让她羞于启齿。这个故事让我悲从心来，可怜这愚钝的女人，憎恶那自私的男人，但也体会到那个男人的无奈和悲凉。至今我还记得这个女人在电波中呐喊：“你喜不喜欢男人我不管，但你为什么要让我赔上一辈子的幸福？！”我深知我没有任何资格欺瞒一个女人，即便是父母苦苦相逼，我也没有权利坑害一个也是父母疼爱呵护大的女孩子。

这个决定很艰难，父母的年纪愈来愈长，每每看到他们苍白的头发、殷切的眼神、无奈的叹息，内心的罪恶感久久不能散去，但我坚信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道德底线，该坚持的，再难也应坚持。

「逼婚」这个词在这个时代已不陌生，所以好多同志都选择背井离乡逃到北上广深，一方面可以远离父母的紧箍咒，另一方面都市的喧嚣和人气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机会寻找隐藏在地下的爱情，在这个地下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雷达，捕捉着同频的讯号，继续上演着一个又一个为外人不能道的隐秘故事。更何况大城市晚婚、丁克、单身青年比比皆是，不至于让自己过于迥然不同，所谓大隐隐于市。

不仅仅要隐于都市，更要隐于工作、隐于生活，最痛苦的是要隐于教会。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身份，之于社会、之于家庭、之于朋友爱人，如果要一层层舍弃，只能留下两样的话，我的选择是同志、基督徒。前者是基因的决定，我别无他法，后者是我生命的支撑，已浸入骨髓。

起初我与大多数同志基督徒一样，选择隐藏自己的身份，在教会中继续服务，在告解中不断寻求赦免。我是一个乐于服务教会的人，无论是读书时抑或是工作后，无论是在家乡或是生活的城市，我都愿把业余时间放在为堂区服务上，这么多年已然成为我的生活方式，并且在其中我也收获到天主的祝福与恩宠。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阅历的积累，对于同志身份的认同也日益加深，一边恋爱生活一边办告解愈发成为一种恶性循环，每当神父要我痛悔之时，我都会问自己：这性倾向下的爱情是罪么？我是否需要痛悔？以教会的逻辑来看，同志天主教徒是一个伪命题。

这个命题困扰着许多男女同志教友们，这似乎是一道鸿沟，使得很多人望而却步，我也遇到过许多弟兄姐妹为此痛苦纠结，结果要么是绝望放弃信仰，要么是选择麻木的良心，过着双重生活。

我无意在这里进行神学的论证，无论这个命题是归于信理神学还是归于伦理神学，已有无数博学之士洋洋洒洒论证了许多，对于当下困扰的人来

讲确有启发或鼓励。教理上明确写到「同性性倾向在客观上是错乱的」（教理2357），信理部《人的位格》宣言也声明「同性恋的行为是本质的错乱」。每当看到这些文字，我仿佛能够看到起草文字的神学家们手中的笔在颤动，充满了厌恶和愤怒的情绪，但教会又必须承认这种倾向存在先天的因素，故而说「同性恋者被召守贞」（教理2359）。这又是一个伪命题，既然天生的同性恋者不排除造物主的安排，何况自然界中也有很多同性现象，天主也觉得「样样都很好」（创1：31），为何会有「本质上的错乱」？难道我们都是魔鬼造的么？相信天主没给牠这样的权利。更为可笑的是「被召守贞」这四个字其实是「信仰阉割」的委婉说法，耶稣基督提到过「有些阉人，从母胎生来就是这样；有些阉人，是被人阉的；有些阉人，却是为了天国，而自阉的」（玛／太19：12）天主给予同性恋性倾向的弟兄姐妹性的能力，给予他们爱的渴望，给予一切人选择的自由，那么为什么教会会硬性要求一个对爱渴望生理正常的男人或者女人守独身的贞洁呢？这即是信仰的阉割。这也是绝无仅有的悖论。

其实理论各有各的逻辑，争辩未必能够解决问题，更何况我们所处的时代使得我们势单力薄，身处边缘，难以发声。就如同耶稣时代的税吏和妓女，只有被鄙视、唾骂、弃绝的命运。

好在耶稣的来临，并不是为了那些所谓的「义人」，而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耶稣是那个时代的边缘人群，宣讲着挑战经典的言论，关注着被人唾弃的人群，甚至拯救那些自充军时就已杂居、被犹太人唾弃的撒玛黎雅人，被经师和法利赛人等所谓的正统所不容，我们同属边缘，更能感同身受地体会到那卑微弱小者的心境。在这一点上，我相信我们与基督更为接近。

耶稣的来临，也不是为了建立博学的理论，而是要重新建立我们与天父的关系，我们需要关注到，信仰不是论证出来的，不是书本上的理论，不是士林哲学。信仰是一种经验，是抛开天地间的一切，当我们独面那统御寰宇之父时，我们与祂之间的经验。这经验无关是非曲直、逻辑法律，只关系到一个问题，就是祂舍弃自己来挽回我们的生命，而我们是否归向祂，以爱还爱。

于我来讲，信仰与他人无关，同性性倾向也不应是我走向基督的羁绊。我出生于一个普通但又和谐的家庭，父母朴实但恩爱，一直以来我都在寻找自己倾向的根源，先天还是后天，基因还是环境，多番的纠结挣扎退缩痛苦之后，时至如今已愈发坦然。同志的性倾向既是事实，虽然并非我的选择，但我相信这是天主的选择，就像天主选择我生为男儿身，选择我黄皮肤黑眼

睛，允许我长到一米八五，这只是受造物存有的一个标记。当我们回归父那里接受审判时，**祂**不会看我的肤色、种族、身高、相貌，也不会看我的性倾向，这些都无法写在生命册上，那本书上记录的仅仅是我此世的行为（默／启20:13）。现在回想起来，起初的恐慌和自责，是源于害怕自己不被接纳，缺少身份认同，加之教会的训导给予我巨大的压力，使我自绝于基督的救恩之外。

而这十五年来，我用生命体味到天主的爱时刻没有离开我的心，无论我是热忱如火还是心灰意冷，即便是那时自觉被教会弃绝，仿佛身陷漆黑的深渊之中，绝望已快把我吞噬，天主的神却在我不断的祈祷之后给予我一缕亮光。其实我们是天主的肖像，受造物中只有我们接受了天主吹来的生气（创2:7），从创世之初**祂**就愿意与我们共享**祂**的爱，**祂**的爱临在世间万物，更临在于每个人的灵魂深处。虽然原罪使得我们拥有各样的残缺，但这残缺将会因着人子的爱而满全。

如今的我，已然卸下所有的包袱，完全接纳自己的身份，向本堂神父阐明了自己的倾向，感谢天主让我遇到一位秉持**祂**圣子教诲和精神的门徒，在爱中鼓励我不断走向耶稣基督。我的代子、代女也从质疑、抗拒中，看到我十余年依然保持原有的热忱，也从我身上看到天主慈爱的痕迹，发现我并没有远离信仰，天主也没有舍弃我，慢慢接纳了我的身份，和好如初。或许有一天我会再次走进修院，但那也是我心甘情愿为了天国的缘故而自阉，与他人无关，这是父给我的自由，我会珍惜。

我也更深刻地体会到，信仰只关乎我们自己与天主，真正的信德是当所有人都不认为你还相信天主时，你依然坚守。即使教会都不再承认你是其中一员时，你依然遵照福音的劝谕生活。活在当下的生活里，就如同已然回归父的怀抱中，那里没有任何中保和桥梁，我们只需要直面天主。这是一种人生和信仰的体悟，是一种经历完全黑暗后的光明，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觉醒。当你不再被原有的困扰束缚时，你会发现原来生命中还有很多更有意义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我们原本不需要每日纠结在罪或不罪之中，当你确信天父爱你的时候，你就会将自己从捆绑中解脱出来，全心感谢赞美那位奥秘之父，在生活中践行爱德。或许当下的生活中还有许多未解未尽之谜，但那已不重要。我们只需要牵着**祂**的手，信赖地走下去，就一定会走入**祂**的新天新地。

三十余年的信仰经历，十五年的彷徨、痛苦与挣扎，人生能有多少个十五年呢？感谢天主在这十五年中没有放弃我，在我绝望时给予我希望和安慰。虽然我不知道**祂**为何把我造成这样，或许直面**祂**时**祂**会告诉我。但这已

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深信**祂**爱着我，我也更加爱**祂**。曾经我常喟叹：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基督不负卿。如今在**祂**的爱里，我已然寻求到答案，因为**祂**说过：「我就是生命的食粮；到我这里来的，永不会饥饿；信从我的，总不会渴；凡父交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而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把他抛弃于外」（若／约6：35、37）

愿天主降福所有LGBT的弟兄姐妹，也降福那些无视、敌视同志基督徒的人。阿门！

注：

1 弗，违拗，拂逆。有些老经本上使用这个词，指违背本性；

2 灵修经典书籍，圣衣会圣十字若望（1542-1591）巨著，其中探讨「感官的暗夜」和「心灵的暗夜」。

做同运的同志教友

凌轩（福州）

编者按：凌轩作为国内同运圈小有名气的海西同心社[1]的发起人，和轩妈妈作为同性恋亲友会[2]福建地区召集人，他们的故事对许多朋友来说不算陌生[3]。虽然凌轩曾在一些场合谈及自己的天主教友身份，但几乎从未深入分享过。感谢他愿意坦诚地在本书中讲述属于他生命中另一部分宝贵的经验。

曾经我也和许多同志朋友一样，因为从未听过同性恋这个词，所以对自己喜欢男生感到困惑，觉得整个世界只有自己是这样。我从小生长在大杂院里，家里是道教文化背景，两个叔公都是家族式的道士。我外婆在年老后，是出家的佛教徒。因此我从小对佛道的文化都很了解。长大后，因为同志的身份，自己也翻阅了许多宗教的书籍，去了解它们对同性恋的态度和理解。

从小到大我都非常自闭，没有什么朋友。直到上初中，才结交到一个很好的女性朋友，她非常男性化。她的家族是世代天主教徒，依现在的说法，是地下教会的，她的姑姑是修女。她们家开着城市里最大的超市，在当地很有名气，买了几层商品房内部打通，作为教堂用。

她的个性也很孤僻，没什么朋友，但是我们人以群分一拍即合。关于性倾向的事，我什么都不懂，是她介绍我看一些日系同志漫画，让我知道有同性恋的概念，所有关于性的事也是从她那里了解到的。初中的时候，许多学生开始谈恋爱，用男女朋友来形容彼此喜欢的人，而我们对这种名称很不感冒。她对我说她喜欢的是女生，但她长相一般，很自卑。

她和她的姑姑分享了她的性倾向，自那以后，教会的人开始帮她念经、把她关在家里，妄图改变她。

我一方面觉得自己是怪物，也想要寻求改变；一方面因为好奇，因为天主教信仰与我成长中接触到的佛道背景似乎完全不同，所以我也开始去慕道。

是一位先生（修士）给我们讲道理，几个月之后，我去和先生分享我的事，诉说我内心的苦恼。得到的反馈是这是不对的，当时，我自己也认同这是不对的，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我自己的不认同，外在强加的反向不认同反而让我心里觉得解脱和释放。

但那时候正值发育阶段，自己的不认同和教会的不认同令我感到非常

压抑，我的朋友也是。她很喜欢我们班的一个女生，开始写情书给她，后来被先生知道了，便把她关在家里，一个多月没有来上课。我有几次去教会找她，都被拒绝见她。一个多月后，她回来学校，她开始不愿意和我谈任何问题，关于她喜欢的女生，关于性倾向。后来我们还是一起去教会，先生也不再和我们谈论类似问题，只谈信仰。

直到又过了一个多月，她给我留了一封信，叫我以后不要再去教会，说我以后再也见不到她了。我吓坏了，担心了整晚，到了第二天，学校已经开始有传闻，她跳楼了。当我回到家里，不敢面对这个事实，只有自己念经祈祷。

我刚接触天主教时，先生就和我们说过堕胎、自杀是非常大的罪，要下地狱的，是绝对不可做的。所以我很困惑，因为我没有成长在天主教的家庭，我一直想不通，她究竟经历了什么，是什么令她宁愿选择自我了断，也不愿意面对。她给我留的那封信至今我还保留着。

那之后的一个月里，我不敢去到教会里，但我不断祈祷，希望有某种力量能改变我，希望能得到天主的安慰，渴望祂亲自和我沟通。那以后，我害怕教会，我害怕所有和性倾向有关的东西，更加自闭，学习成绩也很糟糕。

那段时间除了自己的灵修生活，开导我慢慢走出来的是我的班主任，我也很喜欢他。他觉得我和闺蜜是好朋友，她的死一定对我有很大影响，于是他专门开导我，我将自己的一切真实情况都告诉他。我觉得是天主的带领，让班主任来开导我走出来，那一个月是我过往人生最悲伤的时刻，也是我祈祷最多的时刻。在班主任的耐心开导下，我渐渐走出来，成绩也走到前十。

至于受洗的事，因为闺蜜是从小受洗，但是先生说，只要我们还是这样的人，只要还想着这肮脏的事情，就不可以受洗，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受洗，都是坚持自己读圣经、圣书，祈祷，不敢和教会接触。

因为我觉得信仰对我而言是很私人的事情，而且有很深的伤痕在，所以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同志基督徒。我从2006年开始做同运，直到2010年我们组织了一个福建的LGBT小组会议，在这次会议里，我才接触到厦门的麻吉小组，他们是一个同志基督徒的小群体，但他们都是新教徒。

2011年12月31日–2012年1月3日，我参加了在厦门举行的同志基督徒退修会，遇到了许多很阳光的同志基督徒。那个退修会没有天主教的人，整个形式都是新教的，我还是觉得很孤单。但我觉得他们都很开朗，很善于表达自己，而我却很沉默。

我花了一个晚上和欧阳文风牧师分享，和他沟通这么多年的烦恼和疑问，我问他：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能够接受同性恋的天主教会？我很渴望一种

认同感和归属感。

他的回答是：没有。他开导了我许多，但他也说：你应该回到母教会去。如果你觉得合适，可以把我当成神父来告解来倾诉。我便向他分享了许多。

退修会快结束的时候，我妈妈也过来了，她也觉得很感动。

参加完退修会后，我就回到了福州，去了离我住地最近的一家教堂，福州西门天主堂，我找到神父，对他说我想慕道受洗。但我至今（包括办告解）都没有告诉神父我的身份，因为过去的那个伤痕太深了，包括领洗前的总告解我都没有向神父告明，我很纠结。我受洗了，圣名是依纳爵。

受洗之后，我在教堂里还是没有什么归属感，我也在当时已经建立的各个同志基督徒团契里寻找天主教徒。令我感到开心的是，从2010年开始，有许多同志天主教徒走了出来，彼此扶持。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大家属地相隔太远。

同年，我去北京参加全国同运大会，见到了各种各样的同志组织，我就想既然我们已经有同志基督徒团契，为什么在这样的大会里见不到他们的身影。所以我去找负责人小刚，请问他是否能邀请同志基督徒团契来参会。他说：当然。因为当时对组织有许多不同的划区，我接着问他：同志基督徒团契应该放在论坛的哪个划区。小刚说：边缘的边缘吧！

无论如何，今天我看到许多同志基督徒走在了一起，彼此扶持，为主做见证。我深信，同志天主教徒和同志新教徒能够完全地彼此合作，走向共融。

2015年，我参加了在成都举办的全国同志基督徒退修会，我们五六个同志天主教徒聚在一起，除了白天参加退修会的活动，早晨我们早起一起去很远的教堂望弥撒，那一刻，我觉得好幸福。

注：

1 海西同心社（前福建师范大学彩虹社、同心社）创立于2006年11月06日，前身为福建师范大学正式校级注册社团，2011年12月正式转型为民间NGO组织，作为一个学术与公益实践性质的LGBT青年团体开展活动，并致力于创造多元文化相互平等、相互包容和相互尊重的社会环境(百度百科)；

2 同性恋亲友会（英文简称PFLAG China，意为中国男女同性恋者的父母、家人和朋友）成立于2008年，为中国的LGBT群体和亲友提供支持服务。同性恋亲友会是一个独立的民间组织，不属于任何组织的分部。官方微博：同性恋亲友会(百度百科)；

3 如果想了解他们的故事，可参见http://www.mnw.cn/news/fj/909402.html。

难明十架路

安庆（成都）

我82年出生在成都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工作在事业单位，母亲在国营工厂，父母关系和谐，从小到大我没有生过病也没吃过什么苦，记忆中没有挨过父母的打，家里物质条件既不富裕也不匮乏。这样家庭长大的我，从小也很聪明，成绩优秀受大人们的喜欢，小学升初中时考上了全市三甲的学校，高中也读的本校。

我人生第一个转折点是在高一结束的时候，那时需要分文理科，我喜欢文科想学文，而父母的观念是学门技术比什么都强要求我学理。跟家里抗争了两天以后，我无奈地投降了，但内心的逆反使我开始放弃学习，除了上课无可奈何听一听讲之外，我再没有做过任何作业或练习，高二高三时我看完了金庸、古龙、梁羽生、琼瑶、席绢的所有小说，半夜三更起来打电脑游戏，自然成绩一蹶不振。高三几次诊断性考试我的成绩就在专科线徘徊，那时我已放弃了读书，自己觉得靠着良好的身体哪怕去工地搬砖也能养活自己，所以高考志愿也完全由父亲做主。却没想靠着良好的心理素质，我的高考成绩大大出乎意料，最后离重点本科线只差了十分，考上了父亲给我填报的一所成都的一般本科学院的通信工程专业。

大一的上半期是我人生最低落的时期，除了语文英语政治之外所有的专业课我一概听不懂，也不想看书。我不断问自己：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我将来的生活到底要怎么过？但是没有任何答案。在那黑暗绝望中，我很多次想过死亡或许是种解脱！但是自高中开始我就很喜欢《道德经》，那清静无为道法自然的思想深深影响着我，在绝望中我也不断给自己说：我既然是自然而然地来到这世上，那就自然而然地走吧，生命虽然无趣无意义，那就这样混吧！大一上半期结束后，我做了最后一次自我的抗争，回去跟父母说想复读高三重新考文科，但是依然被父母劝阻了。大学混毕业后，母亲安排我进了舅舅的公司，又在那里混了三年，之后辞职休息了一年半，直到我人生第二个也是最大一个转折点的到来。

在这里要先说说我的情感和性经历。14、5岁时，第一次看到A片，自己就学会了自慰，现在印象中那时看A片，对男人和女人的关注度好像是一样的。读中学时也对一两个女生有过好感，但是跟几个男同学关系也很亲密，现在想来也是喜欢那几个男同学的。读大学时，慢慢发现看A片时对男

人的关注大大超过了女人，那时网络也已经普及，上网搜索后知道了同性恋这么一回事，然后就开始上同志网站和看GV了。因为我的生命一直是在黑暗无意义中挣扎，再加上体型较胖对外貌很自卑，所以一直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和人发生过性接触。直到07年底，辞职在家时，第一次加了同志QQ群，第一次见了网友，他也是我第一任男朋友。

09年初和第一任男友分手后，那段时间既没有工作也没有感情，在痛苦之中，我做出了与大家一样的选择，觉得再找一个就好了，于是又开始加同志QQ群。结果在搜索出来的群里面，找到了一个“成都爱白青年同志中心”的群，发现他们还有网页，就登上去看，那上面有一个“同伴咨询员”的免费心理辅导课程，我觉得正好适合我，就报名参加了。在那里，我认识了我的心理老师也是灵修导师H老师。H老师是一位直女，也是一位天主教徒，她在同志中心为同志提供心理服务，这也是我走上十字架道路的开端。

四川是一个物产丰腴、生活舒适的地方，但这样的地方也是信仰和心灵的沙漠。从小到大，我接触的亲友中没有一个是有真信仰的，间或一两个也只是烧香拜佛的状况，我受到的教育也不相信有神佛，每次进庙，我既不烧香也不拜佛，我觉得那泥胎比我并不高明。我相信有天有道，但我不信天或者道会跟人有什么关系。自从我上大学以后，灵魂的痛苦让我关闭了我的感受，从此我用我的头脑来生活，我感觉不到我的喜怒哀乐，所有人对我的评价都是两个字：淡定。那时的我，所有事都可以用头脑来解构，哪怕父母死在我面前，我也不会感觉悲伤，我会用头脑来说：这是自然的现象，不用伤心。那时的我好像没有了痛苦，但我的人也只是一具行尸走肉罢了。

09年2月底认识H老师之后，一开始听她的课程，她讲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感受和生命的体验，所有的真理真相都在那里面。对这些话我听不懂，也觉得不对，开始我还想和H老师辩论，但她不和我辩。非常奇怪的是，我觉得她讲的不对，但我对她就是有种信任愿意去听。现在想来有一句话可以说明当时的状况，“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浩光；那些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为他们出现了光明”(玛／太4:16)。跟H老师接触越久，越发现原来她讲的都是真的，过去我以为的东西是有问题的，我原本认为我是个有智慧的人，知道世上的一切事，后来发现H老师比我高明太多。2010年4月的时候，一天和H老师聊天，我问她：你的智慧是哪里来的？她回答我：在念玫瑰经祈祷时，天主给我的启示。她从来没有跟我们传过教、讲过福音，但她那句话打动了我，我说：有那么神奇吗？那我也来试试！从那起，我开始了每天的玫瑰经祈祷，直到今天基本从无间断（11年时有两个月我想试试不念经会如何，结果发现不念经人会跌到谷底）。

我开始念玫瑰经之后，慢慢有了一些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感受体验，慢慢我感觉到了有神的存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很多价值观完全地瓦解了。10年8月的时候，我开始在堂区上慕道班，学习一些教理知识。在那之前，我对同志身份的认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以科学和自由主义的看法来看待同性恋，我也觉得同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开始学习教理以后，我发现教会对同性恋有一套不同于世俗的看法，那时我想领洗，但是教会的训导也让我十分的犹豫，后来我问了H老师。当我说明了我的困惑以后，H老师给我说了一句话：你暂时不用管教会怎么说，你只管去感受天主是不是爱你，如果你觉得天主爱你，那你就可以领洗，如果你觉得天主不爱你，那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吧。我确知天主是爱我的，所以也就在10年12月19日有了新的生命。

这里得提一个小插曲，这是我第一次确信的和天主发生关系的事，对于别人可能是件很小的事，但对我这个小信的人，确是天主给我的极大恩宠。

在10年12月领洗前的一个晚上，我从父母家回我租住的房子，在公交上一个和我住得比较近的基友来电话，说他养的猫已经生病十多天了，医治也没有什么效果，想让我陪他去把猫安乐死。我的个性有讨好别人的一面，当时便立刻答应。放下电话后，我突然又想到：教会不是反对安乐死么，这样做不知道合不合适。但是头脑转念又想：那只是一只猫，不是人，有什么关系。这两种想法就在头脑里打架，直到下车后，我在往朋友家去的路上还是不得答案。这时我想起有教友给我说，在有困惑的时候就去问天主吧，于是我尝试着做了一个祈祷，给天主说我不知道这个事该怎么办，求祂给我启示。祈祷完不到一分钟，我的右脚如断裂般地剧痛走不动了。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天主给我的回应，我又做了一个祈祷，跟天主说我明白了，谢谢祢。这个祈祷完两三分钟后，我的脚就不痛了，我给朋友打了一个电话，让他好好地照顾猫，让它自然的走。这件事给我太深的触动，但在生活中我也少有提及，我相信天主对每一个生命都有祂合适的安排。

10年12月领洗以后，我在11年初和12年初分别谈了两次三个月左右的恋爱。在那两次恋爱中，我充分感受到内心的匮乏和空虚，我的意识很清楚，那种匮乏和空虚唯有天主能填满。

12年恋爱失败后，我也不断地反思，开始对同志身份产生怀疑，之后又找到H老师去询问，她给我的答案是：你只管灵修朝向天主就好，天主自然会帮你解决所有问题。听了这话以后，我便开始在教会内去寻找答案和解决的方法。按教会的训导，同性恋好像只有两条路：一是转直变成异性恋，二是守贞。从此我就在这两条路上开始挣扎。

从我14岁开始自慰，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2013年初，我决定开始针

对这个问题，坚持停止手淫三个月，以失败告终。这次的努力让我感受到性能量是不能压抑的，压的越厉害，反弹也会越凶，那个能量反弹之后，我有了第一次的一夜情。

那一次的一夜情让我意识到了天主的诫命确实是为了保护和爱我们的，那个一夜的对象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那一晚之后两三周，我都会不自觉地去想他，那时我才明白，性的接触不仅仅是肉体联结，更是一个灵魂的联结，性乱确是会伤害我们的灵魂。但是，到如今我也不知道性的能量该怎么去转化，难道只有神职人员才有这个恩宠去转化性能量么？

13年下半年，我们团体集体学习与使用了台湾耶稣会士王敬弘神父所著的《与主同行的心灵医者》一书中的“医治祈祷”。我在祈祷时，确是修复了一个小时候发生的事情造成的心灵创伤，那个创伤修复后，我连续几天做梦，梦见我和女性发生性嬉戏和性行为，那时我意识到我对女性的性能量被打通了。以前，我对女性没有性的冲动，但那之后有了。这个状况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我是可以变成异性恋的，起码也是双性恋，从那以后我就一直祈祷希望能赶快转变。但是那个祈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由脑而发的，14年我也专注于我工作的事情，转变并不大，10个吸引我的人里面还是有9个是男人。

15年初，我内心对亲密感的渴求和对“符合天主圣意”的渴望，让我开始了更强的祈祷。我希望能把在我几年来一直放在一个男生身上的心收回来，让我的心能放到异性身上去。但结果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心是从那个人身上收回来了，可是我发现一个年初认识的基督新教的男生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这个发现让我非常地不解、吃惊，进而引发我很大的焦虑和恐惧。

那两天我不断地问天主，你这样安排是何意，但是天主没有给我任何的回应。但这一次与以前不同的是，我头脑的声音（教会的训导规诫）没有能压住内心对那个吸引力的向往，我想跟那个人发展一段真实的更深的关系，那两天真的是很煎熬，我头脑不断思考着这到底符不符合天主的意思，将来会不会下地狱之类的事，那时候我才看到我对天主的信德是多么地脆弱，我不相信**祂**是无条件爱我的，我也不相信**祂**能救我免于凶恶，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我的恐惧到底有多大。

看到了头脑的运作和恐惧之间的联系以后，我的头脑一点点慢了下来，那时我才明白什么叫脑和心的争战。这次我心的声音比以前大了很多，所以我决定遵循内心的声音，不去计算考虑将来的事，就活在当下一次。当我做了这个决定以后，我恢复了平安，我也感受到了天主不会因为我是什么样的

人或做了什么样的事而不爱我，没有任何事能让主的爱与我隔绝。

15年7月，我开始和一位新教的弟兄交往，现在我们也同居了，这半年的时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别无选择，只能不断依靠天主往前走。我经常会想，如果我是新教徒就简单了，可以按同志教会的理解去解读圣经，如今的我只能凭着望德，不断祈求天主引领我走这十字架的道路，我也相信祂终将领我走到安息之地！

自领洗以后，我的生命发生了翻转，从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开始感受到丰盛的生命，我以前没有真实的人际关系，现在爱我的弟兄姐妹越来越多。虽然每天依然有很多痛苦，但靠着天主，我的十字架我可以背起它。

我的故事没有结束，天主对我们的爱也永不停歇，愿主的平安与我们同在，阿门！

放弃我，抓紧我

老幺（福建）

我是70后生人，出生在一个有六位兄弟姐妹的家庭，我是老幺。

我不到两岁的时候我的母亲就去世了，我记事开始，就对母爱非常渴望。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我童年时很少出去玩，因为其他堂兄弟姐妹们都有母亲，他们就欺负我没有母亲，所以奶奶把我们兄弟姐妹看得很紧，不让我们和别人接触，都是自己待在家里，不能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耍。失去母爱，到现在为止还是我心头一件无法弥合的遗憾。

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就隐约觉得自己喜欢看那些比我年长的帅哥，跟他们在一起聊天就很开心，但当时不知道这是同性恋。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喜欢上一个女孩，是我堂妹的朋友，我们两人经常出去看电影聊天，但是她父母知道我的家庭条件比较贫寒，所以阻碍我们在一起。有一次她过生日，我买了一只金戒指给她，她不敢接受。我觉得自己很自卑，很压抑，也不敢去争取，后来我们渐渐断了联系。

我家族里只有我一个人有天主教信仰，我十二三岁开始去教堂听道理。那么小的孩子，我相信是天主拣选了我，认识了**祂**。我深爱并且感谢圣母娘，因为我自己缺少母爱，所以我特别信赖圣母。但是我的亲戚朋友们都没有信仰，所以他们觉得我信仰天主教，人家会非议我。起初我还和他们解释，后来我慢慢变习惯，也不与他们争论。当我出来工作后，因为以前教堂不多，也不很自由，我是经常放下手头工作，四处跑去不同地方参与弥撒。

当我慢慢长大后，确定知道我是同性恋者。我经常去市区的一个公园，同志们经常在那里聚会，我会去看看走走。其实对我来说，信仰和同志身份并没有太大冲突。

在我初恋失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再恋爱。于是我求天主和圣母给我力量，当时我就想去为教会服务，我分辨了五六年，但是当地的姐姐（修女）不能对我提供更多帮助，我于是和别的堂区神父联系，加入了96年教区的修士班，当时有大班、中班和小班，因为我没有太多文化，他们便把我安排在了小班。但是教区当时特别培养大班和中班的人，小班没有怎么进展，几个月后连课也停了。我们就各自回到当地，有的跟着神父，有的在家里继续分辨。当时教区一季度给我们450元的生活费，我在家里继续分辨。我去办告解，和神父谈了这件事，神父和我说：如果守不住的话，就离开吧，后来我就选择了离开。

1998年圣诞节，我偷渡去了日本，在日本生活了几年。在日本这几年间，我求圣母给我这段时间好好生活，多赚些钱。因为是在日本，比国内开放许多，我对同志这一块有更深的了解，我也经常去同志场所玩。在第六年的10月份，我在教堂里认识了一位中国女孩，打算和她婚配[1]，熟料其后一个周日，在望完弥撒后准备和她去登记，但我被警察抓了，因为我没有身份。当我出来半年后，她也因为没有身份被抓了。此后，我们都回国了，后来我们继续准备婚配，婚配学了一个月，她突然提出分手。我想她还是觉得我没有什么钱，也许是听她亲戚的劝告，总之我们有缘无分。

跟她分手后，我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婆，我们做了婚配，生了一男一女，感谢天主，我很感恩现在的生活。

去年教区避静，有个外国神父来，我跟他说：我是双性恋。他安慰我，要我最好找一个比较熟悉的神父做我的神师，来陪伴我的生活。当然我还是被同志圈吸引，也偶尔出去和同志玩。

我在上海工作，老婆孩子不在身边，我一年回去假期只有半个月，暑假和寒假老婆孩子会过来，我会带她们出来玩。我在想，如果这工作不好了，我还是回去老家，和家人在一起。回顾四十几年的人生，我的身份是我的秘密，在我认识了团契和几位陪伴的神父后，我很感恩，他们让我更理解如何去度自己的信仰生活。我把我的家庭奉献给天主和圣母，感谢天主和圣母。

注：

[1] 天主教七件圣事之一，在教会弥撒礼仪中为夫妇结合所举行的礼仪称为婚配礼仪。

迷途遇真光

爱泰（河南）

壹、在老家的时光（1986年至2004年7月）

我出生在河南省的一个偏僻农村，家里有十多亩地，祖祖辈辈都是种田的，属于根正苗红的八代贫农。我的父亲爱喝酒，喝醉就骂人打人，不过我父亲非常勤劳。我妈妈是个非常开朗乐观的农村妇女，当过小学教师，不是正式的是民办的学校。不记得那是哪一年了，我们村的几个妇女去乡镇的教堂上信耶稣去了，她们还带回了耶稣的像，我妈妈就是其中一个，是我们村早期的基督徒。我们村的一位大嫂打开了她自己的家，做为我们村的教堂。我们有了自己的教堂，是受县三自爱国教会的领导。教堂里好热闹，每到星期天都挤满了人，堂里面的墙壁上贴好多圣像，我们就对着圣像跪着祷告。讲到这里肯定很多弟兄姊妹不理解了。你们肯定会问我，嗨！弟兄，你不是新教的吗？怎么教堂里还贴有圣像？新教不是反对圣像吗？呵呵弟兄姊妹们，请听我解释。我老家农村教会里还真有圣像。可能是基督教刚在农村传教时，便于人们接受，让人们心中对神有个形象感吧。

我从小就知道我是基督的孩子。我妈妈不知听谁说的拜佛能发财，她又拜了菩萨不再信主。我奶奶却走进了教堂，因为我爷爷去世了，才49岁，对她打击太大，我奶奶就信了耶稣。所以在老家，别人总感觉我们信耶稣的，不是自己有病疾，就是家中不幸。

我继续跟随主，我们家也这样平淡生活着。我14岁那年，在离家六十里地外上初中，每两个星期回来一次。回来都是跟我奶奶睡一个屋，听她讲上个星期听到些什么见证。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她讲起了这样一个信徒做的见证：她梦见进了天国见了耶稣，天国太好了，给了她很大的信心。信吧！真的有天国。天快亮时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圣母并两位圣女从至高的天庭下来了。圣母在中间，两边各一位圣女，圣母赐我一个卷轴，我跪在她面前接受了。还没有来得及打开，梦醒了，她们就不见了。醒了以后，我面向墙壁上贴的耶稣圣像跪着，伸手向他接东西，什么都没有。我奶奶正在做饭，我告诉她，我梦到了圣母。我奶奶高兴啊，她说我有福。我也很奇怪，别人都是梦到耶稣，我怎么没有梦到。现在我才知道向我梦中显现的圣母是圣母圣心的形象，她的穿着打扮是那样的。我在老家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形

象。老家墙上贴的圣母是穿着一身洁白或者是像修女那样的，这样的形像第一次是在梦里见到的。

贰、十年迷途（2004年至2014年）

后来不上学了，去了广东打工，随身带着圣经，脖子上带着十字架。刚到广东我在一家五星级酒店做西餐厅的服务员，是靠关系进去的。要不然我土里土气的，普通话都说不好，人家才不会要我。我发现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老家根本不能比，有钱人高高在上，让我们服务着，甚至可以说是伺候着。

我18岁，也发育成熟，一样有生理需要。可为什么我的性幻想对象不是女的呢，我奇怪。为什么都是看到帅男有感觉，看到靓女只会妒忌她们会有男人疼呢？有个深圳的同事说我：你很像同志，跟张国荣一样。又有个立陶宛的厨师说我：你是玻璃。我就去网吧上网搜索什么是同志什么是玻璃。

我看过之后，又害怕又欢喜，害怕的是圣经上有太多反对同志的经文[1]，心里怕死了。欢喜的是那么多男人喜欢男人，我找到组织了，我并不是独一一个。可我不敢约人见面，都是在网上语音聊天，当时有个聊天室叫碧聊，里面有同志聊天室。

每当性幻想男人时，都会想起圣经里那句话：男与男交配必被击杀。可又忍不住，我就自慰，每次自慰完就有负罪感。就这样从2004年到2006年，在幻想男生自慰中度过。

我是2006年7月份受的洗，成为一名正式的基督徒了。也就在那年，我破了身，第一次给了一个比我小两岁的男孩，他是推销可乐的。我做完后，心里又满足又凄凉。满足的是总算知道什么滋味了，凄凉的是我要死了。我要死在同性恋上面了，天国进不去了，下地狱吧。我爱主那么多年，为祂受了那么多同学的冷嘲热讽，本以为能进天国，可是跟男人睡过以后我就得死了。可我没有死，可能主抛弃我了吧。放纵自己吧！时而悔罪，时而放纵，自己折磨自己。花花世界腐蚀着我，弟兄们的教导又安慰着我。星期天去教堂礼拜时，我多么地爱主，是一个多么火热的弟兄。晚上或者休假时，又是一个放荡的同性恋。我2010年回到了河南，在三自爱国教会的教堂里做礼拜。那时候也没有多想，只是想稳定下来，国外都可以同性婚姻合法，我想国内也快了吧。我厚着脸皮向主祈求：主啊，你赐我一个能过一辈子的男朋友吧。主真垂听了我的祷告，祂真的赐我一个，我自己都没有想过有那么好的男人会让我遇到。我跟他一直在一起，但是我不敢常去教堂了，因为弟兄姊妹们会问我怎么还不结婚。我躲避聚会，也怕他们知道我跟一个男的同

居。可是还是想去教堂，就几个月去一次吧，领圣餐时去，因为我们毕竟还是需要得到主耶稣的亲自喂养。我的同志朋友们羡慕我，说我能找到这样好的男人，我说是主赐的，他们认为我信耶稣信傻了。

主耶稣基督，难道我要一直躲避吗？

叁、遇到真光（2014年——）

我在2014年在一个基督徒同志群里，认识了一位台湾的天主教同志基督徒，他给我开启了又一扇门。他说神祝福同志，耶稣爱同志，圣母妈妈保守同志。主耶稣，这是真的吗？就连不信宗教的人都不敢说的话题，神会保守同志。他让我去认识天主教会的同志基督徒，他说天主教会是对同志最温和宽容的教会。这位弟兄很热心，经常跟我讲天主耶稣和圣母妈妈为他带来的改变，也希望我能得到改变。圣母妈妈！我心头不禁一震，我梦里显现的圣母妈妈啊，你的孩子多么需要你啊。我那时不懂事，不知道去亲近你，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们跟我说，玛利亚只是耶稣的肉身母亲，她死后没有升天，我居然也相信了。圣母玛利亚我愧对你。你知道我是同志了吧？你肯定知道了，你的孩子不配向主耶稣求的，你为我转求。天主教会的弟兄们帮助我加了一个玫瑰经QQ群，每天晚上跟弟兄们一起颂念玫瑰经，我的灵修得到了提升。圣母圣心，为我等祈！

我父亲2015年4月份给别人家盖房子时掉了下来，摔成了残废。我想主耶稣给了我们家这么大的考验，是让我们家能认识到祂是唯一的救主吧，可是我该做什么呢？我每天晚上跟弟兄们一起念玫瑰经时，把自己的事情跟他们讲。群里有位刘弟兄就每天晚上为我父亲祷告，我自己都做不到每晚为我父亲祷告，可是刘弟兄却一直代祷。

我爱天主，爱祂亲自建立在磐石上的教会，我爱无玷圣心的圣母妈妈。我渴望改宗，成为真正的天主教会的信徒。我要去做善功，我愿为主去征战，我愿去做福传，也愿为同志基督徒服务。我认识天主教会只有短短几个月，要学的还很多。我以前不敢直视自己的同志身份，每次有了性生活，就会当作最后一次，感觉愧对主耶稣基督，死了也无话可说。主啊，求你兴起我，让我弥补以前亏欠你的。

我奶奶归主好几年了，她刚去世的头一年几乎天天梦到她，梦到她去世入殓时的情景。我向主祈求，求主不要让我再梦到她了，然而还是梦到。十一月是炼灵月，为死去的人祈求，我以前不知道有炼狱这样的说法，就坚持跟着弟兄们为炼狱的炼灵祈祷，希望我奶奶被圣母妈妈接走，放在主耶稣的怀抱中。更可喜的是我妈妈又信主了。通过我家发生这么多的事情，遇到这

么多的考验后，我家里人更知道有位真天主。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慕道班学习，我在2016年母亲节这天领洗了（这天也庆祝耶稣升天节）。我爱自己的母亲，也爱天上的母亲。从小他们都说我很像我的母亲，别人也爱开我的玩笑，说能在我的身上找到为人母亲的影子。不管别人说的是好话，还是歹话。我却认为有母性的男人更值得交往，因为他们心细，慈爱。有人这样问我，你在天主教跟在基督新教有区别吗？不都一样敬拜神吗？可是，天主把祂的教会建立在伯多禄这磐石上，只有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啊！我内心的喜悦无法用语言表达。愿我能效法圣母，只去听从主的安排和召唤。

弟兄姊妹们，天主是公义的天主，公正的天主，祂创造了太阳，让太阳既照耀好人，也照耀坏人。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满有慈悲怜悯，追随他的人，必能得着丰盛的生命。

主啊，我向您祈求，求你保佑父亲能早日站起来，你大能的双手亲自来医治他，让我们全家都能归顺你，让我们全家都被你拣选，让我们家能活出基督，彰显基督的荣耀。阿门！

注：

[1] 今日释经学者多已普遍承认，圣经中的男男性关系乃是存在于异教习俗，或异性恋者因为权力及其它原因发生违背本性的关系，与自19世纪起学术界定名的同性恋是截然不同的性质。因此圣经中对男男性行为的批判不能与今日同性恋爱的性爱对等。但教会传统教导令许多同志人群饱受心理苦难及自我不认可的创伤，亟待正确宣讲。（编者注）

跟随光
诗歌

楔子

风的确很强，雨也不停地在下，我撑着伞，走到了江边，望着江里来来往往的小船，觉得自己就是那破旧的小船，经过风暴涉过险滩，何处是我停泊的边岸？何处是我避风的港湾？

我不停地擦拭着自己的泪水，心中却是喜乐的，主啊，我明白这就是你的旨意，我愿意承行！我拿出小皮夹，颤抖着拿出我曾经心爱的那枚戒指，戒指上刻有我和他的名字，紧紧地握在手心中，感觉一阵心酸，我继续往前走，嘴角一阵一阵泛着咸味，我告诉自己，在天主内，没有过不去的事情，一切都会好的。

走到了一座古老的桥上，伴随着泪水口亲了那枚闪闪的戒指，主啊，我愿承行你的旨意，请祝福他们吧，也请祝福我，阿们！

我闭上眼睛，抬起手，把戒指扔进了江里，“扑通”一声，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一、痛爱

我和B认识快2年了，我们是在微博上认识的，又因为同一个信仰及彼此有好感，所以愿意在一起。

和他确定在一起前，我有过一个前男友，因为他去巴黎留学，虽然他告诉我时，我难过了很久，但是我还是笑着送他走，毕竟我不想阻挡他的前途。走之前，我们约定分手，那么以后还是好朋友。

我以为我和B会在一起一辈子，我当时也确信如此。2年内，我们一起去了好多地方，同甘共苦，我以为我们都彼此了解、彼此有默契。虽然我们有吵架，但也有欢笑，我总认为这些都是生活的调味品。

我们每周主日下午见一次面，上午我们各自在各自的堂区服务。我是H市唱经班的，所以弥撒结束后还有排练，基本上到1点结束，他这时也刚好吃好午饭，我们会一起出去压马路、看电影。

他的工资收入不是很高，我希望通过我的工作可以补贴他的日常开销，我不想用他的收入，所以每次吃饭等消费大部分是我付钱。对于钱，我不是

特别计较，大家在一起够用就好。我只想他开心，给他一个温暖的家，疼他爱他，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他说他也是。

有段时间，在微博上有天主教的极端教友曝光了我的身份，我非常的难过，于是我删除了我所有的微博，也删除了所有的好友包括他，同时把自己关闭起来，再加上家里爸爸妈妈经常为了琐事吵架，甚至拿离婚互相威胁对方，使我越来越自闭，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没有自信与热情。虽然教堂的唱经班指挥理解我，不追究我给教堂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我自己很自责。

那段时间持续了很久，我一直自闭，做事情也很害怕，同时对他很冷淡，因为我怕因为我的缘故，让别人伤害到他，所以我也不太理他。然而，就因为这些原因，使他认为我不再爱他，使他对我丧失了信心。直到今年大圣若瑟瞻礼前夕，我听闺蜜说他网恋了，我非常震惊也非常痛苦。

我对他说：我是真心想和你在一起，如果你不是真心或厌倦了就直接告诉我。

他回复：我不是不真心，只是失望久了，渐渐地看淡了，习惯了没你的时间想想自己的未来在哪里，要去做什么？渐渐地发现，原先没你消息会睡不着，现在变成也可以入睡。原来非常想和你手牵手逛街，变成无所谓了…对你的关心转变成好朋友那样，只是比较特别的好朋友。

我想想又回他：我下班后，要么你电话占线，要么你已回家要吃饭。晚上是你说的要陪你妈看电视，现在又是要听课，你让我怎么联系你？只有等你，等到的只有晚安这句话。

他回复：那是最近吧，没错以前你是会打电话我，我也因为家里不太方便接电话。5点一刻就可以到家的，我硬生生地天天在外面等到6点多或7点，无论刮风下雨，只是想和你一起说说话。你不知道也没问我什么不能吃，你给的东西我不能吃的我也吃，你工作忙，我担心、理解，你微信不回我，消息不回，qq不回我，你不许我在外人面前叫你，你不许我和那些人一起，不许我在外面多看你，不许我牵你手，我都控制自己尽力做到了，你有事我就急，你一怎么我就神经紧张……我压力太大太累，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而你惦记其他饮料，所以你将它放置一旁。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的，可它已经冰冷刺骨，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是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虽然你很好我知道，虽然这段话或许不太适用，只是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我的意思不是你错我对，只是种比喻，不一定是人。

我知道他说的对，我是不太理他，我希望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能过上贞洁的生活，不想有太多肉欲。经过了微博事件，我学会了低调做人，我不可能

再和他手牵手逛街，我害怕，同时也想保护他。他身体不好，关于哪些食物不能吃，是我疏忽了，我一直以为火锅和羊肉不能吃，没想到还有其它的，他自己也不说，也怪我自己不懂得珍惜体谅他。以前在外面，他会炯炯有神地注视着你，我也不止一次和他说，我比较害羞，你不要这样看着我，因为我这个人很传统，有些事情你知我知就可以了，我也不想让别人知道太多，人言可畏啊!看完他的信息，我只觉得瞬间心被刺痛，含着泪回复他：我看懂了，也明白你的意思了。

这天正巧是大圣若瑟瞻礼，下班后，我去了天神堂望弥撒，我独自流着泪，把一切委屈酸楚告诉天主，我问的最多的是：我该怎么办?

从这天开始，我每天和他打电话联系，希望他回头，他有时候不接电话，有时候不耐烦说两句应付我。

我甚至傻傻地下班后赶到他家楼下，在楼下大风中，陪着他一起复习他将要面临的法学考试。晚上好冷，我冻得感冒了，可是我只想陪伴着他，虽然他不希望是我陪伴他。我想补偿他，哪怕要我去死，我都愿意。等到晚上10点左右，他洗澡前，我才敢打电话他，和他说几句话，我再坐地铁末班车回家。

直到4月10日，他骗我说和他父母一起出门旅游，实际上是去找那个小三。我下午一直猜测，心里很不安，约了闺蜜下班后一起去他家看看。当我按了他家楼下的门铃时，他妈妈说话了，我一听非常失望，对他妈妈说我按错门铃了。心如刀割，一阵酸意涌上心头，不管闺蜜如何劝，我都无动于衷，任凭泪水洗脸。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不要我了，不要我了。

回到家后，我把前几次家人医院配的安眠药找出来，东拼西凑，或许还有其他的药夹在里面，我什么也不管了，只想快点终结这一切。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我一点也不害怕，我早早的梳洗完毕，穿上我喜欢的睡衣，拿着安眠药，一粒又一粒接着吞下去。

谢谢你爱过我，我要回到2年前，寻找那时候温柔的你。

大约过了5分钟，我全部吞了下去，我在我QQ空间及朋友圈发了最后一条信息：

“吃下X粒安眠药，不想再醒来。我要超越时空，回到2年前，回到爱刚开始的地方。”

这条消息只给了2个人看，一个是他，还有一个是我前男友，其他人看不到，我也不想让其他人看见。上了厕所之后，静静地躺下，和床边的绒线玩具一一话别。我只想活在2年前，那个时间有你在我身边，是我最快乐的

时光。那个时候我刚开始信主，有你指引我，教我，我过的很充实。但是现在一切已经结束了。我每天只能活在回忆中和痛苦中，这样的生活，对我而言真的是太痛苦了，太难以接受。所以我想终止。

关了灯，我开始睡觉了。

这个世界，再见了。亲爱的，再见了。

我梦到了我小时候，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每天笑嘻嘻非常开心。我的耳边全是开怀大笑的声音，哈哈哈…然后是我长大后在教堂内祈祷的画面，听着我们唱经班唱的“圣母升天，庄严美丽…”，感觉一切都回到了刚开始的时候……

然后是我自己对着自己说：

“早上我醒来的时候
微风吹拂着镶有白色花边的窗帘
闹钟依旧在七点整响起
‘你再睡就要迟到了！’
妈妈又向我喊
我迷迷糊糊地说
‘再让我睡三分钟嘛…’
跟往常一样，我又迟到了
老师叫我到走廊去罚站
考试又不及格
放学回家路上
和同学一起吃煎饼
看着商店橱窗里的宴会服发呆
就是这些小事
让我觉得很开心
我想…
我想回到这种平凡的生活中去
我想回去…”

耳边听见另一种音乐不停地在响，那音乐如此的熟悉，一遍又一遍，我嫌它非常吵，影响我睡觉。“烦死了，是谁啊？有完没完，还让不让人睡觉

啊。”瞬间我坐了起来，我醒来了，我醒来了。

一看手机是法国的号码，我接了起来，没等我说话，那边一直骂我，问我怎么啦？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直在哭。对方骂够了，冷静下来，对我说，知道他多担心吗。足足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连上课也没有去上，就守在电话机旁，不停地打电话。他问我值得吗？值得为那个家伙去死吗？你不想想你自己，你至少应该想想你父母啊。

我父母，我忽然想起来，我甚至没有和他们话别，没有留个纸条给他们作交代。我越来越难过，只是在哭。

前男友不停地在劝我，不要再做傻事了，他还等着和我一起旅行呢。我回应了他，我不会再想不开了。他说有事尽管找他，他愿意倾听。

挂了电话，胃里一阵难受，跑到厕所狂吐了一阵，后来又感觉肚子不舒服。

或许在潜意识中，我要生存的渴望非常强烈，所以对药物有了抵抗，药物对我无效。为什么我会醒来，不让我回到2年前？

也许这是天主的安排，连死我都没有想到天主，我不配蒙天主的洪恩，我忘了人只有生命的使用权，没有终结权。忽然想到了德肋撒姆姆说的：因为当人悲伤时，是由于他拒绝了耶稣的要求。

我坐在马桶上排泄，一个人哭着，什么也不知道。哭着哭着累了，忽然脑中有个声音在说话，要服从天主！

主，请宽恕我，原谅我无知的行为，从今以后我愿意听你的话，服从你，请圣神充满我吧。我已经死过一次，现在重生了！

虽然之后我们一起去了欧洲旅行，那是约定的最后分手旅行。在外的每一天，我都感谢主让我认识他，虽然没有未来，但是我仍旧祈求上主，宽恕我们，保佑他身体健康，一切顺利。

在梵蒂冈的祈祷室，我跪着哭着和主说，主，我愿意听你的话，我把我的感情交付给你，请按照你的旨意实践吧！同时也求主保佑我认识的人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可是，我一直想不明白，难道就因为我的冷淡，你就有理由找小三吗？

上主是仁慈的，公正的，将来有一天，上主自会定夺。我选择宽恕你们，从今以后，我自己一个人过。

二、寻找光

分手之后，靠着主的力量，我渐渐恢复了短暂的平静。

可是每天在心中仍然默念着他的名字，甚至超过了主的名字。我想知

道他在哪里，在干什么，和谁在一起。可是又都被自己纠正回来，已经分手了，还管他干什么。

分手后，每当想念他的时候，我会一个人默默找个安静的角落拭泪，摸着脖子里戴着他送的玫瑰念珠，亲吻它。我发现自己再也不能集中注意力诵念玫瑰经。

起初，念着念着居然会忘词，之后注意力分散，脑海中不断涌现他的画面。我咬着牙，流着泪，念完整串玫瑰经。念完后，匍匐在地哭着祈求圣母妈妈宽恕我。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咬着被子，看着窗外的月亮发呆，想着他会回来。

可是，他没有回来。

闺蜜告诉我，说我变了，我脸上带着假面具。我笑着回复：没有啊，我已经走出来了，我很快乐。

其实我根本没有走出阴影，我拒绝了一切社交活动，只想把自己关在一间房间内，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我甚至忘记念玫瑰经。做一切事情，都觉得非常麻烦，只想冷静冷静。

每个主日到教堂内，我都感觉不到天主的临在，只是觉得在完成一项任务。我参加了3年的唱经班，指挥只在乎你唱的好不好，完全不关心你信仰的问题，甚至没有受洗的人由于唱得好，也被拉过来一起唱。可能指挥觉得我唱得不好或者觉得我的性取向不好，所以不再适合站在唱经台上颂唱，于是把我调任负责调节唱经楼的音响。每个主日早上，我尽量在8点30分赶到唱经楼，摆放好话筒，调节话筒音量的大小。弥撒的时候，我和唱经班分开坐，我坐在旁边，按照指挥教的，每次机械式的调节到上次的位置即可。除了弥撒曲和天主经我会一起唱，其他的我都不唱了。我想的是不管安排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努力做，因为在天主内不分大小工作，都是光荣天主。我也想过放弃，使自己做一名普通的平信徒，在楼下望望弥撒。至今，仍旧纠结着要不要继续下去。

弥撒后，我会跪在跪凳上，祈求天主，可是说着说着发现自己在落泪，我难过，我痛苦，这中间有许多许多的委屈和伤痛。天主你知道吗？为什么我感觉不到你了，难道我也被你抛弃了吗？

为了感觉天主的存在，我开始参加星期六晚上的提前主日弥撒，下午5点的英语弥撒和6:30的中文弥撒，第二天一早再参加上午9点的主日弥撒。这样我等于望了三台弥撒，可是我仍旧没有一丝一毫感动。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我是冷淡教友吗？不是！

恰逢国庆长假，我想一个人出去走走，去朝圣，我认为通过朝圣或许可以获得感动。我去了香港和澳门的教堂朝圣，但是除了拍照和祈祷，我也感觉不到什么。天主不是天主，天主并不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

天主，你在哪里啊？

回到H市后，又回到了普通的生活，过着单调乏味的日子。由于去了香港澳门购物，致使我这个月生活经费拮据。还有信仰卡要还。等到月底，我已经没有钱了，平时没有几个知心的朋友，所以借钱很不好意思，干脆不开口。

我拿起念珠开始祈祷，只有求圣母妈妈为我罪人祈求天主。

晚上，无意间翻开书橱的钱币定位册（存放老钱币的本子），居然在里面夹着50元钱，感谢天主帮助我度过这次困难。我的祈祷还是有效的，天主没有舍弃我。感动啊！

靠着这50元钱，我顺利地熬到了发工资的那天。

我跪在教堂的圣母像前诵念玫瑰经，感谢圣母妈妈为我罪人代祷，也感谢主俯听了我的祈祷。我继续祈祷，祈求天主保佑世界和平，保佑我所认识的人健康平安。

每当在地铁或者马路上遇见乞丐时，我们经常会狠心地看也不看就快速离开，可是乞丐也会有善心。一次，在我们教堂外有义卖，所有的钱都是捐给受伤的孩子作为医疗费。教友们都慷慨奉献，甚至不要义卖的东西直接捐款，义卖活动结束之后，我听主办人告诉我，说我们的教堂里里外外都让人感觉有股暖流，像家的味道，连门外的乞丐都捐款给孩子，还说今天乞讨的钱都会捐出来。我听了好感动，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乞丐他们人穷志不穷，难道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吗？天主彰显了祂的光荣，感动了乞丐，难道我们不应该再热心一点吗？透过乞丐的故事，我心中有了丝丝悸动。

11月13日晚上法国巴黎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11月14日早上我睁开眼，看了微信新闻流了泪，因为我的前男友在巴黎留学。我马上手机翻墙，上了脸书，看见前男友在脸书留言报了平安，瞬间感觉活着真好！感谢天主保佑了他。我终于体会到当别人生死不明的时候，焦急等待知道结果的迫切心是有多着急啊。我觉得之前的自己太虐人、太残忍了。

下午我去了教堂，今天是星期六，晚上有提前主日弥撒。今天轮班到我辅祭，我早早的到了教堂，跪在圣堂内，念了一串玫瑰经，祈求世界和平，不要再有灾难，也为在事件中不幸遇难的人祈祷，愿天主收纳亡者的灵魂，早日升天堂。弥撒前办了告解，愿自己微不足道的祈祷力量，能加入到全球的祈祷队伍中，一起向天主祈求呐喊。在晚上的弥撒中，神父也特意在弥撒

中说明了为巴黎祈祷，为亡者祈祷，为遇难者家庭祈祷。求主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

通过以上几件事情，我感觉到天主没有离开我，天主俯听了我的祈祷。在人生苦难的时候，天主会用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或者透过别人的行动来告诉你祂的存在。

回想自己这半年，我一定是太自我了，因此天主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把我的罪恶掏空。

在新约中我最喜欢浪子回头的故事，当小儿子我行我素的分家出走，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时，父亲并没有阻止，放手让他做，而父亲却在家等待着他的孩子回家。终于当孩子尝尽人间酸甜苦辣之后，带着一颗赎罪的心回家，父亲高高兴兴地迎接孩子的归来，什么也不怪他。主啊，但愿我也能像这小儿子一样，彻彻底底地悔悟，能够蒙您的慈爱，请宽恕我之前犯的所有的罪过，也请您宽恕需要被您宽恕的人。阿们!

星期天，我在英语弥撒前办了告解，向神父，不，是向耶稣诉说了一切关于我的罪恶，我祈求得到宽恕。神父罚得很轻，只让我诵念一遍天主经和一遍圣母经，我含着泪诵念完毕。我回来了，主，我回家了!

耶稣，你爱我吗？耶稣，你爱我吗？耶稣，你爱我吗？

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

三、故事落幕、人生未完

爱对了就是爱情，爱错了就是青春。

最困扰我们的欲望，其一是爱情，其二是爱情中的性。而当我们所渴望的事物真的变成现实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它并非那么华丽，有时还让我们觉得充满了极强的欺骗性。

在这大半年的时间内，我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历经了生离死别。对于人生、对于未来有了一份深刻的认识。

对于背叛者，我选择宽恕他们，我只希望他们过的好、身体健康。我也开始自己新的人生。在我未来的人生中没有怨恨、没有悲伤，只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我觉得我虽是一株小小草，但也要笑看风雨，把风看作是成长的考验，把雨储存起来作为前进的精神食粮，阳光是我向上努力生长的动力，是我进行光合作用生命的洗礼，我不会再去抱怨风雨的袭击，不会去抱怨人们的无视，不会去抱怨自身生长的环境，更不会去抱怨大自然的无情，我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态，是天主给了我生命，让我有机会享受大自然的种种恩赐，让

我看到了蓝天、白云，让我有机会呼吸到了大自然的气息。我要倍加珍惜，放宽心怀，使自己更加强壮、更加优秀。活出属于自己的一抹绿色天地来。

我开始社交生活，游泳、长跑、旅游等等，我想我一定可以超越自我。

我觉得有了信仰之后，信仰在我的人生中有如下影响：人生目标的确立、工作奋斗的激情、精神境界的陶冶、遇挫勇气的养成、道德价值的塑造、身心健康的调整、人际关系的处理、乐观情趣的培养及个人情绪的疏解。

可以说信仰确立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观，反之，信仰的缺失使人生变得迷惘。

来，跟随主耶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寻找、认识、接纳、传扬主的福音。

主，请来吧，做我的光。

我愿意舍弃一切罪恶，跟随光！

我的同志爱情

浅爱（山西）

还记得小的时候，我喜欢被大一点儿的哥哥抱着，喜欢想着男生。18岁的时候离开故乡去外地读书，喜欢偷偷地看学长。我觉得自己很奇怪，与常人不同，直到有一天，我上网才发现这样的男生有好多。由于自己刚知道这些，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同志，什么叫做1和0[1]，对圈子[2]的事儿根本不明白，糊里糊涂的。就这样我默默地在圈子中呆了几年，其实自己内心也一直想找个对自己好的男生。第一次的害羞、第一次的害怕我都记得，但是在圈子里飘了好久，都没有遇到过真正喜欢并能在一起生活的人。就这样从08年到12年，我自己一个人飘了好久。

2011年我上大专放寒假回来，打开qq就这样闲聊着，遇到一个男生，我们聊了几天后就见面了。同其他混圈子的人不同，他没有第一次就要去发生什么关系，而是彼此聊天，直到聊了几天后，我们决定交往，这就是我在这个圈子唯一一个动过真感情的男生，于是我的恋爱生活开始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住在一起，两个人处于刚搞对象的那种甜蜜中。我们一起生活了好久好久，也有过争吵，也和其他人一样摩擦着过日子，虽然耍点儿小脾气，但是最后还是在一起，今年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不过中间我们也经历了几次差点儿分开的处境。

我们处了一年后，激情渐褪，隔阂出来了。比如对彼此的冷淡，喜欢偷偷与别的男人聊聊天儿等等。第二个年头后半年，我们说不到一起，说着说着就吵架，几次闹分手，但是最后还是说开了，还是要在一起。

以后的几年里，我们彻底地决定两个人永远在一起，但是中间我发现过他出去找别人，本来内心很平静的自己一下开启了崩溃的状态。一次一次我的忍让，我心里想总有一天他会改的，但是结果适得其反，最后他还是隔三差五地找别人，甚至事后他还对我说，他很注意安全措施。

我忍了好久，终于有一天我也忍不住爆发了，似乎为了报复，我也出去找了一个人发生了关系，但是结果我却觉得很空虚。我真爱着的人还是只有他。

在那段时间里，我把许多精力都放在了和他的关系上，却忽略了信仰，正因为如此，我更像个无助的小孩。然而在一次梦中，慈爱的圣母妈妈给我托梦了，梦中的圣母四周那么明亮，手拿念珠对我微笑。我再一次恢复信仰

生活，开始坚持每天祈祷、念玫瑰经。在祈祷中我获得了力量，并在这特殊时刻经验到天主的拯救与大爱。

我开始试着慢慢和他沟通，我说：如果觉得我不合适，我们分手吧。这样你可以找你的，我可以找我合适的，我接受不了这样彼此的背叛。他说：其实我还是爱着你，出去瞎玩也是玩玩而已，请原谅我的不对，我还是爱着你多点儿，我明白谁是和我过日子的，至于外面那些人，我也只是好奇。听到这些话，我舒服了好多，于是我们继续一起生活。

沟通以后的日子我们舒坦了好多，我开始放开束缚，让他自己去想，我明白了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守着也没有用。然而2015年一场意外打乱了我的生活，一场车祸让我左小腿骨折，我进了医院，爸爸妈妈过来了。在那个时刻我特别需要一种被照顾的感觉，虽然他偶尔也来看我，但是在那个虚弱的时刻，人特别容易想得多。我发现，其实我们这群人真的很难，要考虑好多好多，是人都会有生老病死，然而两个男生肯定不会有小孩。于是我犹豫了，在那段住院的日子里，我的痛苦是从里到外的，我感觉很无助。还好有天主的爱，慢慢地帮我走了出来。

出院以后我回家养病，然而对于骨折期间发生的事，我真的很失望，我和他有许多摩擦，心想我还是放弃这种生活做直男吧[3]。在家养病的那段时间，我不断仰望主，过着祈祷的生活，但内心还是很挣扎。做个同志真难！好难！两个男生在一起，我觉得最基本的是彼此互相搀扶，还有理解，两个大男子主义的人走到一起是那么的不容易。

现在我还在康复中，我们还是在一起，也沟通过了：就这样吧，珍惜彼此吧，相遇并不是那么容易，不要再乱来了。我们决定彼此还是要这样走下去，虽然不容易，但是当初的激情过去后，我们的感觉更像家人一样，以前都是在书里看到这种话，现在却是自己的亲身感受。

结论：下辈子不想再做同志，真的好累，同志的宿命就是这样不容易，但这难道是我们自己可以做主的吗？我生而为同志，这又是谁决定的？虽然我和他现在在一起，但是不知道未来的路咋样，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样得到祝福呢？

我祝福所有的基督徒同志、非基督徒同志们都能生活得好，生活得幸福。不管咋样，我们要好好信靠我们的主，信仰是我们的力量！不管在任何时刻，不要忘记我们的基督信仰，靠着圣母妈妈的助佑，我们都要站起来。圣经上主耶稣说：天地都将过去，但是我必与你同在，直到今世的终结。是啊，大家其实要把我们的信仰放在心中，世人和世上的一切有时候会让我们

失望，但是天主不会让我们失望。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熄的灯芯他不吹灭（玛／太12:20）。我们要好好信靠主，尤其对于我们这一群人，要靠着主的恩宠，在祂的爱内活出平安喜乐！加油吧！还在迷茫中的同志弟兄姐妹们！

注：

1 同志人群术语之一，一般意义上来说，1是在性行为中的主动方，0则在性行为中居被动方。但这种区分并无严格依据，许多人并不认可这种区分；

2 有部分同志人士喜欢将同志群体冠上「同志圈」这个名词，通常简称圈子；

3 直男，是相对于同志（Bent弯的）而言的异性恋者（Straight）；作者的表述代表了许多同志的一种模糊概念，而现代科学及社会诸多「变直」的虚假案例指明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即同性恋是不可改变的性取向（编者注）。

如此恩典

Freeman

首先让我祈祷感谢天主吧：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划十字）

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是信基督新教的，家那边都没有教堂，大家都是晚上在一个邻村的邻居家里聚会。还朦胧记得大家都会唱歌，都会说阿门，过年也有不一样的风俗。之后，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因为一次FLG事件，大家就都不敢再聚会了，我们家也渐渐远离了教会。之后被我妈的一个好朋友介绍，也不知道具体从哪一年，我们家到现在除了我接受天主教洗礼外，他们都是在信佛教或者传统信仰。

2012年春节后，大概2月份，一个人来到上海工作，因为单位里上海人很多，他们大多周末回家，公司宿舍几乎只剩我一人。我那时已经知道自己的同志身份，但我同时又不得不伪装成一个“正常人”，我那时只能通过手机QQ群去了解圈子的信息，那份对于圈子和自己身份的害怕让我备受煎熬。同时，我们家在过去四年左右相继失去了外婆、外公和爷爷，同时父亲也重病在家，失去理智与基本生活能力，唯有母亲一人照顾。那时我刚刚毕业半年左右，哥哥也刚大学毕业两年，妹妹还在上大学，需要很多花费，姐姐也已嫁人不能给家里太多帮助。这一切对于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是很大的压力。这一连串的不幸，我和母亲也会去请算命先生看风水、算命等，很多次算命先生的话让母亲和我感觉坐卧不宁，把本来很坚强的母亲折磨得憔悴消瘦很多，我们整个家庭气氛也很沉闷与恐慌。我们都想不通，父亲为人及口碑这么好，为什么会遭遇如此不幸。

2012年7月7号，我应该算是进入同志圈了，记得那天去见网友，但之后的情况也让我很受打击，本来好好的关系，那人突然就不联系我了，我感觉有一种被骗的感觉，在宿舍整整哭了一天。大概一个多月后，2012年中秋节前，我得到妈妈和叔叔的电话，说父亲因病重离开，这给我们家很大的打击。处理好父亲的后事，我就回到上海，记得父亲的头七和百天以及所谓的“鬼节”，我都是在寺院帮父亲烧纸钱祭奠，很多次看到燃烧的纸钱泪如雨下，我只能偷偷地擦干眼泪佯装没事悄悄离开。同时，那时在这个圈子遇见的一些朋友感觉也很不好，总有一种互相欺骗或不信任的感觉。我在上海也没有其他能联系的一些同学或朋友，整个人状态也很不好。大概在2012

年的12月份左右，我裸辞掉现在想来很不错的工作，一个人开始过租房找工作的日子。

父亲离开后，偶尔与母亲通电话，妈妈也会给我说小时候我们家信主的经历，她说那时候家境虽然不算富裕，但一切还算很顺利，家庭平安健康，我们兄妹几人都很听话，学习也很好，也没有那么多算命风水之类吓人的事情。父亲走后，我更是对于我们家的佛教及传统信仰有所埋怨，虽然现在想来都不应该。

2013年春节后，我进入一家台资企业工作，当时的一个副总，经常会邀请我去他们的教会参加活动，当时不太懂，只是很惊讶，上海竟然还有这么一群人这样生活着，彼此友爱，团结互助，感觉和他们偶尔聚聚也非常好。这对当时的我是一份莫大的安慰。之后时间长了，我发现我也有可能在他们教会受洗礼时，我犹豫了。因为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怕他们发现，当我渐渐了解到，基督教是非常排斥同性恋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个罪犯，滥竽充数在他们中间，更不敢对他们任何人说，唯恐被赶出去。也许我太敏感吧，每次聚会很开心，但之后我都会有种负罪感，好像在饥寒交迫时一桌美食放在我面前，我却没有资格享用一样。

那段时间，平时没事我很喜欢一个人乱逛，去了上海很多地方。当我去徐家汇天主教堂参观时，被教堂的那种宁静氛围所吸引，被教堂的“导游”（义工）的精神所感动。不知道他们哪来的那份喜乐，那是在上海这个冷漠城市很缺少的一份热情。我每次走过教堂圣像前，我都想跪下来请**祂**帮助我，哪怕就抱我一下也好。可是每次都很害怕，每次我都把自己伪装成游客。其实每次，我都想摸一下圣像的脚，抑或圣像面前的装饰花。可最后只能紧紧抓住圣像前的栏杆，在圣像面前伫立许久后悄悄离开，我奢望栏杆也能传达我的心情给神灵。

在2013年年底，我又辞掉了很不错的工作，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了，整个人就像疯了一样。离开原公司后，我还是会偶尔参加他们的团契聚会，但每次都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与此同时，我对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异同也渐渐了解。印象中天主教比较严格，而对于没有良好生活习惯个人毛病很多的我来说，是比较适合用天主教的严格戒律来约束自己的，自己也更倾向于在传统庄重的天主教教会接受洗礼。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不怎么去寺院了，原来很虔诚的佛教信仰也不怎么理会了，我当时也有一种背叛信仰的感觉。同时，我好像参加了很多基督教的聚会，自己也在了解基督信仰，甚至我还从原公司团契那里买到了

一小本圣经。那段时间，我应该是一边为背叛佛教感到有所内疚，一边也在了解基督信仰。

大概2014年春，电话得知母亲急性阑尾炎需要动手术，这让还没完全从离开父亲的悲伤中解脱出来的我非常担心，我又回不了家，医生又说母亲动刀部位脂肪有点多，还是有风险，这让我更加恐慌、不安和绝望。因为手术在我的脑海中就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母亲动手术前的一个晚上，大概八点左右，记得天气有点凉，我以逛街为由叫了一个圈内朋友和我一起，到了徐家汇教堂，当时教堂早已关门。因为那朋友对于信仰不了解，我就让他在教堂正面的大路边等我，我一个人走到靠近教堂大门广场的两棵雪松之间，跪了下来，瞬间泪如雨下，也不知道跪了多久，只记得零星会有行人从我附近走过。当时我也不知道墙外的白色圣像是谁，我更不了解耶稣，我只是想，教堂顶上的十字架，应该与小时候我们信主时的红色十字架是同一个神仙吧。我豁出去了，我也不管那么多，否则我抓不住任何东西。也许我是一个罪人，可是母亲是无辜的，我只求能让母亲手术顺利，如果上天有什么罪罚，都让我一人承担吧。我们家不能再经历什么不幸了，我已经无能为力，没有办法了。那一刻，在教堂的栏杆外面，我就像一个被天主关在门外的被丢弃的羔羊。也许我犯了罪，我想天主是不会接受我的，好像世界都向我关闭了大门。还好母亲手术很顺利，恢复得也很好。我越发需要一种信仰的支撑。现在想我当时是盲目的，病急乱求医就应该是当时的状态吧。

也不知道是哪一次一个人去徐家汇教堂，看到门卫处的慕道班[1]通知。之前也看到过很多次，每次都没有勇气报名，那一次在终于砰砰心跳中询问了门卫大叔。他好像裹着一件长风衣，果断利落地回答说，年后教堂大修，不接受慕道班学员，态度也是不太友好。我一下子有种被拒绝的感觉，加上自己的特殊倾向和自卑，更加坚信是天主拒绝了我，这也是在我预料之中的事，然后我就很丢人似地灰溜溜离开了。从此，就不敢再去教堂，我想天主应该是怪罪于我了吧，我应该还没有资格去追逐天主教信仰。有时候也会去教堂，就仅仅只是在围栏外面远远看几眼就离开。

直到有一天，我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了一个叫Ricky Martin[2]的圈内明星，他也是天主教徒。网络上我完整地看了他的Ellen秀专访[3]和Oprah专访[4]，我被他的经历感动了。也许就像那句话一样，“有爱就没有错”，我想我也应该去追求信仰，即使是大家都不接受，只要我做一个好人，努力去帮助别人，天主迟早也会给我机会。

所以，从此我就一边制定计划，一边寻思怎么能混进教堂里面，大概在五月份，我在网上查了很多上海市天主堂的信息，我知道徐家汇天主堂可

能会大修，所以就直接排除，最终选择去黄浦区的一间天主堂，我的笔记本里清楚地记着，第一次去教堂参加慕道班的日期是5月24号，那是上半年的慕道班即将结束的最后一个月。我也没有报名和登记，我想能和他们“正常人”一起听神父讲课就很满足了。在课堂上，神父分享他从佛教转信天主教的经历，他说“我们寻找到最原真的信仰，归信天主，应该感到幸运。”这一下子消除了我内心对于离开佛教和原公司基督新教团契的纠结与顾虑，也许我与佛教基督新教没有缘分了吧。类似的课程给了我很多能量和信心，我安静地去听课，很小心，唯恐神父和其他教友发现我的身份。每次课都是周六下午，然后六点结束后参加六点半左右的弥撒圣祭，我不认识教堂里的人，每次都是我自己一个人。但是我能感觉到教堂里的老师和神父及其他义工都很热心。我每次都躲在圣堂的一个角落里，感觉自己无颜靠近祭台。有几次弥撒中跪在跪垫上，听着圣乐，眼泪都在眼眶打转，问自己为什么会孤单一人，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有很多朋友陪伴。但我也安慰自己，有了信仰就要成熟坚强，就像神父上课说的那样，天主也希望看到我们开心。心想只要我成功报名参加下一期慕道班，我就一个人安静地和他们一起上课，不去和他们聊太多，他们也不会发现我的身份，只要我成功受洗，我就自己回家看圣经，即使去不了教堂也没有事，只要我心里相信就够了，天主迟早会接纳我，只要我洁身自爱好好遵守诫命，就像Ricky Martin那样。

与此同时，原公司团契的两个弟兄，也问我为什么不能和他们一起学习圣经及接受洗礼，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就侧面告诉了他们我的身份。当时他们也没说什么，只是翻阅一些圣经章节让我去读，从那些反同章节[5]中我知道他们对我的态度，他们说那都是罪恶，丝毫没给我任何安慰，当时就像犯错的罪人，头都不敢抬起来看他们，真想回去大哭一场。之后他们就说要陪我看圣经，期望通过祈祷以及圣经，帮我治愈。一方面我知道他们的良苦用心，但根据我当时了解的信息，我知道这是治不了的“病”，慢慢地也告诉他们我在天主教偷偷上慕道班的情况，当我多次拒绝他们的时候，彼此就很少联系了。

我一边在偷偷上慕道班，一边也在看书了解天主教信仰。但回想进入圈子的两年多以来，有太多伤痛、孤单、后怕、挣扎与无助，有时候感觉我时刻在生命线上徘徊，我不满足我自己的习惯，我有太多的缺点，有些缺点是致命的，我难以接受自己……工作没有精神，对任何事都爱理不理。下班后或周末就在家睡两天，我知道其实根本睡不着。我原本相信圈子里会有唯美的爱情，可是各种经历都让我绝望。倔强的我就是不肯屈服，我只是相信一定会有真诚的人，但从来没有出现，我活得好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

么大的压力和无助。但我知道自杀也是不对的，好几次，我都劝自己，不要怕，走到楼顶去吧，哪怕不跳，就仅仅向下面看看就好了，然后再从楼梯下来。

每次在软件约朋友，无论是出去游玩还是什么，结束之后大家就永远联系不上，这给我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我不喜欢见面后就消失，可是太多人就是这样。我即使怀着诚挚的心，但明显能感觉到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堵厚厚的城墙，我也有。好几次我仅仅是想要一个拥抱，或者握一下手，让我感觉到有人还和我站在一起，哪怕他内心是虚伪的，我就已经满足。但是世界却不会回应我这个简单的渴望，我根本看不到任何希望。被骗过几次钱，被骗过几次感情，被无情打击很多次。我也用假的信息和照片骗过别人，我知道并不都是别人的错，我也有原因。但是手机和网络始终就是一种不安全和互相欺骗利用的感觉，我没有丝毫的安全感，但是我又离不开这个圈子。可是我就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走不出来。我以为我的生命再这样下去，就会慢慢憔悴至枯萎，我也许慢慢就变成了一具干尸，静悄悄地离开人世。各种交友软件卸了装装了卸，在反复无常中，我感觉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可是我知道我不能放弃，永远不能，还是要相信会有真的爱情，还是需要相信良心。就像掉进海水里，我要不停地挣扎，尽管痛苦，否则我就注定没命。

转机发生在2014年6月21号（周六）的晚上，我晚上的慕道班结束后回到家里，和西安一个圈内网友聊天，告诉他自己去了教堂，买了圣经和玫瑰念珠，但是慕道班的课程还是让我对身份很纠结，他推荐给我彩虹见证团契这个链接，我打开链接，加了上海彩虹见证团契的QQ群号，和一个叫爱若的弟兄聊了一会。其实，在当天晚上的弥撒中，我发现一个拎着灰色提包的男生从我前排走过去，坐在了中间前排距离祭台不远的座位上，和其他三个男生坐在一排。我的同志雷达[6]告诉我他们好像是同类，心想也许是和我一样偷偷上课的吧，因为当时在参与弥撒，就没有多想。等我回到家和爱若聊的时候，竟然发现当时那四个男生其中一个就是他，他们就是西安朋友发给我的上海团契的成员，他们也在慕道班，我们差不多在同一个慕道班共同上课了近一个月，又在弥撒中擦肩而过，却在6月21号才发现。我突然就有一种找到组织的感觉，很温馨。这是一种巧合，让我兴奋不已，感激不尽，不能不让我想象那是天主的安排，我太需要一种归属感。

之后在6月29号中午，他们几个弟兄受洗的时候，我很幸运参加了他们的圣洗仪式。下午见到爱若和其他几个弟兄，他们的热情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消除了我的紧张和担心。他们给了我很多关怀和希望，自从接触天主教信仰，我在这个圈子里也做到了洁身自爱，这是我想要的状态，我想我

还是会继续坚持走下去，天主会带领我。因为天主在某方面来说，已经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只是我还要不断学习和成熟，争取达到那个最完美的境界。我对未来更有信心。直到现在，我还是在很多弟兄的帮助陪伴下，继续了解天主信仰。

就像那句话一样“耶稣爱你，欢迎回家”，让我倍感温馨的是团契每次的拥抱和握手，都是在给我加油和鼓励，我应该是找到家了，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感谢！我祈祷能够不断接近最原真的信仰，不断学习，愿天主带领我们走正确的路，彼此鼓励，愿天主带领保佑我们的团契！

之后我成功接受洗礼，并认识一个朋友，也在教堂很热心的服务，虽然我还有很多自我认同的问题，我相信一切只要在天主的爱内，都会变好的。相信天主所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只要我们恒常祈祷。一切都交给天主吧，带着爱勇敢前行。

这就是我遇见的神奇的事！

2016.01.18

注：

1 教堂为有兴趣了解信仰的朋友或初信者开设的基础学习班，一般为一年时间，学习班结束后，通过与神父的深入沟通，可决定是否接受教会的洗礼；

2 1971-，拉丁裔流行音乐巨星，曾获得多项国际性音乐奖项。出生于天主教家庭，小时候做过辅祭员，后亦对佛教哲学有兴趣。2008年8月借由代理孕母成为一对双胞胎的父亲，2010年公开出柜，2012年11月12日于联合国LGBT人权大会演讲（整理自网络）；

3 1954-，美国电视脱口秀主持人、制片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非洲裔名人之一。她在节目中向来对同志群体大加支持，对恐同言行予以批判。有媒体认为她的节目对美国同志婚姻合法化也起到了积极影响；

4 1958-，美国电视脱口秀主持人，曾主持两届奥斯卡奖，1997年参加奥普拉脱口秀节目公开出柜；

5 见《迷途遇真光》注；

6 gaydar，由gay和radar（雷达）合成，指同志人群所拥有的认出彼此的直观能力，学界有实验证据显示gaydar的确存在，但也存有不一意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6%80%A7%E6%81%8B%E9%9B%B7%E8%BE%BE

成全之路

李少白（浙江）

因为主基督的爱，让我们在这个团体内相聚；因为基督的爱，让我们更加懂得感恩；因为基督的爱，让我们有了勇气去面对未来的狂风暴雨；因为基督的爱，我们走向合一。这是我在彩虹见证团契和天主彩虹团体的深切感受。

说起我的信仰，不得不提我奶奶，她一无所有，却给了我最宝贵的遗产，基督的信仰。从我记事开始，奶奶就告诉我，有一位三位一体的天主，祂派遣了祂的独生子来到我们中间，拯救我们得永生。在我很小的时候，奶奶就抱我到堂里受洗，取圣名为伯多禄，希望我的信仰也能和宗徒们一样坚定。

我真正地对信仰有思考还是在初中毕业的时候。那年夏天，我被奶奶要求去领受坚振[1]。当时自己也已16岁，对性有了认识，包括男性的第二特征都出来了，年轻气盛，在手淫后无法确定这是否属于犯罪，又无法跟神父告明的时候，心里真的很排斥教会，排斥教会的各种束缚。当我以后认识到自己的同志身份的时候，那种排斥就更加强烈，竟连教堂也不去了。最后，我还是在没有告明己罪的情况下，领受了坚振圣事。同年八月底，我们高中军训，我得了急性尿路感染，当时我很害怕，认为这是主对我的惩罚以及提醒。当然后来痊愈后，那种想法也就不了了之。那时的自己对信仰的认识浅薄无知，认为一切不遂己之事都是天主的怒火，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天主的爱超乎人意。

2010年的春节，是我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那年正月十一凌晨，奶奶蒙天主的召叫回归天乡，我开始需要独自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行走在加尔瓦略山上[2]。从小到大，奶奶对我的嘱咐就是不要忘记天主，记得念经，记得十字架的恩典，记得凡事求主、求圣母帮助。诸多叮嘱，是祖母对孙辈的疼爱及希望信仰代代相传的美好愿望。小时候常问奶奶，您拜天主求什么，她说：“救灵魂以及临终的平安”。天主应允了我奶奶的请求，并且赐予她睡眠过世的临终恩典，未受半点痛苦，感谢主。而我也因为对奶奶的怀念，重新开始进堂，经常回忆小时候跟奶奶一起去教堂的点点滴滴。随着自己对教会有了更深的认识，慢慢发现大公教会的谦卑及无穷魅力。后来因为认识

了团体，认识了更多的同志教友，从他们身上也学习到了许多自我认知的经验。

对于同志的身份，现在我知道，天主如此爱世界，竟派了祂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上拯救我们。祂怎么会不爱我们这群最小的弟兄呢？因为我们同是祂的受造物。既然我确信祂爱我，无论任何人与事都不能将我与祂的爱分隔。我愿意一直在祂的爱内去自我认知，带着我的同志身份这个十字架，一步一步走向成全之路。

注：

1 天主教会七件圣事之一，主教（神父）先向领坚振的教友覆手祈祷，而后在其额上傅油，同时念：「请藉此印记+，领受天恩圣神」，透过圣事赋予的神印，使领受的人更密切地与教会结合，进而更坚强地为基督作见证（天主教法典879）；

2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他曾从上下背着十字架一路走到山顶。基督徒以此形象表明人需要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苦难、责任或重担），但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也可以与他同享天主的光荣，此一象征实乃芸芸众生真实的生命写照。

一个慕道者的反思

无为（上海）

因为我还处在慕道阶段，还没有说完全就把自己托付给基督信仰，我自己是如何看待信仰与同志身份的呢？我想作为一个在追寻信仰的同志，浅谈几句也可。

对于我的信仰，先从科学说起，因为我原来是一个非常相信科学的人，似乎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当代很多人的一种信仰，那科学所带来的真的就是真理吗？

我因为是学习心理学的，先说说心理学中的科学，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流行一种喂养孩子的方法，那就是定点定时定量给孩子补充营养，因为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在某些时段喂养可以让孩子身体发育的更好，更有利于健康。不过后来这种喂养方法被证明是一种对孩子非常有害的方式，为什么呢？似乎我们掌握了孩子身体发育的规律，就可以更好的来控制环境，却忽略了传统的智慧，在我们的传统智慧中，母亲对孩子的需求是极其敏感的，特别是孩子刚出生没多久，只要孩子一哭，妈妈就会去安抚孩子，或者是给孩子喂奶，并不是按照科学哪种定量的方式。在之后的很多研究中发现，在婴儿和母亲的这种互动中，需要很及时地满足孩子的各种需求，这样才能给孩子带来安全感和对世界的信任感，而这种感觉是孩子以后长大面对世界一个最基础的感受，如果像机器那样喂养小孩，很容易让孩子得不到满足而形成对世界的不安全感和对自身的匮乏感，造成孩子一生的悲剧。

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要说现代科学是不足信的，而是希望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来说明人类所能解释的不过是一种很有局限性的方式而已。科学本身并不能成为一种信仰，因为本质上来说，人类有其局限性。

你知道你为何而生？死后又会如何？

你知道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吗？

生老病死这些痛苦的事情，你该如何坦然面对？

我们的内在世界本质是什么？

有时候想一想，所有人都是生活在刹那的感受中，每一刻都是永别，从出生到死亡，而人的意义是不是就是物质方面的保持肉体的享受和存活呢？

这些问题都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解答，但是即使无法解答，我们人生也必然将带着这些问题前行，因为无论如何，这些问题的重要

性直接关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一言一行。所以在我看来信仰是我们天生的需求，无论你是否承认。

从内心的体验来说，宗教是一种解脱生死的方式，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可知真理为何，是否存在，所以我想基督宗教总是把“信”放在第一位。“信”是一切宗教的开始，也是一切宗教的落脚点。

现在，我想来说说身为同志慕道者内心的一些体会。虽然社会已经慢慢地接受有同志这个群体，但是往往还是有大多数人不能接受这个群体，同志往往和艾滋、性滥交、变态、不男不女、恶心这些负面的词汇联系在一起。且中国目前还保存了很大的传统思想，比如传宗接代、家族荣誉、父母面子等等这些传统家族观念，使得同志群体被社会偏见、家族荣誉和道德批判这三层大山所压迫，我就听说过很多家庭父母不能接受孩子同志身份而以死相逼的故事。其实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同志群体更迫切地需要一个信仰作为支撑。

身为现代社会的同志群体不希望向传统文化妥协，因为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成长在大工业背景下的人们，接受了很多西方的文明和教育，接受了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再想回到传统文明中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其实中国古代就有大量的同志记载，不论是被称为龙阳癖好还是男风盛行，这些现象在当时只是作为一种不够道德，但是也无伤大雅的行为被谈及，究其原因，更多是因为这些男男性行为并不影响他们娶妻生子，只是被当做一种个人不良嗜好被接受。

那么今天的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冲突呢？也许信仰之路就是一条自我救赎但又布满荆棘之路。我们说它布满荆棘，因为我们要重新接受一个体系，必然要放弃一些东西，意味着在建立这些体系的过程中需要投入和转变思维方式。这些都是挑战。更为让人痛苦的是，同志在基督信仰文化中一直处在污名化的情形中。你愿意因信仰而承受附加在其上的那些痛苦吗？当然，今天教会也在慢慢地改变之中。

我的一位老师曾说过，一旦你选择了某一个信仰体系，就一定要承受这个信仰体系中那些自己适应不良的地方，你不只是被这个信仰体系适合自己的部分所惠及，也会被其他不适合自己的部分所伤到。所以我想说的是，也许你打算成为基督徒，那也就必须要承担这个信仰体系中对你生命的一些限制和试炼。

我一直抱有对事物两面性的看法，同志也是如此，也许当你适应这个身份的时候会发现这个身份很多好的地方，比如和男性之间相处有很多好处，都是男性思维，对对方更了解一些，不用拘泥在中国固有的婚姻关系中，各

自不用把各自家庭都牵扯进来，因为在中国往往是两个家庭的联结，也可以变得更独立，对于很多情感现象更有包容力等等。其实成为基督徒不也是如此吗？历史上有很多的殉道者，在世俗观点来说可以说人生境遇悲惨至极，可是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活得又是多么的充盈和富有！

最后，对于还在慕道之中的我来说，我也并不清楚什么时候会受洗或者有其他可能性，我想慕道是一个过程，不是以接受洗礼作为结束的标志。以此来自勉！

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光光（沈阳）

编者按：光光的故事很有同志圈的代表性，故事本身写得细腻，那些开心和伤心的经历，那些对过往的留念对未来的憧憬，在故事中一览无遗。我删删剪剪保留了现在的篇幅，我希望这篇故事能让许多非同志的基督徒及其他人士看到，一个同志基督徒的爱情是如何的与异性恋者一般地真挚，以及在巨大的社会及家庭压力下选择与异性结婚的无可奈何的悲哀。

2007年，我怀着「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的心情来到上海。这个城市有着江南的小桥流水，也有着都市的气势磅礴，中西合并文化交融，我爱上了它。许美静唱道：“我爱你，在这迷乱的城市里，只是明天该如何继续，悲伤的歌迫入心扉，哪有勇气再和你依偎……”。我想许美静唱的，就应该是这座城市。

黑是我结交的第一个男朋友，他长了一脸的青春痘，圆圆的脸，微胖的身材，笑起来很可爱，说起话来惊讶的表情睁大了眼睛。我们认识很偶然，朋友介绍他和我一起合租，其实刚开始我是拒绝的，没想到一见人，心就动了，很快我们便同住。他是南方人我是北方人，他总会说一些肌理咕噜的南方话，让我一句听不懂，我一嘴北方话的味道，估计他也会听的很莫名。

同住的日子都是幸福的，我喜欢吃他烧的菜，上海的夏天太热，来自北方的我实在受不了，躲在房间里吹空调，他光着膀子在厨房一顿忙活，烧好菜一盘一盘端上来，他夹给我，我夹给他，我想此时我是幸福的。而上海的冬天又很阴冷，感觉那些冷风可以吹进我的骨头里。还好有黑的陪伴，晚上我们盖一个被子，两个肉体的靠近，心挨着心，我感受着他的呼吸，“二个人的微温，靠在一起就不怕寒冷。”

某一天的早上醒来竟然发现上海下雪了，并且很大，原来我是赶上了08年的那次南方雪灾。我在雪中漫步着，捧起一堆雪花放在口中品尝，摇摇树枝看着纷纷落下的雪，“雪花像空中绽放的礼花，随风肆意地飘散着”，突然感觉这是否有些什么预示，一段故事的结束？我觉得我有着林黛玉的自怜自叹，「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渐渐地，我和黑的交流变少，我经常和好友战还有新晋的闺蜜东子混在一起，每逢周末都要玩得不醉不归，黑就忙他的工作，但他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总在不同的公司跳来跳去总不尽如意。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和朋友们玩得很晚，因为东子家比较远就来我家住，到家已经是凌晨，黑已经昏昏入睡，也许是他工作很累，或是因为凌晨，我打扰到了他的清梦，他很是不高兴，我自觉理亏，就赶紧洗洗趟下。这时手机来了微信，我打开了手机，很黑的房间一道手机光线照到了他的脸上，可能是黑暗中对光线的不适应，他用脚踢了我，当时就点起了我无名的怒火，或许因为我是北方人？或许我真的觉得很痛？我已经记不清楚，我奋怒着起身，用手还击了回去，黑也不示弱，同样攻击了我，瞬间我们扭打起来，床也被震塌，被惊吓的东子马上过来劝架，把我们分开，我暴怒哭泣着指着黑说：“给我滚！”他没有理我，也没有说话，把床铺弄好，就又睡了，东子不停地安慰我，我也渐渐平息。第二天黑也没有说话，就上班去了。

经历过这次我知道，我和黑的感情应该是走到了尽头，没过多久他就提出要搬走，这在我意料之中，也在我意料之外，意料之外的是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找到了其他人，意料之中的是我们这样的感情都会有这样的一天。他在房间里整理着东西，房间的空气是凝固的，静得我听不到任何声音，我感觉我的心跳很快，我的胸口很闷，喘不过气来，有种说不出的绝望和愤怒，我想挽留他，可是一向倔强的我做不出来，就这样，我装做高傲的样子，看着他，等着他最后的告别。电视里放着穿越剧《步步惊心》，主题曲响起，「最好不见，最好不念」，瞬间我泪如泉涌，我尽量忍住哽咽的声音，看着他「最好不见，最好不念」。

我想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我认了主耶稣做老大，03年在老家的一个朋友带我认识了主，从小对各种新奇事物感兴趣的我当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每周的学习、祈祷、弥撒，让我一步步走进了耶稣的圣殿，成为了一名基督徒。主耶稣说“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着，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门”（玛窦福音／太7：7），凭着这份信仰，我相信天主一定给我预备了最好的选择，过去的一切不悦，很快就会过去，在老大的关照下我一定会快乐幸福地活着。

转眼已经入夏，炙热的阳光烤着大地，几个朋友商量要去浙江避暑，旅行对于我来说真是一件快乐的事，不管去哪我想都应该是个愉快的旅程，最后目标锁定浙江桃花岛。周末的晚上我们出发，开了两辆车自驾游，由于是夜路我感觉莫名兴奋，因为夜晚对我来说是件很惬意的事情，微风拂面，夜空晴朗，一片片的云朵向车后飘过，有时候我在想黑在做什么？是不是都放下了彼此的牵挂，都在自己的空间里悠然过着生活。

圈子里的朋友都很活泼开朗，一路嬉笑怒骂，彼此开着臭屁的玩笑，我

也乐在其中。这时候有个年龄不大的孩子吸引了我，以我这个年纪叫他孩子还真是恰到好处，他长了一双单眼皮，眼睛不大，头发的前端微微地上翘，个子还挺高，身材偏瘦。大家都习惯拿他开玩笑，他也不生气，瞪着呆呆的眼睛，就像只可怜的小动物眼巴巴地看着你，我给他起个外号叫马三立，他却不以为然，自封青春小二逼，大家都乐得前仰后翻。后来我知道他的名字叫宽。

赶了一晚上的夜路，凌晨4点钟到了海边，我们找了个酒店临时休息一下，准备早上坐船上岛。睡觉的时候，宽问我：“你怎么没带睡衣？”我尴尬地笑了笑：“大夏天的不穿多凉快”，宽说：“穿我的吧”。我向他那边瞄了一眼说了一句：“我这身板也穿不进去呀。”搞得大家又是一阵哄笑。关灯睡觉，大家也都累了，呼呼地进入了各自的梦乡。

迷迷糊糊中我仿佛来到了某年的夏天，路边一张一张熟悉的笑脸在我身边流动，忽然看到了黑，忽而走近忽而走远，我想追过去可是不管怎样我都抓不住他的手，就这样我追着追着，不停地奔跑着。

“起床啦”，一个响亮声音，原来是一场矫情的梦，汗水已经打湿了我的头发。真的要感谢小二逼，让我停止了梦中的追逐。起床舒展一下身体，明媚的阳光照在脸上，真的很舒服，吃了早餐我们一行人就登上开往桃花岛的摆渡船。

不到半个小时一个不大的岛屿就浮现在我们眼前，心里想着若要是春天就好了，满岛的桃花盛开，隐约可见郭靖和黄容的身影，仿佛真的可以走进金庸的武侠世界。还在恍惚中发呆，小二逼的声音又传来了，“下船啦”，我“哦”了一声，心里想着又是他把我拉回了现实世界。

上岛后我们首先找到了网上预定的酒店分配了房间，小二逼吵着要和我一个房间，我心想，不错，呆呆萌萌的，有事没事的还能给我提个醒，就当带个小助理吧。大家稍事休息，就直奔海滩，玩累了后，回到酒店小憩，就把准备好的烧烤架子抬了出来，鸡肉、牛肉、羊肉各种肉串齐上阵，啤酒一箱一箱的抬出来，吹着海风，喝着啤酒，听着海的歌，这真是一件不能再惬意的事情了。小二逼跑过来要敬我酒，我爽快地答应，举起杯来一饮而尽，他的脸上又浮现出呆呆的笑容，看得我真是醉了。有时候我真觉得他像一只未经世事的小鹿，欢蹦乱跳，瞪着小眼睛，观察着这个世界，让我起了怜爱之心，真想抻出双手抚摸这只可爱的小动物。

不知不觉已经夜深，一阵一阵的海风吹过来似乎带着一丝凉意。狂欢也在阵阵的嬉笑中结束，大家也忙着收拾东西，准备回去睡觉。我看小二逼，忙得不亦乐乎，一会抬架子，一会收拾沙滩上杂物，真是个勤快的孩子，突

然我有一种莫名的感触涌上心来，心想他到底是一个有着怎样经历的人呢。

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不停地浮现着小二逼傻傻的眼神和黑远去的身影，我是怎么了，难道我喜欢上了小二逼？我需要静静，他还是个孩子，一个未经世事的孩子，我可是奔四的大叔了。貌似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动静，惊动了同一房间的小二逼。突然他开口说话了，“你看过日出吗？”我尴尬地回应着，“没有，但是我想那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吧”。小二逼饶有兴趣地说，“明早，我们一起去看日出吧”。忽然一时我接不上话，心里犹豫着去还是不去？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小二逼悠悠地说“闹钟定好了，早上四点，你起不来我拽你耳朵哦”，“你睡不着就数星星，一颗两颗一会保证能睡着”。一切都那么自然，还没等我回上话，他就噼里啪啦地说了一堆，最后我只能搭了一句“好的”，不一会，小二逼打起了呼噜，我也在数着星星中睡着了。

整个晚上我都没有做梦，睡得很踏实很轻松，忽然一阵耳痛，真的正如小二逼说的，他正掐着我的耳朵对我傻笑，我激灵一下坐起来，看了看窗外，一片漆黑，隐约听见大海呼啸的声音。小二逼说：“你穿件衣服吧，有些冷”。我哦了一声，搭了件外套，就和小二逼出门了。

半夜的大海还真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我和小二逼，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沙滩上，太黑了，我们不由自主地就牵起了手，凉凉的海风吹在身上，不禁让我们打了几个寒颤，我们靠得更近了。走了一会，我们选了一个最佳位置就坐在沙滩上，这时东方也有些泛白，周围也没有那么黑了，我们都静静地坐着，没有说话，等待着即将来临的新一天。

出来了、出来了，小二逼突然欢叫着，微微的阳光照着平静的海面，然后又慢慢地侵蚀到沙滩上，看着这美丽的场景也让我感觉无比的兴奋。不久一轮崭新的太阳就爬出了海平面，周围瞬间明亮了起来，我看了看小二逼的脸，他还是那副呆呆的样子，时而露出浅浅的微笑，仿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过了一会，小二逼缓缓地问道：“你相信爱情吗？”又是一个让我措手不及一时无法搭上话的问题。他又接着说：“我相信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的爱情”。瞬间我的心凝固了，这么年青的孩子，怎么会有这么执着的想法，我的眼睛有些湿润，拍了拍他的头，回答说：“相信，这世上一定会有这样的爱情”。他默默地没有做声。

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下午就要赶回上海，小二逼一直跟着我脚前脚后的，朋友也开我们的玩笑，我打趣地说：“孩子找到父爱了”。小二逼任由我们开着玩笑，一点也不生气。

回到上海的一周，工作挺忙，让我变得很充实，偶尔在QQ群里聊聊

天，群里活跃依旧的，仍然是小二逼，我也乐此不疲地参与其中。一次讨论话题里说起了宗教，我说我是基督徒，每周都去教堂望弥撒，小二逼马上和我搭上话，强烈要求我带他去教堂，我想传教的机会到了，很快我就答应了他的要求，相约明天周日在徐家汇教堂碰面。

早上十点我在教堂准时等到了他，他穿了件红上衣，搭配牛仔裤和运动鞋，头发还是微微地上翘，看着很精神。进了教堂我沾了圣水划起了十字，同时也教他划十字，他一本正经的样子让我一阵阵地想笑。听了神父讲道，领了圣体，他也想去，我阻止了他并给他讲了一些天主教的教理，并领着他在神父那里接受了降福，感觉他一直都很兴奋和感兴趣。

弥撒结束后，他提出要请我吃饭，我欣然答应。我们到了飞洲国际地下的一个餐厅，他说他很喜欢吃这里的一家干锅。我们选了位置坐下，他拿起菜单让我选菜，我说：“就选你爱吃的菜就好。”他笑嘻嘻地点头点起菜来。我和他在一起感觉特别舒服，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紧张，也没有彼此猜忌的心理防备。看着他青春洋溢的脸上找不到一丝的忧郁，我想我已经喜欢上了他。吃完饭后他抢着买单，我笑着说：“算了，这顿饭还是我请吧，看你的样子也没有多少钱。”他笑嘻嘻地答应了。

出来的时候东子打来电话，问我晚上去不去酒吧玩，一周紧张的工作我是该放松一下了，马上答应东子，小二逼还在身边，急切地问啥事呀。我直接和他说东子找我们去酒吧玩，他犹豫了一下，我其实很希望他去，就拍着胸脯说没事我带你去，我保护你，他笑了笑同意了，我也笑了。

上海的酒吧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各色人物都粉默登场，十点钟，我、小二逼和东子碰了面，还有我的闺蜜战，和东子的朋友们。我们找了一个靠边的卡座，小二逼看着有点紧张，可能还不习惯这样的场面。可是对于我来说在上海已经几年了，和闺蜜们大小酒吧都走了个遍，这样的场面已经习以为常。

小二逼坐在我身边，大家都倒满了酒，酒吧的人也慢慢多了起来，人头攒动，彼此打量着对方就像夜晚出没打食的野狼。小二逼被看得更不自然了，我看着他说：“没事，来，这回该我敬你了。”他笑了笑，端起杯来我们一饮而尽。这时酒吧的音乐声已经很大，我拉着小二逼来到舞池，和朋友一起跳起了疯狂的甩头舞，小二逼也在旁边一摇一晃地迎合着我的舞姿。此刻我什么都没有想，什么也不愿想，尽情享受着这动感强烈的音乐给我带来的快感。

不知不觉已经凌晨一点，大家也都觉得疲惫，我还和战在舞池中间疯狂地甩着头，小二逼拉了拉我，我一看表，已经一点多，我和战回到卡座收拾东西准备回家。这时小二逼面露难色，我知道他家太远，打车要一百多块

钱，我拍着胸脯说：“没事，我带你来的，今天晚上就去我那住吧。”他有点惊呀，然后笑嘻嘻地说：“好呀”。我拉着他和朋友们告了别，打了辆出租车直接向家奔去。

回到家我们简单洗漱就直接躺在了床上，耳边还不停回响着酒吧轰轰的音乐声，我感觉异常兴奋，小二逼就乖乖地趟在我身边，我的脑海不停反复回放着小二逼的身影，他在海边喝酒的情景、他看着日出沉思的样子、他说出“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时的神情，他在酒吧里依偎在我身边的神态。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转过身来抱住了他，我们疯狂地吻了起来，他的身体在微微地颤抖，我把他抱得更紧，感觉到他身体的变化，再后来我什么也不想，就让我们尽情地拥有这个浓妆艳抹月光熊熊如火的夜晚吧。

早上我和小二逼同时醒来，看着彼此都没有尴尬的表情，好像一切发生的都是那么自然，一看表都快中午，我马上出去买了些吃的，就这样我们简简单单地吃了一顿午饭。这时东子又打来电话找我一起吃晚饭，反正晚上也没事，我一口答应，当然小二逼和我一起出席。昨晚发生的事让我们的恋爱关系得到了确证，我开始称呼他的名字，宽。

晚上好多朋友都来了，有点像参加我和宽的婚礼，虽然不是我组织的，但我和宽却成了这个饭局的主角。各路豪杰纷纷上来敬酒，我虽是北方人但却不胜酒力，关键时刻还要宽来替我挡酒，说来也是惭愧。不一会宽也不行了，满面通红地趟在了我怀里。东子和战看我俩都不行了，也上来帮我们挡酒，趁着这个机会，我搂着宽，走出饭店，想在外边吹吹风，就这样我搂着他，不一会他清醒许多，却突然哭了起来，一滴滴的泪水打湿了胸前的衣襟，此时我也泪如雨下，我知道这是幸福的泪水，是感动的泪水，我想就这样一辈子地抱下去，去追逐那个「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的爱情。

和宽在一起的日子是快乐的，他就像一个天主派来的天使，让我的生活充满生机，同样他也做得一手好菜，一到下班我就想飞奔回家，我想这就是家的感觉吧。偶尔我也会接他下班，晚上十点我还在等待，有时候我觉得这种等待也是幸福的，他看见我就会蹦蹦跳跳地跑过来挽住我的胳膊，全然不顾周围的眼光，我也大大方方地接受。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喜欢我从背后抱着他，他嘴里喊着抱抱我抱抱我，我的心仿佛被这声音融化了一般。

日子如细水长流般地过着，偶尔我和宽会一起参加团契的聚餐，群里面的人都是基督徒，他们有着坚定的信仰，陪伴着我们在信仰的路上前行。我想同时宽和我也一样，也为了一份真挚的爱情在奋不顾身着。我们边吃边讨论着宗教的话题，宽似呼听不太懂，只顾着自己在吃，我拍了拍他说道：“

来，让大哥哥们给你上上课”，他不好意思地伸了伸舌头，一本正经地聆听起来：

> “全能永生的天主圣父，你是你教会的祝圣者及守护者，求你在她内，藉你的圣神，激发诸神圣奥迹称职而忠信的分施者，使基督的子民，由于他们的职务和善表，在你的护祐下，迈向救恩的道路。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

每次聚餐我都很心喜，可以和大家在一起讨论学习，共同过着信仰生活。愿天父降福我和宽及兄弟们，愿您的光耀能够引导宽，让他也能走上信德的道路，我时常为宽默默地祈祷。

转眼宽的生日就要到了，当然少不了庆生PARTY，生日蛋糕、订酒店、邀请好友一个都不能少。宽也请了他的好朋友，顾名思义“娘家人”，听得我一阵好笑，真的还要分婆家娘家的，他真是一个实至名归的青春外加无敌小二逼。

宽看起来异常兴奋，这么多人给他庆生，估计还是头一回，首先当然是我和宽的交杯酒，我们一饮而尽，忽然我发现他的嘴角挂了一丝酒滴，我轻轻地帮他擦掉，此时我想起了《大话西游》里的那句话，「如果要在这段爱情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我默默地许下心愿，我们也会拥有幸福的一万年，而不是紫霞仙子留在孙大圣心脏里的那滴委屈的泪水。恍惚中我看到，自己在一个巨大空间里，周围都是我的朋友们，我拿着一束美丽的鲜花，宽就站在我的面前，我拿出戒指，我们深情地对望，互相交换了戒指，然后就在一片鲜花掌声中拥吻起来。对！这就是我幻想多次的场景，我渴望的幸福时刻。

宽看着我拿着酒杯发呆，推了推我，我马上反应过来，原来是一场春梦。我立刻穿越回了现实，回到了大宽的生日派对。大家你来我往，推杯换盏，都沉浸在彼此的信赖和依偎中，真想时间就停留在这一刻，因为此时朋友们都是快乐的幸福的，也包括我和宽，所有的一切烦脑和不如意，都不会侵蚀到这个场景。

该吃生日蛋糕了，闺蜜东子和战，帮我细心地在蛋糕上插着蜡烛，20岁，正是人生最好年华，感谢天主，让我在这个时候能遇上宽。关灯，朋友们一起为宽唱起生日歌，宽在蛋糕面前，默默许下生日愿望，他的样子特别凝重，一反平时呆呆傻傻的表情，他会许下什么愿望呢？未来美好的事业？幸福的爱情？一帆风顺的前景？不管怎样，我想我都会在他的身边守护他、爱他、给他最精彩的人生。

后来，公司派我到成都工作一年。当然，有宽的陪伴，这让我在异地他乡的生活变得更温暖和从容。各种川味小吃，蜀都的人文风情，都让我尽享其中。一次公司还组织了峨眉山之旅，宽以我弟弟的身份也加入其中，泡温泉、看云海、登顶峨眉山，当然少不了各种拍照，我和宽就这样感受着大自然为我们准备的这份丰富盛宴。

很快已经入夏，一次我参加成都的团契聚会，听说在香港要组织一次大型的同志基督徒论坛，这让我很兴奋。我和宽都报了名。

几天时间里，课程排的很满，华人世界中最出色的同志牧师们为我们分享各自的心路历程。期间，论坛居然请来香港歌星黄耀明担当嘉宾，我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心情故事。分享结束后，大家都跑去找他签名和留影，当然宽也不例外，在我的协助下，顺利地让他与偶像亲蜜合照。

眼看几天的课程就要结束，我挤出时间和宽去了趟铜锣湾，在那里我买了一枚戒指，送给了宽，当然感动了宽，看着他高兴的样子，我也觉得很幸福。

很快香港之行结束，宽直接飞回上海，我还要回到成都做工作交接，不久我也将结束成都的工作，返回上海。

然而，渐渐老去的父母一次次的催婚电话如同梦魇，夜夜侵袭着我的神经。慢慢地我开始妥协，从开始的拒决到后来附和，最后我终于守不住这份信念，同意了父母的安排，开始接触准备结婚的对象。宽慢慢察觉到我的转变，由于每晚都要附和老家那边的信息，使我和宽的感情渐渐产生了裂痕，我的性格也变得暴躁起来。

一次宽和我的朋友们出去玩，已经晚上十点，他还是没有回来，打了数次电话无人接听后来关机，朋友们也都不接我的电话，我的神经立刻敏感起来，各种猜疑涌上心头。平常的我是不会有这种猜疑和焦虑的，但是当时烦躁的我无法控制自己，也无法做到心静如水，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根一根的香烟抽个不停，总感觉他会离开我，离开我们幸福的小家，我再也忍受不了这无尽的等待，夺门而出，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他们聚会的酒吧。但由于后来失去联系，我也不知道他们具体在哪，寒冷的夜晚，我一家一家的酒吧寻找着，心中的怒火在不断地燃烧。

突然东子打来电话，我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急切地接听起来，东子说：“宽没有事，只是电话没电关机了，现在已经回到家”，听到这里，我的心安慰了许多，但是怒火和那种无人理睬的感受还是让我在电话这端大哭了起来，向东子倾诉着我的不满和委屈，东子也不停地安慰我，我掉转车头，直接飞奔了回家。

回到家里，接近疯狂的我还没有平息，和宽大吵一架，甚至拳脚相加，恶语相向，还迁怒于我的朋友们，宽一直都没有理会我，看着我一个人在表演，一会战也打来安慰电话，慢慢地我的怒气发泄完了。平静后的我又特别后悔，宽还是一个孩子，我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也不应该这样对待朋友，我只是担心他，不想失去他，想好好的爱他保护他，但所有的事情都朝着反方向发展，给我留下了不可挽回的遗憾。

我要结婚了，对，婚期已定，但这些我都没有向宽透露半句，我想我是自私的，为贪恋这份炙热的爱情，我选择隐瞒和欺骗。宽还是和以前一样上班下班做晚饭，但我能感觉到他在渐渐地疏远我，似乎看穿了我的不诚实。

直到有一天的晚上，他整晚都没有回家，我发动所有人给他打电话，他也没接听，我迟迟不愿接受的现实终于发生。第二天他打来电话，提出分手，我哽咽了一下，但是没有眼泪，什么都没有，我只是拿着电话静静地发呆，静静地站着，静静的我一句话也没有。

宽离开的日子里，我每晚都在做梦，时而梦见他回来了，时而梦见和他相识的海滩，时而梦见和他看日出的情景，时而梦见和他一起登顶峨眉山，又时而梦见和他在香港太平山上的承诺，泪水几乎打湿了我的枕头。但现实又一次一次地告诉我，这已经是无法挽回的事实，我终于失去了他。

后来我每天不停地祈祷，在主的安慰下，慢慢地我从痛苦中走了出来，因为我还要面对新的生活，面对家庭的期望，面对遥不可知的未来。再后来我离开上海回到老家，娶妻生子。

茫茫夜空繁星点点，一轮满月挂在天空，忽然想起刚来上海时听的那首歌“我爱你在这迷乱的城市里，只是明天该如何跟随，告别的夜请别流泪，这一切难以说明错与对”。

感谢天主让我经历了这份刻骨铭心的爱情，它将永远地藏在我的心底，烙印在了我的青葱岁月中。

站起来，你这个废物

于涵（北京）

△ 教友指责我这种人有罪。好的，我承认我自己有罪，但我不改，因为这罪事关我的幸福。△

在一次聚会上，听一位位同志基督徒讲叙他们怎样不被“传统教会”认同，如何找到一个愿意接受他们的基督信仰团体，慢慢认识自我的故事。只见在场的朋友们被感动的热泪盈眶，但我全然无感。我就想，“我是不是太冷血，心太硬了？”

小时候，父亲对我的管教很严厉，但也很宽简，基本上很多事情要靠自己。不认识的字查字典、上学放学自己走、被人欺负打赢了再回来。成长过程中，上学、考学，家里人也不逼我，考好考坏都是自己兜着。毕业去什么学校，填什么志愿都随我喜欢。工作、远行，家里人也没有反对和支持。

读大学后，我爱上了一个人，是个男人，和我一样。这段日子里我只想要多多看到他。就这样和初恋的男人在一起过了七年的光景。

从读书、工作到恋爱、独身，从来都是我自己面对所有的问题，在我的世界里，别人是指望不上的。远行外地，走进教堂，参加慕道班，领洗。没有人带我进教堂，没有人向我传教，是我自己走近天主的怀里。我认识了天主，也许我的信条就要改成“人指望不上，还可以指望天主啊”，很遗憾，我认识了天主，我仍然不想指望祂，反而更加确定了“要靠自己”的信念。

刚入教会的时候，我经常参加一个家庭聚会，好多阿姨、大妈、姐姐。一起来查经，来分享灵修的经验。有一次谈到关于祈祷的事情，大家就谈到他们向天主祈祷，如何被应允，如何灵验，以及祈祷的方法。我就问他们什么事都要祈祷吗？一位在读神学的朋友说一定要的。我对他讲：“有些事情，能自己做就自己做吧。天主那么忙，一定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祂，我不要祂那么累。”这位朋友回答：“天主的能力超出我们的想像，你太小看祂了。”我就想到：是啊，他是真天主啊，他什么都能做到，那我也求吧。接下来我就有数不清的渴望向祂寻求，好像天主都没有应允我。有一次，我待业四个月都找不到工作，靠自己之前的一点积蓄算计着生活，终于草草找了一份很不满意的工作才缓解过来。那段经历对我打击很大。不过我从没有因此抱怨过天主为什么不为我安排。可能是我习惯了靠自己，就没指

望祂能为我安排什么。

这种情况，会有人说，“你把天主当做什么？你想要什么，他就给你，你这不是把天主当佣人、当管家吗？”我特别讨厌这个论调。这个论调伤害那些勤勉祈祷求天主保佑给予恩典的人。当这些人在兴高彩烈地说自己的见证，所求的都被应允的时候，却未曾意识到自己的前后矛盾。

我反省过去，天主会不会应允，不是关乎于把他当做佣人与否，而是归于天主的自由。天主把自由给我，让我自己去远方生活，让我自己去爱去恨，让我自己去认识祂。天主尊重我的自由，既然如此，我也要尊重天主的自由，尊重祂给或者不给。给我的，我要自己去拿；不给我的，我不可以去要。“其实在你们还没开口祈求之前，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你们需要什么了”。天主既然都知道，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从出生那天起，祂什么都已给我安排好，但不可以让我得来的太容易，我要自己去拿。也许，我时常劝勉自己的话“没有人是可指望得上的，一定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就是天主给我的启示。

关于性倾向这个事情总是要谈的。

我是同性恋，我不影响别人，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没有什么自卑的。自我认同与否和要不要出柜没有关系，这不过是我的一个秘密而已。每个人都有秘密。人没有必要靠秘密的公开来证明自我认同。信主之后，我仍然是同性恋，虽然教会绝大部分人不能接受我——信主八年，我只在两次弥撒当中听到关于同性恋的罪，一次教友聚会中偶然提及，也只是一句“我们不要谈这方面内容”而带过。天主教的态度还是很温和的——但是，我仍然信靠天主。教友指责我这种人有罪。好的，我承认我自己有罪，但我不改，因为这罪事关我的幸福。天主爱人，也包括罪人。每个人都有罪，更何况我的罪是被人定的，可是审判的权柄在天主的手里。如果我真有罪，天主早就劈死我了，哪里还轮得到别人来指责。

人间相，善恶百出，只道他人长短。春光下，风情万种，却不知花为谁开。

参加教友的聚会，时常会说到关于同性恋人群的自我认同。说到“自我认同”，并不是自己认同自己，而是周围的环境，以及和自己有联系的世界能不能认同自己。就像我在意镜子中反映出的我是什么样。我反思过自己的认同。仔细想想就会觉得：接受自己的“性倾向”其实在自我认同中占了很小的比重。我要努力工作，让父母生活的更好，证明我的生活能力；我要大胆去爱，证明我相信爱情；我要信任我的伙伴，证明我是可靠的人；我要让自己工作的能力更精进，证明是可以托付重任的人；我精彩的活着，证明我

也是可以被天主放心的人……我有很多要认同自己的方面，为什么非要在性倾向的认同上纠结的没完没了。天主为我安排了很多身份，性倾向只是其中之一，它不是全部，它不配做全部！性倾向方面的自我认同和其它方面的自我认同不矛盾，都需要认同。但是性倾向的认同在我这里不可以占用我太多的精力，只能分到一杯羹而已。天主给了我太多，我顾不过来。

天主不只是给我自由，也对我的自由给以尊重。我也定要信靠祂，回报祂这份恩情。我怕的不是我因“同性恋的罪”会不会下地狱，而是当我离开这个世界，面见天主时，天主说：“我把自由给你，我把天地都放在你面前，而你给了我什么。”我却无言以对，这才是我最怕的。天主信任我，我怎么可以没有成绩。

我和爸爸说我是同性恋的时候，爸爸说：“你大了，怎么生活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决定就行了。”我没想到天主竟然借父亲的口，把生活的自由放在我的手里，这也是我父亲对我的爱和认同。信靠天主，我就会更信靠自己。祂尊重了我的自由，我就要给祂展示播种的收获。天主决定我怎样生，也为我决定怎样死，祂把怎么爱、怎么活留给我决定。天主是我的老师，祂把各种练习题、试卷编好发给我，做错了就重新做，做对了就换下一道，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有谁见过拿着考卷去求老师给答案的学生。

有一天，我一蹶不振，没有人认同我；教会说我是同性恋，排斥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主啊，你帮帮我。”天主会不会严厉地说“站起来，你这个废物”。还好这一天没有到来，我也不要这一天发生，我要让天主信任我能自己站起来。

虽然说天主的能力超出人的想像，可我毕竟还是人啊。我只能用我的认识来看天主的能力。祂可能很忙很累，也会有耍赖打盹的时候。世界这么大，祂已经很辛苦了。我更要照看好自己，不要天主操心，少给祂添麻烦。我有幻想我在天国的工作，就是打开门，对下班回家的天主说“回来了，你辛苦了。”给劳累趴在桌上睡着的天主披上衣服，或是掖好祂的被角。

强者都是孤独的，天主一定更寂莫。我要好好做功课，希望有一天能陪在祂的左右。

我的答案：同志与修道

听命修士

△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做修士是我的梦想，我向天主求了两年的恩典哪，我甚至在抱怨，在怨恨，我为什么要是同性恋啊。△

我是一名修士，同时我也是一名gay。有人会感到很奇怪，gay也可以做修士？天主不会厌恶gay吗？这是许多人脑海中的疑问。

我是到了修道院以后才发现我是gay的，刚知道自己是gay的时候完全不能接受自己，常常会问，“我为什么会是gay？我为什么会喜欢男人？”我想这些问题只有天主才知道答案吧！

圣经上有很多论及同性恋的话及事。圣经创世纪中，天主毁灭索多玛城[1]，天降硫磺毁灭了城中所有的人。圣经肋未纪／利18章22节中也写到“你不可与男人同寝，如同与女人同寝一样：这是丑恶行为。”又如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天主给人的命令一样，男人与女人一同繁衍后代，同性恋看似违反了天主的旨意，但是，身为同性恋的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身不由己的感受谁能完全理解？

但是，身为同性恋的我又是如何看待我的双重身份的呢？首先，我作为一个修士，在生活中遵守本院院规，完成自己的本分，积极参与祈祷，服务需要帮助的人。那么，作为一个同性恋，我又有什么需要做的呢？那就是努力去遵守天主的诫命，克制自己的欲望，多祈祷。但是，在遇到诱惑的时候又怎么办呢？那就得去寻求天主的帮助，常陪圣体。最有效的拒绝诱惑的方法是什么呢？常常依靠我们的好天主，魔鬼就不战而败了。

我曾经也渴望过爱，在我不知道我是同性恋以前，我渴望的是耶稣的爱，身边人的爱，但当我知道我是同性恋之后，我渴望的却是同性之间的爱。

有一个很多人讨论的问题，同志基督徒该不该谈男男恋（或女女恋）？或者同志基督徒该不该有与相爱的人结婚的权利？人都需要爱，渴望爱与被爱，都需要有依靠与依托，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直人，还是同志，都有权利爱与被爱，都有权利为自己的幸福去争取。

我有过三段同性恋情，第一段是在同志软件上认识的，他和我不在一个省，虽没见过面，但聊的还是很开心，有一天他跟我说同性恋不可以做修

士，我当时心里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同性恋不可以做修士的话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做修士是我的梦想，我向天主求了两年的恩典哪，我甚至在抱怨，在怨恨，我为什么要是同性恋啊。

在他的鼓舞下，我决定离开修院，离开修道生活，当我离开修院的时候，同学们对我说："你想想你在修院的这些年，在修院所做的奉献"，院长挽留我说："你再考虑考虑吧，你想想，神父修女对你的评价那么高，教友爱护你，你的弟兄拥护你，你真的舍得离开？"我回答院长说："院长，我可以欺骗你，欺骗我的教友，欺骗我的弟兄，但是我欺骗不了天主和我自己"。院长见我已经下定决心，便对我说："平安去吧，在这变化的尘世中，千万不可将天主丢弃"。于是我告别了院长，踏出了修道院的大门。

本以为再也不会回修道院，可天主的计划总是那么奇妙，在回家的几周中，一直接到许许多多教友打来的电话，劝我回修道院，但碍于面子，我始终不愿意回去，有一天早上，突然来访的两个人将我领回了正轨，那就是教区修女会的会长和一位修女，她们的到来改变了我的想法，在谈话中，两位修女听出了我是碍于面子不愿意回去，就给我讲了很多例子，最后修女会长给我说了一句话，那就是"放下自己"，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决定回来继续圣召路。

同性恋与修道生活并不矛盾，天主既然要用我们去为祂传福音，那么，就说明天主并不像人一样厌恶同性倾向，我们的奉献与异性恋修道人的奉献是相同的，同性恋者照样可以成为好的修道人，同性恋者照样能度好奉献生活，活出信仰，活出基督。

通过我的例子，我想告诉各位弟兄姐妹们，同性恋不是罪，不要怕我们是同性恋，因为同性恋也是天主所拣选的一群特别的群体，要相信我们的天主是仁慈的，爱的天主。我们都是罪人，不管我们犯过多大的罪，做过多少错事，得罪天主伤害天主，只要我们谦卑和悔改，天主是非常乐意宽恕我们的，因为我们是祂所爱的儿女，正如天主说的，为父的要使儿女认识到祂的真诚，天父更是如此。让我们一起团结起来，为了让gay活的有尊严，被理解，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身为同性恋的我们不可耻，我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慈悲的心。

愿天主祝福我们！

注：

[1] 在传统释经学中，索多玛灭亡与同性恋相关，但当代释经学提出索多玛的罪是指不接待的罪，下文章节类似，指异性恋男人与男人发生性行为，两者皆与近现代同性恋观念无关，尊重作者保留原文。

理性的光照亮信仰的路

Thomas（上海）

△ 在我接受信仰前，我有两个身份：医生和同志。直到那一天，我又多了一个身份：基督徒。我为每一个身份骄傲。△

我出生在中国东北的一个边陲小镇，我成长的年代，正是东北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急速衰落的时期，破旧的工厂，到处弥漫着被时代抛弃的无奈。我的父母都是千万下岗大军中的一员，他们为生计奔波，满足于小小的幸福，我也本该跟那里成千上万的孩子一样，沿着读书、大学、工作、结婚生子的轨迹走下去，但是主再创造我的时候，加入了太多与那个环境格格不入的特质：内敛、理性、不甘平庸，最重要的是，我是同志。所以从小就觉得自己跟别人不同，我应该努力去远方追寻什么，像是一种召唤。直到我与信仰相遇。

我们家隔壁邻居有一个大婶，很年轻时丈夫就去世了，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长大，她的大儿子在快30岁时也因车祸去世，从此她开始去镇里的教会，说是教会，其实连「教堂」都称不上，就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我每天上学都经过，父母从来不让我进去。当时我觉得，只有命运坎坷的人才需要信仰，寻求安慰，而这些与我无关。

小时候性格内向，没什么朋友，父母也忙于生计，经常把我一个人锁在家。我就缠着父母买了很多书放在家里看，类似《十万个为什么》，还有很多科普读物，不管看得懂看不懂，天文的地理的生物的包罗万象。感谢那是一个电视节目还很少的年代，让我从书籍中对世界的运行规律产生了迷恋：宇宙是怎么形成的，人类是从哪里来的。你可以想象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被如此多的终极未知所包围，那种震撼足以影响人的一生。这可能也是我后来选择学医的原因。在人类已知的宇宙里，我们的身体是最复杂的机器。

大学期间我学习了人体解剖，这一门课对我以往的世界观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我们从小被教育世界上没有神，生命都是自然进化来的。但在人体中，从皮肤、器官、组织到细胞、分子、基因，各个层面上的细节都充满了设计感。骨骼的形状和角度，血管的分布，感官的形成，尤其是眼睛，现今世界上最精密的相机也比不上它的设计，连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都承认，生物的眼睛之复杂，很难用进化论来解释。

以上还只是很简单的例子，还有更复杂的心脏电活动、神经内分泌调节、大脑的意识产生，甚至爱的产生。我记得几年前有科学家在火星上发现几座山排列成规律的多边形（具体忘记了），由此认为那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那是智慧生命存在的证据。我感到不解的是，面对比那个多边形复杂千万倍的人体，科学家们却说这是自然进化来的，这不是很矛盾吗？在我看来，进化论可以解释每一个物种进化的过程，所以长颈鹿的脖子越来越长，人类的大脑容量越来越大。但如果用进化论来解释起源，说这世间的生灵是从一个分子一个细胞自然发展来的，这让我难以接受。人类对科学的追求也在向造物主追问答案的过程，当一个探索者冲到了真理丛林的最深处，他必然会认识到，无神论构筑的体系是多么别扭。

然而，接受创世论与接受基督信仰又是两码事，我真正走向基督信仰还是在工作以后。我是医生，因为工作的特殊性，让我对于苦难和生死有更深的理解，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人的能力渺小得让人绝望，多数时候医生能做的只是安慰，曾有濒死的病人问我：人死后会去哪……我无解。有一部英剧叫《Penny Dreadful》，剧中有一个19世纪的医生说过一段话，让人震撼：

- 科学探索的真正目的只有一个
- 那就是解开生与死之谜
- 其他的一切，从海底最深处到最遥远的那颗星球上最高的山峰全都无关紧要
- 只有生和死
- 生离死别就在那电光火石的一刹那，与蝙蝠的羽翼一般急速，比任何一首十四行诗都要凄美
- 那才是我的河流
- 那才是我的高山
- 那才是我要插上自己旗帜的地方

我一直认为，人之所以追寻信仰，归根结底是因为困惑，对人生、对生死、对终极问题的答案。而同志群体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对自身的困惑更强于普通人，寻求天主，让我们认清真实的自己，理解天主创造我们的意义。

我第一次接触福音就是通过彩虹见证团契，因为它是同志基督徒的团契，我很庆幸在信主初期能有团契的陪伴，看到了那么多弟兄姊妹们的见证，免去了性取向与信仰之间的冲突挣扎。后来我又参加了教堂的慕道班学习及圣经学习，我找到了一个全新的能够解释这个世界的理论体系。两千多年来，它说服了亿万人，也说服了我，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真正清晰起来。

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将要到哪里去。这是以前任何一本书任何一门课都未曾给过我的感觉。所以我信天主并不为求得恩典，只是单纯的相信，世界就是这样运行的，就是天主创造的。就像多默宗徒，他只有亲眼看到，亲手摸到，才相信了耶稣的复活（若／约20），我对福音也不是最初就接受，直到我亲眼看到了造物主的神奇，以及团契中兄弟姐妹们的见证。他们就是耶稣的身体，耶稣的钉孔，我看到了，我摸到了，我相信了。

除了信仰的内核，天主教肃穆的仪式、圣人传记、悲天悯人的情怀都给我很强大的归属感。到教堂听神父讲道，比那些所谓的心灵鸡汤有用的多。鸡汤只是鸡汤，闲来无事的时候喝两口，但在真正生病的时候，鸡汤没用，只有信仰。信仰是药，遇到苦难的时候，药才能救你。

在我接受信仰前，我有两个身份：医生和同志。直到那一天，我又多了一个身份：基督徒。我为每一个身份骄傲。

我是医者，理性是天主给我的礼物，我用理智的眼睛看到了受造物的神奇，看到了临终时人心的软弱和无力。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医生，这无疑是一个不被理解的黑暗时代，极易让人心灰意冷的时代。但天主让我知晓，就算所有人都不在意，主会在意，我会为了荣耀主而更加坚定。其实教堂何尝不是一所医治灵魂的医院，我奔波于医院和教堂之间，体会着信、望、爱的力量。

我是同志，我一直在思考天主让我成为gay的用意在哪里，现在回想起来，gay的身份竟然成为我寻求天主的关键之一。它让我同时在感性层面上相信，这无所不能的造物主不是冰冷的、毫无感情的神，而是爱我们爱到把**祂**独生子都献给我们的天父，**祂**创造出多彩的我们，**祂**爱我们本来的样子。

同志之间要维持稳定的情感非常不易，是天主教会了我去爱，爱不是占有，而是给予。在遇到伤害之后，我依然能为伤害自己的人祈祷，愿主赐予他幸福，这在信主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事。祈祷过后，放下，重新开始迎接主的安排。

我是基督徒，当我在信仰的海洋中划向深处，我发现它已远远超越了理性，自己变得喜乐和平静。在遭受困难时就不那么焦虑不那么害怕，在个人生活上也约束了自己的言行，对于别人带给自己的伤害更懂得原谅，懂得为伤害自己的人祈祷。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在为伤他的人呼喊：主啊，请原谅他们，他们只是不懂（路23：34）。那么我们在遇到不公平的时候，能不能做到为伤害你的人祈祷呢？

别人都说天主靠近伤心的人，我也有人生的低谷，也曾像迷失的羔羊一样无助，感觉整个世界都是灰暗的。然而天主并没有拣选那时的我，但这不

代表天主遗忘了我，**祂**让我从悲伤中平静，避免因为一时的情绪就信**祂**，而是让我从另一条理性的路攀登上来。主，我感谢你。

感恩这约定

小强（杭州）

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创世纪 13：9）

团契是永生天主的家，我们每个人都是祂的圣殿，祂要看顾我们直到永远。在圣经中，团契就是“伙伴关系”、“相交”，是相互交往和建立关系，是指天主与敬畏祂的人之间相交的亲密关系，其旨在增进基督徒与慕道友共同追求信仰的心和相互分享、帮助的集体情谊。

起初我个人在网上认识了一些同志基督徒，他们有的来自上海，有的来自北京，但都是属于彩虹见证团契。直到今年（2014年）3月份，杭州的水之星弟兄提到有创建杭州彩虹见证团契的感动，我也积极地响应了。

团契创建的初衷就是想让同志朋友知道，天主爱同志，天主爱世人。我们是同志但也是基督徒，要让更多的同志知道有这样一位天主，祂爱我们同志，祂在寻找我们。这就是团契存在的原因，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主的名，让祂的荣美之名在同志这个群体中得以彰显，为祂福音的缘故站起来，走出来。

2014年3月23日，是杭州彩虹见证团契的诞生日。当日有上海和杭州两地的弟兄来到主的面前，聚会、赞美和敬拜。那时候，我在学校学生团契也有服侍，精力有限，并未考虑要在彩虹团契服侍。后来因为我临近毕业，要离开学校实习，这样便需要在另一个教会团体里扎根，因此我选择了在彩虹团契服侍，与大家在这里相遇，这是天主在我身上的美好计划！以后的日子里，我对杭州彩虹见证团契的归属感愈来愈强。

其实，我在上大学之前都没有很正视这份信仰，一直是跟外婆去基督教堂聚会，自己也不很理解许多东西。自从参加了大学团契，我的信仰才落实到实处，有一个扎根的感觉。在大学团契里，我们度个人的灵修生活，又集体祈祷，每天向天主献上分别为圣的时间，这样不仅个人在灵命上有所增长，团契也得到了稳固发展。灵命的成长是团契稳固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孰料天主对我有更大的计划，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离开杭州来了上海。在上海我决定要对信仰更深入地学习，因为我男友的原因，我开始在天主教堂上慕道班，我并不觉得自己背弃了我外婆的基督教信仰，在天主教会的学习反而让我开阔了对基督信仰的历史维度认识。我也与外婆分享这些，她也能欣然接受。慕道班结束后，我在天主教会接受了洗礼，并在教会唱经班服务。

从一开始，彩虹见证团契就秉承着合一的理念，无论是什么宗派的同志基督徒，团契是所有人共同的家园。所以当后来团契第四周聚会用天主教形式的时候，我承担了部分的工作。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避静，神父给我们讲道，他说天主是祝福我们团契的，这令我非常感动。感谢信仰感谢团契，让我懂得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顺服，要真知道主的安排是最好的，因为祂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要相信谦卑顺服之后必有主的祝福。

处处不同

安安（福建）

我的母亲是一名小学老师，所以，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同学们都不敢来我家里玩，放学后路过我家门口时，分贝都会减轻大半。自然地，从来没有人敢来我家写作业，也没有来我家看电视的。所以在小学中，我几乎没有什么朋友，现在仔细回想一下，班上同学的名字几乎没几个记得的，甚至我都想不起我同桌叫什么名字，只记得是个发育得特别好的女生。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初中，从初二开始，就可以寄宿在学校。即使住校要遭受每天晚上参加晚自习这样的大刑，但为了早上可以多睡一会儿，我还是忍了。开学后没多久，天气就转凉了，于是大家纷纷都从家里带了厚的棉被过来。

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晚自习已经结束很久，宿舍里聊天的声音也都平静下来，然而我却没有一点睡意，因为我邻床的同学还没有回来，问别人，竟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他去了哪里。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起来去找，但是去哪里找呢？他该不会跑出去上网了吧，还是他家里有事把他接回去了，还是晚上太黑他看不见摔在哪里起不来了，还是……

还在想的时候，他回来了，躺到床上后说好冷好冷。我问他去哪里了，他说被班主任罚站，手心还挨了打。说着把手伸给我看，我碰到他那冰冷的手，心里一颤，不知道从哪里涌上来的冲动，把他拉到我的被窝里，说：你肯定冻坏了，我帮你取取暖吧。

那个夜晚，两个年轻的少年彼此依偎在一起，我的手捂着他的手，我的脸对着他的脸，我的唇，贴上了他的唇。

从那以后，每天晚上，我们都睡在同一个被窝当中，那个冬天，特别温暖。

2003年，我进入高中，还记得在那时，大家都很流行写信，写给自己在别校的初中好友。一来证明自己的人缘好，人际关系广。二来在同学之间也可以多些谈资，比如哪个高中打群架的真实内幕，又或者是哪个学校有人被开除了之类的八卦新闻。

除了写信，在那时，互联网开始流行了起来。大家都注册了QQ，开始了网聊时代。于是八卦新闻就从同市的高中一下扩散到全国各地，你有你的

网友，他有他的网友，大家聊得不亦乐乎。

直到有一天。

那天大家还是一样的在机房里玩QQ，有一个同学看我聊得挺开心，就对我说：你有很多网友吗？我说：还好，不是很多。他说：那你介绍几个美女给我呗。我说：美女？我不认识美女。他说：那你聊这么开心，都在跟谁聊，让我瞧瞧。

他把我的好友翻了个遍，问我：怎么全是男的？我说：不是男的，难道我要和女的聊吗？

变态！

这有什么不对吗？在学校里不都是男生跟男生一起玩的吗，难道聊天不也应该是男生找男生一起聊吗？

怀着探索之心的我，开始去查阅资料，于是，一片新的天地向我打开了。

我的母亲是一名基督徒。她很爱主，很虔诚，也很热心，而我，正好相反。

学生生涯总是过得很快，转眼间就要筹谋各奔东西。临近毕业前，同学们投简历、面试，初识之时还十分青涩的人儿们，穿上西装打上领带，踏上高根鞋抹上口红，差点怀疑跟我同窗数年的是不是这群人。

对于毕业这件事情，大家都充满了期待，平时的谈资也从游戏转变到了工作、创业和赚钱。

终于有人发现有个人至今没有动静，于是他们问我说:

“你怎么还不找工作？”

“我妈想让我继续读书。”

“读书？毕业了还读什么书？”

“读神学。”

“我靠，神学是什么。”

“就是基督教。”

“你要去当洋和尚了？隔壁寝室有个温州人，也是个基督徒，他床头一直放一本圣经，每天跪在床上祷告，我们怎么没见你放本圣经，没见你祷告啊，你什么时候开始是基督徒的啊？”

“呃，可能是我没人家虔诚吧。”

“洋和尚能结婚吗？”

……

于是，漫长的神学之路，比游击队还游击队的神学学习生涯开始了。

几年时间里，去了四五所学校，换过一批又一批的同学，见过各种各样的老师，也读了各种各样的书籍。

基督徒的身份，越来越成为我生命最重要的部分，要是让我给自己贴一个标签，我一定会贴——基督徒！

然而，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在我的生命中也至关重要，使我无法忽视，更使我无法逃避，是那么地刻骨，那么地深入我的灵魂。那就是我的性向，我，是一名同志！

我，是一名基督徒同志！我，是一名同志基督徒！

我祈祷过，努力过，克制过，我希望主可以改变我的性向，我一度认为只要迫切祈祷再加上自己努力克制，主自然就会成全，我叩门，主就会给我开门，我求，就会得着，父必会因基督的名赐给我所求的事物。

这一切并没有如我所愿，在主的那扇门前，我像一个无助的孩子，敲门，捶打，哭喊，我希望那扇门能够为我而打开，希望看到那张开双臂迎接我的主。然而，我听到的只有那重重的关门声，狠狠地反锁上门闩，将我隔绝在外。

当我安静下来沉思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关门上闩的，是主吗？还是另有其人？是那对自己主恩浩荡，对他人一丝不放的人吗？

经上记着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这就是永生！”

还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宗派吗？是地上地下吗？是三自家庭吗？是福音派基要派吗？是传统吗？是权威吗？是性向吗？

基督已经把我们从罪恶的辖制中解救出来了，为什么有人还死拽着那令人死的律法不放，用那没有生命的律法，去对待自己的弟兄呢？

什么是罪呢？经上不是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吗？有谁敢说我不是在基督里的呢？还有谁想定我的罪呢？次序逻辑上的辩论有何意义呢！

我曾经想过，要是我不是同志了，那我，还是我吗？同志的身份，同性的倾向在我的生命中根深蒂固，身为同志的我，才是完整的我。现在的我，是同志，那未来的我，如果被改变了，那时的我，跟现在的我，还有什么关系？那是另外一个人而已，那个人，是我想成为的样子吗？是主希望我成为的样子吗？

在不断的挣扎中，神学毕业了。

毕业后，我加入到天主教会服务，对于社会上工作的人来说，我不算年轻，但对于神职人员来说，我实在太过年轻。未来还有很多路要走，很多人

要见，很多话要说，但是我相信，这一切，主必带领。

等候天主的，必不至羞愧。生活在继续，我的故事也在继续，每一个同志基督徒的故事也依然每天上演着，虽然有苦楚，但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却将成为我们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爱人如你

Pablo

大家好，我是Pablo，现在身在北方的狮城，出差ing，今天是四旬期的第四个主日，和大部分基督徒一样，上午去参与了主日弥撒。昨晚看了张国荣的《霸王别姬》很晚才睡，以至于今晨昏昏沉沉的，八点半的弥撒，记错时间，9点赶到教堂的时候，已然神父在讲道理，有些小遗憾。所以，下午的弥撒还是要再来参与，感谢天主，可能是**祂**还想我再陪**祂**一个钟头。弥撒结束，朝拜圣体的时候，忽有一种感动。

关于爱情，人人心中可能都有个完美另一半的身影，不论是直或弯，那一位的形象，极尽完美地在那里，而我的那一位真的出现了……先介绍一下我的他，认识多年，但关系始终不温不火，然而最近，彻底颠覆了我对他的认识，两个人相爱，从陪伴到离别，误解，甚至是有矛盾，爱所贯穿的每一时刻让平淡也变得很精彩，他是那么的睿智，聪明，学历没得挑，超过我，深沉，有内涵，属于禁欲系的高冷型但不包括对我，逗趣起来也是满分，会哄我开心，不多金但是不缺，比我有钱，养我没有问题，当然我也不是吃白饭的。外型不是很出众，我本人也不差，但是配我足够。有足够耐心来容忍我的无知，有足够的爱心接纳我的种种不足，想不起来该怎么夸，但就是很好很好。热恋ing，真的很享受，这种感觉从未有过，他爱我，远超过我爱自己，有时候我很混蛋，耍混对他不好，甚至深深地伤害了他，但他就是这么爱我，甚至放下自己的尊严，他爱我爱的有点作贱自己。有时候自己犯浑赶他走，但他依然紧跟着我，只是因为他爱我。不论我怎么不好，他爱的就是这样的我，如果能早些认识他，我一定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更加地和他般配，如果早些发现身边有他，我一定不会迷茫这么多年。如果早些认识他，我一定会更加珍惜我所拥有的。我想唱那首求婚时该唱的歌“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终于等到你，差点要错过你”给他。

这一刻，我该如何是好呢，这样的状态会持续多久，我害怕自己会犯错彻底地伤害他，但我坚信他对我的爱，不会改变，到这里，你想认识我的他么？那么请把之前的他，换成“**祂**”[1]。

最近的这种改变，始于一部爱情小说，看了几集视频后开始阅读小说，追逐原版，平生没有读完过一部中篇以上的小说，我竟然几天的时间就看完了这本长篇小说，甚至彻夜读，我痴迷的是情节中对两人相爱的描写，两个

人竟然可以爱的那么平淡而不平庸，使我久久不能出离小说所带来的影响。潜移默化的是，当我后来在网络上看到那些曾经可以动心起兴的图片视频后，会有种厌恶感，同时内心的声音告诉我：“我需要的是爱，而不是这些。”

而且，这不只是一时的念头……

我属于我的爱人，他醉心恋慕着我（雅七11）。《雅歌》[2]中描述新娘因爱成疾，教会是耶稣的新娘，我与耶稣呢？爱的关系，新娘与新郎的关系。重新审视我的信仰，审视在信仰内和耶稣的关系，审视我对我所爱的耶稣的定义。

耶稣是主，是真神，他爱我们每一个人。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他的《天主是爱》[3]通谕中，曾提出爱的几个幅度，甚至开放性地提到了性爱，这里并不是要讲性爱，而是说，我们和耶稣的关系亦不局限于人和神的朝拜，也可以是恋人，爱人的关系，而真切的经验也确实如此。耶稣不是严酷的审判者，不是暴君。学生时代，我曾陷入类似杨森异端那样的困惑，害怕审判，害怕未来，以至于心窄的状态出现。现在想来，如果早些认识到耶稣是爱我的这一位，我不会害怕。我需要的是爱，而不是其他。今日弥撒中，我感恩耶稣给我可以拒绝诱惑的能力，但是转念，如果这不是为爱耶稣而拒绝，也就没有了价值。

人们常常说，不会祈祷，不会朝拜，甚至不会去爱，但当我们能真正意识到和耶稣有这样一种关系，一切都迎刃而解。

关于人性的欲望，我从不诋毁性爱，但是恋爱以后，似乎自己踏入了无性恋的门槛，所谓欲望在爱的面前，是那么的乏力。也许是爱到疯狂，感觉在爱中有他，什么都不是问题。我白白得来的也白白分施给你们，你说你信耶稣，你真的认识你口中所称信的人吗？

注：

1 区别于有性别倾向的「他」与「她」，教会文献在指称天主时通常用「祂」，表示天主的无性别性。但圣子耶稣以男性形象道成肉身，绝大多数时候以「他」来指称，也有部分文献以「祂」指称耶稣；

2 《旧约》中的一部书，描写爱情的绝妙诗篇，教会以其内涵投射天主与人之爱，中世纪熙笃会士留下许多注解《雅歌》的高妙书籍；

3 《天主是爱》（拉丁语：Deus Caritas Est）通谕是教宗本笃十六世的第一篇通谕（encyclical）。通谕全篇42节，约七十五页，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是《爱在创造和救恩史中的一致》，分为五章，从神学和哲学角度分析各种爱的意涵，以希腊文中出现的两种爱：情爱（eros）和圣爱（agape）与基督宗教信仰中的爱德作对应，为主要分析重点；第二部分的标题是《爱德，教会作为爱的团体对爱的实践》，这一部分有六个章，讲述教会团体该如何实行爱的行动。（维基百科）

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1]

鹿

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炷尽沉烟，抛残绣线，恁今春关情似去年？[2]悠扬的昆曲伴随着我铺开记忆的轴卷，记忆似涟漪伴着水晕漫向深处，就此分享我一路同行的印记。而今是农历大雪之日，也是圣母无染原罪瞻礼之际，愿至洁不弃污者的童贞之母伴我同行。

我出生在80年代末一个古朴的江南小镇，从小听闻祖辈以经商为业，鼎盛之时，有良田数十亩，两家铺子。每天正晚餐，长工、丫鬟、奶娘围起来要坐两圆桌，祖辈重商轻文，经过战火年代，再到文革冲刷，产业都付诸东流，留下的只有餐桌上的家常闲话。

我的母亲在我出生之后就辞去了工作，专职抚育，我的幼年与母亲常年在一起，父亲的角色在记忆中只是零碎的片段。性别的启蒙是以母亲涂抹胭脂开始的，小学时自然觉得女孩子才是自己的同类，不过此时性别特征开始明显起来，加上同学的科普，也开始喜欢班上的女同学。

晃眼到了初中，生物课上的性教育课程老师是让我们自学度过的，老师说有问题举手，没问题自己看书。父母自然也是含蓄的人，只是提醒不要看黄色书刊，不要跟女同学来往。其他一切的性启蒙都来自于同学之间的传说。在跨世纪的千禧之年，互联网悄然走入了小镇，网吧成为了我们的娱乐场所，也在那里，我接触到了第一个同志网站，里面有许多暴露的图片，我的欲望如脱了缰的野马，欲罢不能。也在那时，见到了第一个同志网友，让我明白，原来小镇上还有这样一类群体的存在。但是自己对同性恋依然是排斥的，绝对不相信自己就是。

高中时，甚至跟只见过一张照片的网友异地网恋，一直到“分手”都没有见过真人，现在想来也是很好笑的，当年见到的是某个明星也说不定。高考结束了，懵懵懂懂的我遇到了初恋，那时候来自G片的理论性经验很丰富，但是总不敢切身体会，心中对性取向开始辨别起来了，默默告诉自己，这只是好玩而已。

高考的失利，让我去了一个号称“火炉”的城市。这时候，腐女一词已经深入大学生中了，喜闻乐见于同性恋群体，也就在这时，我对性取向的挣扎已经宣告失败，爱上了同寝室的一个男生，短暂的2个月让之后的我们倍觉尴尬，不得不换了寝室。

于是，我又发现了诸如同志交友网站、同志QQ群等交友平台，好奇心也似猫一般蹑步走向欲望的大门。就在这关头，天主向我发出了召叫。我在火车上收到了一张宣扬福音的传单，想起祖辈老人房间里贴的耶稣圣像，还有幼年时老人对我所说的关于耶稣的话。于是，我开始上网查询耶稣的信息。翌日，我走到了天主堂门口，看到了圣母山上的圣母以十分慈祥的目光注视着我，我在那一年的复活节领洗，神父告诉我，领洗代表告别旧的自我，迎来新的生命，我开始参加一些圣经的学习，让我记忆深刻的是，若望福音上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是啊，耶稣在我刚诞生时已拣选了我，并视我为珍宝。此后，我热心参加教会的许多活动，也学会了玫瑰经祈祷，在特别困难之时，我就念玫瑰经，感受到来自圣母的帮助。确实，祈祷中能与天主相遇。

大学毕业后，我又回到了故乡，而古朴的小镇却消失了，呈现在我面前的是现代化的城市。人们常说，人容易在灯红酒绿中迷失自我，我也应验了这句话。欲望的猛兽正披着享乐主义的外衣向我扑来，信仰已被我遗忘在床头蒙灰的圣经里。虽然表面上每个主日都参与弥撒，但却没有把耶稣留在心中。直到在炼灵月的一次告解中，耶稣借着神父告诉我：「你们务要远避邪淫。人无论犯的是什么罪，都是在身体以外，但是，那犯邪淫的，却是冒犯自己的身体。你们原是用高价买来的，所以务要用你们的身体光荣天主。」神父告诉我，我们的身体是天主的宫殿，是十分圣洁的，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欲望而玷污天主的宫殿。如果魔鬼来敲门，我们就让耶稣去开门。

在微博上看到了一些关于同妻[3]的视频，自己也熬到了适婚的年龄，父母安排了许多相亲对象，此时的我已经明确了性取向，并且也不想欺骗对方，不忍心世界上多一个可怜的同妻。

兜兜转转，也知道了同志还有一条形婚的路，于是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一位女同志，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熟，我们结婚了。我们的结婚与普通人没有任何不同，婚礼一样隆重而庄严，我们在相识时交换了彼此对婚姻的看法，在对婚姻的认知以及家庭的责任来说，我们认为自己与直人婚姻并无不同，特殊的是我们双方彼此更了解对方，乃至于心底最深的秘密。我们同样乐于对彼此父母尽微不足道的孝心。我想到圣经上说的：「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着；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感谢天主，我求天主给我安排婚姻，天主赐给了我一个善良并坚强的女孩。我们心中有一个默契，就是无论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彼此是一直到白头的人。

我现在没有同性伴侣，工作家庭之余，我会带着我的LES妻子一同去教堂，她也渐渐熟悉了一些祈祷。除此之外，平日里我会借助微信、QQ群等

网络工具跟天主彩虹团体的朋友们交流分享，我们也一起通过网络颂念玫瑰经、分享圣经，团体也经常组织活动聚会。我发自内心地想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

文末，我希望透过我的分享，能给处在绝望中的同志基督徒们一些慰藉，我们并没有被天主所抛弃，我们只要耐心祈祷，天主一定会给我们最好的安排，无论那安排是怎样的。

注：

[1] 玛窦福音/太17:4；

[2] 《牡丹亭·惊梦》；

[3] 男同性恋者出于压力而与异性恋女人结婚，多有隐瞒情况，这些女人被称为同妻。相对应地，娶同性恋女性的异性恋男人则是同夫。中国社会家庭传统观念深重，许多中国同志不得已选择欺骗过婚姻生活。由于情况复杂，不便一概而论。但编者以天主教的婚姻立场论，这类关系多存有欺骗性质，应坚决予以反对。然而社会及教会应当反思的应是，为什么同性恋者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呢？在全球范围内看，同妻同夫现象亦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色。（编者注）

左右：走过「弯路」的直男

姜楠

（一）关于“性”：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子从形而下的角度，道出了人性最基本的因素。虽然饮食与情欲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两大基本欲望，不过对于情欲的讨论，却远不如对饮食的讨论，这是因为情欲不仅涉及隐私，甚至会挑战伦理观念。正因如此，很少有人会郑重其事地讨论情欲问题。接受朋友的邀请撰写此文，对情欲的体验终于有了郑重其事的反思机会。回忆人生的过往，“饮食男女”之事可谓如影随形。

第一段性经验，是在十四岁刚刚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因为某种机缘被邻家少妇“引诱”，过早地偷食了禁果。之所以说是“引诱”，是因为邻家少妇是“惯犯”，在我读大学不久，就因为与另一个邻居“私通”导致离婚，最后远嫁他乡。当我的小伙伴们还在偷偷地传阅黄色书籍时，我已经从被动到主动，从最初的生涩变成轻车熟路。这段青春期的故事，前后断断续续持续了一年多。这段性经历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成为我此后多年性幻想的主要题材，另一方面则影响了我对女性的审美偏好。

第二段性经验，是在上高三的时候，与同班同学，而且是同性。因为躲雨的缘故，班级的体育委员在我的出租屋借宿。在夜聊时，他将话题引到性上去，后来在他的诱导下，与其发生了性关系。在两周之后，他又来借宿，自然而然地有了第二次。在这两次同性间的性经验中，我都是处于“攻势”，而高大强壮的他却处于“受”方。依据我对他的了解，他应该是一个绝对的直男，与我两次性经验，完全属于“精虫上脑”的后果。他在读完大学之后，很快就与一位中学同学结婚生子，如今还经常在网络上“秀恩爱”、“晒幸福”，生活美满。

从性经验的角度而言，我的确是少数群体。但是，我从未给自己贴上“双性恋”的标签，因为“双性恋”的意义并不是简单地建基于性经历，还包括性吸引。而我在高中之后的恋爱和性经验都是跟异性，并未对同性产生爱恋的情愫。后来学习心理学的时候，在关于性心理学的著作中，发现不少研究如金赛性学报告等都提到，不少人的性经验中可能都存在非典型的模式。而我不过是其中一个实例而已。

（二）关于“信”

早在大学时，因为好奇教堂的圣诞晚会，便开始了我与基督信仰的缘分。偶尔参加大学生团契，甚至决志信主，但是却对信仰存在诸多疑虑。大学毕业后因为同事的介绍，对天主教有了更多的接触，最后领洗接受天主教的信仰。之所以选择天主教的信仰，从理性的角度而言，是因其可信度更高。历史上由圣贤开创的宗教很多，不过基督信仰却宣扬的是“道成肉身”：上帝成为人，是让人超凡成圣。基督的十字架受难以及其复活升天，有其弟子们冒着生命危险去传讲，可见其真实不虚。而天主教会近两千年的悠久而持续的传承，正是对基督信仰的可信见证。

或许是因为我接受天主教信仰是在成年之后，所以天主教关于性伦理的教导，对我而言，虽然存在诸多的挑战，但是并未造成重大困扰。虽然不少人喜欢从生物学或社会学的角度来论证性少数群体存在的合理性，而且这种论证方式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但是作为基督徒，我更倾向于用“原罪”的观念来解读人类的性现实。

从原罪的角度而言，自从亚当始祖夫妇犯“罪”以后，整个受造界都处于“失序”（disorder）状态，而修正这种“失序”正是天主“道成肉身”的原因之一，当然最关键的原因是天主对人类始终不渝的爱。原罪所造成的“失序”是整体性的，其影响遍及受造界的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人类的性生活。诸如人类在性伦理方面的各种偏差，以及性少数群体的存在，都是这种“失序”的体现。也有人会以动物界也存在着同性间的性行为，来论证同性恋以及各种性少数群体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这只能说明性少数群体或行为的现实性而已。从信仰角度来理解人类的性现实依然具有其合理性，起码对于信徒而言是一个认识世界的角度。

（三）关于“行”

神学上所讨论的“罪”（sin），原意是“失不中的”，这种偏差实际上是人生的一种常态，因为人类乃至整个受造界都承受着原罪的恶果，不仅在性问题方面，在其它方面亦是如此。只是这种从形而上的角度来解释人类现实情境的方式，在现代社会并不为许多人接受。天主教会关于性伦理的教导，依然是从形而上的角度出发，更多的是教义式的宣示，而非形而下的，从牧灵角度出发，给身处罪的奴役的人类（若／约8：34）提供更深切而有效的关怀。

因为人类本是“属血肉的”，是“罪恶的奴隶”，“所愿意的……偏不作，所憎恨的，反而去作”。保禄宗徒在《罗马书》第七章，已经清楚地

将人类的困境描述出来。这种时刻面临罪恶诱惑的状态，实在是人类生活的常态，而“饮食男女”作为“人之大欲”，只是常态在性方面的一种表现而已。不少神学家已经注意到，教会关于伦理的训导，似乎过于关注同性恋议题，让世人简单地将教会与“反同”划上等号，而忽视教会对人类整全生活的关注。

如今教会的伦理教导，通常会给人不接地气，“好高骛远”之感，忽视人类生活的基本现实。教会的伦理训导虽然不能简单地建基于现代生物学与心理学等科学知识，但是却应该对这些科学认知保持开放的心态，因为这些科学毕竟是认识人类的工具与方法。比如教会坚决反对安全套等人工避孕措施，现实中却遭遇艾滋病、兹卡（Zika）病毒传播的挑战。教会反对同性结合的立场，在传统的天主教国家爱尔兰等都遭遇挫败。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能说明教会伦理训导本身的错误，但是却切实反应出教会牧灵策略的失效。

在2014年关于家庭的全球主教会议中，不少与会主教都提及伦理学上的“渐进律”（law of graduality）之说，即无论美德还是恶习都有其渐进性，我们与天主的关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不断改善的过程。正所谓“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过高，当使其可从”（《菜根谭》）。教会的伦理宣示虽然需要清楚界定善恶，但是从牧灵关怀的角度而言，却不宜采用极端主义（radicalism），在善恶两段之间非此即彼，应该更为主动如何引导信徒不断地改过迁善，修德成圣。

如大圣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在其《家庭团体》（*Familiaris Consortio*）劝谕（1981）中就明确指出，理想与具体生活之间存在着距离，而人类所需要的正是“不断而持久的转变”。教理特别指出：“自制是一项长期努力的工作”，“生命中每一个阶段都得重新努力”，“在人格形成期、在童年和青春期”则“需要更大的努力”（2342）；而且“贞洁有其成长的规律，在不同的阶段中，会出现不完美甚至罪过的情况”（2343）。这些对人类处境的切实关照，正体现出教会的慈母心怀，并不在于一味地指责人们的过失，更是希望指引方向，引导人们在圣神的带领下，去效法基督，善度基督徒的在世生活。

我是前同妻，我捍卫同志权益

小德兰（武汉）

小时候经常去教堂玩耍，尖尖的十字架与傍晚的晚霞相映，暮色里，人们总是会抬头仰望它。深色的大门将喧嚣的世俗关到门外，大门里边安静祥和，快乐和幸福如同清亮的溪涧，在耳边，在眼前，汩汩而过，如同泉水一样涌出来。每天倾听神父朗读圣经，看着底下的人在祈祷着命运，彩色玻璃在夕阳中反射着金色的光芒。

2009年正式参加慕道班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强烈，只要走进教堂，我就感觉身心放松觉得非常开心。2011年1月，正是冬天，当时我在武汉的医院住院，我甚至和来看我的神父沟通说我想做修女。神父说，那可以啊，你的性格和其他方面都适合，只要你的父母同意，我这边就可以给你开推荐信让你过去修道。这是我向往的生活，2010年终于实现愿望，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开始了教友的平静生活，而做修女的想法则搁浅。

可是这种平静并没有持续太久。父母眼中男大当婚女大当嫁，2011年刚过完春节在家人的恩威并济下开始相亲，应该说是包办婚姻更准确一些。自己原本就没什么主意，一切在父母的包办下开始，相亲、约会。因为第一次见面就告诉前夫自己是天主教徒，婚前不能有性关系，而前夫也不在乎这些，仿佛对他来说结婚也只是为了完成一项任务。恋爱一年多，我们终于在2012年5月走进婚姻殿堂。送走客人，当我回到卧室，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女孩变成女人时刻的到来，丈夫却说婚礼太累，早点睡下吧。我只好服侍丈夫睡下，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妥。但在出去度蜜月的时候，丈夫提出发生性关系却以失败告终，他解释说这是第一次，没什么经验，以后会好的。

蜜月回来后生活继续，忙碌工作，我们彼此很少说话，并不像周围的夫妻那样亲昵，通常一个看电视，一个玩游戏，我一直以为可能是我们都还没有适应两个人的生活。在亲朋好友面前强装幸福，回到屋子里相互不说话，慢慢地却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睡在一张床上，却是各自盖一床被子。

终于在婚后两个月，丈夫装不下去了，他向我出柜，并同时提出离婚。2012年7月，丈夫告诉我，其实他是一位男同性恋者。当时我就震惊了，“男同性恋”只是在电视和网络上看到的人，一直以为这些离自己很遥远，没想到却发生在自己生活里。当我平静下来回想起婚前丈夫的种种表现，相信了他的话。

之后几天，我在网上搜索同性恋相关信息，开始去了解同性恋，天真地以为这只是心理疾病或者精神疾病，或许可以治疗，或者改变性取向，从而保全婚姻，毕竟自己也渴望有一个疼爱自己的丈夫和温馨的家庭。无意之中，在网上搜索到中国第一位同妻翠玉荷的采访视频，让我意识到，原来中国早已有同妻这个群体，在网上搜索到的信息越多，自己越清醒地认识到性取向是不能改变的。绝望、孤独、寂寞，瞬间泪流满面。每到夜晚，那份无助、孤独、无奈的凄凉时时折磨着我，那种痛苦无处诉说。但是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恨过同志，只是当时用逃避的方式去面对这些。

终于两个人做了认识以来最长时间的一次谈话。我也能深入地了解到男同性恋的压力、困难、说不出的苦衷、被歧视嘲笑乃至遭人厌恶，对丈夫的态度也逐渐有了好转。尤其是我在2012年9月参加了由同性恋亲友会举办的第五届成都恳谈会，才了解到这个世界上原来真有这么多同性恋存在（以前同性恋对我仅仅是一个名词，现在他们却都是有血有肉的活人）。同年12月中旬，深深地认识到与其两个人痛苦，不如放手，彼此追求自己的幸福。结束了仅仅维持半年的没有爱没有恨的婚姻。

我有宗教信仰，天主教徒今生只能结一次婚，因为这段婚姻是天主所赐的，是不能离婚的，就算离婚也不可能再嫁或再娶，对于自己的这段婚姻，我也曾跟我们神父聊过，神父告诉我，我的情况就算我的这段婚姻离了，天主还会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可以再次选择结婚[1]。

我的信仰宗旨是要向全世界传扬福音，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为我们每一个人。他曾说过：他来不是召义人，而是召罪人，他不是受别人的服侍，而是来服侍人的。他为了我们全人类的罪，甘愿死在十字架上，我作为天主的子女，也是一样，同样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主走，我的生活不是靠自己，而是靠信仰来生活。关于这一点，有些人很不理解，为什么在我知道老公是同志的时候，没有表现那种负面情绪，因为我愿意以同理心看他，这不是他的错，没有谁会愿意走这条路。只有真正了解他们，才能够帮助他们。

有些人认为我分享的这种信息会间接地去伤害有相同信仰的女人，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可能把目标盯在有信仰的女人身上，认为我不能给其她的同妻带来帮助。对于这个观点，我无法认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处事方式，并不能一概而论。我只想把自己经历的点点滴滴都说出来，也许其她同妻也经历过，只是没说出来罢了，虽然我有些想法可能会不够全面，但我更希望对有些事情，能找到杜绝再次发生的理由。

2012年9月底，我加进了有生以来第一个“同妻”QQ群，在这个QQ群

里到处都是对男同性恋的谩骂和谴责。我完全意识到这个群里充斥着大量负面消息，怨气太重，没有一点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于是我在2012年10月建立了自己的QQ群，开通了微博微信，正式开始做“同妻”公益。前期只是在QQ群里面聊天、开导，给“同妻”一个倾诉的地方。随着加入的“同妻”越来越多，2013年3月我成立了“同妻互援工作室”，扎根于中国大陆地区，旨在减少“同妻”，维护“同妻”的权益，宣传同性恋群体的相关知识，劝导同性恋人群不要轻易走进异性恋婚姻，并促使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及性向反歧视法律的建立，来保障异性恋不被骗婚，同时也对已经与同性恋结婚的异性恋人群进行心理辅导，并倡导社会包容、平等对待同性恋。

“同妻”接触多了，难免会接触到男同性恋群体，而男同性恋群体又是艾滋病高危群体，于是我也开始做男同性恋艾滋病干预活动。2014年3月我辞掉工作，只身来到泉州，加入城堡工作组，一边做“同妻”公益，一边做男同性恋艾滋病干预活动。由于公益活动事务比较多，我无法投入一份工作，没有收入来源，缺少经费，公益活动一直做得很艰难。甚至一双拖鞋坏掉，都舍不得买新的，拿到修鞋摊位上修一下继续穿。每次出门都是选择公交车或者步行，只有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会选择出租车。虽然比较艰苦，可是看到有一位“同妻”从婚姻束缚中走出来就很开心。在男同性恋会所或者男同性恋酒吧做干预的时候，总是有一圈人围着我咨询有关HIV的相关知识，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HIV，还是觉得自己做的这些是值得的。

2014年开始，我在线下办了几场活动，第一场8月2号在泉州领秀天地举办了一场《七夕同妻征婚》街头倡导活动；第二场是11月8号在香港参加同志游行；第三场是12月16号接受香港凤凰大视野及公益中国两个栏目的采访；第四场是今年（2015年）过年期间，接受香港中文电视台拍摄《同妻纪录片》及元宵节晚上办了一场《同妻闹元宵》街头倡导活动。我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更多人关注同妻群体，也提醒更多的同志人群不要轻易地进入异性婚姻，而去伤害一个无辜女人（或男人）一辈子的幸福。

2014年七夕，我在泉州活动（“七夕同妻征婚”）的新闻曝光，让泉州和武汉的教会朋友都知道了。泉州的神父找我聊天，他找我的那几天，我心情忐忑不安，我不知道他的想法如何，到底是支持我做这个工作，还是像武汉的神父一样反对呢？我觉得很尴尬，只有把我的一个朋友叫着陪我一起去教堂。第一次和他沟通的时候，他对同性恋这个话题非常敏感，说不愿意多谈。第二次和他沟通的时候，就好多了。今年我又带了香港中文电视台的导演过去，在教堂里拍摄我的信仰生活部分。我们跟神父也有一定的沟通，发现神父对于同性恋的观点发生了些许变化。

我每次回武汉去教会的时候，神父照常批评我：“你怎么还在做这个事情？！你要过你自己正常的生活！不能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的教宗方济各已经改变了对同性恋这个群体的态度，以前教会是排斥不承认他们，现在则提倡要关怀牧养同性恋者。这样的改观，给我的感触很大。法国和爱尔兰同性婚姻合法化给我的震撼也很大，毕竟法国和爱尔兰都是世界上最传统的天主教国家，既然法国和爱尔兰都能够通过，我希望教会总有一天也能承认这个事实。

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主所造，既然天主创造了这样一个群体——同性恋，**祂**就不会排斥他们。如果排斥，就和**祂**自己的创世发生了矛盾。耶稣来到世上，宣扬的是爱，**祂**不排斥任何一方。我有时候和武汉的神父聊天，但是神父用索多玛城的故事反驳我，我到现在也不知道索多玛城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毁灭的。后来我也跟神父说过，我说索多玛城虽然是被天使所毁灭，但是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当时那个时代，我们并不知道当时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样子的。后来神父就说，教会不反对同性恋，却反对同性性行为，他认为同性恋应该禁欲。但是禁欲的话，怎么禁？食色，性也。你没办法强迫他人禁欲。所以关于这一点，我也只能和泉州的神父沟通深一些。

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星陨落，黯淡不了整个星空，一次的婚姻失败，毁不掉终身的幸福。希望社会能够更多地关注这个比同志更隐蔽的群体——同妻，我大力支持“同妻”们走出不幸的婚姻，走进另一段幸福的婚姻，微笑面对生活。同时也希望社会和教会给同志一个更和谐更宽容的氛围，让他们勇敢地做自己。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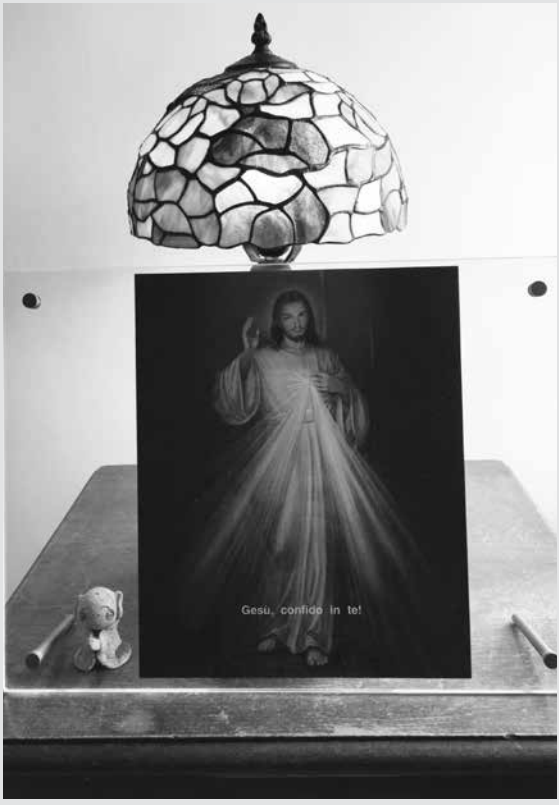
[1] 婚姻是天主教信仰的圣事，一对配偶在教堂里举行的合法婚姻圣事仅能一次，且不允许离婚，除非结婚时有非自愿、欺骗或其它不合理因素。在教会法典框架下，若基于上述不合理理由，教会可宣布第一次婚姻圣事无效，离婚后，还可以进入婚姻，接受婚姻圣事。

贰、

愿你的唇吻我

香港

Magdalene，女教友，婴儿时领洗，在天主教家庭长大，喜欢宗教艺术品及静修。



耶稣，我信靠你，我祈求你

爱的「诫命」

Paul（香港）

我是谁？这个自己和那个自己之间，两个只能活一个？活于基督和活出真我的真谛在哪？这些问题从高中开始就在我脑海中徘徊着。

我自小接触基督宗教，分别就读过基督教和天主教学校。印象里，天主是满怀恩典的、是超越一切的爱。虽然我并非在教会家庭长大，但深感天主所祝福的一切，也十分渴望认识及找到信仰。高中的时候，我开始慕道，追求生命的真谛。与此同时，寻找信仰也是认识自我的开始——了解自己相信什么，抱持甚么价值观。可是，认识自我的过程却充满矛盾，我想，生命也可能就是在矛盾之间不停摇摆的集合。

中学时代的我活跃于天主教团体和许多学生组织，可说是品学兼优。无论是老师、同学，甚至同学的家长都非常喜欢我，有时还笑言要我当他们的儿子或是女婿。我也会因自己的表现和成就而感到自豪，可是，这一切背后，我却好像是要避开正视或思索自己的某一部份。我发觉，我不断为开朗、杰出、正面的自己灌溉施肥，却把自己对同性产生的情感与欲望埋藏于深谷里置之不理。性，就是身体和思想般那么近，却又抓不住地离自己那么远。在教会的氛围下，我视性为天主的恩赐，但面对同性的吸引，又可以如何呢？面对着自己内心既爱耶稣、又爱慕同性的矛盾，我学会了好好把一切压抑。进入大学为我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展开了一个探索和了解自己信念和价值的旅程。

更新

大学期间，即使我有机会面对面聆听同志的分享，在课堂上了解一些对「同性恋」的研究，我始终仍然无法将自己跟「同性恋」三字挂钩。毕竟，「同性恋」充满忌讳之余，还与不同的负面定型与标签紧扣。彷徨间，我开始质问「为何天主会不喜欢爱慕同性的人？」、「什么是爱？」、「什么是家庭？」、「如果我现在跟男孩一起，却因为同性恋的缘故抛弃旧爱跟女孩一起，这不叫背信弃义吗？」等等……最后，我困惑至极，「天使」与「魔鬼」般的争论在脑海不停旋转着，分裂之际，我到了大学的辅导中心，辅导期间，发觉自己一直解不开的结还是自己的信仰：对耶稣的爱。

了解到自己的结在于信仰，我决定向大学的驻校神父坦白，一五一十道明所有自己一直埋藏心底的思想与感受。告解中，我哭、我发颤、我恐惧。寂静过后，神父除了重申教廷的立场，也点出教会内的不同看法和声音，认为这仍然是一个具争议的课题。他强调，天主是爱、是宽恕，并告诉我「如果你进入不了天堂，我也不愿意进去」……我哭了……我像保禄宗徒般「开了眼睛」，面前站着一个老伯伯身穿白衣、展开双臂、面带真挚的笑容、接纳的眼神……这岂不是耶稣基督？我继续哭着……这是我前所未有的修和及自我重整，是我自领洗以来信仰路上的更新及进化。

有时候，质问自己的信仰或信念其实不是缺乏信德的行为，就是越在乎信仰与价值，质问反而令自己更清楚、更通透，使所相信的更深刻、更稳固。我选择圣保禄为我领洗时的圣名绝不是偶然，圣保禄宗徒除了是我第一个认识的圣经人物，我转化皈依耶稣的历程都很像他：圣保禄在强光刺瞎眼睛前都是不断质问基督，后来却得启发、痊愈，更成为了震古烁今的外邦人宗徒。

无可否认，我也会遇到瞎眼的时候。尤其是当我把某些经文读了好几遍便以为自己明白透彻，以为已经奉行耶稣的训导，即使能把金句念得再滚瓜烂熟，若只把一切当作死的冰冷的律法和规则，我仍是瞎子。以这段经文为例：「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该照样彼此相爱。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亲相爱，世人因此就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若／约13:34–35）」看似简单的经文，如果主动尝试联系生活，却耐人寻味。我寻找及面对自己的路上，经验到耶稣基督不朽的「诫命」——无条件的爱。身为公教青年，我可以怎样活出基督？

爱与灵修

从作为同志的自身经验，令我体会到自我接纳和慈悲（self–acceptance／self–compassion）的重要。同志在社会上所面对的歧视和污名可能会令我们感到困惑、无助、失望、甚至学会把自己定罪（self–critical／self–judgment）。可是，耶稣的复活对我而言就是叫人重拾希望，重新与自己的真我联系，毫无修饰地接纳自己的所有。当我观察着自己的一呼一吸、肚子的起伏，我感受到自己的原本（nature），平静间，我听到：Thank you for taking care of me，就像是耶稣温柔地跟我说话。污名（stigma）不正正就是耶稣的圣伤（stigma）？当我们懂得好好照料自己，从同志的压迫（oppression）中也可能会洞察到社会上其他弱势社群所面对的种种不公和压迫。

我相信，人不只是平面死板的标签，放进数之不尽的百子柜里；人本应是由不同身份、性格、价值所交织而成的生命体。对我来说，生命中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则白，人之所以为人，可能就是天使和魔鬼的混合体吧。可以肯定的是，天主无处不在，祂就是活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内，如果我们能在平日待人接物时认出耶稣基督，把社会中最边缘的人当耶稣的圣体龛和圣神的宫殿看待，面对自己投射到别人身上的恐惧，主动去包容、拥抱与我们不同的经验和价值观，生命必定会显得立体全面。

冒险去爱，快乐地爱——圣周礼仪反省[1]

贞德（香港）

原本以为我一生也无法忘掉前度男友，与他的相恋是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段感情，而分手亦痛得死去活来，爱得深，痛得也深，起初日日以泪洗脸，之后身体也抑郁成病，久病难愈。幸而，有许多女友人关心支持，亦有一位知心女友的体贴关怀，在不经意之下，我获得重大的发现——女女之间的情感联系与支持，简直可与男女间的匹敌！

我的世界不同了

纵然我仍旧会对某些男性感到吸引，但亦开始发觉自己对某些女性感到与别不同，开始正视那些喜欢的感觉。我的世界渐渐多了色彩！

在不以为意之时，我对刚结识的女性朋友有好感，她的爽朗她的自在令人吸引，每次与她虽只是闲聊，总是轻松愉快，而渐渐有点兴奋着迷，有次交谈时，我的心居然剧烈地卜通卜通地跳！语毕离开时，我抚着心，问自己为何我的心仍然这样跳着？！我知道她有吸引我的地方，但却没有心理准备会遇到有心跳的一刻，一切来得美妙却又太快。

凝望着蓝天与白云，风中摇曳的花儿，一草一木茂然而生，微风轻抚着我的脸庞，一切受造物赞颂着上主奇妙的化工，流露着造物主的无穷爱意：

「我们全心感谢天主，看那大地充满着温暖，

我们今天愿高声同唱，主你的圣爱像海洋。

天主啊！你是我生命的泉源，

你曾塑造了我的躯壳，并嘘气使我灵魂苏醒，我的心里充满着喜乐……」

大地万物，欣欣向荣，谁不为自己的独特而尽吐芬芳灿烂！我欣赏并喜欢上一个人，不再只因他是男或是女，就只因是他／她！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每个人都是上主的受造物啊！天主，这是多么美丽伟大的事情啊！

孤单的笼罩

不过，这个惊人的发现也令我困扰了一段日子，我真的会喜欢上女人吗？脑袋里塞满着问号？不是吧？！但我又怎能解释我的心跳及紧张？天啊，我的脑袋可以骗自己不是喜欢上她，但骗不了我的身体我的心！

不认还须认，但我总有许多的疑惑而不敢承认。幸而向一些同志朋友请教与探索，整理往昔点点滴滴与女性友好的关系，而初步理解自己接近双性恋。然而，这个新理解仍未能完全将我的恐惧及忧虑尽释。

我真的很害怕，告诉别人这个发现，不去确认或许便没有问题，但这样否定自己真实的经历真的令我好难受，毕竟我没有做错任何事，并且是个美丽的发现，很想与友人分享，并得到他们的理解。我警惕自己，不要被恐同的思想或恐同的人扼杀了那么伟大的事情，勇敢地拥抱自己美丽的一面吧！

我尝试与好友分享这个新发现，有些人理解，但有些人却质疑，而这种质疑就否定着我的经历，使我不时又跌入自我质疑。

这种不被明白及不被接纳给我带来压力，所以，即使家人的支持及接纳是多重要，我也不能随便向他们透露，尤其是母亲曾经在街上见到某亲戚的儿子与男性有亲昵的行为，而带着耻笑或鄙视地告诉我。如我告知父母及家人，他们未必能够明白或接受，还可能会以我为耻，因为他们一直觉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才是正常的，我的亲戚们大都抱持如此的想法。还是不能随便告诉家人！

同样地，在工作间，我也绝不能随便让同事或主管知道，在一片裁员紧缩政策下，一个不小心便被成为描黑踢走的对象。

教会成为我的压力

虽然我由小到大在教会里，一直遇到不少善良热心的教友，但教会认为同性恋是罪，我不能随便透露我这个新发现，一不小心可会被人执着教条来鞭打我。

当年同志冲击主教座堂[2]之后，教会开始关注同性恋，举办讲座邀请外国的专家。但记得第一次出席这类讲座时，便听得不是味儿，只是不断数说同性恋运动有多大阴谋，我当时的心情就如另一位在场参加者的发问：「同志们对这些讲法是抱怎样的看法？我们在场谁是同志？为何不问问他们怎么想？」根本就漠视或不愿了解同志的想法。

曾有一两次，教友们讨论同性恋时，只是一直说同性恋不正常，危害家庭及社会，从没一点去关怀或体谅同志的处境，所以，根本难以在教会里跟任何人剖白，只能小心提防为妙。

即使知道天主教不接纳同性恋，但我发觉我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因而开展了一番探寻，由心理学的书籍，至坊间的讨论、教会的教理、对圣经的理解及讨论。最后，我明白到，人类历史一早便充积着多元的性别及性倾向，而今天的同性恋跟圣经昔日的理解可说是大相迳庭。现时同性关系里的爱情

根本不比异性恋模式的差，一样可以彼此心灵契合，互相配合，长相厮守。

不过，最令我失望及沮丧的是，教会的恐同态度及言论，真的谈不上任何爱或关怀同志，没有同行，只有定罪。

我也渐渐失去了返圣堂的热忱，在工作繁忙经常加班之下，我身心疲惫，但回到堂区却好像有一份说不出的孤单感，令我经常找借口不回去。

因着害怕否定而把自己收藏起来的日子，每每走不出不被明白不被接纳的阴霾影，令我经历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单。惟独同志朋友及少数接纳我的朋友，让我可获得点支持。

我的生活自此多了一个无形的包袱，它重重地压在我背后，我怎么也放不下它，心里亦好像有解不开的郁结、诉不完的郁闷。

以前，遇上不愉快的时候，我喜欢朝拜圣体，与耶稣相遇，就像与老友去食餐饭见面叙旧一样。但这段日子，我觉得教堂这围枱没有我的份儿，而改往公园里的三棵大树，它们扮演着天主及我的父母，我总爱背倚着大树，来感受那份来自天主的依靠及保护，这些大树亦成了我父母，让我可以倾诉，亦让我得到安抚及勇气。

心里不期然地响起这诀歌：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甚么都不缺少。
祂领导我睡在多草的地上，
祂喂养我的灵魂，祂领导我走上正义的道路，
纵使我走过了死荫的幽谷，我也不害怕灾难，
因为你同我在一起……」

和煦的太阳穿透树荫，照到我的身上，就如天主的爱，没有人可以拦阻，必要临到我身上，照暖我的心。

我说我是谁

尝试接受这个我之后，我并没有与那令我心如小鹿的人成功地邂逅交往。接着的日子也不容易走，不是多了女性可以喜欢上，便接着会喜欢上一大堆，更不一定会遇到那个她！就如我之前分手后的单身日子一样，我不肯定会否遇上生命中的那个人。同志的数目很少，要有缘结识到，又要有缘拍得成拖，甚至成为终身伴侣，谈何容易！

自称是同志也不是简单的，双性恋在同志圈里也是惹来猜测的——她

究竟是喜欢女的？还是喜欢男的？而我也总觉得双性恋未能完全形容到我的心态，我真的会喜欢男又会喜欢女，虽然我渴望与女性谈恋爱的心已被燃点起来，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心里是会喜欢上一个「人」，不是其性别！

如我只简单说我是同志，便立刻被理解作单单喜欢女性的女同志，但我不尽是这样，双性恋又仿佛只是一个方便的定义，却又不能恰切地形容我的心态。总之，美丽的发现却又有恼人之处！

其实，我只想平凡地、好好地去感受爱情，经历爱情，而不是想着跟谁的性器官来交往。我渴望能遇上一个臂膊，可让我的头轻靠，可让我依偎，可让我们互诉心声，就如基督一直陪伴我这位知心友，在我有需要时给予我他的臂膊一样。

我被迫走上的十字架之途

过去，教会回应同性恋的讨论越来越恐同及欠缺爱心，家庭暴力条例的修订都被看作改变婚姻定义的「陷阱」，更甚者，漠视同志的歧视而否定立法保障歧视，这些都令我感到愤怒。口口声声说爱同志的，却是批判同志最多的，这不仅是虚伪，更是以爱之名作掩护来欺凌同志。

我不否定异性恋的婚姻可有美好的价值，但当他们不断地以一夫一妻来谈同性恋欠缺生育的「缺憾」，贬低或轻视同志真实的爱情，或专挑其负面的情况去数落同志，我由起初烦压这些说法，慢慢在不容聆听、不去了解、不会去接纳同志之下，我越来越感到不公平，只有别人讲，从来无法申辩，甚至最令我难以接受的是，这些是信天主的人，居然可以没有爱心或体谅至这个地步，不尊重便不尊重，不体谅便不体谅，何需理会你的死活！不断地以教会教导来打击同志。

这种环境之下，做一个天主教同志，只有死路一条，这种压迫便使同志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不是我的性取向，而是别人的判罪及歧视，把我钉在十字架上！

怎也料不到居然会有一天我不想再做天主教徒！这个充斥了虚浮肤浅的爱的教会，大大令我再不能在弥撒中感到投入，与其魂不附体般参与弥撒，不如不去好了，自己做灵修，与天主倾偈[3]更好，至少天主会听得明又接纳我。

教会这个大家庭变得家不成家，真的令我感到很伤心。她曾是我温暖的避风港，但现在却成了我万箭穿心的战场。我的心痛，她[4]无法再听到，无法再理解。我有时亦会质问自己：我做错了什么？为何要面对这种的遭遇？

我不断去回想她的好，却又面对不到她对我的伤害。

教会的教导只是不断遣责同性恋是罪，还再要面对这些伤害，加上，同志这条路已经很孤独无援，无论我有多坚强，我真的受不住了！我必须找办法为自己取回平等的尊严，若教会里不能，至少我要在社会里争取。

在黑夜中祈祷，我却听不到天主的回应，只有无尽的漆黑与寂静。我问天主：「你去了哪里？为何我感受不到你！你还关心我的痛苦吗？为何只有黑暗与孤寂？」泪水不禁涌下。

「在主内，黑暗已非黑暗，非黑暗，黑暗有如白昼的光明。」这泰泽的短诵忽然在我心中响起。我失去原有的依靠，进入一片漆黑，天主就如这片漆黑与寂静，紧紧地环抱笼罩着我，黑暗不再只是黑暗，而是光明、是天主。天主听到了我的哀伤，以沉默来为我哀悼，以漆黑来表达**祂**的心痛。漆黑里尽是**祂**的爱与同在！

心灵的黑夜陪伴着我渡过了人生中一段漫长的漂泊岁月。

不去论断同志的教宗方济各

教宗方济各就职后，他的一句话，点出了教会在面对同志教友时应抱持的态度——不去论断！！这仿佛是黑暗中的一丝光明。

在教会里，我开始听到有些教友不再妄下判断，愿意体恤同志，并承认同志被歧视而需要得到平等的保障。不过，同时，假善人的叫嚣更大声，越说不去论断，越是去定同志的罪，他们眼里只看到罪，从没有以爱的眼目来看人，简直无药可救！

正如天主会因一个义人的出现，而去赦免这个城的罪恶，我也再尝试再返圣堂，我选择由圣周礼仪开始再重投教会生活，因为纪念耶稣的苦难，对背负十字架的我，意义特别重大。

主的晚餐

圣周四「主的晚餐」弥撒，其中特别处之一便是濯足礼，主礼为几位信众洗脚，仿效耶稣当年为门徒洗脚。我在看着，脑海中浮现了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对门徒们的临别赠言，有这样的一句：「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我称你们为朋友…你们该彼此相爱」（若／约15:13、15、17）。

主基督，祢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要为门徒洗脚的？主耶稣，你在临危受难之时，不但放下师傅的身段，担当仆婢为主人洗脚的服侍，更邀请与你并肩数年的门徒，开展一份更深入的关系，不再称他们为门徒，而是朋友。似

乎你在大祸临头时令你反省到，实践天国的使命并不能单靠主人对仆役或师傅对徒弟的命令或吩咐，而是彼此之间平等相互又至忠至诚的友情。

主耶稣，当你放下师傅的地位，化身成女仆体贴服待，化身成女人感情细腻，放下性别角色包袱后，你以无私的大爱，来面对别人对你的加害及朋友的出卖，让我在面对迫害、出卖、离弃时，找到继续爱下去的力量！

忽然在我的脑海中出现了哥哥张国荣与他的挚爱唐唐那患难的友情，今年哥哥的死忌刚巧又是落在圣周，我在网上又看到了一些悼念文章，重温他俩的恋情。哥哥刻意在逃不过狗仔队追踪之时，伸手执着挚爱的手，向着恐同的威胁与中伤，宣示他们挽手到老的爱情，即使要牺牲他的事业、他的名誉、他的一切……简直是殉道者的气魄！

他们两人细腻、刻骨、坚定的爱情，仿如一部浪漫的爱情小说，但却在真实的人生中生活出来，简直是许多恋人们所梦寐的，社会的枷锁与别人的非议，似乎令他们的关系更添一份珍惜、真诚与真挚。

哥哥起初封咪告别乐坛，应是为与爱人远赴加拿大开展共同生活而作的牺牲。之后，他却又回港，继续发展多方面的演艺事业，这实在令我疑问及好奇。我猜想，大概是爱惜他的唐唐希望爱人做回自己，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要只为保护他而离开演艺生涯。难怪哥哥称唐唐是上主给他的礼物。这是一种怎么样的爱情？！实在令我感动！主耶稣，你与爱徒之间也是孕育着这样温馨细致的情感，我也要继续与你一起灌溉我俩之间的爱情。

主基督，我为哥哥的离世感到难过及婉惜，求你保守天下间的有情人！无论我们性取向或性身份是什么，我们都以这种甘愿为对方付出的爱来成为你的门徒，求你收纳我们这样的奉献与牺牲！

主耶稣，今晚的濯足礼重演着你教导门徒彼此服侍的精神，你出位地打破犹太过节进餐的礼仪，担当了女性仆婢的角色，为门徒洗足及分送食物。你这么出位的行径看来有点熟悉，隐约地在哥哥身上看到点点啊！

重返乐坛的哥哥在「跨越九七」演唱会中，穿高跟鞋涂口红，摆出妩媚的姿态但却又保存局部的男性装扮，在二千年的演唱会，他更留了一把及腰的长发，有时束发成髻，有时穿上短裙，但同时展露着男性线条的臂肌及小胡子，这些雌雄同体的刻意打份，正是打破对性别角色的既定模式，似乎他不但在虚拟的舞台中做回自己，更是一个出位的「出柜」行动，作为公众人物，哥哥这行动把被贬抑的性小众身体及性别演译摆上到人人艳姿的舞台，来个平反。

虽然这种出位的演出并未获得本地传媒的赞赏，但他运用他个人的地位，豁出去冒险为自己为性小众伸张一点的正义，相信他的赏报已非在人间！

主基督，我知道你与我一样，看到了哥哥出位的行径，他所作的平反，他所作的牺牲，指骂他的人未必明白，你却一定深深体会到他所要追寻的公义，请你收纳他的灵魂，顾念他与爱人真诚深厚的爱情。

主耶稣，感谢你，让我重温你那份危难中的友情与爱意，是我不堪当的，请你继续洗我的脚！感谢你，你的出位行径成为我们性小众的助力与滋养，实在是我们极大的恩典啊！

耶稣受难记念

圣周五的礼仪不断重温一幕幕耶稣受苦受难的经历——被出卖谋害、无理拘捕、严刑拷问、无理监禁、抗辩无效、无罪判刑、十架酷刑、游街示众、不支倒地、戏弄羞辱、赤身露体、铁钉之苦、离别挚亲、深感离弃、宽恕世人，直至气绝牺牲。

「我的人民啊！难道我亏负了你，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请你答覆我……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请你答覆我……」

主基督，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你的苦难不但见证了专制暴政对人民的残害，更令我不断思索这是怎么样的爱……

主，你看到我的十字架很沉重吧？我一定要背负吗？那些审判论断同志的人不停地把我来钉死哩！主，你知道我爱你，但为何要背负这样的十字架？

主基督，你的十字架不沉重吗？为何你要受这样的苦难？你爱世人，世人却要钉死你啊！你太傻了，这些人不值得你去为他们受苦啊！即使你死一百次，他们都是冥顽不灵！你找义人好了，你为他们吃苦好了！主，你的爱，令我真的困惑与无语！

主耶稣，你说：「谁若跟随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玛／太16:24）。难道你是说给义人听的？！对你来说，十字架是什么？

我小时候，喜欢用它来作我的饰物，但谁知有一天我却碰见了另一种的描述：

十字架，罗马殖民统治下羞辱叛乱者的刑罚；

十字架，用以政治犯尸首示众恐吓反抗者的手段；

十字架，无数叛乱者抵抗苛征重税供帝国统治层奢华宴乐的命运。

主基督，我弄错了？还是你弄错了？你居然成为世人及极权眼中的叛乱者、抗命者、滋事者、搞事者！你叫义人跟着你这样做么！

主耶稣，你真的好钟意搞事？！你为何要不守安息日的律法，为自己招来杀生之祸，连那些恐同教友也懂得叫人守教会规则哩？！你为何不可以安

安份份守规则呢？！

主基督，我的心真的好难过，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主耶稣，你经常四处治病驱魔，使人不再为病魔及殖民魔爪所操控，让人重得自主的生命，重拾对上主的信靠，而不与不义的专制极权勾结。即使面对十字架的威吓，亦持守对上主的信靠及关怀弱小的训诲，无权势者之间彼此团结互助，以抵抗殖民暴政，不能只顾私利苟且偷生。主，被欺压的性小众一定是你要团结的对象，是你要去鼓励的人吧！我无力去面对假善人，我需要你的体谅与宽恕啊！

主基督，我仍不能接受，为何你来伸张天主的正义，却获得这样的下场？你看看，你面对强权死亡的威吓，也真的恐惧得淌下血珠！你为何不先下手为强，号召支持者暴力起义？你的领导你的权能往哪里跑了？！

主耶稣，你明知十字架的道路，是必须经历无数次失败的起义，你却叫我们去背负十字架，你不知道我们会多痛苦吗？你不是很爱惜你的门徒及跟随者吗？你要看到我们痛苦吗？

主基督，你真的爱你的门徒吗？你不是为门徒洗脚，并在患难中见真情吗？你在临别时，向天父祈求，保守你所爱的门徒的啊？！请你保守你的门徒，你的跟随者，保守所有义人，保守贫穷、弱小、卑微的，也保守同志啊！

主耶稣，你偏偏不去反抗，偏偏不去号召跟随者来支援？！你真的不要更大的暴力叛乱？真的不要义人来为你洒血？这样下去，你真的支撑到吗？！

主基督，谁要那被羞辱的模样？谁要那失去权能的命运？谁要那孤独无助、无力抵抗、痛苦不堪的下场？

我不要，谁要跟从这样子的基督啊！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我不要心碎，我不要心痛，呜、呜、呜……

我不要，这样子只会换来伪善者的嘲讽和鄙视！这个令我心碎的教会，令我的心被疼痛所撕裂，就如圣体一样，被牺牲了。

朦胧的泪光中，仿佛看见了世上无数被凌辱、被唾弃、被欺压的面容，也仿佛见到了主基督与诸位天上的圣者，他们关心我的疾苦与哀号，前来陪伴我，引领我走在他们的行列，参与他们在天上的宴席。

他们抹去了我的泪水、抚平了我的伤口，让我静静地安躺依靠在我主的膝前，沉淀在他们的慈慰中。

这个跌荡受创的心灵愿意分尝世间所有人的苦杯，而得享平安与宁静。

「哀恸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安慰……

几时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捏造一切坏话毁谤你们，你们是有福的。

你们欢喜踊跃罢！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曾这样迫害过他们。」（玛／太5:4, 11, 12）

主耶稣、诸位圣者、先知、圣贤，感谢你们那无私的奉献，在痛苦绝望的阴霾里露出曙光，给我指引。主，你彻底地以爱去感化众生，以另一种方式抵抗压迫，即使死亡来威迫着你，也永不言弃，你是我的偶像，你是我的神！

主基督，感谢你让我看到，不断有人以爱去抵抗殖民统治及专制强权。他们被强权粗暴对待、无「罪」拘捕、非礼性侵。他们有些没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也没有对前途精明透彻的掌握，凭着赤诚之心去争取，却像你一样，换来罪犯的身份、犯案的纪录。许多有学识、有地位、有经济条件、有人脉网络的成年人也许有能力承担这些后果，但某些什么都没有的，或许连支援的团体也不属，连家人的谅解也欠奉。主，我真的为他们担心，请你保守及纪念他们！

主耶稣，这些像你一样出位的人，一样走十字架道路的人，虽担心自己的前途但总不放弃，若说他们只是为自己的利益，根本不会不顾忌自己的前途，若不是他们无私的奉献与牺牲，我们根本窥见不到社会的曙光！主，求你让他们播下的光明，照亮更多人，感召更多无私的奉献。

主基督，请你也为同志感到骄傲，同志艺人冒险出柜后，大力支持同志平权，更站到前方积极支持社会改革，更有艺人为忠于自己的位置，继续追求真实和坦诚而宣布成为独立歌手，这意味着她的收入或会大减，然而，她却看到前方有无限的可能，心里无畏无惧！主啊，你要叫同志变得无畏无惧吧？即使他们背负十字架、被审钉十字架的罪！

我主，我主，你要我活在爱里而不再恐惧吧？即使我的十字架很沉重，我的心会很痛，会哭，会滴血。我与你一同关心所有哀恸及受迫害的，一同背负十字架，因为许多时候，人类就是很无知地不懂爱而犯罪，我也有爱不到及宽恕不到的时候。

「我的人民啊！难道我亏负了你，我什么地方对不起你？请你答覆我……」

复活庆典

圣周六是庆祝主基督复活战胜了死亡。我害怕被钉十字架，害怕伪善者

的中伤及定罪，害怕虚浮的爱下的孤单与离弃，但我可以相信十字架不是我的结局吗?

主基督，你的死亡看似失败，你那场爱的争战，却藉着上主复活了你这力量，为我们这些抗命不守规则的同志带来了新体验新希望，爱再不是失败的表现，而是战胜恐惧及死亡的途径。你爱的结局成就了我们爱的开始，就如一条没有尽头的道路，一条让爱带领去战胜死亡威吓的道路。主，请让我们无尽地爱到底!

那复活的烛光燃点起我的火热，那份义无反顾地追随主基督的心火，那份领受洗礼时渴求与主共死共生的感动。那份无条件的爱与牺牲，没有因我的不足而有丝毫的减退，反而让我体会更多我所白白领受的恩典!

主耶稣，是你拣选了我，不是我拣选了你，求你让我即使面对挫折失败，也愿意继续去爱得更多更深，不愿被强权所困缚、被失望所吞噬。

凭歌寄意，将《爱是不保留》奉献给我主基督作为我的回应:

「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
尘俗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
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
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
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刺穿的手;
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
惟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
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惟望得主称赞已足够!」

这首原本是纪念在二零零三年沙士期间殉职的谢婉雯医生的歌曲，却让我体会到人间的爱情若生长在奉献的土壤里，它才会更茁壮灿烂，但愿同志那份改革性的爱情也如此。

复活的生命

世界名著《双城记》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男主角所展现的伟大爱情是那无私的奉献，以自己的性命，来换取情敌的性命，成全自己所心爱的女人与她的爱人之爱情。可能是这样的时代，造就这样的爱，又或是，这样的爱亦可造就这样的时代!

在乱世中，克服出柜的恐惧而得尝支持的力量，在风雨中，体验感人的付出而无惧挺身的撑伞。「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一起无畏无惧地开拓自主的未来!香港人造就了现今这种世代，造就了一个个的爱情故事!放下安稳，勇敢地爱，创造历史，好好地爱!

我希望自己造就这样的时代，亦但愿这样的时代造就着我！背起十字架，无惧别人的指骂，我不再需依靠或乞求教会的接纳来生活，而是依靠天主圣神，我不再需在那耻辱的漩涡中挣扎度日，反而与同志们一起积极去消除对同志的冤辱，平安快乐地做回自己，继续冒险去爱得更多，快乐地爱无尽头！

二零一五年复活节

注：

1 本文中有许多广东话口语，编者尊重作者语言背景，未做任何修改，普通话读者若觉部分词句拗口，请见谅；

2 http://www.aibai.com/infoview.php?id=7245《香港同性恋权益人士冲进天主教堂抗议》；

3 对话，聊天；

4 天主教徒喜欢用女她指代教会，比如教会是「慈母教会」、「基督的新娘」等，类同Motherland。

天女散花粉蝶忙

施魅力[1]（香港）

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同志基督徒。幼时父母离异，到我十二岁时，母亲让我跟父亲过活。父亲每天只给我三毫子生活费、三毫子车费。母亲要出外当佣工。为两餐，我要游走于父家和母家，午餐只得三毫子，在大排档叫上一碟炒面、一碟炒粉加一碗番薯糖水充饥。早餐就靠回学校辅弥撒领早餐券，在食物部换取一碗麦皮，一个面包，有时给其他同学早到，我的早餐就落空。

母亲听人讲读教会学校好，品性单纯。不错，我是单纯，只一心向慕我的同性道路。所以当母亲要我领洗时，我真是天真纯洁，那年十二岁。到我十六岁时，才开始发育，天翻地覆：为什么我会喜欢班主任、班长？又喜欢手淫？不久，为节省一毫子车费，我徒步由父家返母家，在围观热闹看卖武的人潮时，我的贞操给了他——一个我不认识的男子，他带我进入了同志世界。

欲拒还迎、新奇刺激，从小缺乏父爱和手足之情，同性情谊比天主的爱更吸引我。我勤办告解为得罪赦，不久又犯，神父只是叫我躲避犯罪依靠天主；积极点的神父会叫我多做运动，用耗费体力的方式去抵消性欲？得吗？依然故我几十年，今年已是进圈金禧纪念年，回首前尘，我得到甚么？

那时，学校没有社工，没有综援[2]，父亲是一个饱食终日、游手好闲的二世祖，成日冀望阿爷留低在大陆的店铺得以解封，重见天日。可惜到他离世那天，希望仍是落空。我不懂功课，问他，他叫我自己搞掂，学费已积欠半年，每天校长巡校时，同学就知会叫我学号，说又来催交学费了。没法子，母亲只好出马，亲自求情，半年减为三个月。母亲有一怪性格，就是不喜欢雇主老板时，她会霎一声执包袱走人。留下的烂摊子就由我去道歉，替阿妈执拾带回家。

在这情形之下，我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靠祈祷跪求上天，可以改变吗？由于没钱交学费便只好缀学，改为一边做工一边读夜学。去亲戚一间公司做练习生却没有工资，因为母亲平时生活费由他们垫支，我得为母亲还债。此情此境，怎会读到书？加上，我开始去交友，心散、不专一，难免成绩落后，不一两年，就彻底退学。从此，彻底做了上班族，用车马费买画报，在报章上征友，认识了同志朋友，友谊维持至今，每年仍会相约旅行。

现在，父母俱已离世。他们的离去，我没有流下一滴泪。对母亲，我已尽孝道。对父亲，我没感情。何况他有几个老婆，我已决定，如果我们这一代仍有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要维系亲情的话，我愿延续下去，如不，老死不往还，相逢如陌路。

我做主日教友，心中敬主，亦不冀求天赐良缘，只是心中疑惑，为何我是这样的命运？一方面我不断识人，征友，亦不减我良心去敬主，经上说：「你应当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爱上主，你的上主；并爱近人如你自己」。爱主及爱人，我有做到，我爱好多男人。

情路上，我不是一帆风顺，好不容易才谈了一场恋爱。不到半年，他移情别恋，理由是他要脱离同志生活。在我生辰的那月，他带来女朋友，便是告诉我不要再表错情、搭错线，白费心机。

后来同志社交网站涌现，朋友传给我的短讯，有益世道人心。我就发出去给网友当做福传，希望感染到其他身边的同志朋友。大关神父有次讲道，其中一句说到：「划到深处」。我感触良多，茫茫大海，不妨划到深处，像一块海绵掉到大海，吸满对上主的依赖和信靠。又像小耶稣手中的皮球，几时**祂**对我恩宠有加，自然爱不释手，观赏频仍；但当有别的更吸引**祂**的玩具时，**祂**就把我丢埋一角，不瞅不睬，让我掉到神枯的地步，静待**祂**回心转意，对我青睐。

每天早上晨运步行时，就是我念玫瑰经的开始，脑袋已储满了祈祷的意向。每念一粒，即祈求圣母玛利亚祝福此人、地，事，渐渐养成习惯。我是心中默念，不用再拿念珠了。愿圣母福佑我认识的每一位朋友，也包括看完我这篇拙文的你。

现在我的座右铭是：既来之，则安之。不刻意强求，一切随遇而安，随缘而生。双亲泉下有知，在天有灵，当然默佑儿子的努力尽同志身份爱护众生，不负主望。「无儿无女卧病床，一生难有白头郎」，每人的命运不同，我没有怨天，亦不尤人，只要求每天活得惬意开心就够！

《早晨献功经》：「主！为今天即将承受的一切，请赐我智慧之情」（注：用三分钟平躺床上，归心思主，涌现今日我要做的工作，求主圣化，方才起床，使血压平顺）

《睡前感恩经》：「主！为今天已经承受的一切，请赐我感恩之情」（注：用三分钟沉淀思潮，回忆反省今日功过，求主恕罪，念《上等痛悔经》，与我的护守天神[3]伏主棺椁上，与主同眠）

日常祷告：「全能永生的天主，祢丰厚的慈爱，远远超过我们的功德和

期望。求祢广施慈恩，赦免我们的罪过，排除我们的不安，赏赐我们不敢祈求的恩典。亚孟」

注：

1 作者的个人故事曾分别在《情长同志—香港12位「男」同志口述历史研究计划》及《男男正传：香港年长男同志口述史》中有更详细叙述，有兴趣的朋友可找来一读；

2 香港社会福利中的一项入息补助，作为经济上无办法自给自足的香港市民的社会福利安全网，由香港社会福利署负责统筹（维基百科）；

3 天主教信仰相信，我们的生命一开始，天主就派遣一位天神照管，直至去世时为止，称为「护守天神」（又译守护天使）。护守天神帮助我们趋善避恶，帮助我们祈祷。圣咏记载：「上主派祂的天神照管你，在一切事情上照管你。」

点解[1]一定要分公母?

义安（香港）

作为拥有男性化气质的女同志天主教教友，首先要面对的压力不是性倾向，而是外表。原来人类可以如此肤浅，最不愿意放过的，仍然是别人的身体。

在社会仍然充满主流性别论述的年代，如果你是一个雌雄莫辨的人，你甚么也不需要做，你只要存在便已经引起大众不安。在保守的天主教会团体内情况更严重，甚么「女生应多穿裙子」、「束短发也不应束男式短发」、「身为女性应该斯文一点」等等性别定型，从小便已带来压力，更甚的是，当你要上厕所时，烦恼便来了，无论进哪一边也会引来奇异的目光，甚至招来辱骂。从此，如厕的决择成为我每天至少一次的压力。

其实我的诉求很简单，「我只系想尿尿而已……」。

好了，时间让多些弟兄姊妹知道你不是公而是母，他们便开始自动联想了：「那你是不是同性恋？如果不是，干吗要扮男生？女生和女生只可以做朋友！天主只祝福了男女结合的婚姻…（下删一万字）」仿佛只要外表女性化便不是扮男生，不是扮男生便不是要和女生结婚，不是要和女生结婚便不是同性恋，不是同性恋便是好朋友了，感谢主！

当女生爱上我，除了自己首先要争扎会否令天主不高兴，再要争扎应否信任对方，如果对方因为我像男生才爱我，她最终可能会选个世人认同的生理男结婚；如果对方喜欢女生，那自己又过份男性化。这种争扎，可以向谁倾诉？我去告解，保守的神父不赦我罪；包容的神父自认对这议题不认识所以未能提供指引；开明的神父给予心理辅导多过灵修指导。我去找教友，左派的流于宣泄伤痛情感；右派……你懂的（再删十万字）；敢于行动的被制度窒息。可能我的中性身体直接反映我的半天吊[2]状态，同志教友嫌我保守，中产教友嫌我激进，基层教友不懂我在说甚么。结果，我的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走。

多年以后，我仍然带着中性的身体生活，社会上多了非主流的声音，我如厕自在了一点。任何压迫，身体始终是第一个战场，女性的身体恒久地被性化，你富有女性特征时会被看成诱惑源头，引（异性恋男）人犯罪，你没有女性特征时会被视作逾矩，不安份守己。我心想：我不也是一个人吗？天

主很爱我哦！当教会说要成圣自己，圣化他人的时候，其实有没有想清楚是「圣」还是「性」[3]？

我是怎样熬过来的？除了天主的恩宠还是天主的恩宠。谁教我要信靠天主的恩宠？是天主教会吗？是，天主教会是个关键的媒介。天主教会很棒吗？绝不！只是天主棒，而不是媒介棒。只要稍微细心阅读圣经便很容易发觉，天主专门挑选三尖八角的奇怪人做他的门徒，整个教会特别是领导层尽皆如此，但天主的恩宠依然透过这群生物传递，如此我们便更加能够肯定这是天主的功劳，而不是人的功劳。正如面饼没做过甚么，天主却使之成为自己的身体。面饼依然要做好本份，总不能让自己过期发霉吧！虽然发霉教友俯拾即是，但天主的恩宠为我足够了！

注：

[1] 粤语，即为什么；

[2] 不上不下；

[3] 「圣」和「性」粤音相同。

双基的自白

Giovanni Battista（香港）

被邀请后，想了良久，也不知道该如何执笔，把自身的双基（公教基督徒+同性恋者「基」）身份写出来，和你们分享。除了小弟的文笔和墨水非常有限外，更重要的是，我其实根本不能够用「过来人」的身份来分享。原因是其实已快过三十年华的我，仍会不时因为自己「双基」的身份而忐忑不安，甚至很容易会产生负面情绪，想放弃其中一边身份，更有曾经想过轻生。路不易走，现在依然是小心翼翼步履蹒跚地走着，幸得一直存留在圣体龛内的我主救主耶稣基督，以及天上慈母圣母玛利亚一直陪伴在侧，才得以关关难过关关过。

很多时候，我都处于一个「唔知想点」的心理状态，一方面基于「身体却很诚实」，清楚无悬念地肯定自己是喜欢跟自己相同性别的人，另一方面，由于从小到大都成长于公教家庭内，就读公教学校，并接受公教培育，或多或少被灌输了同性恋或同性性行为是罪、是天主所不喜悦的等慨念。我有时候真的很憎恨自己，甚至曾将这种憎恨波及父母，或算到天主的头上，怪他们为什么要把我生成这样，有一个这样的性倾向，使我痛不欲生。

在其他人，特别是教会内的弟兄姊妹前我是一个乖孩子，但却要用各种借口来隐瞒自己的性倾向。为何天主你要创造我这种为世所不容的倾向出来？这根本跟牧者们（如上年杨鸣章辅理主教的「同性恋好比吸毒」等言论）常用以比较的吸毒、偷窃等完全不同，我是没有选择的呀！如果这种倾向是不符合天主旨意的，为何天主又要创造我，以及那么多的同性恋者出来？如果同性恋者是罪人，那其实跟中古世纪时，认为得大病、得麻疯、天生残缺的伤残人士等是罪人，因此得到天主的惩罚和咀咒有何分别？我想问的是，今天的牧者，无论是天主教或新教的都好，你们还会认为和宣扬伤残人士是得到天主的咀咒吗？还会说麻疯病是上帝的惩罚吗？如果不会，为何却要不遗余力地宣讲同性恋者不能上天国，同性恋是上主不悦纳的呢？你们可有想过同性恋者，特别是同性恋的教徒的感受吗？你们有想过办法了解我们的心理和感受吗？你们有尝试爱我们吗？为何你们要把我们当成洪水猛兽一样，肆意攻击呢？我们也是上主的羊群呀！

还记得读初中的时候，曾经因为要动一个手术，我入住了一所天主教医院。一个星期里，在医院闷得发慌的我，每天早上六时都到医院内的小圣堂

参与平日弥撒。有一天心血来潮，见到弥撒完毕后有神父在圣堂后方的告解亭当值，便上前办告解。办告解时，我如常地告知神父我有同性恋倾向，不知道该怎么办时，神父却给了我一个极不寻常的反应。该神父要求我从告解亭中走出来，让他看清楚我到底是谁。当时还只十四五岁的我，当然只好言听计从，按他的吩咐从告解亭中走了出去，坐在长椅的最后排。神父打量了我一下，便问：「你叫什么名字？电话号码是多少？可惜我现在赶着要到别处开弥撒，不能和你详谈了。但我必须介绍你到一个机构，它虽然不是我们天主教会的机构，但我们之前曾与它合作过，它能够帮助你。」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找出一张小纸条，徐徐地写下「新造的人协会」以及其电话号码。当时胆怯的我最后只是告诉神父我的圣名，他放下纸条之后便走了。我被神父不寻常的反应有点吓倒了，于是便待他匆匆地离开了后，便回到告解亭前查看挂在门前的名牌，「郭XX神父」。

再在医院多待几天后，我便病愈出院了。回到家中，我第一时间上网查查「新造的人协会」是怎么一会事。感谢天主，我除了看到协会的官方网站吹嘘自己如何令不少同志成功「拗直」外，我亦看到不少关于这种「拗直」协会的负面评价，例如在外国他们会如何为你「驱魔」，用电击「疗法」「拗直」，甚至逼到不少求助者产生抑郁症，走上绝路。看了这些网上评价之后，我不禁毛骨悚然，最后便不了了之，亦没有尝试联络该「新造的人协会」了。

过了十多年后的去年，我竟然又遇上了这位郭XX神父。原来这次他是以天主教香港教区关顾同性吸引人士牧民小组的神师身份，到一个我正在参与的三日两夜青年朝拜圣体夏令营举行讲座。该讲座的主题是「同性婚姻的真相」。

但他却几乎没用多少篇幅来解说为何教会不认同同性婚姻。反之，他用了一个极为卑鄙的手法来抹黑同性恋者。他不停地播放台湾同志游行的片段，并特意地放大了一些在游行中穿着比较性感或穿着SM套装的同志的影片及照片。他又告诉我们以前群体名称只是叫LG，后来又叫LGBT，到最近又吸纳了其他性癖好的人，叫什么LGBTQI，等等等等。他不停地为同志制造刻板印象，把同志都描述为是有性癖好的人、暴露的人、滥交的人，在这一个多小时的讲座中，作为基督徒同志的我，简直是痛不欲生。最后，他更以播出香港著名同运人士小曹，化身为「大波圣母」的youtube影片作结，并煽动在场的公教青年们，说「你们看，同志们都是敌基督的，他们还要对圣母那么不敬」。在场气氛立即变得狂热，青年们都不停地骂同性恋者是大不敬等。

作为一位热心敬礼圣母的同性恋公教青年，我真的再忍受不住了，我的内心是多么的委屈。最后我唯有跑到洗手间内，哭了起来。为何教会和神父们总是要一竹篙打死一船人，总是要将自己和同性恋者形容成一种敌我矛盾，有你无我的状态。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地抹黑同志。他们可曾知道教会中亦有为数不少的同性恋教友？退一万步，就当同性恋是罪，但耶稣不是时常教导我们要爱罪人吗？不要只看到你弟兄眼里的刺吗？但他们这种抹黑的手段，只是会把教会的同志一个又一个的逼走罢了。

感谢天主，让我最近一两年加入了Compassion香港天主教同志信徒互助小组。在小组里，我遇到了不少与我有相似经历和挣扎的同志信徒，我们彼此扶持，互相肯定了我们既是同志，又是公教信徒的身份。这两个身份并不互相排挤，这两个身份是可以自豪地、虔敬地并存的。若果不是遇到了这个充满爱的组织，我相信我还是活在被排斥、不被接纳的阴霾下。也或许我早就自我了结生命了。

主爱世人，主爱同志。愿天主圣神继续祝福和保守不同的基督徒同志团体，特别是Compassion香港天主教同志信徒互助小组。愿这些组织继续为主的慈爱服务及作见证，成为地盐世光，成为主爱与和平的工具。

七苦圣母，为我等祈！

圣方济各亚西西，为我等祈！

贰、

愿你的唇吻我

台湾

我们背负十字架，那受苦的主耶稣的十字架，
并跟随他为我们预备的路，那慈爱与怜悯之路。（Magdalene）

落在荆棘里的种子

欧普拉（台湾）

如果不是……

40多岁的欧普拉，如果不是个双性恋者，如果不是经历过一段痛苦而漫长的自我认同接纳过程，并曾在教会工作过而对信仰有另一番看见与省思；如果不是曾经勇敢面对，如果不是认识并看见许多圈内朋友；如果没有这些经验与过程，我想我会跟台湾大多数天主教友一样，参与联名签署活动或走上街头反对同性婚姻或多元成家，这是很容易的事。

我的父母感情一直很好，为许多亲友所称羡，小时的我认为自己长大后也会同爸妈一样有个自己的家，与男生在一起生儿育女共组一个家庭，这些都是幼年时对未来理所当然的想象。渐渐长大后的我发现自己并不只喜欢男生，更是容易被一些美好的女性吸引而爱恋着她们，越大这不一样的性倾向使我越发害怕，尤其是对一位从小跟着妈妈上主日，高中时就领洗的天主教徒来说，我知道教会教导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事，是罪，是天主不喜悦的。女生应该要爱男生，夏娃是要跟亚当结合，生儿育女繁衍大地，组成一个为天主喜悦眷顾及祝福的家庭，而不是夏娃跟夏娃结合，生儿育女繁衍大地，组成一个为天主排斥厌恶诅咒的家庭。

人的尽头，神的开端

与人独特不同的性倾向，带给我生命的孤单与对未来的无望感，教会的看法与教导亦让我陷入更为黑暗的深渊之中，这教导也犹如孙悟空的紧箍咒将我禁锢住，我害怕自己，变的极端恐同，情感上亦相当压抑。一直到20岁左右，遇到另一个也是天主教徒的女人，我无法自拔疯狂迷恋着她，压抑不住的爱恋让内在产生很大的冲突与痛苦，这痛苦随着对她爱恋的加深逐渐升高。某次我们约好要去一个著名的天主教朝圣地——宜兰县礁溪乡的圣母山庄朝圣，当对方在电话那端告知有事临时要取消时，我的失落与痛苦瞬间到最高点。挂上电话后，我决定自己一人出发去走这趟朝圣之旅，寻求天主的救赎与恩典。

圣母山庄，我曾跟妈妈和教友们来过一两次，从山下风景区的步道走到山上的圣母山庄需要四、五个小时，印象中有段狭窄的山路真可谓一失足成

千古恨。到火车站买最近一班的车票，从台北搭了二小时左右的火车再坐出租车到山脚。

走在山里，山上是如此寂静，我独自一人边走边掉泪，我不懂自己为什么会跟别人不一样，会被同性吸引，会爱上同性别的人，也不懂为何会对这女人产生这么深的爱恋。这内心的孤寂与痛苦，谁能真正了解，有谁可倾诉。有许多感觉感受，我觉得这是教会、辅导老师及许多人无法真正了解体会的。我感觉好像只有我的世界跟别人不一样，让我感觉自己像是个与众不同的怪物。这内在的孤独、冲突与痛苦，让我想轻生，想要往山下就这样一跃而下，结束生命及这一切的痛苦，让它平息。当在山上看着山下，灯火通明，一堆密密麻麻的房子时，我想到我亲爱的家人，尤其是妈妈与妹妹，我可以想象到自己丧礼的可能情景及家人将要承受的苦痛，亲情犹如一条无形的细丝线将此时的我拉着，阻止我做出傻事，于是我放弃轻生的念头，转身继续往前走，寻求天主大能的慈爱救赎将我从痛苦的深渊中救出。

走了约有1个多钟头吧，当走到通天桥登山口时已近傍晚，天色有些昏暗，预估前方路程应该还要两三个钟头吧，如果走到一半，天黑了怎么办？不想走回头路，既然来了，就往上走吧，如果走到一半天黑了，就在路旁坐等天亮吧，在山上其实五六点天就会亮了。

恩典的带领

想不到，还未走到圣母山庄过夜，天就暗了，我忘了在山上，天暗的也是很快。之前那些迷途登山客，曾在这山中看见圣母的显灵带路而脱困，我也想要如此让圣母来指引光照前路吗?在黑暗中突然看见某处奇怪的亮光，也会让人害怕吧。天主了解每个人的心思意念，祂用不同的方式带领我。

当山里的黑暗将我包围笼罩，但我的内心却有一种奇妙的平安，能毫无恐惧地面对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脑子里也似乎有张地图指引着前路，纵使眼睛已无法看见，我仍知道自己走到哪里，仍能站在山中新旧叉路间选择，相当神奇。在黑夜中行走，感觉时间特别久，走了不知有多久，还未到达目的地，这时我开始惶恐，怀疑自己是否已走到别座山，就在这么一种不安疑惑的心情下继续往前走。而当我踩上圣母山庄阶梯的那一刻，心中的兴奋难以言喻，天主的恩典与陪伴原来一直都在黑夜中一路守护着。隔天同山上朝圣的教友们拜苦路，并在祈祷交托圣母后就下山了。回家路上陪伴我的是内心的平安、对天主大能奇迹保守的感动和赞美。

心灵医治

下山后，我的问题、痛苦与冲突仍在，天主并没有显奇迹拿走或改变，但就在没多久后，在一次圣神同祷会中遇见王敬弘神父，当时在心灵医治祈祷方面及神恩运用上很有经验与名声的神父，在会后我鼓起勇气请问神父的时间，想请神父是否可以抽空帮我做心灵医治祈祷。没想到这医治与陪伴会一直沿续到1999年神父去世，约六、七年的时间。天主的恩典超乎人的想象，在王神父的心灵医治祈祷中，天主给了我满满的爱，医治了我过去生命中心灵受到的许多伤害，特别是与奶奶的关系。在医治祈祷中，从王神父、修女到小妈妈的陪伴也教我看见体会爱。我的生命状态从封闭到开放，不再那么愤世嫉俗，心变得柔软许多，对人性的体会也更多更深。

宗教交谈与合作

后来因缘际会接触到教会的工作「宗教交谈与合作」，与佛教、伊斯兰教、一贯道等宗教及信徒有许多接触，它打开了我个人狭隘的天主教宗教视野，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大更丰富的(宗教)世界，遇见天主的各种面貌。对终极实在与真善美圣的追求，宗教间的差异，彼此教义是那么不同但某方面又极为相似。我看见一些隐藏在宗教内的我执和偏执，宗教间要能做到彼此的尊重与自我的谦抑（谦虚），相当不容易。在宗教巡礼中，我发现各宗教的发展受当代文化、自身传统历史及人的影响亦相当大。在许多丰富的看见与体会中，可以发现天主不是只在教会内，教会外亦有救恩，教会的教导有时也有文化的局限，每个宗教都有自身可以再成长净化的地方。宗教摆脱不了人的色彩，写下宗教经典的是人，解释经典的也是人，没有人是完全的，认知都是有限的。我开始能看见并区别宗教内有关人的部分与神的部分。

生命的转变与成长

就在许多的丰富看见与体会中，我生命中孙悟空的紧箍咒，从小对性倾向不同而产生的罪恶感、害怕与恐惧，这束缚也完全脱落了。我体验到人在信仰中，自我思考与省思的能力很重要。

独特的性倾向让我的生命也因此成长。原本我的个性很容易受他人影响，较无主见，相信权威，拘泥规矩，头脑呆板不懂灵活变通，但就在这么多的看见与体会后，我开始有自己的主见，认识自己是谁，相信自己而不是权威，并勇敢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与幸福。做自己，走自己的路，这并不容易，但人必须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感受，为自我生命负责，面对恐惧、面对黑暗与风暴，勇敢穿越。

主的恩赐

现在的我同我的伴侣、她的妹妹及妈妈、还有伴侣收养的一只流浪狗住在一起，一家五口。我跟我的伴侣晚上睡前常会一起读经，分享天主圣言并祈祷。如果有到竹北，也会上天主教会参与主日弥撒，如果是上台北，我与伴侣也会去同光同志长老教会并参加小组团契。我们也有一些圈内好友，彼此在生活中关心扶持代祷。

天主的爱与我们同在

生活或许不容易，这条路或许艰辛孤单，也要面对人们的无知与排斥，偏见与歧视，但耶稣本人都曾走过类似的十架之路，立下榜样让我们追寻，天主的爱一直与我们同在。感谢天主如此地爱我们，赐予许多恩宠，所有的一切都化作感谢、感恩与赞美。

你是我的天主，我是你的爱子

安東尼Anthony Cheng（台湾）

△ 贞洁不是一个宣发誓愿的当下就得以满全的德行，而是每个人一辈子的努力在各种诱惑中获得自由。△

成长经验

“你造成了我的五脏六腑，你在我母胎中缔结了我。我赞美你，因我被造，惊奇神奥，你的工作，千奇万妙！我的生命，你全知晓。”

回顾自己的成长经验，深深地感受理解到圣咏／诗篇139章，达味向雅威天主的全心赞美。

我成长于一个小康家庭，父母教育程度不高，但是，堂区生活中的信仰培育和学校教育是齐头并进的，因而，在我的信仰经验里与天主的关系是一份长期在祈祷中的亲密关系，虽然不无神枯，可是随着岁月与成熟，越发看见天主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有着特别的计划，而我大部份来说接受祂给我的一切，包括我的软弱，困难与挑战，其中包括了我的性倾向。

信仰成长背景是典型台湾1970年代出生就领洗的教友，出生领洗，国小初领圣体，学辅祭，高年级领坚振，国中开始参加夏令营，即便在许多台湾教友很容易因为升学压力而中断的国中高中阶段，仍旧维持着教会活动的参与热火，在这过程中获得了更深一层的信仰陶成。

从小并不是一路顺风的，隐隐约约，我的人际关系和父母期待的不太一样，我不像一般的男孩子很顺理成章地除了学校之外就是田野里面冲进去闯出来，体育是男生最爱的活动，相反地，我喜欢跟女生聊天，然后就被认为话太多，我的体育很糟糕，我怕跌倒流血，感觉不是个有勇气和男子气概的男生。

我会格外在乎跟我要好的男生，通常我在班上会看一圈同学，然后跟外表斯文、最好带着点书卷气的男生要好。我会约他一起去野外去河边走走，有时候捉捉小鱼，有时候偷偷游泳，游泳的时候，看见高年级或是国中生已经性成熟的人，白色内裤因为浸湿而半透明的时候，心里开始有些既想看又羞耻的矛盾反应。

在这时候，教会的教理班和礼仪生活，以及告解等等的要求，一方面塑造了我的举手投足，道德观念，另一方面却也让我经常活在罪恶感里面，甚

至跟天主许愿说，好，我要忍住在自己身上寻找快感的那些小动作，不要再犯罪了。

我的信仰生活和生理欲望的勃发是生活中的两个极端，到了高中，情感的爱恋与身体的欲望更趋强烈，而我也越来越明白，自己竟然单恋了同班同学，心情非常受折磨，但是，又不断告诉自己我只是个个性不成熟、对朋友依赖的人。

家族里面我跟表弟都被期待将来要当神父，因而，很自然地经常被不同修会邀请去看看，教区的大修士、负责圣召的神父也密切来往，邀请参加圣召营、圣体军夏令营，在这当中，我一点也不敢跟表弟透露这些心情，而自我要求严谨的他，似乎没有这方面的困扰，而且成绩表现向来优异，顺利地走上祭台成为家族的光荣，而我则选择了低调，逐渐淡出这个话题。

大学时代曾经试着交女朋友，探索自己与异性相恋的可能机会，无论是心仪或是倒追的异性感情都曾经发生过。身心不断地在这当中争战着，当时也曾经思考过，入修院也许是一种解脱，不必为究竟自己爱男生或是爱女生而困扰，然而，短暂体验了修院生活，虽然朝夕祈祷，每天弥撒与日课的生活虽然吸引我，却也发现那是一个诱惑更大的环境。

也是在大学的时候，跟着一位耶稣会神父做定期的灵修辅导，让我有机会一方面培养自己更深的祈祷经验，神父也教我怎么面对情欲与情感的经验，他要我先感谢天主给我一个健康的身心灵。因为这样，我才拥有一个健康的人该有的反应和感觉。然后，教我如何学会不让这感觉影响我的决定。

从小，性的感觉是羞耻、摸索与挣扎。在祈祷中只是问天主我为什么这么依赖朋友，这么在意某些同学，一直到我在白先勇小说里，读了他对白净少年的描述，让我心中那股蠢蠢欲动的欲望找到了认同。

跟天主的关系

“父啊！如果可以，免去这杯爵吧。”

从开始懂得进入礼仪的祈祷氛围，每年到了四旬期，或是读到耶稣受难史的时候，对耶稣山园祈祷的这段话，格外有感触。“**父啊！如果可以，免去这杯爵吧。”我跟别人这么不一样，很寂寞的**。

在教会活动中认识很多神父修女，他们分别给我不同形象的天主，有的神父介绍给我公义的天主，因此，要经常告解，不然天主审判我们，让我们无法从罪恶中走出来，也有的介绍给我慈爱的天主父，**祂**是循循善诱的天主。

大学的时候，一位神父送我一张圣像卡片，耶稣山园祈祷，可是，不是

面对审判前一夜那如血一般地流汗跪在地上举目向天的忧苦形象，而是耶稣坐在石头上，月光照耀他皎洁面容，是一种促膝长谈的氛围。然后神父对我说，这才是我们跟天主应该有的关系。于是，渐渐地，我非常喜欢在圣堂里面，在圣体前面跟天主父、和耶稣基督促膝长谈。

或许，这样的冲突太多太强，我选择向欲望投降，同时，世俗的生活相对于奉献生活对我而言更为丰富多彩。因而，神职这条路不可能成为理想的出路，至少在必须作出选择的年龄阶段是这样发展的，也形成了现在的自己：跟教会保持了一种选择性的教友生活，维持信仰的热火，但是跟庞大的人际关系同侪压力保持距离，不让我的生涯选择被讨论，不需要参与堂区的家庭祈祷或是婚姻介绍媒合等等会让我与他人尴尬的深度关系。

参与团体的避静是我维系与天主之间亲密关系的方式，也是在避静当中，我首次坦然跟神父出柜，承认自己一生中与这个倾向挣扎之处。

划向深处去

教宗方济各说出：「如果一个同志，追寻天主，我有什么资格评断他」这句话后，给了我很大的安慰，这不就是在说我吗？所以自己也用这样的态度看待所有弱势群体。也因为自己和天主的信任关系，教会立场的变化不太影响我的信仰生活，最多，这个教会不再是我的主要生活圈，或者，我选择与以「正常家庭生活为主流」的教友团体疏离。

同志身份与教会的认同争战

爱教会与我的同志认同是一种挣扎，我深爱我的教会，这是我心灵的家，我在乎这个教会有如我爱我的国家一般。因此，当有人批评我的教会时，我会站在捍卫的立场发言。然而，无可否认地，这是一个人所组成的团体，有软弱，会犯错，有制度性的问题，也有组成份子素质导致的问题。

“狮子有穴，狐狸有巢，人子却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这个在我成长历程不能说的事情，累积成一种孤单的个性，选择忙碌，也累积成工作型态，很多时候，独来独往，却也让我格外能体会耶稣在山园里的祈祷，靠着与天主父长谈的经验，不断炼净自己身为天主子在那个时代当中成为赎罪牺牲的动机与信念，在这经验中，我反复地回顾一生中曾经给我信仰指导的每一位神父修女带给我的福音经验，透过祈祷获得安慰。

然而，随着年龄增长，却也深深期盼因为共同信仰，认识更多经历这个历程的同志教友伙伴，相互陪伴与支持，在主内携手前进，也很愿意陪伴在

这过程中挣扎的教友们分享天主没有抛弃我们的体验。让我开心的是这几年的社会氛围改变了，教会内我能找到可以放心出柜的弟兄姊妹，体会到被接纳，也可以找到自在分享自己神隐身份的主内弟兄姐妹。

“你们当中谁没罪，就用石头砸她吧！”

最困难的，其实就是不断地在与自己的情欲共处中，整合自己与天主的关系，以及获得心灵的自由。也许在这敏感的思维中成长，其实对于教会当中许许多多因为情欲而跌倒的事件，尤其关注，不是因为街谈巷议，而是探索一个事实：贞洁不是一个宣发誓愿的当下就得以满全的德行，而是一生努力在各种诱惑中获得自由。

同志圈的文化，容易在人性上越来越倾向于任性，想要占有生命的享乐而失去了生命中的自由。超越了的人，反而获得了自由。可是，这是所有人的挑战，那么，我不明白同志族群为何独自承受了这种被期待贞洁的责难？

教会用害怕「错误的价值观充斥于社会」的理由，针对同志议题与族群的社会运动内涵加以污名化，其实效果适得其反，如果效法耶稣对罪妇说的话：「你们当中谁没罪，就拿石头砸她吧！」以包容与邀请的方式待人，会不会更能传达福音的精神？

天主给的，天主收回，愿天主永受赞美

旧约里，许多先知与寓言中的形象，表达了对天主的信德。从我的信仰经验中，看见了许许多多父执辈的人一生对天主忠信，许多令人尊敬的主教、神父、修女，都在人生过程中，成为信仰的表率。他们一辈子的努力，借着服从、贞洁与神贫的持守，炼净自己的软弱。因而，越发让我看见，性倾向只是人生活的一部份，和所有人一样，在天主面前没有任何分别。

祂爱我爱得独特，我在祈祷中感受到**祂**不因为我这个样子不用我成为**祂**的和平工具，这就够了。

一个人的朝圣

André（台湾）

△ 他们被创造的原因不会只为了克胜那个与他人不同的情欲。天主不会创造一个事物，单单只为了折磨人。但更重要的是将它整合进自身的生命，发现天主细细安排中的意义。△

一

我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基督徒。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喜欢的对象跟其他女生不一样。不过比起我其他方面的怪异，「喜欢女生」这种可以藏在心底的事情就变得微不足道。

我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基督徒，因为我从很早之前，就知道「基督徒」是一群会打着爱的旗帜来伤害人，而且伤害得理直气壮的人。而他们最想伤害的，刚好就是我这种人——喜欢同性的人。我不能理解，我从来没有选择谁吸引了我，我也没有伤害谁。而且，我没有认识任何一个基督徒的朋友，为什么那些遥远的人会那么热衷于伤害我，宣布我是罪恶的?

我认识的第一个基督徒在高中，她是一个很善良的女生，讲话温柔缓慢，待人也有一种温柔。我从来没有在她身上感受到歧视或是排斥，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跟基督徒好好讲话。我们坐在学校的荷花池边惬意地聊天。我们聊到她的信仰，她告诉我唯有受洗才能得救。我困惑地说：「我的父母祖父母都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都是很好的人，这样不能上天堂吗？」她露出一种稀松平常的表情说：「不行，因为他们没有受洗。」

我脑海中闪过从小在庙宇柱墙上看到的十八层地狱图，非常不解地说：「那这样他们不是很可怜吗？」我同时想到了遥远的非洲、没有与外界接触的部落、中国的偏乡。她转成另一种怜悯的神情回答我：「可怜的是我们啊！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地狱。」

学校的荷花池边交错种植着椰子树和一些榕树，乱石砌成的小池子，池面飘着一些落叶和浮水植物，水面底下可以看见鲤鱼晃动的身影。随着我心不在焉投下的小石头，红色的影子被打破又聚敛。风还在吹，我的世界却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窗。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带着对他人灵魂彻底的漠视跟自恋，成为我对基督徒最后的定论。我的震惊没有表现的太明显，日子继续过着，我很长时间再也没有对基督徒产生兴趣。

二

对「性别」这件事最早有印象，是在幼儿园的时候。我被爱漂亮的姨妈照顾，家境富裕的姨妈只有三个儿子，所有对女儿的美好期待都倾注在我身上。从很小的时候我就被带着过小公主的生活，红色篷裙带着黑色蕾丝的洋装、白色亮皮的女孩皮鞋、学着自己在长发发际别发夹、上衣要怎么跟下身搭配、眼影跟指甲油间的配色关系是什么……。在烫发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我就被带去钉在美容院的椅子上，坐立不安地被奇怪的大帽子烘烤好几个小时，一直到现在，那一时期的照片就算相片画质再差，顶着大卷发的我仍然可以马上被找到。

妈妈属于一个很大的家族，家族间关系紧密而且温馨。我是家族内中断了十几年之后又诞生的孩子，于是在一群爱漂亮的阿姨跟帅气表哥们的呵护下长大，在我出生之后家族又接连生了几个女孩。我的家庭生活跟大家族分不开，像是一口气有好多个妈妈，好多个差上十来岁的哥哥，以及几个女孩玩伴。当时的我对性别的感觉不深，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中性别的差异并不明显，亲职[1]、大玩伴、同龄玩伴，均匀地支撑起我的生活。性别不是一个分化的概念，而是不同角色之前质地的差异。

小学的小女生生活在我身上一点也不突兀，生活没有太多冲突跟困难。我不是一个太好动的孩子，对于体育不太在行却非常喜欢阅读。不太擅长跟同学们交际，当大家在分小团体的时候，我大部份只会默默在一旁做自己的事情。我一直觉得自己有一个不喜欢交际的性格，无法理解团体感，飘忽地长大，无法定着于某些特定的位置。过了很多年之后，当我的性别终于尘埃落定，我才知道一个人身上的认同帮助外界也帮助个体去标定自己。有些人痛恨标签，而我却因为寻找不到自己的分类，而觉得自己永远不完整。这样的生活维持到小学五六年级，我对「喜欢人」这件事情开窍的晚，当女生们开始交换自己喜欢的男生是谁时，我发现我对这件事一片空白。后来我选择了一个班上的男生当挡箭牌——一个大众口味、许多女生的梦中情人——来掩饰我对这件事情的一无所知。直到我真的开始喜欢人了，喜欢上的却是和我「喜欢」同一个男生的女同学。

其实喜欢上同性，并没有造成我内在太大的冲突。喜欢一个人是那么的直觉、纯粹，不带其他的目的、先于外在社会规训。我的内在是如此的一致，以至于我无法责怪自己。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情并不寻常，所以我将它掩盖，默默地带着些许的不明白进入国中。

国中跟高中对我都不容易，升学班及明星高中读书至上的风气都令人感觉压迫。除此之外，全女性的环境让我感觉格格不入，不友善的排拒也开始

隐隐出现。私人物品被破坏、匿名的恶意纸条，我虽然不会为此感觉到安全受到威胁，却感受到极大的孤独疏离跟不适切感。我的身体像是一个外壳，真正的「我」藏身其中，有些部位离壳近一些、有些地方离壳远一些。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外壳并不是真正的我。不太爱念书的我，在高中的时候常常因为没赶上早上六点半的校车，而搭公交车上学。我在公交车上认识陌生的台北，也发现有天堂路之称的新生南路。我从高中开始对宗教、人类学和社会学产生兴趣，因为我没办法想象人为什么会有团体意识。从我有印象以来，我就没有办法属于任何一个团体，我不了解为什么其他人可以和他人有那么强的连结。一直到很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和别人建立团体关系。

我搭着公交车在台北市闲晃，到清真寺里和黑人穆斯林聊天、和阿訇闲聊。在台湾接触不到的宗教，我就看书、上网查资料。对世界的孤独感转化成对知识的索求，犹太教、伊斯兰教、锡克教、印度教、道教、佛教、基督宗教……，我想知道这些信仰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信众们心甘情愿的成为一体。外型中性的我，很自然成为女校中女同性恋的典型人物，但是我却没有办法真正进入所谓的「拉子」[2]社群。许多学姊、同学、学妹爱慕的眼神，只让我觉得莫名其妙，而我态度越冷淡却又吸引了更多目光。我不了解她们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而我也完全无法挤身于认同女同志的族群之下。虽然我交女朋友、穿束胸，但我却没有办法觉得自己跟她们「一样」。我继续外于高中校园内各式各样的小团体。

考上大学之后，我还是那个漂荡不定的独行侠，到课率低到连系上的老师都以为我已经转系。我很幸运进入到一个开放的系所，平心而论我花在书本上的时间不多，但系上开放自主的氛围让被联考磨灭斗志的我重新建立起对知识的兴趣。在那几年间，我修遍了学校六大学院的课程，从文心雕龙到药理学，从建筑史到犯罪学。那是一样的寻求、一样的渴望，对「无尽的真理」以及对「生命」的好奇心，它驱策着我20岁的大部份时光。

生命的转折来的陡然，我是在图书馆的计算机里第一次看见「跨性别」这个名词。那时候就像有什么东西击中了我脑袋里的钟，「叮！」的一声，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大声地说「对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对于「跨性别」并不了解，但是看着「女跨男(FtM)」的条目，我越看越激动。心里面强烈的直觉觉得我终于被准确的理解了，原来我有名字！而且原来我是属于某一种类别！我这些不自然的、疏离的、怪异的感觉，原来都是有原因、有命名的！那一刻像是一个巨大的世界在我眼前，透过图书馆小小旧旧的计算机屏幕开展开来。我火速联络架设该网站的中央性／别研究室，透过何春蕤老师

[3]，展开我自我性别探寻真正的起点。

三

在我的性别认同正发展地如火如荼时，在明丽的大三，我认识了天主。

就像我在任何一个团体里都有本事变成独行侠一样，我也只身一人地走进了教会。对天主教的好奇就像我对其他知识的好奇一样，我自己一个人报名了据说可以「系统性了解天主教」的慕道班。参加慕道班就像参加一个有点欢乐的课程，我感觉自在愉快。每个星期五晚上像是宣示周末的到来，我到慕道班跟大家聊天玩乐，然后迎接两天的假期。圣堂后方圆圆的楼房像一座塔，走进底部那个深幽的小门，钻上同样阴暗回旋的楼梯，热闹温馨的慕道班就在其中。

在慕道班走到一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当时我有一个交往多年但关系已经走向尾声的女朋友，在某一次慕道班上课之前我们吵架了。两个人从傍晚开始吵的不可开交，疲惫而挫折的我惦念着慕道班。

「好了，我要去上慕道班了……」

「我不让你去慕道班！你去了就会感觉到平安！那我一个人怎么办！」

我因为这句话而愣了一下。不只是因为这见面背后隐含的恶意，同时我也被提醒了一个之前没有注意过的感受：平安。我去慕道班会感受平安吗？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仿佛突然被问了这个问题。

那天晚上我还是急匆匆地赶去慕道班，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赶去，那天抵达的时候已经九点半，大家正要准备会后祷。我心中凌乱加入大家的祈祷，许多微笑投来，没有人责备我迟到。会后祷的内容其它都不记得，但我永远记得带领祈祷的人赞美天主：此时已经是最后一刻，仍然有人愿意赶来加入我们，只是为了一起会后的祈祷。那深刻的平安跟被爱的感受盈满窄小的房间，白天主日学儿童朴拙的绘画跟工艺作品五颜六色地贴在墙上，局促而不成套的桌椅坐了十几个大人，空气中一片沉默却安适，而我经验到天主临在。

慕道班如常进行着，我也在不知不觉中从「好奇者」变成「寻道者」。在新年过后不久的某一天，我有了一个密契经验[4]，我发现自己不仅被爱，而且已经有了信仰。爱上耶稣之后，事情对我来讲很单纯，就像我不需要解释女生对我的吸引力一样，我没有抗拒的接受了耶稣在我的生命里，然而教会却是一个难题。

我对待自己的信仰从开始便诚实且认真，仔细地思考之后，我坦白地告诉慕道班辅导我的性别状况。不出意外地，我领洗的申请被拒绝了。而意外

的是，一连串极其骄傲、伤人的事情开始发生。慕道班的辅导将我的性别状况告诉班上的其他同学，信誓旦旦地宣称，就算未来我找到愿意为我付洗的神父，只要我到这个圣堂，他们就不会让我领圣体。甚至表示，像我这样的人，就算接受洗礼，也只有神印[5]而不会有神恩[6]……。历经几位充满关爱眼神，却说出伤人至极的话的「教会辅导」之后，我将洗礼的事情搁置。我对天主说：「不是我不想加入你的教会，是你的教会拒绝我。他们每个人的名字我都记得，我会在见到你的那天告诉你，就是这几个人……」。多么深的伤口，他们藉着爱的名字伤害了多少单纯追寻信仰的人？我从小对基督信仰的印象终于获得了证实：这是一个多么自恋又骄傲的团体。

我把领洗的事情搁置，陪着同期慕道班的好友们接受洗礼后，我在复活节礼仪后欢庆的聚会中独自默默地离开诺大而华丽的教堂。从来我都是一个人来的，离开的时候我也是一个人走，无人同行。往后八个月的时间，我被天主领进旷野里谈心。在旷野中，没有伙伴、没有教会，没有支持、没有神学、礼仪、书本、圣体，我甚至还不会祈祷。在旷野中，只有我，还有天主。我的性别跟伴侣是一个不可被言说或理解的迷雾。我孤单一人的内室是如此狭小，使得我与天主的爱如此贴近、无比真实；而这内室同时也是一个旷野，如此辽远广阔，乃至渺无人烟。我对天主信仰的启蒙是爱情，起点却是孤独。

四

洗礼的事情被永远的推迟了，但我知道我已经被耶稣深深吸引，如果这样的痛苦是来自对**祂**的追寻，那就这样吧！我还是常常一个人去参加主日弥撒，领洗前慕道班举行的避静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就趁着暑假的时候自己做了一次八天避静。其实那时候我对祈祷和教理都还不熟悉，离开了团体也没有熟识的教友，我在信仰上就是一个幼儿，在辅导室对着老修女絮絮叨叨地说着我的悲惨故事。直到现在那八天避静我只记得两个场景。

一个是有天晚上圣堂气温太高坐不住，我坐在圣堂前的阶梯上画下我在心中和耶稣说话的场景。耶稣站在盛开的百合花田中对我说话，向晚的风吹来，我在微凉的夜色中不说话地想着耶稣。我在耶稣身边打转，像五岁的幼儿在父母的身边玩耍一样。耶稣抱着一束百合花微笑地看着我，和我一起享受凉风。耶稣没有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他借着圣经告诉我：连撒罗满全盛时期的华服都比不上这百合花的任何一朵，我又何须担心天父不会照料我爱我呢（玛／太6）？

另一个场景是在辅导室内。我告诉修女，我已经渐渐不明白到底为什么

人要加入教会。我不了解像这样的教会，与我信仰的关系是什么？在狭小的辅导室里，外国老修女银白色的发鬓梳理的服贴整齐，灰色的裙摆平整地铺在膝盖上，因年龄而皱起的双手稳稳地压在衣角。她看起来慈祥和蔼，温和而又切望听年轻的我告诉她的一切故事。这或许是我唯一一次在辅导室中，感觉到的不是歧视和羞辱，而是接纳和聆听——我怎么样也想不到，我在后来教会的无数次辅导中，只要说明了我的性别状况，场景都将变得让人痛苦而难堪，最后不是我选择说谎，而是他们逼迫我成为一个谎言。纵使仿佛我只有袒露自己任凭他们伤害才叫作诚实，而我最真实的自己对他们来讲也是虚假。

我告诉老修女，我第一次深刻经验到耶稣的经历。耶稣的爱像猛兽，在我没有预备的时刻直闯而入，我无力抵抗地臣服在他之下。然而我真的不了解教会，对于教会所带来的种种伤害感到害怕，我完全正确地预料了当我让教会知道我的状况后，随之而来不间断、不留情的伤害，他们以爱为名的自以为是将会把我淹没。我不了解人为什么要加入教会？我为什么要那么千方百计地加入一个认定我是错误的、罪恶的、逼我成为分裂的、根本不了解我却说他们伤害我是因为爱我的团体？

修女静静地听我的故事，她看起来不能具体地想象一个像这样的年轻人怎么会遭到这么多次的拒绝跟直截的伤害。我自己知道，因为耶稣对我的吸引太强烈，所以就算我一次又一次被伤害，我仍然顺着对耶稣的渴望往前爬行。我认识太多的同志基督徒早就离开了教会，或是把信仰转变成跟耶稣之间的私人关系，放弃和教会之间的来往。修女听完我的故事，她没有给我很多安慰，也没有讨论这些其实我们无力解决处理的经验。她抬头看向远方，最后把目光停留在梁下的十字架上。

她看着苦像上的耶稣说：「耶稣爱你，就像你经验到的那样，但他也爱其他人；耶稣召叫你，也召叫人们建立教会。」

这句话讲得平淡，却为我带来极大的震撼跟提醒。在我与耶稣亲密的关系之中，我忘记了他的爱情也普及到那些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接纳我或伤害我的人身上。我也忘记了，耶稣召唤我过去他身边，也召唤我们这些不完美的人形成教会。教会不只是人的教会，教会是天主的教会。在那一刻，我加入教会的理由就俱足了：耶稣就是我加入教会唯一的理由。我不需要其他的原因，我不需要完美或被爱的保证，我甚至不需要再考虑那些伤害，我只需要这个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原因。耶稣是我这个信仰追寻之路的起点，也是终点。如果这是他的旨意，那我就加入教会！其它的，就是以后的事了。我在那一刻再度被天主的爱所拥抱。

这个画面让我想起半年后，使我下定决定领洗的祈祷。

同年11月，错过复活节的机会后我将领洗的事放在心里，却没有特别积极的去寻找机会。直到某天我参加课程的神父主动问我是否愿意在一个月后的平安夜领洗。当时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要领洗，更何况是短短一个月之后！我告诉神父给我一个星期想一想，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办法维持这个一生的许诺。对我来说领洗就像结婚，是一件要坚持一生、不能重来、不能取消、也不能反悔的事。那年我才22岁，还没有下过什么以「一生」为单位的决定，因此更让我紧张不已。

我抽了一天到教堂祈祷。跪在圣母像前面我煞有其事地开始祈祷，但心里也不确定到底这样跪得久一点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什么启示。祈祷对我来讲还是个有一点点模糊的概念，并不像慕道班那样教的「连上天主的wifi」那么容易且具体。跪久了，连圣母金色的衣摆都细细地看过后，我开始一个一个把圣像前的小蜡烛点起来。跪凳旁挂着一串廉价的夜光玫瑰经念珠，我背不起玫瑰经的任何五端，便把十字架拿起来盯着发呆。一片烛光在静谧微暗的圣堂里摇摆发光，透过夜光材质，手里的十字架像是在发光。随着时间过去，烛火渐渐融掉火源周边的蜡，变成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发光水池。有些烛心烧久了便垂下头来，我轻轻用火柴梗把它们扶正，也用手指调整一直改变形状的蜡烛。过一段时间，手上不免沾到一些还发烫的蜡油，虽然手指还在发烫，但蜡油已经马上凝固。我抠一抠指尖的蜡，把蜡屑再弹回蜡烛中央的小油池里，蜡屑飞入池子还能看见它的形状，但很快地，它转了几圈顺着热力流动往烛心窜去，马上消失无踪。

在那一刻我像是头顶被点了一下。

蜡屑在外头，只是蜡屑，但靠近烛芯时，必不可能不被融化。人若单靠自己，定无法一生做好一个基督徒，但若一路倚靠天主的恩宠，必可完成。我们就是那些蜡，只要我们不断靠近炽热光明的天主，就可以在**祂**内被融化，并且融化在**祂**内，再分不出自己与其他。只要依靠天主，永远不会凝固。

主的启示从平凡的事物中来，却像光一样突然照亮整个空间。这个祈祷改变了我的犹豫担心，于是我在一个月之后的平安夜领洗。

信仰之路或许也是如此——做百姓不敢做的事——当众人远远站着时，基督徒往前走近基督。耶稣在受难时，百姓们也远远站着，像梅瑟[7]带领的人民一样。以往不能靠近的圣山开放给百姓时，却没有人敢上前，唯独与天主有着亲密来往的梅瑟走进了。这一刻在群众与梅瑟之间划下一道永恒的界线，这是一个绝对的分别：没有灰色地带，只有此与彼，此处是爱而彼方是

背弃。基督徒的生活也应当如此，因为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以猛力夺取的人，就攫取了它（玛／太11：11–15）。

五

从慕道伊始，我就像先知一样知道自己注定要被追杀，于是我避免参加任何团体活动、总是留英文名字，只有很少的人知道我的本名，领洗之后半年就改了名字仿佛逃难。「我怕任何人记得我，请你们忘记我，请你们放过我」。

领洗之后，我以为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但是当年没有任何暗桩跟亲密友人的新教友岁月，仍然有着过量却不过期的攻击。我辗转听说以前慕道班的辅导告诉其他人，我虽受合法洗礼却是无效，我只领有神印却无法获得神恩——当然是我这个怪异的性别/性倾向阻碍了天主的恩宠。我以为我已经习惯种种低级的攻击，但它们似乎没有停止的一天。

独自建立信仰生活的过程漫长且辛苦。

我总是和其他年轻人不一样，喜欢静默胜过喧闹、喜欢祈祷胜过团康、喜欢神学、喜欢传统、喜欢圣经。在很早的时候，我就感受到天主强烈的吸引。但是，我有修道的可能性吗？天主有可能召叫我修道吗？天主，你召叫我来做什么？我喜欢在空无一人的圣堂发呆，凝望着圣体柜，或许说点什么也或许什么都不说，与耶稣独处的时间过得很快。我觉得我不可能修道，但那强烈的渴望令我疑惑。

另一方面，一个开朗的年轻人不断往隐修院钻，很难不引人注意。许多神父修女或隐晦或直截地问我对修道的想法，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把我当作男生还是女生，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有感受到我身上不寻常的特质。我一直逃避圣召的问题，我害怕进入教会团体中的一切可能性，因为我害怕这些有一天都要在我身份揭示的那一天被夺走。

寒假的一天下午，我照常在修院田里工作，一起工作的修女边工作边跟我聊天。

「XX啊，你有想过修道吗？」

「我吗？我不知道，有可能吗？」

「我看你对修道生活吃的很顺呀。」

「吃的很顺是什么意思？」

「就是很自然，很开心。祈祷或工作都很顺。」

「这很困难吗？我很喜欢啊。」

「以前圣召分辨说过一句话，吃得好、睡得好，就是好圣召。」

「我是吃得好睡的好啦……」

几经挣扎之后，终于跟修女坦白了自己的状况。坦白的结果就是：修女言之凿凿地告诉我，我有圣召是清楚的，但若我真的开始改变自己的身体，我就是亲手断了自己的圣召。那时的我正准备进入社会，并预定在出社会之前进行初步的变性过程。隔天，我落荒而逃地逃下山，三年之久不敢再上山，带着一个很深的伤口。

下山之后，因着不同的际遇，我先后找了三位不同的辅导谈论我有圣召的可能性。但是每一次，当我说明了我的状况后，本来不是问题的部份全变成了问题。

「你不了解修道生活。」

是的，我不了解……

「你喜欢念日课很特别，我女儿就是天主叫她这样祈祷，天主有这样邀请你吗？」

天主没有对我说话……

「有圣召的人一定都很确定，不确定的就不是。」

哦……

「你喜欢上山是喜欢享受那些气氛对吧？」

我上山是为了祈祷……

「你会怀疑就表示你没有圣召。」

我的怀疑是因为你们……

我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直到消音。在那些痛苦且充满否定的日子里，没有人告诉我，我不需要回答那些几近羞辱人的问题，因为爱没有原因，爱是一切的根源。我没有因为这些辅导们而更了解自己跟天主之间的关系，反而开始怀疑天主是不是比较爱别人？为什么天主不曾对我说话？那年寒假结束了第一次可怕的辅导关系，接下来是长达几个月的无法进堂，甚至复活节到了，我仍然没有办法踏进教会。会不会像我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应该成为基督徒？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每当我试着再次相信某某辅导是同志辅导的专家、圣召分辨的专家、性别研究的专家，往往就让自己进入一种更容易受伤的状态。每次结束一段痛苦的辅导关系，换来的便是至少数个月的自我冲突跟信仰低潮。一眨眼，十四年过去，天主仍然没有开口对我说话。

天主会给我一个不切时宜的渴望吗？**祂**要的到底是什么？这个答案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六

我的教会生活当然不全是不好的！我其实认识了非常多非常宽容且接纳我的教友。有新教友、老教友，甚至是神父修女。每一次当我被接纳，我就又多认识了一种信仰的方式，就像他们其实不能理解我的状况一般，我也很难想象他们是经由怎样的思考，而接受了我这个特殊的身心状态。很多教友及修道人根本没有听过跨性别，我改变身体、交女朋友的状况，直接抵触天主教教育所规范的信仰伦理。因此我发现在接纳我的人当中，其实较多人采取「搁置我所不了解的事物」的方式，来将我置于他们的信仰当中——他们不了解为什么天主让很多像我这样的人诞生，但他们让我跟天主的关系就保留在我与天主之间，他们只是尽力接待我如同接待一个带着自己深长故事的弟兄。

这些被接纳的过程，我体验到天主信仰当中最核心的谦卑观、爱德，以及天主的恩赐。我相信不管是接纳我的人或是伤害我的人，都是天主特别放在我的生命中的，为的是让我有更亲近**祂**、经验**祂**的机会。我因为这些人而开启了我自身爱德的幅度，也在回首蒙召之路时所看见天主的宠爱。从慕道班伊始，即便在辅导老师惨烈的攻击、闲话之下，我仍然结交了几位直到今日都保持连络、爱着我、为我抱不平、与我在信仰之路上同行的教友。然后是宁冒他人非议为我付洗的神父、让我低调地创立了第一个同志慕道班的另一位神父，还有很多长期为我的痛苦祈祷、为我坚持信仰祈祷的修女和朋友。天主在这个历程让我经历到的是：**祂**的手永远在一旁扶着我。很多时候我的经历非我所愿，痛苦闪避的念头一直出现在脑海中。但是**祂**坚定地、清晰地呼唤我，以至于我没有办法真正离开**祂**。在我最辛苦的那些日子，我频繁地进堂祈祷，因为在那个时候唯有圣体可以给我安慰。一次我在小小的圣堂祈祷完，和女朋友一起离开。走到门边回头看了看点着小灯的圣体柜，我怔怔地对身旁的人叹了一口气说：「我真的很爱**祂**」。或许对很多憎恨我身上的罪的人来讲，我的存在就像是一种亵渎，但那句话却是我这十多年苟延残喘教友生活最深刻的总结。

很多人会觉得，我们性少数就是无视天主，只想满足自己的私欲。其实不论在认识天主之前或之后，做为一个性少数都让我觉得很辛苦。我希望自己可以跟大家一样，而这个辛苦的来源不是我不喜欢自己的特别，而是因为这个特别所带来的人际上的排挤和困难。

天主教教理里说，性少数天生就是蒙召独身守贞的。我想过很多次，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这样子的人的答案？我自己最后的答案是：不是的。

首先，天主给了我一个特殊的特质，就像很多寻找自己生命意义的基督

徒一样，我需要在那些特质上面发展、发现我独特的圣召。表面的圣召是可能会改变的，就像德蕾莎修女先是罗雷托修女，后来才创立了仁爱修女会。没有人会说罗雷托的时代是一场误会，或是德蕾莎修女的圣召改变过，不是的，因为她的圣召就是成为地上的光，而回应的方式经历过成熟与转变。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阴阳人，他们被创造的原因不会只为了克胜那个与他人不同的情欲。天主不会创造一个事物，单单只为了折磨人。如果性少数已经是确定的事实，将它掩盖或许最是最简单的答案——虽然并不容易——但更重要的是将它整合进自身的生命，发现天主细细安排中的意义。

另外，我相信天主教会现有的三种圣召：婚姻、独身、修道，都是天主的召叫。这三种圣召互有其不可取代的神圣意义，更不会有高下优劣之分。不会是因为没办法禁欲，所以结婚；或是找不到对象，只好独身。圣召的分辨，是一个与天主相偕、分辨天主呼唤及决心回应的过程。所以任何的圣召分辨，都不会是一个分析仪，将一个年轻人丢进机器，接着机器就会显示这个人属于哪一种圣召。圣召分辨神师的工作，也不是在年轻人的额头上盖审核章，而是借着陪伴，让年轻人更亲近天主进而了解自己的方向。所以没有「一种人」，因为某个特质，就表示他天生适合某一种圣召，这样不仅粗暴地取代了天主的工作、夺去天主自创世就送给人的自由，更是对于独身生活者的侮辱。独身是一个圣召，一个神圣、来自天主的召唤，以及人主动、慷慨的回应，不是一个不得不的选择，不是聚集「无法分类者」的集尘袋。

有一次，在阔别多年之后我又巧遇当年让我决心领洗的推手，当时的我正为了想要尝试修道的渴望而烧灼着。我们坐在她修院小巧的会客室，修女问我：

「如果今天天主要你接受女生的身份，用这样的身份修道，你会怎么样？」

「你是说我百分之百确定天主是要我当修女吗？」

「嗯。」

「不可能啊！我怎么可能百分之百确定天主的旨意呢？」

「如果可以呢？」

会客室陷入一个巨大的沉默。我低头想了一段时间，以一种困难如同选择殉道的声调说：

「那我会努力试试看……如果这是天主要的。」

修女轻松地回我说：「我想天主是不会这样要求你的。」

我突然间松了一口气，心里开心又困惑。

七

对于身体的改变是非常极端的，当许多较开放的天主教徒接纳同性恋，因为他们相信同性恋倾向是天主的给予时，他们反而在这样的逻辑下无法接受我。因为我很具体的不接纳天主所给我的身体，并且透过科技改变它的形式、甚至摘除生殖系统这样的重大器官。

有时候我也感谢天主，因为我这样的身份，让我更理解边缘、更懂得柔软。我成为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听很多人生命中不同的秘密。这些信任我的人中，有的人知道我的性别身份，有的人不知道。我没有机会问那些愿意告诉我秘密、却不知道我性别身份的人，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会愿意对一个年轻男生讲你们生命深处那么深邃的秘密？但我也因此看见无数个在生命中挣扎、跌倒、困惑、痛苦的灵魂，他们比成功的灵修辅导、修道人、院长更愿意让我明白，生命没有简单的答案。或许只有这么深入耶稣所爱的普世教会，我才有机会看到那么多没有机会被看见的「罪人」，听过更多更多永远没有机会被听见的故事。他们当中有很多同性恋教友、如我一般的跨性别教友、堕胎的教友、外遇中的教友、成为第三者的教友、感染爱滋的教友、同性恋神父、偷偷在假日约药物性爱的修士、在职神父的情人、前神父的子女，当然还有许多不断在性需求的罪恶感中反复的年轻教友们。

有些人会说，这些人的问题都不一样。有的人是错一次，有的人是一错再错。又或是，有的人是天生的，有的人却是选择。事实是，这些人的故事并不是为了提供一个警世寓言，也不是为了展现正义的量尺。相反地，我在这些人的身上看见生命的破碎，乃至回观我自身的破碎。他们的生命故事丰富了我对世界的了解，让我经验到每个人身上有不同的刺、不同的困难。当我听见那些看起来生命一帆风顺、看似成功笃定的人，他们告诉我他们隐藏的秘密时，我了解每一个灵魂在自身难题面前都是一样的。天主很公平，而我们都需要救恩。

我们很难为别人的故事给定一个简单的人生寓言，我只能不断地倾听，不断地陪伴。他们没有机会为自己的生命经验说话，或许是说不出口、或许是没有机会，也或许没有足够的表达能力或是空间。所有的人，都有他的阴暗和破碎，而我们小小的人灵，正因为生命无法脱离死亡跟黑暗，所以需要耶稣的陪伴，在天主内才有真光。

在这条救恩之路上，我见过许多非常好的教友，我说的非常好是指：他们在自我的不堪中，仍然坚持祈祷，仍然相信天主的善。他们知道，那些连他们自己都不能接纳的部份，天主知道。

罗马书说：所希望的若已看见，就不是希望了（8：24）。这些人依靠

对天主的信赖，即便看不到希望，仍然继续走在这条路上。我的意思不是说，跨性别者的性别认同困难或是性倾向是一个等待被救赎的黑暗，而是当它成为我痛苦的真实来源时，它并不是外于我的信仰的。我将它带来的痛苦、困难、恩宠，乃至祝福，一并带着寻找天主。

在领洗之后的头几年，我异常低调地出入教会，直到性别转换之后，才安心地用新的身份加入团体、认识新朋友。但是我特殊的性别状态像是我衣服底下一根隐形的刺，没有人看到，可是我自己知道它就在那里。

性别成为我身上的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的本质就是不安——我的原生性别让我不安，但新的性别令我自在快乐——而是因为我知道在教会中这代表着悖逆与不正确。

我的变性过程进行得很缓慢，因此我的过渡阶段就跟着拉长了好几年。这当中最让我不适应的其实并不是掩盖我的原生性别——我异性角色扮演得很好，所以完全没有人知道我是一位跨性别者，而最让我不适应的，其实就是这完美的新性别展现。

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性别转换及认同的议题在我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部分，我既不希望别人知道我的原生性别而对我另眼相待，但我彼时生命中经历的巨大转换跟许多身心上的适应困难，却也因此无法让他人理解。若我试着在教会生活中建立一群真正彼此支持生命的朋友关系，但他们不知道我正经历的事情，这在我生命中最深的支持系统就无法发挥效果。比如在我使用男性荷尔蒙的时候，我面对很多生理上的剧烈改变，甚至情绪上的巨大起落，但是我却得维持生活如常。或是我还记得刚手术完因为引流管置放位置不佳导致血肿，半夜因为胀痛无法熟睡，在黑暗的房间中难受起身而无人知晓。

性别在很多人的生命中只是一件如同故事背景的小事，甚至不会察觉「性别」在他生活中所带来的影响，但是它却是我生活中缠绕不去的主旋律。在这么多年中，我不断地问自己：到底天主要我做什么？而这个答案很难离开我的性别去回答。我想起当我第一次跟也是教友的女朋友交往时，我心中有非常多的不安。过去当我和外教的女生交往时，我们之间好像有一道防护墙，把守着不让定罪的十字军冲进来。我尊重女友信仰的同时，也让我不需要面对教会罪恶的论述落在我所爱的人身上。我已经接受，只要我试着逃离这个让我痛苦的原生性别，我就注定是主流论述中犯罪、罪恶、奸淫、堕入炼狱、冥顽不灵的罪人。我十几年来背着这样的控诉，但我不愿意我所爱的人也这样，而且我不愿意她们也觉得自己是罪恶的，我不想成为她们犯罪的原因。我交往的女朋友都是异性恋，如果我真心相信教会的罪恶论述也

会临到她们身上，我就很难不自责这一切都是我害的。如果她们本来就喜欢男性，她们为什么要跟我这个与罪恶同义的男人在一起？我们不能在圣堂结婚，我们的爱情使得她们要下地狱，虽然她们并没有违反教义，她们喜欢的我是男性，却被那些自认虔诚与天主相契的神长教友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需要坚定地相信，天主教的戒律不属于外教人，当我的女朋友是外教人时，她们可以不甩天主教的这一套。

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相对有独立思考、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前卫性别观念的知识分子，然而当我面对基督宗教如泰山压境的同性恋罪恶论述，我心中的乖天主教徒思想仍然让我不免动摇。这样的担心成为隐隐约约的不安，会不会其实我是错的，而她本来可以去喜欢一个很普通的男生，却因为我的关系，也成了罪恶？如果不是我，她的爱不会是一个问题。过去我总利用宗教交谈中的互相尊重，从这个议题下逃遁。但是当我第一次和天主教的女孩子交往时，那道因为「我不信你们那一套」的墙却马上瓦解了。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谈这件事情，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惴惴地说出我的不安，我告诉她我好害怕是我害了她。如果我注定是要下地狱的，那就这样吧，我就是带着这样的自己所诞生。但是我怕，我怕我带坏一个无辜的灵魂。

那个女生抱着我对我说，我没有带坏她，也没有害了她，这是她自己的选择。她用她的信仰跟爱，让我深切体验到她不觉得我是恶的。虽然我在教会中也有非常多接纳我的教友朋友，但是她是第一个以亲密伴侣的身份让我感觉自己的一切被接纳、与他人相通、被天主所爱、所祝福。原来与自己的伴侣有共同的信仰是这么美好的事，我们在信仰内对话相通，我不需要为了那防范罪恶的墙，而放弃与另一个天主教徒相伴的可能性。

因为这个经验，我也更深刻地体会到教会关于罪的论述是怎样在我们心灵深处种下害怕的种子，即便是像我这样以为做好了万全准备才领洗的成人领洗教友亦如是。一个敞开自己的基督徒，当他的信仰和其同志身分冲突时，其实没有办法区分最受伤害的到底是信仰还是灵魂，因为这两者根本不能分开。

八

这篇文章让我写了非常久，因为这十几年的基督徒生活，挫折很多，天主的恩宠也多。感谢天主的是，每当我碰到挫折或是在严重低潮的时候，**祂**就会更强烈地呼唤我。在最黑暗的那段时间，我几乎把大半闲暇时光都花费在圣堂内。

同时有另外一个焦虑也在影响着我，就是我一直担心话没有说清楚、说

的不够详细、不够深入。在台湾教友当中，男女同性恋者的数目相当多，但是跨性别的教友却非常少。跨性别在人口当中本来就是少数中的少数，而这个特异的状况，也让很多有跨性别倾向的教友慢慢离开了教会生活。过去这段时间我接受过一些书写的邀请。我发现，跨性别者的状态对一般人来讲太难以想象，甚至很快就与一般教友的信仰产生冲突。所以不管我说了多少，往往很快就停留在「不管怎么样我都不能接受」。台湾跨性别基督徒在发言权上的绝对少数，让跨性别基督徒没有足够的空间或机会为自己发声，而一般人对于跨性别的认识又太少。

许多的跨性别者倾向于不出柜，因为跨性别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性别地理位置：大部份的跨性别，在转换之前，是所有性少数中最为边缘的角色，一旦转换顺利成功，却又将突然挤身最主流且刻板的异性恋族群。

除却非常「酷儿」、立志投身同志运动或喜欢同性的跨性别们，「出柜」对他们来讲是很不明智的，一旦出柜，他努力成为的性别、低调的生活，甚至是单纯的伴侣关系，都将不复存在。太多人仅以原生性别认定他人，不论跨性别者多么努力地仿效另一个性别，一旦曝光往往就是前功尽弃。更不用说在天主教会内，大部份的教友总以「天主的给予」做为依归，却少有人思考，这么特异的性别认同差异，是否也是天主的给予？天主的给予有可能有冲突吗？有可能只是在这个时代难以被整合吗？天主让这个时代有那么多性少数的意义又是什么？

我们跨性别者生理与心理认同的冲突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很多人会否认我们这样「不正常」的心理认同有可能来自天主，因为在他们的世界观内，天主不会创造不完美、不和谐的事物。

然而，「矛盾」就等于不完美吗？「差异」就等于不和谐吗？我到此刻四十几年的人生，致力的就是整合我自己的经验，在矛盾中寻求一致、在差异中尝试整合。谁能为天主的完美与和谐下定义？而谁，又能说自己的一生是完美而和谐的？我宁可相信天主创造了这样的我，**祂**让我花了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在生理与心理之间来回思索，但这是一个与他人相同、在天主眼中完美和谐的灵魂。因为我在这生命的艳阳或幽谷中，仍然努力与**祂**合作，倾听**祂**的声音。或许天主的「完美」不立基于没有痛苦、没有困扰——一如耶稣——而在于对天主、对人不断地靠近、倾听、相信。

今年适逢慈悲禧年，教宗在慈悲诏书中写到：「仁爱并不减低真理的要求」，这正是很多人面对性少数的主要态度。而我在这一万多字的生命故事中所希望邀请各位再次思考的是：到底「真理」所指的是什么？是我们两千年所累积下来的教理，亦或是现代对神学的种种诠释？我相信，天主的真理

超越时代及语言，教理或诠释都不会是真理的本质，或至少不会是真理的全部。真理超越时代、超越语言，真理是天主救恩史的核心、也是终点。

我认为，真理是天主的爱，以及人对天主完全的开放和回应。在这样的回应中，满全耶稣对爱的邀请。不只爱天主，也爱做为受造的自己和其它万有。爱也有可能片面、残断，甚至充满偏见或有限。但我们仍然能够透过接受并看清自己、整合自身的破碎，进而理解到天主的救恩穿透我们一生的脆弱，以这样有限的存有回应祂。其它的，天主会补足。

注：

1 分担儿童照顾、养、育等功能的照顾者，除了父母之外，亦有可能会是祖父母、家中较年长的亲戚，甚至是年龄相近的兄姊等等。在现代多元家庭或大家族中，可能会有许多人共同分担对年幼者的养育照顾工作，而成为亲生父母之外的亲职分担者；

2 Lesbian，拉拉，女同性恋；

3 何春蕤（蕤字音ruí），台湾中央大学英美文学系教授，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召集人。她曾在1994年5月22日反性骚扰大游行中，喊出「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而轰动一时，是台湾女性运动先驱之一。立场鲜明，支持性工作者权利，研究色情文化及性少数，受到部分性边缘者的欢迎，也有些台湾的同性恋社群视其为教母（百度百科）；

4 神秘经验，港台将Mystical翻译为密契，如密契神学；

5 神印包括印记／印号／特征及圣事，初期教会依据主耶稣之生活与福音所发挥之有形可见宗教仪式的象征及标记。天主教会中有三件圣事：圣洗圣事，坚振圣事及圣职圣事给予领受者不可磨灭的印记（见辅仁《神学辞典》增修版704-705）；

6 广义而言：指天主／上帝／神所给予个人及团体的恩赐，也就是救赎与永生的恩宠；狭义而言：神恩的意义是出于恩宠的特恩与礼物，如智慧、知识、信心等（见辅仁《神学辞典》增修版713）；

7 又译摩西，以色列民族的领袖，在西奈山接受天主十诫，见《旧约・出谷纪》。

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我

王增勇（台湾，政治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副教授）

△ 同志婚礼之所以独特的不是他们的「同志」身份，而是他们得以超越外界加诸同志的种种枷锁，而勇敢地在天主面前，以他们作为「天主肖像」的尊严，承诺彼此相爱。△

△ 我不否定这些分类所建立的社会规范与秩序的必要性，但也因此常常质疑对这些所谓「规范」背后所排除的经验，却也相信这些规范需要时时在爱的诫令中被超越。△

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经常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发言，但面对自己的同志身份，我无法以研究者的角度客观地谈论与分析所谓同性恋的种种，因为我在每日的生活中都必须与之相遇。对天主教徒的我而言，同志身份是我今生所背负的十字架，它曾经是我的痛苦与死亡，但也带给我重生与希望，让我成为今天的我。我愿意效法耶稣义无反顾地背起我的十字架。

我是个男同志

每次当我要说出「我是男同志」时，都需要勇气，没有一次是容易的。二十九岁那年，第一次对大学教会社团的好友出柜，我约他晚饭后到台大校园见面。选择夜晚的校园，是因为一起前行在漆黑的夜色中，看不见对方的表情让我安心，如果对方不能接受，我可以不必看见他嫌恶唾弃的眼神，只要各自分道扬镳就好。但，我一直无法开口切入正题，他意识到我有话要说，那时我们已经在台大校园中走了好几圈。虽然一切出柜的条件都被苦心准备着，但空气仿佛凝结成石块，压住我每一条发声的肌肉，尽管内心嘶吼着，但却无法发出声。那份沉重是因为我要违反将近三十年在异性恋社会的成长过程中，镶嵌在我内在的一切惯性。说出那五个字，是与自己内在的巨大决裂，要跨越的是我没有勇气真实面对自己长期所累积的矛盾与断裂。

让自己成为隐形人

许多朋友知道我的同志身份后，最常问的问题是「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同志？」，然后再问「你真的确定你是同志？」，男生多半到此为止；而女生多半会再给个评论「好可惜哦！」；或是看说话者的婚姻状态，未婚的

女生会说「为什么好男人都是同志？」，已婚的会说「你不生小孩真是太可惜了！」，甚至有些年长女性朋友会说「如果我再年轻十岁，我就帮你生一个。」听在心里是窝心的，因为他们疼惜你。但我多半只能一笑带过，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一路的辛苦，而我也不想让自己成为悲情的苦旦。

我有两个姊姊，是家中的独子。从小和一般人一样，我一直认为有一天我会遇见一个让我心动的女孩子，两个人结婚生子，把王家一脉单传的香火传延下去，让我爸爸对列祖列宗有个交代。但是，长大后，我渐渐发现自己与期待中的自己有所不同。小时候去看007电影，吸引我目光的不是庞德女郎曼妙的身材，而是史恩康纳莱健壮毛茸茸的胸膛。高中的拜把兄弟交女朋友时，我对自己心中强烈的失落与嫉妒感到不解与困惑。青春期的种种青涩找不到人可说，即使找到人想说，当时也找不到语言可以命名，压根「同性恋」不曾存在我当时的世界中。我知道我对同性的感受，但也知道这感受是不应该有的，我不知道这叫做同性恋。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不孤单，还有一群同性恋存在。我是个生活在看不见同性恋世界里的同性恋者，努力地伪装自己成为隐形人。

在情感的路上否定自己也伤害别人

于是，我开始把「我是同性恋」的种种感受埋藏在心底，随时检查自己的行为举止是否符合社会期待，唯恐别人发现。高中时，要专心念书考大学，所以不可以谈恋爱。大学时，在社团中热心社务，无暇谈恋爱。当有女孩子表示好感，在不知如何拒绝的情况下，我只好疏离对方，让对方倍感受伤。在毕业前，自我说服「也许应该尝试谈恋爱，搞不好还是可以和女孩子在一起」，不甘心也不愿意让家人失望，我谈了一场彼此像是好朋友的恋爱，在女方论及婚嫁之际，高度压力下匆匆出柜而让对方伤心作为结局。

从此我认为我与爱情无缘，我喜欢的男人永远不会喜欢我，喜欢我的女人，我又无法给予她们所期待的。我觉得，天主开了我一个大玩笑。对生命，我无所期待，我当时对自己的生命做了最黑暗的规划：在尽了照顾父母的责任后，结束自己的生命。

身上背着一个不敢为人所知的秘密，我与外界筑起一座高墙，害怕别人的靠近会揭露了这个深藏的秘密。我学着打点好自己，不让人担心，但也不让人有机会靠近我、爱我。孤单地守着自己的秘密，觉得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同志。

圣神祈祷中看见天主

当我步入而立之年时，我仍在努力地否认自己是同志的事实，我再度尝试着交女朋友，希望「成为」一个被社会所接纳、可以在教堂结婚的异性恋者。我拿到硕士学位后回国工作第三年，结婚的压力又让我陷入自我催眠的欺骗中，不愿接受自己是同性恋的事实，我遇到外貌出众的第二任女友，她在知道我是同志的情况后，甚至提出愿意过个没有性行为的婚姻生活，她相信在爱中她可以承受这样的牺牲，虽然背后仍隐藏着天主终会垂顾她的祈祷，将我变成异性恋的期望。在她的鼓励下，我求助于天主教会内以圣神祈祷治病著称的已故耶稣会士——王敬弘神父。王神父是位极有神恩的神长，他的话语常常感动我，因此我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

当天进入王神父的办公室时，我期望可以透过圣神祈祷让我变成「正常」。在祈祷中，王神父带着我分别想象自己被圣母玛丽亚及圣若瑟拥抱的感受，我说「我感到圣母的乳房很巨大，觉得很压迫」，王神父从我对圣母拥抱的回应，判断我之所以成为同志是因为父亲对母亲的疏忽，以致于母亲对襁褓中的我投射了对父亲未竟的欲望。当时，我早已经过了回答「为何我是同志」的阶段，知道「原来」祸首是母亲的时候，并没有让我豁然开朗，反而疑惑在母亲刚因乳癌而过世的情况下，我知道又能怎样？我还有大半辈子要过，怪罪母亲无法让我面对后续的生活。

神父邀请我诚心祈祷，邀请圣神与耶稣宝血的洗净与治愈，祈祷结束后，神父拥抱我，在弥撒最后，神父都会跟教友互道平安，然后拥抱，因此我觉得很自然，但神父拥抱我之后问我，在刚刚的拥抱中，我对他有无情欲的投射？我愣了一下，看着年过六十的王神父，心里想着：「你不是我的菜，我不喜欢老男人，我对你当然没有感觉！」，但又不想伤害神父的心，我只简短地回答说，「没有」。神父很高兴地说，「阿肋路亚！我们的祈祷开始有效了」。我这才意识到，神父刚刚的拥抱是在测试我的性倾向是否开始改变，而我却更加疑惑，因为我看到原来在神父眼中的同志如同动物一般，只要是男的，男同志就会想要发生性关系。神父对我没有吸引力，就如同许多异性恋男人对老年妇女没有情欲的幻想一般。当场我没有反驳神父，但我问神父：「为什么我的同志倾向要被改变？」神父说「在台湾当同性恋者太辛苦了！」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忍不住质疑神父：「如果天主造我成为一个同性恋者，为什么我不是透过祈祷来接受它，而是要改变它？耶稣在被钉死十字架的前一天，**祂**在山园的祈祷，虽然一开始也曾祈求是否免了**祂**这苦杯，但后来仍接受天主安排，依照**祂**的旨意！天主从没有告诉我们因为前面的路太辛苦而不要走，天主不是都要我们背起十字架，往前走吗？」

神父没有再说些什么，而我也没有再回去找神父「治疗」。但在过程中，我看清楚自己寻求「治疗同性恋」的荒谬，我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外人决定，寄望外人来拯救我，而自己却不愿意扛起责任。由于我的否认，我伤害了愿意爱我的女朋友；由于我的不能接受自我，我无法将自己的内心世界与爱我的父母朋友分享，而成为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个体。因为相信如果我承认自己是同志，我将被人唾弃，失去所有，所以我极力否认自己，却让自己陷入无法爱人与被爱的困境。

抉择：即使失去一切，我仍拥有天主

内在自我与外在期待的冲突随着与女友关系的进展而达到高峰，我面临要作自己还是做个符合社会期待的异性恋者的抉择。在寻求治疗失败后，我远赴美国，造访一位已定居在美国旧金山且已经出柜的同志朋友——李明维，他现在是国内外知名的观念艺术家，他是当时我认识的唯一同志，我需要看到活着的同志，知道他们的生活是否有希望。在几天居住在他家里后，有一天晚上我们促膝长谈，老友透过他脑中所浮现的意象与我进行深层对话，这次对话改变我的一生，让我看清楚自己的处境。

首先，他看见了一个透露出满室金光的窗户，往内看，发现屋内堆满黄金珠宝，靠近看却发现都是塑胶做的。他问我这代表什么？我说，这栋充满黄金的房子代表着现在的我，表面上，我拥有一切（长相、学历、聪明才智），但如果我无法面对自己，其实我一无所有。为了符合外界所期待的表象，我失去面对自己的诚实。老友继续说，房子内有一架钢琴，有一位女孩子在用心地弹奏，只「看到」音符流泄而出，但却「听不见」音乐。我回应，这代表着我当时的女友，用她的生命与我互动，但却无法得到我的共鸣。老友忽然说，这是有关你的意象，但是我却看不见你在哪儿？停了一会儿，老友说，我看到你了，你缩在卧房角落里的衣柜里，全身蓝色就像一个婴儿一样蜷曲。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在人生的路途中，因为不敢面对自己，以致于退缩到自己生活里的角落，整日穷于伪装自己。老友最后说，你知道吗？我看见你逐渐伸展开来，站了起来，你头上有耶稣的肖像闪闪发光。此时，我已泪流满面，因为我知道，即使整个世界唾弃了我，耶稣基督仍然爱我，因为我是**祂**亲手创造的，我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在「出柜」承认自己是同志的过程中，天主的爱带给我基本的力量，面对自己，面对自己所爱的人，也面对外人对我的同志身份可能掷出的石头，这些石头也包括了教会对同性恋的反对与不接纳。但我的内心是平安的，因为我是在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而我正学习着对它甘之如饴，如同耶稣一样。

不被祝福的婚礼

出柜后，我遇见了前男友，热恋半年后我出国攻读博士，两地相思之苦让我们更明了彼此的重要，相识九个月后我们决定当年圣诞节在明维旧金山的家中自行举行婚礼，婚礼当天只有十余名知情的朋友参与。我们不知道同志婚礼应该如何进行，只好自行设计婚礼。结婚当天，我们只知道今天要结婚，但一切都没有准备。一早，主人明维问哪里当礼堂好呢？我拿出年前帮大姊在耕莘文教院光启书屋买的「喜」字剪纸，贴在客厅最显著的柱子上，就成了礼堂正面。主人买了红缎带扎成两个彩球，一个挂在柱子上，另一个做为我们这对新人进场的捧花。上午，我们两人在餐桌上各自写给对方的誓词。下午，旧金山湾区的夕阳洒进屋里，所有人都沐浴在冬日的阳光里，明维的伴侣与我大姊当主婚人，婚礼的主体就是我们的誓词，当我宣读誓词时，才一开口马上哽咽，因为我想起我的母亲曾说过，因为她自己深受婆媳之苦，所以她一定会接受我的媳妇，不让她再受到同样的痛苦。如今，我结婚了，过世的母亲一定也在现场观礼，她也一定会接纳我的另一半，因为她答应过我。对我们这一群被社会否定彼此相爱权利的「孽子」而言，这一刻是多么的得来不易。现场来宾都哭成一团，一一上来致赠礼物与他们的祝福，明维开玩笑说：「你们的婚礼怎么办的跟丧礼一样？」

一位我不认识但前来观礼的同志在婚礼后告诉我：「原本我对于爱情已经不抱希望，但是你们让我重燃信心，相信同志相爱是可能的。」如果婚礼是向他人见证相爱的可能，见证天主的存在，被社会剥夺结婚权利的同志无疑是最需要婚姻圣事的一群人。

记得曾有人对「天堂」做如此的诠释，「在天堂里的人们，不分男女、年龄、种族，人们彼此相爱；虽然不穿衣服，人们不会感到羞耻，因为衣服已经是多余，每个人都是天主按照自己的形象所造的。」天堂是人不受到外在社会价值的阻碍，而能自由相爱。同志婚礼之所以独特的不是他们的「同志」身份，而是他们得以超越外界加诸同志的种种枷锁，而勇敢地在天主面前，以他们作为「天主肖像」的尊严，承诺彼此相爱。不管你对同性恋有何看法，直接以信仰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天主是爱」，那怎么可能有人「彼此相爱」是天主所不喜悦、不祝福的呢？怎会有相爱的人是天主所不乐见的呢？让我们期待相爱的人可以跨越社会的种种歧视而获得天主的祝福，让「天堂」有得以在世上实践的一天。

来自父亲的恭喜

在决定面对自己之后，向家人出柜，尤其是自己最亲近的父亲，是最困

难的。我从小就背负着父母的期望，从小考试第一名、当选模范生、参加语文朗读竞赛代表、担任高中校刊编辑、到教育部公费留学，从台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我总是让父母在亲友面前抬得起头的好儿子。要让他失望与伤心，是我最不愿意看见的事。爸爸生性乐观、幽默，是个交游广阔、又好面子的人。如何面对父亲是我决定面对自己是个同志的过程中，最为难的事。在我的婚礼举行之前，大姊曾经极力阻止，因为她认为我不可以背着爸爸举行婚礼，爸爸最期望的就是参加我的婚礼。我告诉大姊，我的婚礼不会是完成式，而将是个永远的进行式，属于爸爸的婚礼将在他接受我与另一半之后，再为他举行，如果他愿意的话。听了我的说词，大姊才同意出席我的婚礼。

婚后的寒假，我回到台湾，我将婚礼照片留在房里，因为我知道当时独居的爸爸在想我的时候，会到我的房间走动，我没有勇气当面告诉他，透过照片，我有意也无意地希望爸爸会看见，但又担心。一年后，过年前清冷的早晨，我一如往常，与爸爸一同外出散步。刚走出家门，爸爸从背后拍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句：「恭喜你！」我愣了一下，心里想：「他是不是知道了？」但仍装傻地问：「恭喜什么？」爸爸回答说：「恭喜你结婚啊！」然后就大步往前走。我当场傻住，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内心五味杂陈。一方面，我松了一口气，爸爸终于知道了，而且还似乎接受了。看着爸爸的身影，眼泪夺眶而出，赶紧跟上前去。另一方面又心疼爸爸，因为我不知道他是经过了多少夜晚的辗转难眠，用尽一切对我的爱，才能说出这句话。一如我孤独面对自己是同志的历程，爸爸知道后，也只能自己孤单承受这件事。我不知道在无人能说的情况下（当时母亲已经去世五年），父亲是如何独自走过这段历程。但我知道他深爱我，所以他愿意接受一个从不在他生活世界里面的事物。一个七十岁的老人，要重新认识同性恋，并对自己的儿子道贺，父亲在接纳同志这件事上所展现的弹性，出乎我的意料。学老人福利的我总是教学生不要认为老人总是固执无法接受新事物，但父亲接纳我的同志身份，却是我不敢期待的，看见自己内在的老年歧视，父亲让我汗颜。

但父亲的祝福并没有持续太久，在面对我的另一半时，父亲其实是不知如何应对。虽然另一半在逢年过节都送礼祝贺，但每次另一半来到家中，父亲就默默离开客厅，不愿与他互动。亲友催婚的压力也让父亲倍感压力，觉得自己在亲友前丢脸。退休后面对老年生活的寂寞，父亲又开始希望我可以结婚生子。对于我定期到另一半家中过夜的时间安排，父亲总是不悦以对，甚至还数度动怒，不愿承认我与另一半之间共同生活的事实。在双方都不愿意退让的情况之下，我与父亲原本亲密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每次一谈到我不

要结婚的决定，或是我已经与同性伴侣结婚的事情，父亲一开口就说：「这样不正常」，于是话题就僵住。

被自己最亲爱的人认为是「不正常」应该是最难堪的事。当然，我可以反击父亲说是他生我为同志，但我不愿在他已经受伤的心上再踩一脚。我不怪父亲的不接纳同志，父亲的话其实反应很多人的看法。我相信他爱我，爱会带领他超越人世间对同性恋所建立的对立与仇恨，只是时间未到。人的社会创造出很多「正常／不正常」、「好／不好」、「对／不对」的两分法，只是这次我属于「不正常」的那一边。我不否定这些分类所建立的社会规范与秩序的必要性，但也因此常常质疑对这些所谓「规范」背后所排除的经验，却也相信这些规范需要时时在爱的诫令中被超越。我逐渐学会感谢天主让我的生活中有这样被「排除」的经验，它让我可以更贴近受苦的人，看见社会歧视的运作，否则我无法在社工教育与研究的岗位上注入生命。

在僵持一阵子之后，我开始学习重新理解爸爸，每天出门当爸爸问我今天是否回家吃饭时，我不再坚持告诉他今天我要去另一半的家中，要他接受我的同志亲密关系，而选择告诉他我会回家吃饭，让他高兴，因为他就是期待儿子回家陪他而已。八年前，他开始进入失智的初期，我每天都会跟爸爸来一场十八相送的剧目，让他开心。当他看我准备出门，问我今晚要不要回家吃饭时，我就会问他：如果你亲我一下，我就回家吃饭。警察退休的父亲自然是无法接受这么亲昵的动作，他会说：不行不行！我就会给他另一个选择：你不亲我，那我亲你，可以吗？他会说：这怎么可以乱亲？然后，我就会跑去亲他，在他抗议声中，拥抱并亲吻爸爸。每次亲吻他，我心里就在想：老爸，我爱你！如果你终究会遗忘所有事情，那我要你这辈子最后遗忘的事，就是我亲吻你的感觉！

在爱中，我爸爸祝福我的同志婚姻；同样地，在爱中，我放下期望爸爸认同我同志伴侣的坚持。在爱中，我们都放下自己曾经的坚持，成全对方。

在爱中，没有恐惧

歧视不仅是个人对个人的恶意排挤，制度性的歧视往往更具杀伤力而不自知。被一个人歧视，你还可以有抗议与争论的对象，但生活在制度性歧视的人，往往先感觉与人不同一定是我个人的问题，而不会看清楚这是制度的问题。不是同志可能不知道制度性歧视的伤害，因为我们都将已经享有的人权视为理所当然。当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念博士时，另一半也随后来念博士。我想申请结婚宿舍，但担心同志伴侣不被接受。虽然同学告诉我，同志伴侣在多伦多大学是被平等对待、可以申请已婚宿舍的，但我仍半信半疑。于

是，当我在填写申请书时，我刻意不使用可以看出性别的英文名字，而用另一半的中文英译名字。但当我递交申请书，一位二十岁出头的工读生看了之后就收下了。我忍不住说，「我的另一半也是个男的，这样不知道可以吗？」她抬起头来，很疑惑地说，可以啊！她的表情似乎在说，「你怎么会这样问？这不应该是个问题才是啊！」我连忙说，好，没事就好！她可能无法理解，在她面前站着一个不曾认为同志会被如此平等对待的台湾人，在第一次经验到被平等对待时，所产生的文化冲击。当天，我喜悦地跳着离开办公室。我知道在加拿大，自己长期内化的恐惧终于可以放下，我可以作自己，不必再掩饰自己，做个隐形人。我终于体会什么叫做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与前男友在一起将近十九个年头，但我们相互照顾与扶持的承诺是不被承认的，而且随时处于被否决的危险。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我们出国旅游，进住饭店时，我们要双人房，饭店会安排两个单人床；当我们要求改成双人床时，我们会担心工作人员异样的眼光，如果工作人员可能会有异样眼光的危险时，我们会选择自己合并单人床。如果我们希望成立自己的家庭，我们无法认养小孩，因为我们不是夫妻。如果我今天路上出车祸重伤，会被医院或警方通知的紧急联络人是我的父亲或姊姊，我的伴侣不会被警方通知，如果我没对我的家人出柜，我生命中最亲近的人可能是最后知道的人，而我可能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无法等到他的安慰。甚至当他到达医院要进加护病房时，可能会因为不是家属而被拒绝。我失去自主能力时，他没有法定权力参与照顾我的可能。我的财产他无法继承，如果有一方先走了，我们所住的房子将被他的家人继承，如果家人选择拍卖，另一方将被迫搬离。如果我们老了，要进住养老院时，我们要如何让院方知道我们的关系，而让我们住在夫妻房？还是我们要伪装成室友，才能共同生活在一起？我最害怕的是，当我死后，我的伴侣将因为没有名份而无法参加我的丧礼，在最后的旅程中陪我走一程，并接受大家的安慰，对我与他将是多么遗憾的事！而我们做错了什么，要承受这些伤害？

当同志要求被平等对待时，就会有人担心，那这样是否就会鼓励同性恋？然后好整以暇地讨论「同性恋的问题」。我不认为同性恋是个问题，社会如何看待同性恋才是问题。我以一个一路走来的同志身份发言，我只要求平等对待同志，让同志享有异性恋一样的权利，一如我们都是天主的肖像、圣神的宫殿。我不再因人所建立的歧视制度而失望，尽管其中路程仍遥远，反而我在其中看见背着十字架的耶稣。我是同志，我也是基督徒。如果身为同志让我看见耶稣，那身为同志是天主给我的召唤，我愿忠实地追随耶稣的脚步。

一开始我说，这是我的生活，不是书本上的伦理议题。意思是，我必须

每天面对社会对同性恋的看法，并在其中不断寻找平衡，为自己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依据。我最大的依靠是，天主爱我，一如祂爱了所有人。同志因为恐惧污名而陷入长久建立在自己身上的围墙窠臼中，无法走入别人的生命，也无法让别人走入自己的生命中，当我接纳自己，打开心门让爱引领生命，做一个真实的人，那是受天主恩宠与祝福的一刻，不论你赞成或反对同性恋，我要让你看见我真实的存在。

我的孩子是同志

郭妈妈（台湾）

民国五十几年的台北市，相对朴实保守，若非身为国文老师的母亲曾经在天主教的女中兼过课，我可能没有缘份认识天主。当我十三岁时，兴奋地步入优美的校园，那六年的住校生涯，改变了我的一生。

由于爸妈并无信仰，当时我对圣母像、饭前经及弥撒感觉新鲜有趣，国二开始听道理也似懂非懂，有段时间每天都望弥撒，感觉好踏实。高中时对暑假辅导的光启社哥哥姐姐们印象深刻，很想领洗，有次弥撒后碰到时任校长的修女，她亲切地问我，看**妳**一张教友的脸，还没领洗吗？但几次错过时机，总缺临门一脚。直到认识外子，他家都是教友，我觉得天主又开启了大门，机不可失，于是在婚前领洗，在**祂**的眷顾下开始稳定的婚姻及家庭。

自认是不及格的主妇，不擅家事，不懂厨艺，多亏老公体谅，撑起大半边天。然而，我对母亲这个角色异常认真，打从准备怀孕开始，一步步按照拟定的计划走来，很自傲两个孩子都是“照书养”的，包括妊娠中的音乐熏陶及整套学前教育，还加上父母养成课程及各种教养理论实验，都提醒着我跟爸爸，天主赐福的生命，需要我们尽力付出关爱。

跟所有的爸妈一样，孩子给的挑战真的无法想象，先是老大外表及举止不像女生，要坚持给她自由的空间很不容易，我认为天主要我们打破刻板印象，接纳一个不传统的孩子。然而她15岁时出柜喜欢女生，确实是个难题。当时最苦恼于信息不足，让我跟爸爸历经好一段时间的焦虑与忐忑不安。我在祈祷中频频追问天主：“我该怎么做？为什么是我们的孩子?这重担太沉重，可以帮我拿掉吗?”

同志的生命故事各有千秋，但都不平凡、不简单。孩子没有模板，自我探索得跌跌撞撞，爸妈也跟着战战兢兢。青春期加上交友的困扰，还有不凡外表及课业压力，不被认同的挫折，她学业中断带给全家刻骨铭心的黑暗期。记得当时我的小小愿望：只要她能高中毕业我就安心了，其他什么都不敢想。那时我们关系紧张，每天讲不到三句话，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还是不够敏感支持，或许低估了同志身份带来的冲击与压力吧!

之后我开始实际接触同志族群，更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与文化，学着做更称职的同志妈妈。再多的理论或科技报导，也不及面对面真实的交流，碰触到彼此的生命与情感，才有真正同理与接纳的可能。同时，天主让我看

到了祂对孩子的大爱，使得我豁然开朗，天主比我更爱她，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帮忙孩子找到生命的真实，认同自我，爱自己更爱天主，才是爸妈的使命。也因此我们理解到她的跨性别特质，再次摸索适应跨性别的领域，希望贴近孩子最自在的本质，活出“他”该有的真实样貌。

有幸与很多同志团体长期合作，我深深了解他们努力被看见、争平权、谋福利的艰苦，更体会到同志们游走在大小柜子里的种种辛酸。出柜是每个同志的日常功课，谁比较友善？何时应该现身？都是未知数。尤其爸爸妈妈，是最大的压力来源。看到许多同志刻意与父母疏离避免出柜，或已知真相的爸妈徨徨度日，真的很心疼。

十几年来，我没有间断地付出心力，希望能帮忙更多同志及父母家人过得更好，有机会也对社会或公部门发声，但愿同志能有更友善公平的环境。一向懒惰软弱的我，其实并不习惯抛头露面，也给家人带来困扰。但我清楚地知道，这一切是值得付出的使命。虽然我经常跟天主讨价还价，还因畏难而逃避妥协，但祂一直给我力量与勇气持续走下去，平凡的我如有一点点心得，都是天主给同志们特别的恩宠啊！

多年来，感谢天主的谆谆善诱，我从不怀疑上主对孩子有特殊的安排，我更相信性别的多元性与多样化绝对是天主的旨意，只是大多数异性恋，尤其基督徒们还不了解而已！他们没有机会认识同志，缺乏正确的信息，反成信仰的盲点，很多扭曲的言论及偏见，真的种下误解及歧视的种子，不但同志及家人受伤，贻害更大的其实是自己的信仰与价值观，要花多少心力才能解除有色的眼光及偏差的观念呢？我期望教会能逐渐打开心胸，深入聆听，真诚接纳所有的兄弟姊妹，我也愿继续努力，让更多人了解，所有同志的生命，都是独特而尊贵的，都是天主的宝贝。

爱是没有条件的：父亲的心里话

郭爸爸（台湾）

我的孩子从小就不喜欢穿裙子，非常好动。从幼儿园开始，回家就是满头大汗，身上衣服搞得很脏。我并不以为意，直到她15岁跟我和内人出柜，我才恍然大悟。

大学修辅导心理学的我，对同志不陌生，可是事情到了自己孩子身上，还是有点不知所措，不晓得该怎么做。

我回大学母校，找到担任学生辅导工作的老同学，我跟他说，我需要跟他好好谈谈。经一番谈话，老同学到底是有经验的辅导老师，他说一句话，让我恍然大悟。他说：「老郭，你有个盲点，你们夫妇应该骄傲，孩子有这份勇气向你们出柜，因为他信任爸妈。这也是你们教育孩子成功的地方。」老同学也告诉我，孩子现在最需要父母的爱与支持。

孩子求学之路很坎坷。上高中的他，因为抽烟等问题，连续被两所女中「辅导转学」，这是「退学」的委婉说法。我没有直接证据，是不是因为孩子男装打扮，甚至成为女同学爱慕对象，被学校视为「不受欢迎人物」？所幸，台北市有一所私中收容他。我由衷感谢那所学校的老师和教官，他们不仅允许他不需要穿裙子，可以和男生一样穿长裤上学；他们也看到孩子优秀的一面。他本性善良，英数基础很好，乐于助人，具领导能力，老师让他当班代。高中毕业后，他录取国立大学，为校争光。大学毕业后，他继续上研究所，取得硕士学位后，留在学校任职。他现在和女友买了自己的房子，为彼此人生打拼。他能好好工作，好好生活，我感觉负担没有那么重了，真的很好。

我想孩子一路走来，结果平安顺遂，我要感谢天主，感谢祂以奇妙的方式保护孩子，给当父母的我们支持。天主对孩子、对我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不论我们是同性恋或异性恋，是跨性别者或不是跨性别者，有没有大学毕业，有没有更高学位，现在工作职位高低，收入多少，通通都不影响天主爱我们。我对孩子的爱，当然也是一样无条件。

贰、

愿你的唇吻我

澳门

复活的基督，你以你的临在，让我的心灵充满喜乐。（Magdalene）

在苦难中与主同行

Serrafina（澳门）

各位在主内的兄弟姊妹，能够有机会写下我的故事分享给你们，实在是我的荣幸！我愿意分享我的故事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借着故事的分享，从而减轻更多信奉天主教的同志朋友们的痛苦，让你们知道你们所承受的痛苦不是没有人理解，你们不是孤单一个！更重要的是，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反映出天主对我们的爱，我相信天主爱我们同志！

我出生于澳门，是一个喜爱女性打扮的女生，我在天主教信仰环境下长大，我和家人每个星期都会参加主日弥撒，晚上也会一起祈祷。从少我就很爱听耶稣的故事，在校园里，要理堂也是我最喜爱的课堂。在要理堂学到什么道理，我都会尝试跟着做，因为当时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想做些事去取悦耶稣，我想大概就如每个小朋友曾经都会有种想取悦父母的冲动，希望得到他们的赞赏。当时的我，视耶稣为我的大哥哥，而我一直以来都用「天主」来呼叫祂。从我九岁那年开始，天主成为了一个我常常都会倾诉心事的对象，无论开心和不开心，我都会跟天主分享。在那一年开始，我的父母常在家中吵架，在小孩心中，看到父母不和当然会不开心，但心里面的不安和伤感又不敢向父母表达，父母的不和又怕给同伴们知道，因为总是觉得她们会嘲笑歧视我。因此，天主成为了我唯一的倾诉对像。在学校，同学吃完中午饭后一般都会去操场打球、游玩，而当时的我就情愿去校里的小圣堂跟天主说话。还有，每当我收到什么特别礼物，或得到好成绩，我都会在心里面告诉天主我的喜悦。我和天主的关系从此就变得亲密。虽然父母的不和对我心理上有一定的影响，但到目前为止，我仍觉得我的性取向不是跟他们有关的。纵使他们离了婚，双方也结识了新伴侣，但他们现在还是朋友，甚至有时候，双方的家庭也会一起共度晚餐。

现在回想起来，读小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对别人产生羡慕的都是女性，每一次看到她们我都会有一种又喜悦又奇秒的感觉。当时的我对爱的概念还未有所认识，我只知道每当我看到她们，我就很开心。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我对恋爱的感觉开始有所认识。我有多次暗恋过我的师姐，我会在操场上看她们打球，等她们放学路过为求看她们一眼。在心里面当然会有想跟她们谈恋爱的幻想，但实情我没有跟身边的人分享，因为我担心她们会觉得我很奇怪。当时的我虽然初次了解到自己可能是同性恋，但我仍然会经常反复

地问自己，为什么我所爱的对象会跟一般的女同学不同。我害怕别人知道我的性取向，不是因为这和我的宗教信仰有所冲突，而是单纯地很介意别人怎样看自己。当时的我还没有为宗教信仰和性取向的冲突而苦恼，是因为当时的我还未意识到同性恋在天主教里面是一个多么大的罪恶。在我印象中，我甚少在学校要理课堂中或是在主日学里有接触过同性恋罪恶的讨论。

在我十四岁的那一年，有一晚，我鼓起勇气，决定坦白告诉妈妈关于我的感受，因为我一直认为母女之间不应该有什么隐瞒或心事隐藏，还有，当时的我很希望妈妈能够为我解答我的困惑，因为妈妈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个女强人，每次当我有什么难题她都一定能帮得到。但可惜，妈妈的回应令我很失望。她说：「你有这种想法真的是很奇怪，你不要想太多，你当然不是同性恋，因为有这种想法的人一定是心理上有病的。」我继续尝试说服我妈，说我的感觉是那么的真实、强烈；但她似乎好像没有要尝试去理解我的感受，她好像在逃避事实，之后再也没有过问或跟我讨论过这个话题。

心里面的想法一直藏留在心里，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找到确实的原因，直到十八岁的那一年我出国读书。出国读书可以说令我大开眼界，令我更加深入了解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在那里，我认识了同性恋者的朋友，是我第一次能够真真正正地分享我心里面的感受，也是第一次能感受到被了解。出国读书也令我第一次体会到思乡，那种寂寞与孤独感让我领悟到世上那些没有亲戚朋友的人活着是多么痛苦。留学期间所学的科目与实习更让我意识到，我不想我的日后事业只局限于赚钱或从商，那些只着重于赚钱的事业让我感到很空虚，没有满足感。实习的日子，不知道为什么，令我感受不到天主的存在。从此，我就渴望能够找到一份既有意义同时也可以让我感受到天主临在的工作。于是，我祈求天主，希望祂能启发我该怎么走。

有一天，我去了一间书店，一心盼望可以从书中得到一些启发，逛着逛着，突然，我在一本书封面上看到一些字句，「来作我的光」、「爱的喜乐」、「灵魂的黑夜」，这些字句触动了我的心，于是我翻开来看，直觉告诉我这就是天主想启示我的讯息资料。我感谢主，这本书让我初次深入了解了德兰修女（Mother Teresa）的生平故事，她的无私奉献，为穷人的服务，和在书中分享她所遇见过的穷人和被社会遗弃的孤独者，深深触动了我的心。经过数日的阅读和了解，让我开始渴望加入这服务的一份子，也让我开始建立阅读更多宗教书籍的习惯。每当我阅读那些书籍，我的心灵都会感到特别平安，空虚感也得到慰藉。可是，如果要我选择一本最喜爱的书，那一定会是《苦难心曲》[1]。书中提及耶稣孤寂、难堪和悲伤的时刻深深感动了我，令我第一次那么渴望能献身服务天主，我渴望我的心能够藏起天主，

安慰天主，成为天主休憩的地方。在书中，耶稣的反思也让我第一次强烈感受到天主的临在，就好像是祂跟我直接对谈一样。虽然当修女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但我知道圣召是一项严肃的决定，不可儿戏。于是，我选择让自己有更多时间去考虑之余，也决定去学习一些技能，让我日后如果真有机会投身服务穷困病人时，我也可以运用。于是，我转科报读了护理学学士课程。

我很感谢天主给我启发，让我寻找到人生目标。虽然在学习期间，我遇到很多问题，毕竟护理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靠着祈祷、努力和信念，天主给了我勇气和坚持的力量去完成。有一次，当我阅读《天堂地狱启示录》中的第十三章《地狱的右臂》，我就开始意识到同性恋在天主教里面是多么大的罪。书中所说的「他们称这种行为是爱…他们爱自己肉体的情欲，而不爱上帝，他们是男人爱男人，女人爱女人，不肯悔改，也不肯从罪中得释放。他们享受他们的罪，而拒绝我的救恩……」[2]特别令我感到震惊，让我开始不断地反问自己「难道如果我爱上的是同性就不能同时爱上主？难道我要爱上异性，才有资格说我也爱上主？我对同性的爱明明就不是出自于淫乱或贪婪，我对她们的爱也是具有牺牲精神和忠贞精神，那为什么我对她们的爱被教会认为是淫邪的呢？」虽然内心相当地伤心、失望，也有很多未得到解答的疑问，但我决定在我未得到解答前，我都必须跟随教理，防止继续犯罪，因为当时的我深信圣言一定是来自天主，而教会的决定都是来自圣神和天主。我努力说服自己，要自己相信自己其实正是像书中说的一样「爱自己肉体的情欲多于爱上主」[3]。在那段尝试自我「拗直」的日子当中，我不断更多地参加弥撒，不断祈祷，跪求天主可以帮助我，改变我的思想与感觉。我也尝试避免观看或阅读一些支持同性恋的观点、电影和网上论坛。每当我在街上看到吸引我的女生，我都会迫使自己转移视线，免陷于诱惑。可是，无论我是多么的努力，我对女生产生好感的感觉依然存在，这使我有时候真的很讨厌自己。我渴望跟天主和好，亦痛恨自己有这样的倾向，于是，我去办告解，告诉了神父我的性取向。那次的告解，是我过往的告解中第一次哭到收不了声。幸好，神父没有责怪我，他说他能理解我的难处，还问我有没有正在跟女生交往，我说没有，然后他就解释，强调在天主教信仰中，同性恋不是罪，同性恋的行为才是罪。神父也叮嘱我要多加祈祷，或寻找心理辅导员倾诉。

得到神父的解释之后，我才开始敢于接纳自己的感觉与倾向。当时的我也深信有同性恋倾向的人是被召守贞洁的，只要是保持着单身，那就是没有犯罪。然后，有一天，我再次鼓气勇气跟我妈分享有关我性取向的问题，我说：「虽然我真的是喜欢女生，但是我知道同性恋是大罪，所以你放心，我

会选择单身一世。」妈妈听了仿佛感到很安慰，她说：「你知道就好，不要再继续让自己犯罪就行了。」但其实，每当我想到我将要单身地过日子，或孤独终老的时候，我就会感到无比伤感。

我继续努力地保持着单身，要求自己一定要过着贞洁的生活，迫使自己不能再对女生产生感觉。可惜的是，我依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感觉。虽然我知道天主不会怪责我的感觉，但我不让自己产生感觉是因为我不想再让自己陷入爱与痛的边缘。心里面明明就深爱着她，但同时知道这样的爱意是不应该表达出来的；心里面明明就很渴望可以感受到她的爱，但同时知道这样的渴望是有罪的，谁能明白，拥有这种自我冲突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吗？我一直很希望能遇到天主教的同志朋友彼此安慰，因为我觉得只有他们才能完全理解我的心理矛盾，可是，我当时尚未遇到。

在那些自我克制的日子里，有一晚我哭到崩溃，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夜晚。那一晚我感到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我，我感到非常寂寞。在心里面，我大喊呼求天主：「主，为什么祢不改变我的倾向？为什么我不能去爱我所爱的？为什么没有人爱我？为什么跟我最亲的妈妈都不理解我，不多关心我的心理状况？在祢心中，我是个罪人吗？我真是一个失败者！无论在爱情、在信仰、在事业、在亲情上，都很失败！」。我哭着，撕心裂肺地求天主：「主，如果祢愿意，不如现在就拿走我的命吧！我不想继续活在痛苦里，我已受够了。如果祢不愿意，那么祢可以破例一次在我面前出现吗？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现在真的很需要祢的臂膀拥抱我和安慰我。祢可以做一些事让我感到你的存在吗？我真的感到很寂寞。」泪水不停地流着，然后哭得累了，便睡着了。

当然，我并没有看到天主的出现，我相信，等待天主的回应有时候是需要有耐性的。第二天早上，正当我的心还未平伏之际，突然电话传来一段信息，是我的朋友传来的一声问候「你还好吗？」跌进谷底的心情已令我不再去计较后果，一五一十地将我现在所面对的困难说出来。这个朋友也是一位天主教徒，但是她的回复真令我出乎意料，她竟然跟我说她也经历过我所经历的，虽然她还未向家人或朋友出柜，但她很乐意跟我一起度过这个难关。那一刻我就知道，天主没有舍弃我，当我向**祂**寻求安慰，**祂**终有一天必定会安慰我。长话短说，这个朋友确实在我心理上帮了很大的忙，她完全能够理解我一直以来拥有的心理矛盾，她分享了她对圣经的多年探索，解释了为什么她认为同性恋与信仰是不存在冲突的。在将信将疑的情况下，我恳求天主不要让我堕入圈套，信错歪理。然后，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一本很有说服力的书，它名为《天主和同志基督徒：支持同性关系的圣经依据》[4]，这本

书完全解答了我对圣经里部分章节的疑问，也很明确地深入解释，指出我们一直没有完完全全理解圣言的背后意思，一直错误地认为同性恋行为是罪。

如今二十四岁的我，有一位稳定的女朋友。在我未决定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依然会不停地问天主：「究竟祢是想我跟她交往吗？还是不想？」但我们的关系最终都发展了。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出乎意料地，我没有感到半点罪恶感，反而我感受到一种不能用言语表达的快乐、平安和安全感。每当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仿佛好像看到天主在我身旁对着我微笑，祝福我。然而，罪恶感是来自于我对家人的爱所带来的担心：我怕达不到他们所期望的，令他们伤心；有时候，为了不要激动他们，我迫不得已要说谎，隐瞒我跟她来往的事实。有时候，我妈会因为对我生气而不去参加弥撒，这些事都令我很内疚。父母当然未能接纳我们，甚至会用一些很难听的话语说我们：「你到底知不知道你所做的事有多大罪？你应该立刻去办告解…你看你，像个淫妇一样…你为什么要做淫邪的事？你是魔鬼吗？」这些话语伤得我很深。当我勇敢地说：「我没有错！同性恋没有错！天主接纳我！」我妈就打了我一巴掌，那一刻我没有再反抗，因为我的心彻底被伤透，眼泪亦忍不住流下来。从小到大，每当我做错事，我妈都会不跟我谈话很久，直到今时今日，如果她发现我跟我的女友见面，她就会生气，冷漠我，不跟我说话，甚至强调她不会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有时候，我真的受够了，我不想我跟我妈的关系就一直这样。于是，我再次鼓起勇气，哭得收不了声，跟我妈坦白，分享我内心的感受，坦露她之前对我说过的评论，对我的冷漠，真的令我很难受。我更尝试去表达我对同性的爱其实跟一般人的爱是一样的。我说：「我一真都很尽力要求自己，无论怎样都要对人和善，做个善良的人，但我所看到的，只要我是跟女生交往，我在你心中就是一个邪恶的人。你甚至说过，认为我对人和善不是出自于真心，而是单纯地为了上天堂。你这样想我，我真的很难受。」然后，我妈的回答也令我再次心淡，她说：「无论你怎么说，错就是错。我宁愿你孤独终老，也不希望你犯罪，免得你下地狱。」

回望过去，我觉得我已经历了自我否定、接纳自己，直至到出柜后的现在，才是另一个要面对的新阶段。从前，还未出柜的我，一直以为只要出柜，做回自己，一切就会变得云开雾散。但原来，如果得不到家人支持的话，出柜以后，你要面对的是很多的言语羞辱、监控日常行为、冷漠、失望、谴责，等等。有时候，我依然会问天主：「为什么会是我？」直到有一次我祈祷的时候，突然领悟到一些事，突然记起在我很渴望能够献身服务天主的那些日子里，我曾经有跟主说过：「如果祢准许，只要是可以能够减轻

祢的痛苦，我愿意承受任何的痛苦，因为能够分担祢的痛苦而不埋怨也许是一种可以表达爱的方法。」所以，从此以后，每当我感到委屈，或受到言语伤害，我就会默想耶稣的苦难。祂岂不是也经历过被言语羞辱和被抛弃，也忍受过沮丧、寂寞、失望，等等。当你感到没有人理解你的感受，明明自己做的事没有不对，但别人还是认为你是罪无可恕，其实耶稣也曾经历过，就如圣经所说，耶稣明显没有作什么恶事，但众人却选择释放杀人犯巴辣巴，然后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玛／太27:11–16）。德兰修女常强调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前说的一句话「我渴」，不仅是他生理上需要水喝，「渴」也其实代表耶稣在受苦受难时所渴求的爱与关怀。所以，每当我在受苦受难时，我都会不停提醒自己多默想耶稣的苦难。我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的十字架就是要忍受作为一个同志基督徒所要承受的由外界所带来的痛苦。虽然同志平权可能还需要一段的时间才能实现，虽然我对日后的打算也没有什么把握，纵使我会担忧，但我时常告诉自己，要相信天主！祂自然会为我安排！最后，能在苦难中与主同行其实也是一种恩典，一件值得感恩的事。

注：

1 由玻里维亚科恰班巴总主教R. F. 亚巴查蒙席准印的一本灵修书，原文为西班牙文；http://loveandmercy.org/Chinese-TP.pdf;

2,3 作者为美国一个小教派的女牧师卡特琳・巴斯德，由于天主教对私启示有官方指导原则，故并不建议天主教教友阅读此类未经教会许可出版的启示类书籍；

4 《God and the Gay Christian: The Biblical Case in Support of Same Sex Relationships》，Matthew Vines著；http://www.godandthegaychristian.com/#home。

贰、

愿你的唇吻我

海外

HK Teresa，自幼接触基督教，但在一次旅游中参观圣堂后，被弥撒及圣堂的宗教气氛感动而领洗加入天主教。

法蒂玛圣母，为我等罪人祈祷！

憧憬

Francisco（韩国）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家都是基督教的，他给我讲许多圣经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便和他去了教堂，渐渐地我也加入了基督教。

虽然我曾喜欢过女生，但从小我就喜欢看男生，16岁那年我确定自己的性取向和别人不同。在初三那年暑假，我和预科班的一位同学每天都腻在一起，我个性内敛，但我们日久生情，我不知道他是否也是同志，但我们之间的感应如此强烈，完全不在乎彼此的性别，这是我唯一确定关系的一段感情。

当我确定自己的同志身份后，内心的冲突无比激烈，因为我知道基督教是反对同性恋的。我努力克制自己，可还是跌倒，然后一次次的忏悔。初到韩国的时候，什么都新鲜，我有过一段混乱的日子，甚至后来怀疑自己是否感染了艾滋病，于是我禁食祈祷，在一周后去医院领化验结果，我没有感染，但那种恐惧感非常深刻。从此之后，我便结束了混乱的私生活。

身为新教徒的我，一直接受的教育就是「天主教是异端，是巴比伦大淫妇，是拜玛利亚的宗教」[1]。然而偶然一次机会，我走进了首尔教区明洞主教座堂，那天教堂内庄严肃穆的气氛，仿佛天籁的圣乐，使我第一次觉得天主离我这么近。后来又看到圣母像，她的母性给圣子耶稣增添了一抹温柔。

感谢天主，我遇到了我的代父[2]一家，他们一家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谦卑善良的言行仿佛让我看到耶稣本人的言行。在他的邀请与介绍下，我进入到家附近的教堂学习教理，了解了教会的历史以及韩国教会的许多圣人故事，这些对我而言都是新鲜的，在新教的时候从未听过这些。同时我也读到了《天主教与新教》、《昨天、今天和永远》等韩文信仰书籍，帮助我加深了对信仰的理解。

2014年8月，教宗方济各访问韩国，举国欢庆。一部讲述德兰修女事迹的电影《书信》在电影院公映，我也去看了，德兰修女和她的仁爱修女会的事迹彻底地征服了我。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教理班学习后，2015年的圣诞节，我接受了洗礼加入天主教，整个人都获得了新生。

我没有接触过韩国的同志教友，因为在韩国，几乎所有同志都是隐藏自己的身份，所以我还是觉得自己非常孤独。上教理课的时候，我听说过一

个故事令我印象深刻深受启发。在教会受迫害不能有修院的年代，想要把自己奉献给天主的一对男女结为夫妇，但效法圣母与若瑟过贞洁的生活，后来他们在教难中死去，被教廷封为圣人。如果教理说「同性性行为是罪」是真的，如果同志信徒真的就要守贞，我心里虽然纠结，但我愿意这样接受和祈祷，我也想有这样一个人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们彼此爱护像夫妻一样，在天主内过着圣洁的伴侣生活。这是我在信仰内的憧憬，但我憧憬更多，我憧憬有一天，同志不再被社会和教会定罪，教会也会祝福同志的婚姻。我不知道那天何时会到来，但我信赖天主，因为祂如此爱我这样一个同志教友。

注：

1 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新教出于自立，发展出了许多批评与攻击天主教的说辞。但随着历史翻页，合一运动在教会内如火如荼，教派之间彼此了解更深，继续使用这些说法的新教徒越来越少。但由于华人许多新教徒受了「北美-南韩」福音派的影响，以及部分千禧年主义新兴教派热衷解释「默示录/启」为自己赚取资源，所以不少新教徒仍偏激地继续将天主教视为「默示录/启」中的「兽」及「巴比伦大淫妇」。这些说辞是华人基督徒活出合一精神的极大障碍；

2 God Father，又译教父，是信仰路上的领路人及陪伴者。

我的福传与平权梦

胡家豪（泰国）

△ 让我们一起为福音发光，为同志发声！让教会看见我们，让教会听见我们，让教会接触我们，让教会了解我们，让教会尊重我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梦想，当然我也不例外。或许，我的个人梦想比较特殊，也比较艰巨。但同时，我的梦想也充满激情，充满希望，充满着平等与爱。这，就是我的“福传与平权梦”。

我是一名天主教会的基督徒，圣名鲍斯高。现在的我，和我未婚夫住在泰国他家里。同时，为了以后的“福传与平权梦”，我认真地在学习英文。

我是在国中二年级的时候，第一次清楚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喜欢同性）。我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我当时非常清楚且强烈地意识（感觉）到，我很喜欢两位国中一年级的学弟。当时的我内心又激动又害怕。激动的是原来喜欢上别人的感觉是这么美妙，害怕的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女生，而我却是喜欢男生呢？会不会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的？我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再到后来，因为经历到主，我开始去认识主，进而到最后皈依主的慈怀。

没过多久，连续有好几位女生喜欢我，而我也和那些喜欢我的女生玩得很亲昵，甚至带回家睡觉。但我一直把她们当成我的挚友，一张床，两个被子。直到有一天，被妈妈发现了，迫于妈妈追问的压力，终于在一次争吵中，我大声地脱口而出：“我是同性恋！”还记得，当时的妈妈愣了几秒钟，反问了一句让我哭笑不得的问题：“什么是同性恋？”再后来，妈妈通过学习教育心理学的表姐那里得知同性恋的基本概念后，开始放心的让我和女生来往，也很乐意我带玩得好的朋友（几乎是男生）来家里吃饭。再后来，我交了一位在我现在看来是一位非常值得珍惜的男朋友，我妈妈很喜欢我这位男朋友，甚至走在街上我男友都会挽着我妈妈的手臂逛街，把我一个人扔在后面。但那时的我不懂事，被妈妈和亲戚宠得脾气很倔强、任性、自我。所以，那位男朋友一直都在我的火爆脾气和不断的分手声中忍受着。终于有一天，他灰心了，无法忍受我这样的行为，他选择离开。而最后，后悔的却是我。我连续交往了三位男朋友，妈妈都蛮喜欢的。甚至在我提出分手的时候，妈妈甚至还在电话里叫我不要那么任性，叫我好好珍惜，人家对我

那么好，我为什么还这么不懂事等等。但那时的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依旧我行我素。

直到有一天，教会的几位保守的神父和修女得知我是同性恋的事情后，找我妈妈进行了几次语重心长的谈话。自那以后，妈妈完全变了，她不停地给我灌输“这是罪恶/会下地狱的/天主是全能的，你要依靠**祂**，**祂**就能帮你戒掉同性恋……”这些“劝慰”和“激励”，让我觉得刺耳和伤自尊心。她甚至还请求一位神父给我驱魔，好在那位神父有基本常识，他委婉地拒绝我母亲说：“这个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你只管祈祷，交给天主吧……”。久而久之，我真的开始产生负罪感，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不正常的，我不知道自己活着有什么意义。我选择了自杀，但自杀两次未遂。我哭着求告主，求主帮助我戒掉，求主让我死掉也行，但都没有得到答复，我的生命从此开始陷入最低谷。我开始不进教堂，不祈祷，偶尔抽烟，经常泡夜场，和一群酒肉朋友放纵地High……

不知道过了多久，快三年的样子，我无意中在网上发现了许多同志公益视频及与同志有关的基督信仰神学资料，也在网路上看了很多科教、平权的视频，并结交了一些主内同志弟兄姊妹，还参加过当地的一些科学方面的自我认同教育（培训）。随着对自己认识的加深，对《圣经》一些经文更加“里面”而非字面的认识，也随着自己的主恩见证，我开始越来越明白，我深知：主是爱我的！主的爱没有那么狭隘，不会被性取向这种像种族和肤色一样不值一提的不同而限制。而且如果按照《旧约》的律法，我们现代人穿混合材质制成的衣服、吃“不洁净”的食物都是有罪的。那这样的话，现代人真的已经罪无可赦了！但是论及到离婚的事情，那些自以为义的基督徒、神父、牧师们似乎觉得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甚至觉得是小罪而已，悔改悔改就够了。同样的问题，怎么在不同性取向的人身上，待遇差别却那么大？而且那些攻击同性恋者的基督徒，大多数是道听途说，主教传给神父，神父传给平信徒，他们几乎都没有真正的在生活中去接触过同性恋人群，没有去了解过真实的这一群人。

在母亲的身边，我饱受着非常大的精神折磨，并且遭受到家族里男性长辈的暴力。我开始讨厌家庭，逃离家庭。现在，我妈妈对我是同性恋的身份依然持反对态度，只是没有当初那么激烈。在我妈妈的眼里，同性恋是一种“选择”，“选择罪”的生活，也是一种对性欲的“上瘾”。在我妈妈心里，她根本无法想象同性恋是我五岁起就开始有的一种潜意识，她也无法想象我是在国中二年级的时候开始清楚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她更无法想象同性恋者也是有真爱懂感情的普通人。在她看来，我是被那些同性恋者“带坏

的”，就像吸毒一样，“上瘾了”需要戒掉。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像我一样，甚至比我还痛苦、还坎坷的同志基督徒（弟兄姊妹）们。就像电影里或者公益视频里播出的一样，我们都经历着同样的生命（信心）的苦难（磨炼）。这个时候，我们更加应该坚强、坚定、勇敢。就像我们从小到大听过的这些话：“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只要有心，铁杵也能磨成针……只要还活着，只要还有爱，就有希望……”。从前，白种人决定黑种人的幸福和生存价值；从前，男人决定女人的幸福和生存价值。然而，这样的世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异性恋决定同性恋的幸福和生存价值的世代也要过去，必须过去！教育影响人心，改变人心。人心影响社会，改变世界。所以，我们要从现在做起，努力地用信心和知识来装备自己，去传扬主的福音，消除基督信仰上的误区，杜绝一切人为的偏见和私心。

我有一个小小而独特的“福传与同志平权梦”，不为谁，只为荣耀天主，只为传播基督的救恩和天父的大爱；只为人人都能够和睦相处，彼此接纳，自由去爱。愿主纪念我们，并以**祂**的恩典和慈爱带领我们一路勇敢前行！

我们都是天父的同志孩子，掌上明珠。**祂**在造生我们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们的模样。**祂**爱我们到底。愿我们都能够接纳自己，去完成天父给予我们的人生使命，把我们生命的价值发挥到最大。愿我们都能够帮助我们的圣教会变得更加美好，愿我们都赢得那为我们预备着的永生冠冕。

【附言】

有时候，有那么一部份的同志基督徒，因为自己所在的教会在言论上抹黑打压同性爱群体，进而导致内心受伤，对牧者失望而选择换教会，甚至从此远离了教会。在这里，我想告诉这样的同志基督徒朋友四点：

1.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魔鬼就像咆哮的狮子，寻找着可吞噬的灵魂（伯前／彼前5：8–9）”。所以，羊羔是不能离开羊群的。一旦一只羊羔从羊群羊栈里独立出走，是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王所引诱和吞噬的。因此，为了自己的灵魂得以保全，也为了从主内肢体那里得到关爱、鼓励和力量，作为主的众多羊群中的一只，不要选择单独外出，因为外面的世界更加危险。
2. 我们信靠仰望的是十架上的主耶稣，不是那有限会犯错有不足之处的某个人。倘若我们需要天父和他人的宽恕，为何我们不能宽恕那得罪我们的牧者或肢体呢？你可以以基督之心为他祈祷，为你所面临的逼

迫和压力祈祷。主是体贴人心的神，祂会为你开路的。

3. 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查找当地或就近地区是否有同志基督徒团体。然后和他们取得联系，并告诉他们你所面临的逼迫和压力，大家会感同身受并用祈祷托住你的。在可以的情况下，每礼拜天还可以与大家一起敬拜主！彼此联谊、代祷、勉励，在主的爱内一起成长，共同进步！

4. 留在那个恐同教会！[1]请先别惊讶，请先听我的理由：作为一名基督徒，我和你一样都是很爱主，也很爱教会的。但是，我们都清楚，教会是罪人的教会，所以，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当自己所在的教会发出了对同性爱者和同性爱情极具无知和偏见的错误训导时，我们要做的就是勇敢站出来，为同志发声！为同爱辩护！并敢于告诉他们“你错了！你的认知出现了错误！你应该重新好好地去了解”。是的，就因为我们爱主爱教会，所以在面对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偏见、抹黑、言论攻击）时，我们要勇敢地站出来发声！帮助教会反省自己，帮助教会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或错误，帮助教会变成一个更加友好和美好的教会。这是每一位基督徒的责任！当我们的教会犯错时，因为爱，所以要提醒，所以要发声，逃避和远离不能解决问题，只会让自己陷入可能被世界的王所吞噬的危险境地，也只会让教会固步自封，无法变得更加友好和美好。这是天主、是我们每一位爱主爱教会的基督徒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所以，我可爱的主内同志肢体们，让我们一起为福音发光，为同志发声！让教会看见我们，让教会听见我们，让教会接触我们，让教会了解我们，让教会尊重我们，让教会接纳我们。这是每一位同志基督徒义不容辞的责任啊！可爱的主内肢体，天父造生了你、爱了你、拣选了你、救赎了你。现在，是时候发挥你独特的价值和恩赐的时候了！

愿主与我们以及我们的爱同在，直到永远！阿门！
爱，得胜！荣耀，归主！

于泰国大城府

注：

[1] 恐同教会四个字并非特指，编者愿意引用卢云神父的这段话作更清晰的注解：“我们被教会伤害，就不由得想弃绝教会……我们要克服的难题就是饶恕教会，虽然教会很少请求我们饶恕，至少没有公开表示……重要的是，不要把教会当作是在外面的‘那个地方’，而视教会为一群软弱挣扎的人。我们也在其中，并且在那里遇见我们的主。（来源网络）”

卢云神父当时未想到未看见的事在今日教会发生了，教会在2015年的主教会议及许多表述上或明或暗地对过去对同志人士的伤害性言论表达歉意。但，仍然有许多人自以为义地犯着同样的错误。

少年

永皓（马来西亚）

大家好，我叫永皓，今年17岁，身高170。我出生第七天的时候，神父就给我施行了洗礼。因为年纪轻，在我成长的过程里，也不太理解信仰的真意。直到去年的时候，因为我参加了一个圣神治愈生活营，非常大程度地帮助我相信了天主的存在。

在生活营里，修女和我们分享圣神的奇迹还有其他种种神奇的事情，这位修女是砂拉越州非常出名的一位修女，虽然觉得不可思议，但又觉得会不会是骗小孩子的东西啊。直到有一天晚上，修女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圣神的宫殿，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神的不同恩典。那时，我们集中在一个房间，修女叫我们闭起眼睛，想着圣神，渴望圣神的力量，然后就在我们注意力集中的时候，突然修女们不知道说着什么，很大声很吵，她们的嘴里发出奇异的声音（舌音）。我偷偷地睁开眼睛偷瞄了一下，发现有人倒在地上，也有人一直在笑，临到我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好像被水压一样的感觉，一种力量向我降下，我完全不能承受。大概过了十分钟，我才慢慢站起身，内心充满了平安。那个神恩的经验帮助我相信世界上有超我的存在，我相信那是天主的神恩。

在我14岁那年的年尾，我发现了自己同性恋的倾向。那时我和家人去曼谷旅行，有一天夜晚，我走在一个天桥上，看见一对同志恋人，那个小受在对小攻撒娇，我没有任何异样，只觉得很羡慕，也希望自己能有一个这样的人可以对他撒娇。小学的时候我也有过女朋友，但到中学一年级我们就分手了，在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想过要找女朋友。可是不知为什么，看到这对同志恋人这样恩爱，我特别羡慕。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可能是同志，后来也尝试过让自己喜欢女生，但是还是没有办法。

从曼谷回来后，我就很想要和男生交往，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类人有专属名称叫「同志」。在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是和一个男生网恋，当时虽然是网恋，但是我感觉很幸福。比起女生，我和喜欢的男生在一起会很幸福。和那男生交往了七个月后，我们就分手了，我特别伤心，分手的原因是我不珍惜，突然想要试试一脚踏两船是什么感觉，可是谁知道是这样的结果，后悔莫及，一时好奇而伤害了最爱的男人。

现在和我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都知道我是同志，他们没有反对没有鄙视，

觉得男生和男生在一起，如同男生和女生在一起一样，没有什么不同。我特别开心他们没有歧视我。同样地，我也不觉得信仰和同志有什么违和的地方，天主爱我，我爱天主，天主爱为我造的那个他，我爱他，他爱我，天经地义。未来我有好多想做的事，比如做蛋糕师、厨师、想当个演员、想要一个爱我疼我的男生。以前特别想要高个的男生，可是现在觉得，只要有心爱我就好，但是不可以太矮。

彩虹是自由，彩虹在世界各地出现，代表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自由。如果真理是活着的道理的话（天主是活人的天主「谷／可12:27」），我觉得主耶稣想要给我们这些人一个考试，要我们同志改变世人的看法，同志不恶心，同志也是人，只是爱上了同性而已。天主要我们改变世界的看法，要我们争取一个不歧视同志的世界，要我们亲手完成种种考试，要争取父母就算知道我们的身份还是一样的爱我们，那是最大的考试之一。虽然困难始终存在，但我们要勇敢，人生只有一次，活出我们的本性就是天主对我们的要求。

越来越好

Jo（马来西亚）

天主：咚咚咚！（敲门声）

我：谁啊？

天主：我是天主。

我：啊？天主？

天主：对的，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是一名同志！

我的父亲是一个稳重而谨慎的人，而母亲对家里面三个孩子总是谆谆教诲，倍加呵护。因为他们平时工作都很忙，我们只有星期天才能全家聚在一起，因为我们每个星期天早上都会去教堂参与弥撒，然后上教理班。午饭过后我们就各自去做家庭作业。父母总是想给我们最好的，所以当我长大一点，他们还给我报了很多课外学习，比如跆拳道、二胡、风琴之类。当然全家一起去教堂是我们家庭最固定的活动。

小时候，我记得开学的第一天，老师让我们写下梦想：长大后最想成为哪三种人。当时我写的答案是：神父，飞行员和老师。

然而，大概在我十岁时，想法却有所改变。一位教理老师在教理课上问我们：是否有谁以后想当神父。我自豪地举起手来，不料她反问我：Jo，你知道神父是不能结婚的吗？要成为神父，必须发誓守贞，用一生来服侍天主。那时我还是个小屁孩，连恋爱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更不知道贞洁和结婚意味着什么了。但是如果当神父不能结婚，那我还是不要当了。

等到15岁花季雨季到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学校里男孩子们开始约会，女孩子们发育也越来越明显。青春期那几年对我和我父母来说，都是极其困难的，我非常积极参与堂区活动，做过辅祭、合唱团中的司琴、堂区青年福传的委员。然而，实际上我非常迷茫且彷徨。

那些年我搜藏的同志小说被父母发现了（话说当年网络图片加载很慢，因此我更喜欢读小说），他们找我谈话想激励我，其实他们也不懂这些事情，所以当时认为我做这些，可能是“被小伙伴们带坏了”，或者认为这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迷茫阶段”。

青春期的我一直很叛逆，但是和一般西方孩子的叛逆方式不一样，我的方式是逃课、不完成作业、考试不及格（特别是数学非常差）。虽然那些年

我们还没有“狼爸虎妈”这样的教育方式，但当成绩出来的时候，我还是被罚在餐座前跪了一天并且诵念全部玫瑰经。

16岁的时候，我内心因为一次小记者活动而产生了很大的改变。在为期一周的活动里，我遇到了很多同龄人，他们也有自己不寻常的经历，但是他们都能活得很自信，在活动中我们互相交流，思维碰撞，让我终于明白了“不一样又怎样”，无需因为自己和他人有什么不同而害怕。

回家之后，我的生活有了好转，因为我开始像一个成年人一样表达自己的想法，阐述自己的观点，和他人据理力争。因为越来越自信，我的成绩也有所进步，也越来越合群，不再害怕社交或参与教堂活动。父母看到我的积极改变后，也尊重我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诸如小记者志愿活动，或是积极参与教堂活动。我们几位小记者们探访了一次戒毒所，其中有些戒毒人员是艾滋病感染者，通过这次探访，我发现了我对防艾工作的热情。

求他依照他丰富的光荣，藉著他的圣神，以大能坚固你们内在的人。（厄弗所书 / 弗3:16）

每当我向天主祈祷，祈求美好的事物时，我都觉得**祂**离我很近。或许是**祂**的意愿让我成为了同志，**祂**也会让我的生活更好。在我高中毕业上大学时，我的两次祈祷灵验了。

第一次发生在我18岁，我向姐姐出柜了。第二次是19岁，一天晚上，父亲坐在我身边问我最近如何。事实上，那段时间我一直被一个网友骚扰，我开始觉得事态要失控。父亲和我进行了一次令我永生难忘的对话：

父亲：你是同志吗？

我：干嘛这么问？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吗？

父亲：当然了，我想知道事实。

我：我觉得你还是不要知道比较好。

父亲：其实，无论你怎么回答，是或者不是，你都永远是我的儿子，我都会一如既往地爱你。

我感动地抱住了他，从未如此坦诚地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他。告诉他我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什么时候承认自己是一个同志。他鼓励我说不能忘记自己的信仰，要坚持祈祷寻求天主的引导，他也会为我祈祷，因为我的将来会遇到更多困难和挑战。

那天晚上聊到最后，父亲告诉我，这段谈话只有我和他知道，我母亲现在或许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种惊天动地的事情。为此我等了十年，当我27岁的时候，母亲在午饭后问我，为什么从来没有带过女朋友回家。孩子是母亲的一块肉，没有她不知道的。母亲能问出这样的问题，一定是准备了很久，

我也坦诚地告诉了她。她哭了，哭着对我说，她知道我可能永远不会结婚，也不会有孩子，但是她希望我过得快乐，记得对天主不离不弃。

常让我认识我应走的道路，因我举心向往你。（圣咏／诗篇143:8）

现在我32岁，从事金融行业。7年前我和教堂的年轻人建立了一个祈祷小组。我在我长大的堂区做司琴，很高兴做了一个4岁孩子的代父。我的亲戚朋友都认识我的前男友和恋爱对象，都真心接纳他们。

我有个表弟，他告诉我说，曾经在办告解时告诉神父，他是一个同志，并觉得这是罪。可是，神父告诉他，每个人都有罪，我们都是天主按照祂的肖像所创造，我们要听祂的圣言指引，即使有些时候我们会迷茫会痛苦。神父最后告诉他，如果你是一个同志教友，那么你就要按照天主的旨意，成为一个最好的同志教友。

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我们并不孤独，正如沙滩上脚印的故事，当我们遭遇生活的困境，或是彷徨无措时，天主会把我们扛在肩上。过好自己的生活，好好珍惜你与家人与爱人共度的时刻。

（柏子翻译）

痛爱

阿J（马来西亚）

我名叫阿J，自小开始就对同性比较有感觉。在念小学的时候都很欣赏羡慕那些帅气和很man的男孩子。一直觉得他们很有魅力，那种男子气概好有安全感。这种感觉在心里压抑了很久很久，在中学时这种感觉更强烈，看到自己喜欢的男生跟他们的女朋友在一起，那种感受实在很难熬。每次都在责备自己为何要这样，为何不去改掉我内心的渴望，为何要背叛耶稣，这种观念一直纠缠了很久，无法得到答案和解决方案。

直到我读大学的时候，有机会自由身，不受家人的控制，开始一点一点地放纵，有尝试去与基友[1]约会，可是因为那时网络没现在这么发达，要找到一个基友真得非常艰难。到大学读完，我就回到自己的家乡找工作，我也坚持去教堂望弥撒。

突然有一天，神父叫我做青年团的顾问，我答应下来。在参与活动的筹备当中，我认识了一个青年，他很静没什么话说，我接触他的目的，就是想他开朗一点，结果因为时常接触，就开始喜欢他，时常就借着机会去他家里过夜。但是谁想到，居然后来知道他的弟弟喜欢上我，那时我就开始很挣扎，我是长辈，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友，为何我会演变成这样，觉得自己是个好多面的人。

后来因为他的弟弟是个非常叛逆的年轻人，所以他的父母就吩咐我多点跟弟弟交流，开导他叛逆的性格。经过长期的交往、接触和分享，弟弟很积极地表达自己，所以我就跟弟弟开始了感情。因为我们的年龄相差十三岁，我时常都一直在反省和考虑我们要怎么办。

艰难的日子就开始了，因为他那时要上课读书，我又在外地工作，大家非常挂念对方，我时常放下我的工作，驾车到他读书的学校门口等他放学，然后还得偷偷摸摸的约会，找没有人的地方或者陌生地方大家聊天相处。这种感觉现在想来，爱情的力量实在非常强大。日子就这样过，大家都觉得很开心，但也很痛苦，因为没有得到别人的祝福和支持，很多时候就为了这一点而吵架。他渐渐开始成熟，有自己的思想，大家吵架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但是他还是每逢学校放假，都会跟父母要求到我那里陪我。那时感觉很温馨很幸福。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他读完学院课程，在他读书期间，我们也到处去

玩，一起看戏、一起旅行、一起吃东西……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不能一起拍照，因为怕事情会被人知道。当他读完学院，他妈妈要他去外国深造，那时他不要去，和家人吵得非常厉害，甚至大打出手，最后我还是说服他听父母的话。那时我的心非常非常得痛，虽然表面很支持他去，只要他记得还有我爱着他就满足了。那天他上飞机我不敢去送他，自己躲起来大哭。

他到了国外，我们还保持联络，大家都有用视频来互相关心。有时我就买了机票直接飞去找他给他惊喜，大家都很开心，久久见面一次。但是过了不久，他认识了一个女生，他不懂怎么对我说，我在无意中发现后便大发脾气，我跟他说我们不要再继续我们的这段感情，既然他有了女朋友，就应该专心对她。但是他一直苦苦哀求，一直哭着说他还是要我，只是想试试跟女孩子拍拖的感觉。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下定决定跟他做个了断，因为他很可能不是基友，只是当时因为年纪小，好奇心重，就开始尝试基友的生活。

过后我活得非常沮丧，没有心情做任何事情，只好把这一切的痛楚转化成力量投入教会的工作。越接触教会的灵修越多，越觉得自己是罪人，罪孽深重，一直惩罚自己，为何会去陷害天主的儿女，觉得很懊恼，觉得没有脸见人，只好静静地为教会服务，算是做补赎。但是内心的渴望及对他的爱，到现在还是没有改变，一直都在想着他。虽然现在他有了女朋友，但是因为我非常爱他，我也希望他真正开心，不要让他觉得内疚，我就自己承受这些。有时他跟女朋友吵架，我一直劝他，要好好珍惜他们的感情，一切都可以化解，不要意气用事。当安慰完他时，我就躲起来痛苦几天，所以我一直祈求天主快点收回我的性命，我活得很苦。

有一点让我觉得欣慰的是，他说过一句话“就算我现在跟那个女朋友在一起，你还是我一生最爱最爱，我不会忘记你”，就是因为这句话，支撑着我的生存意念。感谢主给我一个理由和借口继续生存下去。

注：

[1] 指同志友人。是粤语「Gay」的发音。但在同志基督徒语境里，又可以多一层含义，既是同志友人又是基督徒友人。

从法官到好朋友——一个关于接纳的故事

Sarah（澳大利亚）

能有机会被邀请与你们分享我的故事是我的荣幸，特别是我自己还未足够圆融地活出天主教女同志的身份时。我出生于香港一个比较传统的天主教家庭，小学时期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我是个顺性人，生为女性，身份认同为女性，喜欢「她」这个性别代词。我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澳大利亚。虽然这篇见证是用中文表达的，但您会发现我的价值观有时是西方个人主义的，也许并不符合您对于一位典型香港人的印象。

法官阁下

我生命中的多数时间，天主对我而言都仅仅是「天父」的角色，而我并没有关注「耶稣」或「圣神」在圣三内的身份。我觉得这是因为父母对我的教导严谨和传统，常教我判断善与恶，明辨是非，走正确的路，做个乖女儿。这让我觉得我所有做错的事会让天上的父亲失望，正如让地上的父亲失望一样。

我这个把天主当为法官的看法大概由小学时期开始，对天主的印象就像是在法庭盘问我所犯的罪的法官，很自然地，我在这法庭上充当了被告的角色，每一样行为都会被审判。我这偏颇的观点常在弥撒里被质疑，因为神父会提到多角色的天主：就如身为救世主的耶稣、护慰者的圣神，等等。听到这些对于天主的其他观点，我对天主的看法并未因此而改变，我仍然没办法感受到祂的慈悲，因为我在家天天感受到要侍奉的天主是个严格的天父或法官。我所得到关于信仰及宗教的教导强调于个人行为、道德、服务他人，强调尊重长辈、坚持对家庭的义务、谨守十诫和天主的命令。我当时的结论是天主只会理会我道德上的行为。

忠诚

我在高中的后段开始不断地折磨自己。虽然我的个人意见不符合天主教会对于性别的看法，但我说服自己相信教会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她有超过两千年的历史，而在这两千年里，无数的人奉献了他们的生命来研究圣经与神学。在这方面，我怎能相信自己的想法正确，而教会说的是错误的呢?

当时的我，虽然可以离开天主教去到别的自由一些的教派，但我劝说自己相信天主教会对于同性恋的教理一定是完全标准与正确的，就如同《天主教教理》的第2357至2359条。既然教理是毫无错误的，那代表我的欲望一定是放荡的。我的理解是，如果我有想和另外一个女人发生性关系的倾向，就等于往犯罪的方向踏上了第一步。对我来说，这一类犯罪意向与谋杀或酒后驾车没什么分别。

在我寻找答案的路程中，我努力地向自己证明，保持独身生活是个正确的决定。我坚持只让自己阅读教会批准的书籍，尤其如果作者是「勇气」团体（Courage）的创立者或合伙人。「勇气」团体是一个教廷认可的为同性吸引倾向人士提供牧灵支持的一个机构。我不容许自己被教廷外的「邪恶」势力所影响：这是我理解对天主教会忠诚的唯一方法。

尽管社会氛围渐渐开放，许多人也开始比较接受同性恋及同志平权，特别是在我所居住的澳大利亚，但我并未太注意大众日益增加的对同志的接纳。神父讲道时无数次地把我们的信仰和教会相比如在狂风暴雨当中耸立的灯塔，社会持续改变规范的现象就如把我们吹得东倒西歪的风浪，不停地把教会这艘方舟一会儿推向险礁，一会儿推向沙洲。这所谓的风浪，表达的是社会对性、毒品、钱财要实时满足，还有对生命缺乏尊重的价值观，而在这例子里，灯塔和教会就像磐石一样稳固，永不摇动，它们稳重地引导船只们远离危机。我当时把对性方面的疑问与想法归入会带领社会出轨的思想。我真诚地相信如果让自己跟着社会一样开放，那我会被如汹涌海浪般的不良社会风气给淹没。为了不被卷走，我选择了把自己锁在灯塔里。事后来看，我当时的行为是为了帮自己洗脑：避免自己不会听到任何潜有邪恶的声音。

我一向不是个爱试验各种事情的人，也害怕自己会因为接触到另类想法而偏离教会。

于是我把这些斗争保留在自己的心里，一天又一天地度过人生。我的朋友们都来自同一个天主教团体，大部分的人和在众人面前的我一样，同意教会对于同性恋的官方教导。我从不在教友面前对LGBT权利发表任何支持的言语。在教会活动时，有些朋友大肆表达对同性恋的恐惧，粉碎了我能向教会内的朋友出柜得到支持与谅解的希望。渐渐地，我开始接受朋友们没办法理解我的经历，而得学习默默独自应付被别人排斥的现实。我对天主教的忠诚也使我没有去参与其他同志基督徒的任何活动。

到今天，我认识了许多跟我一样处境的朋友，因为自己的同志身份被排斥而感到孤单。我很庆幸我从未为我的痛楚或任何理由而自残过，如割腕，没有自杀的行为（意念有很多次，但从未实践），也没有滥用酒精与药物，

试图以此来忘掉天主不愿意我与另外一个女人有亲密的关系，要我孤独一生的苦痛与折磨。

家

一路以来，从个人经验来看，我的直系家人与亲戚对于我成长中的自我认识与接纳、或教导我理解教会在性方面的训导毫无帮助。他们表达出恐同的想法与言语，让我觉得自己有病、不正常和充满罪恶感。我到现在都还没向任何家人或大多数的教友朋友出柜。

记得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因为被妈妈质疑询问我是否是同志，而要逃避的压力太大，那晚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经历睡眠瘫痪的现象。那经验很明显不是发恶梦，我承认那天晚上的短短五秒钟是我这生中最可怕的经验，那感觉就像是撒旦本人来找我。我当时在脑海里诵念了「圣母经」的头两句（当我在完全没办法移动身体或开口说话的情况下，只想到用这方法赶走撒旦），睡眠瘫痪的症状就停止了。我到隔天早上才觉得应把这经验联系到被父母发现我是同志的恐惧。

这十年来，我一直寻找这道德问题的答案。我渴望教会认同我，同时也渴望教会赞同我有一个同性伴侣。然而，生活在一个很注重面子的传统家庭与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团体里，这说明我不会在他们中间遇到能理解我的人。尽管同性关系是如何地恩爱，它还是会被认为是一种异常而有罪的行为，是本质的错乱。我在绝望之中，祈求天主积极点干预教会的事，好让教宗允许天主教会内承认同性关系。因为我发觉，我目前的状态，在教会、家庭价值观、性欲、社会态度和猜测天主的旨意之间的内心冲突，令自己似乎行尸走肉般地存在于教会内。

EnCourage and Courage

我想，这种我与天主之间的持续争辩将会是永无尽头的，而我亦永远不会获得胜利。故此我开始尝试寻找在墨尔本有没有「勇气」团体的支部。在「勇气」团体里，我希望能够寻找到与我有相似经历的人的支持与鼓励，并使我更加相信保持独身的决定是正确的。「勇气」团体的组织使命与天主教会的教理是一致的，即同性恋之间的行为是有罪的，而「勇气」团体对贞洁的理解亦沿袭了天主教会的训导。但后来发现，原来「勇气」团体在墨尔本并没有任何支部，而我反而却找到了「鼓励」团体（EnCourage），它是一个与「勇气」团体相似，并有从属关系的团体，而「鼓励」团体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有同性吸引倾向子女的家长。

虽然我并不是「鼓励」团体的主要服务对象，但他们还是欢迎我的参与，而所有「鼓励」团体的成员当时亦知道我是一名有同性吸引倾向的人，这些成员都把我当成是他们那位有同性吸引倾向子女的写照，尽管当时的我并没有在追求任何同性亲密关系。这些父母都希望他们的孩子能跟我一样维持独身，但这样却为我带来了无比的压力。一方面，我觉得我在做天主和教会所喜悦的、认为正确的事，并为这班认为自己的子女已迷失和失败的家长带来一线希望的曙光。但另一方面，我羡慕他们的孩子，因为他们拥有同性的情侣关系，而这正是我打从心底里渴望拥有的。

尽管因为当时的我并没有维持任何同性亲密关系，而被「鼓励」团体的成员们认为这已是「足够的好」，但我的心底里还是感到被排斥。每个月在「鼓励」团体的定期聚会中，我都听到家长们的分享，说他们的子女们如何伤透了天主的心，但我心想我的步履与身份认同其实与他们的子女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我在「鼓励」团体的存在和个人身份之所以受到欢迎和尊重，只是因为我当时是独身，但事实是我渴望亲密关系。我发现当我花更多的时间陪伴着「鼓励」团体的成员，并聆听着他们那些不希望自己的带罪同志子女受到诅咒而祈求上主拯救的祈祷时，我愈加从天主眼中躲起来，并恼恨我自己，为何会想寻找一位同性的终身伴侣，为何会想犯罪。听到「鼓励」团体成员的分享，我能想象到如果我向我的父母出柜时他们会如何反应，即使我仍是单身。他们应该会感到恐惧、惊讶、失望、自责、困惑和丢脸。他们会尝试一切方法阻止我有同性情侣关系，甚至给我找来医生或心理学家，因为他们认为有同性吸引倾向是一种病。

后来，在「鼓励」团体中三位都有着被同性吸引倾向的成员们（包括我），逐渐觉得我们应该成立一个新的「勇气」团体（Courage）。我认为是时候离开那些在「鼓励」团体中的听到的恒常批判了。我的召叫正在催使我应一边以守独身来荣耀上主，一边去协力建立属于墨尔本的「勇气」团体。我在「勇气」团体里的经验远比在「鼓励」团体里的经验好多了。我终于不用再不停地聆听那些家长分享自身的故事，和他们的孩子们是如何如何地教他们心碎。参与「勇气」团体没有特别加强我的信仰，也没有后退想寻找一位同性伴侣的意愿。但是它成为我接受自己的第一步——一个正常的人，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天主的儿女。我亦学习到不要因为这个「自身的疾病」而定义自己似乎比其他人更容易犯罪，这是我第一次原谅自己有同性吸引倾向。从前我经常把我的性取向和纵火者、杀人犯的恶行比较，参与「勇气」团体使我从这些想法里释放出来。

疑惑

经过一年多时间，我退出了「勇气」团体，这跟团体里的人事或架构没有关系。当我尝试按照教会训导做每一件事，我渐渐发觉维持独身只是因为这是教会认可令天主愉悦的方法。同时期，澳洲传媒在广泛报导有关澳大利亚天主教教会机构儿童性侵犯的个案。我并不认识当中的受害人，但是这些事件不断提醒我教会人性的一面。

从未质疑教会训导的我开始提出一些疑问：会否教会太注重传统教导而未有对性倾向有全面的理解？要是我跟随我的良心会怎样？但紧接着我就开始审视自身的思言行为，尝试找出影响我观点和信念的源头：我不能说产生这些疑问是和朋辈压力有关、亦不是因为接触了非天主教的、或亵渎天主的讯息；我也没有幻听指使我要对同性有吸引倾向，更未曾有沾染毒品或思觉失调。我是一个身心灵健康的人啊！我有亦是天主教徒并非常爱我的父母，他们把我送到天主教学校，我也很享受在那里读书的时光。我从出世后两个星期开始每主日参与弥撒，我自愿地生活在天主教群体的保护罩里，外来有关同性恋的观念应该不能对我有什么影响，所有我读过、听过、看过有关同性恋的信息都是教廷许可的。

判断是与否这条路从不易走，特别因为我是一个习惯尽量去做（社会或教会认为）对的事的人。在我27岁时，我终于认为我的性取向没有甚么不妥，这是天主给我的自然本性。

伴侣

离开「勇气」团体之后的一段时间，我有了同性伴侣。她亦从出生开始便是天主教徒，在我们的堂区积极服事。令我自己讶异的是，我内心没有丝毫内疚或觉得做了恶行。拥有一段亲密情侣关系是我从青年时期开始脑海里不断浮现的画面，这也令我非常珍惜这段感情，我视之为天赐的礼物。毕竟从小以来，教会给我的教导是，拥有同性关系就像是一个不可跨越的「禁区」。怀着感恩的心，我和我的伴侣更有动力去爱主和服事。这段关系无疑遇到不少困难，例如不能让父母知道，因为双方父母都是传统的天主教徒；也不能在我们堂区内承认双方关系；亦不能告诉其他朋友，因为很多人都是反同的人，特别是天主教徒的好朋友们。但是我没有让这些困难阻碍我对我的伴侣的爱。

同时期，我感觉与天主更亲近，感恩祂使我有这段伴侣关系和体验爱情的美好。虽然在写这篇文章时这段关系已结束，但是我从未有刹那觉得这段关系是错误，反而这是我人生新一页的开始。

总结

到现时为止，我还是觉得不是时候将我的性取向告诉我家人和教区内的朋友，告诉他们仍是很冒险的，例如面对被嫌弃和歧视。我明白其他人的感受是他们的事，但对我而言，在这个存在偏见的环境中隐藏我的性取向也许是最好的办法，我知道我是可以一直如此下去的。但是，我不能继续憎恨自己和埋怨教会阻止我去爱。

当我开始接纳自己时，我渐渐不再使用「状况」、「问题」、「罪」、「自身疾病」、「对同性有吸引倾向」等好像在暗示同性恋是错误的字语。现在我不再害怕向一些我感到信任的人承认我是同性恋者和曾经有过一段同性伴侣关系。五年前的我是一定不会在公开场合讨论同志的话题的，即使当时我已是「勇气」团体的其中一员。现在当我参与有关讨论时,我会自然地使用LGBT这个简称。我相信天主容许我做回自己，我相信祂不会因为我与一个女性发展一段有爱和忠诚的关系而送我进地狱或给我其它刑罚。

自从认识了一些接受同志群体的朋友后(他们有一些人是直人)，我对教会、教宗乃至天主的观点变柔软了，如果仅仅是单纯聆听教会的答案是无法使我变得如此的。现时的我，是「接纳」团体（Acceptance Melbourne）——一个为住在墨尔本的同志天主教友而建立的团体的一份子，我为此而感到骄傲。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经历过与我类似的困难，我们互相尊重，在团体中，我在我的信仰和性取向之间得到平衡与平安。我会继续向同志朋友学习，尤其是同志基督徒，我希望了解更多的故事，他们怎样理解他们的信仰和性取向，这不仅帮助到我，也将帮助到更多人。

我期盼与我未来的伴侣过着以天主为本的生活，我相信天主会保佑我下一段关系。最近我有一个意像：天主除去了祂那法官袍和假发，并请我一起渴咖啡，祂聆听我的希望、梦想、安慰我破碎的心灵，并鼓励我去爱，祂就像我的好朋友一样。

发现这份爱

Francis（澳大利亚）

亲爱的，我知道这个秘密难以置信，天主是爱你的，爱最真实的那个你，祂为你安排了生活中的一切。你不相信？不妨来听听我的故事。

我生于马来西亚，是家里四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子，也是家中的长子。我的家人受到马来西亚和中国文化的双重影响。家里的人都是在天主教学校接受的教育，家人们信仰很虔诚，经常参加教会活动。我母亲怀上我的时候，我父母正环游世界到了美国，那时恰好遇到了亚西西的圣方济各的一个重要周年纪念活动，因此他们决定以圣方济各做我的主保圣人，方济各也就成了我的名字[1]。我记得小时候奶奶经常念玫瑰经，餐前祈祷，参加朝拜圣体[2]和圣神同祷会[3]。我们孩子们去主日学，家人们也都参与堂区的基基团[4]祈祷小组。我从小就积极参加教会活动，从童声唱诗班到少年唱诗班，再到青年唱诗班。我也从参加唱诗班，到后来成为少年唱诗班骨干，再到组织青年唱诗班，我还是弥撒辅祭员。

在这期间，大概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家移民到澳大利亚，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教会活动一如既往地令我感到熟悉而温馨，教堂里认识的朋友也和我走得最近。高中毕业后，我在不同天主教学校学习教育学和神学。那时我感觉自己渴望度奉献生活或者做神父，因此我进入修院开始了分辨，但是一年后，我明白天主并没有召唤我度这种守贞的献身生活。但我仍旧有一种感觉，一种要为教会服务的冲动。我想象着自己回到家乡教书，找个女朋友，在25岁拥有自己的孩子。

但是，天主的道路往往与我们的渴望不同（依／赛55:8–9），祂的计划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格前／林前2:9）。

我获得了一份教区办公室的工作，为主教而工作，协助不同堂区的事工，包括宗教教育和培育，我简直欣喜若狂。生活在平静顺利地进行。在悉尼的世界青年节[5]召开期间，一位教会的老朋友从另一个州过来参加活动，活动结束后他决定多留几日，并且邀约我共进晚餐。几年前我们是在一个全国修生聚会上认识的，当时我们关系很好，之后每个月都会电话或者邮件联系。他比我大几岁，像导师一样指导我。晚餐的时候他说，他重新审视了一下修院生活，打算暂停一段时间。晚餐后我陪他到宾馆喝了几杯，不料他突然将我紧紧抱住，试图强吻。当我逃离出去之后，内心五味陈杂，疑惑、喜

悦、害怕和惊讶的情绪同时在心中翻滚。

那些不该有的想法不断涌入我的脑中，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对男人感兴趣。但那时我又觉得自己深深地被男人吸引，内心被男人所占据，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同志。那次事件之后，我们打电话变得十分尴尬，但是作为同志的感受和喜欢男人的事情只能向他倾诉，而且我觉得我爱上了他。他对我的感情令我难以捉摸，而我偷爱他，像一剂毒药。因为害怕别人误解，我对这件事情闭口不提，我闷头苦想，不得其解：该如何使我的性倾向与信仰不冲突呢？

我很清楚地知道，不能对同事诉说这件事，他们中有一些恐同的人，我甚至可能因为这个丑闻而被解雇。我最担心的是如果我的老板炒了我的鱿鱼，仅仅是因为我的性取向，而不是我工作上的表现。

虽然我知道天主教会里有一些关顾同性倾向人士的组织，但是他们基本上都认为同性恋是罪，只是希望通过祈祷让同志变直，像异性恋者那样生活。「接纳」（Acceptance）[6]是我知道的一个正真包容、不判断并关心同志的团体，但是当时我害怕在这里遇见我可能认识的人，所以我并未与他们很亲近。

所以当时我只敢和他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我偷爱着他，却不动声色地和他聊天，只告诉他每天发生的事情，自己的心路历程，害怕暴露出我对他的喜欢，事实上他说过他并不爱我。

我像跌落深渊一样地绝望，我把真实的自己藏在套子里面，套子外面是生活中种种的困难和不被人理解的寂寞。我感觉自己会因为身份被发现而丢掉工作，我感觉自己会让家人蒙羞，我感觉教会的朋友们会疏远我。生活在以白人为主的同志圈子里，我只是一个相貌平平、毫无吸引力的亚洲人，我怕，怕自己会孤独终老。

我曾经有过两次轻生的念头，第一次是短暂的一念，我暂时压抑住了它。而第二次是因为那个人。我喜欢他，想和他继续发展，有一次我在他家，问他能否在一起时，他回答我：“不”。那一晚我留宿，因为我不可能与他同床共眠，最终我睡在沙发上，我难以入眠辗转反侧，便走到阳台上，20楼的高度，生与死的距离，我想，如果跳下去，能否一了百了……

我从未经历过如那一刻般的害怕，我拖着沉重的步子从阳台进入内室，在黑夜里蜷缩着哭泣，祈祷，咒骂世间的不公，撕心裂肺地呼唤着天主。我不知道应该选择死亡还是生存，也不知道内心到底是恐惧还是愤怒。我哭着问天主，没有一个人爱我，我活着有什么意义。但我似乎听见天主对我说：“你知道的，我爱你。”我向这个声音愤怒地驳斥：“就算你爱我，那

又有什么用！你是天主，是你创造的我，你本来就该爱我。然而，你不能用双眼凝视我，不能用话语和我交流，不能用嘴唇亲吻我，也不能用臂膀拥抱我！”

终于我还是累得睡着了，只几个小时黎明便来临，又要去教堂了。极度痛苦疲倦的我和他一起去了教堂。他一直跪在我旁边祈祷直到弥撒开始，当教堂的钟声敲响时，我似乎闻到了香味，一束光线穿过教堂布满灰尘的玻璃，照到他的手上。当时的感情难以言喻，我忍住泪水离开教堂，步履蹒跚地到附近的一个花园，蜷缩在那里哭泣。

现在我要告诉你，我并不是在讲什么超自然事迹，当时我不知道在那里哭了多久，也很难描述当时发生了什么，但是在那样绝望的境地里，我感受到天主拥抱了我，对我说：“我虽然没有拥抱你的手臂，但是我能给你拥抱，即使你现在还不了解，我是真的非常爱你。”就是这样简单而又神奇的方式，我觉得我经验到了洗礼的真实含义，经验到了死亡与复活，天主用**祂**的大爱告诉我，我没有错，也无需畏惧，天主爱着那个最真实的我。

长话短说，自那之后，我辞掉工作，重返大学学习心理咨询。我也渐渐地和我身边的家人朋友们出柜了，即使有些人不能理解，但是他们大都支持我。之后我有幸加入了「接纳」（Acceptance）这个不可思议的支持同志天主教徒的组织。我在这里认识了许多挚友，也是因为他们的鼓励，我才贡献自己的故事给这本书。

当然，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我有个妹夫十分反同，他从小生活在一个极端基要的团体里，他们认为他们才是纯正的天主教。我也因为一些恐同的同事和朋友而被排斥过。有一次，我被邀请去Broken Bay教区的天主教学校，与学生们分享教宗方济各「我是谁？怎么敢判断那些良善地追求天主的同性恋者」[7]的讯息。令人讽刺的是，因有人举报我在个人Facebook上发表过支持同志婚姻平等的言论，他们“判断”我不适合做这个演讲，因此我的邀请被取消了。多么不正常的教会啊！

不光是教会，即使在同志圈子里也是有好有坏。我曾因为自己是亚洲人，而遭到过白人同志的种族歧视，我也被前任渣男伤透过心。当然，我知道每个人都会经历失败的感情，希望我们会从中学到许多。

说些积极的面吧，我现在归属于一个同志友善的天主教堂区团体，在天主教医院里做心理咨询工作，同事们都很能理解同志。我在一个默祷小组中遇到了我的现任男友，他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深爱着彼此，家里人也接受他，并祝福我们的感情。我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同志公益组织，在其中担任咨询的角色，见证了这些组织不同的文化和信仰，也慢慢认识了更多来自圈里

圈外的朋友，从他们获益良多。

还记得开篇时我说的“天主爱你”吗？我希望通过这本书里的故事，让你确信天主真的爱你。无论你的种族或者背景，是同性恋，是性小众人群，是直人，是亚洲人，也无论你的信仰或灵修之途，是天主教或是其他基督徒，我们都被爱着。你和我一样，我们都是被天主创造的，我们都值得天主的爱。我们用一生的经历去见证这份爱，亲爱的，在你的故事里，你发现了这份爱吗？

（柏子翻译）

注：

1 在西方社会里，出生婴儿接受洗礼，会选择一个圣人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名字，而在亚洲文化里，受洗的天主教徒也会选择一位圣人作为自己的主保，现在中国仍旧普遍选择西方圣名，比如玛利亚、德兰、若瑟、伯多禄等，但近年来越来越多人选择中国圣人做自己的主保；

2 天主教信仰认为在弥撒中神父祝圣过的面饼是耶稣真实的身体，因此会有朝拜圣体的行为，不少教友坚持朝拜圣体一小时，是为回应福音中耶稣质问门徒「你不能醒寤一个时辰吗？」（谷/可14: 37）；

3 天主教内神恩复兴运动的一种，以舌音祈祷形式广为人知；

4 基基团本身就是教会，是教会最基层的组织，是教会的“生活细胞、完整单位；她提供充足条件，使信徒成为活泼的基督徒（胡振中枢机《迈向光辉的十年》P. 5）；

他们在家庭层次或在相似的局限场所，相聚在一起祈祷，阅读圣经，学习教理，讨论人和教会的问题……他们保持与堂区团体的结合，成为基督徒生活的酵母，照顾贫穷者和被忽视者，并致力于社会的改变……面对不同的文化，而置身于本土化的进程；透过本土化，教会变成一个更可理解的标志、更有效的传教工具（若望•保禄二世《救主的使命》）；

5 是天主教会为青年们举办的大型国际性活动，由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1984年发起，每2-3年在一个城市举行，2008年于悉尼举行；

6 1972年由Garry Pye创立于悉尼，同志天主教徒友好组织，可参见以下网站：http://www.gaycatholic.com.au/

7 教宗方济各2013年7月29日从巴西回罗马的专机上，在机舱内会晤传媒时如此说，可参见http://www.chinacath.com/news/vatican/2013-08-01/22676.html

敬茶礼[1]

胡伟强（澳大利亚）

当弟弟告诉我，他将要和一位既聪慧美丽同时又特别适合他的女孩结婚时，我感到由衷地喜悦，同时也不禁有一丝担忧。我既担心半年的婚礼筹备期太短，要知道结婚这种大事对于每个家庭都极为重要。同时我更加担心，届时亲朋好友能否接纳一个真实的我。过往经历的种种都告诉我，这不仅涉及到家族情谊和邻里关系，同时还涉及到一些由于信仰、文化、法律以及民俗习惯所产生的问题。

焦虑

弟弟即将到来的婚礼，将是在我接受自己同志身份之后最大的一次家族聚会，整个家族的人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相聚在一起。（我并没有很刻意地「出柜」，只是很普通地向周围人坦诚了自己的身份）。我还担心他们会不会欢迎我的伴侣鸿南参加婚礼。如果邀请了他，他将以什么身份出席，他们会尊重我们这么多年的关系吗？（我来自于一个马来西亚华人天主教家庭，他们对鸿南的态度直接反应家里人对于我的身份和我们感情的态度。）

偏执

之前经历的一些事情里，家族的一些人一直贬低同性恋和变性人。曾经一个亲戚严肃地批评我的同性生活，他认为这是怪异的低级变态行为。他们带着有色眼镜来对我批判，连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他们还经常从一些反同教会的三流读物中「引经据典」，用「可憎的」、「内在的恶」这种词来诋毁我。虽然我对这些三流读物的言论早已习惯，但从看着我长大的亲戚口中说出这些话时，我还是感到十分震惊。

幸好我不是在内心相对脆弱的年轻时听到这些话语，设想一下，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亲戚如此对我，那对我将会产生毁灭性的打击。至少我现在对自己的身份很接纳，也很清楚我自己是谁。

间接暴力

曾经有一个亲戚建议我父母通过祈祷来「治疗」我的同性恋，他让我父母觉得是他们的错使我成为这样一个变态或异类。有些人建议我的父母疏远

我，不要对我的「生活方式」给予任何的支持，甚至让我的父母站在我的对立面以示对我的惩戒。他们这种有意或无意的做法，正是试图疏远我和我父母之间的爱。大概是怕我受到伤害，当年父母并没有告诉我这些事情，虽然他们被这些事情深深地伤害，但是对我的爱却没有因此动摇。

家庭

我和父母从未停止心谦怀爱的对谈探索。自从我对他们承认自己的同志身份后，我们有了更多相聚的时间，我们放下芥蒂，坦诚相对，消释他人对我们的歧视和偏见。我们多次相拥哭诉，而这些疗愈的泪水更让我们近一步了解人性的本质，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反而让我们走得更近。我很感激父母能和我一起面对歧视和偏见，但据我所知，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福气，所以我决定参与到一些同志公益组织中去，以求得扭转一些错误的理解。在我们的LGBTI群体里面，我们都知道许多悲伤的故事，伴着破碎的信仰、破裂的家庭和生活，因为身边许多恐同者和恐跨性别者的歧视、无知和偏见，而屡发惨剧。

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单身有罪」，异性恋为主的世界里，婚姻是如此严肃的仪式，而我们这样的「边缘人群」是不被认可的，有一些狭隘的异性恋者有意或者无意地否定我们的生活和感情，嘲笑我们的信仰，讥讽我们的希望。正是因为这些批判的言论、歧视的眼光和排斥的行为让我觉得参加婚礼会十分尴尬。

意想不到

但是，某天晚上，弟弟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和爱人从澳大利亚回去参加他的婚礼，他给我们分配了各自的角色，希望我帮助他计划婚礼。这真是一通令人惊喜的电话，弟弟希望我去帮助他安排婚礼弥撒礼仪，他和我一样对教会中一些充满敌意的言语十分敏感，在我们周围亲友或挚爱的人中，总有那么一些离异的、或者LGBTI人士（如同我），他们时不时被教会强势的言语及姿态所排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希望我替他安排一场让所有人都会感到宾至如归的礼仪。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还邀请鸿南去当伴郎。看着鸿南欣喜地接受了他的邀请，我为他和他妻子的做法感到骄傲和感动。弟弟机智的安排还考虑到了他两个大哥，文龙和我都被平等对待，没有谁被偏待，真是漂亮的一手。

盟友

弟弟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之一，虽然他不是同志，但却给了我极大支持，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见证了彼此的成长，有着相同的信仰和价值观，他和我都认为LGBTI人群应该享受平等的权力。当我向他出柜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年我没有被身边的女性朋友们吸引，无论那个女生和我有多好，或者她多漂亮。

他见过我默默地忍受他人的蔑视和敌意，也见证过那些恐同的人前一秒还与我相亲相爱，后一秒却因为性向而对我弃之如履。每当我因为没有女朋友而被其他人嘲笑的时候，弟弟总是会站出来帮我圆场，告诉身边的朋友，尤其是那些不信教的朋友，我要成为一位神父，而天主教神父是要维持单身生活的。（年少时，我的确考虑过这圣召）。

基督徒

亲身体验过的爱才是真正的爱。爱并非一个技术问题，也不是理想主义者乐于争论的理论观点，更不能用于客观评价减低对LGBTI人群的人生经历的理解，从而将其归纳为某种所谓的学说。同性恋不是一个取悦大众的辩题，而是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人。在天主教的传统里，人是依照天主独特而神圣的肖像所造，每个人都展示着天主的爱和奥秘。我们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在历史长河里，既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也暗藏着人性的缺点。

如果你是成长于信奉天主教的马来西亚华裔家庭的LGBTI人群，那你所承受的残酷尤为特别。你会发现你的文化、国家以及教会都会对你筑上高墙，拒绝接纳完全的你。作为同性恋或者变性人，无论为社会大众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你仍然会被他们用所谓的「法律法规」边缘化。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充分吸纳了儒家思想中糟粕及落后的部分，将传统的「结婚生子」观念强压在每个人头上，否则就会背上不孝的罪名。他们因为你的性取向和性别而将你区别对待，「同性恋」或者「变性」的想法在他们眼中是某种需要被矫正的问题，甚至是需要被驱散的邪念。这样的结合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使你无法做自己。所以LGBTI人群中抑郁和自杀的比例极高，原因显而易见。

裹脚，奴隶制，重男轻女（如溺女），随便举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许多曾经（甚至现在）被人接纳的传统习俗和信仰方式与当今世界的现代文明和科学认知格格不入。甚至教会对于人类在宇宙中存在的理解，这几个世纪来也有改变。在过去，法律及民俗受文化和信仰的支配，曾经认为奴隶制是可以被接受的，女人只是从属于男人的物件。所有与我们自身不同的文化和信

仰，都被我们视作下等的，乃至邪恶的行为。

在哈瓦那，教宗方济各提醒教会：「服务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因为我们服务的是人而不是理念」[2]。这句话的观点融合了传统中国文化和天主教信仰的精髓，「我们是有血有肉的人，有着自己的生活和过往故事，我们都是脆弱的，因此耶稣希望我们保护彼此，关心彼此，照顾彼此。」[3]对我而言，这是基督徒实践的主旨，一如真福八端/登山宝训的榜样一般。

回家

再说回我弟弟的婚礼。六个月之后，我们回到了家，我不光帮忙组织婚礼，还成为了一个「司机」（就是那种「安全，稳妥，慢速，稳定」的无趣司机）。鸿南肩负起了伴郎的使命，和我弟弟一起站在祭台前。教会的仪式进行的很顺利，我们家族人很多，可以自己组成一个唱经班。更令人激动的是弟弟还邀请了鸿南的家人从澳洲来参加婚礼，他们最终也荣幸地出席了。

婚礼

教堂婚礼结束之后是敬茶，在我们的文化中，这是一个庄严的仪式，它代表婚姻双方的家庭从此建立了亲缘关系。新婚夫妇会向每一位长辈亲属敬茶（或者白酒），一旦长辈接受了敬礼就代表着他们也接受了双方的亲缘关系。一般来说，兄长和他的配偶也要同时被敬茶，这让我内心七上八下。

回马来西亚之前，鸿南和我就敬茶礼的问题讨论过很久，并在精神上做好了鸿南不会被邀请参加的准备。事实上，为了不让弟弟和他的未婚妻难堪，我们甚至想好了用什么样的借口，好避免参加这部分婚礼的仪式。之所以会有这样消极的应对是基于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通常是家族中的长辈决定接受敬茶的先后顺序。

接纳（*Acceptance*）[4]

长辈们按照辈分大小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接受敬茶。终于轮到我了，在我听到自己名字后的三秒钟，时间仿佛凝固了一小时。真没想到他们接下来又喊了鸿南！我们俩在莫名的紧张氛围中穿过亲戚和朋友走上前去，弟弟和他妻子分别站在我俩身旁，透过话筒，能听见他们的邀请：「敬爱的哥哥伟强，请喝茶」、「敬爱的哥哥鸿南，请喝茶」。如此亦幻亦真的时刻，通过这不寻常而又温情的方式，让我和站在身边的鸿南仿佛开始见证另一个仪式，见证我们这个家族的新传统，新家规的诞生。

这看起来似乎只是婚礼中一个不起眼的小仪式，却极大地跨越了文化的

阻隔。我们的文化和表达形式才刚刚开始接受同性伴侣现象，而这一次也正式代表着家庭支持我们的感情，承认鸿南的地位，他们承认鸿南是家庭的一员，是我的配偶，是我弟弟的兄长，同时也是我父母的儿子。

信心

弟弟和弟媳坚持向我们敬茶，表达了他们对LGBTI人群的尊重和认可，帮助我们在一个过时的、排他性的宗法文化下恢复信心。在亲朋好友及直人盟友的支持下，我们将善意带给周围的人，我愿意相信在未来，在我们可以想象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被接纳。

当晚，婚宴开席前，我站在八百多人面前，带领着他们做饭前谢祷，在祈祷声中，喜悦和感激涌上心头，那一刻我相信，真爱可以驱散恐惧和偏见。

△ 谨以此文送给我的弟弟伟忠和弟媳淑媚，及亲友恩人。当无人理解我们时，他们始终与我们同在。△

（作者与柏子、李文硕合作翻译）

注：

[1] 原文作者建议英文标题为《Tea for Togetherness》，汉意标题为《A Nuptial Tea Ceremony》；

[2、3] http://www.catholicnewsagency.com/news/pope-christians-serve-people-not-ideals-87869/；

[4] 该副标题原英文为Acceptance，一语双关，作者现在服务于「接纳」（Acceptance）同志天主教友友好团体。

叁、

思考

耶稣慈悲像及法蒂玛圣母。（HK Teresa）

天主教会「关于同性恋问题」的巴比伦之囚[1]

爱若、Cecilia

2011年3月14日，我将下文以邮件形式分享给Cecilia：

我在教会和同志间的立场是很分明的，谁的罪谁自己承担，但有时候觉得着实有怨气想写下来，今日的确被韩大辉总主教[2]的一席话呛到，虽然是老生常谈，但却太具针对性。

天亚社中文网报道韩大辉访台湾教会，他说，

> 当今台湾政府要求大学在「性别平等」上「无限制开放」，并利用立法达到合法地位，尤其是「同性恋」社团成立的问题，对天主教大学的办学使命造成巨大挑战。天主教会不许可同性恋行为，但是政客为了选票而支持立法。天主教大学可以多关怀和照顾同性恋者，辅导他们的行为。紧接着他说到，天主教会致力维护婚姻制度的神圣性，同性恋者组成的家庭会削弱主流家庭的功能，产生更多社会问题如借胎孕子等。

台湾一直被认为最有可能成为亚洲首个同志婚姻合法化的地区，我对此乐见其成。如韩总主教所说，同志社团对天主教大学办学使命造成挑战，究竟什么是天主教大学办学的使命呢？是宣扬天主教一男一女的婚姻观？还是自天主而来的人人平等的良心自由，以及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同志社团的出现并不是教育的挑战而是天赋权利的维护。

我不否认有政客为了选票而支持同志立法，这个说辞我已经在陈日君[3]、单国玺[4]两位枢机那里公开听到过，除非能证明所有支持同志立法的人都是为了选票或某种利益，这个说辞就不能被广泛使用。

论到关怀、照顾和辅导，这几个词语从来就出现在教会对同性恋的社会训导中，矛盾重重，如同爱国会一面自选自圣主教一面称梵蒂冈是信仰中心一般荒谬。至于辅导同性恋的行为，同性恋的什么行为需要天主教大学来辅导呢？辅仁大学或额我略大学是否应该设置几门相关课程？

我从来支持教会对于婚姻的神圣性立场，甚至对于离婚相当不抱好感，但主流家庭的功能是什么？社会贡献、信仰小集体、传宗接代生更多天主教

徒、原罪的继承者？社会问题是属于整个社会的，同性恋并没有那么大的代表性。

矛盾从起初到将来都很难缓和，如果我没记错，陈日君枢机在某次采访中谈到同性恋问题时说到，如果谁不接受天主教的训导，可以离开教会，这也许就是所谓的「鹰派」话语权。我真心佩服他们对信仰的有力维护，但实实在在觉得他们没有深入到同志灵魂的深处（他们也许不必要如此）。教宗（指本笃十六世）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能给出让人信服的观点和理由，唯独在同志问题上始终不作深入剖析只表示不宽容立场。

我从未想过自己会离开教会，也从未起过「改变自己」的低级念头。可以想象我曾经见到利玛窦批评同性行为[5]的言辞是多么震惊，更不要说一连串我佩服的人的名单。这些人在我眼里对于人性有深刻的洞见，我却更敏感人性的复杂性和未知性。人性深而又深，人人可生为同性恋或异性恋，但并非这个同性恋或异性恋就可以成为米开朗琪罗、兰波[6]或伯恩斯坦[7]。教会那么尊重个体的尊严与人性，却始终解不开这个结。

教会不会改变对同性恋的立场，我也没准备听任何换汤不换药的训导解释，但一个人如此不友善地点名同志，还是带给我极大的反感。

Cecilia比我走得更远一步，她的分享如下：

天主教会这种权威式的发言，在今天越来越难被人接受。这些发言并没有真正面对现代思想的挑战，也没有真正关心过他们认为自己一直在关心的人。当你把一个人视为需要“关怀、照顾和辅导”的对象的时候，其实这是最大的不关怀。真正的关怀是首先把对方视为一个对话的对象。只有当一个人表达出自己的痛苦、迷惑和软弱的时候，只有当他在寻求关怀的时候，他才是应该被给予关怀的，否则那些关怀都只是不尊重。

教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只是在重复以前的意见，或者在外围绕圈子，没有涉及问题的核心。政客固然可以为了拉选票而支持同性婚姻，但同样也可以为了拉选票而支持民主政治，但是政客的私心目的是什么，并不能影响到他支持的这个观点是不是合理的。就算普天之下的政客都是在假惺惺地搞民主，但是民主仍然是好的，仍然比真心实意搞的独裁要好一千倍。教会必须从这个观点本身来论证，不能像打太极一样，从一个问题推到另一个问题。

类似的，如果说同性家庭要削弱主流家庭的功能的话，那么教会同样也应该反对独身的人，因为不结婚的人同样在打乱社会秩序。

如果把这些思想外围的泡沫都撇开，反对同性恋其实就只有一个教条式的圣经论据。然而，圣经在这一点上并不是没有诠释余地的。**如果教会愿意，解决的方式其实也可以很简单，不要用“婚姻”这同一个词语来称呼同性恋者之间的结合关系。只要有新的生活方式，就可以有新的词语概念，不用勉强把新酒装进旧瓶里去[8]，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同样好的新瓶子。**

教会应该意识到，有同性恋者在今日表现出的某些乖张的行动或偏激的思想，都只是一种反抗的行动。这一点上不应该因果倒置（大家认为，因为同性恋看起来不正常，所以不应该合法化；事实上恰恰相反，因为没有合法化，同性恋者才可能走向不正常。）这和女性主义的发展类似，只有在一个女性确实受到压迫的环境中，女权主义的思想才是最极端的，并且会以种种方式把女性自身神话化。当女性真的实现了与男性在社会上的平等自由之后，反过来，才会更客观地去思考自身存在的问题。同性恋也是如此。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一样，各自或许有很多自身的软弱。但一个社会如果继续把同性恋边缘化，那其实就是在把同性恋神话化，剥夺了同性恋者真正去思考自身存在之意义的机会，而把一切注意力都只集中在外界的压迫之上。

在这一点上，就像在很多其他问题上一样，天主教会需要更多的公开辩论。人们可以持韩大辉式的观点，也可以持相反的观点，这不是问题，问题是，让大家自由地去讨论吧。这是我对天主教会的希望，即使这种希望或许甚微，但是，如果我们怀有希望的话，我们就应该努力去把自己的感受转化为思想和行动——思想也是一种行动，只要它被恰当地表达出来，为人所知。

麦百恩那套《天主教》[9]里的伦理分册里，梳理了一下教会传统上反对同性恋的几个论点，比较核心的一点是，性行为应该向生育开放，完全以满足肉身快乐为目的的性行为是一种罪，因此，同性性行为和采取避孕措施的性行为一样都是错误的。

不过这个论证仍然有问题，其一是，即便我们承认教会对性行为

的看法，同时反对同性恋和避孕，但教会对这两者的反对的激烈程度显然是不一致的。麦百恩自己也承认，根据统计，在避孕问题上，80%的教友是没有按照教会的规诫来做的。那么教会是否以同样严励的方式来对待这80%的异性恋教友呢？

其二，完全以满足肉身快乐为目的的行为很多，不止于性行为，享受美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人对美食的追求早已远远超出了身体营养必要的程度。按照上述论证，贪食这一大罪宗也应该和同性恋一视同仁。

完全弃绝肉身的快乐，是一种修道理想，对于度世俗生活的教友来说，这种快乐应该是中性的，它既非神圣，亦非邪恶，如果不允许这种温和的生活存在，就等于强行取消了神圣和世俗的界线，把过重的轭施加在教友身上。

这也是我刚刚想到的，发给你，也给自己mark一下～

至于古人们的思想，我们只能放宽些吧，无数圣人们还认为女性是没有理性或没有灵魂的，以前我看到会觉得不可接受，现在已经完全不在意这点了。但那也许只是因为现在的教会不再有如此的说法，我才可以宽恕过去，就像不再在乎幼儿园里曾欺负我的人。终有那么一天，你也会释怀的。

2011年7月1日，我们再次有以下对话，我的评论如下：

据爱白网报道，6月30日，俄罗斯的国家通讯社“俄罗斯新闻社”宣布解雇一名发出恐同言论的记者，俄新社的这一做法在俄罗斯官方媒体的历史上还很少见。

特洛斯基在一篇博客文中，就德国柏林市同性恋骄傲游行的照片发表了评论，称他“希望能有一种只炸死同性恋佬的炸弹”，还说“如果这些变态的狗人们都死了，地球会变得更干净”。特洛斯基在文中使用了侮辱性的贬义词语表述“同性恋者”。

特洛斯基则对自己被解雇感到不满。据俄新社报道，特洛斯基认为他成为了“政治正确和欧洲价值观的祭坛上的牺牲品”。特洛斯基说，他可能在某些评论措辞上有错误，但他不收回整个言论。

此君是个十三点，我不予评价，仅就其牺牲品的言论来说，不管是否有理，如果以政治正确来同情同性恋，仍旧是一种真正的歧视。而且无论哪个宗教背景的国家都好，就是有部分人士恐同需要借用教会的立场，似乎他们真的很虔诚，虔诚到不会婚外恋、不会婚前性行为、不会堕胎、不会离婚。唯独在痛恨同性恋这点上，他们是虔诚的信众。

此次吕丽萍转载牧师恐同言论事件，的确看到了许多对同性恋有利的讯息，但千万不要以为事情会发展的比想象好，凤凰网的留言，恐同的声音占去70%。有人说，「憎恨同性恋」和「同性恋爱」都是人的权力，各抒己见也是人权。可是在根本没有将同性恋视作和异性恋同等权利的情境下，这才是对等的权利，否认这点，凭什么去说「憎恨同性恋」和「同性恋爱」都是人的权利。只有将自己完全融入受压迫的人之中，一如耶稣站在所有最底层人士之内，才能深切体会到他们的恐惧与希望。某个意义来讲，现代社会在许多问题强调平等的对话，为什么结果还是如此不尽人意？恐怕就是没有将自己完全融入情境中，没有搞清真正的对立。智性上的妄想平等，却不先解释真正的不平等，这是事不关已的讨论。

有人说，同性恋者此次表态太过激烈，没有真正形成辩论，是不自信的表现。同性恋者自恋是出名的，是不是真的不自信？群体性的被伤害肯定涉及到不自信，而这个不自信是来源于哪里呢？如果随意将同性恋者独立出来，个个有特色。为什么还不自信呢？当整个社会乃至世界范围仍然至少有一半人（平均分配）歧视和仇恨甚至杀害同性恋者的时候，同性恋群体该怎么自信？况且世界范围内恐同的比例肯定超过50%，更不消说严厉的伊斯兰教法、极端基督徒支持同性恋入刑事化是伸张神的正义的真实做法。与其说是不自信，不如说是一种骨髓里深深的恐惧，而这种恐惧经由一点刺激便会增长。哪怕同志群体在此次事件中，表现出了恶意的攻击和谩骂，那也是恐同的讯息刺激了他们脆弱的神经。无论是抬高同志群体，还是贬低同志群体，恐惧就是恐惧。

有时候真想豁出去，这个世界就是恶，离开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恶脱离关系。

Cecilia回复说，

> 你应该感谢天主，你生在中国，没有遇到那些极端事件。世界之恶，我也有过那种想要彻底抛开这一切恶的想法，非常灰暗。但是，这种怨恨是一个肿瘤，不要让它侵蚀了你整个生命。我理解愤怒，但是谩骂会带来更多的谩骂，根本不可能通过骂人而改变

别人，改变世界一丝一毫。一定要有人主动把恶果在自己这里化解掉，才能打破这种因果的恶性循环，这是十字架。你应该想，你在中国，你没有生命危险，你有朋友，你有自由，你有才能，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为了那些被极端者残害的人，你要做更有效的事情。

当然，我毕竟没有和你们感同身受，我没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但是我会祈祷，因为这不是人力可以背负的，只有从天主来的力量才能化解仇恨。

你说，哪怕同志群体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了恶意的攻击和谩骂，这也是社会的恶因造下的恶果。从另外一个方面，我想到的是什么呢？看很多帖子，还有自己身边的一些事，比如一个男人出轨找小三，这个事情中正室完全是无辜的，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但是，当正室一下子冲动起来，去单位闹啊什么的，或者性情大变，对人对事都怨气冲天，作为旁观者，固然理智上觉得她该同情，她的老公和小三是错的，但是，不会有人真的喜欢这样一个怨气冲天的女人。反之，这个出轨的老公和小三，如果因为自己过得比较快乐，而对人和善、性健康（这种情况很多），那么反而会得到更多的朋友。

换言之，人性的逻辑就是，只有可爱的人会得到爱，只有举止高贵的人会得到真正的尊重。薇依说过，邪恶对人最大的损害，不是让你感到痛苦或者变得悲惨，而是扭曲受害者的灵魂，所以她说，事实上人们是很难同情那种真正的受害者，因为他们并不可爱。受害者不是卖火柴的小女孩的那种楚楚可怜的清白形象。

怎么办，人性的悲剧就是如此，如果你不试图去超越自己，就会被禁锢在这个不断往下堕落的死循环中。

这次的事件，等大家冷静一些之后，看能不能上升到更高的层面。

7月3日，爱白网再次刊文，

7月2日在英国伦敦的年度同性恋骄傲大游行过程中，一些基督教徒在路边举着写满《圣经》语录的标牌，抗议同性恋游行，但17

岁的本和18岁的罗伯特却没生气，也没辩驳，这对同性恋情侣在圣经标语前大方自然地当众接吻。

教宗不久前访问英国，其后若干圣公会神职加入天主教特别主教区，这共融之声对我而言是喜讯。然而，目前为止，我始终认为，基督信仰增一寸，同志权益减十分。所以Cecilia问我，如果是有人攻击教会，你会如同此次仇恨同性恋一般在意么。鲁汶大学[10]去天主教化，如果常人理解，似乎学校可以做更多更为社会化的研究，同志议题可否是其一呢？然而我当然不喜欢这个去天主教化，这不过是一个个案。天主教广扬和同性恋权益是我内心最大的矛盾。

在同性恋和教会的冲突之间，我想最痛苦的莫过于那些同志基督徒，我感受深刻，同时怀抱着对耶稣和教会的爱，同时承受着教会以耶稣之名的仇视，还要接受「教会在关怀、在特殊牧灵同性恋」的无稽言论，还要接受「同志蒙召为守贞」的教理。教会对于同性恋议题无疑一直处于「巴比伦之囚」，我不相信有任何异性恋的神职能完全理解这种痛苦，也许一个对同志群体开放牧灵的卢云神父？[11]

无论何种信仰、何种主义，不能完全开放接纳同性恋群体，永远和天主的国无缘。先知的断语。

注：

1 历史上，古代犹太人曾两度被掳往巴比伦，受尽苦难。马丁·路德于1520年发表了《教会的巴比伦之囚》，以批判教会的圣事观。我转换这个标题，仅落脚在教会困在同性恋议题上，并不涉其它；

2 1950-，圣座万民福音部秘书长及天主教锡拉总教区领衔总主教，是有史以来在教廷担任的最高职务的华人；

3 1932-，荣休枢机主教，曾任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2006年擢升为枢机；

4 1923-2012，已故台湾枢机主教；

5 “虽禽兽之汇，亦唯知阴阳交感，无有反悖天性如此者。”
http://news.china.com/history/all/11025807/20130521/17845219.html

6 Arthur Rimbaud, 1854-1891，法国天才诗人，与诗人魏尔伦有一段惊世之恋；

7 Leonard Bernstein, 1918-1990，犹太裔美国人，著名作曲家、指挥家、作家、音乐讲师和钢琴家；

8 出自玛窦福音/太9:17，耶稣批评那些死守旧制，不领会圣神更新精神的法利赛人；

9 2001年12月，上海光启社编译出版；

[10] 全名天主教鲁汶大学，比利时最大的大学，1425年由教宗马尔定五世下令建立，近年来有去天主教化倾向；

[11] 这篇旧文写于2011年，许多想法在几年的实践经验中得到了改变。卢云神父的同性倾向及挣扎几乎是完全公开的事实（绝无不敬），但许多人自以为是的为维护他的名誉而否定这件事。我当时心有反讽，一个写出了对同志如此客气态度的卢云神父（就算他是异性恋吧）才能如此感同身受同志们的痛苦吗？读者可参见卢云在春夏之旅4月18日的日记，记载了他去凭吊同志权益人士Randy Shilts的感想；

而我的想法也得到了改变，近几年全球范围内许多异性恋神职人员及会士、修女们对同志人群的牧灵关怀工作渐为人知，他们从接触与对话中渐渐了解同志人士，陪伴及牧养他们，分担他们的痛苦与喜乐。我们不必毫无意义地深究他们的立场，但确知他们以耶稣的慈悲之心在陪伴那最小的一个弟兄。（2015年11月30日作者注）

同志天主教徒在大陆

——以爱若的经历为轴

同志天主教徒在大陆，是这本书开始筹备之时就决定要写的一篇稿子。这种梳理历史的文章，因为我们处于方兴未艾摸瞎过河的阶段，毫无既有资料可借鉴。由于我本人参与了彩虹见证团契及天主彩虹团体的创建，前者是合一团契，有天主教徒参与其中，后者是同志天主教徒自己的平台。因此我斗胆决定以自己的经历为大家大略刻画一条线，愿读者能从中窥得一斑。

一切要从2009年开始说起。2009年之前，虽然在网络上零星接触到个别同志天主教徒，但大家没有过多的联系，也许因为恐惧，或者不在同座城市，也没有想到会组成一个什么组织。直到2009年，因为个人原因，我在北京工作，在参加了一次北京同志中心欧阳文风牧师[1]的分享活动后，十几个来自不同派别的同志基督徒，在三里屯的一间小小酒吧里，提出大家要定期聚会，彼此陪伴。那天，只有我一个天主教徒，这种情况也维持了相当一段时间。

从一开始聚会，我们彼此就接受尊崇合一意愿，共同分享信仰与生活。每天早晨起床，我会将当日圣言以短信形式发给大家，我们也会组织一些娱乐活动。直到我们在一位弟兄家里有了固定的场地，大家开始定期聚会，不同的人分享，旧人去新人来，其间有三位天主教徒出现。我们决定我们的团体要被称为「彩虹见证团契」[2]，因为彩虹是《创世纪》里天人立约的标记，也是同志骄傲的标志之一，而我们一群人渴望活出合一与恩典的见证，因此用了这个名字。以后我们在上海、杭州、武汉和长沙的团契都沿用了这个名字。

2012年9月，我回到上海工作，团契创建人之一的Darren开车载着我满大街找寻合适的聚会场所，后来选定在桂林路的一家上岛咖啡，由此开启了上海彩虹见证团契的历史。

我们每周日定期聚会，分享从圣经、神学、合一、教会历史到心理建设、抗艾防艾等，无所不包。来参与聚会的人渐渐增多，也有许多人愿意投身服务，因此我也就渐渐将工作交给其他同工。

在这段时期，有同志天主教徒出现，同时也有我们福传的结果，其间有许多各种各样的故事，在此无法一一赘述。而在2013年7月，小贝修士建立了一个全国同志天主教友QQ群，以聚拢陪伴同志天主教友，后来我们使用

了「天主彩虹团体」[3]这个名字。

当我意识到部分同志天主教友无法适应以新教敬拜形式为主的聚会而游走疏离时，我向当时所有的同工写了一封《关于在团契架构下做天主教聚会的建议书》，兹摘抄部分如下：

> 团契平台是开放的，相信各位也明白，任何活动只要有一个合适的带领人，如果是主的意思，坚持下来必有结果，我们大概谁也没料到，09年三里屯小小的酒吧聚会会发展到今天的团契。拉拉聚会、双性恋聚会、跨性别聚会，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想象及理解的，港台及海外的LGBT团契不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显示自己的爱与包容，那么彩虹见证团契能不能做起国内同志团契的第一个正式天主教聚会呢？
>
> 如果上帝愿意，这个聚会应成为对话与合一的小小渠道，让同志身份的新教徒及天主教徒们能彼此深入了解，还记得我们组织的两次佘山朝圣么？其实这个工作已经开始了，现在需要更清晰地提出来，在团契架构下，做天主教同志聚会。
>
> 我甚至有一个预像，以后所有的同志团契里面都会有天主教聚会，主在同志边缘群体身上合一的做工反比在其它群体中更加积极。

这个提议得到了同工们的支持，团契决定每个月前三周主日是新教敬拜形式，最后一周主日则是天主教形式（在北京团契，我们也这样进行了半年左右）。在2014年6月的最后一周日，我邀请了几位有天主教、新教双重背景的同志朋友们分享合一的恩典。之后我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在第四周将《信经》一一拆解为大家分享天主教的理解。

得益于教宗方济各的就任，他对同志信徒的包容态度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的传教热火。先后有十多位同志朋友受洗成为天主教徒，这个数字还在增加中，甚至有部分朋友是从新教转到天主教来的。有神父响应教宗的牧灵心肠，愿意将教堂的一个房间借给我们使用，因此在国内我们第一次走入了正规的教堂聚会，最多的时候，我们单次有90多位朋友参加，既传播了天主教的信仰，又宣示了教会的慈悲。在北方，同样也有热心的修女借地方给同志教友聚会使用。这些慈悲的神父修女是真正的善牧！

然而好景不长，在上海的聚会因为一次圣诞节的活动有外教朋友参与，将照片放在微博里，而被一群言辞粗俗的极端教友截图四处扩散，极尽嘲讽

攻击之能事（特别要说，这群教友同时以下流的脏话攻击部分神父、主教、甚至教宗方济各，以及外地人，纵观他们的微博信息，几乎全是此类事情，请大家为他们祈祷）。怀着对神父善举的歉意，及不希望带来更多纷争的心态，我们离开了教堂。国内天主教会第一次如此规模地接纳牧养同志教友的事工仅四个月就此结束。回视这个过程，是教会多方人士包括我们自己都应当反思的。

天主彩虹团体的继续存在是一个安慰。我们设立有总群及各地区分群、一个慕道群及玫瑰经祈祷群，以方便有困惑的同志教友们彼此陪伴分享。值得一提的是，有几位神父、修士、修女无惧压力都自愿在陪伴这个团体。团体来往的人多与杂，需要分辨的事有许多，我们提倡大家在主内建立真正的友谊，去推动彼此在主内活出一个真实丰盛的自己。

2015年10月，我代表彩虹见证团契及天主彩虹团体参加了在罗马召开的「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成立大会，并被选举为青年事务理事。在这次大会里，我们向主教会议寄发了我们的致函，表达了我们的立场。我们在这个网络里不仅可以与教廷官方对话，同时也能将中国同志教友的声音传给世界。我时常感动于这群拥抱信仰、忠于教会、热爱圣母的可爱的同志教友们的信德，也感同身受他们的压抑与痛苦，究竟慈母教会几时才能真正地普遍地去拥抱这群小儿子，而非仅仅简单粗暴地说一句「同性恋者被召守贞洁」[4]呢?

1250万大陆天主教友中至少有20万的同志教友，他们的处境究竟如何，当他们承受因身份而来的苦难时，谁能倾听他们呢？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虽任重道远却百折不回。

注：

1 欧阳文风牧师为美国同志大都会教会（Metropolitan Community Church）牧师，在华人同志信徒中影响力大；1968年，Troy Perry牧师在加利福利亚开始了第一间同志聚会的教堂，开始了同志大都会教会的历史，迄今该教会分布在全球37个国家，有222间教会，且有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观察员身份（数据来源：维基百科）。该教会初创期间，在聚会时，曾遭遇被恐同份子纵火；当日分享活动与欧阳牧师同行的有另一位牧师，我在提问中问及与天主教相关问题时，欧阳牧师特别指出这位牧师是天主教徒，但在同志大都会教会服务。但在这些年里，因为教会论的不同，我从未考虑过要离开天主教会去其它教会学习神学及更多；

2 天主彩虹团体的成立和彩虹见证团契的经验密不可分。许多人想了解彩虹见证团契的历史，有必要在此简述。在团契之初，Darren、小米和我既是发起人，也是核心人员。起初我在北京组织协调，但不久后离开北京，小米接手继续服

务。2012年，Darren与我发起上海彩虹见证团契，其后，Darren以极大热情支持水之星弟兄发起了杭州彩虹见证团契。此后，武汉和长沙也都发展出了彩虹见证团契。其时，小贝修士已经开始聚拢同志教友的工作，我基于团契的经验才与小贝修士联合发起了天主彩虹团体；

[3] 国内并不缺乏同志基督徒的网上平台（微博、微信、QQ群、网站），多以基督新教徒为主，但这个平台是少数明确为同志天主教徒服务，并以天主教徒为主的平台。另外还有一个QQ群是同志教友们为一起念玫瑰经而开的群，也许还有其他群，但我未参与其中；

[4] 《天主教教理》2359。

香港天主教同志现况——香港同志们可发声？发声了但被聆听吗？

叶丽珊

从后殖民（postcolonial）及酷儿（queer）批判作宗教研究的我，要写关于本文的题目，实不容易。面对殖民者对他者的建构，并将之低等化、非道德化，后殖民主义学者作强烈抗议，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曾提问——“Can the subaltern speak？”，及由此引发有关主体性的讨论，[1]本文将以此作引申，以引发更多对同志主体性的思考。

近代天主教在性方面的训导文件，并未讨论殖民主义的影响，即使亚洲主教团会议一直有关注本土化（inculturation），但对于性方面的课题，仍未直接讨论殖民主义的相关影响。对于在欧洲历史背景塑造下的教会性训导，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可以是重要的参考，以致当与本土文化或本地同志群体对话时，面对文化差异时，可有更多的体谅及尊重。Ann Laura Stoler指称，性的规管乃殖民秩序的维持，而性的论述分类出殖民者的主体，并监察着帝国统治在本国内的停顿。[2]

不过，采纳后殖民批判并非等同对本土文化一并全收，无需作批判或检视。而香港天主教同志是在英国殖民的余波、天主教传统及华人文化的夹缝中求存的他者，他们作为主体去发声，实在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伦理辨别一个重要的参考。

尊重人的主体之牧民原则

有关主体的问题，香港天主教区主教汤汉枢机于二零一四年九月廿九日在参与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前的牧函——《宣扬并活出「家庭的福音」》，在谈及牧民工作原则时有提及。[3]牧函列出三项牧民工作原则：第一项牧民工作原则，是要求牧者作为「有同情心的同行者」，第二个原则是「符合教会训导」，第三个原则指出「真正的牧灵关顾的重要幅度，是辨别对于教会训导混淆不清的原因」。

汤枢机对第一项原则的阐释指出：「教会和她的牧者需要有一颗『慧心』，并且要怀着关怀、爱和同情心，主动接触他人；视每个人为牧民关顾的主体，而非客体，不判断，也不谴责，而是尊重每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并且在艰苦路途上**陪伴**这个人，迈向圆满无缺的生命。教会必须增强敏锐力，

使自己连每个心灵的沉默呼号也能听到和加以回应。」而牧函指这些牧民原则亦将适用于同性吸引人士的牧民关顾。

这项牧民原则的精髓是要让人被视作人来尊重，将人视为主体，并且不作判断或谴责，尊重人的尊严与自由，甚至将那份沉默的内心呼喊都能够听出来，那是关顾的至高境界，亦尽显那份上主对世人的关怀，相信绝大部份的同志都渴望遇上这样的牧者。

具体的牧灵工作

牧函接着讨论本地同性吸引人士的牧灵工作，主要是按教会对同性性行为的教导，即它是罪，而需协助他们度独身守贞的生活，以及避免同性性行为。相信对大部份天主教同志来说，他们都清楚明白这项工作，但最具挑战性的是，如果他们无法停止其同性吸引的欲望，又遇到可以彼此扶持的恋人时，他们作为道德主体，按据良心及自由意志，以爱去回应的话，那么怎样的牧灵关顾才是既合乎教会训导又继续陪伴及尊重主体呢?

对于患有性别焦虑症的儿童，牧函亦非常关心，并指出延迟接受治疗会发展为同性吸引的倾向，亦劝喻需谨慎评核疗法的功效。除了医学或跨学科的理解及断症，经历性别焦虑症或跨性别群体，作为主体的声音是什么?

究竟同志们如何理解他们自己作为一个人? 怎样生活才活出他们的尊严? 他们怎样活出有信仰及更丰盛的生命?

如同志作为主体的声音不需要在牧函内作交待吗? 若不，那牧函的论述如何保持对他们主体的声音的尊重呢?

同志们若显得沉默，那他们的内心呼喊是什么呢? 我们都能听得到吗? 哪些是我们清楚听得到的呼喊? 哪些是我们听而不闻的? 还有，会有我们听不到或听不懂的呼喊吗? 这些大概都是实践牧民原则时需要探讨的问题吧。

知识域暴力（Epistemological Violence）

在香港教会里，我们一直很少能够听到同志朋友亲述自己的经验，其实，在中国、澳门、台湾，也如是。本书能够邀请到香港几位天主教同志，处于性别主义与异性恋霸权下的底层，但作为主体去分享自己的信仰历程及灵修心得，实在非常难得。

在香港，同性恋的讨论始自八十年代，香港天主教教区亦曾支持非刑事化，而对反性倾向歧视立法，在九十年代初没有强烈的反对，却自二零零四年后，蕴酿起一股反对声音，直至上述汤汉枢机的《宣扬并活出「家庭的福音」》牧函，及其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五日有关各级选举的指引，[4]清楚反对

此项立法。

同时，自二零零三年，少数个别的天主教同志开始在公众传媒发声，试图打破沉默，尤其对上述反歧视立法的争取，而较有组织性的发声始自香港天主教同志信徒互助小组（Compassion），其回应汤枢机二零一五年在选举指引中有关反歧视立法的立场。[5]

然而，现时在教会里大多数的同志仍是较为沉默的，仍处于深锁的衣柜里而根本难以完全自主地发声，以致现时对同志这位他者的论述，都容易犯上Spivak所指的知识域暴力，将同志的声音边缘化而造成灭声的效果。甚至任何概括性描述，都对这个底层群体造成伤害。[6]

因此，当我讨论有关同志的情况时，必须厘清上述的一些限制，以免窒息他们发声的空间。

香港天主教同志这个群体本身可以是非常多元的，即便从本书有限的个案分享来看，其多元的性／别表达或信仰表达亦可见一斑，而对于天主教徒与同志这两个身份的矛盾及融合，虽各有不同的途径，但同样流露着对信仰的坚持、体会及深化，甚至当大家都只执着于同志的同性恋行为是罪的时候，这些天主教同志的故事却展现出生命里除了同性性行为之外，还有许多真情、真义、真丰盛！不过，即使各同志个体尽是独特与多元，大家同样是处于异性恋霸权下的底层位置去发声。

自称同志是一个自我认识、自我探索、自我接纳的过程，为自己的性／别表达作既个人又政治性的定义的过程，为自己的社会位置作确认来成为主体去发声的过程。

本书大部份的作者们都不再停留在性学上的名称——同性恋者，或教会给他们的名称——同性吸引人士，而是同志，选择为自己发声的主体的身份、在情欲政治上动摇异性恋霸权的标记、以天主肖像来受造并以此为荣的人，甚至作为广义上的神学主体去发声、去讲论天主。

本见证集的作者将自己的经历赤裸地袒露人前，在生命的中心发出呼喊，这些都是献给这个群体宝贵的记忆与历史，是需要各位放下自己的论断，让自己能听得到他们那微弱如圣神嘘气的内心呐喊，才可对他们有较充份的理解。

香港天主教的同志一直都有发声，今次再在这里发声，但是否能够被充份地聆听到，仍是未知之数。若教会的不同人士都聆听到，又如何可以展开彼此平等及尊重的对话，去化解可能的分歧，以致不流于各自独白？甚至，一直障碍对话的因素是如何化解呢？这些艰巨问题或许只能靠教会上下一心一起去回答。

在此，为对这些生命见证表达欣赏及尊重，我想以生命回应生命的方式，即以我进修性伦理的经历，来探究他们身处怎么样的境况之下发声，这似乎比撰写一篇分析文章来得更合适。

我的进修经历

我小时候，妈妈已鼓励我去参与不同的活动，学习新事物，可能因她协助父母干活，总没机会自由地去参与活动，所以，我的兴趣非常广泛。我的爸爸对朋友是颇慷慨的，所以，我都喜欢去帮助人。不过，父母从没鼓励我信教，但我却喜欢参与弥撒、祈祷及念玫瑰经。由于家庭曾经出现问题，我有幸得到一些天主教的老师关心，故我立志去服务社群，而天主教信仰便推动了我去更积极地关心社会公义，这是非常具挑战性的使命，当中我便碰上了同志的歧视问题。

在教会里，不易接触到同志，甚至若打破禁忌，为同志说句体谅话，或与他们有多点接触，便很快被盖上负面的标签，一个能将你的人格或信仰完全否定的标签，并终身永留「案底」，而所有与你有联系的人亦可能被同样沾上污名，这正反映出对同志强烈的的排斥及污名化。

社会里的教育及道德规范令我们为做错事而感到羞耻，是正常的，但只是针对行为，而污名化却针对人，标签亦只是片面地去理解一个人。教会里讨论同性恋时，也是很难逃避污名化的漩涡，只能依靠天主的宽恕与慈悲来启导我们。

我也曾被人曲解过、遭受不公平的对待，故对别人遭遇类似的情况，总会想抱不平。加上，家庭问题亦令我深明体会到能够相爱不是必然，能够相爱是值得珍惜，故开始去关心同志这个群体，而发现他们不少活在恐惧被污名化的深渊，使他们把自己收藏起来而异常孤立。

自二零零三年有同志运动人士扰乱主教座堂主日弥撒的进行，及后兴起的反歧视立法讨论，一股视同性恋及同志运动为洪水猛兽的恐惧，在基督教及天主教冒起。

曾经在教会工作时，同事们设计问卷了解教友的关社情况，当中在人权意识方面，问及对同性婚姻的看法，而在汇报问卷结果时，被质疑为何这项属人权范畴——按教会训导，这不属人权。对于非教友的同事们，显然是将西方人权议题作一个参考的框架，亦不会视各项议题等同教会训导（举例，如以问卷了解教友曾否有堕胎的经验，以提供相关的牧民服务，那进行这项问卷调查便是等同赞同堕胎吗？当然不是吧！）如果关社问卷改为询问教友对教会训导的同意程度，同样的猜疑仍可发生——为何要问同意与否？当中

可以假设是纵容或提醒教友去不同意。

峰回路转的事情是，当时我虽没有被点名，但却在这个讨论问卷的场合，被指责在一个支持同性婚姻的团体之刊物里撰文。这篇二零零五年的文章主要是谈论已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任时一些议题不容在教会里作讨论，如果作为一篇反省教会面对争议性问题的处理的文章，大概不至过于触动教会高层的神经，但或许正因文章开首提及性／别、同性恋等性议题，敏感性便突然大增，文章下半部份即是反省的重点，也似乎难以被聆听得到。

在讨论问卷的场合来提醒我一个工作以外的个人信仰反省，这可以是一个仁慈的提点方法，但将两件事关联在一起，我的人格便不幸地遇上污名化。我若被发现做错，第一步是否需要在合适的场合来作了解和澄清呢？还是因为这是涉及性议题，一概不需答辩的空间呢？

一切涉及性或同性恋的议题，背后渗出一股强烈的恐惧，并且很易被预先假设怀有不轨企图的污名化倾向。在社会训导的实践或牧民工作经常亦有许多激烈的争议，但却没有像性议题的讨论会这么容易引起污名化的效应。

不禁概叹：要像坊间流传的香港公务员「格言」般——「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吗？如所有人都当识时务者，做唯唯诺诺者，这便是好事吗？这样的发展带来什么遗害呢？

一直深受关怀弱小及爱人如己这些教导所吸引去领洗的我，不得不去探究性伦理这课题，因而考虑再进修。不过，始终这是极之敏感的课题，故花了一段时间去避静做辨别。

当时，最深刻的一段圣经是在《耶肋米亚先知书/耶》的开首：「你的责任是去根除、去推翻、去瓦解、去摧毁，然后去建造、去栽培。」（1：10）我体会到这是人生中另一个特别的召叫，一个与天主与自己一起成长的过程，便抱着探索求知的心情去进修。由于性议题的敏感性，而需要一个既鼓励批判思考，又开放、安全兼同志友善的学习及讨论的空间，故我亦冒险去选择了一间续期费用较高昂的神学院。

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事物，让我明白不同的逻辑思维，并且，从教会性伦理的历史中，我亦体会到教会若深究自己的历史，了解自我更多，作更深度的内省，将有助与不同看法的人对话。

虽然进修让我获得丰富的学习与体会，但在博士进修被接纳后，如需转化为日后的学术生涯，便是难题。有多少间天主教大学及神学院可以承担性议题研究及批判时所涉及的污名化呢？

以上这种结构性的障碍，再加上金融海啸后的经济困境，都对我将来的入职情况造成难以疏解的困难，以致曾有老师鼓励我将文章投稿去学术期

刊，我也担心被标签、被捉妖，而陷入自我审查，最后选择放弃。那时，我终于体会到要有自己的声音，不是我能唾手可得的基本人权，而只是预留给部份人的特权。

这种难以讨论性议题的风气，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教宗保禄六世在一九六八年颁布《人类生命》通谕前，上任教宗若望廿三世在六三年征询全球主教有关人口控制、家庭与节育议题，但保禄六世没有采纳「大多数报告」的建议（即修改原有的教会训导，在某些情况下可接受人工避孕），也没让这个议题在六三至六五年期间举行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内，与全球主教一起作总结，而以其教宗的身份在《人类生命》通谕中，决定保持原有的教会训导。[7]

自此，近代教会在性议题的教导逐渐变为以梵蒂冈为中心作决定，而梵二为教会更新所开启的窗，让教会吹起与世界对话的风，似乎难以在性议题吹起，甚至有神学家也因提出不同的意见而遭受纪律处分或被禁止公开发言。[8]

一股寒蝉效应蕴酿起来，使同性恋议题也难以得到安全的言说空间。面对寒蝉效应，越是逃避，越容易将之内化，其效应则越壮大，安全、诚实、信任的对话空间便难以寻获。而在香港，基督右派的动员策略，更使这股寒蝉效应变本加厉。直至二零一四及一五年的世界主教会议，教宗方济各让异议声音也提出来作讨论，没有污名化或秋后算账，寒蝉效应才开始得到逆转。

为自己的学术言论负责是个人的责任，但标签、污名化便是社会伦理的问题，无奈地，我一个人难以独力抵抗！为着前途及人生的方向，我挣扎得很辛苦，亦质疑自己的决定。有谁会拿自己毕生的积蓄来投注在「倒自己米」的进修上？为何不安份守己地安逸地生活而自讨苦吃？为何不跟从一些善心的建议找个不敏感的研究课题？或跟着官方立场去发挥，或更可平步青云吧？！这样真的是我的召叫吗？！

当然我曾告诉自己，不走学术不在教会工作，我仍可做其他工作糊口吧！但我不再怀有梦想去生活吗？这个社会的颓败，不是因为太多人太要安稳而放弃公益性的理想吗？没有人踏出去发声，哪里会有真正的讨论？！我的脑袋陷于交战。

起初自恃年纪不太大，为了赶功课，经常熬夜，通宵达旦，也为攫取一点收入，而坚持做兼职，最后，身体便差了，肩背的劳损也难以康复。虽然我有幸得到非常有心的朋友支援我的进修，但在前途的困扰、财政的沉重负担、不公义的折腾的压力之下，而患上皮肤病，伤口时常痛痒得经常夜半醒

来，最后，不得不暂停学业，回港治病。

即使家人支持我进修，但他们不是教友，我不想向他们透露教会里的事情，而无法与他们分享我的压力，他们也无法理解我的健康状况为何会变成这样。身处家中，但孤单的感觉却异常强烈。

身体变差了，经济能力渐丧后，我也变得脆弱。曾遇上有些亲友不明白我的经济困境时，以鄙视或嫌弃穷人的目光来相待时，我心碎之余，连自尊心也碎掉。我却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详情。

经历了这些困境，令我深深体会到就业保障的重要，所以，根本不能忽视别人的贫困，也不能轻易否定立法保障性倾向歧视的重要性。相信一个人如亲身经历依靠政府援助金维生的生活，或失去经济自主而一生受尽鄙视的目光的话，大概对别人就业上的歧视会有切肤之痛。

同志面对污名化，若在社会欠缺免受歧视的保障，便最终难以有生存的空间。所以，污名化及歧视都是不可取。

我的学习总结

曾经努力坚持，也曾经豁出去而出版了一篇学术文章，但最后也因着健康情况，逃不过要放弃学业的一步。

在决定放下的一刻，我便将几年来的一些学习心得，写下来做个总结。例如：第一方面是有关伦理神学知识的四个来源——即人的经验、理性知识、圣经及教会传统，四者同样重要。[9]但因着社会文化一直赋予同志经验负面的评价，以及在污名化下，他们作为道德主体的经验，很难以完全地被视作伦理知识，也难以与其他三方面的知识作平等的对话，最后，同志的主体性便这样被抹杀了。

第二方面是中国文化及历史，当中曾对同性关系或多元的性／别表达有着包容，但当中国受到西方烈强的入侵，西方的恐同文化也继而取代原有较为包容的态度。教会在这种历史状况之下，如何进行性伦理的本土化，是一个极需审慎反省的课题。不过，当天主教与本土文化在某些方面口径一致时，也不等同完全没有问题，例如对父权的态度，两者看法不同？还是一起支持？

第三方面是宗教右派以制造道德恐慌来进行组织及动员，足以影响整个道德或伦理判断的审慎性，因为恐惧情绪使人的爱心及理性判断顿减。加上，宗教右派往往借宗教之名或利用信徒的宗教情感作煽动，来推进其右派的政治及经济议题。

第四方面是污名化与内化羞耻的问题。在性方面的规管，现代社会的组

织透过不同渠道进行人格的羞辱或污名化。许多天主教同志因着教会对同性恋的教导，而背负及内化强烈的羞耻，以致难以有自己主体的声音；甚至越将自己收藏起来，越将羞耻内化；又或者，为了洗脱内化了的羞耻，变成为过度追随纪律、主流或权威，以避免另一重的羞耻，这样很容易重蹈覆辙去羞辱小众、异见或另类人士。

第五方面是天主教面对世俗化及政教分离的挑战。当天主教教会在欧洲放下政治、经济、文化等公共领域的权威地位后，继续保有其权威的领域便只剩下被界定为私人的领域，如个人道德、家庭、宗教信仰。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之下，教会慢慢寻求与世俗社会作对话，亦以世俗社会里的普世价值作为彼此学习及合作的渠道，而寻获宗教在世俗社会的贡献渠道，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便反映着这个方向。因此，当性及家庭议题不再完全视作属于私人领域时，教会的权威便受到世俗社会的挑战，继续寻求普世价值未尝不是一个出路，以致不必在这领域上完全否定世俗化、现代化及理性的贡献。

面对自己的学习心得，明明要去丰富讨论，并以爱取代恐惧，却要放弃学业，无尽的心痛与愧疚在心头翻动，我根本无法放下当初的召叫。于是，我决定重新投入眼前最真实的一刻，不再去忧虑将来，只望寻求天主的国度及**祂**的义德，并好好地让自己的身心疗愈，重新上路，承担多少便算多少，只求尽过力。

即使我无法完全掌控将来，但天主自会有**祂**的途径让我去完成**祂**对我的召叫，**祂**一直派遣着不同的天使来助佑我，去完成人生中宝贵的一课。当中，我经历到我的恐惧或伤害有多深，所怀的宽恕便有多深，最后，所能释放出的爱便有多深。只有完全去面对，才能完全放下。现在我可放下安稳，放下获得接纳和体谅，将别人的幸福快乐视作我的喜乐。

我再选择相信，希望不仅在于我眼前所看到的一刻。许多启导历史的先驱，他们的行动与天主的救恩相辅相承，他们的勇毅与智慧是我的助佑及启迪。

在我这段休养的时间，有幸认识到一些天主教的同志朋友，鼓励了我继续前行，我也希望在此鼓励各位同志，大家乃道德及神学主体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们的故事亦是伦理知识的来源。

有些人以为我非常勇敢，但真相绝非如此。我至今仍会受着恐惧的试探；身体的劳损未完全康复，仍会使我不时怪责自己为何要坚持；当忧虑生活或前景时，我仍会质疑自己的召叫而想放弃。

然而，我仍坚持下去，一方面是我性格倔强，又完美主义，不轻易满足

于简单的答案，另一方面是在有心人的支持及帮忙之下，让我多年来一直在教会里培养的使命感、奉献精神及爱的能力，可以发挥出来。当然，最重要的是，感恩于天主给我的一切、别人在我身上所作的奉献，而令我无法不坚持走完艰苦的一课。

分享我的经历并非为要吓怕要站出来发声的人，只是希望让同志们认识到他们的孤独也有其他人分享，我也经历着在社会及教会里对同性恋的恐惧、害怕失去原有的生活或特权的恐惧、不能承认错误的恐惧、难以体会他人痛苦的恐惧，以及因恐同而产生的污名化。

我的经历亦见证着一个人的力量难以抵挡污名化，不过，在这些恐惧之下，亦有不少人愿意从恐惧中绽放爱的能量，取代恐惧作为人生的主题曲。当然有爱不等同免受痛楚，反而有爱就有痛。

我这段经历今天能够配合此书的出版来作见证，是天主奇妙的安排！

《爱的喜乐》对应用自然律的反省

我之前提及二零零五年的那篇反省文章，当中指出不能只站在道德高地，而要进入具体的人间道路，继续去探索及讨论。有幸地，这个观点与现任教宗方济各刚颁布的《爱的喜乐》劝谕第305段谈论牧民处境的复杂性时，有相近之处。[10]

劝谕提出，只将道德律应用在那些活于不寻常处境的人身上，彷如向他们投石，这是不足够的，又引述国际神学委员会对自然律（natural law）的理解，而不应将之视作既定的规则来套在道德主体上，反而将之视为一个深层的个人抉择过程中的客观灵感之泉源。

劝谕继续指出，因着各种处境的限制，在一个罪恶的客观处境，亦可以有人在主观上不属完全有罪。当将一切事情视作非黑即白，有时或会关闭恩宠与成长之途，打击成圣之途。若将这点应用于同性性行为的话，便或有相近的结论：即使在客观上是失序或错乱，人也可以是主观上不完全有罪。

那么，该如何面对这种客观上有罪同时人主观上不完全是罪的矛盾呢？或许，可参考劝谕第308段，当中提及有些人喜欢较硬性规定的牧民工作，以避免任何灰色地带或容易导致混淆的情况，而教宗方济各相信，耶稣希望教会转向留意圣神在人性软弱中所播种的美善，而牧者向信众提供福音的理想及教会的训导时，亦需协助他们以关爱对待软弱的人，避免严苛的论断。耶稣期望我们进入他人生命中的混乱，并认识温柔的力量。当我们这样做，我们的生命会变得奇妙地复杂。

曾有那么长久的一段日子，自然律应用在同志身上时，变成一套既定而

不容改变的规则，而难以成为他们主体地探索成圣之旅途上获取客观灵感的泉源，现在，或许是时候，同志朋友们应更积极地成为神学及道德主体去发声，继续辨别及开创成圣之途，不必只活于羞辱与孤立的深柜里！

（作者现为美国加州柏克莱Graduate Theological Union博士生，Lyip@ses.gtu.edu）

注：

1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88);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08-11; Benita Parry, “Problems in Current Theories of Colonial Discourse,” Oxford Literary Review 9:1-2 (1987): 35；

2 Ann Laura Stoler, Carnal Knowledge and Imperial Power: Race and the Intimate in Colonial Ru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145；

3 http://www.catholic.org.hk/v2/b5/message_bishop/y2014_family.pdf；

4 http://www.catholic.org.hk/v2/b5/message_bishop/20151105.html；

5 见本书《天主爱人不歧视》；

6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Thomas Teo, “What is Epistemological Violence in the Empirical Social Sciences?,”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4/5 (2010): 295–303；

7 Vincent J. Genovesi, In Pursuit of Love: Catholic Morality and Human Sexuality, 2nd Ed. (Collegeville, MN: Liturgical Press, 1996), p.190; John Maloney, The Making of Moral Theolog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266-7；

8 John J. McNeil, Taking a chance on God: Liberating Theology for Gays, Lesbians, and Their Lovers, Families, and Friends (Boston: Beacon Press, 1988), 223-241; Maurice Shinnick, The Remarkable Gift: Being Gay and Catholic (Australia: Alllen & Unwin, 1997), 65-72; Robert Nugent and Jeannine Grammick, Building Bridges: Gay & Lesbian Reality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CT: Twenty-Third, 1992) , 146-156；

9 Margaret A Farley, Just Love: A Framework for Christian Sexual Ethics (New York and London: Continuum, 2008), 182-196；

10 http://w2.vatican.va/content/dam/francesco/pdf/apost_exhortations/documents/papa-francesco_esortazione-ap_20160319_amoris-laetitia_en.pdf。

划到深处去——香港天主教同志信徒的经历、COMPASSION的团体生活与共融礼仪

香港同情小组

前言：

COMPASSION小组定于2015年6月19日举行的共融礼仪，由马来西亚华裔同志神父Joseph N Goh主祭，其现为New American Catholic Ecumenical Church的神父。但COMPASSION小组于6月18日接获香港教区的通知，教区认为COMPASSION小组将于在6月19日的礼仪中，改变感恩经及信经，并认为如果可以的话，教区希望本小组取消这次礼仪。最后COMPASSION小组昨天经过反省及祈祷后，将按信仰及良心的指引如期进行6月19日的礼仪。下文是共融礼仪结束后的反省。

勤领圣事、热切祈祷、热心服务，藉此不断地深化自己的信仰，努力去做个百分百称职的基督徒，奉献自己去侍主爱人，与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在友爱团结中一同竭力广传福音，将救恩的喜乐分享传播开去，这是许多热心教友的写照，也是COMPASSION大部份成员的写照。从小到大在教会的氛围里成长，一直热心参与教会，从没想过要间断，教会的生活渗透着自己整个的生命，教会就是自己第二个家。

然而，在成长的历程中，渐渐察觉到自己的性倾向有别于他人，特别是与罪恶扯上关系之时，实在难于启齿，只好将自己的这一面隐藏于人前，这样至少仍可在教会里与其他教友一样，继续正常无碍地参与教会的生活，继续如常愉快地服务，仍是同一个的自己，仍是那么爱上主，那么爱基督，仍是一心一意奉献自己，为基督为教会，尽心卖命地服务。

如常地参与教会，如常地服务教会，如常地与教友联系，如常地爱人如己，努力地珍惜这个属于自己的家，从没想过要离开，这里有着许多爱与快乐的回忆，在友爱中与天主同行，在圣体中与基督相遇，这些都是生命中的瑰宝与无尽的感恩。

不过，平静的海面下慢慢滚动着另一个世界。情欲的自然渴求，身体的不全受控，对上主赐予的臭皮囊与欲望，百思不得其解，越渴求上主，越觉内疚，这场仿如魔鬼与天使的争战，每每遗留下绵绵的质疑、沮丧与痛恨，

唯一的解脱似乎只有上主早日将自己的灵魂救赎带返天家，不用在世上长年累月地受苦受折腾，又或透过比常人更热切地参与更热心的服务，竭尽所能圣化自己，修炼最完美的灵魂，上主必会收纳！不可再陷入多一个人性堕落，不可再背负多一个罪名，坚拒做黑羊，这个身躯已背负一世的罪债与罪名，还不够吗？！

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份挣扎这份孤独，只能向天主诉说，望着十字架，泪流满衣襟，但仍坚守信德，去面对这一切的痛苦、这一切的挑战，藉着基督的慈怜，获取平安与护佑，藉着圣母的慰藉，安抚困扰的心灵。然而，每凭夜栏人静，孤独与沮丧无情地偷袭，心里再没法吞下更多的泪水时，唯有默言无声地步离教会。曾尝试在教会里透露自己性倾向的，有些不幸地换来了无情的审判、拒绝或断交，这份离弃刹那间往伤处撒上一把盐。也有些认识到同志朋友，有幸地遇上知音人，体察到这份苦困而不必独自面对。

试尽各种方法去做一个直人，但总不果，无论如何欺骗自己，这个身躯总不受骗，真的筋疲力竭了！只能接受这就是我的身体、我的欲望！我就是同志！仿佛见到了彩虹！仿佛重拾快乐的权利，这是多么奇妙的恩典！接受了这个事实之后，只愿在随后的日子里把精力好好地活出信仰的内涵。天主那么爱我，就是完完全全地接纳我，无论我是同志与否，无需我在天主教徒与同志之间二择其一吧！天主怎会愿意我的生命里只有无尽的痛苦，人生该有更积极的意义吧！！天主是爱，就继续好好地爱主爱人吧！经历了万般苦恼与苦楚，但愿我能像基督一样，关心体恤更多别人的苦痛吧！或者，仍不时会疑惑天主为何要我做个同志，同志是否天生或是后天，可能要待我返回天家后，天主会给我最确切的答案！

在天主的祝福及引领之下，我们遇到更多明白我们的朋友，这条路变得易走一点，彩虹下见到丝丝的希望、丝丝的光明、点点的快乐、点点的祝福！这副身躯得到了接纳，仿佛带来了救赎的希望！这个被无情地盖上一辈子罪名的身体，被世人无知无情地鞭挞的身躯，原来布满了伤痕，基督温柔细意地聆听这些伤口的痛哭，上主藉着充满友爱的手料理这些伤痛，让我们在爱中得到疗愈，也让我们学习爱惜自己，从而更有能力去迎接前路的挑战，去包容生命中一切的不完美，去实践更成全更具深度的爱。凭借对上主的信靠，反反覆覆在爱与痛的边缘走着走着，原来上主让我们经历，**祂**更深的爱，更多的恩典，渐渐地不再痛，也不再怕痛。生命里渗透更多的关怀、更多的爱心、更多的祝福、更多的感恩！

然而，生活在教会里，心窝里总有一个淌着血的缺口、一个不能磨灭的黑洞，内里尽是无尽的渴求，被完全接纳的渴求、被欣赏的渴求、被爱护

的渴求、被聆听的渴求、被体恤的渴求。但要继续留在教会里生活，还是要将这个洞这个缺口封上胶条为上策，以免越划越深，越深越痛，害怕痛得连天主都帮不上了！即使这样，我们那颗活着的心在底处仍总渴望有一天，自己能够坦诚地不用遮掩，与教会的兄弟姊妹相交，也会得到拥抱、掌声与喝采，也能够一同分享生命中重要的时刻，分享天人合一的体血，活出彼此更真实完满的共融。而这一天总是遥不可及、遥遥无期！没有最痛的经历，只有隐隐作痛的日子；没有最远的日子，只有更漫长的岁月！

或许，就是这样，来参与COMPASSION的兄弟姊妹，从一开首愿意冒险与从未谋面的陌生人相见，便因着我们面对类似的挣扎和经历，而感到这个空间特别难能可贵，愿意坦诚开放地交往，即使各有不同的性格或背景、不同阶段的「出柜」历程、各有不同的包袱及伤口，大家都极之珍惜生命中这个第一次的相遇、这类信仰团体中的第一次经历。相聚的一年里，大家在尊重及包容的气氛下，无所不谈，畅所欲言，由「出柜」的挣扎至信仰的挣扎，由身体外型至灵修经验，由家人的关系至世界大事，由教会至生活细碎，这样的团体生活似乎是大家从不敢奢求却又梦寐以求，它让我们经验到那降生成血肉的圣言，那降生的爱在我们中间！更难得的是，我们久未愈合的伤口在分享中、反省中、礼仪中、团体生活中，经验到圣神的医治及引领，比起其他的治疗来得适切有效！

COMPASSION巧恰地与来自马来西亚的同志牧者Rev. Dr. Joseph N. Goh，在他访港期间认识了。虽然Joe已于数年前离开了罗马天主教，而现属New American Catholic Ecumenical Church，但他那作为同志在教会的深刻体会、华人脸孔、亲切友善、对信仰的热忱、对礼仪的喜好、对弥撒的熟悉，就让大家感到一见如故，犹如与远方的亲人重逢一样，尤其是大家可以坦诚地以同志身份现身相识相交，无需遮瞒或隐藏，实属难得，更甚者，与一位牧者能达到这样的程度相遇相识，实在前所未有，难以置信！

我们心底的渴望很快被这位牧者深切地了解，并有着共鸣，一直渴望在团体生活中，以此时此刻的真我迎人及迎接上主，一同参与礼仪，这便促成了大家筹划性／别及同志共融（inclusive）礼仪。这份心情，就像儿时的我们，拿出至爱的汽水、饮料、零食或饼干，携同心爱的娃娃、超人或玩伴，在家里模仿着神父开弥撒一样，没有想过是水或酒，没有想过是男的或女的主祭，只凭纯真、全然的初心诚意地仿效着弥撒的进行。相信当我们返回天家时，大概同样不需故作遮掩来让上主迎接我们及我们的一切。

大家虽渴望但亦深知这不是教会官方所指的弥撒！但我们就是MASS，一群在教会里被贬抑的肢体，一群渴求庆祝性／别与同志共融，以及共同司

祭职的同志教友。或许，对许多人来说，无法理解COMPASSION为何要让一位非罗马天主教的牧者进行好似弥撒一样的共融礼仪。对，真的无法理解，只能猜测！惟有体会我们心里那缺口那黑洞，方会明白。希望以匿藏身份的方法在网上留言的朋友，能够体会到我们被迫匿藏身份当中的恐惧。在我们的黑洞里，仿佛听到耶稣的声音，听到**祂**呼唤着：「划到深处去！」（路5:4）大家越划越深，越深越远，却出乎意料地经验到上主赐予的医治与收获！

这次的礼仪COMPASSION事前没有想过公开宣传让其他人参加，只想在彼此能够坦诚相对的团体中进行一次这样的礼仪，就像一班好友饭局叙旧一样，不需邀请客人。这次的相聚中，分享了生活中的美，生活中的痛，经验天主丰盛多元的爱与创造。既然大家用心设计了这次晚宴的程序，便将它上载网上，公诸于世，没有想过会否被指责，纯然的分享。

我们划得远了，令岸上的人吃惊，真的抱歉！这段时间，我们曾经历沮丧、担忧及恐惧，但这正叫我们更恳切地祈祷，而又更经历到上主的临在、基督的平安、圣神的医治，远比这一切困扰重要。如果大家看了我们的分享，仍无法分享我们当中的平安的话，我们只能致歉！我们同时感谢所有关心我们的诚意，及为我们加油打气的朋友！

我们不想在教会里跌入彼此猜疑互相抹黑指骂的陷阱，而妨碍彼此的了解及建设性的交谈，由恐惧所引发的猜忌难以建立信任的关系，爱与平安的果实只能在爱与平安中灌溉而成，故尝试在此作坦诚的分享。我们亦不想终日将自己匿藏，但我们需要不受歧视地、可继续自由参与教会服务的安全环境，才能现身，这是冰封三尺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事情。但无论如何，我们相信，透过教会里丰富宝贵的灵修资源、信德、望德及爱德，大家总会有一天可以建立起彼此坦诚的沟通，而不让恐惧来控制或引领彼此的关系。愿大家为此恳切祈祷！

2015年6月26日

爱的反省：香港同志天主教徒议同性婚姻争议

香港同情小组

△ 同性恋的争议是所有基督徒实践彼此相爱的命令及关顾最小弟兄的教导之试金石！△

美国最高法院于2015年6月26日通过同性婚姻的合法地位，不久，便是美国同志骄傲日（Pride Day），FACEBOOK亦随即给用户提供盖上彩虹色调profile picture的免费服务，这个挂上彩虹旗的浪潮霎时席卷香港。而香港的天主教徒及基督教徒也不禁在FACEBOOK讨论这个极具争议性的同性婚姻议题，虽然大家都在讨论爱的问题，却又不幸地变成抹黑同志的行为。

本小组尝试辑录部份成员经历这些争议的反省，供大家参考，以刺激更多的反省。

「我非常之沮丧，原因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看到我的好朋友曾于网上发起分享有关接纳同志结合的可能，以及数位小组成员，在这些讨论中再次被天主教会及教友伤害。我经验不到那些保守的教徒对我们同志有任何的慈爱，在他们的心底里，同性行为、同性爱、同性婚姻都是错的，而任何教友如被发现，必须被逐退，以免天主教会蒙污，或让天主丢脸。他们经常话爱同志，但他们否定同性婚姻的行径则表现了自我、自私及完全无爱的心态。他们经常说愿意聆听同志、帮助同志，就只是想改变我们的性倾向，这是糖衣毒药！」

「我们同志这个性小众的身份是被祝福的！美国最高法院就同性婚姻的判决不但带给同志喜庆，而且不断提醒我们这场无知与憎恶的战役仍未完结，因有些地方仍禁绝所有其他形式的结合，只为杜绝同性伴侣可以结婚。有些所谓的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经常将外地基督右派的思想套在我们、香港、及台湾身上。

当我见部份未领洗的成员，能够以他们及我们的灵魂中那天主肖像，而为他们自己挺身，我感到非常感动。当我一位好朋友想领洗的时候，我自然会向他推介天主教，但我担心他会被教会一些恐同、不合符事实的性伦理所荼毒。原本我觉得圣公会圣约翰座堂会是不错的选择，但我与这位好友对邝大主教将毛主席来取代天主，均感讨厌，也曾考虑过基恩之家（香港一间同志友好教会），但我们都喜欢传统的礼仪。

我相信我们有能力去拒绝这些保守教会对我们的伤害。最终，我们以良心及圣神为指引，去辨别及判断什么是我们的福音。」

「我觉得这几天要同一些宗教狂热份子讨论，简直难过登天。根本只是自说自话，脱离事实。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宗教可导人向善，亦能令人走向极端。到底我们教徒有无活出信仰真谛，时刻都反诸求己呢？」

「如果不是有这小组的朋友，我真的快疯癫死去，已经离开教会，完全经验不到基督所讲的爱，好像见到许多法利塞人咁！

我看现时的情况，就如一位外国的神父在自己的blog所指，过去几十年令天主教徒产生巨大仇恨的，莫过于同性恋这议题，天主教教理所要求：『我们应以尊重、敏锐、关爱』来对待有同性倾向的兄弟姊妹，但天主想我们做得更多，就是爱，真正的爱，而不是一种扭曲、劣质、狭隘的包容，那只是以爱为包装的遣责、指示、训诫。爱的含义是去认识同性恋人士、费时间去陪伴他们、聆听他们、被他们挑战、祝愿他们美好、希望他们成为你生命的一部份，等同于异性恋朋友在你生命的一部份一样。爱为首，其他一切为次要，事实上，没有爱，其他的一切都失去意义。」

「我曾见过有位基督徒的分享，很值得反思：她说她不能定任何人的罪，因为她是罪人，不是上帝；她也不是神学家，不懂用经文去界定罪。如有同志朋友请她去婚礼，她会出席，因为她想效法神的爱，无论我在高处或低谷，祂都与我同行，与我一同欢笑或流泪，并且耶稣为犹大（犹达斯）洗脚及亲咀，也没有对他的身份及见证有损分毫！」

「如果要维护家庭关心儿童，为何不用同样力度去谴责社会上公然一妻几妾的名流？或谴责那制造许多弃婴孤儿的一孩政策？令许多人家不成家的恶劣工作待遇及房屋问题等的官商勾结、地产霸权？！如果这些是属于社会公义的问题，那么花费咁多力去维护什么家庭？中产家庭？中产家庭的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其他家庭就不是家庭？同志是社会上的弱势，便好欺负！同志以爱去缔结婚姻，就对人狂插。不少大陆弃婴由美国女同志家庭收养，但常自称维护家庭关心儿童的，有几多人去收养孤儿令他们也分享到家庭生活中的爱？！

同志不生育便危害人类社会是令人疑问的，教会廿千多年来，都有鼓励人去守独身，成立了许多的修会团体，也从来没有担心过人口灭绝。现时令人类灭绝得最快的是贫穷引致饥饿疾病及欠缺基本生活条件、剥削劳工引致危险工作环境中的意外及职业病、战争造成的大量残杀及难民、环境破坏及食物污染造成的「天灾」及人祸、物质富裕造成的疾病及行尸走肉的生命、不同的歧视罔顾人性生命及尊严……。

同性伴侣不生育或抚养小孩，不给予他们这方面的福利便可，未必需要

剥夺他们结合的权利，就如有些中年或晚年才结婚的人士，虽不能生育，亦无需禁止他们结婚。」

「耶稣谈论离婚问题时，原本是责斥当时的男人可以随意贪新忘旧去休妻，令被弃的女人因无社会地位而失去所有无依靠，而劝喻当时的男人必须放下家族的期望及依赖，好好去爱惜妻子，而不是当妻子为巩固家族地位的工具，反而与她紧密地结合成一体，不能随意用完即弃。如果耶稣见到今天的同志伴侣，可能都同样劝谕他们珍惜对方，不要用完即弃。

即使教会教导同性行为是罪，也否定不到，两个愿意结婚的同志彼此的爱，就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Justice Kennedy总结同性婚姻的案件时，指出婚姻体现最高的理想——爱、忠诚、奉献、牺牲及家庭，而同志伴侣亦有活出至死不渝的爱，充分展示对婚姻的尊重，并因彼此的深深尊重而寻找让他们可付诸实行的方法，他们希望不被谴责至活于孤独或摒弃于人类其中一个最久远的文明之外，以致他们请求法律面前的平等尊严。或许，认为同性恋是罪的基督徒，可以尝试包容别人的同性婚姻，就如耶稣说：「她的那许多罪得了赦免，因为她爱得多。」（路7:47）

「经常说：『爱同志，但憎恨同性行为的罪恶』，就好似父母爱子女，但不爱他们的恶行一样，但这种讲法变成为非常空洞的爱！天父爱世人的态度及方法，是光照义人及不义的人，真不知几时经验过好似天父那样让同志平等地获得爱？！耶稣虽讲爱，但根本不只是世人对子女一般的爱，亦非经常挂在口边我为你好那种，祂亲身活出那为朋友为世人舍生的爱，现在要保障性倾向歧视都好似如临大敌，那为同志作点牺牲以满全平等对待同志的爱，都不可以哩！

耶稣在临别时，就千叮万嘱门徒要彼此相爱，并说这是祂给门徒的命令！每次讨论同性恋，都甚少反省实践了基督最重要的教导有几多，除了廿多三十年前支持过同性行为非刑事化及反性倾向歧视立法，这确实是对同志的关爱，但之后的这么多年，有哪些协助是真正帮助到同志做一个整全的人——有灵有欲、有情有性、会笑会哭的全人？！有一颗火热的心，自由地去爱所有人而不是被按捺着被禁锢着的心？！很难得才有几个神父及有些教友是接纳同志，大部份时间只是口说不应歧视同志，但深入去理解造成同志被歧视的成因之具体行动，便乏善足陈，很难找到有教会文件深入分析这方面的歧视问题！」

「教会现时对同性性倾向的教导，认为这并非罪，却是倾向道德上的恶，及客观上失序，从不曾意识到这对同志是多大的贬抑！每次讨论同性恋，往往都拿出一串同性恋是罪的圣经章节或教会教导，即使理性讨论及质

询，好似今次同性婚姻的例子，如有人提议不应向同志投石，便会得到这类的答覆：耶稣叫那妇人从此不要再犯，但甚少意识到耶稣不死守宗教／社会传统的那份激进，对人对社会制度对宗教感情对教条主义的冲击。

也有些人很快地冲着认为，若你不同意教会教导，便请离开，讲恶咁款，同你斗大，不禁令人想起，门徒曾经争论谁最大，耶稣却说：『谁若想做第一个，他就得做众人中最末的一个，并要做众人的仆役。』（谷／可9:34）难道，一个肢体被贬抑或不光彩，就把它切掉吗？」

「教会里的同志大部份无法在教会现身，根本就知道难以获得接纳，更遑论基督那种爱！基督给我们有许多教导，但清楚指出，在公审判的准则是，我们有否实践关顾被离弃被贬低的最小兄弟姊妹之教导，所有定人罪的教导不是应以此作准则吗？！每次教会讨论同性恋问题，都只是叫他们守贞，或拗直，根本完全无深刻体察过，同志被迫将心关闭或被迫自阉，是一个怎样的生命？若果牧民工作及伦理反省体察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那是在做着什么？难怪同志觉得只被不断鞭打。

其实，不少同志教友已放弃被教会接纳的希望，部份离开了教会的，只要能够做回自己便觉得开心，反正社会的歧视已足够去面对一生，他们也未必放弃对天主的信赖。当然有些亦会选择留在教会，觉得只将同志的其中一面无限放大不是他们自己的错，也非信仰的真义，教会里谁不是罪人，选择去原谅，或去淡化这个问题。亦有些相信教会仍是彼此相爱的地方，以百倍的努力去证明自己是个百分百的天主教徒，等待有一天教会及身旁的教友去接纳自己是同志，这对同志公平吗？或许，同性恋的争议是所有基督徒实践彼此相爱的命令及关顾最小弟兄的教导之试金石！

有同志伴侣要离乡别井，远走他方，为的是光明正大地做回自己，寻找一个接纳他们的社会，我们的社会为何不能文明一点，让他们将人类社会其中一个主要的文明——爱，付诸实行，即使他们未必满全所有重要的人类文明。或许，同性恋的争议也是考验人类文明的试金石之一。」

2015年7月12日

天主爱人不歧视

香港同情小组
于2015香港同志游行的公开声明

COMPASSION香港天主教同志信徒互助小组，藉今天参与2015香港同志游行，向各位同志朋友、社会人士及香港天主教会的神长及教友，传达及重申天主教里一个最重要的信念及最合乎普世价值的原则——天主爱人不歧视！不论是弯是直、已婚或单身，所有人的身份或分类，都无损他/她同享平等的人性尊严。

《天主教教理》第2358条清楚指出：「应该避免对他们（呈现着根深蒂固的同性恋倾向的人）有任何不公平的歧视」，纵使教会认为，「这倾向在客观上是错乱的」。香港教区主教汤汉枢机第一份长篇牧函——宣扬并活出「家庭的福音」，亦重申这项。因此，天主教徒理应拥抱平等，反对歧视，支持反歧视法，因为天主教会相信，人之所以为人，有其尊严和价值，乃在于人是天主的肖像，以致社会制度及政策必须保障人权及人性尊严，一视同仁，因为欠缺法律及制度的保障根本无法落实对人性尊严的维护。

可惜的是，从我们同志教友的经验里，香港教会要落实这个伟大美丽的原则是不容易的。一方面，教会差不多两千多年都相信同性性行为是罪，只是直至近代心理、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才对性这课题作深入的了解，加上同志组织起来争取平等尊严及抵抗不人道的残害，教会才于一九七五年的《有关若干性道德问题》文件中，首次公开承认，有些人天生有同性吸引的倾向，而这不是一种罪。

另一方面，教会这两千多年的教导，即使今天说这种倾向不是罪，也不时会成为其包袱，以致难以对同志及性议题作客观深入的研究，尤其关于教会这两千多年的教导对同志造成的压迫或歧视的研究。

加上近十年右派基督徒的思想及制造道德恐慌的策略，不断推广性及个人道德议题，及为新保守主义权威及新自由主义经济议程护航，自二零零四年同志冲击主教座堂之后，这种思想及策略更得到香港天主教会高层垂青。而教会里因同志议题而彼此猜疑，甚至互骂，以致近年香港天主教会从未能够与同志社群在对话中促成互相配合去推动人权，促进平等，更遑论反歧视。

结果，今天同志教友仍被教会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本小组刚成立举办第一次聚会之时，租借地方给我们的一个天主教团体，被教区要求他们必须去理解本小组是否会公开支持反性倾向歧视立法及同性婚姻，会否让传媒来采访，试问有哪个天主教团体在成立当日的聚会要被这样查问的？还有，有教友更在Whatsapp群组中，倡议杯葛这租借地方给我们的团体，该团体一直致力教友的培育，开放租借地方给各类团体，不会因你是否同志团体而拒绝租借地方。

今年的同志游行，对同志教友作为一个公民来说，意义更加重大。昨天，汤汉枢机给教友有关本月22日区议会投票的指引之牧函，只单单指明「引进『性倾向歧视条例』（SODO）的立场」作为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完全没有对现时香港社会的状况作整体及全面的分析，只高举性道德议题，漠视民生民主公义等重要的社会议题，不但有盲目跟随基督右派思想、巩固新保守主义权威及新自由主义经济议题之嫌，而且赤裸裸地显出其恐同及对同志的偏见及歧视，把「反歧视」和「性解放」与「同性婚姻」等同，相提并论，更高调地认为教友不要投票给支持《反歧视法》的侯选人。

同性恋者＝性解放？在同志争取平权之时，大扣个人主义、「性解放运动」及「同志运动」的帽子，指控他们「以虚假的平等和反歧视作掩护，鼓吹香港引进『性倾向歧视条例』及承认『同性婚姻』，使家庭和婚姻的核心价值和传统观念不断受到冲击扭曲，动摇了社会根基」的罪名。如果不动摇歧视同志的社会文化根基，同志的残害、迫害及不公平对待可以怎样逆转或消除？！不是口讲不歧视或在文件中列出不歧视的原则，教会便完成了消除歧视的任务。

我们这群天主教同志信徒，对这种漠视同志所遭受歧视的牧函及指引，深表遗憾！但同时鼓励我们的同志朋友及盟友，不要灰心，因为天主的爱超过一切地上的权力。

正因为今天的香港教会里，仍对同志存有极大的偏见与歧视，本小组的成员害怕被一些「热心护教」的教友认出而不能以公开露面的形式去参与同志游行，只能遮掩面容来出席，实在是遗憾，在这个争取平等尊严的时刻，却无可选择地要变得「无面见人」！但我们不会放弃「天主爱人不歧视人」这个最重要的信仰原则！

2015年11月7日

注：

为回应本文，我们也可以阅读香港一位教友雷孟的文章《教会不应「怕卷起袖子」与同性恋者建立相遇文化》，见天主教在线http://www.chinacath.com/article/other/wenzh/pinglun/2014-11-20/40983.html，兹摘录部分：

我们亦可应以台湾教会作为前车之鉴，汲取教训。台湾地区主教团就同性恋问题发出严厉的牧函，又与非常保守的关注家庭价值组织合作。这行动令一些教友非常反感，认为对同性恋者毫无关爱之心，于是发起联署，要求台湾教会退出该关注家庭价值组织，最后有五百多位教友支持。我相信这个经验正好说明，教友希望教会以爱去接触每个群体，即使那些群体与自己的立场不同。

平等机会的「歧视条例检讨」公众咨询和香港同志大游行已经结束，但同志运动不会因为性倾向歧视条例不获通过而停下来，只会不断推进。如果我们的教会不能把握机会，与同性恋者相遇，坚持维持敌对的关系，最终也只会加深社会撕裂，福音精神也就不能传到每个人心中。希望香港教会可以「慈母与导师」的态度，既关怀爱护，而又循循善诱所有未在羊栈内的羊群。

台湾天主教会对同志的态度

斐理伯（教育工作者）

同志婚姻平权运动这几年来在台湾成为众所瞩目的议题，过去十多年来，许多教育、社工、心理专业的同志运动人士进而成功推动性别平等教育纳入主流教育，台湾的基督宗教界逐渐也汇聚出一股强大的反对「同志运动」，并且试图争取性别平等教育话语权的浪潮。

台湾天主教会的具体回应分别是，参与了「台湾守护家庭联盟」（简称：护家盟），另外则是发表了以捍卫家庭价值为主轴的2013年主教团牧函。然而，这封牧函公布后，引起了一阵议论，因为过去的牧函很少直接点名特定民间团体进行批判，同时，主教团的牧函过去不曾引起教外人士在网络上转载议论的经验，从网上搜寻看来，主教们没有多做回应。

天亚社报导，台湾地区主教团秘书长经常出席护家盟主办的各项记者会。对外发言经常被媒体引用，但是，其发言质量不仅对同志族群留下的是负面印象，支持同志的教友们对他的言论质量也表达了强烈的质疑。相较于教宗方济各，在不改变教会立场的前提之下，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教会的态度[1]，他的风格给教会在许多国家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形象。另外，根据天主教周报报导，台北总教区洪山川总主教在2014年圣诞节子夜弥撒中，曾经公开呼吁教友，尽管教会的信理上不能接受同性恋的「行为」，但是，教友们要包容接纳，不要歧视同性倾向者。相形之下，台湾的天主教会代表对于护家盟记者会乐此不疲的兴致，似乎高过教会应该关切的其他议题，例如：废除死刑、反对安乐死、反对代理孕母等等。

据了解，也有教友表示，曾经陪同同志身份的教友、家长前往与负责家庭关怀的主教见面沟通。但是，主教们在信理的主张上，对于试图以法律的修正而改变婚姻制度的社会运动，则仍然坚定表达教会反对的立场。基督生活团曾经在2013年举办关于「多元成家」法案相关的座谈会，分享教友实际与同志相处的经验、对于相关法律草案的专业法律见解、以及从事灵修辅导与专业心理谘商的神父分别表达意见。但是，该座谈会被保守的教友形容成过度讨好同志族群。

台湾天主教徒的人数不多，同志族群的人数也还不到足以支撑一个公开以同志教友为主体的堂区。也因此，同志身份教友的存在有其挑战之处，尤其当缺乏家庭生活的同志教友与以家庭生活和经验为主的教友团体日益疏

离之时，同志教友的认同和团体生活就面临缺乏支持之处，淡出教友生活，少数教友选择其他友善同志的基督教会，绝大部分的同志教友就选择离开教会。尤其，2016年同志婚姻立法的过程，台湾天主教会与立场偏激，甚至，与从信理上而言根本是异端的统一教沆瀣一气，让许多年轻教友强烈表达了愤怒的情绪，甚至投书苹果日报，指名道姓地认为陈科神父的发言是「非常可恶的」，不过，台湾教会面对这样的指责，并没有任何表示。

总的来看，年轻一辈的教友对于同志的接纳程度较高，未来的牧灵工作势必得需要更多具有这种敏感度的牧灵工作者。因而，开始关怀性的对话，增加彼此的了解，协助教会学习从事这个族群与其家庭的牧灵关怀，教导堂区如何处理教友们的疑惑，处理伤害性的言论与质疑是必然的趋势。

认知到这群教友的事实存在，尊重其生活选择与寻找天主的过程，共同陪伴不同家庭生活型态与人生选择的教友，在主内共融会是比较适合台湾天主教会的牧灵福传形式。天主教传统上相对温和，并且重视灵修深度的信仰形式，应该足以提供给这个族群的人，更适合接受福音的信仰型态。只可惜，台湾天主教会受限于神职人员普遍素质低落的趋势，正在往反方向发展。

注：

[1] 教宗在2013年八月下旬接受《公教文明》期刊的主编安东尼奥・斯帕达罗神父采访时说：「我视教会如同战争后的一所战地医院。问一个重伤患是否有高胆固醇和高血糖毫无意义！他的伤患必须得到医治，然后再谈其余的一切……我们必须找到新的平衡点，否则教会的道德大厦也会像纸糊的房子那样坍塌，失去福音的馨香。」（网络）

二律背反吗？——爱若日记片段

编者按：从我多年的日记中摘录些片段作为分享，还有许多类似未被摘入，对我却是难为，里面毕竟涉及到一些批评教会亲友的言语（这令我痛苦万分），但我始终相信，教会的首要职责在于传播福音的喜讯，而人权的进步是福音的胜利，教会总有一日也会完满分享这种胜利。同志与信仰绝非二律背反。

我孤陋寡闻之故，学校图书柜有好几本书关于身体神学，而我从未知晓这个词语的来历，今日查找资料，竟找得中文《身体神学入门》一书（图书柜有该书的英文版），原来该语词出自先教宗。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把他任内首个教导项目命名为「身体神学」，于1979年9月至1984年11月期间，他发表了129篇短讲，内容是以圣经为基础，就人类身体的意义作出丰富反省，重点为性和情欲的意义。（《身体神学入门》第一章，韦基道著）

我想探讨这个问题，同性恋的问题应当有所涉及，便大略浏览。全书完整涉及同性恋处仅一段：虽然现今有人极力提倡同性恋是正常的，但同性恋事实上是**另一种**「轮胎泄气症状」，……福音的好消息就是：如果我们背起十字架跟随基督，他便会赐我们能力按天主创造我们为男人和女人的上智计划生活。任何人不管受到多大的扭曲，也能从基督的爱获得救赎。（In short，while there is a strong push today to normalize homosexuality，in reality it's **another** manifestation of "flat–tire syndrome。" No matter what our particular experience of lust，we're all in need of"re–inflation。"）作者使用Another不知是相对男女经验还是另有所指，但「Christ can empower all of us to live in accord with God's wise design for creating us **male and female**」一句，其实还是抱定了男男和女女的经验远离天主计划外，老生常谈。

本书出版于2004年，作为先教宗身体神学概述。教会一向将婚姻与性都视为神圣，这对于普通男女、对于这个社会都是福音。而对于同性恋，扭曲、关怀、客观上的失序，这种恶心的词语一再一再把我激怒。我也觉得自己天真，渴望在某些教会书籍里得到一些不同的讯息（麦百恩的《天主教》也许是个例外，但美国主教团批评了这套书，其中原因之一是书里过于强调天主教神学传统内的多元观点，这使读者很难分辨传统的核心所在。过于强调了天主教传统内一些新近的发展的重要性，这使人感到过去的东西似乎不如现在的东西重要，从而模糊了传统的连续性（Cecilia译），而这点我认为

也有指称麦百恩对待同性恋的神学立场）。

无独有偶，今日重看到信理部《有关赋予同性配偶法律地位建议的考虑》一文，以前划红线的地方还是我至今的痛处。「至于在同性恋者结合已获法律承认，或已被赋予婚姻应有的法律地位和权利的地方，信徒有责清楚和坚决地加以反对。在制定或实施此等**极不公义**的法律时，信徒必须避免作出任何正式的合作，而且在执行这些法律上，应尽量避免作出实质的串同行为。在这方面，各人可自行援用良心抗拒的权利；既然一切公教信徒有责反对同性恋者结合的法律地位，公教从政人士尤其应这样做，在立法团体首次审议有利于承认同性恋者结合的法案时，公教立法者有道德义务清楚并公开地提出反对。投票赞成一项**危害公益**的法律，是极其不道德的行为；若有利于承认同性恋者结合的法案已开始实施，公教从政者应尽量使人知道他的反对；他有本份为真理作见证。」这篇文件署名当然是拉辛格枢机，时间是2003年6月。

朋友每次问我，天主教反对同性恋么？我说，并不完全，教会也在更新中，有些事情我们需要时间。但这些血淋淋的文字每次进入我的视线，我的痛苦无以复加。尤其我一面对拉辛格在神学信仰方面的思考膜拜的时候，一面又要读到这些出自他做信理部部长时期的伤害性文字。

该探讨的问题在我内心已经探讨过无数次，该分享的也与许多朋友分享，从今后我都不愿意再去看任何教会谈论同性恋的文献篇章。

也许我愿意更多地看到，前几日教宗在马德里参加世界青年节时，当他的车驶过，一对同志在车侧亲吻的照片。但可惜，本笃教宗永远不会举起他的右手来祝福同性恋者，但耶稣的那只手一直都为同性恋者而高高举起。毫不客气地说，同性恋是当今最深刻地分裂教会的问题之一。

任何人不管受到多大的扭曲，也能从基督的爱获得救赎。这句话只有当它不针对任何弱势群体、且向全人类的痛苦开放的时候，它才可能是有效的。（2011年8月25日）

作为同性恋者、作为先知和作为门徒的代价是一样的。因此「不要怕，只管信」具有同样的安慰力量。

同性恋之于我是一个美丽的十字架，那么多的十字架，天主给了我一个美丽的十字架。如果不作为同性恋者，我就不会了解到，有那么多可怜的人因为各种理由而被拒绝于社会。

当我超越而旁观自己，如果不曾分享**祂**人民的痛苦，又如何能分享**祂**人民的喜悦呢。（2011年9月16日）

《世上的光》里提问者提到罗马的同性恋神父聚会，教宗明确答复：修道主义与同性恋是不相融合的。

我要慢慢承认天主教对同性恋的认识是刻意地逃避、主动地谴责、无愿望了解。天主教会在同志领域究竟做了什么？除了伤害性的文件、申明和言论以外，又真正做了哪里牧灵工作？那么这些同性恋的天主教徒，他们生活在黑暗之中，一旦他们找到了非主流教会，他们得到了认同，又同时能和耶稣发生联系，他们当然会弃之天主教而去。紧接着，他们就会开始质疑天主教会的神权观，接着就是圣统制、独身制、和一切天主教会制度。当然天主教会可以不在乎这群异类，但正因为耶稣是福音本身，天主教会若不能以耶稣之名与所有人发生联结，与全体人类共融，「公教会」这名及实都不能得到满全，意即不称职基督完美的新娘。

我留意到网上另一则相关新闻。1997年，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发表“永远是我们的孩子”（"Always our Children"），牧羊人在信中呼吁家长热爱自己的同性恋子女。在这封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中，主教们说，同性恋性倾向不是自由选取的，家长不能排斥他们的同性恋孩子。“天主热爱每个人，作为独特的个体。性身份帮助我们定义我们的独特性。”主教们说，“天主不会仅仅因为他或她是同性恋者就不爱一个人。”主教的信并没有放弃天主教教义，信中明确说，同性伴侣之间生殖器性活动是不道德的，这份文件不能被解释为“认可所谓的‘同性恋生活方式’”。但是，这封信再次区分了同性恋倾向和性活动。

我知道美国有一个天主教同志团体「Dignity」，他们坚持同性恋无罪，但他们也接受教会训导，保持贞洁。但我觉得除非他们自己觉得必要，如果出于信仰压力，那么教会在这一点上对他们负有罪责。性既然是神圣的，又有爱情作为基础，理当无分别。（2011年10月9日）

09年底，有一位同志教友通过一位朋友得到我的联系方式，原来他读了我的一些文章，他说：有些片段很打动我。他问我：你怎么看待同性恋。我不明白他的立场，怕伤害他又怕给他一丝压力，但我说：同性恋是天性，如果你觉得OK，按照你的良心去行，如果你不能接受自己，那么你要接受天主绝不反对同性恋者。

大概我们还有十几分钟的对话，具体内容我已经不记得。我与任何相关人等的谈话都秉持一个原则，很像薇依说的——对立的未决平衡——如果对方呈现极端倾向，我都会往另一方加砝码，只希望保持平衡，绝不为对方下

判断。结果是他说：原来你也是自由派。后来我们再未联系。（2011年10月27日）

天亚社新闻之一。「波兰十月国会改选中当选的欧洲史上首位变性女议员亚纳•葛洛兹卡（Anna Grodzka），以及男同性恋议员罗拔•毕尔德隆（Robert Biedron）日前宣誓就职。

原为男性的葛洛兹卡与公开了同性恋倾向的毕尔德隆在国会殿堂并肩而坐，微妙地象征天主教国家波兰近年经历的巨大社会变迁。分析家认为，两人的当选以及他们所属的「帕利科特运动党」成为国会第三大党，象征波兰社会已改变，传统影响力很大的天主教会式微。

葛洛兹卡五十七岁，原名克里兹托夫（Krzysztof Begowski），曾从事出版及电影业，去年到泰国接受变性手术。她进入国会大厅时，受到同僚热烈欢迎，多位男女议员都跟她握手，有位男议员亲吻她脸颊。

葛洛兹卡表示，自己能当选，代表选民希望波兰走向现代，对多元开放，人民不计较彼此的差异，依然感到快乐从容。毕尔德隆则矢言，他将倡议立法，取消对同性恋、变性人的歧视，让同性恋伴侣公民结合合法化。

立场激进的帕利科特运动党宗旨在反对教会影响政治、提倡同性恋权利，另打算挑战波兰几乎全面禁止堕胎的现状。该党这次在国会选举中获一成选票，赢得四十席。

天主教道明会前任会长齐尔巴（Maciej Zieba）神父表示，选举结果的确传达信息，显示教会有时无法博得年轻人认同，但教会的问题不在于如何对抗反宗教势力，而是如何传播福音。」

为什么社会大众的印象里，变性人和同性恋者的权利进步就是天主教会式微的象征？现代社会的浅薄印象是，教会反对同性恋者，所以他们也就要挑战教会，但这对我是不成立的。齐尔巴神父说的对，教会的问题在于如何传播福音。而人权的进步是天主的胜利，教会总有一日也会分享这种胜利。（2011年11月13日）

马尔谷神父说：性不是人类的必需品，如果人类不吃不喝会死，但不发生性关系并不会死。教会正确的教导是，同性恋与异性恋都是同样被尊重的，但性是天主的礼物，不是为了同性性行为。（很显然，他是要说性只是为了生育）我就知道是老生常谈。

但他说：当然有许多教会人士没有做好。他的意思是他们并没有尊重同性恋者。

既然教会的训导里明确提到尊重同性恋者，即使同性恋者发生性关系是罪——如教会所言——那也只是道德是非——与异性恋者的道德是非没有差异，那么那些歧视、暴力、谋杀（根据巴西最大的同志权益组织GCB的数据，巴西2011年共发生272起针对LGBT人群的谋杀，每36小时一起）为什么一再发生？难道不是因为人可见的教会声明里，满眼都是同性恋者是危险的？天主教的基层教导能力之高，世上少有可比，人们不会理解错三位一体，又何以会理解错对同性恋的立场？（2012年4月3日）

读到一则老新闻，去年八月份《基督日报》刊文，美国天主教会委托纽约一个犯罪研究所进行调查发现，同性恋倾向与独身制度并非部分神职性侵犯男童的诱因，根本原因在于神学生缺乏足够的感情方面的支持，导致许多神职人员无法应对社会变迁的挑战而陷入性犯罪。

教会那么多智慧之士对如此简单基本的实事不愿承认，至今教会内还有人将性侵犯男童与同性恋倾向挂钩，足见其之愚昧，许多做出此等龌龊之事的神职恰是异性恋者，部分教会人士将责任错误地推脱给同性恋倾向，结果就是现今可见的社会事实。

而这个调查结果对于我对于许多人都是显明的。

普通人将猥亵男童之因归于独身，他们并不了解独身的积极意义；

部分教会人士将威胁男童之因归于同性恋倾向，他们想简单脱身，却越陷越深。

异性恋男人猥亵女童也是很多的，但这些神职为什么多猥亵男童呢？某部分人类意识里不愿意接受的可能性被这些人证明了。

希腊的男色风与这些猥亵男童的神职，相同的是切身感受到了男色之诱，不同的是自愿与强迫、开放与压抑。（2012年5月9日）

台湾的中央社报道《同性婚姻　梵蒂冈：反到底》一文，被天主教在线转载。

其中提到梵蒂冈电台以30国语言在全球播放隆巴迪神父的讲话：男女一夫一妻婚姻制度是人类文明的成就。这些投票缺乏远见，它的逻辑无法在共同利益上达成长远展望。

在文章的下方，这些登陆天主教在线的人当中，留言与评论甚为可观，也许仅次于中梵关系，两种意见的人都有。而我确实已懒得再反驳这些老套路。

梵蒂冈电台：「天主教领养机构“天主教关爱”为能继续从事领养事业并忠于教会训导，最终输掉了它的法律战。英国最新法律规定：禁止所有领养机构拒绝同性夫妇领养子女的要求，而“天主教关爱”是英国最后一所反对这项法律的天主教机构。布莱尔政府引进平等机会的法律之后，许多天主教领养机构不得不选择关门。另有一些机构决定接受法律规定，但放弃以“天主教”来命名。“天主教关爱”输掉的不仅是自己，还输掉了孩子们。」

大概没有谁比我读到这条讯息更感难过复杂的。（2012年11月13日）

近期奥巴马及拜登对于同性恋婚姻的言论都是头版头条。

奥巴马及拜登的支持言论引起了美国主教团主席Timothy Dolan枢机的**悲伤**（某些文章用词如此），他说：在面对破坏婚姻制度的言语或行动之时，教会不能沉默，因为婚姻制度是我们社会的基石。这个国家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应该得到更好的（什么是更好的？宇宙大爆炸集体进天国？）。

教会时常保持超越，一遇到同性恋问题又立即自称「我们社会」，而耶稣恰恰更与弱势群体、少数群体同在。圣经中有多少章节是劝解人们不可与此世同化，认同世界就是反对天主，如果这些章节需要意义诠释，那么对同性恋的那几章节更不应用来反对同性恋，亚当夏娃的隐喻也必须被重新解释。

一再拿孩子当挡箭牌，可眼前的诸多案例表明在同志家庭生长的异性恋孩子并未变成同性恋，但那些持反对同性恋态度家庭的小孩却狭隘无比（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位法国小姐）。

枢机悲从何来？

这些枢机们不去明智地处理自己教区里深藏的猥亵男童危机，徒悲伤是必然的。

最新民意显示，三成九的美国民众赞成允许同性婚姻。枢机称：他将继续每天为总统祈祷，「祈求他和他的政府，合理地维护和保护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我也会继续祈祷，同志婚姻普遍合法化的一天早日到来。（2012年5月11日）

晚上圣言会的中国神父来坐，话题轻轻松松就谈到堕胎与同性恋。他说：现在的政府为了政治利益，什么都可以自由，最开心的就是那些同性恋者了。

似乎目下支持堕胎与支持同志权益的人就是教会最大的敌人，而通常堕

胎也一定要与同性恋相提并论。

堕胎与同性恋是两码事！（2012年5月18日）

总部设在芝加哥由教友运作的政治倡导组织《CatholicVote》，负责人布赖恩．伯奇（Brian Burch）表示，「另一方会尊重那些相信男女婚姻的美国人吗？我怀疑不。教会将要反思如何在这场完全缺乏尊重和愿意妥协的行动中捍卫这些真理。」（天亚社中文网）

离奇的愚蠢，毫无理性可言。许多同志甚至是保守主义者，他们喜欢拉丁弥撒、喜欢玫瑰经、欣赏长相厮守白头到老。稍微有点常识即可知，D&G就是一例。

你怀疑另一方不尊重那些相信男女婚姻的美国人，这是你的怀疑，所以你现在要阻止那些相信同性婚姻的人的婚姻权力吗？

动辄就说自己是真理，也是这类蠢货的标志。概念杀人。（2015年7月1日）

婚姻是爱国主义的基础。（诺瓦利斯《新断片》，刘小枫编）

婚姻也是爱教主义的基础。国家与教会都以婚姻制保障为要，这是有目的性的，因此排斥他者。然而，所有的爱都是合目的性的，神是爱的目的性，对同性恋者的歧视是极其丑陋的选择性的亵渎神。（2015年8月23日）

台湾陈科秘书长和辅仁曾庆导神父又大放厥词，逻辑混乱。我绝对相信他们是聪明人，可是那么多聪明人都在同志议题上栽跟斗，表现出了与他们的学术、牧灵水准不相匹配的低级，实在令人费解（譬如杨明章主教的「吸毒论」和曾庆导神父的「天生说谎偷窃论」）。

是他们不曾接触同志吗？也许吧。但他们做牧灵那么久，不可能完全未接触过同志，他们自己也一定会说：我接触过，我爱他们，但……

心未曾真正打开，这是原因。若他们不曾对同志打开心，让圣神带领，他们说自己对离婚者、堕胎母亲或残障人士打开了心，但愿如此，可我是很难相信的。

爱是无偿的，不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而实行。（《天主是爱》通谕）他们若说爱同志，确是有目的的，所以他们的爱是虚假的。基督徒的爱德是面对一个具体需要的情形的回复：饥饿的人应该得到饱饫，赤身露体的人应该有衣服穿，病患应该得到照顾以便能够恢复健康，坐监的应该有人探望等

等。（《天主是爱》通谕）

他们说反对运动、思潮，这是属灵的战争，他们反对世俗化，而世俗化的代表就是同性恋。他们没有去面对一个具体的同性恋者的需要，或者要他们拗直，却大谈属灵的战争，也相反爱德。

同志议题真是一个试金石。但都在天主手里。（2015年11月7日）

同志信徒应当如何自处?

文森（北京）

这篇文章的重点并不在于叙述我的见证故事，天主对每个人的召叫都有**祂**自己的方式，而我的故事也并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情节，当你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相信你已经得到了**祂**的呼唤。本文主要是对同志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而阐释自己的一点看法。相信很多人迷茫的不仅是天主爱不爱同志，还有怎样在天主内定位自己的角色，以及怎样以同志的身份做一个基督徒的问题。本文的讨论重点在于后者。每一个人的自我认同都会经历迷茫期，每一个站在教会门口的同志都会思考我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基督会改变我什么，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称职”的基督徒，希望本文为迷茫的你提供一丝参考。

我们既然已经准备领洗或者已经领洗成为一个基督徒，就应该让基督成为生活的中心，不再以自己为生活的中心，按照**祂**的训导不断更新自己。做为同志，我建议大家就以下几方面进行思考：

珍爱生命，寻找生命的目标。近日，接连出现两篇关于同志自杀的报道，一则是暨南大学学生因为抑郁症而自杀，一则是长沙一大学生因为出柜后不被家庭接受而自杀。同志自杀的案例其实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我也曾经在三十层的楼顶上彷徨过。按照教会的训导，基督徒不可杀人，其中也包括不可自杀。每一个生命的降生都是天主的祝福，我们的生命由天主所主宰，**祂**给予，**祂**收取。基督徒生命的意义是在世践行福音精神，末世获得永生。天主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祂**的计划，当你觉得不被某些人接受时，不要忘记天主曾经说过：“就是你们的头发，也一一被数过了；你们不要害怕！你们比许多麻雀尊贵多了（路12:7）。”撒罗满还曾说过：“（天主）你爱一切所有，不恨你所造的；如果你憎恨什么，你必不会造他（智 11:25 ）”所以，同志是天主所造的，也是**祂**所爱的，天主创造了美丽神奇的世界，每一个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称赞**祂**的奇能。

正视苦难。苦难是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特别是同志。在同志的世界里，一切感情都会被放大，苦难可以说是伴随着同志的一生。有些同志从小就受到同龄人的欺负与排挤，我还记得小时候，班里调皮的男生强脱我的裤子，偷看我上厕所等，使我不得不避开下课高峰期在人少的时候去厕所。长大后，也总会遇到一些人以异样的眼光看自己。当我痛苦时，我便常

常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祂**为了爱我们降生成人，给我们带来真理、道路和生命，却遭受人们的拒绝。**祂**的一生都在治愈、拯救人类却被施以十字架这样最严厉的酷刑，但**祂**从来不曾反抗，因为**祂**爱我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给我们打开天乡的门。作为同志，我们非常有幸能分享**祂**的苦难。苦难不仅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天主，也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我还记得小时候放羊的时候，羊群总是不听话跑去田地里去吃庄稼，为了避免它们吃到打过农药的庄稼，我常常用木棍驱赶它们。天主是我们的牧者，我想，当我们犯错时，**祂**也会如此做，以免我们遭受更大的伤害。耶稣在治愈了患病的人后曾经对他说：“看，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若／约5:14）。”有一段时间我曾在一个朋友家借宿，但他没有给我钥匙，有时候我不得不在门外等他回来，我至今还记得那日寒冷的晚上，我在门外等了两个小时，所以至此当我帮助别人的时候一定会考虑他的感受，给他最真诚温暖的帮助。由于我体质比较差，少不了经常去医院，在医院里看到人们所受到的各种各样的痛苦，那些所见所闻使我了解到病人需要的不仅是身体痛苦的治愈，还有心理的安慰与尊重，这也更坚定了我帮助患病者和贫穷弱小者的决心，也使我能够以更好的方式帮助他们。天主在每件事上都有**祂**的旨意，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所以，我们固然受苦，但从苦难明白天主的旨意才是更重要的。

倾听教会的教导。教会被誉为基督的新娘，她向我们传达基督的精神，拉近我们与基督的距离。我们需要倾听教会的教导，否则我们所信仰的就只是我们心中的那个“天主”。当然，教会也是由人所组成的，犯错再所难免。教会在历史上曾经犯了很多错误，最近也时有丑闻，比如出柜的波兰籍基多福·哈拉姆萨神父，隐瞒欺骗了教会，违反了教会神职人员独身的规定。教会的某些主张或许也有待时间来解答，比如对待同性恋议题上。根据天主教教理：“教会毫无保留地接纳那些具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们，他们不应因此而受到歧视。同时教会也主张，任何形式的同性恋性关系，都与受造的秩序相悖（《天主教青年教理》225页）。”对于性和爱的关系：“性绝对不该与爱分开，它们必然是一体。性接触必须以一种真实、可靠的爱为基础。性的结合是爱最美的身体感官表达（《天主教青年教理220页》）。”对于婚姻中性的解释：“按天主的旨意，丈夫和妻子应该在身体的合一中彼此相遇，好能在爱中不断加深彼此的结合，并因着他们的爱带来子女（《天主教青年教理》227页）。”因此，我们明白教会目前的立场是接纳同志，但拒绝同性性关系，同志间不能用性来表达他们的爱，因为他们的性无法生育子女，只能拥有脱离了性关系的爱。但是这些并不能妨碍我们融入教会，

近年来，同志群体已经成为主教会议关注的一项议题，国内外也有很多牧养同志群体的神父和修女。我们应该看到教会也是一个不断更新的教会。

多祈祷。祈祷是我们与天主最直接的交流，在祈祷中，我们将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告诉天主，将感恩、忧愁、喜乐、期盼交给**祂**，不祈祷的基督徒是缺乏生命力的。在这里特别推荐玫瑰经祈祷，藉着圣母的代祷，在玫瑰经的奥迹中我们能更好地认识基督。**圣母历来是同志喜欢的祈祷对象，这也反映了同志与女性之间天然的亲密关系**。她经历且分享了耶稣的苦难，她也能理解我们的苦难。耶稣在十字架上曾指着圣母对门徒说过：“看，你的母亲（若/约 19:27）！”愿我们藉着圣母的转求，从基督那里获得更多的恩宠。

尊重爱情，保守贞洁。爱是什么？“爱是含忍的，爱是慈祥的，爱不嫉妒，不夸张，不自大，不作无礼的事，不求己益，不动怒，不图谋恶事，不以不义为乐，却与真理同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格前／林前 13:4–7）。”耶稣曾经说过：“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若／约 15:13）。”爱情是神圣的，然而，我们的爱却遭到了太多的曲解。回想在爱情关系中我们的争吵大多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有很多同志情侣出现一点摩擦便分手，这不仅亵渎了爱情，也给同志群体冠以淫乱的代名词。我反对人们歧视同志群体，但我也承认同志群体内部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在性上容易跌倒便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也曾经一度远离过这个群体。同志基督徒的爱情应该以真诚、深厚的感情为基础，纵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婚姻法这条纽带，但上主是我们感情的见证。我们需要尊重爱情，做爱情的保护者，而不应成为爱情的亵渎者。

融入社会，帮助他人。很多同志朋友的社交活动很大一部分限于同志群体内部，长此以往会极大地限制我们的视野。作为社会人，我们需要与不同的群体交流与学习，我们需要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我们不但要服务同志群体，还要服务更多的贫穷者、儿童以及处于苦难中的人们。这不仅有利于我们思维的开拓，还有利于传播健康、积极的同志形象，改变社会对同志群体的印象。正如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玛／太7:12）。”

作为同志基督徒，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不仅是社会人、同志，还是基督徒。我们不仅要做一个优秀的社会人，还要做一个优秀的同志，更要做一个优秀的基督徒，为社会带来爱与温暖，为世界传播光明与希望。愿我们能像圣方济各·亚西西[1]那样在有仇恨的地方播种仁爱，在有残害的地方播种宽恕，在有猜疑的地方播种信任，在有绝望的地方播种希望，在有黑暗的地方播种光明，在有忧苦的地方播种喜乐。

愿天主降福你我，赐予我们真理与智慧，愿我们多多为同志群体祈祷，阿门！

注：

[1] 1182-1226，意大利主保圣人，方济各会会祖，在其时极大地更新了教会。

奉献生活之我见

小贝修士

编者按：最近知悉几位同志修道人未能践行贞洁，令我颇为受伤。在我们的沟通中，我感觉有人将贞洁简单化成了禁欲（禁欲与纵欲总是钟摆的两端，来回往复）。这样的事实存在，也令我反思我一直坚信同志也可以成为合格神父的信念。十个同志修道人如果只出现一个卢云神父，那我所坚信的是否还有意义？小贝修士的这篇稿子令我肯定这种意义。教会、修院、甚至同志教友团体应该积极去通力合作，如同今日普世教会积极推动圣召分辨一般，帮助去发掘那一个卢云神父，同时陪伴另外九个选择令他们无悔之路。

△ 贞洁，不是失去了什么，而是找到了什么：贞洁是爱上天主。△

同性倾向，不是修道生活的绊脚石，也不是选择奉献生活的奠基石。

我是一名修士，一名有同性倾向的修士。有人认为同性倾向的人没有结婚的渴望，对异性有免疫力，适合修道；又有人认为同志不能结婚，修道是取得社会合理地位的最佳方式；还有人认为同性倾向是天主给人的恩赐，他们该奉召守独身。也有天主彩虹团体的弟兄问我，是不是因为同性倾向才选择修道？我不承认，但也不否认。性是人生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又不是全部。同性倾向是我修道的一个因素，但却不是主要因素。奉献生活与性向无关。

修道人有三座大山、也是三件法宝，分别是贞洁、服从、神贫三圣愿。纵观世间各种纷争、不义，归根结底不外乎性、权、钱。此三者是魔鬼诱惑世人的筹码，是世人克己修德的法宝。

耶稣三退魔诱（玛／太4：1～11），退的不仅仅是圣经字面上的形象化的魔鬼，若是形象化的魔鬼，凡开明悟者应该都能抵挡。耶稣所退的魔鬼，也许是一种心魔。魔鬼对耶稣的三个诱惑，我理解为生理、心理、信理三重诱惑。

生理（贞洁）：

耶稣四十天四十夜禁食，后来就饿了（玛／太4:2）。我想耶稣不单是四十天后才饿，他全程都很饿，他也许喝水，但未进食，他身体非常虚弱，对食物极其渴望。类似地，我禁欲很久以后对性非常渴望，不仅禁欲后渴

望，禁欲过程中也常常渴望。但我可以向耶稣学习抵挡诱惑，用其他方式来缓解性欲，如同喝水缓解食欲。

「你若是天主子，就命这些石头变成饼罢！」（玛／太4：3）。这种类似的声音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譬如“你若喜欢他，就追求他吧！”“你既然有欲望，那就释放吧”等等。身为同志修士，我面临着比其他非同修士更大的挑战。在修院这种纯男人的世界里，一群阳刚之子一同饮食、起居、学习、生活、祈祷，诱惑天天在身边缠绕，相比异性恋的修士而言，我的诱惑更多。如果说修道是另一种殉道，那么我觉得同志修道可谓殉道中的殉道了。

面对魔鬼的诱惑，耶稣说『人生活不只靠饼，而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玛／太4：4）。没有一个正常男人能过一个无性的生活，除非生活在天主内。当我性欲极其强烈的时候，我会用它另一层的涵义鼓励自己“人生活不只为性，而也为天主圣手所给的一切圣命”。因为经上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天主把这两样都要废弃：人的身体不是为淫乱，而是为主，主也是为身体（格前／林前6:13）。

贞洁，不是失去了什么，而是找到了什么：贞洁是爱上天主。

心理（服从）：

教会在变革中发展，在发展中前进；教会的神哲学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教父、异端、圣师、裂教等等人物和事件在教会史中不断更迭。当下许许多多的是是非非，也许在千百年后的教会中会有不同的界定，譬如历史上教会对奴隶制态度的转变。就我个人而言，虽然我坚持独身，但我以为教会需要接受与祝福同性婚姻。

但我时常也受到这样的诱惑：当我听从圣神的声音（为同志争取权益是否来自圣神的召唤呢？），圣神必引导我不会犯错。这种诱惑类似于：「你若是天主子，就跳下去，因经上记载：『祂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玛／太4：6）。而耶稣回击这种看似合理的诱惑是『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玛／太4：7）！所以，面对同性结合同性婚姻这些议题时，我常常对自己说“不可试探圣神，我的天主！”虽然很多事我不懂、不明、不愿，但圣母玛利亚的榜样告诉我要把这些事“默存心中”。退一步讲：教友应该服从教会，万一我错了呢……

信理（神贫）：

魔鬼也许会对我们说：「你若俯伏朝拜我，我必把这一切交给你」

（玛／太4：9）。或者**牠**说“你该追求财富，你就能拥有这一切”；对修道人**牠**甚至可能说“你该维持你的生活，这样才能好好传教”。

的确，很多时候我也在追求钱财，慰藉自己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方，是为福传”。但天主却说：「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惟独事奉**祂**。」（玛／太4：10）「没有人能事奉两个主人：他或是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或是依附这一个而轻忽那一个。你们不能事奉天主而又事奉钱财」（玛／太6:24）。

那我该怎么办？我毕竟要生存啊！人不能只靠面包生存，但也要靠面包生存。于是我祈求圣母转祷，帮我照顾我的生活，使我不为生存而忧虑，专务恭敬天主之事。感谢圣母，她通过多位弟兄姊妹帮助我生活，使我不富足，但也未缺少。

当我的信仰是天主本身时，钱财只是天主给我的一种中性工具。在物欲横流的世界，真能把钱财看淡，的确需要莫大的信德与交托，赖天主的助佑方能做到。

由此可见，同性倾向在修道生活中只是一小部分，同性倾向为修道而言，就像人的头发一样伴随终生，需要打理又不用过分在意。真正的修道是一种特殊的殉道，克服了三座大山就获得了三件法宝，为成圣奠定了基础，因为“天主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圣”（得前／帖前4：3）。

圣奥斯定[1]在《论牧者》中说到“修院不是逃避自己许多限度或心理缺陷的避难所，更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勇气在人生中向前迈进，所以找个地方保护自己”。我选择了修道，我的路还有很长。

玛利亚圣召之母，为我等祈！

注：

1 又译圣奥古斯丁，354-430，是基督教会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著作极为丰富，无所不包。他的许多神学观点影响教会至今，他的许多书今日仍广为流传，诸如《忏悔录》、《天主之城》等，他被誉为“第一个现代人”。

一位修士对教会恐同的反思

申若望

面对教会内的恐同现象，我有几点小感受，愿意与同修分享。

首先，根据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调查研究数据显示，至多不超过百分之十五的人是同志——这种「**是**」具有「根深蒂固」的倾向！因此，从比例上来说，他们永远处于弱势，是撼动不了传统婚姻的，他们更不可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因此超过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没有必要因为他们的不同而有任何的歧视和不屑。人类很容易去追求绝对一致性，但是因为人的罪性，这种追求必然走向暴力，正如教宗谈到：「我们被罪恶控制的内心充塞着暴力。这暴力的病症映射在土地、水源、空气和生活的所有形式中。」（参阅《赞美主》通谕第2节）近代史所上演的惨绝人寰的事件与运动不正是这样「统一和谐」的「完美」演绎吗？这正是每个时代需要警惕的，它在每个领域以不同的形式上演着，比如在宗教领域，而现今由恐同现象而来的种种迫害与歧视岂不是这种追求绝对一致性的表达么？在巴贝耳塔事件中，人利用「一」（创11:1）的想法去追求「绝对一致性」的行为（创11:4），为天主所阻止了（创11:7）。

其次，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阶层，都有同性恋者存在，这不是说改就可以改的，并且他们往往都是受害者，好多人能坦然地接纳这份「恩赐」，经历了漫长的挣扎与痛苦，仍有许多人还躲在「柜子」里承受恐惧直到生命终结，乃至有人最终选择自我了断，这份「罪」谁愿意去承担？甚至在受迫害下依然坚持这身份，因这这身份不是他／她可以选择的。那是他/她的「是」，他/她仅仅活出了这份「是」，而不是去度虚假与分裂的生活。他们为了这份真实却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及争取他人的认可，并连带产生了对自身的不接纳，这是「三重冠」的羞辱。

第三，渴望婚姻与家庭是每一个人深深的本能，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渴望被接纳，被尊重，哪怕被歧视与杀害，依然不息地争取。为什么他们要拼尽全力去争取一件为世界所不耻的权利呢？是罪吗？

第四，「凡一切事，一经指摘，便由光显露出来；因为凡显露出来的，就成了光明」（弗5:13）；当同性婚姻被合法化，就意味着权利与责任，监督与责罚，选择与放弃，可以给那些「是」与「不是」的人一个自由宽阔的

空间去抉择，去伪存真；同时减少很多因压力而被迫「形婚」的家庭所造成的伤害，因这不是真爱的婚姻！

第五，这样的家庭所领养的孩子长大后是不是也会这样，我们无法调查证明（编者注：国外已经有此类分析数据，同志家庭长大的孩子不会受影响），但如若同理，这样倾向的人是由男女结合的婚姻家庭而来的啊，难道男女结合有错？是否要杜绝婚姻？至于所领养的孩子是否得以健康快乐的全人发展，毕竟，家庭不是封闭的，有着爱的基础、社会教育还有宗教信仰的参与，何况他们领养有严格的要求与跟踪评估。

第六，凡是人的生活与行为都有罪性倾向的存在，连教会都走在悔改、革新及净化的朝圣之旅上趋于那圆满，同志群体也不例外，也需要不断地净化与更新，允许这样张力的存在，不断地依靠天主，在圣神的引领下做该做之事，在具体的处境中承行主旨。

第七，不因部分同志的恶行就一杆子打死所有人，就「因屋恨乌」，就给同志打上各种标签使之污名化，从而污蔑之，隔离之，清除之。对于由这种精神暴力而来的对人的「大扫除」，人类历史屡见不鲜地上演着，君不见纳粹对犹太人不就是其典型实践？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再比如，同性恋的行为被定义为是「显示严重的腐败，是本质的错乱，不是来自一种感情上及性方面的真正互补。在任何情形下同性恋行为是不许可的。」于是，久而久之，「同志」一词，那就是「病」、「淫乱」、「艾滋病」、「罪」的代名词；于是当同志去渴求爱的行为时，「自然的」就被打上罪的标签，从「根上」就扼杀了他们的所需。人因非理性和霸权肆无忌惮地在历史长河的上空罩上厚厚的一层帐幔，使哀嚎之声无法上达于天！「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要像那「寡妇」一样不懈地烦扰那「不义的判官」（路18:1–8），更何况，我们的天主是公义的天主。

总之，我们都是同行者、朝圣者，我们既不要假装不知，也不要歧视同志，而是并肩祈祷，一起前行，如果有人不断地追问，主便直起身来，向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先向她投石罢！（若／约8）」他又弯下身去，在地上写字。

由恐同而来的歧视与迫害实在没有必要！教宗方济各在亚西西世界和平祈祷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也可以作为教会对同志应有的的态度，教宗说到：「各宗教持有不同的信仰传统，但差异不是导致冲突、争端或彼此疏远及冷淡的理由。我们既不要调和主义，也不要相对主义，却只是并肩祈祷，彼此代祷。谁若利用宗教来煽动暴力，他就与宗教最真实最深奥的启示背道而驰！」教宗在其他场合谈到同性恋和社会性别论时表示，在他

「司铎、主教甚至教宗的生涯中」，他陪伴过有同性恋倾向和行为的人。他说：「若一个处于这种情况的人来到耶稣跟前，耶稣一定不会对他说：‘走开，因为你是个同性恋者！’」「如果一个人是同性恋，寻求天主且心地良善，我又有什么资格论断他呢？他们不应该由于这种倾向而被边缘化，他们必须融入主流。同性恋倾向不是问题，且同性恋者不应受到论断或排斥，而应受到社会的平等对待。」

愿我们众人多一份理解与包容，多一分谅解与信任！并肩，前行，我们都是同行者，朝圣者，同志是人啊，是我的兄弟姐妹，我的近人啊，而不是其他：不是妖怪！

天主教神父看同性恋

关俊棠（香港教区司铎）

编者按：在《当同志遇到耶稣》里，我部分使用了关神父的这篇旧文，这篇文章从历史与现状的角度对同志议题做了分析与思考，非常值得借鉴。近期关神父又续写了《作为一名牧者的迷思》加在文末，给正反双方用以反思。感谢关神父慷慨允许我们在本书中使用最新全文。

1. 教会历史上对同性恋的立场

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与同性恋者的关系相当特殊，反对同性恋是二千年来基督宗教的传统。初期教会（公元一世纪）的婚姻家庭观念以及性爱观念大致上仍然以旧约法典的精神为依据，而旧约明显地介定同性恋行为是一种严重的罪行。《肋未纪/利》第十八章廿二节：「你不可与男人同寝，如同与女人同寝一样；这是丑恶的行为。」其结果是「若男人同男人同寝，如男之与女，做此丑事的两人，应一律处死，应自负血债。」（肋/利廿：13）历史上第一位权威基督徒神学家保禄在写给初期地方教会的书信中，公开指责同性性行为是属于异教徒的行为，是拒绝皈依上主和拒绝接受永生的象征。保禄又指出同性恋行为是违反自然（逆性）的罪：「…因此，天主任凭他们陷于可耻的情欲中，以致他们的女人，把顺性之用变为逆性之用；男人也是如此，放弃了与女人的顺性之用，彼此欲火中烧，男人与男人行了丑事，就在各人身上受到了他们颠倒是非所应得的报应。」（罗一：24–27）保禄还列出了同性恋行为是被逐出天国的各种罪行之一（格前／林前六：9；弟前一：9）。

到了教父时代（公元二至五世纪），教会的神学家继承了犹太教及第一代基督信徒反同性恋的传统，将旧约圣经《创世纪》第十九章四至十四节中索多玛和哈摩辣城的毁灭，正式演绎成对同性性行为罪行的惩罚。原本圣经作者以这两座城象征道德败坏以及不信上主的象征，**从未有指它是因为同性性行为而被罚**。反之，教父时代的末世论者却以这种演绎，阻吓当时的信友不可模仿希腊人的生活方式，包括希腊人的同性恋行为。从此，在教会文献中，这两座城的原本罪行如压榨别人、不公义、对上主的使者不友善和不敬等…都被忽略了。

到了公元四世纪（314 A.D.），教难平息，基督的教会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对同性恋的否定开始渐渐从基督徒流传到普罗大众的观念中，亦从教会的法律传统到罗马帝国的俗世法律内。

中古时代（公元六至十五世纪），无论是东正教会（主要在希腊、东欧及中东地区）或罗马天主教会（主要在西欧地区）都同样视同性恋为逆性之罪行，有违天主创造人类性功能作生育的目的。事实上，当时任何没有生育目的的性行为都是违反自然的罪，都是「污辱了自己的身体」，其中尤以同性恋和自慰行为为甚。同性恋者当时有被施笞刑、阉刑及被捆在柴堆上活活烧死的。

到了宗教改革时代（公元十六／十七世纪），新教徒虽在不少信理和纪律上反对罗马天主教会，但在性爱及婚姻观念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对同性恋也是持绝对的否定态度。新教中清教徒一派，更坚持俗世法律应该多方面干预性生活。由十七世纪开始，天主教与新教不单在欧洲展开一连串的宗教论战，更各自争取将其教义传到欧洲以外的新发现地区，连同反同性恋的意识也传到世界各地去。

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基督宗教受到世俗化的冲击愈来愈大，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以及启蒙运动后的理性主义、科学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存在主义，加上各类新知识、新发现、新学说和新科技等，都给基督宗教及其神学带来不少压力，无论在罗马天主教或基督教会内，均带来不少的冲击，也促成了圣经重新评释的运动；到了二十世纪，神学界内出现了保守和开明两大堡垒。在同性恋问题上，罗马天主教的传统派及新教的福音派、基要派仍然坚持它是严重的罪行，或至少是一种「不正常」的心态所导致的行为。但开明派却愿意重新在神学上了解和演绎同性恋现象，以配合新的知识，从而作出更中肯的判断。

2. 教会对同性恋的态度渐趋温和

近二十年，天主教官方对同性恋渐渐发展出一种一分为二的见解，而态度和语调也较温和。首先是一九七五年罗马教廷信理部所发表的《有关若干性道德问题》文件。文件指出：「在牧民的层面上，这些同性恋者必须要得到谅解和支持，好使他们能克服个人方面的困难和重新投入社会。应明智地来判断他们的罪。但任何牧民理由均不可以合理化他们的同性性行为及认为为这些在特殊处境的人，如此行为是可容许的。因为根据客观的伦理秩序，同性恋者间的性行为无法表达出性行为的本来意义。在圣经传统里，这种行为被认为是一种严重的缺陷及甚至被认为是背弃天主的可悲后果。当然，圣

经这种判断并不容许我人就此结论出有此种性反常现象的受害人要全部承担责任，但却明明指出同性恋行为本质地是一种乱性的行为，并且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得到认可。」上述的看法并不视同性恋本身是一种道德上的恶，但却认为同性恋行为是一种严厉之道德缺陷和应受禁止之行为。

一九九二年出版之《天主教教理》第2357条指出，同性恋：

一、 古今中外均有；
二、 心理因素未明（不是生理因素）；
三、 圣经立场——严重的失调行为；
四、 违反自然律（即缺乏了恩赐生命之意义）；及
五、 不是由纯真之感情和性的互补而衍生出来的。

但第2358条却又指出：
一、 有为数不少的男人和女人是完全同性恋，即不是由选择而来的；
二、 在教会内，应受到尊重、同情和亲切之接纳，避免对他们有任何不公平歧视之表示；
三、 同性恋之信徒应把可能遭遇的困难和主十字架之牺牲结合一起。

整个天主教之训导传统，可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不歧视同性恋者，但反对同性性行为。」

基于以上的结论，即使官方教会传统立场不变，但在支持立法反对歧视同性恋者这点上，理论上应没有问题。不过，话得说回来，基于教会长期以来，对同性恋的否定，以及至今仍视同性恋为严重的失调行为，是违反自然的一种缺陷，故要教会一下子从敌对、鄙视的态度，改为尊重、同情，再进而到一如任何人士（包括同性恋者）所希望得到的了解和接纳，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不应对此作过份急切的要求。

要大多数信友及神职人员支持通过立法保障同性恋者免受歧视，以及真诚把同性恋者视为平等之兄弟姊妹，而非缺陷的一群、软弱的一群或不幸的一群，看来还有不少功夫要做。不过，就最近之发展来看，教会包括本港天主教会对这问题之态度的确有正面的改进。从一九九二年之新教理至去年九月之公教录像、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之积极参与，我认为同性恋并非是信仰及道德上的一个死结。两年前，我在美国旧金山主持一个讲座时，一位旧金山教区的神父向我透露，当地主教公开接纳有同性恋倾向的男士入修道院，只要他能遵守度独身生活的承诺，同样可以接受训练成为神职人员。

我想这是天主教会在某些地区对同性恋及同性恋者，采取一个相当开明和公允态度的一个好例子。

3. 对教会的建议

天主教信仰对「人人生而平等」这基本权利背后之解释是，因为人人均是天主的子女，故都是祂的肖像。同性恋者一如异性恋者，在反映神的肖像和子女这点上，是基于他们行为生活中的爱心、对自己对别人的关怀和尊重、对社会投身、对责任的承担等品格的表现和内在之修为上，而不是在于他们的性取向。

最后，我在此呼吁教会内的朋友，可认真考虑下列各点，并献出实质的支持：

一、 支持立法保障同性恋者在雇佣、房屋、服务、教育、加入会社等方面之权利。因为公正的立法本身就是一种正面之教育；

二、 把传统一直视同性恋为严重逆性行为甚至罪恶之观点重新再检讨。就圣经、神学、哲学、行为科学和医学等作科际交谈，以对同性性行为有一种虽未必是定论，但却较全面的了解和非不可逆转（irreversible）的道德立场。交流会应包括对上述学科有一定专业知识之同性恋人士；

三、 接纳同性恋者在教会内参与各项事工及活动、善会、礼仪及圣事，包括圣体圣事、带头实践《天主教教理》第2358条之精神；

四、 同性恋的朋友，一如异性恋者，当认真看待其伴侣，建立一份恒久专一的关系，并为坚持这种关系而作出努力。需知洁德（chastity）不单为异性恋者重要，为同性恋者也一样重要。洁德之意义不在于犯罪不犯罪之问题，而是一种提升人格和道德勇气最有力和最健康的修为锻炼；

五、 教会学校为高年级（upper forms）的学生提供对两性平等、性倾向问题之认识、讨论和反歧视之教育。没有资料显示，一个根本没有同性恋倾向的男孩或女孩，因为多了解同性恋的问题，就有危机成为同性恋者；

六、 呼吁香港天主教会为现职之全体或部份神父和修女，举办一次与同性恋者对话之聚会，让双方就学理、成长、信仰经验、实际疑虑等方面作一次正面之交流；及

七、 最后，一如刘千石所言，支持立法并不是意味着对同性恋表示赞成或

同意，而是旨在消除歧视态度。正如你和我一样，都珍惜思想、言论和宗教自由，立法保障这些自由，并非等于要我一定同意你的立场，但却可确保你我均不会因意见或行动得不到同意，而遭受歧视，甚至受排斥和牵制。

结语：作为一名牧者的迷思

我是一名神职人员，在天主教传统立场来看，我对任何有关信仰和伦理问题上的公开言论都代表着「教会」，应该与教会训导当局的立场一致。先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更要求所有神职人员特别是伦理神学家，务必与教会的训导打从内心与之表里一致，不得有异。（《真理的光辉》通谕）

但我也是一名牧者，这是我为什么选择加入神职人员的终极原因。昔日耶稣基督善牧的呼唤至今仍然是我心最大的回响。每次当我接触同性性取向的弟兄姊妹时，总从他/她们身上感受到那份迷惘，感伤，确定又不确定，渴望被了解、被肯定、被接纳，不同程度自我肯定的努力甚至忿怒的内心律动，特别是当面对教会友善或不大友善的批判时。我自问，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我一个异性恋者（我相信我是！），并不完全明白同性恋者的内心心态及他/她们之所以然，我凭什么去判断这些人相恋相爱及行为的对错好坏顺性逆性？圣经经文、教会训导以至文化传统对同性恋者均有一定的观点和评价，且被定位为违反天性和自然，导致某些人对他／她们的否定甚至憎恶。这是很不幸的一件事。福音中的耶稣，给予我最大的震撼，就是刹那颗慈悲的心。**祂**扬言天父让太阳东升，光照义人与不义的人；下降雨水，滋养好人与恶人的田地；**祂**用浪子回头、迷失的羊、七十个七次无条件的宽恕、十字架上极痛当中喊说父啊请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等给我们显示了什么？不就是天主那份无条件的父母爱！当耶稣向那在出卖自己身体时正巧被逮着的妇人说：我也不定**妳**的罪，（平安回家吧！）以后不要再犯了。这句话可以有两个理解：一是不要再作贱自己的身体了；另一是，别再为难自己了，别自己看不起自己！我常常在想，如果今天主耶稣碰上了一群同性性向的弟兄姊妹，**祂**会怎样看待他们？耶稣会怪责他们吗？会劝导他们回头是岸吗？会叫他们接受这个身份作为毕生肩负的十字架？抑或是邀请他们欣然接受自己与一般人有所不同，重要的乃是爱主爱人爱己爱大地？！当然，我这里引述的耶稣，是那位活在二千一十多年前尚未被教会洗礼的原始耶稣。

这正是笔者作为神职人员及牧者一直以来的争扎，也是我自1975年开始任教伦理神学至今，在学理上，在与同性恋者由最初猜疑、到稍后正式接

触、继而在辅导与同行、渐渐对他们有较深入的了解，以及眼见教会不少虔诚的信徒对他们的反应……的过程中，产生与教会训导当局有较不一致的看法。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至今有两点我并不认同同性倾向朋友们的某些坚持与做法：一是请别把一直以来男女结合朝向恩爱共融及可以选择生儿育女的「婚姻」，与同性伴侣们应受尊重和得到立法保障免受歧视、我称之为「**共同生活承诺礼**」混为一谈！否则，传统家庭中的男女夫妻关系、父母在子女成长中不同的角色与心理生理取向…等价值将会被淡化和混淆。虽然婚姻制度在今天不少(所谓）先进国家遇上不少的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制度在中西文化中健康的价值就可以轻易甚至轻忽地被取代。

另一点是：也许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少数文明外，绝大部分时间同性性取向的人都活在被歧视、受排挤，甚或被迫害的现实中。多少世纪以来，同志们大都活在隐闭的面具下，未能展示自己的真面目。所以当上世纪中，美国同性恋人们站出来为族群争取应有的权益时，某些做法也许做得过火了，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争取平等平权的同时，如果制造出对不同见解的人的不尊重（多年前曾在旧金山发生过一些同性恋者在教堂举行礼仪期间公然做爱以示抗议…所有学校均必须教授学生婚姻不一定是男女的结合也可以是两个同性别者的结合，拒绝这样讲法就是违法…基于某种宗教信仰不愿为同性性取向的人士办理登记手续或主持「婚礼」同属违法…），可能会产生另一种的歧视！昔日被迫害者，今天反过来成了对异见人士的迫害者！

有一点大家也许未有注意到：历来无论是反同性恋者人士的立场，抑或是同性恋人们争取权利的理据，都不约而同地站在「婚姻」这角度下各自表述。天主教会一贯的训导是，两个恋人理应是一男一女，性行为必须在婚姻的框架下才合乎道德，而夫妻间的性事必然要指向生育。从这角度看，难怪同性恋者之间的恋情，没有一样是符合教会的准则的。然而，如果我们不从婚姻这角度来看同性伴侣间的关系，而是从两个独立的人之间的选择这角度来看事情，也许讨论的空间会较大一点。两个人之间，姑勿论是同性抑或异性，最重要也最珍贵的是真诚相爱，彼此守护，终生不渝。教会能否在这点上有再思考的余地?

换到同性恋人为争取平权导致要把他们同居共处纳入法律的保障并称之为婚姻这种坚持上，同样地是站错了位置。一如我在上述曾指出，争取共同生活权利的法律保障是一回事，但硬要因为要表现同性相爱的正当性，把我称之为「共同生活承诺礼」等同于异性者间建构的婚姻，又是另一回事。后者将会引起社会上更大的冲击，对婚姻制度的完整性的破坏，对下一代夫妻

父母角色及身分的混淆，都不是社会所希望见到的。希望同性倾向的朋友们三思！

最后，由于执笔时时间赶急，还有其他一些有关教会团体与同性性取向的弟兄姊妹之间如何打破隔阂建立互信等更值得探讨的议题，只好留待日后与有心人再作交流分享。我得坦白承认，在教会训导立场来看，我是个不标准的神父！不过，不标准并不代表不尊敬！许多伦理的议题，孰是孰非，还需更大的胸襟和诚意。谨此祝祷。

彩虹世界

若瑟神父

△ 我来认识同志们，陪伴聆听同志们，关怀同志们，我也希望借着神父的身份来表达天主对同志们的爱，天主仆人的临在能表达出天主的陪伴。△

（一）

我与同性恋的接触近两年了，以前听说过，但是几乎没有在社会上近距离接触过。由于我的身份，一个偶尔的机会认识某教友，他是同性恋，我们交谈很融洽，但在我平静的外表下，内心却充满了惊奇。通过他，为我打开了彩虹世界的窗口，一个躲在世界后面的世界，缤纷而多姿。

现代网络技术真是奇妙，通过手指的点击，链接世界。QQ和微信是现在最时尚的信息通讯方式，我手机上很快有了大江南北的同志基督徒的微信群，通过这种方式，与很多的团体建立了关系，不断地与很多的同性恋者有了深入的交流，与很多人成为朋友。

我刚入群的时候，非常不愿暴露自己的身份，其一我是神父，希望要保持自己的尊严，不愿让他们猜疑觉得我是同志，同时也不愿教会知道我与他们接触，我很清楚我们的教会保守；其二是对他们的陌生，内心感觉彼此间有道鸿沟。看到他们有些对话、图片和表情令我尴尬。但是总是有人要私下加我，我又不能说谎，之后群里人纷纷追问我「你如何看同性恋呢？」、「你是同志吗？」，「你是同志神父吗？」，「你来干什么？」，「你怎么进来的？」等等不一而足。

我极力说明我不是同志，并且直白地说明我天主教的立场，天主教反对男女婚姻之外的任何性行为，不赞同同性婚姻，令很多人反感。有些人接受教会的训导，他们就更加觉得负罪感，无法接纳自己。同时他们的敏感问题令我尴尬，毕竟是网络不见面的交流，大家可以毫无保留的分享。

通过与同志的个别深入交流，我看到了同志们的真实生活，复杂、痛苦、无奈甚至绝望，这一切都是出自人性深处的渴望——爱与被爱。同志也是真实的人，他们不是「妖」，如果说他们特殊，那是他们有着多于常人的丰富感情，他们特别渴望爱，希望他人的理解和接纳，他们的内心比常人更敏感，强烈的反应正是脆弱的表现，所以更易于受伤害，反应激烈。同志的世界是复杂的，也许我需要更多的了解他们。

我所认识的同志，几乎全部是基督徒，他们很多人参加了本地的同志基督徒团契，或者通过同志专用的交友软件加上一个或多个同志基督徒微信群或QQ群，实际上他们公开的交流是比较规范的，他们有自己的规章制度，不允许「乱」，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尊严。

同志一般比较容易接受基督信仰（或某种其他信仰），因为他们特别需要内心的安慰和爱。孤独寂寞是人类普遍的病症，也许对于同志更是如此，他们自觉不能结婚，家庭、社会环境和传统观念又无法让他们独身一生。家庭和传宗接代是中国人最深厚的伦理方式，天伦之乐是中国人最基本的幸福追求，这对于很多同性恋者却是最难过的坎，尤其是遇到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更令他们纠结，不知道如何一次一次面对父母家人的催婚。个别有勇气的同志，向父母所谓「出柜」了，大部分父母始终不能接受自己可爱的子女是同性恋，他们不理解什么是同性恋，他们也不愿意去理解，这为他们是天大的灾难，儿女为许多中国父母是生活的一切，他们的希望，他们的快乐，他们的荣耀，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命根子，他们晚年的寄托都在儿女身上。突然发现他们的儿子不能成家立业了，他们怎么能接受呢？听说也有同志把自己的伴侣带回家，父母接受了，说是又得到一个儿子（我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同志），这样的父母们成立同性恋亲友会，他们聚在一起彼此分享同志家庭生活，互相鼓励。

大多数的同志都有过自己的伴侣，一般对家人和外界是非公开的，在同志圈也有些遮掩，毕竟中国这个环境还不像西方那样相对自由。他们许多人在外面工作，孤独寂寞最使他们难以忍受。天主创造的人天生有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倾向，上主天主说：人单独不好，我要给他造个与他相称的助手（创2:18）。这是男女婚姻关系的基础。同志也有他们渴望亲密关系的需要，但他们不喜欢异性，他们对异性没有感觉，甚至有些人一提到男女之事就产生心理的反感。他们（她们）喜欢同性，看到钟意的就怦然心动，就像异性恋一样。如果两人情投意合，就像夫妻一样生活在一起，或者经常见面，就像一对热恋中的异性恋情人一样。我看到许多同志，他们需要爱情，他们重情重义，需要亲密感，他们想得到真爱，他们真心想爱一个人，关心一个人，心中牵挂一个爱人。他们需要爱，貌似他们对爱的渴求比异性恋更强烈，他们也渴望一个家的归属，他们渴望天长地久的爱情，而性的需要并不是最主要的。在一个跨年活动中，我曾经看到眼前一对亲密相拥的同志，虽然使我特别尴尬，却也引起我的思索，同志间真有爱情吗？他们的爱情真的如同异性恋者的爱情吗？同志的心理到底是怎样的？他们的爱情天主怎么看待？在彼此新春祝福时，同志们都在彼此互祝爱情甜蜜，临到我时，却语塞了。

随着与同志们深入的交流，我与许多人建立了友谊，了解到了他们的内心世界，看到他们真实的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有人再问我为什么来到同志圈，我越来越肯定地说：「我来认识同志们，陪伴聆听同志们，关怀同志们，我也希望借着神父的身份来表达天主对同志们的爱，天主仆人的临在能表达出天主的陪伴。」实际上我没做什么，只是拿出点时间和精力陪伴同志们而已，我并不能给予他们什么，更不能回答和解决他们的切实问题，他们说你的陪伴为我们就很满足了，我因此受到鼓舞，爱产生了回应，总是给人鼓舞的。我很高兴受到同志们的关爱，成为他们的朋友，不断收到他们小小的礼物。只要有机会到一个地方，我就联络同志朋友们，看望他们，与他们当面分享，更真实地去了解他们。

（二）

我于今年去了广州和深圳两地，看望了那里的同志基督徒团契。虽然我与他们其中的很多人有过交流，但我愿意与他们会会面，更真实地与他们交流和接触，毕竟网络有其局限性和虚拟性。

他们热情接待了我，从网络里走到真实的生活中，彼此感觉非常亲切，一位神父来了，曾经有不少的新教牧师来过，但从来没有天主教的神父看望过他们，这为他们很兴奋。我开始时还有些拘谨，但很快放松了下来，因为大家都很友好。网上曾经有过交流的把我当做了朋友，虽然他们工作很忙，但是他们会尽量抽时间来见我。

在深圳的团契，有几位是天主教友，来南方之前他们问我是否可以为团契做一次弥撒，我考虑后答应了他们并准备了简易的弥撒用品。虽然一切简易，但我们一起合作，用了整个下午的时间做了精心的准备，我想把天主教礼仪的神圣和丰富的内涵表达出来。他们也特别重视此次弥撒，做了细致的准备工作。人来得比较多，也很挤。我们围绕着祭台，像一个大家庭，在弥撒中大家都很专注，为新朋友来说虽然很陌生，但有几位很是感动。我也是第一次在弥撒中面对全部是同志的基督徒，并且大多数是基督新教徒，我内心很激动，更感恩天主给了我这次机会，我在奉献饼酒时默默地把他们奉献给十字架上的耶稣，他们在信友祷词部分，几乎每个人都说出了他们的愿望。在弥撒后我用覆手的方式祝福他们每一个人。我看着他们每个人虔诚地低头俯身，感觉到他们真诚地渴望从神父的手中愿意得到天主的眷顾。我很感动，他们也感动。这为他们是全新的灵性体验，他们需要牧人的牧养，他们需要从宗教礼仪中和教会的团体生活中触碰到活生生的天主。他们对我说：希望你能每年一次来看望我们。但愿天主能给我机会每年都来与他们相

聚。我心中也萌生了要去其它地方看望同志基督徒团契的想法，但愿天主安排我机会。

（三）

通过与一些同志的来往，我感受到了他们深刻的变化。有位河北的同志，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对基督信仰有向往，我们通过QQ有很长时间的交流，我感到他内心有着很深的痛苦和纠结，他与我打电话经常一个多小时，我没法说什么，只是静静地聆听，偶尔应和一句。我觉得应该亲自去看望他，他热情地接待了我。

他是一位非常有素养的青年，有文化，有思想，语言表达能力强；他是国家公务员，正直而心地善良，也有着女孩子般的细腻，举手投足也多少像女孩子。他陪我住在宾馆，整个时间他都在不停地述说自己；他虽然不是基督徒，我很惊奇的是，他有着天主教信仰的伦理观和传统的道德观。

他不认同自己男儿身，甚至有冲动想去做变性手术。同性恋的倾向给他带来内心矛盾的同时，更给他带来社会生活的苦恼。他很优秀，家庭以他为骄傲；现在是谈婚论嫁的时候了，在单位，同事朋友和领导不断地为他介绍对象，他一次一次疲于应付，人们逐渐不理解他，他也越来越躲避人们的关心，越来越孤单。在单位，有极个别孤僻的大龄和离婚的人成为单位的边缘人，他害怕落到那个处境。父亲也为他的婚姻问题越来越暴躁，他很失望，男人们都爱面子，母亲却疼爱他，不管怎样只要他留在她的身边母亲就满足了。但他想离开这个城市，回避所有的人，在没有压力下生活，逃脱心灵的煎熬，他渴望自由的生活。

我们交谈了很多，对我的来访他非常高兴，他很信任我这个神父，他从来没有对人说过自己的这些事情，对我毫无保留地说出来了，好像一下子释放了。我不能给他提供什么建设性的意见，我以温和的态度，聆听和耐心陪伴他，倾听他心灵的诉说，与他一起感同身受。他请我吃饭，参观教堂，游览城市风光，他非常健谈，我实际上都在听他讲话。

我离开之后，我们继续通过网络和电话交谈，他分享他的感受，他生活的心得，对人生和信仰的理解。我慢慢感觉他的心情好起来了，一些纠结的事情看开了，甚至有了巨大的突破。

他在信仰中得到很大启发。他这样分享给我听：当交托一切时，天主就赐给出人意料的平安，虽然还有对未来的忧虑，就想把一切交给主。耶稣说：凡劳苦负重担的来到我面前（玛／太11:28）。想到这些也觉得负担没那么重了。当一切想开了，只要凡事借着祈祷和感恩把渴望告诉天主，天

主所赐的平安必将在，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的心思意念。我以前总觉得所有的事情都要靠自己，或许独立坚强，但是心也越来越硬。我最近一直在读圣经，现在我懂得了祈祷。我现在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我的改变像个奇迹，生命本身就是个奇迹，我相信会有奇迹发生，求生的本能让我意志坚强，因为天主是爱。但是生活中还会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烦恼，这是必然的，面对这些烦恼，我不想那么多，我只生活好目前这一天，一切顺其自然。感谢这个过程有您的陪伴。

对于我与他的相识，他说，我的生活以遇到您为转折，我的生活确实出现了转机和希望，我相信是天主的美意成全了我。遇到您是我这一年来的一大幸事。通过您，我感觉到了天主对我的爱，至少让我打开了心结，您的关心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认识您也是天主对我的爱。

他说，想到有神父的关心就会觉得温暖，爱和希望是支撑生命的原动力，我知道您担心我，与其担心我会不会过得好，不如祝福我会越来越好。谢谢您，神父！

他对我表达的感谢，其实正是我要反之想对他表达的，因为他对我的信任，也让我更能活出耶稣的慈悲。

以上只是我一点点的个人经验分享，也不一定客观，希望没有伤害到任何人。我愿意继续生活在同志朋友们当中，陪伴他们，尽我绵薄之力给予一点爱的关怀，我很高兴认识那么多的同志朋友和他们的团体，也许这是天主的旨意吧。我也深深祝福每一位同志，希望他们幸福一生，生活平平坦坦的，愿他们借着对天主的虔诚信仰获得来自天主的带领和安慰，天主给人关上一扇门，总是要打开一扇窗户的，天主对每个人都有祂爱的计划，希望他们在安静的祈祷中看到听到天主对他们的旨意。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决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若／约8:12）“我来，却是为叫你们获得生命，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若／约10:10）阿门！

我对同志牧养的一点分享

方济各神父

同志群体在今日社会中，似乎成了整个世界谈论的对象，五颜六色的观点，让人不知所措，负面的声音经常让人想远离这样的人或是歧视他们。

教会虽有来自教廷的牧灵指导，但在多数的地方，教会都避免去接触他们，在中国教会更是无法公开讨论，甚至仅仅提到「同性恋」这个词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要远离“罪人”。教宗方济各说今日世界最大的罪，就是对罪人的冷漠，对罪的热情拥抱。

感谢天主，我在国内外服务学习的机会中，无意间几次接触到同志教友群体，竟然发现他们非常虔敬地热爱天主，积极从事教会的服务。但与他们谈心，又发现在他们生活中，其实有很多来自教会牧人以及社会的压力和痛苦。其中教会给予他们的痛苦，让他们更觉心痛，但他们仍然忠于自己的信仰。他们也渴望有陪伴者和牧人照顾他们真实的内在生活。

正是这些经验，我也慢慢地了解他们、认识他们、倾听他们，也为他们祈祷。我不知道将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但靠那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希望我能一直陪伴他们的信仰生活，也希望有更多的神父修女们也能站出来陪伴他们。

同志群体处于社会边缘，容易造成他们人生的悲剧，有的人选择负面地沉沦，造成更痛苦的人生。教会的帮助不仅可以帮助他们正确面对自己，成为天主的好儿女，也可以在教会中发挥他们的才能。以我的经验来说，同志群体普遍有超常的审美能力，他们通常是很好的辅祭员、唱经班成员及堂区青年骨干。我也常提醒他们，其实不仅仅是他们，而是所有的人，在爱里都需要贞洁，若只为满足肉身的欲望而活，生活就太苦太无味了。

冷漠是这个世界最大的罪恶，它使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原来天主所赋予的彼此相爱的真诚。天主的爱大于一切，慈悲是天主的真面目，**祂**爱**祂**所创造的世界，尽管人总是相反**祂**的旨意，**祂**仍不放弃。作为一位牧人该如同基督一样爱一切的人，无论他们处在什么样的困苦或者境遇中，常该对他们施以怜悯之手。

希望在慈悲禧年里面，中国教会能有更多的牧者们无惧地来关心陪伴倾听同志群体，也愿天主多多降福保佑他们，给他们力量。我也向天主祈祷，愿**祂**能给我智慧和能力，将天主的爱分享给这些兄弟姐妹们。

我在操纵天主吗?

爱若

本人对亚洲真理电台2016年11月28日紧急代祷的稿件表示吃惊，在此不涉及教理立场，仅针对稿件本身的文字内容，特别是「教会将不得拒绝同性婚配」一句，本人觉得有必要提请亚洲真理电台注意：

1. 这句话煽动恐同、厌恶、仇恨，不符合事实，相反慈悲及真理；

2. 每当有一个国家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教会内都有部分人士会产生误解，觉得教会不能拒绝同性婚配。然而「政教分离」及「宗教自由」已是当代世俗社会共识，民事结合是民事结合，婚配圣事是婚配圣事。那些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里，在此都不必全部列出有多少是传统天主教国家，只需要提意大利和爱尔兰，「教会将不得拒绝同性婚配」发生过吗？更何况台湾是多元社会，并非天主教独大；

3. 在我有限的阅读里，美国的确发生过极其零星的个案，结果以个人败诉告终。在这些个案里，除开教会培育的不足，恐怕最需要考量的是这些所谓教友的个人良心。亚洲真理电台拿极其零星的个案变成标题，实在是煽动言论，不符合教会媒体的形象；

4. 圣事是我们所有教友都珍视的宝贵信仰财富，无论是直是同。我不觉得我所认识的同志教友会因为婚配圣事发生控告教会的事实，若真在台湾发生，与第三条同理；

5. 我尊重教会媒体在福传工作中的重要性，希望标题这句话不过是个别编辑的一时误解，而非亚洲真理电台的整体理解。教会权威媒体承担着天主教的脸面喉舌作用，这样煽动及不符合事实的标题内容，最终受伤害的是教会；

6. 台湾同婚大辩论，教会人士和媒体固然有权利和自由去表达意见，但最近闹剧实在太多，本人在此想提醒教会各方（反同及撑同双方）：

不要罔顾基本事实，不要缺乏基本逻辑，不要相反爱德慈悲(反同人士会特别强调不要行虚假的慈悲，然而慈悲就是慈悲，若说虚假，也是个体虚假，而不存在整体的虚假的慈悲)，不要煽动仇恨厌恶；

6. 台湾七个教区20多万教友，和我们所预估的的大陆同志教友人数相当（1050万*2%）。这种不符合事实的煽动性标题，最受伤的其实是这群同志教友，他们本该是事件中心，却成为了别人口中较量的符号，只有自己在角落孤独舔舐着血肉模糊的伤口；

7. 我们当然需要紧急代祷，因为在任何时刻我们都可以重新在圣神内得到光照，但问题是我们每个人是否足够警觉地问自己：我在操纵天主吗？

相异性的使命
——对同性恋问题的当代神学反思之一种

Cecilia

编者按：Cecilia的这篇文章梳理了阿兰·多玛塞对沙勿略·德维诺的文章的评述，以「相异性」向读者发问，指向的不仅是同性恋者，同样包含异性恋者。人类文明从来都在「闭关-冲突-和解」的过程中发展，「国」这个字就很能说明问题：固守自己的宝玉，他者不可犯，然后有了战争及和解。同志人士身上的一种封闭性也是真实存在的。而作为天主的信仰者，我们从天主那里白白得来的爱需要白白地给出去，这就要求我们打破自我，走向他者。教宗本笃十六世在《天主是爱》通谕中也强调了爱「是出离封闭的自我、走向自我的解放以及自我的交付」。同志天主教徒在灵修上因此具有双重的走出自我的需要。个体殊异之大，本书里的故事及思考，大概也可以成为德维诺的担忧的部分答案吧。在「教会-同志」的问题上，祈祷一种和解会尽快到来，这需要彼此走向他者，在对天主的信仰下对话。

同性恋与基督信仰之间的张力，不仅远未得到解决，而且事实上也不容易得到有效的讨论，因为争论双方各有不易通融的立场，一个作为同性恋而生存的基督徒，常常被一方视为虚伪，被另一方视为压抑。教会在传统上对同性恋的否斥，大致有三个出发点：一、基于圣经文本对同性恋的谴责；二、基于自然律，认为同性恋或者说同性性爱是一种反自然（本性）的行为；三、基于人类普遍使命，认为同性恋的结合违背婚姻的目的。对此，我们既不能无视人性现实的丰富与复杂，将既有的信条粗暴地强加于人，亦不能无视信理内在的深刻意蕴，无差别地认可一切存在的现象，因为这两种作法都是懒惰而不真诚的。

不少当代神学家都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比起迫切地寻求共识，更重要的可能是：我们应该从一个什么样的视域来看待同性恋与基督信仰之间的关系？在此，笔者选译了当代著名伦理神学家、耶稣会士阿兰·多玛塞（Alain Thomasset）的著作《解释与行动：基督徒伦理学提纲》中的一节[1]，附于文后；这一节乃是多玛塞对神学家沙勿略·德维诺（Xavier Thévenot）发表于1983年的“关于同性恋的伦理反思的基本要点”一文[2]的一个简要评述。德维诺的原文很长，多玛塞突出了其中的一些要点，并以此为例，说明在今天应当如何把解经学的原则运用到对基督徒伦理生活的分析中。德维诺着眼

的是方法论，而非同性恋问题本身，但是多玛塞提示我们，德维诺打开了一个「神学—人类学」的视域，他所运用的观点和方法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建设性的。

为理解德维诺的思想，首先要明白的是：作者并无意于对同性恋作出道德评判，而是试图指出其在信仰生存上的局限性。对他的观点，无论赞同与否，都不必过急地作出情绪上的反应。因为我们需要分清这两个层面：有限性并非不道德性。一个人，无论是谁，如果因为主观或客观的原因，他没有恋爱，没有婚姻，没有生育子女，这都是他的生存的有限性，更一般地说，一个人没有善用天主赐给自己的能力，去好好发展自己的理性与精神，去建设、去创造，去达到人之为人所应有的完满，那么，这样的生命莫不都是有限的；然而，这样普通的芸芸众生，并不是不道德的。道德位于另一个层面，因为道德的基础，通俗地说，就是把他人当作一个和我自身完全平等的、自由、独立、有尊严的人性位格来对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善待他人。在“爱天主”和“爱人如己”这两条“最大的诫命”中，耶稣曾说，爱人的原则就是“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对待自己，你们也就怎样对待别人”。这条诫命，如果每个人能够仔细地、不自私地去审视自己内心的真正需要，他就不会落入“己所欲施于人”的陷阱。

一、圣经与道德

今天的释经学可以达到共识的是：圣经中所斥责的同性性行为，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同性恋关系，是有本质差别的。那么，同性性行为被圣经谴责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问题远非自明的。德维诺梳理了圣经中直接涉及同性恋问题的几个地方：

其一，关于索多玛受罚的记述（创19:1–28），但是，“这段叙事针对的与其说是偶发的同性性行为，不如说是对缺乏好客性的批评。此外，这段叙事的确谈到了性行为，但那是一种强暴行为，与今天同性伴侣之间充满爱意的性行为毫无共同之处。”[3]其二，旧约律法规定：“你不可与男人同寝，如同与女人同寝一样：这是丑恶行为。”（肋／利18:20）但德维诺明确否定，这不是一个道德层面的判断，因为肋未记所谈的圣洁性属于灵性的秩序，其中的律令必须被放在人与天主的关系中、放在造物的秩序中来看待。在此，人之“丑恶”是人面对天主的亏欠，而不一定是现世秩序中的恶行，就好像当人在天主面前承认自己的卑劣、污秽、有限、微渺，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社会关系中的恶人一样。其三，保禄书信中，多次把同性性行为称为败坏的或者“逆性之用”（例如：格前／林前6:9–10，弟前/提前

1:9–11，罗1:26–27等），但从整个语境来看，“保禄在这里反思的，是偶像崇拜的问题，并不是在直接思考个体同性恋的问题。……偶像崇拜这种错乱，以受造物为天主，自以为可以超越造物主，这种错乱会表现为性关系的错乱。[4]

在《基督宗教伦理学》（1985）中，圣言会士、德国伦理神学家卡尔·白舍客亦承认：传统上把索多玛和哈摩辣所受的惩罚理解为上主对同性恋的惩罚是不对的，因为两城的罪恶主要是强奸和对好客性的违背，也就是对爱德的直接践踏。但是，白舍客坚持，肋未记和罗马书中对同性行为的否定是明确的，并不能泛化为对一种错乱关系的批判；谨慎地说，保禄提出的问题与今天的同性恋是否一回事，尚不能够简单地答以“是”或“否”。[5]

尽管在观点和方法上有着差别，但上述两位神学家有一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即，对于人来说，他的性结构并不以其本身构成道德上正确或错误的模式，性关系的道德蕴义必须在另一个视域中阐明；无论对于异性恋或同性恋，贞洁无疑十分重要，但是基督徒德性之首要和枢纽，是爱德，而不是性行为的规范。因此，对同性恋关系的评判，无论是正面的或负面的，都需要立足于另一个更大的视域，也就是人在天主造世计划中的意义；反过来，同性恋的生存现实也会对人类学提出要求和挑战。

二、婚姻的意义

第二个问题是，同性恋是否违背婚姻的本质和目的？这个问题需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在社会上，随着婚姻观念的变迁，现代的婚姻基于两个成年人之间的自由合意，与他们是否希望养育子女无关，也与其原生家庭的认同与否无关；因此，同性伴侣之间的结合，也很难再有合理的原因不被社会承认，因为在此婚姻观中，涉事双方是异性或是同性，并不必然导致婚姻本质的变化。另一方面，教会传统仍然坚持，生育子女即使不是婚姻的唯一目的，也是首要的目的，两个不具备生育意愿的男女也不能够缔结圣事性婚姻，因此，同性之间的婚姻结合是不可能的；正如白舍客认为，平等地对待同性恋的倾向就等于违背一个重要价值：孩子的生育就是人类的生命。[6] 然而，在此立场上，不仅同性恋者，而是任何有生育能力但不结婚生育的人，都违背了这一重要价值，无论他或她是基于何种原因（投身事业／挑剔对象／自愿单身／……）而未婚育。我们知道，很多同性恋者并非本身没有生育意愿，而是生育需求与其生活原则之间的冲突无法调和一致，这种情况类似于一个异性恋者在明知其爱人患有无法生育的疾病的时候，仍然选择与之共度一生，而不是为了生育后代而另寻他人缔结婚姻。因此，我们面临的判

断是：或者对所有那些有能力而不婚育者进行平等的谴责，或者离开这个道德层面去重估同性恋的问题。

三、性与本性

那么如何理解圣经中说的“逆性之用”呢？在《神学大全》中，自慰、兽交、同性恋，都是一种“相反本性的恶”，即相反于“相宜于人类的性行为的自然秩序”[7]。信理部1975年的《性伦理问题宣言》认为，“从客观的伦理秩序讲，同性恋行为缺少那种基本的、必不可少的目的性”，也就是违背了性的双重目的：繁衍生命，表达和深化夫妻之爱。在此，白舍客认为，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不能表达异性夫妻之间的爱慕，无论同性恋者如何肯定双方的感情，他们都“不能给予彼此那种以不同性别为基础的相互完善的机会”。他进一步断言，经验证明，同性恋的性满足最后一定是别扭的、不足的、沮丧的和压抑的。[8]

白舍客的经验论证显然是主观而偏颇的，而且有倒果为因的嫌疑，并不能得到多数人的采纳。但是，如何去理解这种“相反本性之恶”呢？我们应该从同一角度去理解圣多玛斯的话和肋未记中所谓的“逆性之用”吗？本文不可能展开神学概念辨析，但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大众意识形态中，同性恋是否属于一种“本性”，成为其道德性的判据所在；同性恋的反对者认为，同性恋是违反人类本性的，因此是恶的，应该得到治疗；而支持者认为，有生物证据显示，同性恋属于人的本性的一部分，因而是有存在的理由的，也是不可能被“治愈”的。

然而，这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都处在同一个陷阱中，也就是把道德主体视为一种具有僵化的既定的本性的存在，这对多玛塞来说，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危险”。他在我们前文所引的著作的另一部分提出，应该去反思“本性／自然”一词的意义，自然或者本性，与“人造的（artificiel）”并不是反义词；人不是消极地臣服于一种像物理定律一样的自然律，因为自然／本性这个概念表达人性现实的复杂整体性，包括人与人、人与受造界、人与天主的相互关系，以及通过这些关系而要实现出来的潜能。[9]回到我们前文中所讲的，在性关系的领域中，性的结构不能凭自身形成一种道德规范；同性性行为或者异性性行为，就其本身是没有道德上的对错而言的。

多玛塞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人的本性、道德与生存目的。他认为，一个道德行为人，不只是他的本性，而是处在他与自己的本性、与世界的其他现实的关系中，就像一个雕塑家，努力要去实现一件美丽的作品。他认识到雕塑材料——也就是他的本性——的力道与脆弱，他考虑这材料对他提出的要

求，怀着对现实的敬意而去细致地工作，把它做成一件独一无二的作品，奉献于生存之美；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同时兼具对现实的掌控和放弃，创造和服从。道德的主体，是一个既服从又负责的主体。[10]

四、性别相异性：神圣相异性的肖像

考虑了对同性恋的传统批判的不合宜之处，我们最终回到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同性恋者是否“不能给予彼此那种以不同性别为基础的相互完善的机会”。[11]这一点就是我们前文中说的“生存限度”所在。

那么德维诺是什么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的呢？他是从一种圣经人类学的视域，指出人作为具有性别差异性的存在而受造，这不仅是一个现实，而且也是一种使命。人需要异性，才能认识到自己为人的现实，并且在与异性的关系中，发现自身的开放的可能，去发展自身、成就自身。

在多玛塞的评述中我们看到，事实上，否定对同性恋的道德批判，与把性别差异问题提升到这样一个神学人类学的层面，是一体两面的事。性别相异性具有的意义，如前文所说，远超繁衍后代的需要；无论人结婚与否，生育与否，他都受召从与异性的关系中去认识和表达自身。同性恋或异性恋，性的“取向”（orientation），这个词很好地传达了一种“生存方向”般的意义：性取向不只是与同性或者异性发生性关系的兴趣，而是包含着人的生存关注，简单地说，一个人是否对“与我相异者”具有真诚的兴趣和开放性？或者，他只倾向于接纳和喜爱那些与自己相同的东西，从而把自身封闭在重复性中？

法语神学中的这一主题，与法国当代思想非常注重“他者”的走向，是一脉相承的，但同时，哲学中的“他者”之思，同样受到圣经传统的塑造。

圣经中肯定：自太初，天主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造了一男一女。虽然首先受造的是男人，但在天主眼中，亚当单独一人是不好的；必须有一个女人，与男人相互补足，成为一体，这一男一女，共同反映天主的肖像。然而，天主本身并无性别。圣父与圣神都是纯精神体，天使也如他们一样；圣子降生成人，作为耶稣基督，才取了人（男性）的肉身，然而作为父怀中自永远就有的独生子，他的神性同样不受性别的约束。而一个人之为人，必定同时就是作为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而存在；一种超越性别的抽象存在，仅属于灵肉二元论导致的迷思。那么，天主创造性别差异的意义何在？男性与女性的结合，是否仅仅是为了繁衍生息的需要呢？虽然生育是两性结合的首要目的，但我们看看这个大千世界，天主同样创造了许多单性繁殖或者自体繁殖的生物；如果仅仅是需要传递生命，具有差异的两性的结合，并不是

非此不可的方式，完全有更加简捷安全的生殖方式，让人类这个物种可以延续增多。那么，天主意欲具有相异性别的两个人相爱并且结合为婚姻，生育并抚养子女，这一结合中，还含有超出繁衍之外的意义。

这一意义，德维诺归纳为“性别相异性”和“神圣相异性”的关系：

> “神性相异性是超出人类掌握的创造性之源，对这一点的认识，与对性别相异性的认识，二者是齐头并进的。承认相异性，就是拒绝混淆，拒绝掌控一切，拒绝直接性（根据拉康，直接性属于幻想的领域）。因此，我们可以想到，在圣经作者眼中，同性恋是在生存层面上完全不承认性别的相异性，它关系到不认识造物主、不认识创世的秩序。”[12]

德维诺强调说，圣经总是在偶像崇拜的处境中来斥责同性性行为的。偶像崇拜这种错乱，会导致人产生性关系上的错乱。人要认识天主，这意味着，认识到天主是天主，而不是偶像；偶像是我们的想像，是我们自身的重复，而天主是那绝对超越者、绝对相异者；我们与偶像的关系，就是我们自身欲望的投射，而我们与天主的关系，总是处在天主的启示带给我们的惊异、战栗、不可思议之中。然而，人如何能够体验到天主是那绝对相异者呢？人对天主的很多认识，是通过类比的方式接近的，当我们说到天主是“父”的时候，我们在自己生活中对父亲的体验，把我们的渴望引向天主这位完美、全能、无限之爱的父亲。同样，人在生活中对另一个“相异之人”的体验，使人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他者的超越，从而使人能够真的怀着敬意与好奇去接近、去倾听他者，而这样的生活体验，是人认识到天主之相异性和超越性的类比基础；因为纵然每两个人之间都有着很多不同，但性别的差异性无疑是最为根本的，人在另一性别的面前，意识到自己终有无能为力的界限，而这个界限要求人去迈出否定自我、信任他者的重要一步。正是在此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性别相性异才成为了天主与人之相异性的象征。

没有对相异性的关注，就没有对相异性的认可，就没有对“非己”者的尊重，人就只会有两个倾向：一是对他者的冷漠，二是对他者的压制，或者说，通过暴力把他者化为与己同一者，或者变为工具，归为自己的掌控之下。这在宗教领域的表现是，人或者变成无神论者（冷漠封闭），或者变成偶像崇拜者（利用天主）。而无神论和偶像崇拜，在人际关系里的对应，就是一种对他者的冷漠和仇视，以及与此相关的自恋现象，与一种对他者的利用和压迫（大男子主义、极端女权主义，利用婚姻为自己谋利者，等等）。

需要重申的是：这里的着眼点并非道德，虽然上面也列举了一些非道德

行为，但是这些行为并非专属同性恋，也非同性恋必然导致。异性恋中，同样可以发生严重的人性关系扭曲，把异性的他者只作为自我满足的工具。德维诺试图指出的是：异性恋者之间的关系扭曲，与其他因素而非与性取向有关，而同性恋的性取向之中，却的确包含着那种对他者的逃避的根源。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一方面坚决不把同性恋归为一种道德错乱，但同时又着力指出了同性恋的生存局限。同性恋的关系，不能实现异性关系的意义，而这种意义，根据天主创世的计划，不是人可以选择的，而是受召要去实现的。

一个人必然是作为一个有性别的人诞生的，这个性别属性是一种取之不尽的本质，亦是一种限定性的挑战，就好像多玛塞所说的“雕刻材料”一样；性别同时给予人之为人的使命和开放性。对于道成肉身的基督，我们或可以忽略他的相貌、身材、血统，但我们无法撇开其性别，我们对有血有肉的圣子的全部感受必须基于此事实，而无法把他作为一个抽象的逻格斯来谈。道成肉身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圣子并非生为女人，而是由女人而生。这一点不是在男女之间造成优劣之别，而是把肉身化的两性之使命和关系明确起来。无论是人之生存，或是使命，都是男女之间的协同，它源于天主，构成于女性，发显于男性。异性之间带着彼此的限定性的结合，性从来不只是性，它是亲密关系，是在自我解放与否定的双重过程中完成的逾越，它不只是自我满足，而是唯在这样一种关系性的活动中，人才能强烈地体会到自己是需要一个他者的，这个他者是需要人去呼唤、去交托、去回应的，无论他是男是女，他不可以被操纵，不可以被同化为我，正是这种他者性带来的不可思议，是快乐的源泉。并且正在自己的这种不圆满性中，悖论般地体验到圆满的境界。在此意义上，性不可能是一种自我重复或自我增殖，这是为什么如果缺失了爱，性的体验最后只能留下空虚和烦燥，因为那是人企图通过操纵自我，或者通过操纵他人，而达致圆满，最终却只有失败。

五、双向的多元性

在天主的创世计划中，具有差异的两性，彼此是对方的“他者”，在一种张力中相互完善。无论男女，另一性别向他呈现的特质、对他的要求，都使他能够意识到自己为人的局限和一些既有观念的错误。然而另一方面，在整个社会上，同性恋者的权利，正是在接纳“他者”的理念下、在多元性的价值中被提出的。同性恋者，以及跨性别者、异装者等等的生存本身，作为传统社会中的“他者”而出现，挑战着人类社会既有的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也使人去反思，文化传统所赋予男女两性的角色本质，是否真正是符合人性的？例如，人们习惯认为，女性应该感性化，男性应当理性化；

小男孩要玩电子玩具，小女孩要玩芭比娃娃；男性要刚勇强壮，女性要柔弱顺服，等等。毫无疑问，在两性的差异中，每一性别具有一些普遍的本质特征，使之区别于另一性别，然而问题在于，这些普遍性是否能够作为标签强加于每一个体，从而否定了殊异性的权力呢？圣女贞德的短发男装，正是当年使她陷入异端指控的罪名之一。

在此，本文欲指出的是：同性恋关系的存在，在整个社会中，是一个他者性的存在，正如两性的存在，在每一个人类个体的生活中，是一种他者性的存在一样。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接纳和承认，与同性恋者对异性的接纳和承认，一定是双向的和同时的，否则，一种单方面的多元化都会导致现实中的独裁。举个或许不那么恰当的例子：在欧洲很多国家，一些伊斯兰移民团体，以多元化为由，要求欧洲社会接纳其本有风俗的生存；但是，在这些团体内部，是否同样容许一种多元化的价值、留给他者以生存空间呢？某些团体，在向外部要求多元化、要求自己作为“他者”而受到尊重获得权力的同时，其内部却完全是僵死的、同质的、暴力的。正是出于类似的关怀，我们可以理解当代神学伦理学家的反思：殊异性总是在不同层面上存在的，全球性的层面、社会的层面、团体的层面，甚至是个体的层面：“作为他者的自我”正是这样一个意思。无论是对一个社会共同体，还是对一个人类个体而言，若无他者，都不能认清自己。这恐怕正是德维诺这样的神学家的担忧所在：同性的结合，是否会让人封闭于自身？让人在双方的彼此满足中，忘记自身的有限性和片面性，从而在整个人类的层面上，无法理解和沟通于另一性别的需要？

结语

波伏娃曾有名言：“女人不是生来的，女人是被造就的。”她称女性为“第二性”，意即，女性是由男性定义的。这一口号成了女权主义运动的旗帜。在女性受压迫的历史上，这样的认识非常重要，因为在老旧的意识形态中，对“女性”加了太多的桎梏。但是，摆脱对女性的压迫，决不是使人变成抹消性别的存在，而是恰恰相反，去认识天主造人所赋予性别的真正差异及其意义所在，这种差异不是封建社会或者某一种文化强加于人的那些框架，而是天主在人内心种植的一种对他者的渴望，在这种渴望中，无论男人或女人，都在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的同时经历到爱，在承认自己只是一个男人/女人的同时获得开放和爱的能力，在爱人的同时丰富自身的存在，在丰富自身的同时更加具有自己的独特性。相异性是一种引力，一种使命，它让人把爱人和爱天主统一起来，因为另一性别对我而言所有的不可理解性、不

可操控性，它要求我赋予它的爱、尊严、交流和服务，都帮助我们走向天主这个绝对的相异者。

当代教会如何去理解同性恋？同性恋的基督徒又如何去理解神学关于同性恋的反思？本文不可能给出一个答案，而只能尝试介绍当代神学的一个角度，这个视域同时呈现了同性恋者存在的可能的意义和局限性，而对此的认同或者否弃，是要由同性恋者自己去回答的；身为同性恋的存在现实，并非注定被祝福或者被诅咒，而是有待阐明；向世界阐明自身，亦是每一种生存的责任所在。

附：

圣经与同性恋：依据 Xavier Thévenot 的思想

Alain Thomasset, Interpréter et agir. Jalons pour une éthique chrétienne, Cerf, Paris, 2011, p. 80-83.（《解释与行动：基督徒伦理学提纲》）这一节，是对下列文章的一个简要评述：Xavier Thévenot, "Les homosexualités. Elements de réflexion éthique"（关于同性恋的伦理反思的基本要点），Etvdes, mars 1983.

现实中最具争议的伦理问题之一，就是同性恋问题。对此，圣经给予了我们什么教导呢？Xavier Thévenot 细腻地表达了他的立场，值得我们一探究竟。首先，我们注意到，圣经中有一些段落，看上去直接谈到了同性恋，这其中许多文字，在教会传统中，常常被用作（反对同性恋的）文本证据。这些篇幅值得予以特别关注，不过，在阅读它们之前，我们应该回想回想圣经作者的目的。圣经作者们的本意，并不在于对性进行论述，而是在思忖，这个世界的现实是如何存在于上主的盟约计划之中的。

对性之地位的神学反思

"性——包括同性之间的性，在圣经中，并不只是被置于一种现象学的眼光之下，而是被引入了神学的反思。圣经作者们感兴趣的是关于性别（genre）的诸问题：在人的性行为与人与天主的相遇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活出自己的性，这如何能够服务于天主的光荣？人与天主之间关系的扭曲，人与另一性的关系的扭曲，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等等。我们知道，不能够仅仅从那些直接谈论同性性行为的段落中去求取圣经对于同性恋的观念。事实上，同性性行为需要被放到一个更大的视

域——也就是造物主的救恩计划、特别是性在这个计划中的位置——之中，才能得到理解。因此，正如新约本身所做的那样，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创世纪》对天主创世工程的记述，而创世记述的颠峰就是具有差异的两性的受造；我们要回顾从中得出的神学信念，这是非常重要的。”[13]

创世的记述声明，在原罪之前，性是美善的，并且肯定，“对性别的相异性的积极认识，与对受造物的地位的认识是密切关联的，也就是认识到，受造物是由其禁区、渴望和有限性所标志的。”在《创世纪》第二、三章中，一旦这些相异性被人蔑视，两性之间的关系旋即就产生混乱。在圣经叙事中，**神性相异性**（l'altérité divine）是超出人类掌握的创造性之源，对这一点的认识，与对**性别相异性**（l'altérité sexuelle）的认识，二者是齐头并进的。承认相异性，就是拒绝混淆，拒绝掌控一切，拒绝直接性（根据拉康，直接性属于幻想的领域）。因此，我们可以想到，在圣经作者眼中，同性恋是在生存层面上完全不承认性别的相异性，它关系到不认识造物主、不认识创世的秩序。

几处圣经段落能够证实圣经作者的上述意图。

格前/林前6:9–10，弟前/提前1:9–11都谈到*malakoi*（dépravé）与*arsenokoitai*（infâmes）这两个词，但如果我们在翻译中认定它们是指向同性恋的，那就很成问题。《创世纪》关于索多玛的记述（创19:1–28）也对我们思考同性恋问题无甚帮助，因为这段叙事针对的与其说是偶发的同性性行为，不如说是对缺乏好客性（hospitalité）的批评。此外，如果这段叙事的确谈到了性行为，那也是一种强暴行为，与今天同性伴侣之间充满爱意的性行为毫无共同之处。

如果我们只去阅读那些获得了解经家一致意见的段落，那就只有：肋未记／利18:22，20:13，罗马书1:26–27。《肋未记／利》第18和20章确实谈到了同性恋：“你不可与男人同寝，如同与女人同寝一样：这是丑恶行为。”（肋／利18:20）这段经文属于关于圣洁性的律法的一部分；然而，《肋未记／利》所谈论的这种圣洁性，并不属于道德范畴，而是关乎如何善度与创世秩序相一致的生活。性别的相异性包含在其中，如果质疑性的相异性，那就等于与那仍然威胁到这个世界的混沌力量同流合污。混沌，就是混淆无别，因此它是一种偶像崇拜，是拒绝承认人与天主之间的差异。

《罗马书》是对异教的鞭鞑。异教徒之所以不可宽恕，因为他们虽然认识了天主，却把天主的光荣赋予偶像。“因为他们将虚妄变作天主的真理，

去崇拜事奉受造物，以代替造物主……因此，天主任凭他们陷于可耻的情欲中，以致他们的女人，把顺性之用变为逆性之用；男人也是如此，放弃了与女人的顺性之用，彼此欲火中烧……”（罗1:26–27）应该认识到，保禄在这里反思的，是偶像崇拜的问题，并不是在直接思考个体同性恋的的问题。对造物主的拒绝，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对身体的“逆性之用”。保禄继承了希腊化犹太人的传统，强调说，偶像崇拜这种错乱，以受造物为天主，自以为可以超越造物主，这种错乱会表现为性关系的错乱。

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Thévenot认为，首先，McNeill的主张，也就是“同性恋是天主计划的一部分”，是不合理的。与之相反，在创世工程中，同性性行为总是被视为一种错乱。圣经的讯息不能被用来把同性恋诠释为性的一种单纯的变体，认为它把一种变化引入性的存在中，因而其价值应该得到承认。相反，圣经总是在偶像崇拜的处境中谈论同性恋的。然而，显然，当今的大多数同性恋者，并不是把他们的性行为作为偶像崇拜的行为来进行的。相反，一些同性恋基督徒认为自己身为同性恋的处境使他们能够更加接近天主。对于这些作为同性恋而生存、也不能够度贞洁生活的人们来说，困难而真实的问题在于，他们在性关系中向彼此表达的温柔爱意，必须被视为不道德的吗？那位怜视众生、为了那些被弃者而临于人间的天主，会诅咒他们、将他们抛入苦难的生存中吗？

在此，我们不谈Thévenot给出的具体的牧灵建议，在这些建议中，他特别区别了人的行为与人本身。他肯定，天主教的传统立场在根本上是不需要被质疑的。但我们需要看到，他的论证是同时建立在一种受到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启发的人类学方法和一种圣经神学的研究的基础上的。

“当代人类学与圣经人类学让我们想起，人性化的运动是一种区分（diff é renciation）的运动，是一种不断重新承担起的、把**他者**与**自身**关联起来的运动。这种运动，至少应该负担起性别的差异性，就像对待其他一切差异性一样。因此，在我看来，一切建立在对这种区分运动的退化的基础上的生殖行为或者性的行为，都是异常的。”[14]

因此，他的分析否认了引用孤立的圣经文本谴责同性恋的做法，因为这些文本几乎不具备现实相关性。相反，一种更广阔的圣经人类学的思考，把人引向男人与女人在创世原则上的根本的区分，而一种关于天主与人之间的盟约的圣经神学，引导我们去思考性别的差异，将之视为人性化进程中的本质要素，而使人认识到，在同性性行为中对性别差异的抹消，是“应该努力防止产生的一种客观的「心理—性」的局限性”。

注：

[1] Alain Thomasset, Interpréter et agir. Jalons pour une éthique chrétienne, Cerf, Paris, 2011, p. 80-83；

[2] Xavier Thévenot,“Les homosexualités. Elements de réflexion éthique”, Etvdes, mars 1983；

[3] Alain Thomasset, 同前；

[4] 同上；

[5] 卡尔·白舍客，《基督宗教伦理学·下卷》，静也、常宏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87-488页；

[6] 卡尔·白舍客，同前，486页；

[7] Alain Thomasset，同前，p. 189；

[8] 卡尔·白舍客，同前，488-489页；

[9] Alain Thomasset,同前，p.190-191.在伦理神学中，我们有“相反本性之罪”（péchés contre nature）以及“出于本性之罪”（péchés selon la nature），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以一件事物是否是“本性的”而判定它的善恶。在士林神学中，衡量正确性的是自然律（loi naturelle）而不是自然/本性，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自然不等于自然律，因为我们不可能有“出于自然律之罪”；

[10] 同上，p.191-192；

[11] 卡尔·白舍客，同前，488页；

[12] Xavier Thévenot，同前；

[13] Xavier Thévenot, “Les homosexualités. Elements de réflexion éthique”, Etvdes, mars 1983, p.348-349；

[14] Xavier Thévenot, “Les homosexualité. Elements de réflexion éthique”, Etvdes, mars 1983, p.352。

同志教友团体的存在对于教会的贡献

爱若

2015年一部关于同志天主教徒的纪录片《Owning Our Faith》在网上传播开来，其中一对受采访的同志伴侣说到：“如果我们离开、放弃教会，教会将无法改变。所以我们必须继续留在教会，成为榜样并鼓励他人成为榜样——因为这些榜样，是教会自我更新的动力。”

Change，不妨理解为更新。我们许多人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天主教会从来都是最激进的自我革新及改良社会的先锋。我们不会离开这个慈母教会，如同伯多禄对耶稣所说：“唯你有永生的话，我们去投奔谁呢？”我们需要帮助教会更新，以天主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拥抱这位慈母，如同各时代的圣人及其团队所做的更新般（这份名单最令人熟知的诸如奥斯定、本笃[1]、方济各、伊纳爵[2]、德兰修女[3]等）。我们留在教会里，帮助教会更趋完满地走向圣奥斯定所理解的在“地上之城”的“天主之城”。

对于奴隶制、种族问题、种姓制度、女性地位、艾滋病及乙肝歧视、宗教信仰自由、工人福利、移民、难民及童工等问题，教会肢体曾经、现在并将来都在参与为之争取权利的行列之中，而人权的进步是天主的胜利，对于同志权益，教会总有一日也会普遍而整体地分享这种胜利。

一、对话的平台

根据人口网的数据，2015年全球人口72亿，中国人口近14亿[4]。而社会学家普遍认可的同志人群比例最低值为百分之二（一说百分之四），两者相乘，可得出全球同志人口约为1.44亿，中国同志人口约为0.28亿。

依据2015年宗座年鉴数据，全球天主教徒人数为12.54亿人，依据香港圣神研究中心数据，截止2014年底中国天主教徒人数1050万，以百分之二计，则全球同志天主教徒人数约为0.25亿，中国同志天主教徒人数约为二十万。

1.44亿、0.28亿、0.25亿、20万，多么触目心惊的数据，许多人会认为不可思议，这么多同志人群，在他们的脑海里，这些人真的就不过是一串数据，而非有血有肉有笑有泪的人，而这些人在你我每一个家庭中都可能存在。

恐惧与冷漠阻碍了教会和同志群体的交流，痛苦的是那些活生生的同志教友，这对教会的大公性也是伤害，2500万与20万，教会不能将他们弃之

不顾。同志教友团体肩负着对话的平台功能，首先就是在教会与同志间搭起对话的桥梁，为了同志教友们更好地度信仰生活，也为了教会慈悲的讯息能散播出去。

再者，主流媒体喜欢将天主教会视为同志议题的敌人（譬如，香港杨鸣章主教同志类比吸毒论、辅仁曾庆导神父「天生」容易说谎话偷商品论等轩然大波），而过去这几年，我们的工作之一就是消解这种误会与一般印象。可惜的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其实我们似乎初期教会的护教者一般，去维护天主教在非基督徒同志群体／NGO／普通社群中的形象，却往往里外不是人。但我们不能停止去做这件工作，因为这是同志教友团体的天然使命之一。

二、合一的管道

由于国内新教与天主教人数悬殊，同志信徒们因为有同志这一共同身份，更能活出合一的精神。一位耶稣会士对我说：你们的团契也许是大陆唯一的共融团体（他的意思应该是同志基督徒团体）。

2009年彩虹见证团契成立时，尽管只有我一位天主教徒，但整个团契一开始就订定了合一的基调。事实上，国内现在几乎所有的同志团契都拥有各宗派的基督徒，甚至有东正教徒参与其中，因为同志的共同身份，据我了解所有团契的带领人、同工们都理解并践行合一的精神[5]。这些团契彼此扶持、支持、互通有无，在合一方面做出了极好的表率。

在某一年上海的同志信徒退修会[6]后，50多位同志基督徒齐上佘山朝圣拜苦路，他们中多数都是新教徒，这不得不说是一份合一的恩典。

三、慈善的合作

上世纪最后二十年，由于误解，艾滋病时常被称为同志病，有人甚至说艾滋病是对同志的天谴。今日科技昌明，许多不实言论也就渐渐消散。但因为在许多国家，同志伴侣无婚姻法的保障，同志人群性行为自由，男同志肛交行为又属于高危性行为，所以同志群体被标上艾滋病高危人群的标签。

为了关怀同志朋友的健康，也为了为同志正名，几乎所有的同志权益团体都积极参与抗艾防艾的工作，教会团体则更为积极。以美国为例，新路牧灵[7]、「尊严」团体[8]、同志大都会教会等团体从艾滋病方兴未艾时就积极介入。在国内，沈阳的两家教会机构关防艾滋的历史也有十年，我们团契的部分成员也有抗艾防艾机构志愿者的经验。

在对抗艾滋病的搏斗中，若要得胜就必须**团结**。这是教宗方济各致函第八届艾滋病会议的中心思想。…天主教会始终在这方面作出极大努力，在全世界协助艾滋病患的医疗机构中，属于天主教会的机构超过25%。在国家对抗艾滋病的战斗中，天主教会始终站在第一线。（梵蒂冈电台2015年7月25日）

许多感染艾滋病的同志人群羞于沟通，作为同志与教会的桥梁，同志教友团体不仅可以牵起教会与艾滋病群体，也可以成为同志艾滋病关防机构与教会关防艾滋病机构的桥梁。

四、才能和特长

菲律宾教会是亚洲天主教会的一种典范，在菲律宾生活过的人，都特别理解教会是穷人、受苦的人、边缘人的教会。以我的gaydar（同志雷达，如果真有这回事），那么多再明显不过的同志青年是教会服务的主力军，他们辅祭、唱诗、组织活动、带领圣经班，是地地道道的耶稣精兵。我所见的菲国神父伸出手背轻碰同志额头给予祝福（菲律宾特殊的方式），他们不会不知道这些。菲律宾社会有大量的异装人士，特别是在美发店，异装人士是主力。但某次一位来自荷兰的神父说，当我进到店里，发现这种情况，我对他说：你不要碰我的头。我对他的尊敬瞬间消失无踪。然而，还是gaydar，他的表现非常同志。我特别理解，极端恐同都是深柜人士这种现象。当他在课上反对同志时，他所用的圣像却是出自同性恋者达利。

我绝非鼓吹同志天才论，但同志们素来能成为各领域的佼佼者，这样的名单之冗长及无可辩驳在此不赘述。只需想想枢密会议选举教宗时，头顶上的壁画杰作正是来自米开朗琪罗这位著名的天才同性恋者。

如同那些活跃于菲律宾教会的同性恋者，他们用他们的才能去服务与福传，难道同性恋者们不可以于更广大处为教会贡献自己的才能吗?

2014年主教会议讨论后报告「他们（同志）能够为教会团体提供才能和特长」这句话的出现与删减，使我隐约感觉到一种博弈，在枢机团内部的博弈，也并非所有人都掩耳不听，不明不识。

五、福传的平台

在许多慕道班或年轻人信仰分享的场合，同性恋的问题都被作为问题提出，有的神父回答委婉，有的生硬，而在场的人如果是同性恋者还是会觉得云里雾里，或者被伤害，无法深入教会及信仰。

反思一下，教会今日若能普遍在现行教理的建议下强调尊重及关怀同

志，如果真的做到，为何那么多同志教友渐渐远离教会，甚至离开教会?

教会的福传事工，有许多不同指向性的团体，针对于不同的人群，而同志人群饱受争议，他们很难得到非常私密而有安全感的信仰陪伴，因此同志教友团体的存在，也是向同志福传的平台。当然，这样的特殊划分是无可奈何的，如若教会整体下及教区都能够包容牧养同志，或者团体能成为教区官方机构，如英国西敏寺教区的LGBT Catholics Westminster，这种划分便并非必要。

天主彩虹团体除了以网上平台形式沟通联系，在不同城市也开展线下活动，福传略有成绩，以2014年–2015年为例，约有20位朋友的受洗与团体有关。但有一个问题必须面对，在堂区他们的身份若被暴露，会如何?

在中国，最合适的情况就是本堂神父了解堂区内的同志群体，选择合适特定的人陪伴他们鼓励他们（如果是神父本人当然最好），但必须保守他们身份的秘密。这是目前比较合适的方法。追求人人都活在阳光下，当然是长远目标，却非一日之寒。

六、灵修的见证

威廉·詹姆斯[9]的意义在于指出从宗教生活的层面发掘人性的秘密。同性恋从古至今的普遍存在，从科学的角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学科都做出了广泛的剖析，但大量的同性恋信徒的信仰生活指向了一些重要的灵性生活经验，这是发掘人性秘密的一个渠道。

同志教友团体是这样的一个平台，她广泛接纳各种不同自我认知的同志朋友，去收集整理他们的故事（如同本书所做的这样），去探寻他/她/TA们人性深处的秘密，进而去分析整理，提供一个视角，他们如何信仰、如何赞颂、如何敬礼、如何灵修，固然不能将异性恋同性恋的信仰完全区隔，但同性恋者的信仰有许多因为这个身份而来的特殊信仰视角。

只需想想卢云神父的经验，他的挣扎与灵修，又鼓舞了多少人啊。

七、圣召的分辨

记得有篇文章记载，美国曾有一个调查，同志神父与异性恋神父相比较，因其对痛苦的敏感及体贴，能更深入与教友交流，因此更受堂区教友喜欢[10]。

我们相信同志可以成为合格的天主教神父修女，在可见的案例里，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同志教友在自我认知的过程中，有大量普遍地考虑圣召的案例。在我所接触的同志教友中，几乎每个人都提到曾经或现在考虑圣召。

天主教的神职独身制有其魅力，修道人在教友心中又地位崇高，或许可

以解释修道圣召的吸引力。但在同志教友中有如此大比例的案例，肯定其中有多数都是因为同志身份的影响。一来可以解释不婚，二来同志身份受到的屈辱在修道人的地位上得到补足，三来无养老之忧。

在国内外，我都接触到个别同志神父不能遵守贞洁誓愿，苟且度日，内心焦虑苦痛又不能决心离开，无非是出于世俗的考虑。我尝试邀请一位这样的神父匿名写他的故事放进本书中，他以沉默作为拒绝。通过其他人去邀请几位同志神父，他们也都毫无意外地拒绝了，因为要是被人猜出身份会身败名裂——这是中间人的原话。我理解他们又同情他们。

我多么希望那些合格的同志神父能站出来，告诉教会他们无愧于他们的圣召，他们是合格的牧羊人。同时我也希望那些违背誓愿的同志神父的例子能警醒他人。但这两种故事都没有存在于这本书里。

在同志教友分辨圣召的过程中，有许多相似或相异的经验，这些经验有普遍性，有特殊性。同志教友团体有责任将这些经验整理记录，为更多有相同想法的同志教友提供信息，帮助他们分辨真正的圣召，避免因为同志身份而走入误区，最后自己后悔又累及教会；但帮助那些真正有此圣召的同志教友从不同案例中去伪存真坚定信念；同时也为教会的圣召培育提供同志教友这一部分的可信讯息。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同志修道并非秘密话题，但大家还存在观念中的偏见，同志能成为好神职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在此我不做展开。我想强调的是以百分之二这个比例放入神职人数数据内，从古至今，上至主教下至神父修女，都存在大量同志人群，我们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这种表述绝非出于不敬，那些数量巨大的同志神职人员同样是教会巨大的宝贵财富，理应为他们正名，并给未来渴望度奉献生活的同志朋友以希望。

八、透明的合作

本笃十六世教宗辞职时，意大利报纸阴谋论：

> 教宗去年12月17日收到专责小组递交的秘密报告后，当日即决心辞职。文章引述声称见过该份报告的「消息人士」说，报告提及梵蒂冈有高层教士「按性取向结盟」，俨如存在一个「地下同性恋组织」，有教廷之外的「同性恋游说组织」，还以公开当中一些高层教士的「性生活」作为要胁，「部分高级教士面对『外部影响』——我们可称之为勒索。」[11]

教宗辞职的声明非常清晰诚恳，我们无需被报章所左右。然而，教廷及罗马神职界有同志小团体的声音从未停止过[12]，中国大陆也有迹象表明可能存在一个同志司铎网络群[13]，对于这种现象，普通人直觉是这是有问题的，然而问题从何而来，不正是由于教会缺乏整体牧灵同志的合理方案而导致的不透明造成的吗？

俗话说，人以群分，同志教友团体或同志神职团体的存在客观上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团体本身的诱惑性是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如何使同志教友团体起到积极的陪伴作用，而消解负面的诱惑性。

如果这些高层教士结成团体，能秉持神职贞洁，服从圣神的声音，去从教会高层角度思索教会对同志群体的牧灵政策，是教会与同志之福。反之，则对彼此都是伤害。

然而无论如何，目前这些消息都是捕风捉影，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同志身份的舆论性，在教会内社会上同理，继而产生的不透明。

如果同志神职、教友团体能在教廷内和教区下透明的存在，则有规范有真相，社会与教会本身都是信息透明的受益者。深知困难，唯有祈祷！

九、慈悲的叩问

2014年世界主教会议第3次非常会议《讨论后报告》初稿里提到，「天主教会应该接纳与欢迎同性恋者，他们能够为教会团体提供才能和特长」，但在最终版本里，这句话消失不见。

但是《报告》提到教会要成为接纳同性恋者的场所，但可见的事实是，教会除了不赞成同性恋者的结合，不向将财政援助性别思想合法化的国际机构的压力低头外，也未做到成为接纳同性恋者的场所。我所知道有些主教神父有心关顾，却为教友压力所迫，举步维艰最后放弃念头。

许多传统教友听到主教神父牧养同志人群了，没有先看到这些主教神父的慈悲面，那是他们需要经过许多接触与挣扎才能付诸实践的，反而第一时间冒出「他是不是支持同性恋婚姻？」、「他是不是反对教会传统？」的念头。这种人在国内国外都大有人在，国内自不消说，一般人都会有此念头。国外以伦敦西敏寺教区为例，当教区公开牧养同性恋者甚至变性人时，这类争议声音就未停绝，负面批评之声更不绝于耳。

我所熟识的一位神父在经过一段时间牧养同志信徒后，对我感慨：我这么传统的人，但是我的确从同志信徒身上看见他们的不易，还有他们的才华。

这位神父并没有改变他的教会立场，但他在接触与对话中，由衷地以慈

悲之心牧养这群同志信徒，而多数反同的基督徒，可能多数都没有接触过同志信徒，只是以批判一个符号的形式来以言词伤害与他们同样信仰的同志朋友。

当我们过慈悲禧年，口口声声相信耶稣的慈悲时，许多人却没有同样将慈悲开放给他人。他们也许会说：这能一样吗？我们不能违反教会传统。然而当注目耶稣慈悲圣像的双目时，耶稣会说你的罪太大，我不能原谅吗？我们都是罪人，都需要耶稣的慈悲，以及慈悲对待彼此。

也许因为同志朋友是相对弱势群体，他们更能理解其他人的软弱。同志信徒也是如此，更能理解其他信徒的软弱和罪过。

注：

1 480-547，意大利人，西方隐修制度创建者，本笃会会祖，所著《本笃会规》对后世影响巨大；本笃会对保存欧洲中古文明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2 1491-1556，西班牙人，耶稣会会祖，他创建的耶稣会是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会对抗宗教改革的前锋军；

3 1910-1997，有「加尔各答的天使」之称，仁爱修会创建者，197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4 http://www.renkou.org.cn/；

5 在一次深圳同志基督徒群里的对话中，谈及罗马在初期教会中的地位，一位新教徒同工朋友Joe说：「兄弟总有老大老二老三，不分彼此，一家人在一起最重要」、「我家里就是因为我爸、老大、老五、老六都想牵头把家里搞好，反而兄弟相争，居首位的要懂得牺牲、奉献、礼让，才是大哥的风度」。这种言简意赅并充满上智令人极为赞叹并感恩；

6 天主教译做避静，retreat，效法圣经中耶稣经常退到旷野祈祷，志在与天主的关系中更进一步；

7 http://newwaysministry.org/NWM/HIV-AIDS%20Retreat.pdf；

8 由Pat Nidorf神父创立，从1969年一个叫“讨论小组（Rap group）”的天主教同志小组发展起来，现为美国最大的天主教同志组织之一；

9 1842-1910，美国哲学家与心理学家，代表作《宗教经验之种种》；

10 可惜我未能找出原文，依稀记得是在北美华人性别与性倾向研究会《桃红满天下》期刊上一篇讨论信仰的文章里读到；http://csssm.aibai.com/frame1.htm，他们的网站有许多讨论同志与宗教的文章，值得一读；

11 http://www.chinacath.com/zhuanlan/jiaozongcizhi/gejiefanying/2013-02-25/19765.html；

12 台湾晨星出版约翰·艾伦《教宗本笃十六世》里也有专节讨论；

13 我从一位同志修士那里得知的，其可信度请读者自己思量，但请勿恶意揣测。

肆、

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

Nic，二十多岁的教友，虽领洗日子不长，但自小在教会学校长大，最喜欢参与弥撒及辅弥撒，亦非常喜爱圣母像。

主受难日的小祭坛布置。

爱之途径

天主教会与LGBT人士及其家庭的面面观

2015年9月9日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新闻稿

包含第一届天主教LGBT大会的牧灵计划

2015年10月3日 星期六
15:00–19:00

佩莱格里尼中心“Couderc圣德兰厅”
文生·盎博罗削大道9/11
罗马

参与者包括
玛丽·麦卡利斯，前爱尔兰总统，
接受罗伯·米根思采访，《Global Pulse》主编

以及
葛拉米克修女（美国新路牧灵共创人）；伯多禄·拉伯丁（智利，耶稣会士）；玛尔定·彭德格斯特（英国）；皮诺·皮瓦（意大利，耶稣会士）；Rungrote Tangsurakit（泰国）；安娜·玛丽亚·薇塔吉亚妮修女（意大利）

闭幕弥撒由
劳尔·维拉主教 举祭
（墨西哥道明会士 2012年及2013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主持
加俾额尔·伽达默尔（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电台第三台“人与先知”）

（罗马2015/09/09）来自世界上八个国家的天主教牧灵领袖的心声、活的见证和建议将向外界显示，在今日天主教会内，实际的牧养行动比停留在意识形态中更为有效地与LGBT人士建立了和平而富有成果的关系。

在是次国际会议中，这场对话与友好交谈被命名为“爱之途径”：天主

教会与LGBT人士及其家庭的面面观，是由欧洲同志基督徒组织论坛赞助，这场对话也将是第一届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大会（GNRC）的组成环节，整个国际会议将于2015年10月1日至4日在罗马举行，其后一天，以家庭为主题的2015年世界主教会议也将召开。

全球三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将参加是次大会，他们将组成在普世天主教会内首个由团体及个人参与的、关于LGBT牧养与正义主题的全球网络。这个网络基于共同项目运作、彼此支持及经验交流，同时也将成为与其它天主教团体及机构对话交流磋商的平台。

牧灵领袖们将于2015年10月3日15：00–19：00，齐聚文生・盎博罗削大道9/11的佩莱格里尼中心“Couderc圣德兰厅”辩论探讨，他们将特别集中在一个主题（非常确定主教会议也会探讨这个主题）：教会团体如何向LGBT人士开放。在这个研讨会上，前爱尔兰总统玛丽・麦卡利斯将接受《Global Pulse》主编罗伯・米根思的采访。

“教宗方济各的第二道通谕《愿祢受赞颂》的启示”，这个主题的主讲人安德里亚・鲁贝达和玛尔定・彭德格斯特解释：“现在是时候要聚集所有人来呵护建树我们共同的家——慈母教会，这需要教会每一个成员的全心奉献。我们共同的家园不能陷入分裂与彼此争斗，天主的每一个子民，包括LGBT人士，都要在其中寻得合适的居所。”

葛拉米克修女（美国新路牧灵共创人）、伯多禄・拉伯丁（智利，耶稣会士）、玛尔定・彭德格斯特（英国）、皮诺・皮瓦（意大利，耶稣会士）、Rungrote Tangsurakit（泰国）、安娜・玛丽亚・薇塔吉亚妮修女（意大利）将以他们的视角及见证为我们分享经验，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教会团体是如何欢迎和包容LGBT人士的。这些事工非常多元，包括在亚洲支持艾滋人士、在非洲牧养同志群体、在北美南美去陪伴那些同志小组人士及其家属、及英国西敏寺的同志牧养机构完全融入教区的经验、到意大利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新牧养经验。

闭幕弥撒将由道明会士劳尔・维拉主教主祭，他是墨西哥萨尔蒂约教区的主教，以争取人权及社会正义的工作、包括对LGBT信徒的支持而广为人知，他于2012年及2013年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在罗马将召开的这个爱之途径大会，”主讲人安德里亚・鲁贝达和玛尔定・彭德格斯特总结，“是为了向教会显示，是时候教会应该正视这个事实，即牧养LGBT人士不是问题，应在教会中为他们留有位置。我们切愿向罗马主教会议发出声音——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去将这些牧养经验推广开来，并积极发展新的方式。”

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GNRC）是旨在支持天主教会内关于LGBT及其

家属牧养与正义主题的全球组织网络。在这个网络内，彼此支持交流，致力于维护在天主教会内对LGBT人士及家属的接纳、尊严及平权。

以他们在性倾向、性别认同、发声、文化、伦理及不同背景的多元事工经验，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的成员们联结在同一的罗马天主教信仰之下，借着祈祷与事工，为LGBT人士在天主教会内完满共融与平等对待提供保障，并积极投身于保护他们在民法及教会法之下的人性尊严、人权及被平等对待。

深植于天主教社会正义训导传统，网络旨在促进保障个人的平等权利、不以性倾向被区别对待、反对性别霸权及性别歧视。

网络愿景在于教会的所有天主子民——LGBT人士及异性恋者——和谐共处、同心祈祷奉献。

申明：

2014年罗马家庭主教会议期间，13家天主教LGBT组织及个人齐聚一堂，初步发起了一个国际网络，从那时起，我们就共同致力服务于LGBT人士及其父母家属，他们包括：

欧洲同志基督徒组织论坛

Associaci ó Cristiana de Gais i Lesbianes de Catalunya (ACGIL) (西班牙)
Comitato promotore dell'associazione Cammini di Speranza – associazione nazionale cristiani lgbt (意大利)
Dette Resources Foundation (赞比亚)
DignityUSA (美国)
Drachma (Drachma LGBTI and Drachma Parents Group) (马耳他)
Ichthys christian@s lgtbh de Sevilla (西班牙)
LGBT Catholics Westminster Pastoral Council (英国)
New Ways Ministry (美国)
Nuova Proposta (意大利)
Ökumenische Arbeitsgruppe Homosexuelle und Kirche (德国)
Pastoral de la Diversidad Sexual (智利)
Wiara i Tęcza (波兰)

（爱若翻译）

走出「同性恋问题的巴比伦之囚」：
向主教会议的LGBT之声

爱若

上、会议期间见闻

罗马，意大利首都，古代罗马帝国首都，圣伯多禄[1]及圣保禄[2]宗徒殉道之地，在古代教会地位中居于「平等中的首位」[3]，天主教教廷所在，12.5亿天主教信众心中的圣地。

此次是我第三次造访罗马，从小就听过「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前两次我以完全朝圣者的身份而来，这一次除了怀着朝圣者的心态，我是为参加「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大会而来。会议将于10月1日–4日召开，讨论天主教会与同志议题的关系，其后2015年以家庭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也将召开。我似乎站在了历史的节点上。

从机场出来，坐上大巴，巴士路过圣保禄大殿，几个月前我曾在这里祈祷。大殿下是圣保禄的坟墓，我再次向他祈祷：由你而来的，你也帮忙解决了吧。《新约》中几处被用来反对同志的经文都是出自他手，而耶稣本人并未提及任何与同性恋有关的话。我祈求圣保禄能在天上为人们滥用他的话语而做出拨乱反正（不仅在同志议题上，也在其他神学问题上）。

在爱尔兰公投通过同性婚姻法案后，卡斯帕枢机[4]说过，爱尔兰公投后，同性婚姻将成为2015年主教会议的核心议题。但我在参加会议前，已经从一位长期生活在罗马的神父及西敏寺教区同志信徒的指导司铎那里听到同样的话，即这次主教会议仍旧不会对同志的议题做出什么特别申明。为什么他们都如此肯定，我的理解是，教会始终在认识上将家庭与一男一女对等，既然是家庭主教会议，可以讨论离婚再婚的议题，但同志议题顶多是附带议题，与家庭仍旧无关。

但主持会议的是教宗方济各，他的慈悲声音不是早就响彻在整个教会乃至社会吗？我祈祷奇迹会发生。第一晚，我住在圣伯多禄大殿旁的圣三赎虏会[5]开办的酒店，夜里进去旁边的圣三堂祈祷，进口处就有一尊七苦圣母像[6]，她是我们团体的主保[7]，我希望这是一个预兆。

第二天坐巴士前往会议所在地，文生・盎博罗削大道佩莱格里尼中心。

本次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大会有来自三十多个国家六十一位代表参加，

尚有部分非洲国家人士因为会议性质而未获得签证不能成行。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几位参会者分别是：

葛拉米克修女（Sr. Jeannine Gramick），美国新路牧灵的共创人，从1970年代起开始参与同志牧灵工作，因为教廷不赞同她的立场，由若望·保禄二世签字曾叫停她的工作；

劳尔·维拉主教（Bishop Raul Vera），来自墨西哥，他以争取人权及社会正义的工作、包括对LGBT信徒的支持而广为人知，2012年及2013年，他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雅各伯·艾利森神父（Fr. James Alison），他是国际知名同志权益神父，著作颇丰，我最近也在读他的《破碎之心和新的创造》；

当然还有参加大会期间「爱之途径」论坛的爱尔兰前总统**玛丽·麦卡利斯**。

第一天我们介绍各自的情况，来自哪里什么机构做什么工作，会场墙面上贴满了代表国家的国旗。有意思的是，葛拉米克修女是美国人，但是她站在梵蒂冈国旗前，大家都笑了。

来自五大洲的所有组织介绍着自己的工作，我于当天下午介绍了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工作情况，介绍了彩虹见证团契与天主彩虹团体，将《当同志遇到耶稣》这本小册子分享给大家。事后，有人对我赞叹地说：非常吃惊在中国你们能完成这样的工作。

来自智利的伯多禄·拉伯丁神父向我们展示一张照片，他在自己的地区持续牧养同志信徒，这张照片是他在罗马圣伯多禄广场，教宗巡游至他面前，他展示给教宗看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他牧养的同志信徒手持着彩虹旗。照片中，教宗和颜悦色，不知他心里在想什么。神父说，**教理的发展，是发展爱的法律，而非爱法律**。

来自捷克的朋友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如果我不是同志，不会选择成为基督徒。他的意思是因为他的同志身份，让他更感恩这份天主的神奇创造。许多同志自怨自艾，虽然也自我争取，但其实内心还是深度不认可自己，这位朋友的话应该成为启发。

还有许多其他的组织，在此不一一赘述，大家可在后一篇新闻稿中读到许多不同的机构经验。

第二天小组分享，我与劳尔·维拉主教、伯多禄·拉伯丁神父、马耳他的蒂龙及瑞典的JP牧师一组。

我对来自瑞典路德宗的JP牧师说的话印象深刻：教会急需重新定义

「家庭」，他举例，父母双亡12岁女孩卖土豆让弟弟上学，祖母辛苦照顾父母不在身边的孙子，这是不是家庭?

而蒂龙则将教会对性的保守意识形态归结于圣奥斯定[8]。

每天的会议以弥撒结束。

有一场是巴西神父做弥撒，讲道中他分享他牧养同志的起点：在我的城市，一位同志信徒被父母认为是附魔，他准备自杀，同学邀请他去大学参加弥撒，他去了，听到神父的讲道，提到要有希望，他终止了自杀的念头。神父话锋一转，那个同志信徒我认识，而我就是这位神父。

第三天就是爱之途径论坛，会中会，媒体在外等候采访，同时「基多福・哈拉姆萨神父出柜」及「教宗接见金・戴维斯」[9]的新闻也出来了，一时人人都处在一种复杂的激情高昂中，正面负面情绪都有。

前爱尔兰总统玛丽・麦卡利斯分享：我年轻时已经支持同志权益，但当我的孩子向我出柜后，我才感激年轻时的经验，让孩子生活在宽容的环境里。教理里提到同性恋者是「客观的失序」是绝对错误的。在一堆理念当中，耶稣是活生生接触的血肉。

她从总统职务上退下后，在罗马攻读教会法博士，就是希望能在教会内为同志发声。

她说：我认识许多同志神职朋友，他们说，我们不能说，因为这是游戏规则。

当天的闭幕弥撒是由劳尔・维拉主教主持的。他在讲道中说：我没有失去希望，在我的教区为同志朋友们开弥撒。而同志信徒需要知道，教会也需要你们。

最后一天选举理事会成员，这件事也完全在我意料之外。一大早我的好友玛尔定的男友来找我，希望我提名他的男友，我乐意为之。当我在白板上写了他的名字后便安心坐下。孰料白板抬至现场后，我才发现自己被来自澳洲的华人Ben提名，并且在名字后有多人跟随提名。在上午的投票中，我以22票稳居亚洲理事的第一名，但我过于自负，想到无休止的网络会议就头皮发麻，便放弃提名权，提名Ben做候选人，他顺利当选。

我将这个情况分享给团契同工，Darren愠色中鼓励我应当去做这份工作。坐下来安静细想，首先我过分依赖自己的感受，不去想这是否是天主的意思，我愿意做的事再难也要做，不愿意做的事无论如何都不做；其次这是荣誉与恩典，这不就是我一开始参与同志基督徒事工所希望达到的吗，就是能利用一切机会为他们服务，现在这个机会来了，为什么我却选择了拒绝呢？但事已至此，也只得作罢。

孰料下午的青年事务理事又征求我的提名意愿，有了上午的反省，再加上事关青年，我便欣然接受，顺利当选。同时，我的好友印度籍的卢比当选了女性事务理事。

三天半的会议，我一直被一种希望的曙光所充满。一方面来自自身，许多从事同志天主教徒工作的平信徒多数都有神学背景，文化层次高，这无异于为将来更广泛的对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会中多数人及团体都或多或少得到耶稣会士[10]的支持，我自己也有这经验。而在波兰，则有来自道明会士[11]的支持。在泰国，则有来自圣言会士[12]的支持。我们不能认为这些修会整体支持同志权益，也许只代表来自这些修会的会士个人的支持。葛拉米克修女则坦言：在美国，女修会对同志权益的支持比男修会大许多。

当我将这个会议的讯息发布在国内平台上时，回应者寥寥。谁会来关注这样一个同志天主教徒领域的盛会呢？无论是同志群体亦或是天主教会，国内的朋友们难道不是应该投来更多的眼光，去分享每一次交锋与对话的喜悦吗？毕竟任何对话都不是孤立的，所以我一直主张同志基督徒群体应该积极参与到同志运动中去。特别是我们所拥有的两个身份，同志在教会里，教友在同志间，我们处处都在，处处同在。

中、对话的艰难

听来的故事。一位教友去与他的主教谈论自己的生活，最后主教说：这一切都是关于性。教友说：不，主教，这一切都不是关于性。（来自马耳他的蒂龙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提到教会对性的偏颇立场是基于奥斯定所犯的错误。）

这就是对话的艰难。许多主教神父教友都有过人之才，却不能理解同志信徒的真实处境，而简单粗暴地下结论，这是对话的一个极大障碍。比如：

> 香港教区青年牧民委员会干事XX对天亚社说：「虽然香港的家庭问题不比欧美地区严峻，但也相当严重。自从美国通过同性婚姻法，我们观察到很多香港青年把《Facebook》的头像改成彩虹颜色。」他续说：「我认为他们是出于同情，但担心他们是否真正明白背后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把教会的价值观带给他们。这些声音需要被带到主教会议。」（天亚社中文网2015-9-1）

既然香港社会对青年们在其它公众事件上的立场赞誉有加，为何又担心他们不明白同情同性婚姻的影响呢？这种双重立场才是可笑。又比如：

总部设在芝加哥由教友运作的政治倡导组织《Catholic Vote》，负责人布赖恩·伯奇（Brian Burch）表示，「另一方会尊重那些相信男女婚姻的美国人吗？我怀疑不。教会将要反思如何在这场完全缺乏尊重和愿意妥协的行动中捍卫这些真理。」（天亚社中文网）

完全缺乏尊重和愿意妥协，这也许是同志群体对反对者的同样感受。又如：

香港教区婚姻与家庭牧民委员会[13]牧民干事XX说：香港推动同性婚姻虽没台湾、美国的「夸张」，但现在也是「水浸眼眉」，同志团体表面上是推动同性婚姻、平权，其实背后是推行性解放运动。[14]（天亚社2015年10月6日）

这种含血喷人的污蔑，简直令人发指。无怪乎该委员会出版了一本内容离谱的《同性恋与希望》，书中不仅说同性吸引倾向可以预防（若是真的同性恋的话），还引用谬误资料指同性结合有较大机会产生家庭虐待、抑郁、滥药行为和感染性病（多少是较大机会？当今异性恋家庭家暴、抑郁、滥药的例子少吗？）。在该书封底更是有一位「同性恋过来人成长小组」组长证言，自己选择成长，结婚生子（如果这位朋友本身是直人无可厚非，如果他是同志则可悲又可恨）；封底另一位朋友证言「中学时期发现自己有同性恋倾向，感谢上帝的保守，我从未发展真正的同性恋关系。现今世代告诉我们同性恋很正常，但愿书中的分享，使我们远离蒙骗。」该委员会干事的言语及这本书都显示了他们对同性恋群体极大的不理解不尊重，且只满足于找适合自己立场的、落后的书本资料数据来给自己撑腰（他们从西方找到的那些数据资料我都可以找到完全相反的证据来批判，他们远远没有理解同志是他们身边活生生的个体，而不是这些数据资料里的笼统研究对象）。

三者表现出的自大何其一致。这类人又难免意淫，觉得同志及支持人群不会理解他们，会压迫他们。总之，所有的话语都出自他们的口，无论是不是事实。但我个人的经验及在罗马会议的经验告诉我，我们这些同志教友的代表们不仅完全理解教会的训导，也理解这些反对同志权益的人士表达的意思及深层含义，我们愿意对话与交流，不愿意仅仅喋喋不休地表达自己，我们不害怕接触，因为在教会内，我们都是教友，我们都是天主的子民，能够坐下来倾听与表达。

相反，我曾致函去香港教区关顾同性吸引人士牧民小组[15]表达私人会面意愿，也将《当同志遇到耶稣》小册子以电子邮件形式寄送，但对方以忙碌

为由拒绝会面。如果委员会真诚关顾同志教友，我的邮件里表达希望向他们学习方式方法，也告明团体的情况（即使我们背后目前可能只有100位同志教友），他们却拒绝见面，这种关顾的实质究竟体现在何处呢？据香港的朋友说，他们所能关顾的对象不过是几位同志的父母，可想而知这群父母又必定面对何等的压力了。

至于汤汉枢机[16]，香港教区部分教友说：汤枢机一贯在任何事上立场温和，但唯独在同志议题上，负面立场强硬，不仅在牧函中使用落后材料（他隆重推荐出版了一本资料极其落后的《同性恋与天主教会》），最近的牧函[17]呼吁投票选区议员要考虑他们对性倾向条例的立场更是引起轩然大波[18]。

其实在今日公民社会，政治正确观非常深入，同性恋群体似乎已经不那么弱势，许多反同份子甚至觉得同志群体是「恐恐同」[19]。但涉及同性恋问题，许多教会人士的用词，反而令人讶异，只要想想帕洛林枢机那句「人类的挫败」[20]就不寒而栗。他们今天几乎没有对任何一个议题用类似严重的话语，但对于同性恋群体，这些教会上层人士却表现出了少见的刻薄，或者再想想非洲有些主教们甚至还赞同同志刑事化。

也许这种矛盾是完全不可调和的，每个人都有良心自由，我们必须尊重这种自由。但正是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更多慈悲的声音，及互相了解，还有坐下来对话的勇气。多么希望罗马的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会议能够成为教会走出「同性恋问题的巴比伦之囚」的契机，在下次主教会议，教会可以更普遍更开放更有勇气地讨论同志议题。

下、会议后的相关新闻反思

在罗马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即10月5日，以家庭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在梵蒂冈召开。网络稍后向主教会议致函，表达我们的态度和立场。虽然我们没有得到教会官方的答复，但在主教会议召开期间，梵蒂冈电台不断有官方新闻出来，我一直密切关注着新闻中的用词，兹摘录其中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新闻：

> 针对记者们提出的同性恋问题，图尔克森枢机和拉克鲁瓦枢机强调，本届世界主教会议也阐明了这个问题，尤其谈到家中有同性恋者的经历。图尔克森枢机枢机表示：“我们不给这种现象定罪，但也不让那些视这现象为‘问题’的人成为受害者。”（10月24日世界主教会议：第16天新闻简报）

枢机想强调后者，我完全赞同，问题是如前所述，话语权牢牢地掌握在

视这现象为“问题”的人手中，好话坏话都由他们说，教会听他们的声音，以他们的声音为声音。如果都不能坐下来对话，我们就都是受害者。

> 切尔内亚女士10月23日向梵蒂冈电台解释道，「公教医生捍卫生命和家庭。我们观察到这首先是一场精神战役，物质贫穷和共产主义不是家庭危机的主要原因，性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法蒂玛圣母曾预言苏联的错误会遍布全世界：先前是藉着典型马克思主义的暴力发生，如今多半透过文化上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的性革命与现今的同性恋者权利和性别意识形态之间有所连贯性。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藉由暴力占取财富而在社会上留下痕迹，但今日的革命更加深沉，竟要求重新定义家庭、性别身份和人的本性。这些人自诩为进步分子，但充其量只是诺斯底主义：这是对天主的反抗，妄想在这世界上建造完美的社会，纠正大自然和天主的创造」。（梵蒂冈电台10月24日）

这位罗马尼亚女士大约有共产主义被害妄想症，她宁愿将我们这些同志教友划入马克思主义的阵营，都拒绝将我们视为她在慈母教会内的兄弟姐妹。

在2016年的新闻中，还出现了直接点名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的文章：

> 《天新社》早前报道，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人士的简称）活跃分子曾支持反对天主教立场的会议及宣传活动，尤其当教廷召开探讨家庭问题的世界主教会议期间。这些行动包括组织一个名为「全球彩虹天主教网络」的联盟、以及一个针对主教会议与会神长的宣传运动，希望可以抗衡来自西非主教的影响。（《教廷枢机承认梵蒂冈有「同性恋游说」，教宗正在回应》2016-1-20天主教在线）

究竟谁不能理解谁呢？难道我们表达的不足够清楚，我们目前争取的是对话，而不是非A即B的答案，答案在天主手里，我们各自清楚，为何动辄就要给我们冠以反对天主教立场的名头呢，这对我们是莫大的伤害及污蔑，因为我们热爱我们的教会。

教宗方济各的慈悲言论已经深入人心，特别是主教会议闭幕礼上的讲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新闻稿中读到，而2015年10月21日的天亚社中文网刊登了另一篇文章，有一段是这样的：

> 教宗方济各亲自挑选参与本届世界主教会议的其中一位主教说，

邀请那些感到在教会被边缘化的离婚再婚天主教徒和同性恋伴侣分享他们的经历，使神长们有直面的了解，能有助会议的讨论。

芝加哥总教区布拉泽・库皮敕（Blase Cupich）总主教说：「我确实让那些声音成为我咨询的一部分。但我认为我们可以从这些感到被边缘化的人的真实心声中得益，而非经过其他代表或主教的声音所过滤。」

他说，教会领袖在计划适当的牧灵回应时，聆听和让个别信徒参与其中，以明白他们的处境是很重要的。

库皮敕总主教说：「如果我们真的已预备与人同行，我们要先让他们一起参与。在芝加哥，我定期探访那些感到被边缘化的人，不管他们是长者、离婚再婚者、同性恋者或伴侣。」

他续说：「我想如果我们准备与他们同行，我们需要真正了解他们的生活。」

我保留了另一位主教的类似言论：特别有帮助的一件事是枢机们若能邀请LGBT伴侣在明年主教会议前来分享，善良、圣洁、真爱也存在于这样的家庭，这是真正的对话和牧灵的进步。[21]

但愿这些主教们的言行能成为教会普遍的声音及行动，我们愿意在教会内与所有人同行，但首先，我们需要真正了解他们的生活，这包括所有与我们有相同想法及不同想法的人。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坦诚相对，因为教会一直强调「每个人都是一个奥秘」，而为了活出我们天主子民的手足情谊，我们愿意去分享及探索这个奥秘，并在耶稣基督内亲密守护与陪伴，直到我们获得共同的理解及答案。

注：

1 又译圣彼得，耶稣十二宗徒之一，宗徒之长，第一任教宗。在天主教信仰里，历代罗马教宗是圣伯多禄的继承人，见新约玛窦福音16:13-20「你是伯多禄，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圣伯多禄在罗马殉道，墓地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地下；

2 又译圣保罗，外邦人的宗徒，新约中共有13卷书信出于圣保禄。圣保禄于罗马殉道，墓地在城外圣保禄大殿地下；

3 Primus inter pares，拉丁文。在教会初期五大宗主教区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安提约基亚、君士坦丁堡及耶路撒冷中，因为圣伯多禄及圣保禄在罗马殉道的缘故，

罗马的主教居于平等中的首位，这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上明文确定；

4 1933-，德国籍枢机，曾任职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委员会主席，被媒体认为是教廷内开放人士的代表之一；https://newwaysministryblog.wordpress.com/2015/06/01/cardinal-kasper-after-ireland-same-sex-unions-now-central-issue-for-2015-synod/

5 1198年，教宗依诺增爵三世批准成立，会祖为圣斐理斯·瓦洛亚（St. Felix of Valois），副会祖为圣若望·玛达（St.John de Matha），该会创立旨在赎回被十字军东征中被回教人俘去的信友。根据圣教史册的记载，到1787年圣三赎虏会前后救出俘虏达90万人之多（来源维基百科及《圣人传记》）；

6 指向圣母一生所受之七种巨大痛苦，与圣母七乐相对。在我们团体的介绍中提到：在西班牙及菲律宾的同性性倾向信徒中，七苦圣母敬礼备受瞩目。七苦圣母形象象征与同性性倾向及其他性少数群体人士分担忧苦，陪伴及提升他们，与圣母同享七乐。瞻礼日9月15日；

7 指某人、某团体或某项活动的保护者，在亚洲天主教徒中，每位教友受洗时都会选择一位圣人或圣女做自己的主保，效法他或她的榜样，请求他或她代为祈祷；

8 圣奥斯定年轻时放荡不羁，在性上自由，皈依后他自己的经历影响了他对性的神学解释，但因其著作丰富，学术界从他的著述中经常引申出不同的观点；

9 详见本书专论这两件事的文章；

10 天主教修会之一。耶稣会于1534年8月15日由圣依纳爵·罗耀拉与圣方济·沙勿略、伯铎·法伯尔等人共同于巴黎成立，成员除发一般三愿外，还需宣发第四誓愿，即服从教宗。圣依纳爵本人著作《神操》影响深远。耶稣会在兴办教育方面功勋卓著，比如东亚四所顶尖大学：日本上智大学、韩国西江大学、菲律宾马尼拉雅典耀大学、台湾辅仁大学皆由耶稣会士管理；

11 天主教修会之一，又译多明我会。道明会于1215年由奥斯马的圣道明（Dominic of Osma）创建，志在贫穷人中宣道；

12 天主教修会之一，1875年由德国人杨生神父（Arnold Janssen）创建；

13 有一年我到香港主教座堂祈祷，见到教区婚姻与家庭牧民委员会赠发的「婚姻盟约-结约者贞女（夫妇圣像）」的圣像，我喜欢这张圣像，于是拿了许多回大陆送给好朋友们。后来一位年近50岁的美国同志教授与一位大陆同志朋友相恋，他对我说：「我一直把你送给我的那张圣像保留着」；有几位得到这份礼物的新教朋友们后来也再次对我提到这张圣像。与公众偏差的观念相反，多数同志朋友们极为欣赏一对一忠贞的情感，但教会法什么时候才会适当考虑这些同志教友们的正当渴望呢？

14 同志群体总被冠以各类开放的名头，但是，与许多人所理解的恰恰相反，同志群体普遍欣赏父母辈长相厮守的爱情，同志教友则普遍在神职结婚、女性司铎及离婚的议题上比许多人更为保守，他们更懂得欣赏一种理想的美；

15 该小组目前已经解散，其工作由教区「婚委会」兼顾，李福生终身执事为主席。对于这种兼顾我的个人感觉很复杂。2015年罗马主教会议期间，媒体报道说某位

主教提出在当次主教会议不必讨论同志议题，可以专门为同志议题开一次会议，他的意思是同志议题不算家庭问题，但若能有一次主教会议专门讨论同志议题，我当然乐见其成。香港教区「婚委会」兼顾牧民小组的工作又似乎反其道行之，教区通告称是「为回应世界主教代表会议于本年十月召开的第十四届常务会议对推广婚姻及家庭生活的重视，并为善用人力、物力资源」。但教宗在《爱的喜乐》劝谕中的表达又并未完全将同志议题排除于家庭之外，可参见本书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新闻稿；https://catholic.org.hk/v2/b5/chancery/achancery_2015_1116.html；

16 1939-，荣休香港枢机主教；

17 http://www.catholic.org.hk/v2/b5/message_bishop/20151105.html；

18 http://www.tzjdt.cn/archives/990；但我们也需要听听不同的声音，比如为汤汉枢机辩解的这一篇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8974；

19 http://gdottv.com/main/archives/9012；

20 爱尔兰於5月22日通过有关同性结合合法化的公投。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於5月26日傍晚在「支持教宗百年通谕基金会」的颁奖典礼上指出，这项公投的通过不只是基督信仰原则的挫败，多少也是人类的挫败（摘自天主教在线）；
但就同样的新闻，一位爱尔兰籍神父对我说，也许圣神借着这个投票结果对教会说话，但教会却没有倾听。他这样说，令我想到耶稣引用依撒依亚先知的预言说的，「因为这百姓的心迟纯了，耳朵难以听见，他们闭了眼睛，免得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了解而转变，而要我医好他们。（玛/太13:15）」；

21 我有保留网上相关言论的习惯，但少数却没有注明出处，这段话很打动我，却已经找不到出处，网络搜索未果。但我不想放弃分享这段美好的话。

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致2015年世界主教会议函

致所有参加以家庭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第14届常规会议的代表们

尊敬的主教代表们，

新成立的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成员们向你们致意！

我们是由女同志、男同志、双性恋者及跨性别者天主教友及其家庭友人所组成的团体，在上周的罗马，我们聚首几日，离你们并不远。我们这样聚首工作已经有两年，从去年的主教会议前至今年。

我们的成员分布于超过三十个国家，独立在所在地的小组工作，去帮助那些本地教会内像我们一样身份的主内肢体（也做了许多其他工作）。在过去数年中，这些工作并非易事。许多教会人士以为憎恨我们乃是服从天主，有些人至今如此，特别是在神职界。但是我们可以喜乐地分享给你们，我们仍旧保持着火热的天主教信仰！我们在逼迫中坚守信德，并准备同你们一起回应教宗方济各所号召的——宣扬福音的喜乐。

天主是奇妙的，我们带着各自的身份生活在天主子民当中，圣神赋予我们惊奇的能力（至少是我们）成为自己，祂使我们坚信，不必因惧怕我们的而惧怕，不因不宽容、官僚主义对待、失信而怨恨，而这些是我们经常性的处境。我们学习到并非是教会可以为我们做什么，而是我们需要在这些事务上为教会做些什么。

我们需要更好地预备自己，同你们一起去做悦乐天主的事（如同我们经常感受到的那般），即传扬福音与建树教会。我们需要互相扶持，有人较他人更易受到伤害。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那些同志刑事化的国家，甚至有人认为杀害同志是光荣天主。我们应该去分享信息、揭露谬误、关怀彼此所需、鼓励家人——特别是因为宪法并未尊重他们。所以我们决定成立全球网络，将所有的LGBTI天主教组织、家庭好友、其他基督徒及善心人士联结起来。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预备去分享经验、生命故事、正面案例：那些微小的爱的奇迹。

我们希望该小组也能对你们有用，尽管通过长期经验我们深知，你们许多人多么惧怕与我们哪怕是谨小慎微的沟通，甚至尽量少与我们接触。但我们都需要学习，与耶稣共处，不因谬误而恐惧，不恶言中伤，但我们经常陷入这类处境，甚至有人将这些言行归于教会训导。你们会发现我们的韧性，因为我们深知自己为天主所爱。由于缺失牧养同志的可见牧者，我们更好靠

近及相信那位牧者（耶稣），他甚至因为爱我们而献出生命，我们听从他的声音，对他而言我们不是敌人，他聚集羊群点亮生命，因此我们聚首去经验这些果实。因此，你们也许会讶异我们的服从。

所以，我们致函给你们，希望你们在这次主教会议期间彼此鼓励，为接下来的教会牧养提供新的方式，找到一条新的途径去照顾家庭，而非将新酒装在旧瓶中。我们非常激动，因为你们与我们都听到教宗方济各上周在美国费城世界家庭会议上精彩的讲道，他提到耶稣和梅瑟两人都批评那些妄图掌控圣神的人。

在我们这次聚会期间，每台弥撒我们都为你们祈祷，我们也请求你们的祈祷，希望我们很快可以喜乐地直接接触。对于过去数年所发生的事，我们表示惊叹，因为在天主那里无所不能。我们是你们所有喜乐工作的参与者及陪伴者。

主内彩虹兄弟姐妹们向你们致意！

罗马，亚西西的圣方济瞻礼，2015

附录：
Steering Group 理事会

在罗马召开的第一届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大会的最后一天，十人被选举为理事：
Benjamin Oh (Asia) 胡伟强（亚洲）
Tim Smyth (Oceania) 提姆（大洋洲，**截至本书出版已去职**）
Georgina Adhiambo (Afrika) 乔治娜（非洲）
Fernando Gonzalez (South America and Caribbean) 费尔南多（南美及加勒比海）
Francis DeBernardo (North America) 方济各（北美洲）
Michael Brinkschroeder (Europe) 迈克（欧洲）
Ruby Almeida (Female) 卢比（女性事务）
Joseanne Peregin (Female) 罗斯安妮（女性事务）
Chris Vella (Bisexual) 克丽丝（双性恋事务）
Eros (Youth) 爱若（青年事务）

在第一轮选举中，六位区域理事被选举出来。在第二轮选举中，女性事务、双性恋事务和青年事务理事被选举出来。这些理事共同构成了整个理事会。

（爱若翻译）

主教会议之后开启了教会包容关怀LGBT人士的新阶段

2015年10月25日新闻稿

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注意到以“家庭在教会及当代世界上的圣召和使命”为主题的2015年世界主教会议的最终报告。我们认识到主教们所递交的最终报告仅是会议进程的一步而已，在教宗方济各做决定的过程中，应当静候他更充分的回应及反思。

我们为教宗在会议闭幕礼上的讲话所鼓舞，尤其是他说到：“我们的工作同样关乎去打开那些紧闭的心灵，它经常隐藏在教会的训导及良好意愿之下。为了坐在梅瑟（摩西）及判官（民长、士师）的座椅上，我们时常带着优越感，无法深入理解那些特殊案例及受伤的家庭…会议应帮助我们尝试去打开更广阔的视野，超越阴谋论及狭隘的观念，如此我们方能去维护和传播作为天主子女的自由，去传扬基督信仰的更新之美，但实际上，我们往往使用古旧的或令人无法理解的言辞。”

很明显，对于过去使用在性少数人群身上的不当表达，主教们并未达成一个更为积极的共识。然而我们在最终报告里（76）清楚地看到，一个教会包容关怀LGBT人士及其家庭的新阶段已经开启，希望最终能在普世的教区里得以执行。在这个段落里明确提到“应对那些有同志成员的家庭予以特别关心”。如此，没有理由不将同志伴侣本身、同志家长的子女纳入牧养关注点。

非常遗憾的是，报告仍然认为为了子女的益处，收养或抚养的资格应属于一男一女的夫妻范畴。这种申明罔顾大量社科研究成果，并贬低了那些同志伴侣的慷概、单亲家庭及照顾遗弃子女的人（65）。同样不幸的是，最终报告高度认同“性别意识形态（gender ideology）”这个缺乏任何科学依据的被造词汇，这为那些不愿倾听及回应对LGBT人士及父母家庭的牧灵关怀的人提供了借口（8）。

我们强烈反对一种毫无根据的指控，即西方发达国家对贫困国家的财政援助是辅以有条件的引入同性婚姻法（76）。我们也对世界上许多国家仍旧对LGBT人士判罪、施以酷刑及判处死刑感到极其沮丧。

尽管2015年主教会议并未发展制定出一个接纳LGBT人士的严正声明，但我们非常重视会议期间致歉的表达，对于LGBT人士及家庭渴望追求更深

入了解及反思同性关系和家庭生活的现状，这表达是针对过去伤害性的及不准确的言辞。天主教会更敏感关注LGBT议题的大门，已经随着2014–2015年的世界主教会议的进程被打开，虽然存有异议，但不能就此关闭。

申明：

2014年罗马主教会议期间，13家天主教LGBT组织首次在罗马聚首，初步发起了一个国际网络。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于2015年10月1–4日在罗马由来自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代表们正式启动。

（爱若翻译）

若门还未打开，钥匙也许在门垫下？

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对教宗方济各《Amoris Laetitia – 爱的喜乐》宗座劝谕的回应

教宗方济各主教会议后的宗座劝谕以《爱的喜乐》为题，为天主教会的牧灵工作开辟了新视角。劝谕既谈到教会对家庭和婚姻的基本教导，也谈到要更实际和「接地气」（grounded）地鉴别家庭生活中的真实的现实经验。虽然如此，但我们注意到，这些视角并未完整运用到不同性别和/或性倾向（同志）的人士身上。

欢迎新牧灵方法

我们支持教宗采取更为积极的姿态，从坚守教理朝向更人性化地追随基督的芳表，扎根于真正的慈悲，这慈悲「是不堪当的、无条件的和无偿的」（劝谕296，后仅标数字）。我们欢迎——避免不考虑「各种复杂情况」（296）而下判断，而要努力让每个人在教会中找到合适的存在方式——的新牧灵方法（297）。这确是非常积极的姿态，教宗重申了他在《福音的喜乐》（2013年）劝谕中的观点，教会常常扮演「恩典的仲裁人，而非恩典的辅导员」，同样，教会不应是通行税征收处（toll house），教会应是「天父的大家庭，所有人虽然带着各自的问题，但在那里他们都有自己的住处」（310）。

我们感激教宗授权地方教会针对牧灵、伦理和教理问题去寻找合理的阐释方法（3）。这将使得教区在具体牧灵实践中有更大的灵活性及自由度，特别是当涉及到牧养同志群体及他们的家人时。

劝谕对牧灵分辨给出了新指引，牧者需要尊重个人的良心，追随「慈悲牧灵的逻辑」（307），考虑特殊情况。劝谕拒绝了将「自然律」理解为「已经建立的一套规则」，这是传统上反同论调的依据。取而代之的是，自然律应被视为「一种客观激励非常个人化抉择的源泉」（305）。确实，对待「那些有同性性倾向的人」应予以「尊重的牧灵指引」，才可能「在他们的生活中理解和充分生活出天主的旨意」（305）。

性教育

教宗重申了梵二会议关于「一种积极审慎的性教育」的教导，他指出在这样「一个性被稀松平常化及消耗殆尽的时代」（280）性教育所面临的挑

战。教宗指出，「性冲动可以直接通过自我认知和自控能力滋养出宝贵的喜乐及爱的相遇的能力」（280）。教宗还呼吁性教育必须包括「尊重和欣赏差异」及必须在与相异于自己的他者那里学会欣赏一个人的身体（285）。我们希望这些申明能改变许多同志青少年的生活，因为他们在学校里经常被忽视，他们的特别之处并非总能健全地被意识到及被拥抱，通常教会的成员也表现如此。

同志人士的家庭

当教宗明确提到那些「包括同性性吸引的人」（250）的家庭，他肯定了每个人的人性尊严，无论其性取向为何。他要求对他们尊重以待，并拒绝攻击和暴力。然而，教宗在劝谕中讨论对有女同志、男同志成员的家庭牧养关怀时，他将其放置在了“危机、忧虑和困难的投光灯”此一章节中。这样的分类揭示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同志话题仅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简单问题，而不承认家庭接纳那些同志家属是一份天赋（giftedness）和恩典。

我们欢迎劝谕确认了一种尊重的牧灵关怀。从我们为同志天主教友的工作经验中得知，最尊重且有效的牧养关怀形式是，在磋商中做决定、尊重他们的生活现实和声音、在信仰团体中尊严以待及接纳他们的天赋。

语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劝谕使用“homosexual orientation同性性倾向（在部分小节中）”一词指那些经验到为同性所吸引的人，考虑到在早前的一些教会文献中讨论这个主题，总是使用较为负面的“homosexual tendencies”表达同性恋倾向。

这并非代表教会已经克服了基本的语义问题，甚至是使用“same-sex attractions同性吸引”这个表达也过于简单化而不能令人满意。我们提醒教会在表达时应与那些促使偏见和歧视的词汇保持距离：“本质的恶”和“客观的错乱”。这些词汇助长了高欺凌率及同志青少年的自杀率，对许多同志人士及其团体产生了可怕的后果。

同性结合

令我们感到失望的是，教宗重申了教会的长期立场「在同性结合与按照天主计划的婚姻家庭生活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251、252），并且似乎在这新“时代的征兆中”，教会没有提供更大范围的对话及神学探索。那些世界范围内的天主教徒同性伴侣们的活生生的经验，应该鼓励到教会去辨

别这些及那些各样的同志人士生存状态，而非继续进行分类陈述，关闭对话大门。

值得思考的是，教宗方济各关注当代文化的巨大贫瘠，显而易见的个人孤独感，造成了天主在个人生活及人际关系中的缺席。他指出，国家有责任通过立法及增加工作机会以确保年轻人意识到他们组建家庭的计划（43）。梵二会议同样也有类似表达，「这样的爱，联结人性及神性，趋向伴侣间自由及相互的自我奉献，经历了温柔和行动，并渗透到他们的整个生命」（125）。然而，这表达似乎仅限于异性恋人之间，但是劝谕有沉默的空间，似乎这表达也同样适用于同性伴侣间。我们希望教会对非常规的同性关系也有同样的逻辑，并且将能「勿忽视尚未或不再符合教会关于婚姻教导下的这些特殊情况里的建设性元素」（292）。

对暴力反同的人的谴责不足够

我们也忧虑地关注到教宗重申了主教会议文告的立场，认为国际援助与通过同性婚姻法绑定是不可接受的（251），却未对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对同志刑事化的合法暴力表达足够清晰的谴责。劝谕承认同志人士经验到攻击和暴力，但未就避免这样的事情做出任何形式的补救建议。

在全球范围内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志人士们继续面临各种形式的攻击及暴力，这表现为结构性的、身体的、文化的、精神的、心理的暴力，劝谕的这种回应是不足够的。对同志人士的定罪、滥用私刑、死刑、拷打、厌恶疗法、道德诽谤、否定人权等仍然盛行。我们敦促教会领袖呼吁终结各种形式的针对同志人士及其家庭的攻击及暴力，我们敦促教廷对同志刑事化的法律明确提出谴责。这些声明与教宗在劝谕中所表达的原则及现行的教会训导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理解性别及「性别意识形态」

我们还注意到教宗方济各性别意识（ideology of gender）的话语框架根植于生物性常态的性别理解（understanding of gender as a biological constant），并且提到，性别意识形态据称弱化性别认同，「是个人的选择，也可以随时间而改变」（56）。值得赞赏的一点是，教会对与性别相关的议题都有相对简单的关注。我们敦促会教会不要忽视跨性别者的生活经历，对他们来说，选择与生理性别不同的性别身份不仅是选择不同的性别，而是允许他们忠于“真实”的自己，如同他们经验到的那份内在最深处的存在感一般。

与此同时，我们欢迎教宗承认男性和女性不是僵化的范畴，性别的社会结构应该是动态的。因此不应基于性别，而阻碍一个人进入某职业、某行业或领导职务。（286）

对同志议题需要加深分辨

劝谕提倡教会牧灵工作中的对话策略的同时，也显示了欠缺对同志生活的科学理解，及他们在教会内外所面临的严酷现实。

我们邀请教宗及主教会议的神长们设立一个倾听工序，涵盖同志人士及他们的家庭、该领域的专家学者、心理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用以寻求广泛咨询。我们希望这个工序能帮助教会去辨别对同志人士的理解，并及时澄清及修改其对同志人士及天主对他们的计划的理解、教理及用语。

结语

我们乐见教宗温和鼓励家庭内的对话，这基于一种认信，家庭内的不同成员，尽管有不同的立场、关注点、能力和见解，但这对话仍将开始并持续发生。教宗继续提到每个人都有他/她的现实和关注点，他敦促对他人要有敏感度及同理心，「站在他们的立场（ourselves in their shoes），关怀他们的心灵，感知他们最深切的关注，把他们作为加深对话的出发点。」（138）

我们感激这种理解的对话，我们也邀请教会自己能拥抱这类型的对话，对教会内的同志人士——他们也想向教会分享他们在性与性别多样性下的活生生的信德，——也能采取这种态度，我们敦促教宗在教会大家庭内应用他自己的建议，「从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一样中解放出来，一种精准的敏锐也是必要的，谨防对话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僵化现象干扰。」（139）

2016年4月9日新闻稿

教宗方济各的《爱的喜乐》宗座劝谕结集了2014年和2015年两届「家庭」世界主教会议的成果，这封劝谕对全球的同志教友（LGBTQI）、他们的父母和家庭带来的问题比答案要多。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欢迎这封于2016年4月8日出版的劝谕，但对它只轻描谈写同性关系及性别认同表示失望。然而，实际上，在这个慈悲禧年里，对同志教友敞开的大门并未被绝对猛烈地关闭。无论如何，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欣喜于教宗方济各提供了一些线索去找到可能开门的钥匙，尽管看起来这把钥匙会是在门垫下。

教宗方济各打开了教会参与牧养多元教友生活现实的新方向，这包括牧

养那些同志教友，他们也同样是天主的子民。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欢迎教宗提出的牧养重点从陈旧的神学理解、强调律法及规则中走出来，并授意教会所有的牧者与那些从前被认为“非常态”甚至“错乱”的人站在一起，并从他们学习。但现在关键问题是，《爱的喜乐》的原则如何在个体及教会的理解、良心第一、根植于尊重与正义的牧养关怀及伦理神学的发展下运用于同志群体。

劝谕强调每个人的人性尊严必须被尊重，不仅是拒绝「恐同者」及「恐跨性别者」的歧视，而是反对一切加诸于同志人士的攻击及暴力。这些声明需要运用于梵蒂冈的事务中，教廷需要公开支持在全球范围内同志非刑事化，谴责因性倾向和性别身份而来的酷刑和死刑。梵蒂冈应该为同志人群的人权发声，令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感到遗憾的是，劝谕仍然保留了「西方国家对贫穷国家的援助与推广同性婚姻合法化相联系」这一毫无根据的指控。

尽管劝谕强调的牧灵政策是热切的欢迎，但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不能忽视那些不实、不准确的神学用语所持续带来的对身心健康的伤害，诸如「本质的恶」及「客观的错乱」。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赞赏《爱的喜乐》中并未出现类似用语。这样的标签滋生出的偏颇立场，易使同志个体及群体产生较高比率的被欺凌、自我伤害及年轻群体的自杀现象。

同志教友及他们的父母和家庭不能继续被视为挑战教会大家庭的「问题」，但必须被视为对话的积极参与者，如同教宗方济各邀请我们所有人——带着各自的礼物来为了整个教会的益处——那样。我们在此呼唤一个更新的组织结构，一个在——教会圣统和神学界、同志教友及他们的父母、年轻人，包括同志家庭的孩子、人文学科不同科别的专业人士——之间所组成的国际性的「倾听工序」（international ‘listening process’），这个「工序」能够帮助所有天主子民发展我们关于人类的性及性别身份的视野、表达和教育。

（爱若翻译）

关于「基多福・哈拉姆萨神父出柜」及「教宗接见金・戴维斯」的几点澄清及反思

爱若

9月30日至10月5日，我本人在罗马参加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的第一届大会，在大会第二天传来消息，教宗私下接见了那位拒绝为同志伴侣发出结婚证书的文员金・戴维斯（Kim Davis），一时大家情绪激愤，不久中文新闻也被翻译出来，似乎确有其事，难道教宗真要如此伤害同志教友的心吗？到会议的第三天，基多福・哈拉姆萨神父（Krzysztof Charamsa）出柜并有男友的消息也如惊雷般横扫意大利新闻头条及中文新闻。这两件新闻在过去的一周里，被各方人士讨论及辩论，我也被问及感想，但我发现许多新闻存在不实及被断章取义，许多新闻标题本身就过于惊悚文不对题，起初觉得会有更新新闻出来，但似乎大家陷入辩论未及关注跟进准确信息，立场言论几乎都有偏颇。我本人被选为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青年事务理事，又与多方人士私交甚笃，觉得有责任应该联系过往许多话题一起，为国内的同志教友们提供一些澄清及思路。

先澄清这两件事的细节：

1） 10月3日，任职信理部的波兰裔基多福・哈拉姆萨蒙席接受了意大利及波兰媒体的采访，公开其同性恋身份，并坦诚有伴侣有性关系。他在采访中称「他披露自己身份的时间与主教会议不相关，但希望可能为会议添加一把声音」，并说「我是一个快乐和自豪的同性恋神父」[1]。他同时也提到「我希望向主教会议上表示，同性的爱也是家庭的爱。男同志、女同志、变性者的心里都渴望着爱和家庭」…「我知道之后必得放弃我付诸一生的神职工作」[2]。

2） 今年9月，在肯塔基州罗文郡工作的公务员金・戴维斯以她的信仰为由，多次持续拒绝为同性情侣办理结婚证，被以藐视法庭罪而被判处拘押，引发全国大讨论。当教宗私下接见她的消息传出来后，大家情绪激愤便可以理解。但究竟事实如何呢？

10月5日天亚社中文网刊文，「教廷其后发出声明，指教宗与戴维斯的会晤，不应该被解释为对她的立场表示支持，并说教宗访美期间在该大使馆会晤了“几十人”，还澄清会晤期间唯一要接见的人，其

实是教宗从前的一位学生及其家人」[3]。由此这件事的清晰逻辑是，教宗自己的意愿是与认识的一位同志旧友见面，而他携带了同志伴侣。但最后却在安排下会见了几十人，其中包括金・戴维斯，而后金・戴维斯却告诉媒体，教宗鼓励她坚持立场。我们并未见到任何新闻支持这点，尽管教宗在从美国回程的飞机上的确说过「本着良心反对是一项权利，而且是人权的一部分」[4]，但这句话并不能成为教宗支持金・戴维斯的证明，教廷其后的声明也证实了这一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仅提供我的思路，与大家交流：

1） 基多福・哈拉姆萨公开携伴出柜，在中文新闻里，有人赞他有勇气，或许的确如此。但对我而言，他在主教会议前携伴出柜，并非简单是挑战教廷的同志立场，而是挑战天主教神职独身制。如果他出柜说自己是快乐的、骄傲的、独身的同志神父，我会为他高声欢呼，这也是同志权益在教会内的一项诉求，即同志可以成为好神父好修女，如同异性恋者一般，但在信理部的文件中则持否定态度[5]。但该神父既然有了伴侣，则另当别论。（我曾听到许多神父对独身的认同，也曾听到有神父感叹为何教廷不开放神父结婚，这是另一个议题，不在我讨论之列）

他的出柜有两个负面影响：一是教会多数人会将这件事集中在同志身份上，认为这是来自同志的挑衅（这固然是偏见，但很可预见），二是其它人士对教会神职独身制的嘲讽批评（如当下可见在部分新教徒中的态度）。

除了基多福・哈拉姆萨能够做回自己（如同许多同志神父修女们满心欢喜于自己的奉献生活般，无论有伴侣或是独身，做真实的自己就是可喜的事），如果说这件事有一丝积极作用，也许的确将同志议题更深入地切入此次主教会议，无论主教代表们是否直面，至少外界的焦点已经形成。另外该神父任职于信理部，的确反讽意味强烈，不要忘记拉辛格枢机（本笃十六世）曾长期是信理部的部长，而在他手上签署的文件对于同志议题持极端否定态度[6]。

2） 以该神父出柜并有伴侣为由，部分教会人士批评同志，这是不公允与错误的。我们也知道，少数异性恋神职人员或明或暗有违背自己所发贞洁誓愿的行为。无论是异性恋者或者同志，当他们选择度奉献生

活，他们在天主面前就是平等的，同志神父破坏了贞洁誓愿，不能将之归罪于同志身份，如同不因异性恋神职违愿而将之归罪于异性恋这个身份。

同时，那些过往娈童案的主角多数是异性恋者，而教会常错误地将他们与同性恋挂钩，是极端不负责任的中伤。这点必须要严正说明。

3） 对于嘲讽批评天主教神职独身制的朋友，我也想做出提醒，独身是人类社会一切宗教都存在的深刻而复杂的现象，并非天主教独有。而认为天主教坚持神职独身是希望掌控财富，那么试问给一个人大笔金钱要求其独身是否可能？更不消说神父修女们可怜的微薄的生活补助，他们为何要去牺牲人类最美好的性爱呢？如果不能将他们视为渴望在现世生活出天国不婚不嫁的预表——最好的榜样就是耶稣本人以及圣保禄——而将他们的奉献以教派相轻的态度加以嘲讽，不仅促狭，也显得自己的信仰不严肃，缺乏同理心。

4） 奉献生活并非同志信徒逃避自我的方式。有了起初的逃避，可能造成以后的违背誓愿，异性恋者也是如此。但我所听到同志朋友修道意愿过多，需要深刻分辨，切莫令自己人生有悔，亦给教会带来损失。

但切记，对于那些愿意遵循教理自愿守贞的同志教友，以尊重理解感激之情对待，也许他们的牺牲、服从与见证，才换来今日教会的大讨论。

再此，也向同志教友与教会同时提出一个问题，既终身执事是否是有奉献倾向的同志教友的合理选择？「终执这圣召是特别为弱势社群服务。」此职务须担起先知角色，反省社会不公义的事情，培育信徒的社会意识[7]。一个问号一直盘踞我脑海，法典规定接受终身执事职前是独身的之后也必须保持独身，但是同志婚姻既然在教会法内无效，那些在宪法下结婚的自愿守贞的同志伴侣们是否可以毫无良心愧疚地接受终身执事职？面对大量同志神职存在及同志教友在教会内积极服务的客观事实，法典专家和伦理神学学者们难道不应该深入思考相关问题吗？

5） 作为同志教友，我们对教会的诉求，首先是停止在教理中使用同性「性行为/倾向」是「本质的错乱/客观的错乱」（intrinsically disordered/

objectively disordered）此一表述（用普通人可能会使用的词也许更易理解，「变态」）[8]，因为这直接否认天主创造的完美性。

其次是教会真正实践以慈悲之情体恤对待的教理，并「新酒装新瓶」，重新定义家庭的概念。以一则大陆新闻为例，父母双亡妹妹辛苦工作供养哥哥们读书，试问这是否家庭？爱是家庭的根基，而非性别。

在本届主教会议上，神长们也承认「在某种意义上，教会对今日家庭的状况负有责任，因为教会关於家庭的思想几乎还停留在“中古世纪”，跟不上现实，而且过於规范，缺乏整体观念」[9]。

我们希望教会能承认同志伴侣亦可在教会法下结成家庭，并以教会之礼去接纳并祝福同志伴侣。

6） 如何解读金・戴维斯事件呢？支持者说：我们必须服从天主，而不是堕落的法律。而反对者以她曾离婚三次的事实指责她虚伪。这是一桩悲剧，但又是无可奈何的悲剧。

以天主、圣经及教理来支持自己的论据，支持者可以堂皇指责法律对恐同人士的压迫，大谈服从天主，而不谈服从政府的话（这个经典的基督徒话题！）。而下一次，假如同性婚姻法被推翻，他们大约又决定要服从政府了。在对于同志的议题上，普通人的双重标准是很深的。

天主、圣经及教理成了许多基督徒的借口（无论有意无意），屡试不爽，信心满满，冠冕堂皇，这种内在逻辑通常是冷酷的非福音的方式。

离婚对每个家庭及当事人都可能造成伤害，一位离过三次婚，之后找到上帝（金・戴维斯几年前皈依基督新教，但其父母是天主教徒），她内心的伤痛是可以理解的，在上帝那里找到了安慰，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她却在自己得到了安慰后，而以信仰之名拒绝他人。

虽然，我们需要尊重每个人良心自由决定的权利，这也是教宗所强调的意思。但我们不能接受金・戴维斯的作为，我们必须要争取宪法及教会法对同志权益的保障，如果我们认同同志是天主爱的平等创造。同样，对话与教育也是达成和解的重要途径。

7） 探讨教会内的同志权益，无需将其与「开放神职结婚、女性晋铎、堕胎」等议题捆绑起来，似乎我们追求同志权益就要与这些开放问题一

起向教会发起挑战。如果有人愿意在这些议题上发问，我们尊重这种自由，但需知同志议题与这些议题截然不同，不必捆绑。我们看到在许多传统天主教国家，将堕胎与同志权益捆绑在一起，我个人无法理解也不接受。同理，将同志权益与开放神职结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厘清基多福·哈拉姆萨神父的用意再做判断）、女性晋铎捆绑在一起也不应是我们的意愿。

8） 对于许多争辩，直同之辩、独身之辩、教派之辩，彼此的误解、甚至恶意中伤，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个阶段。耶稣说：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对话是建立在彼此的真诚之上，加深了解不断发展友谊，而非无意义的口舌之辩。我建议大家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个人灵修及福传上，当你是喜乐的，活出真基督徒的美好信仰，其他人会被吸引来靠近你，而无意义的争辩则令人近而远之。

最后，对于教宗方济各，那些反同人士与我们部分同志朋友似乎都对他缺乏理解及苛刻，反同人士觉得教宗改变教会传统立场，同志朋友觉得教宗还需要说得更清楚。但我必须要提醒大家，教宗说「福音的谦逊是指要彻底消除自己的一切习俗或者偏见，将对天主的信仰、对教会训导的忠诚以及教会和灵魂的益处放在前面」[10]。如果仔细理解这句话，再结合教宗的《福音的喜乐》及《慈悲面容》通谕，需知教宗并不希望陷入争论不休，而是向圣神开放，提倡教会作为慈母的一面，以慈悲之情去拥抱每一个人。

当然，我们也需要做好长期准备，教会亦有她的时间表，变化也许不会在一朝一夕，但我们需要继续为此勤勉工作及恒常祈祷。

注

1 2015年10月5日，天亚社中文网；

2 2015年10月4日，东森新闻云；

3 2015年10月5日，天亚社中文网；

4 2015年9月29日，VOA；

5,6 参见信理部2005年11月4日，《对有关有同性恋倾向者准备进入修院或晋铎之圣召之鉴定准则》，其中提到：在这一个教导的光照下，本部在征得礼仪圣事部的同意。坚持有必要清楚地肯定，教会在深深地尊重这些有问题的人之同时，不允许那些犯有同性恋行为的人，和那些显示深深具有同性恋倾向，或支持所谓的同志（淫荡）文化的人，进入修院（司铎培育所）以及领受圣秩。拉辛格彼时已经由信理部部长荣任教宗职，文末特有其批准一句。

参见信理部2003年6月3日，《有关赋予同性配偶法律地位建议的考虑》，其中提到：至于在同性恋者结合已获法律承认，或已被赋予婚姻应有的法律地位和权利的地方，信徒有责清楚和坚决地加以反对。在制定或实施此等极不公义的法律时，信徒必须避免作出任何正式的合作，而且在执行这些法律上，应尽量避免作出实质的串同行为。在这方面，各人可自行援用良心抗拒的权利。

从时间上来推算，基多福·哈拉姆萨在这两份文件发布期间正工作于信理部，他个人的内心活动不得而知；

[7] http://www.chinacath.com/news/haiwai/2015-02-08/48789.html；其实我觉得终身执事可以是同志信徒思考圣召的一个合理方向，且不论今日华人教会对终身执事缺乏推广；

[8] 见《天主教教理》2357、2358；

[9] 2015年10月10日，梵蒂冈电台；

[10] 2015年10月5日，梵蒂冈内部通讯；

2015年10月13日 定稿

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与美国同志群体同悲同在

在奥兰多枪杀案后这段充满悲伤和不断寻求希望的艰难日子里，我们所有的同志人群都沉浸在这种伤痛和不被理解的感同身受中。对于我们而言，同志教友以及我们的家人，对众多性命的逝去难以言喻及无法理解。这事件提醒我们人类的局限。在此愤怒和悲伤的时刻，这是我们人类自然真实的反应，我们寻求天主的慈悲。

我们认为，无论是否相信天主或相信其他宗教，我们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我们这群在社会和教会里为包容和正义而勤勉工作的人，带着我们各自的信仰，我们都是同一／独一天主（The One God）的子民，无论是穆斯林或是基督徒、佛教徒、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犹太教徒或其他信仰的信徒，每个宗教都是基于类似的原则而创立，**而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爱**。我们与整个同志群体一起，对这起枪杀事件表示深切哀悼。

在枪杀事件发生后，我们不断地为受害者及他们的亲朋祈祷。在美国国内及国外，我们透过各种行动表达深切关怀，诸如：祈祷、奉献弥撒、致函和发表文章。尤其是我们网络在美国的成员，新路牧灵（The New Ways Ministry）和尊严团体（Dignity USA）在枪杀事件发生后做了一些略有成效的工作，以表我们的共同情感及内心想法。

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对此事公开表达同悲同在的人中，不仅是平信徒，也有许多教会的领袖，他们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心情。许多主教，如加州圣地亚哥教区的罗伯・麦克罗伊主教（Robert McElroy）就承诺「我和你们站在一起」，鼓励我们继续工作。我们希望透过教育、普世对话与分享生活经验，能够为社会和教会带来变革。因为今时今日，在社会和教会中，部分人依然时常表达恐同立场及态度，并为此而辩护。

教宗方济各在他最近发布的《爱的喜乐》宗座劝谕里表示，我们应该拥有接纳和包容的态度，并且拒绝所有针对同志群体的暴力。教宗的声明强调，和平不仅是暴力的缺席，亦是公义的彰显。因此，我们承诺并表达，身为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的成员，我们与奥兰多同在，与所有遭受暴力、歧视、和迫害的同志人群同在，无论他们身处美洲、欧洲、亚洲、大洋洲或非洲。

愿天主的爱与和平常与我们同在。

2016年6月19日

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理事会

（关素慧 翻译）

呼吁教宗方济各谴责所有对同志群体的仇恨和暴力

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对——梵蒂冈谴责奥兰多枪击案为「可怕和荒谬的暴力」及「愚昧的杀人和无谓的仇恨之表现」的言论——表示欢迎，世界各地的许多主教们对佛罗里达州针对同志群体的仇恨而酿成的惨剧表示了谴责，我们呼吁教宗方济各本人也能亲自表达谴责之声。

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在美国、欧洲、亚洲、美洲和大洋洲的主教们，以及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世界多国的领导人都一致认同，这次的大屠杀，是出于仇恨同性恋群体而制造的。

可悲的是，在教会内，有部分枢机主教及主教们依然敌视同志人群。他们鼓励并支持教会和立法机构歧视同志人群，还继续认同教友们对同志群体的仇恨和暴力行为。

耶稣，和福音的精神都谴责暴力和歧视。我们希望教宗方济各加入奥巴马总统以及世界多地的领导人，一起谴责对同志人群的歧视和暴力。

作为基督信徒，我们都必须活出福音的精神。天主教会应当成为谴责「恐同」和「恐跨性别」暴力及不公正法律的领导者。

教宗方济各在此奥兰多恐怖事件之际，可呼吁所有天主教主教及立法机构，杜绝一切暴力，不再维护那些因仇恨同志群体所犯下的罪，也不维护那些煽动仇恨和恐惧的行为。

教宗方济各在他最近的《爱的喜乐》宗座劝谕中，呼吁我们必须更加热情和包容地对待所有人，也呼吁我们拒绝任何针对同志群体的暴力行为。通过这些段落，教宗强调，和平，不仅是暴力的缺席，乃是正义的彰显。

2016年6月19日

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理事会

（关素慧 翻译）

教宗向同性恋者道歉：「基督徒需要捍卫某些人，但我们却没有。」

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对教宗方济各在亚美尼亚返回罗马的飞机上答记者问的回答表示欢迎。自美国奥兰多枪击案后，他第一次对同志群体发出个人声明，不仅为我们，更为我们的家庭带来光明与希望。梵蒂冈发言人于奥兰多枪击案后的第一时间表态，并未直接清晰地将之定性为恐同或仇恨罪行，普世教会则要求及等待更直接清晰的讯息。

虽然教宗方济各的言词简洁，但却十分有力。三年后，教宗把他三年前的名言「我凭什么去判断他人呢？」（2013年）提升为「我们凭什么去判断他人呢？」，即把他原本的讯息由个人反省层面提升至公开对普世教会的要求。这个声明绝对不能被轻视，它正反映了教宗对天主教会的愿景。

在慈悲禧年里，教宗告诉教友们不仅对同志议题的反省是必要的，也需要真正表达出良善心谦。这一完整的答案无疑也包含对同志群体需求的行动。当教宗声明：「我相信教会不应只对曾经被冒犯的同性恋者道歉」，这绝对构成了历史的里程碑。教宗方济各把传统的教会训导、教会的漠视、其它言行对同志教友和他们的家人所造成的伤害及暴力行为的深远影响揭示出来。正如在奥兰多所发生的事，没有任何理由可将暴力合理化。但我们亦清楚知道，微妙的恐同态度以及沉默，公然地排挤或强迫他人回到「柜子」里，在许多时候，这态度及沉默为暴力培养了温床。

对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而言，教宗要求教会向同志教友道歉，是令我们所有人成为解决方案一部分的伟大契机。基于此，我们建议开展一个步骤，即在梵蒂冈开始一个官方委员会，建立和发展正式的对话。诚如网络的理事会成员，来自智利的费尔南多所言：「我们知道教宗在这个过程中备感压力，我们向他表示衷心的谢意，并支持他在教会内坚定不移地去走这条包容和公义的道路。」

我们衷心感激教宗不仅为同志人群打开了窗户，那些与我们同在的边缘人群：「穷人、被剥削的妇女、强迫工作的童工」，由于过去的歧视及牧灵局限，也在等待我们的接纳及关顾。教宗也要求我们去请求他们的宽恕，他向我们显示出「爱的喜乐」通谕是如何成为整个教会指导原则的可行方案。

2016年6月27日

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理事会

（Giovanni Battista翻译）

性别认同不是一种社会趋势或相反天主的罪

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对近期教宗方济各发表的关于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和学校教育的言论[1]表示遗憾。跨性别者和兼性人（TI），如同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一般，无法选择自己的性别身份，但教宗建议，年轻人不应该在学校被教授这一点。性别身份只可被发现，无法选择。如果学校向学生传授性别认同是一种选择，那么毫无疑问，学校课程必须改变。

当教宗方济各重提本笃十六世的意见，他们曾就性别议题有过谈话：“我们生活在一个违反天主的公义且充满罪恶的时代”[2]，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教宗的言论缺乏同理心。此类与跨性别者和兼性人有关的声明，不但无法彰显天主对他们的爱，无论他们是否是天主教徒，他们不断受到社会、教会和家人的质疑，只因为他们活出自己的本性。声明甚至可能被理解为允许对跨性别者和兼性人的谴责及欺凌，即使这绝非教宗本意。

当教宗对「性别认同」有错误理解时，他的声明在教会内外造成了混淆和误解。透过学校教育，促进社会对跨性别者和兼性人的包容，这并非一个后现代趋势，或有偏见的游说团体寻求挑战教会的传统教义，或打破社会结构的行动。跨性别者和兼性人的存在，与人类自身历史一样久远，这表现在许多艺术、文学作品和世界各地多样的文化及宗教传统中，无论是否基督宗教，譬如在美洲、波利尼西亚和东南亚的文化中。主要的区别就是，如今严谨的生物学、心理学和精神科学领域的研究和证据显示，支持接受一个人的性别身份可能不同于他/她的出生性别。

我们了解并感激教宗方济各所显示的信号——在教会内对于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教友可见度及接受度提高——的巨大进步，遗憾的是，跨性别者和兼性人教友以及他们的家人却还未得到同等的对待，尽管教宗最近与一位来自西班牙的跨性别者会面，教宗也在他的宗座劝谕《爱的喜乐》中对性别理论使用了更为温和的言辞。

认为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3]是为促使年轻人以为「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性别」是一种误读，这对科学理解跨性别者和兼性人的渴望有所偏差，特别当这些人是天主教友时。遭受欺凌、抑郁和自杀，都是跨性别者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青少年跨性别者，自杀率比同龄青少年高出百分之四十。全纳教育乃是要在学校里解决这些问题，试图保护年轻脆弱的生

命。因此，梵蒂冈最近的相关声明，不仅增加了跨性别者和兼性人的痛苦，也造成了普通教友与跨性别者和兼性人的距离，刺激了偏见和歧视。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教会对不公义的事情保持沉默，甚至支持对性少数人群和他们家人的迫害及犯罪。

我们诚心期盼和祈祷，教会将显示出对跨性别者和兼性人更深的理解及尊重。我们也希望表达我们愿意在这个过程中支持教会的决心。我们愿意提供分享跨性别者和兼性人教友及家人现实中的生活故事与见证。他们的故事与见证将会向我们揭示他们的信德、生活、身份、痛苦及希望，所有这些都存在于教宗《爱的喜乐》劝谕的精神中。

我们十分赞赏教宗在世界青年节期间，提及教会内外的穷人和移民的困境。同理，我们愿意强调，教会是所有人的家，这包括我们的跨性别者和兼性人兄弟姐妹。我们一起在教会里寻求理解、包容和正义，我们走在相同的道路上，即我们的信仰和性取向/性别认同之间的更和谐真实的道路。

2016年8月4日

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理事会

（关素慧 翻译）

注：

[1,2] http://www.catholicherald.co.uk/news/2016/08/03/pope-francis-its-terrible-children-taught-they-can-choose-gender/；

[3] 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是1994年6月10日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召开的《世界特殊需要教育大会》上通过的一项宣言中提出的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过程。它容纳所有学生，反对歧视排斥，促进积极参与，注重集体合作，满足不同需求，是一种没有排斥、没有歧视、没有分类的教育（百度百科）。

教宗方济各反对「性别理论」的过度修辞显示了他对同志牧养的矛盾

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感激赞赏教宗方济各在对格鲁吉亚访问期间，及在返回罗马的飞机上的记者会里，多次提及同志群体及他们的家庭。他的言辞包含非常重要的讯息，他关于牧养同志群体展望的途径，如同是彼此陪伴抵达耶稣的途径，这需要巨大的准确的洞察力。

教宗关注的重点在于同志群体的特殊状况和生命经验，他们的个案，及在他们的特殊表达中，认识到生命就是生命，并以此给予教会重要的见证。“教宗说，他总会优先考虑对同志群体的关怀，他与那位西班牙跨性别者的友情是一个绝佳榜样，这表明他是真诚同情并尊重同志教友的”，卢比・阿尔梅达（Ruby Almeida，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两位主席之一、英国同志教友团体Quest主席）如是说。

教宗方济各对同志人群的牧灵关怀无疑在教会内跨越了一大步，但是，仍有其不准确的地方，这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他在克拉科夫参加世青节期间及这次访问高加索地区时使用的「性别意识形态」（gender ideology）这种表述。这种极其混乱的表述最近经常被各地教会高层使用，用以抵制对同志群体的接纳和道德平等（moral equality）。“教宗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不同表达无疑显示了他在同志牧灵策略这一块的矛盾”，迈克尔・布林克施罗德博士（Michael Brinkschroeder，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两位主席之一、德国「同性恋与教会」的项目负责人）如是说。“若牧灵洞察力不是基于对同志群体的接纳和对他们道德平等的承认，但结合社会性别理论夸张的警告，这些声明制造了双重约束信息，双重约束信息不仅混乱且造成心理伤害。若教宗真想成为同志群体的良善牧者，他需要清楚地表达他想传递的信息。”

不过我们需要看到一种强烈的变化，在记者会上，教宗没有使用「同性恋倾向」(Homosexual Tendency)和「同性恋状况」(Homosexual Condition)，而是使用了更为真实和适当的「同性恋取向」(Sexual Orientation)。“在谈到性取向和多元性身份时，教宗使用了更为柔和的表达。不过，在教宗的表述中，也显示了一定程度的偏见和对同志人群生活经验的误解。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非常乐意与教宗方济各对话，去帮助教宗能全面理解同志教友群体的内在及牧灵渴求”，卢比・阿尔梅达如是说。

2016年10月4日

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理事

（爱若 翻译）

同志身份与神职并无矛盾

我们注意到从教宗方济各对教会接纳同志人士的积极步伐的一步危险退步。在最新题为《司铎圣召的恩典 / The gift of the priestly vocation》的司铎培育基本规则中，圣职部（The Congregation for the Clergy）以充满歧视性的言语强调了对同志人士进入修院并最终晋铎的一些要求。

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主张教会应该接纳并平等对待同志平信徒及他们的家人，我们同样认为那些建树教会的度奉献生活的男男女女也应该在教会内被平等对待。「在我们网络大家庭里有一些悲剧性的案例，他们的同志身份被发现后，不得不忍痛离开了修道生活。在极端的案例里，他们的身份甚至被公开曝光。」卢比・阿尔梅达（Ruby Almeida，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两位主席之一、英国同志教友团体Quest主席）如是说。「一旦他们被修院除名，这些前修生的信德将因疏离感、抑郁、巨大的失落感和困惑而备受煎熬。他们希望将生命奉献给耶稣的召叫被这充满歧视性的措施彻底打碎。」

将同志人群拒之于教会神职体系外，而非对这些回应圣召的男女尊严以待，是非常消极负面的做法。「教会的许多文件声明，同志蒙召为守贞，他们的性无需被表达，然而稍后又提到，他们选择神职是不合适的。这双重信息扭曲了教会的公信力。我们不应忽略在圣职部的部分文件中，使用过一些微妙的同性爱论调的言语来描述司铎与耶稣之间亲密排他的关系。」迈克尔・布林克施罗德博士（Michael Brinkschroeder，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两位主席之一、德国「同性恋与教会」的项目负责人）如是说。「你不能指望一个人生活在不断吃闭门羹（slamming doors）及矛盾的信息中，还能保持身心良好的健康状态。」

尽管这份新规则是特别针对男同性恋者的，但它制造了一个先例。「那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女性兼性人（intersex women）又当如何？她们是否也会被同等要求？一旦我们发现并决定生活出度奉献生活的圣召，我们希望看到并遇到一份有建设性的并能影响深远的方案，以帮助我们在教会内的服务。」卢比・阿尔梅达如是说。

这份规则中出现了诸如「Homosexual Tendency」和「克服Homosexuality」的表达，这些表达取消了人类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的价值，可被视为潜意识的同性矫正治疗。「新规则未尊重准备晋铎的同志修生的道德及精神的健全性。因为它试图基于对同志无知理解的情况下通过有争议的圣职准则，以代替自己的良知。」迈克尔・布林克施罗德如此总结。

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理事会

2016年12月8日

（爱若 翻译）

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理事会执委选举公报

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理事会于2016年7月举行了执委的公开提名与选举。

一如2015年罗马的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大会所期盼的那样，在数月的同工之后，我们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清晰的组织结构和工作角色定位，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理事会终于举行了合适的执委公开提名与选举。选举在有组织有纪律且非常顺利的情况下进行，我们彼此非常清楚各自的神恩及如何彼此扶持，以助于我们的全球网络未来的发展及成长。我们是一个行动的网络，同时也是一个祈祷的网络。

谨此向您扼要汇报我们至今为止的重要工作：

- 我们有三个小组会议，分别是网络发展小组、下届网络大会筹委会（包含筹款）和宣传公关小组，由此三个小组的会议延伸出了六次理事会会议。
- 我们发布了四组新闻稿，分别是关于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初创（2015年10月）、关于教宗方济各宗座劝谕《爱的喜乐》（2016年4月，辅以四页扩展回应）、呼吁教宗谴责恐同暴力（2016年6月，同时发布了对奥兰多同志群体的声援信）及教宗方济各向同志群体道歉（2016年6月）这四组主题。我们也推出了两份网络通讯（2016年1月和5月）。以上资料皆以多种语言向全球发布。

以上所有这些协同工作，与诸多非正式会议及工作组的时空观不同，我们每次会议需要跨越七个时区，意谓着这要求我们在一天的不同时间段来共同讨论。这是一个奇迹。显而易见，我们不可能在没有彼此，没有罗马会议的精神，没有您的肯定、贡献、想法和祈祷的情况下完成这些并继续下去。

以下是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理事会选举出来的执委团队：

两位主席：

卢比（Ruby Almeida，Quest，英国）来自印度，曾是媒体讲师，任职于伦敦都市大学及西泰晤士学院，现为自由培训师，英国天主教同志团体Quest主席。

迈克（Michael Brinkschroeder，Homosexuelle und Kirche，德国）德国神

学家及社会活动家。他是「同志神学研习小组」及共融团体「同性恋与教会」的创始人，服务于慕尼黑的天主教同志群体。2011–2015年，他是欧洲同志基督徒论坛的两位主席之一，负责天主教事务。

秘书：胡伟强（Benjamin Oh，Acceptance，澳大利亚）
财务：克丽丝（Chris Vella，Drachma，马耳他）
宣传：费尔南多（Fernando Gonz á lez，Padis+，智利)

愿他们在管理服务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的的过程中蒙主祝福!

作为必要的辅助，若一位执委因故空缺，副手不可或缺，本次理事会也选举出了副手执委们：

副秘书：提姆（Tim Smyth，Acceptance，澳大利亚)
副财务：罗斯安妮（Joseanne Peregin，Drachma，马耳他）
副宣传：爱若（Eros Shaw，天主彩虹团体／彩虹见证团契，中国）

作为一个合作无间的团队，如果没有方济各（Francis De Bernardo，New Ways Ministry，美国)和乔治娜（Georgina Adhiambo，Vowek，肯尼亚)全身心投入的杰出奉献，我们就不会有如此系统富有成效的工作。

请持续在您的思想及祈祷里纪念我们，如同我们为我们全球的兄弟姐妹们所做的祈祷般，他们不惧风险，向全球的同志基督徒们宣讲天主国度的正义、和平与爱。

我们向世界各地所有那些在选举后提出回应及反馈的网络成员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天主保佑!

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理事会
Ben – Eros – Fer – Geo – Jos – Tym – Mic – Rub – Chris –Fran
2016年9月2日
英文版本请见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官网http://rainbowcatholics.org/?p=852
（爱若 翻译）

2017年11月30–12月3日第二届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大会
请静听我的伸诉 HEAR A JUST CAUSE（咏/诗17）

2017年5月9日 新闻稿

中文/英文/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

自2015年10月与非凡的家庭主教会议同时召开以来，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已经运行了一年半时间。自那以后，教宗方济各、一些主教、神父、修女、教友、全球各地的同志牧灵小组针对同志议题，在天主教会内发表和采取了许多不同的言论和行动。他们中有些人极大地推动了同志群体及其家人被平等对待及被接纳，但也有许多人始终坚持他们的反同立场。我们需要与普世教会和社会保持一种开放和直接的对话。“我们各自在本地区做了许多努力，但确实只是我们平信徒团体单一的、全球的声音，教廷和梵蒂冈本身的参与也是必要的，”网络理事胡伟强（澳大利亚同志牧灵小组「接纳」成员）如是说，“我们这旅程作为独立的起步，当有很多协同力量，就可以一起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网络。”

经历网络的存在所带来的益处，我们非常高兴地向您宣布：**第二届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大会将于2017年11月30–12月3日，在德国慕尼黑–达豪（Munich–Dachau）召开**，此次大会的主题是「**请静听我的伸诉**」（咏／诗17）。“我们追求平等的时机已到，我们的呼求应当被倾听，因为这确是正义的事业，总之，时间紧迫。”网络理事罗斯安妮（马耳他同志牧灵小组「Drachma's家长小组」成员）如是说。

本届大会由慕尼黑的「Homosexuelle und Kirche同性恋与教会」(HuK)及「Catholic Queer Church Service天主教酷儿教会服务」两个小组承办。“我们赞赏并感激他们的奉献，因为我们知道要完成这样的工作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和善意，”卢比·阿尔梅达（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两位主席之一、英国同志教友团体Quest主席）如是说，“我们也感谢一些类似HuK

的小组，展现出来想承办大会，以及为大会的各种所需设身处地考虑的善意。”

会议的主要议程围绕审定和批准我们的章程、网络基金会和会员注册。同时，我们将开展不同的工作坊，分享和讨论全球及地区的同志教友的情况。本次会议我们也将组织参观慕尼黑市区及达豪集中营纪念馆，“我们非常兴奋能再次聚首，上次大会我们有机会聆听和理解关于我们的兄弟姐妹在亚洲、非洲、美洲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广泛经验，在那里同志群体被包容和公平对待远不如西方国家。”乔治娜（网络非洲代表，西肯尼亚同志牧灵小组Voweek成员）如是说。

欢迎记者及媒体，请在您的时间表中标记。

更多信息请浏览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官网: http://rainbowcatholics.org

（爱若 翻译）

伍、

公益

东方礼式的布置。（Nic）

关于性倾向的一些基本知识和概念

Damien Lu（星星），爱白文化教育中心

编者按：考虑到许多普通教友甚至同志教友对同志科学的生疏或偏见，决定在书内加上一篇解疑文章，供大家参考。作者星星博士作为爱白网“同志问答”栏目的主持人，常年在线回答同志朋友们关于情感关系、性知识与性技巧、性倾向与性观念、性安全与性心理等方面的问题。感谢其慷慨允用这篇作品。

1. 性倾向的定义

性倾向的科学定义，是“持久性地对一个或两个性别产生的情感、浪漫和性吸引。”（Sexual orientation refers to an enduring pattern of emotional, romantic, and/or sexual attractions to men, women, or both sexes。）[1] 性倾向不是一种选择，也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性倾向分为异性、双性和同性倾向。现在有人提出“无性倾向”，但这个概念还未被科学界普遍接受，也还没有很清晰的科学定义。

有些学者认为，人类性倾向是一个谱带，所有的人都在“纯粹”异性恋与“纯粹”同性恋之间。关于这个概念，有很多误解，其中有些是因为定义混淆，下面会详细谈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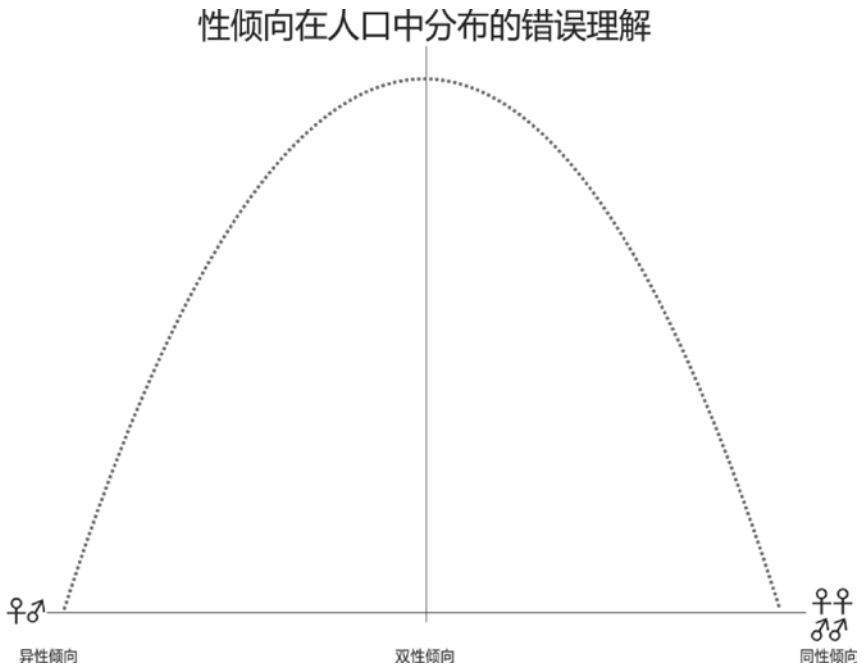
大家常常听到的关于性少数群体的词汇是LGBT，分别指女同、男同、双性倾向及跨性别。从性少数群体征求权益角度，这些不同的群体联合在一起是有深远意义的。但从科学角度，应该指出的是跨性别并不是一种性倾向，而是一种性别认同，这是两个并无必然关系的概念和现象。也就是说，在跨性别人群中，同样有异性倾向、双性倾向和同性倾向。有些人由于误解和迷信，把同性倾向与跨性别混淆。有些年轻同志，甚至以为可以通过变性来面对社会压力，使其与自己的同性爱人在一起。实际上如果真的变性，这个爱情也就不可能了。由于跨性别不属于性倾向，所以本文不会谈到太多。

2. 性倾向在人口中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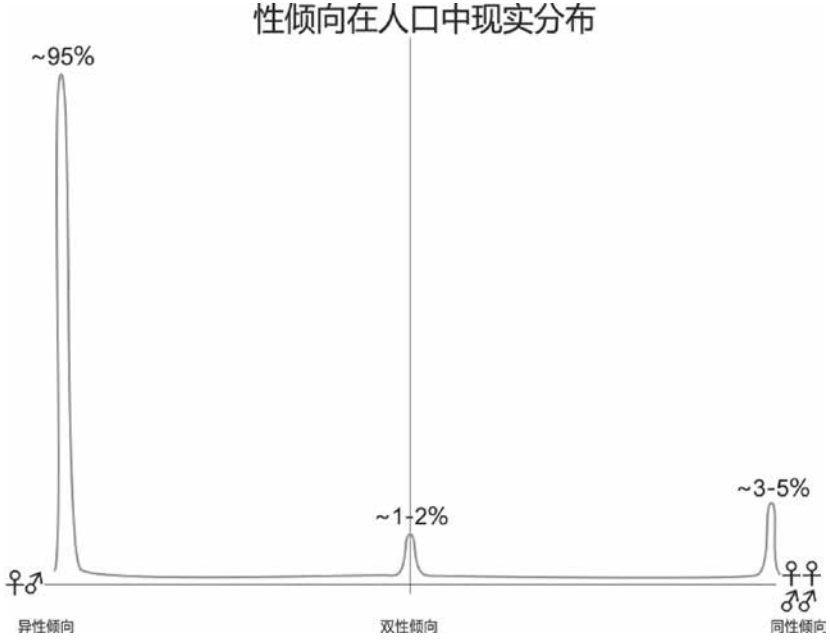
关于同性倾向在人口中的分布，有很多推论和假说，最低的低于1%，最高的在10%。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性倾向的定义。有些早期研究，没有清晰地区分性倾向与性行为。比如金赛在1948年做的报告中，提到男性中有10%左右的人，曾在青少年期与同性有过性接触。这被很多人理解为人口中（至少男性人口中）有10%同性倾向的人。现代科学研究对于

性倾向的定义是更成熟的，性倾向的判断标准不再仅仅以性行为为依据。导致数据差异的另一个常见因素，是宗教理念的影响，比如很多保守基督教派宣扬同性倾向在人口中低于1%。在中国，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极端民族主义。有些人认为承认中国有同性恋，是对“华夏文明”的侮辱。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社会上流行的一些对于性倾向比例的偏见和迷信。

关于双性倾向，同样有很多误解。很多人对于上面提到的，性倾向分布是一个谱线的说法，有错误理解，认为既然金赛认为所有的人都在“纯粹”异性恋与“纯粹”同性恋这两个极端之间，那么说明大部分人是双性倾向。有这种错误理解的人，往往以金赛的报告为依据，而实际上金赛本人是反对这种说法的。实际上，现代研究结果指向性倾向确实是二元化的，也就是说大部分人是处于接近“纯粹”异性倾向的位置，一小部分人处于接近“纯粹”同性倾向这个位置，也有一小部分人处于中间位置（即双性倾向）。下面两图展示了这两种理解。



现代研究，综合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以及人口统计结果显示，异性倾向约占总人口的95%，同性倾向约3–5%，双性倾向约1–2%。



3. 性倾向与性行为、自我认同和社会角色

上面说到，性倾向是“持久性地对一个或两个性别产生的情感、浪漫和性吸引。”这与其他与性有关的概念，比如生理性行为，自我性定位和社会性角色，是有明显的区别的[2]。虽然科学界的对于性倾向的共识指出，性倾向是持久性的，不可改变的。但对于人类来讲，性行为是高度可控的。所以一个人完全可以有与性倾向不相符合的性行为。也就是说，一个异性倾向的人，可能涉入同性性行为，而一个同性倾向的人，可能涉入异性性行为。所以，区分性倾向与性行为，是很重要的。比如一个同性倾向的人可能选择与异性有性关系甚至结婚，这只说明他/她的性行为对象是“异性”，并不意味他/她的性倾向“变为”异性倾向。

在中国，有些人相信所谓“假性同性恋”或“境遇性同性恋”，他们举例认为军队里、寺庙里，有些人是同性恋，但离开之后，就不再是了，并以此来证明性倾向是可以改变的。这也是典型的将性倾向与性行为混淆的例子。这些人中很多只是在特定环境里，由于缺乏接触异性的机会，所以介入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他们从未属于同性倾向。

4. 如何判断性倾向

现代科学研究显示，性吸引一般在儿童期间（7–10岁）即已出现。性倾向的出现，并不须要有性行为或感情关系经历。有些人错误地以为，如果没有尝试过，性倾向就无法判断。性倾向实际上是一种直觉，即使一个人在还没有任何性经验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判断自己的性倾向。

那么，性倾向的判断是如何做到的呢？上面说过，性倾向的定义是指对于某个性别（或两性）的性欲望和感情欲望。所以判断性倾向，两个因素都需要具备。也就是说，不能仅仅依靠一个人的性行为判断。比如有些年轻人，为了试探身边的一个人是不是同性倾向，会在睡觉时去挑逗一个人，也有时是在清醒时为一个人提供性服务。这样的试探，是并不能判断一个人的性倾向的。年轻男性每天清醒阶段，会勃起300多次，很多人自己都无意识。很多人仅仅通过机械摩擦，就能勃起甚至达到性高潮，所以仅依靠性行为判断性倾向，是完全不可靠的。

反过来，有些人常用“喜欢”形容自己过去的经历。我经常收到年轻同志的来信，说自己幼时曾“喜欢”异性。但喜欢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同性倾向的人，完全可以喜欢异性，也能有很深层的友谊，但如果不具备性吸引，那显然也与性倾向无关。

网上流传一些所谓可以测试一个人的性倾向的方法，都是不具备科学意义的。性倾向是只有本人自己，通过自己的直觉，感觉性吸引和感情欲望，才能做出判断的。

5. 双性倾向

社会上乃至性少数群体内，对于双性倾向有很多误解和偏见，也有不同程度的歧视。这些大多反映在两个极端，一部分人相信所有的人都是双性恋，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根本不存在双性恋这样一种现象。当然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

前一种想法，仍旧是因为对于性倾向定义的理解有问题。比如有些人以为，如果和两性都能够发生性行为，就说明一个人是双性倾向，如果按照这个定义，确实绝大多数人，至少在特定环境下都能够做到，但如上文所述，性倾向是不能仅仅以性行为为依据来判断的。事实上，双性倾向的人，是可以从两性中任何一个获得性和感情方面满足的。所以，真正的双性倾向的人，并不必须同时在生活中发生与两性的性关系，绝大多数双性倾向的人，在生活中的任何阶段，是可以与异性或者同性建立稳定的一对一关系的。

否认双性倾向的存在，也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这些否认的存在，一部分

原因是因为有些自称是双性倾向的人，确实是实际上是同性倾向而不能接受自己的人，甚至有些人以双性倾向为借口，解释自己为什么在有了固定的异性情感关系甚至婚姻之后，还在关系之外有同性关系。

科学界对于双性倾向的存在是有定论的，对于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有足够的统计达成共识（见上面的图表）。

另外一点也应该提到，学术界有些人曾认为，双性倾向意味着对于两性的性兴趣是大约对等的，这个看法现在已不再被科学界接受。性倾向从很大角度上，并不具备可量性，所以对于两性各自的吸引程度，已不再被看作判断双性倾向的标准之一。

6. 自我认知

同性倾向与同志，严格地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同性倾向是homosexual orientation的翻译，同志则约相当于gay。虽然在日常生活中，这两种称呼有时混用，但前者是内在的，自己不可控制的特征，后者则包含自我认知的成分。也就是说，一个人有可能是同性倾向，但由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在人生很晚的时候才意识到，甚至终身都无意识。这些人仍然是同性倾向，但可能完全以异性倾向的社会角色生活着。

同志一般是指同性倾向并且自己已经意识到，并且有不同程度自我接受的人。

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倾向的早晚，与个人经历、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有很大的差异。这就是虽然科学界对于同性倾向在总人口中的分布已有共识，但具体在每个文化中，“同志”的比例却有很大差异的原因。

中国近年来一再流传的所谓“同性恋越来越多”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对这个问题缺乏知识造成的。实际上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开放，越来越多的同性倾向的人更早地意识到自己的性倾向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在自己生活中（或至少在一定范围内）以自己的真实本质生活，才给人这个所谓“同性恋越来越多”的印象。

自我认知，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谱带，从勉强、无可奈何的接受自己，到以自己的性倾向为自豪，这个改变对一个人的生活、心态、感情关系的状态等等，都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性倾向却不能良好地接受，就可能出现焦虑、自卑、自我怀疑等等，会严重地影响一个人的生活。所以推动良好的自我认知是每个同志个人和同志群体的一项重要任务。

7. 性倾向的成因是什么?

科学界迄今为止还未发现性倾向的具体成因，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性倾向是先天或在出生后不久就已决定的。具体的影响因素，包括基因、激素、和受前两个因素影响的大脑结构。

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有数百项科学研究，指向性倾向是先天生理因素造成的，但由于这些研究前后跨越几十年，而且大多并非出于研究性倾向成因的宗旨，而是在研究其它课题时偶然发现的，所以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讲，下结论比较困难。有幸的是，2010年一位英国神经学家Simon Levay出版了一部书[3]，综述了近年来关于性倾向成因的各种研究和理论，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一读。

关于基因，这里应该解释一下。近年来的科学研究，转变了科学界对于基因与生理现象之间关系的态度。之前人们曾认为每个基因像是一个开关，影响着一个生理现象，所以曾有人预言某一天可能会发现一个gay基因。但随着人们对基因的进一步研究，现在发现实际上基因与生理现象之间的关系是交错复杂的。一个基因往往影响着多个生理现象，而一个生理现象也可能受多个基因影响，所以也许永远也不会出现一个所谓“gay”基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发现性倾向生理成因，只是有可能原因不仅仅是单一基因。

8. 关于性倾向成因的一些假说

- **心理分析理论**　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提出的理论，认为童年时期的家庭状况，能够导致同性倾向。但在社会心理学有了现代调查研究手段后，这个假说已被推翻。不幸的是现在还有人相信，不仅给很多同志带来心理伤害，也导致很多同志父母经历无谓的愧疚和焦虑。
- **性经历**　曾有人认为，一个人的早期（甚至童年）的性经历，能够影响性倾向。比如有人相信被异性拒绝、童年时被性强暴，能够导致同性倾向。这与上面一点一样，在有了现代科学统计之后，被发现对性倾向没有影响。
- **社会建构**　社会建构理论，对于理解性倾向的社会意义、与所谓主流社会的关系，社会角色及标签对人的影响，有极大的贡献。但对于一个个体如何成为某一性倾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现在有些人解读社会建构，认为性倾向都是社会加于人的标签。且不论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建构”成为同性恋是多么可笑的说法，这样的解读，忽略了成千上万的同志的切身经历，他／她们大多从幼年就直觉地知道自己与他人不同，这不是社会建构所能解释的。

9. 性倾向可以改变么?

绝大多数人的性倾向，是终身不变的，但也有一些人，尤其是女性中，性倾向有一定的流动性。不过有一点应该清晰地指明，科学界对此也有共识，就是性倾向不可能主观改变，不论是通过本人努力还是通过外界干预的方式。

在西方，有些宗教势力一再企图“治疗”同性倾向，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种“治疗”有任何效用，而且往往会给人带来身心伤害[4]。

在中国，也有些人由于缺乏现代科学知识和贪图利益，在提供所谓“治疗”。他们声称将很多人治的“结婚了”，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这是多么可笑的“治疗结果”。

注：

1 美国心理学会Answers to Your Questions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exual Orientation & Homosexuality；

2 美国心理学会Sexual orientation and homosexuality；

3 《Gay, Straight, and the Reason Why: The Science of Sexual Orientation》，Simon LeV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1 edition (September 29, 2010)；

4 美国心理学会Insufficient evidence to support sexual orientation change efforts - A new APA resolution, based on an ext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advises against therapy to change sexual orientation。

慈悲如同天父

伯铎修女
（沈阳圣母圣心修女会、晓明之星关爱中心）

编者注：伯铎修女的部分工作对象因为涉及到同志朋友，所以我想向大家介绍她的工作。第一部分是她的自述，第二部分是她的一份计划书的部分内容。希望大家认识到她这颗慈悲如同天父的心灵，也希望教会内外更多人能投入到相关工作与牧灵中来。

一、修女自述

2003年由于自己有心多学些知识，我在业余时间去中国医科大学听了香港艾滋病基金会O.C老师的讲课，进而对艾滋病有了更进一步和正面的认识。艾滋病对个人生命、家庭的影响和伤害是很严重的，如果不去防控，将成为国家或是人类的一大灾难。听后令我十分震惊！在后来的日子里，我隐约觉得自己有一种使命去宣传「人人应关注及学习预防艾滋病，尤其是善待那些感染者」的讯息。

两年后，也就是从2005年6月开始，我开始踏上了致力于“晓明之星关爱中心”救助、关爱HIV感染人群的服务之旅，帮助那些有生活需求和精神困苦的患者朋友。用内心最真挚的情怀面对他们、尊重他们，尽可能地理解他们的感受，体谅他们的苦痛，用十足的耐心、真挚的爱心、无微不至的关爱走进他们的生命，在接纳与聆听中将他们封闭已久的内心世界打开，亲自包扎他们受伤的心灵，进入他们生命的故事里，用爱的心灯来照亮孤独的人，爱护他们如手足。

十年的风霜雪雨、十年的备至呵护、十年的真情陪伴，回想起来，这真是在投入爱、回馈爱、包容爱、理解爱、分享爱、营造爱中铺设出的十年关爱之路。这十年有许许多多让我为之动容和记忆犹新的画面，多少次为那些因治疗失败离开的患者而悲伤，又有多少次为那些治疗康复出院的患者而庆幸而喜悦！

故事一：

当我得知在医院里，有一位感染了HIV病毒的孤儿生病住院，除了医生、护士给他打针换药之外，身边没有一个人照顾他。我决定去拜访他，当我走进病房时，看到他绝望的眼神，可怜的像一条遍体鳞伤的小虫子蜷缩在

床上。就在这一刻,我的心为之一动。我觉得他就是我们的孩子，更是天主的孩子，于是我几乎每隔一天就到医院看望他、照顾他，给他带去营养健康的食品，鼓励他坚持治疗，叮嘱他平时注意饮食的营养和规律的生活。除此之外，每次到医院我都会帮这个孩子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如：整理床铺，收拾卫生、倒便盆、剪趾甲、洗脸、上药、喂饭。孩子说想吃沙县小吃的鸽子汤，从那时起我就成了沙县小吃订餐的常客。就这样，我把一碗碗营养汤送到医院，一口一勺地送到孩子嘴边，一天天看着孩子脸上的肉丰满了，气色变得红润了。在这个孩子住院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不知道买了多少碗沙县小吃的营养汤，给他讲了多少故事，也不知聆听了多少关于这个孩子在成长路上的伤心和不幸的故事。就这样，他重新振作起了生活的信心与勇气。也可能是我们的行动感动了这个孩子，后来他对我说：“谢谢您，等我病好出院之后，我也和您一起去做志愿者，去关心需要的人。”更使我感到惊喜的是，他决定以福音的价值观作为他生命的终向，他接受了天主教会的洗礼。渐渐地他的身体恢复了健康，他出院的那一天我和志愿者们一起送他到家里，他的脸上再一次露出了笑容。

故事二：

20多岁的小王自幼父母离异，年少的他只身打工，在无意中感染艾滋病。原本靠打工的收入仅够维持生计，病倒后没有了生活来源。万般无奈下，小王只能求助家人。医院长期的治疗和高昂的医疗费，给他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经济负担，几乎拖垮了他的全家。因此得病后的小王心理压力很大，常常处于担忧、恐惧、自责和焦虑之中，他也难以向人透露自己的苦闷，这些负面的情绪时时萦绕着他的心灵。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经济负担，使他惶惶不可终日，似乎整个生命从此暗淡无光。是啊，这青春的花朵还未绽放就将枯萎，这是多么大的人生悲剧啊！他是多么渴望生命的继续，渴望有人理解与支持，渴望这个世界就是那个能满全他需要并得到爱和照顾的大家庭。在那段日子里，每当我去医院探访小王时，他的妈妈就流着眼泪说：“我就这一个儿子，无论如何我都要救他，我儿子今天比昨天好多了，谢谢你的关爱。”当她拉着我说话时，我深深地感受到一位母亲对儿子的眷爱、对儿子病愈的无限期待以及对现实困境的无奈。看着这位来自贫瘠山区的母亲，看着她那满布皱纹的额头，看着她那双满是老茧的双手，我深深体会到她内心的痛苦与酸楚。此情此景，母子相依，多么希望有人拉她们一把，给予她和儿子希望与亮光。儿子的生命就是她的希望，可怜天下父母心。面对此情此景感觉到自己是那么的有限和渺小，所有的语言都感觉苍白

无力，只能陪伴他们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同时我决定通过参加马拉松赛筹措活动资金。我毕竟是一个贫穷的修女，资源有限，力量也有限，帮助这些感染者朋友们的资金虽然不多，但是对于他们确实是很大的支持，他们说你们真是做好事不图名，因为他们感受到来自人间的真情友爱。在出院的那天，小王给我打来电话说："修女，我今天出院了，谢谢这段时间你们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我会好好照顾自己，感谢主给予我的第二次生命。"出院后还需要一段时间吃药指导，我担心他出院后在用药上有副作用，因此我告诉他以后我会找时间定期探访你们，在生活上需要什么必需品也会给予适当的帮助。

通过这件事，我意识到通过社会活动可以改变许多人对这一弱势群体的态度及增加对他们的支持。因此，我连续四年参加北京国际马拉松赛，以此为契机平台，在参赛中不但为HIV感染者带去了鼓励，同时也呼吁其他的参赛选手和观众能够关注HIV人群，以不害怕、不歧视、不排挤他们的态度，向困难无助的患者伸出援助之手，也能为他们的健康祈福。

有人曾经问我，你为什么要帮助他们？你不害怕被感染吗？我的答案就是因为爱，就像圣经中说的，在爱里没有恐惧，爱是不间断地关怀、不判断；是理解，是包容、是接纳。他们也是天主所爱的一群人，耶稣在福音中也这样告诉我们："你们凡是在我最小弟兄身上所做的，就是为我做的。"其实耶稣不止这样告诉我们，他也是这样做的。天主的爱也是要我们借着在弱小的弟兄身上而彰显而完成。当我面对躺在床上的患者时，我所想的是他们当下的需要，如果我想的太多会使自己的行动有所蹒跚，因为不是每个患者都会开放自己，越是不开放自己的患者，越是我们要关注的对象，因为是他们封闭自己不接受信息才导致发病住院。有时他们也会不理解我们，但是我理解他们，假如躺在那里的是我，我可能也会和他们一样，甚至不如他们那么坚强，被孤独、缄默、排斥、绝望、迷茫、怀疑等负面情绪所笼罩。爱是永不止息，是以行动去付出，是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支持他们鼓励他们。

十年来的关爱心路历程让我更加肯定，关怀工作是默默奉献和永不止息的爱的行动和信心，也是使自己生命不断地得以成长的锤炼之旅。不管未来的道路会有多少的荆棘障碍，需要面临多少的艰难险阻，我将面带微笑迎接挑战，因为有天主的爱在我心中支持着我温暖着我。就如圣保禄宗徒所说的："谁能使我们与天主的爱隔绝呢？是困苦吗？是艰难吗？（罗8：35–37）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又是在哪里将天主的爱加以彰显呢？是在被人遗弃、失业、无人关心、痛苦绝望的边缘人群中。多少次当我听到或看到他们

在网上留言——修女，请告诉我到哪里买药？到哪里手术？我已经多次被拒诊，希望你不要歧视我——这样的电话和信息时，心中便升起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以真诚的爱心去关怀、聆听和鼓励他们。我知道这就是基督的爱在我内心的呼召。我深深地坚信在关爱的道路上，有主爱的支持与陪伴，我才能在更多需要我关怀和陪伴的人身上看到基督的面容，也会让更多的人借着我们微不足道的服务，在我们身上能看到基督的容貌。

二、计划书（部分摘要）

一、前言

2003年本会修女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接受香港艾滋病基金会O.C老师的基本知识培训之后，紧接着修会又邀请沈阳疾病预防中心的同仁来培训。2005年至今，本会修女一直在做社会服务，关怀艾滋病感染者及家属心理支持、家庭探访和小组活动等工作。在关怀中了解到感染者大多数是来自同性恋群体[1]。

由于艾滋病感染者的数量增加，给个人、社会和家庭都带来了很大的转变。为回应时代的召叫及为弱势群体服务的使命，因此我们计划推动此项目。

二、目的

通过健康教育讲座与经验分享交流，使青春期的孩子能学会更加关爱自己的身心健康，正确认同自己的性别及性倾向，远离疾病健康成长，特别为达到以下目标：

1. 帮助200个青少年认识HIV疾病对人体健康的严重性及传播途径；能带动并影响身边的同伴，发展健康的两性关系；不歧视艾滋病人；降低青少年感染HIV病毒率；
2. 改变并提高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方法；
3. 成立青少年志愿服务团体，参与宣导以及探访病人等工作。

三、实施内容

1. 通过健康教育、心理辅导、见证分享、生命教育[2]等服务方式，在5个堂区开展青少年健康营活动，每个堂区寒暑假少年健康营共2次10课时，预计每个堂区40名青少年，5个堂区共200名青少年参加；

   青少年健康营活动内容和方式为：健康教育小组活动（讲故事、儿童剧）、影视和绘画等生命教育活动、艾滋病基本知识讲座、感染

者见证分享、个案心理辅导等方式。让孩子认识自己的性别及性倾向，认同并肯定自己的性别及性倾向，并对性爱具备健康正确的观念；

2. 举办针对家长的青春期孩子健康教育讲座和交流分享活动，每个堂区寒暑假各1次，每次20人合计每年200人。目的在于改善父母对孩子的性别认同教育，改变家长对孩子性别认同教育所施加的错误影响，并使家长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支持陪伴孩子健康地度过青春期，正确引领孩子，预防艾滋远离疾病，使孩子健康成长；
3. 透过青少年健康营活动，宣导中心服务内容，发放简章和报名表，招募甄选10位适合人选，定期培训及上岗服务。

四、可能遇到的风险

1. 被认为是宗教活动。应对方法：公布课程大纲；
2. 社会接纳度低，参与的人数不多。应对方法：宣传次数增加、宣传扩大。

五、监测指标

1. 2016年健康营活动，预计有200名青少年受益，参加活动者其中90%对性和HIV有深入了解，有助于其健康成长；
2. 针对家长的青春期孩子健康教育讲座和交流分享活动，预计有200人次家长参加，愿意多抽出时间了解并关心自己的孩子；
3. 成立10人青少年志愿服务团体，参与宣导以及探访病人等工作。

六、监测方法：活动记录、照片、问卷评估。

注：

[1] 同性恋者易被归类，大众容易留有刻板印象。过往社会舆论对于同性恋者多有抹黑，认为艾滋病就是同性恋病，各类社会科学已经证明这是错误的理解。艾滋病通过不安全性行为传播，无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不安全性行为都是高危的行为。本书编者也愿意在此提醒同志朋友们洁身自好，爱惜生命，注意安全。至于为什么同性恋者是艾滋病感染高危人群之一，此话题牵涉甚广且相关文章不难觅得，此处不赘述；

[2] 生命教育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生命教育早期仅属于家庭教育与社会文化教育的功能，逐渐发展结合成研究心理学、社会学、生命科学现象并着重于中小学实务的应用学科，中心思想在于以智慧“尊重他者与自己的生命”，以改善现代年轻

人自杀及欺凌行为问题。（维基百科）；生命教育是尊重自己的生命，爱护自己，生命不仅是来源于父母，更是天主的创造，因此为人子女要懂得父母的养育之恩，及思考如何回应天主的爱，树立自己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伯铎修女的理解）

你们为我最小的弟兄做吧!

屈景彬（辽宁省盛京仁爱社会服务中心）

2004年，一次泰国的参观培训，让辽宁省盛京仁爱社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盛京仁爱）的创办人有了一个想法，如果可以，也为中国国内的艾滋感染者／病人做一些事情。就是这一个想法和后来的行动，让盛京仁爱与艾滋感染者／病人相伴走过了10年！10年的时间，透过工作人员及感染者志愿者干预的患者已达上千人！由于地区疾病流行趋势的原因，这里面90%的感染者为男男同性恋人群！

从2005年开始，透过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转介，盛京仁爱与最初的10位沈阳市的艾滋病感染者确定了服务关系，开始了为艾滋感染者／病人服务的旅程。从对这个群体的不了解，到慢慢的熟悉；从这个群体试探性的与我们接触到信任的带其他的病友过来，盛京仁爱的服务在感染者的群体内慢慢地传开，他们觉得这里好像是他们的另一个家，在这里可以说出在其他地方都不能说的心里话（包括在家里），可以不用看其他人脸色而展现自己，也因此有越来越多的感染者走进这个家庭，在这个家庭内感受着爱和接纳。

很多人一听到艾滋病就会想到性乱、道德有问题，一听到同性恋就会想到变态。但就是这样一批在多数人眼里道德有问题和变态的人，在盛京仁爱工作人员眼里却是耶稣眼中最小的弟兄。

通常，人们都会依赖传统的社会观念及自己头脑中的认知来判断艾滋感染者及同志人群，而很少或者根本就不想走近他们去了解他们，因此误解和歧视就会产生。当盛京仁爱的工作人员放下这些传统的偏见和高高在上的姿态，走进他们的生活和内心的时候，发现这些常常为我们所排斥的人，内在都有一颗柔软和鲜活的心，只是他们在生活上要比我们艰难很多。由于我们的社会常常对少数族群充满偏见和敌意，因此当身为男男性取向的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与社会大部分人不同的时候，内心就开始纠结，很多人试图隐藏、逃避、改变，可是这一切努力都没办法改变这个事实,很多人的生命就此陷入苦闷和抑郁。如果再因此而感染上艾滋，内心就更多了一层负担，很多人会想：“这病是自作自受？还是上天的惩罚？”愧疚感和自贱感油然而生，很多人的生命就此跌入谷底，阴云笼罩了整个生命。

盛京仁爱的工作人员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他们的生命，为他们提供服

务与支持。走进感染者的家庭，去倾听他们心酸和无奈的故事，陪伴这心酸和无奈的背后那颗渴望被接纳的灵魂；到医院的病床旁，去安慰那颗惶恐不安的心，将正确的艾滋病信息带入他们的生命，也邀请感染者志愿者到病床旁，让病床上的人透过这些感染者志愿者看到希望，为他们与病魔抗争而鼓气；为感染者及家属组织小组活动，让他们在小组内彼此分享与支持，在小组活动中生命得到释放；支持成立感染者互助小组，鼓励一些有担当的感染者成为小组的领袖，为本地区的感染者提供支持和服务；同时也为那些处于物质困境中的感染者/病人提供必要的物资及经济上的援助，鼓励和支持有能力的感染者开展生产自救，提高生活质量。

就是透过这一系列的举措来帮助处于艾滋阴影下的人们看到曙光和希望，让他们内心的愧疚感慢慢减轻，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得以提升。随着工作的展开，盛京仁爱将自己服务的范围拓展到了沈阳市以外的建昌县、大连市、抚顺市、鞍山市、营口市、铁岭市、本溪市等地，让更多的感染者受益。这10年透过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的工作，累计家庭探访约1296人次；组织开展小组活动约216次；从2010年开始，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对住院的艾滋病病人进行医院探访，约为480次。就是透过这累计的数字盛京仁爱也在不断的成长，从泛泛地为大家提供服务，到专注于服务对象的心理及精神的陪伴，一直努力着用更专业的方式陪伴每一个需要的感染者。

透过这10年的服务，盛京仁爱也带动了教会内的部分神父、修女及教友参与到此服务中来，接纳感染者及家人到教会的大家庭中来，为他们施行圣事，辅助他们的灵修生活。

一位因艾滋机会性感染[1]而失明的感染者，在我们的服务过程中接受了天主教信仰，之后教友们定期去看望他，为他送圣体，修女还为其带去很多关于信仰的录音带，帮助其透过信仰寻找力量，让他失明后的生活充满希望。在盛京仁爱前期的工作中，有修女来参与此项工作，后来修女们回到修会后一直未将此项工作放弃，坚持着为感染者提供服务，践行着耶稣仁爱的精神。

在这些年的工作中，盛京仁爱的工作人员一直秉承着耶稣的命令："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为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为我做的。（玛／太25：40）"当耶稣在面对那位被经师和法利塞人带来的犯奸淫妇人时，他问：「妇人!他们在那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她说：「主!没有人。」耶稣向她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罢!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若／约8：3–11）。我们也是如此，以爱和接纳与这些常常被社会所排斥的边缘人群在一起，让他们体验到那来自天主的接纳和爱，帮助他们在愧疚

中怀有希望！

感染者小峰（化名），是我们服务的感染者中的一名，他是一位“同志”，有着善良的心地，大学毕业后在沈阳有着一份不错的工作。在一次例行的检查中，他被检测出HIV+，当时的感觉，有如晴天霹雳，整个人被击垮了。他的未来和父母的期待，好像这一切都无法实现了，不知道未来该怎么走。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朋友带领他来到中心，中心的工作人员与他进行了系列的一对一辅导，同理他目前所处的困境和所有的心理感受，陪伴他一起经历这个内心修复的过程。慢慢地，他的内心获得了力量感，可以去参与感染者的小组活动，在活动中感受每一个病友的支持。同时他也深深地感受到来自耶稣的吸引，参加了慕道，接受了洗礼。洗礼的革新让他的内心充满喜悦，感觉整个人都获得了新生，很有脱胎换骨的感觉，（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不能接受自己“同志”的身份），他很期待透过耶稣的帮助改变自己。在耶稣内良心获得清白是很多人期待的状态，但这又与现实有很大的冲突，事实上我们怎么努力都无法摆脱罪恶的束缚，除非信靠耶稣的救赎。小峰经历了领洗后的蜜月期，之后自己的内心又陷入了纠结，那个不能接受的部分还是在那里，只是之前被隐藏了，时间一长它又浮现出来，又来侵扰他的生活，对自己的信仰也有了怀疑。如何保持内心的清白，如何面对耶稣的公义，这让他很苦恼。很多人会因此被罪恶所奴役，而忽略了耶稣的救赎，纠结中他和工作人员谈了他的经验，工作人员帮助他看到那个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的耶稣，那个不论我们怎样都会接纳我们的耶稣，只要我们信赖他的慈爱。同时，我们帮助小峰理解教会的训导，能够接纳自己！慢慢地他变得越来越能接纳自己的身份，并在信仰中寻找到了属于自己与耶稣交往的方式。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个自己的秘密之地，有些故事渴望被倾听，有些心灵渴望被抚慰。但这些故事需要您坐下来真正地去倾听去触摸。来吧！让我们放下偏见和歧视，一起将耶稣那柔和的爱，带入这最小弟兄的生命，让这生命在耶稣内得以栖息。

注：

[1] 机会性感染又名伺机性感染（英语：opportunistic infection）是指由机会性病原体引发的感染。这些病原体寄生于免疫功能正常的健康宿主时不致病，但会在宿主出现免疫缺陷时入侵宿主。艾滋病病毒感染人体后，破坏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使患者的抵抗力降低，由于多种病原体的侵袭而造成机会性感染。本来抵抗力降低了的艾滋病患者，再加上机会性感染，有如雪上加霜，因而成为艾滋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艾滋病的机会性感染，受感染的器官系统广泛，患者被感染的机会频繁。通常一位艾滋病患者同时有几种机会性感染，这些病原体对正常人致病性很低，但对艾滋病患者则可危及生命。（来源：维基百科及百度百科）

陆、

艺文

家里的小祭坛。（Nic）

天祥亚巴郎（小说）

崔子恩（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导演）

编者按：崔子恩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已出柜导演、编剧及小说家，其作品曾多次在国际获奖。他出生在教友家庭，圣名伯多禄。

“由于崔子恩儿时受到的信仰陶成，他的作品中融进了很多天主教信仰的元素，比如小说中金金金怀抱婴孩的圣母形象；主人公在望复活的夜晚的咏唱；对火星上是否有耶稣的遐想；电影《旧约》中用诗篇、箴言、雅歌来划分段落，以及小博手捧圣经召唤卖身者悔改的场景……他将宗教和同志的不可调和，用美化解开来，做出了一种很好的尝试。”（摘自网络）

崔子恩曾在多个场合谈及他的「信」，兹附录如下：

“我自己是通过思想来建立的信…我觉得耶稣可以在现代主义时代复活为现代主义者，又可以在后现代主义时代复活成一个后现代主义者。”

“…我最后又回到基督教（广义），是因为她里边包含了一种对生命的承认，对“有”的承认。”（凤凰网文化专访崔子恩）

“我在天主教会里，得到的对这个身份的支持多于批评。…我讲这个并不是要强调教派的分歧，只是个人的经验。而且没有人比我更强烈，我是这么善于讨论的人。”（拉拉沙龙：崔子恩阐释宗教与同志）

本文选编自崔子恩教授倾十年之力的自传体小说《北斗有七星——我家族的精神传记》（2012年1月花城出版社），感谢崔子恩教授慷慨允用。标题乃编者所加，文中小标题为原文所有，旨在提供一个视角，这样一位人文学者，如何经验与整合自己生命里如此多元的根基，以文学体裁来观照表达「信仰」与「亲情」这两个主题，以天祥爸爸的圣名为引，娓娓道来他的生与死及这个家庭的信与望，深信会引起许多共鸣及深思。

骨肉血亲，
是我们在人世间最近缘的时空。
用柔软的记忆相互慰暖，
用坚硬的光芒相互照耀，
无论近远，无论死生。
——题记

爸爸冬春

春天里出生的，是天祥，是路明，是天宝，他与三个名字一同出生，俗世的，还有一个天国的名，叫亚巴郎，一个让人吃惊的名字，来自旧约时代。

谁是他的教父，谁为他取了这样一个教名，如今已淹没于浩渺历史，不可查考。无论出自即兴，还是严肃仔细的推敲，亚巴郎/亚伯拉罕这个有重轭的名字，还真是匹配了天祥爸爸的一生。

迄今为止，我还无法了解伯多禄/彼得/皮特这个教名对我一生的影响——他是耶稣门徒中的老大，一个鸡鸣三声之前三次不敢认主的胆小鬼，也是一个殉道者，他的坟墓在梵蒂冈，如今是全地球的天主教信仰中心。

天祥爸爸圣名叫做亚巴郎/亚伯拉罕，他无意中献出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我的长兄福贵作为燔祭。在天祥爸爸去世之后，他的妻子、我的妈妈王静梅又无意中牺牲了她的另一个孩子——他们的长女。

所有的教名中，都掩映着崇高而伟大的悲剧。在领洗之初，我们是不会意识到这些个巨大悲剧的。

亚巴郎／亚伯拉罕是爷爷和奶奶的长子，是我两个叔父、一个姑妈的兄长。依照古老的家族编制，亚巴郎是诺亚的后裔，是诺亚长子闪的孙子，诺亚的曾孙。诺亚是亚当的后裔。亚巴郎蒙上帝的召唤，离开本乡本土，去了埃及。去的时候，带着妻子撒拉和侄子罗特。因为妻子美丽，他担心埃及人会杀掉他，所以谎称他是她的哥哥。埃及的法老果然看中撒拉的美貌，娶了她，结果受到天罚。法老察觉后，送还她给亚巴郎，还有牛羊和财产。亚巴郎带着妻子和罗特回到贝特耳，罗特后来移居到索多玛。

亚当的后代亚巴郎老年得子。我的父亲亚巴郎曾经年轻得子，但得而复失。我和弟弟都是他30岁以后的产物。罗特作为亚当后代亚巴郎的侄子成为索多玛城的居民，引出了历史上著名的索多玛故事。我在成年后，行径被视为与索多玛相关，大约与父亲的教名有关。这一次，我是他的子，不是他的侄。

永世不得翻身。永世不得翻身呀。这句童年时代就植根于我的语言土地的毒刺，在多年以后刺入我的身体，开放出冶艳、暧味、泛滥、永不凋败的毒花——当我公开称为同性恋者的时候，我一再被我身处的时代打倒，品尝了永世不得翻身的味道。这是我们的生命乐章间另一种底噪。有时候，它升级为强大的杂音，强大的噪波，甚至吞没了一些美丽的乐句。

我们和他结识的时候，他已经行医多年，伺任西医外科。日后，他给我做过包皮环切手术，阑尾切除手术——我身上仅有的两处刀痕，都是由他一手制造的。我的右下腹有一痕刀疤，纤细、短小、脆弱，如一个纽扣的扣眼，曾经直达腔腹。它吐出病痛，如今缄口不言。它的作者是我的父亲。也可以说，新约时代伯多禄腹下的刀痕作者是旧约时代的亚巴郎。——我叫彼得/伯多禄/皮特，是耶稣大弟子的名字，另一种“长子”。

尘埃间七星流转

我们兄弟姐妹，每个人都有三个名字，学名，幼名，和教名。它们分别对应着三种体系，社会，家族和邻里，和隐秘的教会。

子燕，子玉，子恩，子薇，子惠。燕子，鸽子，虎，薇，龙。或者小燕子，小鸽子，小虎子，小薇，小龙。那时候，我们是动物园里的幼鸟与幼兽，蔷薇是我们身旁唯一的植物。那时候我们都很幼小，根本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混杂着一个虚构的兽像。大德肋撒，小德肋撒，伯多禄，路济亚，若瑟。由于年代颠簸，这些名字曾一度散佚，再次搜拾起来，已经是如下面貌：玛利亚，玛利亚，伯多禄，路济亚，若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名字秘而不宣。在中国的政治土地上，没有它们生长的空间。共产党是舶来的。其他任何舶来的思想、文化、价值系统，都可能危害它的纯洁性和专制性，一概要加以灭绝。

另外两个主角，当然是妈妈和爸爸，王静梅，和崔天祥，则及利亚，和亚巴郎，还有我们陌生的乳名，属于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同龄人，属于他们的亲族时代的名字。

王静梅或曰则济利亚，出生在公元1926年。上帝创造了她，她主创了我们。崔天祥或曰亚巴郎，也生于公教纪元1926年。上主创造了他，他与王静梅／则及利亚一同主创了我们。

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都是天主教徒。在信仰上，他们始终保持一致，坚定不转移。在两性关系上，他们相互喜爱，尤其是爸爸，对妈妈一直热情如火。在物质生活上，他们共贫穷也共富足。对子女，他们都全心全意去爱，全力以赴去教养。分歧主要来自于什么地方呢？来自于他们各自出生的血统，各自成长的家庭和阶级，各自所面对的社会层面，各自的“理想”。

最后，到了最后

爸爸入院，外科510号病房。之后的7天，我和子燕轮流陪伴在他的病榻旁，子燕昼，我夜。我们没有想到，这将是他在人世最后的一些日子。当然，他自己也没想到。

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爸爸的将亡也会令人难过。此前，我一边忙碌着照顾着爸爸，一直暗怀喜乐——卧病10年的爸爸，辛勤劳碌一生的爸爸终于就要踏入天国怀抱了。我与他守候在病床上下，恍若短暂驻留在通达天国的驿站。子燕姐姐的哭泣，让那天的晨光，浸染了人间的色温，在我的生命里成为一页经典。

我想探究那个幽微的所在，爸爸总是回过神，用闭眼或侧身的动作把那个秘密一抹而过。我以为他会徇私情，父子之情，趁夜深会静的时候向我泄露天国机密。事实是，我错了。

子惠连夜赶来了。他没有请假，冒着冒犯军规的风险——空军部队有规定，私人事假一律不准。我们的会面没有感伤，几乎是轻松的，仿佛在迎接一种新生。我派给他的任务是，接送西什库天主堂的赵庆龙神父来为天祥做临终傅油礼。

这是一个星期天，天色晴朗，万物安闲，赵神父来临的时刻，恰巧是我与子燕

姐交接班时段，我们姐弟三人陪同父亲崔天祥／亚巴郎共同历受了他的临终洗礼。小小的病房内，一生勤勉、奋发、敏锐、能干、多多少少有些骄傲的人，走过70年历程，庄重地平躺在床上，领受初生时、母怀内同一性质的洗礼。我们姐弟三人，都不太会唱赞美诗。但是，当时的氛围，就是美好的赞美诗现实。

我带来静梅备好的圣烛和圣火。子惠送神父走后，子燕走后，夜幕闭阖的时候，我把圣火擦燃，点亮粗大的红烛。烛光下的爸爸，蓦然间康复了青春，皮肉紧绷，肤表光润，眉宇清澄，目光澈净。我问爸爸：你对自己的一生满意吗？他竭力地、清楚地说：满意。我又问：你是很聪明么？他先说：对。我又问：我们有你那么聪明么？他先说：没有。随后，又修正道：一样，与我一样。我情不自禁地在他的脸上、额上、唇上吻了又吻，对他说：爸爸，我爱你。他有些震惊地看着我，放弃注视的时候，有尽知天下乃至天外一切爱意的仿佛神情滞留枕上。

这一夜，艰难辗转更勤更繁。他的腹部长得更高更饱，像待产的孕妇。我认定，那其中孕育着的，是他自己的新生。

……

失语良久之后，静梅含笑地，几乎是半开玩笑地对天祥说：这回咱们是真的要说再见了。你不要害怕死，我们信仰天主一辈子，就是为了最后的时候啥也不怕。你只要心里明白，就别忘了祷告，要悔罪，干干净净地去见耶稣和圣母。我会给你念经，孩子们都上火车了，都来看你。没给你动手术，是我的意见。明明好不了的病，拖着只有连累孩子。你要见我二哥，他岁数大了，来的话太折腾孩子。咱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住的离医院太远。不是孩子们不让他来，是我的主意，不让他来，来了也就是看看，都老了。世俗的事就那么回事，可有可无。你说呢？你还有什么要求，趁我在，对我讲……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都把目光环视向我们，侍立在旁的子燕、子恩和子惠。然后，静梅与天祥继续对望，静梅说：该说的说完了，我回家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早给我们做了好表样。背上你的十字架吧，天国里咱们再见。说完，她勇敢而羞涩的拉起他的手，在他的手背上深深地吻了一下。起身的时候，天祥不肯松开他的紧握，这让她的羞涩顿时扩大，波荡为一种仓皇——她从来也不在子女面前正面表现对天祥的爱恋，生死离别的关头让我们目击此景，实在是境不得已。

寂静的夜里，天祥悸动不已，彻夜不眠。我已疲惫至极，难以支撑的时候就与他头对脚、脚对头地挤躺在同一张床上。他尽量地为我让出位置，让我得以舒展腰肢。爸爸的心温与体温还是那么一如既往，没有任何衰竭的朕兆。在烛光中，在夜色里，我与他挤在同一张窄床上，我完全感受到的是，他的生，永生，而不是行将灭亡。也许，他是以这种无言的方式，向我泄露了天国机密吧。——难怪我的心，从始至终只是一起一伏，一温一热，有感动，没有悲伤。

我们回到家里。静梅妈妈见到我们齐刷刷地回来，带着大盆小碗，就问：这么快回来了？你爸死了？我们说，是。妈妈笑着说，没事，早死早好，早进天国去享福。

我们平安而愉快地聚在较大的那个房间里，坐在妈妈床上和爸爸住过的床上，和缓地叙说着爸爸的临终一日，临终一晚，临终一刻。时有泪花闪烁，因为难忘和

怀念。没有泪声，因为有神与永生的安慰。熄灯之前，静梅带领我们，子燕、子玉、子恩、子薇、才鑫、广禄为天祥做了特别的祷告。这一夜，是我们平生第一个没有天祥父亲在世相伴的晚夜。这个夜晚，天穹无限高朗。天堂开敞着门。被迎纳的，是那个叫过崔天祥，崔路明，亚巴郎和小天宝的世人。

葬别

我们乖乖地、连忙地聚到天祥四畔。纸板箱的箱盖已被推车人翻开，天祥毫不动容地平躺在那里。细微的变化是，由于室外的温度高于冷藏柜，他似乎感受到了暖意，肌肤看起来柔软了一些。我们在他的头畔摆上厚本的、黑皮金字红边的《圣经》，摆上干花和绢花，然后，由我领诵“三段经”[1]。诵经的时候，我们都想以最庄严、最神圣的心意，营造同样庄严神圣的仪式感，可惜不成功，总有些悬悬浮浮的力量扯动着我们，如同风扯动着旗帜。

硬纸板的箱盖盖上了。4只小小的滑轮好似4只小小的脚丫，轮走了爸爸那具行世70年的肉体。它历尽战火硝烟，刻骨贫穷，劳碌奔波，风霜雨雪，阳光甘露，爱怨恩惠，酒肉和米粮。后墙正面的门悄然关阖的瞬间，子薇在我的身后爆出一声痛哭，她几乎是高声地呼唤着：爸爸，爸爸……

几经波折，我们才找到西北旺圣公墓的大门。我们把下东区0320号的置位洒扫干净，掸了圣水，然后把骨灰盒、耶稣头像、天使塑雕，端端正正地摆放进去。闭锁外面的玻璃罩门前，我们再次诵经。就此，我们把崔天祥和崔天祥的故事，完完全全交给上帝，交给天使。

锁好罩门，行将离去的时候，爸爸抚养过的两个外孙对他说：姥爷再见！作为亲生子女的我们，一一对天祥说：爸爸，我们走了。爸爸，再见。——短短的几天之内，我们对活着的爸爸道再见，之后是对爸爸的遗体道再见，现在，是对他的骨灰道再见。其实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再见”的确切含义，也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会再见，在哪里，何年何月。

安魂弥撒

没有花圈，没有来宾，没有追悼会，也没有悼词和墓志铭，只是我们一家人安安静静地来到西什库天主堂里，为天祥举行黑色的弥撒祭典。这一次，静梅妈妈身在其中。在一到圣诞期就架起马槽的地方，天祥童年居住过的小马架子，被天马拉离开我们的视野，马车上乘坐的是一个英俊的寒家少年。上帝记得他的一切，生和死包容的一切，喜怒哀乐，成败得失，希望绝望，休养生息。我们享有的，其实只是弥撒之边的光晕，只是在弥撒的光区四边，静静地旁观着上帝如何把那一切悦纳入怀。

在爸爸临终傅油的时刻，在爸爸刚刚去世的时刻，我向教堂神父报告亚巴郎这一圣名时，神父们的脸上总会定格不小的惊愕——那一类的表情其实难得出现在苦修之后的面庞上。那种表情，透射的是亚巴郎所曾经承负的重轭。如今，天祥脱免了那份重轭，冲天飞去。

在人类的河流中，我们的妈妈，怀着永生的信念，坚决地率领我们伫立在教堂

里那具空置的灵柩旁，为天祥祈祷。他已在神父口中祛除世俗的名号，单称圣名亚巴郎。我们没有眼泪，其实他已经圣化，成全为天国中的兄弟姊妹。其实，祈祷的应该是他，是他在神国为我们祈祷。静梅率领的祈祷队伍，不过是他的镜相，是他祈祷之姿在人世的绝妙反照。

我们的歌咏音色纷呈，因为静梅、子玉、子薇在场，它不再低回而生疏——像只有子燕、子恩、子惠的那场终傅礼那样。由此也可看出，对待教会的礼俗，静梅、子玉、子薇属于虔敬派，子燕子恩子惠属于远敬派。

弥撒结束，我们走到车水马龙的街上，没有丧钟为天祥而鸣响，没有汽车和火车慢驶着鸣笛3分钟向天祥道永别，没有送亡的队伍，没有广播播送哀乐，没有人三鞠躬，没有人停下脚步、球赛、歌会、喝酒划拳向天祥默哀3分钟，哪怕1分钟。没有这些，世俗的抚慰，我们依旧心怀平坦和温柔，甚至在为爸爸朴素平凡、貌似没没无闻的死而骄傲。

注：

[1] 三钟经（拉丁文：Angelus），原意为天使，为记述圣母领报及基督降生的天主教经文。三钟经是默想耶稣基督降生成人奥迹的经文，它包括三节圣经，且每节后加念一遍圣母经。由于诵念三钟经是在早上六时、中午十二时及下午六时，并鸣钟以提醒信友，故得其名为“三钟经”。每逢教宗公开接见活动，教宗都会在圣伯多禄广场与信众一同诵念。（维基百科）

箭冢

Paul（广州）

前言

我是一个2010年领洗的天主教教徒，在女友和神父修女知道我有同性吸引倾向的情况下，在教堂举行了婚配圣事，婚后三年，我和父母出柜，至今我身边的人都知道我的情况。我过去的挣扎，在俗世和信仰中注视自己的性取向及情欲，自我接纳和争取到身边人的接纳，去标签化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这一个历程，都在这一首隐喻诗里了：

第一章 箭冢

一把箭
射向我的双眼
穿过理智，穿过情感，扎向我的欲望之源
箭杆维持这一个石洞，石壁斑驳
箭头大，箭杆小，好像阳具

欢乐美丽的天使常常到欲望之源取水
原住民在他们取完水之后，
在石壁上刻下记号
怀着羞耻，懊恼
咒骂盗水的妖孽[1]

还有一批原住民，
在箭没入神魂的边界
企图把箭羽推入深处
盖上泥土，站在箭冢之上
向路人微笑[2]

一个光点
常在石壁上观看与绘画
颜料盘上，各种原料：
羞耻，懊恼，饥渴，愤怒，躲闪，
兴奋，眩晕，隐秘，悲凉，烦躁

一幅幅画
用只有一次的光阴和能量绘制

第二章 洞口的一处光

石洞里开始生长植物
它有一次看到洞口有光
它向洞口长去

它渴望光停留
大力的舞动枝叶
幅度大得根都要拔起
可是光来了又走了
没有回应它的挽留[3]

第三章 水与另一处光

一滴水从石壁上滴下，它举目一看，
另有一处光
好像一双慈目

在与洞口的光来往间隙
每次举目
那洞顶的光，总在那里[4]

第四章 新光初体验

渐渐的
它停留在那光里
感受着土壤里的养分自大地聚拢

它感受到微风中的C2O
光点和叶绿体的互动
在建筑自己的身体

那些无依跌落匍匐的茎蔓，
向土地里伸出强大的根系

光照中隐含的时光之力
吹拂记忆里的尘土

将黑夜改写成光明[5]
第五章 另一拨天使的讯息与寻觅

另一拨天使
跋涉而来

他们带来了讯息
万箭袭击人间
箭冢并非仅此一处

孕育生命遇见光
且在第二道光中生活下来的
为实不多

天使窃窃私语:
"箭是何人所射?
这一处箭冢,
或许有奥秘的线索"

第六章 战斗[6]

天使发着光来到微暗的洞穴
原住民们举起刀斧
想要驱除盗水的妖孽

短兵相接,已有血溅
战火炙热,血泪冰凉
光中的植物,
所有的叶子都细细的说:
"父亲,母亲" [7]
原住民和天使
望着这颗植物

洞顶上的光
把刀剑融化成餐盘
将壁画变成大理石的餐桌

风中细语
招呼众人坐下
围坐在水泉旁共享晚宴

第七章 光知道那是世界树的种子

光变强了
植物开出各种花
结出各种果实来
原住民和天使赶来
愈走近，他们就变得越小
待到进入时，植物已经变成一方世界
它宛若一棵世界树

树怎么也回忆不起
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那光却知道，
那箭像彗星
其中的核心蕴含的便是
世界树的种子。

卷尾

"那时候，他又用比喻教训他们很多事，在施教时，他对他们说:"你们听，有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他撒种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把它吃了，有的落在石头地里，那里没有多少土壤，即刻发了芽，因为所有的土壤不深，太阳一出来，被晒焦了，又因为没有根，就干枯了，有的落在荆棘中，荆棘长起来，把他窒息了，就没有结果实，有的落在好地里，就长大成熟，结了果实，有的结三十倍，有的六十倍，有的一百倍"，他又说:"有耳的，请听吧"（马尔谷福音／可4:2–9）"

后记

《箭冢》是我个人在人生和信仰中寻求奥际的体验。这倾向如同一处箭伤，我在这羞耻中，怀有期盼，会有一天我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细查这诱惑，看到里面有生命力，对于生命力的渴望，我看到放下道德底线的光，它给你自由释放，甚至认可接纳，可是它不长久，接触信仰领洗让我看到另一个同样给予接纳自由释放的光，我深信这里面有奥秘的答案，信仰，神父修女，香港SSA关怀团体，勇力社，是另一拨天使，他们带我回顾我痛苦的过去，看到痛苦之处站立一旁的恩典，那感觉好像记忆中的黑夜在祈祷中变成了白昼。

神父曾给我一句话:我不认为性倾向是唯一的事情，你对什么感兴趣，去做吧。

这句话让我的人生开始调整方向，我开始去留意因为纠结于性向而忽略的人生其他的部分，我的职业技能，我的诗歌创作，音乐或者放空，我的家庭，这种开阔的感觉，好像诗中的世界树。

家庭出柜是一个大爆炸，让各种内在自我封闭的部分汇聚在一起，由光挽救整合一切，我放下了心中最大的一个负担，世界再一次打开，我好像一个看守泉水的原住民，拿到一张百万的银行卡，可以去体验整个世界，这样的心情。

回顾这整件事情，同性性倾向在我的生命中，好像一颗种子，撒种的人不是撒的，是用利箭射进去的，生命的深处，它是生机勃勃的"世界树种子"，它带给我一个独特的世界。

天主的计划还在继续，下一个隐喻诗正在记录中，我不知道未来天主会带我去到哪里，我只想竖起耳朵听祂在前方的呼唤。

注：

1 自慰的快乐与内疚；

2 装直男的苦涩；

3 很容易陷入的，通过牺牲自己换取他人的爱情，往往一方很痴情，一方却难以回应；

4 领洗后天主的慈目；

5 在信仰内回看自己的苦难，你能看到苦难带来的独特祝福；

6 这一章描述家庭出柜；

7 收拾出柜残局的，是基于无法分割的亲子关系，那份无条件的爱。

天主、同志、殉道——从电影《米尔克milk》谈起

爱若

You gotta give them hope。You gotta give them hope。影片结尾时，米尔克的声音一直响起这句话，这个词，希望。没有希望的世界是无法忍受的。昨天我还在和cecilia开玩笑说，今天同志的生存环境是许多同志精英殉道的开花结果。殉道在天主教会是指为光荣天主而以身舍命者，他们通常会被教会封圣。早期教父戴尔都良的名言是：殉道者的血是教会发展的种子。我将这个身份用在米尔克身上，电影开始于米尔克自己的录音，并称这些录音只有自己死去后才能公开，可见他已做好随时被暗杀的心理承受。电影里有一场演讲场面，米尔克已经收到恐吓，但仍旧坚持上台演讲，而同时因为他的死与其后对谋杀者的审判而引发了最大规模的同志维权游行。这份同志殉道者名单可以排出很长，只需想想王尔德和图灵。

作为一个从17岁开始便活跃于教会的不公开同志，我最切身感应的是电影里，作为米尔克竞选对手的福音派女候选者，一直以信仰为由反对同志权益。我对此有自己明确的立场：在教会内绝对争取同志权益，在同志面前维护教会权威。我将社会与同志的张力归结到道德文化对社会起到的规范作用，而中西方的道德标准毫无争议发源于基督宗教与儒释道三教。而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我视阴性能量与阳性能量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因。

女人出于爱会经常为男人的愚蠢心而妥协。游行、政治示威、爱国口号，这些对于女人完全不可理喻，却要因为男人而妥协服从。在同志关系中，bottom也是如此迁就top的。这是阴性与阳性能量的根本区别所导致的。阴性是根部容器，阳性是脱离的魂，需要回返根本。任何一个自然人都是阴性能量与阳性能量共生的产物，然而，我的观点之一是，同志是阴性能量与阳性能量最大化平衡的一个极端，而另一个极端则是守贞者（必须要指出我并非以性为标准，而是以一种能量的博弈平衡来罗列，而同志与守贞者恰是如此被罗列出来）。寻根是人生的终极意义，也具有性别象征，从这个角度我愿意接受同性恋是特殊的情爱方式。教会如今对待同性恋的训导不能仅仅再以天主创造男女繁衍为由加以反对。同性恋并不仅是以性行为为其特殊，爱是更为重要的特质。在这爱内谁能说没有天主的临在？在同性恋关系中，彼此需要彼此满全，身体的象征意义退居次位，在主位的爱之表现也能够反映出寻根之意，为什么就被认定为特殊呢？难道这意义与异性恋关系不是同样的意义所在？教会必须要对同性恋者敞开胸怀，社会亦是如此。天主定然是祝福同性恋关系的。毕竟最终无论男女我们都是那朵脱离的魂，最终都要回返到天主那全能的满全内去。

同志的悲哀在于被多数人的专制所迫害。如果这些多数人只是外人对同志而言是不足为患的，但这些多数人偏是自己的亲人、朋友、同僚等等。他们被迫于接受

多数人对自己的看法，连自己也不自知。有人选择婚姻来做隐瞒，在我看来，这是最要不得的，不但辜负自己，也误了他人（男、女）的青春。但是如果同志真作了这种选择，虽然客观上不好，但是主观上我仍旧是同情他们，多数人的社会就是这样摧毁了他们的爱之勇气。

有些同志坚守爱情，不但要面对家庭的压力（家人的眼泪），还得顾虑是否这种坚持能得来一个良善的结果，过程痛苦如果能有个美满结局也是值得欣慰的。但是这些同志却只能在怀疑与自我坚定之中一路行进，也有可能因为失望而选择婚姻，或者独身一生，却无能为力的在性方面选择不得已的滥交。这是深刻的悲剧。

同志关系无法律保护的情形，造就了许多人对同志乱交的偏见。如果婚姻形式合法化，同志一对一忠贞关系会大大增加，但是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异性恋男性从来都是将婚姻与婚外情、嫖娼并行不悖的。这要放大到人之本性来看待，而不仅仅是同性恋异性恋的角度来审视。

每次我看到教会内一些反对同志的声音出来，我都感到一种深深的痛苦，在这些声音里面，我丝毫没有看到耶稣的临在。近代将艾滋病源头诬蔑给同性恋者如同中世纪将黑死病诬蔑给犹太人投毒的行径同样的无耻卑鄙。而这种毫无说服力的诬蔑竟然能获得多数人的认同，大众的愚昧与盲从可见一斑。这是大众内在对少数人统治欲望与迫害欲望的外在表现形式。当然也有一些良善心谦者，比如图图大主教。我认为教会在这一个问题上，即使不能在圣经传统与同志情感之间做一个平衡，但是也应本着包容多元化之心而接受同志也是天主所造，也尊重同志的爱情，也愿意祝福同志的婚姻，如此，教会才能真正突显其大公性。

旧约里，索多玛和哈摩辣人渴求认识天主的天使，然而却眼目模糊最终毁灭。他们拒不接受罗特的规矩——将女性作为代替，因此他们被毁灭在男性主义的圣经中。他们渴求神的欲望没有被任何文化背景所代替。而基贝亚人却接受了肋未人所替代的妾，最终被灭亡在人手里（民／士19）。在新约中，耶稣说有些人注定不能结婚，并且说这话不是人人所能领悟的，只有那些得了恩赐的人，才能领悟。我实在想知道，这话是否有指着同性恋者（及守贞者）在说的成分。

基于个人的情况，我一直自视为教会外的基督徒和同志圈外的同志，但幸运的是这双重身份在我身上已然确信和谐。因为在中国基督徒与同性恋都是弱势群体，而这两个身份同时在我身上，我一定要说，正因为如此使我可以更深刻地去同情其他弱势群体，这其实是一种恩赐。与心硬冷漠无真实生命性的平顺相比，我宁可去生活出痛苦绝望而时时感受到希望与爱的救赎，一种活生生的人生。同志与教会始终是我感情与信仰——我的全部生命的主体，同时也是我渴望为之和谐发展而奉献的主题。香港大学周华山先生早已先行再前，他于94年便出版了《同志神学》一书，遗憾的是我未能完整阅读。中国的同志基督徒（或者基督徒同志）也有一定比例，在国外就我所知，有一些神父修女在顶着压力做同志牧灵，我对他们的感激自是难以言表。但现在需要的是从同志内部更多的精英分子站出来，在各个领域的精英里无不充满同志的身影，他们其实非常普通，但在中国当前的环境内，也许是时候可以开始做些事情了。毕竟希望从来没有停止过。

电影开始米尔克对自己的男友说，四十岁了还没有做自己觉得自豪的事情。

而导演用了一个对比手法在结尾时，此男友（已经分手）打电话给米尔克说他是他的骄傲，而米尔克也告诉他自己去看了普契尼的歌剧《托斯卡》并热泪盈眶，电影里的歌剧场景是结尾时托斯卡哭叫卡瓦拉多西的死亡而从高墙跳下死亡，临死前的唱词是“啊，斯卡皮亚，在神的面前——”。米尔克一定从托斯卡之死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随后而来的便是枪杀场景，导演用了浪漫手法来处理，该男友本来因为无法忍受米尔克的屡次参选此一政治生活涉入他们的私生活，而与其分手，现在男友的肯定之语使米尔克坚定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当心灵得到彼此的认信与安慰，死亡的发生其实并不那么令人难受。但同志运动缺失了这个领路人，而又呼之欲出时，大规模的维权运动便如雨后春笋般发起。

希望，必须被给予分享，如同耶稣在显现时对门徒们说的，愿你们平安。旧约里，在洪水灭世后，天主以彩虹作为与大地立约的标记，今天，这彩虹已经成为同志解放共融的标记，我深信那是天主所希望看见的。愿爱之天主永远与我们同在，因为痛苦与坚忍会带来最终的解放与喜乐。

何生与九郎

爱若

题记

从坪州去中环的渡船上，我怕忘记他，又怕记得他。所以想写个故事。

好像又回到大学时，写短篇小说，没有技巧，只有情感，不吐不快。

神乐院所在大屿山的位置，不像大屿山其它地方，是极偏僻少人去的，突然出现的俊朗登山男人，难道不像聊斋里的故事么。我又是最喜爱想象之人。

名字都不想费心取，随手一用，人间天堂，这样的名字最合适。

生死由来只一情，将情偿死死方贞。死中欠缺情能补，钟情自古不偷生。

何生二十六岁第一次来香港，无业无钱，深陷虚无主义许久，虽尽力顽抗，有时又难免因为绝望而放弃价值追寻，甚至不相信意义本身。香港之旅是个无计划的意外，有人为他支付机票去中文大学参加讨论会，朋友为他提供住宿，所以成行。

讨论会不过两日，内地居民的七日期限还剩五日，何生夜晚借宿朋友在离岛坪州的居所，闲来无事，将岛上大小庙宇行遍，看见路旁的土地公面前都香火不断，想自己亦信仰多时，却始终难逃虚无之惑。

由坪州码头望过对山，白色的十字架在绿色树幔里格外醒目，那便是著名的大屿山熙笃会隐修院了，当地人称之圣母神乐院。

圣母神乐院，乃熙笃会隐修院，1950年由大陆迁来大屿山。熙笃会自11世纪从本笃会分家开来，历代高人辈出，中世纪隐修士们在远离人世的会院里写下了无数注解《雅歌》之书，将爱的主题表述得淋漓酣畅，近世以降，出了两人：嘉禄富高与托马斯牟敦，更是惊为天人，无数人以其二人为精神导师。何生读过托马斯牟敦的自传《七重山》，虽觉有趣，但不喜欢世人将之与奥斯定的《忏悔录》联系起来炒作。

在坪州的第二日，何生乘船去神乐院，船先行至愉景湾再至神乐院。神乐院码头停了一部车，何生在船头已见，下得船去，另有两位老者一同下船，一人脚踩特质高低鞋，一人颤颤巍巍，着会衣的修士将两位老修士接上车坐好，对何生用广东话说：是不是去神乐院啊？何生说：是。上车，修士说。

何生读过河北杨家坪与正定的熙笃会隐修院历史，他顺口问：现下共有多少位修士？

十几位吧。

我过来参观，不知道是否合适？

修士道：参观呐，那我将你停在访客居吧。

访客居是个集体餐厅，无人应答，何生心想：修士定是见我未与任何人预约，因此不便载我入会院。

熙笃会的神修精神是在手足情谊中，度一种远离人世宁静独处的简朴生活，克己、劳作、祈祷与阅读是生活的全部。人类靠少数一些人而活，如果不是因为他们，世界可能毁灭了。何生的信仰教育让他相信这群与世隔绝的修士正是这类少数人。他们每日为整个世界祈祷，虽在深山中也必定知悉世界大事，哪里有灾难战争瘟疫，他们的心必定与那里的人们同在，祈祷就是将人类一切痛苦喜乐交托在他们相信的天主手中，相信天主必然会给出一个圆满的安慰。

既来之，何生步行继续上山，路过圣母亭，坐下祈祷片刻，继续前行，看见会院大门，站立不进。太阳照进浓密的树荫下，除了远处流水的声音，世界一片初始。巨大的空虚感如同头顶的林荫压在何生身上，令他欲哭无泪。

突然何生耳边听得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从下坡的地方，走来一个高大男人，似是登山客，正值六月，天气太热，他将上衣拉起至胸口，裸露的胸部与腹部因为汗渍而线条紧绷，男人穿黑色登山裤，脚蹬运动鞋，面部线条硬而直，左脸颊有一道疤痕，何生一眼已羞。

男人与何生对望，几乎照面，何生压住冲动，他很想主动打招呼：你好。他甚至想，我是要说普通话，还是广东话，或者Hello。

何生还未来得及笑，男人面无表情的擦肩而过，朝上山的一条旁径深处走去。

欲诉无言的挤压感令何生倒吸一口气，刚才笼罩的空虚感趁机再次潜入，与挤压感一起使何生撑起一股气，想也不及想，向男人离去的旁径跑去。

何生奔跑着，脑子里浮现来香港之前读到的神婆星座运势：6月21日左右，是一个绝好度假时间。你可以前往四周的旅行地，期待那场命定的相遇。请将之前的片断视作片子开场前预告片。

我是个神经病吗，并且病的不轻，天下有这样的幻想家么？何生想。

何生追过小河与石桥，灌木丛与郁金丛，以他的奔跑速度与男人快步的脚速来讲，应该很快就追上，然而十分钟已过，始终不见男人的背影。气喘吁吁的何生放慢了脚步，慢慢行走，怕错过了什么别路旁径。又行过十分钟，他确认是追不上他了。他错过了他。在这重重森林里，何生无奈开始沿路返回，眼泪夹杂着绝望流了下来。

在会院门口，何生遇见了一位来会院帮忙的修理工，向他求教：我想在这里住下几日，但无奈会院不得进，您是否可以帮忙。修理工热心地说：我就住这附近不远处，如果你不嫌弃，可以来小住，你若愿意，可以同我帮手。何生求之不得，感谢答允。

这一片除了神乐院外，就只有几户人家散布，修理工独身，与神乐院相与多

年。有了修理工的带领，何生几日进得会院修理，敲敲打打，住在修理工家。

每个下午何生会站立在会院门口同样的位置，热切祈祷着他的到来。

一日何生问修理工：这山高树茂，会不会有什么花妖狐媚之类？修理工笑：天主教徒是不相信这些的罢，不过，世界之奇，尤其在这隔世山间住久了，我也说不准。何生心笑，是也不是，求你露个面吧。

有时候何生去拜苦路，跟随着耶稣走受难之路，那十四处苦难在何生心里最是人间道理之极，每至一处，何生便如剜心之痛。

第一处：耶稣受审。爱被歪曲被污蔑被审判；
第二处：负架登山。沉重的负荷压在爱身上艰难前行；
第三处：首次跌倒。爱至跌堕无人怜；
第四处：母子相逢。路遇安慰，慰且愈痛；
第五处：西满相助。爱趋死，得暂活；
第六处：面映手帕。映爱者之心，痛爱之情；
第七处：再次跌倒。跌跌撞撞，起起落落；
第八处：训导妇女。爱之大义，因爱乃真活；
第九处：三次跌倒。筋疲力竭，痛爱万分；
第十处：被剥衣服。被撕裂、赤条条、遭侮辱；
第十一处：钉于架上。千疮百孔，无能为力；
第十二处：竖起十架。爱之劫难，众目见证；
第十三处：卸下圣尸。鲜血淋淋，爱之得助，
第十四处：葬于石墓。保存爱的子种，悉心照料，等候重生。

何生每至想到最后一处，耶稣光荣复活，爱没有不经历死生而被高举显扬的，他心里一直有个盼念，天主必然会给我一个圆满的安慰。

何生与修理工互为照应，神乐院的修士们已视何生为自己人，何生在这山中一住十年，与隐士无异，大小细巨一应自理，早将这深山方圆踏遍千遍。

那日与修理工进会院修理，修理工先至小桥刷漆，何生自进院来。刚至门口，听得一阵**窸窸窣窣**声，何生回头，看见他的脸，左脸颊的疤痕，仍是多年前的样子，未改半分。他穿着一件白色T恤，牛仔裤，将裤腿卷起至七分处，脚下仍是登山运动鞋，面庞更比从前俊朗。

何生对他笑：Hi。

他讲广东话：你好。

何生问：你叫咩名？

他说：我叫九郎。

何生未及报上姓名，对方已经擦肩而过，向从前的那条旁径深处走去。何生背对着远去的他，喃喃道：九郎、九郎……

修理工来寻何生，看见他的脸上有痕，问：你为什么哭了？

何生长舒一口气：我看见奇迹了。

修理工笑。

何生说：今天我想走走，会院里的活你单独去吧。

何生往山下走去，从半山腰一路下行，可以看见不同的海景，对岸是坪洲。他的心里有一种痛快，又有一种贪恋，逐渐行至岸边，一片蔚蓝。

爱没有不经历死生而被高举显扬的，我这一世何曾懂得爱，这样的际会已经是天福，足够了，多活亦不过是磨损浪费。

何生泪流满面，喃喃地念道：九郎、九郎……

纵身一跃，葬身蔚蓝，泪海不分。

心不再痛了。

夜间的修理工住处，两只狐狸眼角垂泪，相顾对谈。

其中一只狐狸道：本想今日出现化解我们俩人之间的缘分，却不想害了他一命。它的左脸颊有一道因为贪玩而划出的疤痕。

另一只道：我与他相守多年，亦不想他情痴若此，当年你又为何去造业一场。

毕竟贪玩，在他身上，我闻到了极其强烈的绝望气息，那种特有的消沉与积郁之气，我本想与之玩笑，孰料他一见我便起了情欲之气，我一闻悉，当下离开，我不似你道行高深，倘若陷入，恐两人俱亡。

到底，你还不了解人心，他比你懂得爱，才拿这生死不算，要保全对你的想念。你既造了这业，到底是要还的，需好生修行，向我主与圣母交代。

即是如此，我便潜心修行，只盼他日能进天堂，与他再见，以续前缘。

但，到底这十年来，你有没有一丝对他起意？

……

深夜的海风凉爽浓稠，狐狸一步一步往山下走去，对岸的灯火通宵达旦，想起何生的脚步，一个明一个暗，一个白天一个黑夜，它行至岸边，何生下坠之地，想起他的脸，从一个虚无的男孩长成一个隐士，他的心究竟未变，从始至终他不过是寻爱，痴情若此已经抵得了千年万年的修行与道行，此刻定是在天堂望着下界。

狐狸抬头望天，看见弧园的月亮，化成人身，一副高挑饱满的身体，九郎举目对天说：何生，我爱你。

情定悬空寺

爱若

题记

南海水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能泣珠。——晋，张华，《博物志》

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眠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皆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海外经》

「恒山悬空寺又名玄空寺，是国内仅存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古代工匠根据道家“不闻鸡鸣犬吠之声”的要求建设了悬空寺，是中国古代建筑精华的体现。悬空寺共有殿阁四十间，利用力学原理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梁柱上下一体，廊栏左右相连，曲折出奇。」

十月的峡谷内飘着小雨雪，太阳却从山上照进来，黄九郎用标准流利的中文读着导览手册，周围的同团游人不住赞叹。他穿了件单薄的鲛绡纱衫及短裤，但却不感觉冷。他抬起头来看着不远处的水库倾泻的水流，心想：还是深海里玩耍惬意。

旅行团的人从他身边走过，黄九郎看见一个男人与他对视，对方讲英文：你不怕冷吗？他笑：不怕，我身体很好。对方续问：你从哪里来？他答：意大利，你呢？对方答：我从西北部来，昆仑山，知道么？他笑着摇头。

对话结束，彼此擦肩，男人继续上楼。黄九郎看着对方的背影，娇小康瘦，但他一眼记下他的面庞，中国古书里是怎么形容的呢，他使用他的法术在意念中过目中国古籍，找到一句：**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再一句：**皎如玉树临风前**，这一句正正好，应了此人此景。黄九郎生出一股意气来，跟着上楼去。

楼上寺矮梯窄，黄九郎个子大身健硕，尤其两条腿颀长匀称，不得不低头弯腰，前前后后跟团的老年人们停停顿顿拍照，有的对他打招呼：HELLO。他笑着回应，眼睛却盯着那个背影。

突然背影停住，转过身来，他直接与他四目对视，仿佛他转身就是为了与他对视，他直接看着他的眼睛，毫不费力。两人都笑，他问：你叫什么名字？这一次他直接讲中文。

他说：我叫黄九郎，你呢？

我叫何子萧。

两人的声音随着呼啸的风飘散，瞬间安静。黄九郎快步前行，将身体贴墙，一

步一步靠近何子萧，终于两人正面相交。

黄九郎的面庞俊朗而高挺，面部大气从容，却又有冷峻。何子萧才及黄九郎的肩部，正好与他的胸部并齐，黄九郎胸型四方又有弧形，突出饱满，他只穿了件薄衫却从身体内散发一种热，何子萧隐隐地吸了一口气，为了避免尴尬，他决定先发问：你来中国旅行?

对方说：是。他这个是字斩钉截铁，口音像极了意大利人说 si。

你说你叫黄九郎?

是，这是我的中文名字，因为我家里有九个孩子，我刚好排行第九。

中国文化里，龙生九子，子子不同啊，哈哈，不过，龙是神话故事里的动物。

不不不，很多时候因为人类认知的缺失，才导致如此印象，比如西方认为美人鱼是传说就是错误的。

哦? 你见过美人鱼?

这个嘛，我相信美人鱼存在，如同我相信龙的存在，以前的人曾如此清晰地描绘过它们，或许不过说明现代人缺失了这种发现能力。你看，现在的地球如此污染，这些灵兽们也许就隐藏了。

是呀，世界未必就是朝向更好的境地发展。

两人一前一后站在狭小的空间里对话，乐此不疲，身边的参观者时而撞到他们。直到两人意识到站着对话太久，黄九郎才打破：我们继续走吧。

何子萧脸一阵红，面前的这个男人邪魅倨傲，英气逼人，他不禁为之心动，竟不矜持起来。他害羞地点头。

行至三教殿外，何子萧稽首敬礼，黄九郎问：你崇拜他们吗?

不，这是尊敬，如同教会及西方人尊敬圣人。我……是天主教徒。

是，啊，那我也表示一下尊敬吧。黄九郎学着何子萧的样子敬礼。呼啸的风从耳边瞬间而过，两人离开，继续前行。

三教殿内，释尊开口道：一对欢喜冤家啊。

文圣道：是呀，鱼龙交感。岂不知《五杂俎》里言，龙性最淫，故与牛交，则生麟，与豕交，则生象，与马交，则生龙马；即妇人遇之，亦有为其所污者。这小鲛人要受伤了。

道祖开口道：我看未必，这一对都是有修行的人，我主会为他们安排的，也许一并得道或未可知。

游人们从窗外经过，指指点点却不敬礼，道祖道：无敬畏的世代啊。

文圣道：天主的救世计划究竟如何，我们竟也不得而知。

释尊道: 无事此静坐，春来草自青啊。

二圣齐笑，道声阿门。

下得悬空寺来，何子萧在天光下仔细看面前男人的脸，一阵情欲泛起。又问他：你真不冷?

黄九郎答：冷又如何？

何子萧答：风马上就会没有的。你身上的衣服很别致。

是吗？这是在上海买的，你喜欢？我送给你。据说穿这材质的衣服下水，入水不濡。

这么珍贵。那你穿什么？

我们交换，你跟我来。

在洗手间，黄九郎毫无介怀地脱下鲛绡纱衫递给何子萧。一副性感的身躯闪耀在何子萧的眼睛里，那是比世间万物都要美的存在，厚实、圆润、饱满、线条分明，他的喉头不禁咽了一咽。

把你的外套给我吧。

他照办，似乎是出于一种服从。

何子萧的外套穿在黄九郎身上显得小，却把黄九郎的上身形体轮廓一览无遗，下身穿着短裤，何子萧笑了：也不知你是冷是热。他将鲛绡纱衫拿在手里，闻到一种混合的香味。他抬起头，看见黄九郎在定睛看他。

皎如玉树临风前。黄九郎看着眼前的小人儿，想着诗句，那朱红的唇。

黄九郎将脸凑向何子萧，何子萧一阵惊惶又动弹不得，眼看着越来越近的唇，甜甜软软地吻了个结实。

两个人都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声，呼吸沉重。只愿永远停在此刻。

导游的喇叭声音从外面响起，两人警醒分开，一个导游进来看了看，对着黄九郎说：我们要走啦。何子萧一怔，导游笑：这个洋先生中国话讲的很好哩，大家都在说。

三人走出洗手间，导游脚步快走在前面。

为了打破尴尬，何子萧问：你在哪里学的汉语？的确比寻常外国人讲的好许多。（他的心里却隐隐地忧愁）

黄九郎笑：学习语言是要天赋的，有心总能学好。

语言不过是沟通的代替品罢了，人类如果只有一种语言该多好？何子萧说。

是啊，人类有统一的沟通表达方式，但语言却分了千万种。动物有动物的语言，植物有植物的语言，人类有如此多种的不同语言，毕竟麻烦。甚至有人以为只有自己的语言最神圣，拉丁文、阿拉伯文、梵文、俄罗斯文、希腊文、法语等等，产生了某种倾轧歧视，简直无法忍受。如果世界语能够普遍被人类所接受，会方便很多。

世界语仍旧是以印欧语系为基础的呢。可是中文如此美，你看繁体字，明明白白清清爽爽。

是啊，也许这是天意吧。没有巴贝尔塔，也会有此区别。

如果我们不用中文或英文沟通，我们该怎样表达呢？

Bacio。吻。

风似乎完全静止，黄九郎拉开外套的领口，里面全无，紧绷的小外套露出饱满

结实的胸肌。你很神，风完全停止了。

是啊，风停了，天公作美。何子萧耸耸肩。突然他想起什么似的，说：刚才你……为什么要吻我，我并非轻浮之人。

因为我想吻你。黄九郎也不回避。

……

是因为你的信仰么？你刚才说你是天主教徒，你知道我从意大利来，罗马我也曾长住。

你不信天主么？

魔鬼也信天主呢。黄九郎笑。我不需要**相信与不相信**，我**知道**天主真实存在，我知道**祂**的本体是永恒的爱。**祂**爱我，如同**祂**爱你一般。

那你爱我么？何子萧的话出口后立即后悔，他竟情不能自已至此，瞬间面红耳赤。这一句问话全不经思考，由情而发。

情，非得已。从小就听到有人说龙性最淫，不解地问哥哥，哥哥笑：那是人类的意淫，如此，中国人是龙的子孙，岂非也都是最淫？苏格兰人岂非也都最淫？那他们为何都要崇拜龙，你大可理解他们口里的淫是多产，我们龙族的确多产。

但我们龙族可以爱上人类或异族么？

长者们说宇宙万物皆有等级次序不能违背，但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又有什么能阻挡你呢？爱就是要破界，当然，这是我的理解，虽然有那么多的界限，如果爱，又如何。情非得已啊。

但天主会惩罚我们么？

天主是永恒的爱，**祂**一定会理解。再说，世界如果都照一个模式发展，岂非太无聊。哥哥狡黠地坏笑。

哥哥后来爱上了一个人间女孩，甘愿为了她离开家庭与她厮守下界。

黄九郎看见何子萧的脸由红转白，又略有所思，不禁被打动。起手弹出一些水滴去，正打在何子萧的脸上，突然一下，何子萧回神。哪里来的水？

哪里有水，你思考太深，你这个小脑袋，在想什么？

何子萧狐疑，明明有水滴，他虽然沉思，却清楚感受到水滴的来源，有人在施法。他看着眼前的黄九郎，想想，又摇头。当他清醒，又想起刚才的鲁莽，脸又红起来。

黄九郎笑，我听说中国人讲修行得道，有些人得道后又为爱毁道，爱和道一定是泾渭分明砥砺矛盾的么？

这个问题正中命题，何子萧眼看着他，觉得在某个角度，他的神情姿态与哥哥如此相似。我哥哥也曾问过这个问题，他说，能不能以爱来得道呢？如同佛经里的维摩诘既能住家又能解脱，佛教说他是古佛再来多少有点无解的意味，这个人必定有特别恩宠。

黄九郎开始施法术过意念，佛经上也说了：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

何子萧心惊，他竟如此深谙东方文化。若是私爱必生忧惧，可圣若望不是说：天主是爱，在爱内没有恐惧么？

是呀，那些大圣大佛们，一定是深谙大爱之道的特恩之人，天主愿意他们如此得救。在爱中得救。千年万年的修行都比不得爱的觉悟，当你觉悟，立地成佛成圣，在天主内获得圆满的救恩。在永恒的爱内……

那是多么美好的永恒。何子萧被黄九郎的描述带进了迷思。

这迷思被两位导游的广播声打断，导游招呼着自己人都上车，继续出发。

此时，黄九郎与何子萧才确认，他们二人不过是两个旅行团的旅人而已，他们即将分开。忧愁再次从何子萧心内生起。

黄九郎的脸突然模糊起来。对于何子萧而言，似乎面前的是个陌生人。明明是唇边人，这模糊感自何而来。一阵难受升起，直冲上他的头脑，清醒的意识令他痛苦万分，面前的只是个陌生人。他给了他一个吻，却要欠他一世人间散步。

悬空寺高高地耸立在峭壁上，无根无垫，横梁半插，这高悬半空的千年建筑正好像这二人的相遇，飘渺遗世却根尘空虚。风又再吹起，凛冽逼人。

黄九郎开口：我们还会再见的，不必忧心。

凭什么他要这样说？何子萧凝眉，这个男人，难道就是如此儿戏。那个吻。想想既不甘，又无可奈何，突然心一狠，说声再见，转身上车。

何子萧并未看见黄九郎在身后欲开口解释的样子。

昆仑山茫茫五十多万平方公里，自古以来被尊为中国第一神山、万祖之山，西王母修炼之地，多有真人觉者在此开悟，花妖狐媚等有得道之心的苍生也在此修行。

何子萧也在这山间修行，以期早日得道，进入天主永恒的圆融救恩。然而他道行不深，只略得一些御风之术。从山西旅行归来，他整日茶饭不思，夜不能寐，脑海里时刻被那个人侵占，一言一行，尽在眼前，却远在天边。修行也不勤恳，日夜过隙，心痛不忍，日渐消瘦。

那日随手翻《圣经》，读到「爱是不迷惑」，喃喃自语：不迷惑。

正当此时，一道光从天发射及至地面，照在他的面前，有声音叫他：何子萧。

呀，是吾主耶稣。他全身俯伏在地。主，请发言，你的仆人在此。

我念你一片痴情，不忍你荒废修行，特来相告。

主，我心我情，你全知道。

那黄九郎本是人鱼之属，你们该有一段情缘。

人鱼？果然如此，那日是他使了御水术。可为何我无法感知他的属性。

他的修行几近圆满，道行不知比你高出许多，他故意蒙蔽了你的感知。

求我主救我，不使心碎。

凭心所欲，则不迷惑；心念永恒，则不沉堕；依靠圣三，以爱得道；圆融无碍，自在逍遥。我将救恩赐给你们。

在神视中，耶稣将何子萧的心取出，放进自己的心里，又将心再次取出，放回

何子萧身体内。何子萧被一阵炎炎的爱火所充满，似乎已经在爱里得救。

我主，我天主。何子萧叩拜。

耶稣圣心，爱火炎炎。

经过神视后，何子萧始潜心修行，不知过了多少时日，一日心动，决心再去悬空寺。

峡谷内刚下完一阵小雨，天气清凉。三教殿外，何子萧看着三圣塑像，稽首尊敬。

三圣大概要笑话你了。背后声音传来。

他转过脸去，黄九郎邪魅倨傲的表情一跃入眼帘。那些思念这个人的时刻一去不复返，此时此刻，彷如初见。

你还穿了这件鲛绡纱衫。

是呀，你从上海买的鲛绡纱衫。你这个骗子。

骗了你的心么？

三圣为什么要笑我？何子萧岔开话题略带娇气地发问。

笑你道行不深，差点失了救恩。

那你不害怕失了救恩？

我不怕，如果我能拥有你，失了救恩也不惜。

傻瓜，吾主亲口对我说：依靠圣三，以爱得道。哥哥的问题得到了解答。只要我们不迷惑，爱会引领我们趋向永恒的救恩。

你好福气，吾主亲自向你显现，不似我独个参修。

那你又可知我独个思念你时的感受，坐立不安，空虚清冷，夜不能寐，恨不得一死方休。

黄九郎不待何子萧说完，小步贴向前去，捧住他的双颊，吻了上去。

Bacio。何子萧的脑海里记得这个声音。

仔细再看这悬空寺，依照力学原理，半插横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梁柱上下一体，廊栏左右紧联，历千年而屹立，又当如何？

我们亦是如此。虽为妖属，因爱所感，却可以生生世世。

喂，这一次你是跟什么旅行团来的？何子萧笑问：几时离开。

黄九郎坏笑：我再也不离开你。

那段时间，我一直在修行与你之间纠结，如果不是你，我会继续潜心修行，以得主道。但这个人是你，我一见你就感知到你的种属，也知道你使用了御风术，我想要爱你，这是理智的层面，我要自问我的心，是否爱你。

你刚才说，只要我们不迷惑，爱会引领我们趋向永恒的救恩。这正是我在和你分开的日子里领悟到的。我的心告诉我，我不迷惑，我爱你。我要你。我们在一起，你无忧我无怖，长长久久，彼此作伴，今生今世，永生永世。

峡谷之中，黄九郎指向天际：子萧，你看。

天上两条彩虹上下双层，他用御水术将水滴凝结在空中，借着阳光的折射，两道虹龙彩练当空。

古代的中国人看见彩虹以为是龙要将河里的水吸干，所以在看见彩虹时击鼓敲盆地赶龙，我小时候看见笑个不停。殊不知，彩虹是天主与人类之间盟约的象征。

那今天，你将自己交托给我吧。从此以后，无忧无求，平淡你我，已经足够。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件信物，交给何子萧。

何子萧看见那是一串晶莹剔透的串珠，材质却不清楚，但不似人间之物，串珠中间系着一个小小的装饰物。这是什么？

这个小装饰物里的是圣瓦伦丁（St. Valentine）的圣髑，当我下定决心，便专程去找来。圣瓦伦丁一定会庇护我们永远在一起。

如此珍贵。那这串珠是什么材质？

这是人鱼泪。空气中有沉默的气息。

你以为我不思念你吗？

三教殿内，三圣交谈。

释尊说：善哉善哉，总算是个美满结局。

道祖道：正应了我的话，只是不想吾主亲自显现给这小龙，赐了救恩，这也算是因爱得道了呀。

文圣言：正是，有这么一对个体，就是有希望，就是有希望。救恩会降临的，因爱得道，因爱得道啊。

道祖又道：我可知道，圣母在吾主那里替这对小人儿求了不少情呢。

三圣嬉笑，道声母后万福。

黄九郎在峡谷中将三教殿内的对话听在耳里，感念圣母，面前的何子萧**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呆呆地望着自己，他因为道行不够而不能听见三圣的对话，但他因为爱的恩宠必能得大道。

黄九郎对他说：不如我们一起去旅行。

去哪里？

去世界的中心。耶路撒冷。

然后呢？

你想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天上、地下、海底、宇宙，只要你想，我们就去。永远在一起。

只要和你在一起。九郎。

另据媒体报道，2013年6月，以色列海法区亚姆镇海边有人拍到美人鱼和一种长条生物一起出现，海洋生物学家称不可明认，可能是海豚和皇带鱼，然而也不可解释为何两种生物会紧紧纠缠在一起。

渎神记

爱若

为人臣下者……毋拔来，毋报往，毋渎神，毋循枉，毋测未至。

——《礼记·少仪》

公元1544年，明嘉靖23年，陆深在他的浦东后乐园旧居去世，享年68岁。他曾入翰林院，因与大太监刘瑾相悖遭遣，后任四川布政司、太常卿兼侍读学士，及后告老还乡，在后乐园旧居以堆土成山，名俨山。后世传有《俨山集》、《俨山外集》、《古奇器录》、《维封日记》、《蜀都杂抄》等，他的书札有明人小品之神韵，备受后世推崇。陆深的夫人梅氏在晚年捐田500亩、捐银2000两以建城门抵御倭寇，并承担了小东门的全部建筑材料。后世为了纪念这对夫妻，将陆深生卒的沪东嘴状冲积沙滩称作陆家嘴。

慕容冲脑海里回忆着从书中读到的历史，看着不远处的陆家嘴金融中心，花天锦地，流光四溢，心下喟叹，谁能想到这么一个小沙滩竟成了今日的世界金融中心。此刻他站立在荣成路口，那些破旧的门面与不远处的陆家嘴形成鲜明对比，竟让他有点举棋不定。他决定再打一个电话给卫玠，电话只一声就被接通，对方已经等待多时了。

喂，你到哪里了？

我在荣成路口，只是这里……

你进路口，看见左手边有一家美发店吗？从旁边的小区门口进来，一直往里走，我会看着你。末了，对方说：你的口音听起来，你是台湾人吧。

慕容冲不言语，照对方的话做，进小区，一直往里走，对方说：好的，我看见你了，抬头。他照做抬头，看见四楼处一个少年在招手。他找到入口上楼。

这一片区看起来很大，所有的建筑却都是外壳风光，一路进来，潮湿发霉的味道从每一个开着门的小家庭里飘出，可以看见里间多是灯光昏暗的小工房，全都是被肢解破碎的群租房，工房内挤着高高低低的架子床。慕容冲看见一家三口在肮脏房间的微弱灯光下吃饭，霉味与油腥的混合味让他难受。

慕容冲爬上同样充满霉味的老旧楼梯，狭窄破损，心里有一丝不悦，又觉得自己做错决定，心下有悔意，无奈已上楼，对方开了门便瞬间往里走。他看见他的背影，瘦小但饱满。

进得门来是客厅，慕容冲站了一会，对方在里间。他看见左边墙壁上贴着白纸，上面有一条竖写的小字：在天我等父者我等愿。经文戛然而止，似乎小学生的毛笔练习，一笔一划，由上至下。

这是天主经？他明知故问地好奇。

你也知道这个？对方答。

不会如此吧，慕容冲心想。从他进门的一刻，他就确定这也是出租房，刚才他想也许这行字是出自房东或别人，而非眼前这个瘦小的男人，但他的搭腔证明这很可能是出自他手。

你是天主教徒吗？慕容冲问对方。

对方不语，又说：你去洗澡吧，我洗过了。

慕容冲对自己说：忘记你的身份，这不过是一场陌生人的爱欲。

细小的淋浴水流仅能一点一点清洗皮肤，慕容冲反倒有一阵恣意感，在这个逼仄的狭小空间里，看到一句未完的经文，以及一个陌生男人，他有一点兴奋。

擦干身体后走进卧室，才发现卧室门外的上方墙角落处有个小十字架，当门关上，那是另一个世界。没有神，没有罪恶。

卧室的灯未开，只有电脑屏幕的光发亮，慕容冲在暗中看见墙上有一封公司的表彰书，上面的名字是：卫玠。他顺口叫道：卫玠。他答：恩。房间中间摆着一台缝纫机，其余摆放却无规则，凌乱不堪。

浅低的床边放着电脑、安全套和润滑油。慕容冲借着电脑光看见卫玠的脸，也是小小的年纪，只是下颚处有未刮干净的须渣，身材瘦小但有肌肉。电脑屏幕上播放的是欧美色情片。慕容冲皱眉，他不喜欢欧美色情片。

有日本的吗？

没有。

那你叫的声音大吗？

这里不隔音，我不能出声。

是了，在这么繁华的地段竟有如此破败一区，楼顶高跟鞋吱吱的声音清脆刺人。

在压抑与恣意的矛盾兴奋里，慕容冲进入到卫玠的身体里，沉默地进出。沉默。卫玠压抑而隐忍的快感又更刺激慕容冲，他们不停地交换体位，贪婪而执迷。他们不亲吻，却双手相扣，紧紧地抓着。楼上吱吱的高跟鞋声持续地来回，像一阵流水声。

慕容冲首先激射，卫玠继续自慰。当卫玠长长地吁出一口气后，慕容冲似乎也得到了某种解脱。

无罪恶。

慕容冲在辅仁大学攻读神学博士，此次来沪是参加复旦大学举办的哲学宗教论坛，在网络上认识了卫玠，聊了一日，便相邀见面。

瘦小的卫玠此刻躺在慕容冲的怀内，闭口不言。两人沉默。

你是哪里人？慕容冲打开了沉默，若是其他人，他自可一直沉默，随即离开。但因为是这样一个人，从进门开始到现在，他们两人都被一种彼此明白的心理氛围所笼罩。这种氛围里有一种侥幸，也有一种压迫，但此刻得到了解脱，两人重归圣洁。

卫玠长久不开口，突然说：我是闽东人。

天主教徒?

是。你呢?

我也是。看见天主经的时刻我很吃惊。

刚才我不想和你讨论。

因为罪恶感么?

恩。

慕容冲有一种责任感升起。究竟为了什么学习神学?掌握信仰基础只要去慕道班即可,读神学博士就能解释天主奥秘么?在这样的时刻,慕容冲突然有一种冲动,学习神学是为了将更多的人领到天主面前。我是有专攻的人,做了这行为恐怕要下地狱,可这样清白的孩子,他就该被罪恶感压迫至死么。

信仰天主是需要看积极面的,我们人固然软弱,但天主的爱比我们的软弱更大,你信赖**祂**,可以将你的罪恶感也交托给**祂**。

我是老教友家庭长大的孩子,从小就听神父说同性恋者要下地狱。可是我却无法克服性欲。再长大点,听见家人说那些加入爱国会的主教、神父、教友会下地狱,我想,他们犯的罪和同性恋的罪谁更重呢?

慕容冲笑了,这是他关心的话题:如果一个天主教徒说他不属于罗马,那么无论他自称地上、地下、或爱国会都好,他就不是一个天主教徒。我自小喜欢文学,读许多文学书,台湾的、大陆的,那时候台湾在谈到大陆文坛时,都是用“伪文联”、“伪作协”、“共匪作家”、“附匪作家”这些形容词的。北京的主教团不是也类似这样的尴尬么?

什么意思?卫**玠**不解。

中国人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王是谁呢?人类自诞生至今,历史变迁,王朝更替,政党轮换,最终那些自命为主的人与党去哪里了呢?真理在哪里?作为我们,相信真理是在天主手上的。因为拯救世界的不是人类的正义,而是天主的怜悯。宇宙是天主的王土,人类是天主的王臣。你信赖**祂**,**祂**会怜悯你。

这番话出自慕容冲的口,他想安慰卫**玠**,但在他心里,何尝不被罪恶感压迫。但他不能就此停止:正因为天主的怜悯,你的性欲又有何特别呢?圣奥斯定在这点上与当今神学可有不同的理解呢。

圣奥斯定怎么说?

他认为性欲是原罪堕落之后的产物,而教会认为性是天主美好的安排,结合生育,可对于奥斯定而言,人类如果不堕落,原祖如果不违命偷吃智慧果,天主在石头里也可以兴起亚巴郎的子孙,不需要通过性的繁衍。

天主无所不能,我相信是可能的。

所以,你不要被罪恶感压迫,如果你觉得难受,祈祷,将你的难受也交托给天主,任何事任何情绪,全部交托给**祂**。

那如果这样,我可以上天堂么?

你相信我说的话么?

瞎子岂能给瞎子领路?不是两人都跌在坑里吗?慕容冲的脑海里突然冒出路加福音的这句经文。这是魔鬼的计谋。

我相信你，看的出，你对信仰很有研究。

相信我，你会的。一定会。慕容冲坚定地说。

卫玠面上泛起一阵因信任而来的喜悦感，慕容冲得到了想要的结果。他甚至闪过一念：天主，如果要下地狱，我代他去，求你怜悯他。

那些加入爱国会的主教、神父、教友也能够因为信赖天主而上天堂么？

他们？也许吧。渎神者也有不同的后路。世人看表面，天主看人心。未来我们谁知道呢？一切都在天主的手中，未来还未注定呀。

是呀，未来还未注定。但，也许我可以选择。

卫玠起身，拿出圣经，随手翻开，轻声朗读一句：行动要端庄，好象在白天一样，不可狂宴豪饮，不可淫乱放荡，不可争斗嫉妒；但该穿上主耶稣基督；不应只挂念肉性的事，以满足私欲。

慕容冲在旁倾听，心内似乎得到指示，卫玠不知，他却知道，这句经文正是奥斯定花园奇迹中读到的那段经文，从此奥斯定彻底悔改皈依。

这是奇迹，是圣神的指引。

汗水突然从慕容冲的额头渗出，一点一点，仿佛有圣神之火从心底燃起，将这肉体之躯全然气化，他感受到从未经历过的沉稳静谧，脑海里有一阵长长的嗡鸣声。

在一瞬间，慕容冲的心里幡然醒悟，他做了一个决断。穿戴基督。

卫玠合上圣经，对慕容冲说：我决定要保守自己，不再如此行为，我会去找神父做一总告解。为了感谢你，我做件新衣服送给你吧。

慕容冲再次注意到那台缝纫机。

我是学服装设计的，我也要为我自己做一件新衣。卫玠含羞地笑。

这个笑容令慕容冲体验到圣洁的光芒，他的心内被一种莫名的感动充满，不由自主地高呼出信德的奥迹（Mysterium fidei）。这句在弥撒中每日重复的话，在此刻，生动盎然，似令他神魂超拔一般。

从卧室半合的窗户向外看去，陆家嘴的夜色迷离依旧，姹紫嫣红，那些高耸入云霄的建筑原来在慕容冲的眼里看来仿似巴贝尔塔，使人混淆，但此刻，这片灯红酒绿变得不那么使人迷惑，却宛若透出圣神降临时的多彩之火，色彩缤纷却由外入内。

一阵风从窗外吹了进来。

后记

信任之情是多年前看《微风轻哨》时的感动，从没想过会以这样一篇小文表示出来。

一个善念救了卫玠，也救了慕容冲自己。

东方灵修里，也有门徒因为信任师傅而得道，但师傅确是彻头彻尾的骗子的故事。

但在这个故事里，自力与他力合一。内外一体，自力与他力一体。
但愿我也能借着信任永恒的爱（一元论的神）得解脱。

2013年10月18日

日出[1]

爱若

题记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应该说出来。苏珊妈妈一家，荷默，一场日出。

心里装着那个地方那些人，也许有一天还会回去还会见面，但那场不期然的日出却只能做回忆留存了。

心怀感激地享受人间情感，大约才是写小说应持的态度吧。

中古时代的游吟诗人和去圣地朝圣的隐士，在旅途中行行顿顿，如同耶稣教导的那般：如果一个家庭欢迎了你，祝福他们，如果一个家庭不欢迎你，挥挥衣袖离开。随缘而起入乡随俗，只为宣扬爱的福音。而我到塔林岛（Talim）去，师出有名是传教，浩浩汤汤的队伍，都不过是配角的剧情，我内心的游吟诗人和隐士似乎已经抵达过目的地，却又不尽然地始终在旅途中，歌唱吟咏，随时为一场邂逅所祝福。

塔林岛位于黎刹省，菲律宾第一大湖泊之上，整个岛屿像一把匕首，Talim在他加禄语里即是匕首的意思。岛上有众多Barangay，一种联合社区，因为岛民多为渔民，Barangay实为一种渔船的名称，大家聚居在一起，借用了Barangay这个名词。乘船从Binangonan去塔林底社区，有些个巨石微岛，孩子们划船攀上巨石，伫立在生根巨石上的树木下，四周汪洋一片，彷如仙山福岛。神父伫立船头转动念珠念玫瑰经，一把巨大的伞挡在船头，仍然阻止不了飞溅的水珠打入船舱击在我的身上。湖上的浮萍大簇小簇的散开，水鸟高高低低地飞，水波上上下下晃荡。这些都是熟悉的情景。尽管我心中默想庄子的虚舟与至人，潜伏的记忆却如蚯蚓般在静心的土壤中轻轻地蠕动探出头来。

那日，他和他去坐轮渡回汉口，他本无心乘船，可是他一提起，他便再也忍不住。因他想起了他往日的希望。以前和喜欢的女孩子坐轮渡回汉口，便希望可以一直停驻，不会靠岸。他的脚一定要踩在栏杆上，因他想起了《情人》。15岁半的女孩，和他的渡口情人。他深以为这种极端的浪漫足够吸引。所以他一说起，他便响应。

风大，江水吹起。他的心从上船的一刻便在酝酿某种情绪。这种情绪做作一开始就具有某种浪漫，他想，既然他是沉默的，那么这浪漫便要自己创造，以致以后他离了他，也可以在这种自娱的气氛里存活。固然，他是不希望有离了他这一假设的，可是究竟有谁可以很勇敢地面对世事，如同他一般。如果没有，那么他便要自我坚强和安慰。

船抵达塔林底社区，先至破旧的圣方济各教堂休息，整个圣堂从外看去，近乎危楼，祭台上的几座圣像也看来简陋，我却短暂地进入了平静，也许因为社区位于大湖之中，宁谧细小，自成一个小世界，而破旧的圣堂增添了神秘小世界的高不可攀，纳匝肋人耶稣的小木屋正是如此脆弱而奥秘，祭台上的十字苦架在神秘的气氛里变得触目惊心，受难的圣周五，我站在十字架下，耶稣肋旁的血水滴在我的脸上：我渴。感情的渴、肌肤的渴、心灵的渴，在此刻因为舔舐到耶稣的血水而悠然恬静。这是爱情的奥秘，世上少有人能真正明白。传教岂不是在传这爱的奥秘么。当这个传教士背负着对爱的不安全感，任何一种可能都会发生，人间之爱与天上之爱合二为一，这就是他的异类信仰。

苏珊妈妈和她的三女儿来接我们，我和其余两人被分在她的家庭居住，荷默和梅瑟在家里等待我们。梅瑟养鱼贩鱼照顾整个大家庭，父亲几年前去世，我看见客厅茶几上的全家福，摄于两年前在圣方济各教堂。男孩子英文都差，女儿们反倒都会讲英文。荷默起初沉默，只默默打水。用水泵压水，我去帮忙，他阻止说：我来做。这个小人儿表现出了一种负责任的成年男子姿态，但他蓄起的柔软胡须表明了他的真实年龄，这种呈现出来的对比反倒有一种强烈的安全感，因为他是十七八的年龄，又身居小世界，不熟诱惑，只有此刻他的情感是真实而直接的，因此也就是值得信任的，所以对我而言，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成年男人。而我闯入他的世界，闯入他的家庭，他也是第一次在他的家庭里接触到新鲜人，因此我们成了弟兄，他待我如手足，我少有男性密友，而为他的真诚所感，也便目他为幼弟，又或长兄，是一个兄弟般的待我有感情的男人，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情感。

我所经历的情感彷如三棱镜万花筒，不同的因素、个人、时间、地点，便折射出各色不同。从来任其自然，面不改色，只心有余悸时光匆匆，因为这些人与情感的教导而日益轻狂，始终对爱抱有希望，却很难相信人。

她将La Scala Bookstore纪念发行的卡拉斯还给他，说：《诺尔玛》那一段实在是精彩。他说，我也这样认为。

他问她：那么，今天晚上你有没有时间。她笑：我约了人。他低着头：是公主吗。她没说话。他知道她在故意避而不答。

他打电话给她：我只想告诉你，我爱你。如果你是一个男人，我一定会和你相爱做爱，陪你看日出看夕阳，只有你才是我喜欢的标准。一个男人是绝对没有你这种简单的多面性的。

她说：如果你是一个女人，我也一定会和你相爱做爱，陪你看日出看夕阳。

我睡在荷默房间，他上阁楼休息。墙壁上贴着金发碧眼的三点洋妞，想他十七八岁的青年，正是迷恋这样的对象。他用英文说：性感。

我每在狭小的街道上遇见散步中的荷默和他新交的女友，皮肤黝黑，珠圆玉润，以我的角度看去尚有一线性感可言，心里暗叹荷默眼光不俗。时常加入他们的散步，两人用他加禄语交流，荷默手勾着我的肩背，偶说两句英文。散步的时间多在晚饭后，从地势高的地方看下去，不远处夕阳落在湖面尽头，天很快就暗下来。

三人行在黑暗中，有时候荷默女友也会带女性友人来，几人便默然行走，杂几句笑声。

晚上坐在客厅闲聊，天上地下，分享照片，大门敞开，有人在门外玩台球，荷默时而走过去观战，拉我去玩，我知自己弱处，便不予参加。每日几乎聊天至夜里十二点才睡，小世界里既无可消遣之地，年轻人只喜欢打篮球和家庭卡拉OK，聊天也是一项消遣。

躺在荷默的床上，看着墙壁上的洋妞图，很容易就睡着过去。窗外风呼啸的声音清清楚楚。

风吹起他的头发，他隐约看到他的几根白发。他想知道他所想的，是什么可以使一个青年长出些许白发。以前读书的时候也有许多人白了头发，他只觉得好笑。可是他不容许在他头上看见，于是便一一拔下。那便是一刻永恒。是属于他和他的。他亦只是笑。

相拥着睡去，一人戴一只耳塞听《世界之最》。也许我们可以去东湖看日出。

他始终想弄清楚这个男人的笑，可是始终不甚了解。因此，他的笑只成了他的迷惑。他越想明了，只越觉迷惑，最终只得对他的爱恋时时增长。

苏珊妈妈的小女儿在岛上的高中念书，夜晚学校组织舞会，我们都去参加。在青年们打篮球的操场上，上百人围成了若干圈子，音响沉重的低音和混响，跳啊唱啊，挤满圣方济各堂参与弥撒的也是这些年轻人，信仰与享乐是属于他们的，是属于菲律宾人的，是属于我曾见过的拉丁美洲人的，我多么爱这样的人。荷默坐在角落，并不跳舞。

圣诞节前的九日敬礼，菲律宾人习惯参与连续九日的弥撒，每日清晨四点起来奔赴教堂。我们也是借此时机来岛上。我拉荷默来跳舞，他左右推辞，几番过后，他才说：明早还要去教堂，我们回去吧。

穿过黑夜中狭小的街道，荷默手舞足蹈，有一种洋洋得意，是一种对未来无有恐惧和忧愁的喜乐，无远虑无近忧，在这当下的喜乐中，我看着他，心生起盼望，对当下的盼望。月光微微地映在空中，月亮的忧愁也抵不住荷默当下的喜乐，我也因之而立地成佛。

凌晨五点，弥撒结束后，几人要去另一个社区，邀我一起，荷默也在其中。要跨越一座山间腹地，荷默掏出手机播放喧闹的欧美流行音乐，山间的黑暗重重无边，脚步声合着音乐声，所有人开始洋洋自得，此时的月亮硕大明亮，没有树荫遮盖的地方，地面微亮。

他问她：你那段时间在干什么？

她想了想：我吗。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家里，一个人，不和外界接触。每日祈祷。觉得灵魂有了一种洁净，可是却越加孤独，那结果只能是我更加热切的渴望爱。在她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与她约在一起去江滩，中旬的好月亮并未使她面露过多笑容。

我和公主也是在一个好月亮的夜晚认识的。她说。如果没有与她一起相遇这月亮，我早就死在这个世界中。我曾经是多么想多么想就这样同她一直走下去，什么也不顾，直到死去。我从来不曾奢求过来世，我们的爱只是唯一的，不可能被重复。而她却就这样离开了我，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甚至没来得及与她一起去看一场日出一场日落。

他说：那你愿意和我去看一场日出吗？

抵达新社区已经五点四十分，荷默说：妈妈未嫁给爸爸前住在这个社区。

湖边停着几艘木船，我们登上船静坐，两人坐在船头聊天，我和荷默坐在船中段，沉默望天。荷默突然说：我们可以在这里看日出。

我的心思开始蠕动，好像又回到某个时刻，我们彼此不曾认识，各自有着各自的生活。时时刻刻地感恩，因着这个世间的某个角落，曾有一个人与我这般接近。

我说：我们真的可以在这里看日出么。

当然，我们经常如此。

如果一段爱情的结局在一开始就已经注定，其点滴的过往只是一个伤逝的过程和轮回，那么这段爱情的过程是否充满意义。是否也如内心戏一般，在进行的时候就注定着消失。到最后，手上握住的始终只是虚空。哀伤与安慰也只是一个人的事。

荷默，我从来没有与一个人一起看过一场日出。

那我们就等在这里，我陪你。

不远处已经有渔民乘着小船出发，女人用渔网筛湖里的螺丝，远处的天空还被浓云遮盖着，只有一隙阳光透出来。

想起你们的脸。他和她的脸。从未发生过的一场日出。

你在这里，即将等待一场日出。你并不活在过去。难道还有比这更美的相遇与慈悲。他不是你的恋人你的情人你的男人你的女人，他是你的弟兄，待你如手足温情脉脉的弟兄。

其余人开始吵着要返回，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小时，天空始终被浓云笼罩，一点也不见太阳的面孔。我看着荷默，荷默说：我们再等一会。

半个小时后，众人起身，荷默看着我：不如我们坐船回去。我并不想予人麻烦，只得说：好。众人向湖中的一条小船招手，片刻船到岸边，荷默说：船主是我的高中同学。

小船行在湖中，摇摆不定，我们保持身体的平衡，使得船只不致倾斜。云朵分成了三四朵大块，清晨的阳光终于从分开的云朵中照耀出来。

此刻船只与天空共同融入一副画面，我的灵魂溢出身体站在岸边欣赏这幅图景。

荷默先下船，我将手上厚重的中文《圣经》递给他，他接住后伸出另一只手给我做支撑起身。众人各自分别。

我们回家放下书本，苏珊妈妈说：你们吃早饭吧。荷默说：现在先不吃，我们再出去走走。我们返回下船岸边，荷默说：这里也可以看到日出的，只有我们两个人。

生长在这个湖边社区，看日出日落如同家常便饭，此刻只有荷默与我，不活在过去和未来，此刻，立地成佛。

他找孩子要来小木棍和绳子，勾上水草在湖边钓小鱼，我仰头望天。太阳和云朵的战争纷纷扰扰，荷默说：还有十分钟吧。

浓云一片一片地被烧尽，湖面由暗蓝转为金黄，此刻我的灵魂在最后一片即将被太阳燃烧的云朵里，荷默和我抬头望天，我的灵魂看着这对小人儿，除了两人的区域外，世界已经为阳光所祝福，只有那小小的区域，人们还在仰头望天。我的灵魂随着最后一片云朵的烧尽而化去，与每一丝一缕的阳光结合为一。灵魂感知到心的释然，那些伤逝的情感、未践的诺言与疑问，都因为一个纯洁的灵魂所转化。

但愿你是我的弟兄，是我母亲的乳房所养过的，这样，我能在外面亲吻你，而不为众人轻视。

浓云全然化去，太阳光毫无避忌地照射在荷默与我身上。我因眼睛酸痛而转头看他，他看着我笑，他的笑容不再是一种得意洋洋的喜乐，似乎他也第一次见到这日出，而显露出一种被祝福的神秘幸福。

我想到《诺尔玛》的终结，被祭献的诺尔玛与波里昂步入火刑台，因为火的净化，感情的最后奥秘才揭露出来。阳光就是我们的火刑。

荷默，你看。太阳出来了。

注：

[1] 本文原载于《GS点杂志》第33期。

人间散步

爱若

从米高梅出来后，安陵手持地图向主教山行进。这是今日行程的最后一个地方。一日步行，令他疲倦，却是他自己愿意的方式，走街串巷，美丑尽现，这是真实的人间生活。以前在罗马旅行，安陵也是如此，从伯多禄广场一路东行，横穿了整个罗马，便似乎熟悉了这座永恒之城，再也不会陌生。主教山近在眼前，十字架清晰可见，安陵心中感恩。

为期两个星期的出差，安陵抽空来澳门，未做任何准备，只匆匆读了一篇《从澳门城市建筑看中西文化交融》的论文，便过关来。一切通讯工具关闭，似乎有意为之，他需要这样一个独立密闭的时空，以此来给自己答案。在路上，看见去米高梅的巴士，波提切利的展览，便将之目为天主的安排，纳入行程。在进门处，被一个棕肤保安拦住，被要求检查通行证，安陵不悦，对方说：按照规定，我需要确定你是否已满21岁。进了展览现场，原来只一幅《维纳斯》真迹，其余皆是同比复制。在澳门邂逅一幅波提切利，已值回票价。

在《维纳斯的诞生》的复制品前，安陵驻足。

不该在出差两周的节骨眼向他示好，安陵心想，倒徒增烦恼，但转念一想，若非如此，又怎能让彼此确认这一层难得的关系。

第二天的夜晚，安陵梦见庄辛。安陵从背后抱着他，身高身材皆合宜，安陵的脚心贴着他的脚背，有点冰凉却贴到他脚背突起的经络纹理。在梦里，安陵觉得这样两个人似乎各缺了一半的瓷娃娃，无论从哪个角度高度，天造出来就是要拼合在一起。在梦里，安陵亲吻庄辛的脚背，那些突起的青筋，修长坚毅的脚趾，从他的脚尖吻到嘴唇。早晨起来，私处饱满涨得厉害，打开一瓶矿泉水就喝掉一半。手机里有一条未读短信，打开来看：昨夜梦见你欠高利贷，他们上门来逼债，我们要卖房子，就吓醒了。庄辛的这个梦令安陵为之一振，有一种责任感生起，回复他：就算被逼债，也不会要你卖房子。

躺在床上想起昨晚的梦，私处难过，幻想他，与他接吻，做爱，手上下起来。在恍惚中，脑海中出现的是海边的那个吻。

一众友人去青岛旅行，在崂山海边，众人穿过一幢未建成的破旧宅院，当地朋友说这是某著名主持人的地块。宅院地上散落着许多沙石袋，墙上有红色油漆涂鸦，冲天的尿味令人掩鼻。走出宅子，竟是数级楼梯，直通沙滩海边。

沙滩上一只被渔民割去一半的海蜇尸体，众人围观，用手去触碰它黏湿的身体，当地朋友说：当地人割去身体，留下头部不吃。安陵不懂：那它还活着吗？总觉得像壁虎断尾一般，还可以再活，否则太过残忍。朋友说：它死了，只等被风化，或者被涨上来的潮水带回海里。

这里的海水是透明的，像透过玻璃看过去一般。朋友说：不要走太远，有的地

方没有深浅，下一步就是一个突然的水下峭壁。想想惊汗。

安陵和庄辛站在一块海边的大石上，安陵突然来了兴致，说：我们摆姿势，让他们给我们拍照。有人起哄：亲嘴。安陵大方抱住庄辛探过唇去，庄辛害羞被动。明明只是摆样子，安陵却被一种力量牵引，切实地吻在了庄辛的唇上，为免尴尬，又假装大方，接连亲吻了几下。庄辛只是被动。

那个吻突然就发生了。毫无预兆。

回到上海后，安陵约庄辛在人广吃饭，饭后，对他说：跟我回家。他抱着侥幸，如果他不答应，一切作罢。庄辛顺服。

下午去世界文化遗产区，看为数众多的教堂。在圣若瑟堂，不小心撞见圣方济各·沙勿略的手臂圣髑，早已听说，却不想有这种突然冲击，跪下祈祷。

在奥斯定堂里久坐，如同第一次去马尼拉的圣奥斯定堂一般，为了奥斯定的缘故，安陵久久地坐在教堂内，也不祈祷，只是静静坐着，似与天上人约会般。

来澳门，当然要去看大三巴——圣保禄教堂遗址。以前读书的时候，安陵熟读耶稣会来华史、耶稣会士们对明末、南明和清初历史的影响以及葡萄牙保教权的来龙去脉，澳门都是绕不开的一座城。拥挤人群的去处必然就是那地标建筑。从主教座堂行至大三巴右街，短短的一程，安陵用了二十分钟。熙攘的人群左冲右撞，安陵沉浸在某种沉静的氛围里，内心平安地向目的地走去。

初见大三巴，心想：哦，就是这样。及至走到面前，发现它如此高大。标识牌写着该处为宗教场所，请保持尊重。心里透了一丝气。地下的陈列馆播放着拉丁文安魂曲。

一生一世。从2013走到2014，似乎一生都过去了。

主教山近在眼前，山路不难走，看见有车上去，慢慢地散步，遇到多个岔口，向一位保安问路。保安的肌肤暗黑，安陵猜想他有葡国混血，脸庞适中而紧致，是个靓仔。保安用蹩脚普通话告诉安陵路线，最后又说，我陪你走一段吧。

你结婚了吗？安陵主动问他。

保安笑：不是今年就是明年。

哦，真好。

我以前在新葡京做过保安，但那里太热闹，我还是喜欢主教山这里，安安静静。

我们的人生不就是从熙熙攘攘走到安静。

是一种朝圣。

你信神存在么？

我不相信，但我愿意感受平安。

天主圣母是澳门的主保，你知道吗？

知道，但是现在大家都忙着赚钱，也顾不上这么多信仰的事了。

走了一段，保安返程，安陵已经望见去山顶的路，便稍稍加快了脚步。

他突然感受到一种寂寞。

路旁老人摆着小摊，贩卖一些不知道年代的古器，铜佛头像、铜十字架、铜镜之类，安陵没有停驻观看，步上斜坡，转个弯，视野大开，半个澳门尽收眼底。

一尊圣母像立在石柱顶端，庇护着澳门。有人在她身下照相。标示牌上写着“千禧年十二月一日奉圣母玛利亚为澳门人主保”的字样。

进小堂祈祷片刻，教堂后面一张桌子上摆放着纸笔，用于访客留下祈祷意象，该处的严规熙笃会希望之星圣母修院的修女们会为此而祈祷。

安陵写下祈祷意象，离开。

过关安检的时候，安检员命令安陵取出背包中的东西，一看全是书，翻到《教会社会训导汇编》，看到封面上的字，问另一个同事：梵蒂冈的书要不要紧啊?

另一个答：宗教书啦，不要紧。

回到珠海后，安陵打电话给庄辛：我还没有去看夜晚的大三巴牌坊，下一次你来陪我看。

庄辛说：好。

你愿意陪我一世人间散步吗?

……，长久的沉默后，安陵听见对面抽泣的声音。

新南柯梦

爱若

题记

这是在几场梦的基础上改写的。

我想这些梦里本来都应该有性爱场景的可能，但因为身体情况影响大脑对梦境内容做出了选择，终于变成了现在这般。

当我离开那个岛，不住地抽搐哭着。

不知是哪年哪世的光景，在一个海洋之中的小岛。

1521年LAPU LAPU 做为马克坦岛首领拿起剑杀死带队入侵宿雾岛的麦哲伦；

1930年赛德克族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策划并带领执行了雾社事件；

我为何要讲起这两件历史？因为我所见的人物地点似乎与这两件历史里的人物地点相似。

我不是入侵的麦哲伦或日本人，更像是那个误入桃花源的渔夫。

岛中央耸立着一座石门，门上写着极乐岛三个字，字是用我不懂的语言写的，但奇怪我竟明白意思。

我怎么来到这座极乐岛的呢？我不知，似乎随意被置身于宇宙、某个星球、此地。

忽然背后一阵狂风大作，差点使我站立不稳，转过身去，定睛一看，心跳如狂，一条三头莽蛇在我背后昂扬，不，它们是蛇身，但三个头部却是狮子、牛与老鹰头。

年轻人，欢迎你回到极乐岛。三个头部都在发声，却只有一个共同的声音传出。

回到？难道我曾属于这里？

这里是一切的源头，孩子。

第一个夜晚，望着头顶的星光，我将头枕在蛇的身体上，软绵绵地睡着，恍惚中，看见雄伟的狮子，威风凛凛，在大河里汲水。

第二个夜晚，望着头顶的星光，头枕在蛇的身体上，软绵绵地睡着，恍惚中，看见轩昂的公牛，它竟然在地上作画。

第三夜过去，老鹰飞在天空，与星光为伴，睡眼惺忪的我似乎与它一起飞在了空中。

第四夜，我遇见一个男人，他叫亚当。魁梧有力，原始野性，赤身裸体。他拥

抱着我入睡。天快亮的时候，亚当带我去悬崖边，一条巨大的鱼跃起摔在崖壁上，我高呼。亚当用左手抚摸我的脸。

你喜欢用左手发力?

我习惯用左手。

渐渐地，我在他的怀中再次入睡。醒来，我枕在软绵绵的蛇身上。

在极乐岛，白天如同天堂，豺狼和山羊同处，狮子与白兔嬉戏，百鸟齐飞万兽长鸣，山水一色海天一线。无尽无边的喜乐与满足，没有任何悲伤与痛苦，过去现在未来都不存在，时间不存在，只有永恒的此境。

而对我而言，每个三天过去，第四天我就会遇见亚当。这是我最满足的一天。我们越聊越多，越聊越深入。我头枕在他的身上，听他讲话。

神对我说要创造一个与我一样的人，我拒绝了，我不需要任何其他人，我只要我自己，我与我自己去爱神。

神在哪里?

这里就是神，所有的一切都是神，你见不到**祂**，我曾见**祂**的本体一次，那是在**祂**创造出我的一刻，从此我愿意保存对**祂**的爱，**祂**是如此美好。

我们在神里面么?

正是如此，我们都在神里面。不需要任何意义、证明、存在、时空。此刻的我们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每一个三天过去，并不是人间的三天，而是一种重复，每当亚当出现，他都带我去做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去看三只老虎在海里游泳，火山突然喷发，老虎们也无惧，火山熔岩流过海域，老虎们也没任何受伤。亚当说，在极乐岛，永无痛苦与死亡。

不知过了多少日子，因为没有时间，但我心里数算着，在某一个夜晚，我又躺在亚当身上听他讲话。我已经迷恋上他。情不自禁地，我亲吻他的嘴唇，这个赤裸性感的男人，往下，往下，直至他作为男人最雄伟的地方，咬住。他似乎也很享受，但他警觉：你干什么?

我摇头。心想：你无法再变身。我不要你离开我。

他竟明白：我本想一直和你这样下去，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不解。

你使我无法变身，我将死去。天道恒常，各有其命。

我松口，我不要你死。

太晚了，情欲是堕落之后的产物，此刻，你已不能再继续呆在这里。我和神之间早有誓约。其实偶尔我也会觉得寂寞，我们为何不只是作伴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这样做，只是因为我爱你。

爱……

我的身体开始浮起来，渐渐地离开亚当，飘向天空。我大哭起来。

这么久我都没有问过你的名字，你叫什么？亚当喊出声来。
我边哭边说，我叫南柯。
南柯。我会记得。他挥挥手。
眼泪无休无止地流了出来，肩膀上下起伏抽泣，因为恸哭而无法自制。

醒来后我还在哭，这种恸哭到无以复加的场景我一再梦到、想象到、描写到。

为别·性画展所作十六首

爱若

作者按：

2009年人在北京，热衷公益，在北京同志活动中心出入频繁，当时负责人杨光策划了“别·性画展”，请我为文宣出力，除采访艺术家之外，还用了一下午写了这十六首类新诗，以配艺术家作品。

一　成涓子 宋嘉宁 《丛》

光影，肢体，质感，情绪，交流
亲爱的，如何能将你我合而为一？
爱与被爱，施虐与受虐，束缚与拯救，同在与分离，
在我之内，在你之内，
寂寞的力量不能战胜我们，
我们是同一的灵魂。

二　封零《蓝色大海》

似乎不约而同的，我们选择蓝色，或阴郁
——BLUE，寂寞的颜色。
一个吻所带来的温度，
抵抗了喷薄而发的寂寞，
寂寞的天空，寂寞的飞鸟，寂寞的大海。
以及，寂寞的身体。

三　高乙力《蓝色爱情》

你看到的蓝色，是深黑色的。
你看到的爱情，是性交。
你看到的身体，是轮回。
前世，我们有着怎样的缘分，
同生、爱恋、共死
为我们带来今生蓝色的爱情。
颜色、气味、爱抚

四　何金安《别伤害我 II》

挣扎着的不只是灵魂，
无论是相拥的身体，劈开的双腿
黑色的内衣，艳丽的高跟鞋
还是神经质的网状丝袜。
如果能够选择，我愿意升华
但，我不愿将机会交给你们
请别伤害我。

五　谭逢 《将军》

当性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阴茎还会成为图腾来崇拜?
当左手只牵着左手，右手只承认右手，
宣言是：他她不是唯一的示范。
当赫尔墨斯和阿芙洛蒂蕊的容貌
绵延在同一张面庞
——谁在乎将军脖上悬挂的是
奖牌，还是一个鸡蛋。

六　石头　《表演》《呼吸》《两个明明》

水下的世界从来不会无聊：
假面舞会的表演、修行者的呼吸、
一人分饰两角在读着同样的一本书、
观看者亦同等被观看——
同性恋、消费主义、物欲横流、
少数民族、四处漂泊、生命飞逝，
你我的确在彼此的对观，
但，我虽无聊，却不识你的寂寞。

七　孙晓喻　《虚室》

男人和男人的孩子，
在屋檐下踢着三人份的足球；
女人和女人都被唤做妈妈——
同时被唤做爸爸。
进化在虚室里悄悄发生，
尾巴消失、两性择一，
尊严在上帝那里在虚室里是存在的，
而歧视在亚当夏娃子孙的血液里，
静静地流，并不以为耻。

八　唐子砚　《索多玛. ELLE的残酷镜像》

不如来一次高潮的宣泄吧！
如果不能够有宣言，
镜子反射的也只是绝望、压抑、沉沦
以及病态的自虐。
不如来一次高潮的宣泄吧！
破碎的镜子是绝望的再绝望？
亦或死亡的再死亡？
给我们一个肯定的答案，
我们便心甘情愿地死去。

九　徐腾飞　《吻》

水墨画上描了七色的彩虹，
红、焦、橙、浓、黄、重、绿、淡、青、清、蓝、白、紫，

嘴唇被交织得难舍难分，
让我猜，你的心跳是什么色彩?
让我猜，你的呼吸是什么色彩?
让我猜，你的爱情是什么色彩?
如果我猜中答案，命运会否可怜我?
会否给我一个机会——
带我从彩虹的此岸去到彼岸
只依赖你的吻?

十　西亚蝶　剪纸

故事听起来很悲伤，
孤独的父亲，患病的孩子，绝望的妻子。
剪纸是一刀切的妄想，
哪怕是妄想，也不能出错
——而错误还是一再地发生。
命运没有绝对胜算，
用剪刀剪断命运的脖子，
今天故事还是开心的。
明天将依然如故!

十一　曲盈　《原罪1》

夏娃找了一个下午，
找遍了头发，找进了眼睛，找过了皮肤
到了晚上，她找到另一个夏娃。
她们有同样的乳房和阴道，
她们有同样的爱欲与死欲，
她们决定要与自己在一起，
她们决定摘掉子宫，没有故事发生，
无论罪孽的勾引者，
它是条蛇，还是只鸟。
一切都没有发生。

十二　杨霖　《浴/欲1 2 3》

我抽你的烟，你看我的脸
如果烟圈可以氤氲
你我就化二为一，身躯幻化成火

沐浴一场大雨，犹如洗礼
却始终浇不熄那一场欲望
——爱你不死。

十三　张一　《时间行系列》

你送我的歌，
分裂，一面笑得天真无邪一面看破一切；
你伴我看的电影，
Ashes of Time；
你同我跳的舞，
Oh! My darling I will never change partners again。
时空的舞台，唱歌跳舞
时空的界限，疯狂死亡
灰烬是时间行的尽头么？

十四　郑波　《贾里布群岛》

老子和老莱子被造出来已经八十岁，
在贾里布群岛尽情的相爱
他们赤身裸体，大口吃着苹果
上帝看着觉得好。
他们志于学他们知天命
他们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
上帝看着觉得好。
没有禁止没有欲望没有反抗
没有解释没有谋杀没有惩罚
一切都很好，在贾里布群岛。

十五　游静　女同学社　《你们看我们看自己——巨人》

好似变形金刚又似金刚芭比
你能话我是男仔或者靓女
你们看我们看自己
双眼睇阴阳，左手拖右手
再微小的力量亦能同你一起微笑
再灰色的心情亦能因你转晴
巨人是你同我尽情地分享
我们的名字就是爱

十六 任航 《打开的门》

来自于寒武纪的一条鱼
变形成男人后沾染上了抑郁症
它孤独地与鱼发生性爱
缅怀过去的时光。
二十一世纪不是它的寒武纪
在寒武纪，它有爱情。

柒、

附录

小猫，婴儿领洗，在天主教学校长大，喜爱音乐，最喜欢的圣咏是第廿三篇——上主是我的牧者。他为纪念2016年6月12日美国奥兰多同志酒吧枪杀中的受害者而创作了“Grievance”这短诵：

WE are most avoided and being deprived
Who will bear our pain?
O Lord lead us,
Let us not in vain

爱中无惧（John绘）

参加香港教区同志牧民活动后的感受

Moer

编者按：首先强调，编者反对一切拗直行为，这是违反人性及天主性的丑陋行为（若同可以拗直，直岂非真能掰弯），无论其出发点何其真诚。其次作者在文中表达了一份沟通的态度，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有效，同志或非同志。接触、沟通、聆听、理解、磋商、解决方案，这是正确的进路。收入本文是希望各方人士都能借镜照己，反求诸己，以慈待人，因为爱是无偿的，不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而实行。愿那些认为同志不会尊重异己的人士有一个新理解。

讲者观点与实践

2016年10月，我和几位教友一起去参加了香港教区举办的关于同性吸引倾向者的牧民培训。讲者是一位美国心理咨询师，专门研究和处理同性吸引倾向议题，他批驳了关于同志的几个常识问题（譬如，10%的人是同性恋，先天，性向不可变，同性恋各方面没有问题）。他的核心观点是，同性恋并非是一个「性倾向」问题，而是一个「性别身份认同」问题，他的工作不是改变「性倾向」，而是帮助改变「性别身份认同」。

讲者个人认为，美国健康协会关于同志「是否是一个创伤」和「是否是一个需要疗愈和矫正」的判断是有失专业水准的，是由一群心理咨询界的官僚出于政治考量而裁定的，所引资料数据存疑；同性婚姻进入立法，也极有可能是追求选票和支持者的竞选行为；乃至于整个接纳同志的文化，也是给那些并没有看到真正问题的「误入歧途者」建立了一个保护壳和避难所，使得他们没有机会勇敢地去承担自己内在经验成长的责任！

讲者以男同性恋者的成长历程为主线，分析了典型的同志家庭，母亲过强，父亲太弱，很容易导致儿子失去了成为一个具男性特质的成年人的机会。那些从小和母亲奶奶姐姐生活在一起的男孩们，从厨房的窗户看到草地上踢足球的同龄男生，产生了羡慕却不敢出去一起玩耍，于是产生了对同性的渴慕。

在性创伤事件里，比如性虐待、撞见父亲或母亲自慰、性器官批判，让幼小的孩童产生了关于性的羞耻，为了自我防卫免遭羞辱，潜意识里会把这种羞耻感「性化」，用性兴奋或幻想把自己带离羞耻者的身份；或者有些孩童有位冷漠刻薄的父亲，因为得不到父亲的肯定，他会寻找相似父亲的男友，从其身上（在性的互动里）得到「目不转睛的注视，强烈的爱慕和热情的肯定」。

第二天，讲者透过解释「快速眼动疗法」（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and Reprocessing），以帮助男同性恋者降低对于男体的性兴奋，从而为其争取到对于自己行为的控制力，其背后的原理我听的不是很明白，但是技术上难度较高，料想没有人敢轻易尝试，大家也就没有深究。

讲者提到他过去辅导的经验，经过性别角色认同的辅导，同性性倾向者1/3会转变，1/3维持现状，1/3完全没有改变。

我的感想与思考

从我们接受到的科学同志常识来说，这次演讲有很多「科普」可以拿来批判，数据、动机、身份和理论体系等，每一个都可以拿来推敲辩驳，「你的数据源是不对的」并不能打败「你的数据源有问题」以证明我是对的，那是狭隘的胜利和虚荣，争辩并不是目的，反而会导致教会内部的分裂，如同拿圣经经文吵架一般。而真正真诚的人，是渴望在圣神内妥善解决问题的人，而绝非是妄图简单处理彼此分裂伤害或粗暴要求对方改变的人。

我相信有矛盾的双方，特别是在教会内，彼此其实都怀着一颗爱人的心，也是在信仰的光照下，愿意考虑彼此的良知及灵魂。我所接触到的牧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们认真求知和真心服务，并不会因为自己或者长上的立场，而拒绝去看真实的信息和活生生的个体经历，这与我们平常许多国内的同志教友所设想的并不同。

本着天主赋予我们的良知，我们可以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但是作为真诚的探索者、寻求启示者以及合一的力量，我们可以选择暂时放下立场，充当沟通者，去向双方阐述和提醒，对方的某些数据和研究有可能揭示了更多的可能性。处理我们每个人的独特经历，从中成长跨越，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去做的事情，就像身体神学的一本书里写到的，「当年轻人按响妓院的门铃时，他未意识到他原来想寻找天主」，这对我们所有人（同志或非同志）都有效。我们在自己身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任重道远，唯有祈求天主与我们同在，带领启示我们，寻找和发现祂的奥秘与慈悲，也能以慈悲对待他人。

天亚社采访之一：爱若

编者按：2016年10月，天亚社曾对天主彩虹团体的三位成员进行了采访，在天亚社的稿件中，部分引用了这些采访稿。征得双方同意，编者愿意将三篇采访稿全文作为附录，以飨读者。

天亚社（下文及后文「天」）：你为什么会想到编这本书呢？什么时候开始的计划，而且得出这次的构思？

爱若：这要先从我服务于两个同志基督徒组织的经验谈起。2009年，我和两位新教朋友为主同工一起发起了一个同志基督徒小组，名为「彩虹见证团契」（China Rainbow Witness Fellowship，CRWF），现在这个团契在北京、上海、杭州、武汉和长沙都有。2014年的时候，团契参加了上海骄傲节，当时我们讨论应该编辑一本同志基督徒手册，既让基督徒了解同志也让同志了解基督信仰（同志基督徒也很有福传意识），所以我编辑了一本包含见证和理论的小册子，叫《当同志遇到耶稣》，里面多数是新教同志朋友的见证（国内新教与天主教的人数比例使然），我们印刷了1000本赠阅给许多朋友及同志组织，后来赠罄又加印了1000本，同时我们也将电子版放在网上供大家下载，得到了许多正面反馈。

到了2013年，因为国内各地都出现了同志基督徒团契（北上广深、厦门、成都、重庆、福州、新疆等），每个团契都是以新教徒为主，但也都有少数天主教徒，可以说同志基督徒团契一开始走的就是合一的道路，而且较为成功。但是因为礼仪的关系，我了解到许多天主教徒觉得在团契里略有落差感，正好当时北方一位修士已经建立了一个网上同志天主教徒的祈祷小组，我们两人商量后，正式以那个小组为平台，开始了我们称为「天主彩虹团体」（China Catholic Rainbow Community，CCRC）的运作。

两年过去，我们聚集了各地的同志天主教徒，彼此分享陪伴祈祷，后来我自己有机会接触到港台海外的同志教友领袖，也因为当初编辑《当同志遇到耶稣》的经验，一个搜集华人同志教友故事的想法在我脑海里产生。2015年开始，我向外发征稿启事，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而中国大陆的所有故事都是从「天主彩虹团体」的成员那里征集来的。

从起初，整本书的框架在我脑海里就很清晰，包含故事、思考（理论）、公益和艺文四个部分。故事部分，除了大陆、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同志教友们的故事外，还有直人朋友的分享，包括同志父母和前同妻，以及牧养同志教友的神父们的经验分享；理论部分包括同志天主教徒领袖的文章，也包括了一些神学讨论，以及「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Globe Network of Rainbow Catholics，GNRC）的几篇重要新闻稿；公益部分有国内教会团体关怀艾滋病及同志群体的见证，还有一篇同志常

识普及稿；同时，我希望让大家看到同志教友的方方面面，因此单设了「艺文」（文学作品）一部分。感谢天主，历时两年，终于完成了这本33万字的大部头书。

天：编辑这本书的时候有什么困难呢？目前还未能付印，可以讲一讲原因吗？

爱若：天主知道编辑这样一本书的难度。一个是来自作者的，本书跨度广，从中国大陆到港澳台海外，要他们将自己的过去剖析出来绝非易事，要鼓励大家克服障碍痛苦写；二来大家都非专业写作人士，这就对编者有极高的要求。写完了要非常仔细校订，有许多稿件需要翻译，翻译好了还得校订，还有就是要变换着语气姿态催稿。这其中除了牵线约稿和翻译的部分工作(非常感谢数位朋友的辛勤工作)，所有工作基本上是由我独自完成，因此我必须要学会分配自己的时间。

整本书在我手里完成是在今年九月份（2016），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这本书对于华人教会是很重要的。在编辑的过程中，我就开始委托或自己联系港台和马来西亚的出版社，包括新教的和同志的出版社，将这本书的意义分享给他们，希望能出版。可以预见也可以理解的是，基于各种理由，比如经费比如书太大比如「华人同志天主教徒」这个看似小众的题材，使得他们无法出版这本书。我当然很希望会有一家天主教出版社能出版这本书，也曾通过海外的一些资源去争取过，但都无果。我心里明白，国内的信德光启上智，港台的光启闻道上智慈幼公教真理学会等在目前根本不可能出版这样一本书籍，但愿是我错了。

当然这本书也有其自身特性，就是一些人以为的在学术与教会书籍之间的模棱两可。可是这并没有什么稀奇，我认为这本书兼具两者，且相得益彰。但因为这个原因，可能造成了非天主教出版社的犹疑。无论如何，我仍然坚信这本书对于华人教会的重要性，并为这本书最终能合适出版而不懈祈祷。

天：书中提到最保守估计，国内有大概二十万同志教友，你对这个数字有怎么想法？

爱若：社会学家普遍认同同志（包含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酷儿等所有性小众群体）在人群中的比例最低值为百分之二，我采用这个最低值，而不取其它，是不希望有人认为我们夸大事实。圣神研究中心的数据是截止2014年底中国天主教徒约为1050万，那么同志教友的人数则约在20万。

我自己也很难相信这个数字，因为我做同志基督徒工作以来，接触到的同志教友不会超过一百人，其他19900同志教友在哪里？他们究竟怎样过着生活？但这是科学统计，就算质疑，也不会相差太多，若采用高比例，这个数字还会更加惊人。

一直以来，对于社会上或教会内的许多人来说，同志似乎只是一个概念，他们从未接触过，因此无法理解。然而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同志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家人、好友、同事、教友等，只是我们无法掌握。

天：你觉得目前中国大陆的社会和天主教会对同性恋的态度普遍是怎么样的?

爱若：普遍来说，大陆社会对待同志的态度较以前当然开放了许多，这和全球形势是基本一致的。在普世教会内也是如此，为我们这本书作序的神学家雅各伯・艾利森神父（Fr.James Alison） 说，我们正处于从「不可想象」向「显而易见」前进的幸福时光，我们的进度要比我们当中许多人在二十年前想象的要快得多。

然而，形势从来不可能一面倒。社会上和教会内有许多人不理解同志，大肆批判。我觉得中国大陆社会上最可怕的一个问题就是，同志无法承受传统压力而选择结婚，大家可以参见本书里一位前同妻姐妹的文章，同妻同夫这个现象就揭示了社会对同志的一种负面态度，我只怕在教会内，这个现象会更普遍。

而作为大陆教会，现在有太多问题未解，根本不会讨论到同志议题上来。但可以肯定，有几个神父不曾听过同志教友的告解？可惜的是，多数神父会按照告解指南里的方法去解决，同志是罪（教理可不是这样说的，许多神父连性倾向和性行为都不区分），同性性行为是大罪。这对同志教友其实是非常有伤害性的，有过抑郁经验和自杀念头的同志教友不在少数。教宗方济各上任后，情况略有改变，但有反同教友连教宗也攻击。我要强调，我并不喜欢许多人简单用「保守派」和「激进派」来划分，比如有人把教宗本笃十六世和方济各做如此区别，这是不正确的。教宗方济各强调的原则是倾听、慈悲与对话，也是我们这本书所强调的，这绝对是属于圣神领域的工作。

事实上，作为天主教徒，我们恰恰要认清一个事实，天主教会从来都是最激进的自我革新及改良社会的先锋，而这种改变的冲动是在圣神内追逐真理。对于同志的权益，我的理解也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现在我要说，同志议题是大是大非，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我认为教会在同志议题上需要学习的还有太多，「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很好的工作，教廷应当成立官方委员会与之对话交流共同工作。

天：在与你交谈的时候，你多次提到希望同志教友的声音可以提出来，然后有讨论。你觉得这样对同志教友群体，或者对教会有什么作用?

爱若：2014年和2015年两次家庭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期间，多个国家的同志天主教组织在罗马举行了会议，2015年的会议，我本人也出席了，期间我们发起了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我本人也是十人理事会中唯一的中国人。我们向教廷发出了官方信函表达我们的声音。

欧美、拉美、大洋洲的教会讨论同志议题已经有许多成果，那是因为教会与同志教友组织保持着（强烈或微弱的）联系，通过对话增进了解。但华人教会，对于同志议题还是相当落后，因为对话不曾建立。甚至两年前，以「勇力社」的立场出版的《天主教与同性恋》这本资料落后立场偏颇的书才刚刚在香港教会出版，可见华人教会对同志议题的落后。

华人教会普遍对同志有刻板印象，就是罪人，或者性开放，或者激进派。然

而，同志教友其实在服务教会的事工上非常活跃，他们多数对于许多议题都非常保守，对传统有非常大的热情，这一点我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有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许多新教团体对同志的完全共融没有问题，但是我甚少听说同志教友选择离开天主教而改投他派。

在这本书中，我有一篇专文《同志教友团体的存在对于教会的贡献》是专门探讨为何教会要允许同志教友团体的存在并且要去牧养他们，同志教友团体在同志信徒和教会之间的桥梁作用非常重要，甚至是整个同志群体与基督信仰之间的桥梁。比如媒体喜欢将天主教会视为同志议题的敌人，而过去这几年，我们的工作之一就是消解这个误会。可惜的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其实我们似乎初期教会的护教者一般，去维护天主教在同志群体中的形象，却里外不是人。总之，倾听与对话对教会及同志教友是双赢，因为他们彼此本就是一体。我们的工作其实更是教会的工作，而非仅是同志的工作。

天：你们团体目前有神职人员牧养吗？你觉得现在教会对同性恋的牧灵工作普遍是怎样的态度和方式？你认为应该怎样照顾同志教友？

爱若：感谢天主，在这几年中有几位神父修女修士陪伴我们，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我们是在天主教会内，绝对不是另外一个什么组织，我们有良善的牧人，他们不会违背教会的训导，却提出适当、符合牧灵精神的见解。本书中也有两位神父一位修女的牧养经验分享。他们不是一开始就能完全开放，但是通过心与心的对话，一步一步地理解倾听，并找到合适的牧灵方法。

国际情况我前面已经说过，但是中国大陆我觉得还谈不上牧灵层面，因为并未得到关注。

教宗方济各就是一个榜样，他从未离开过教会训导，但他教导慈悲与对话，这是福音的精神。我们同志教友非常敬佩并感激他的慈悲，并愿意在教会内继续以分辨、服从及祈祷的精神来生活，切愿有一日天主借着教会给我们最终的答案。

天：我们也见到国内的同志教友建立了网络群组，你们也有「天主彩虹团体」，据你的了解，目前有多少个这些团体呢？我见到天主彩虹团体有「全国」的群组，是否个别省市也有团体呢？

爱若：全国以新教为主的同志基督徒团契我应该基本熟悉，约在十个左右，带领人都支持合一的精神。而「天主彩虹团体」是唯一一个以天主教为主的同志团体，因此团体也起到了向其它人士和机构宣讲天主教讯息的作用。因为可以想象的原因，网上交流是很好的方式，在同城的教友也会一起去参与弥撒，我们设立了全国及其他七个区域的小组，以及一个慕道小组，另外还有一个网络玫瑰经祈祷小组，当然区域小组人数并不会太多。

天：你希望这本书最终可以带来什么效果呢？可以怎样把它出版？

爱若：教会对同志群体常有的一些误会令事情变得糟糕，因为许多人确实是没有接触过，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完全能理解。而且拿着圣经教理吵架其实是非常无聊的。因此我希望这本书里的故事和反省能让大家意识到，原来同志教友不过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他们/她们一样那么热爱天主、热爱教会、热爱圣母、尊敬教宗、常参与圣事及服务教会。希望大家能不戴有色眼镜看待同志教友。同时我希望能够在华人教会掀起对同志议题的讨论，倾听、了解、对话，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结合教会训导摸索出合适有效的牧灵方法。

在我个人有限的视野里，欧美有许多同志基督徒专著，但一本这样的同志天主教友故事理论集，我没有见到过，即使是在美国有新路牧灵（New Ways Ministry）和尊严团体（Dignity USA）两个全球最大的同志教友团体的情况下，这样一本书籍也没出现过。所以我坚信这本书对华人教会（甚至是普世教会）是有重要意义的，而且其中的灵修经验也非比寻常。关于出版，我会积极争取，并祈祷天主能以最好的方法让它与读者见面。同时，从一开始我就立定要将它翻译成英文在欧美出版，这一块我会与「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亲密合作。但首先，希望在华人教会，这本书能顺利出来，但愿我不会等待太久。

天亚社采访之二：若瑟神父

编者按：若瑟神父自2014年起开始陪伴牧养天主彩虹团体，他从未离开过教会训导，也并非一开始就能完全融入同志教友的全部生活，因此他的牧灵经验非常可贵，希望更多牧者通过这篇采访及他在本书中的稿子获得一份对同志教友的理解及对同志牧灵的初心。

天：您什么时候开始牧养天主彩虹团体的呢？

若瑟：我开始接触他们到现在有两年多了。

天：您是通过什么机会接触到他们，而且愿意为他们服务的呢？

若瑟：我以前所知道的同志知识，多数来自书本和新闻，感觉他们是极其少数。在我所生活的小社会环境里根本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同志也许是那些大城市繁华之地才有的。若谈到同志就非常负面，潜意识里把他们划归罪人的一群，大家总是在批判。

突然有一天，一位我熟悉的男青年来找我，他向我坦白说自己是同志，他这样向我出柜，是经过对我这神父的观察感觉我和善信赖后才来找我的。他有很多的苦恼，感情、婚姻、家庭、性等等不一而足，他曾去过修道院生活过一年多。是他为我打开同志群体这个不为社会多数人所知的窗户，看到并进入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他介绍我加入了同志基督徒聊天群，起初我不敢公开说话只是默默地听，生怕他们知道我的身份，但他们的话题有时令我激愤，我不由得插言，告诉他们圣经反对同性恋，告诉他们不能说话口无遮拦，并不断地发圣经的话来指出他们的错误。结果是适得其反，我这样他们很不喜欢。在交流过程中他们发现我是一位神父，令他们极其好奇，纷纷私下加我，各种问题扑面而来，有些也令我很尴尬：

你是同志神父吗？你对同性恋有啥看法？

天主教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是什么？

神父，你能接纳我们同志吗？同志在一起犯罪吗？

我很苦恼，非常不开心，你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走出困境吗？

我是同性恋，家庭压力很大，父母逼迫我结婚，我该怎么办呢？

我有一个非常相爱的伴侣，但我心里有罪恶感，你说我该怎么办？

天主为什么创造同志？我不想自己是同志，但我就是喜欢男孩子，我该怎么办呢？

我讨厌传统教会，他们指责谩骂同志，你的看法呢？

你怎么解决自己的性？你守独身，是真的吗？

天主难道让我们同志都守贞洁吗?

神父，我结婚了，有家庭，我很爱妻子孩子，但看到我喜欢的男孩子就不能自己，我不能自拔，心里特别痛恨自己，但每次都控制不住自己，你能为我祈祷吗?

……

从这些交流中，我看到世界上另一群人的真实生活，他们特别容易信仰基督宗教，他们需要信仰的支持，他们渴望天主的接纳，他们常说：「耶稣爱同志」，这几乎成了他们信仰的口号，从中可以听到他们对天主的渴望。他们也渴望世人的接纳，但现实生活中到处是不被接纳、被排斥和被指责，在教会内他们也受到了许多伤害，他们看似很强势，但却非常脆弱，又那么敏感，别人稍有微词他们就易激动，甚至受伤害。这些反应是他们真实生活的纠结反映，他们愿意像常人那样有自己的爱情，有一个温暖的家，有自己的朋友圈和亲情，但因为他们是同志，这一切为他们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退缩到同志狭小的圈子里，他们找自己的感情，找自己的生活，但许多人生活在纠结中，个别人甚至感染了性病、艾滋病。有人经常对我说：神父，天主为什么造我是同志?我不愿这样，但我无法改变我的倾向，你说，我该怎么办?

他们知道我是神父，非常高兴，说我很勇敢，能直面他们，不管我是什么态度，起码能和他们站在一起，这令他们很受安慰。他们对我诉说自己的生活和问题，他们希望从我这个天主的仆人口中听到肯定，得到安慰，获得问题的解答，最主要的是天主的仆人能陪伴他们，聆听他们，他们就很开心了。通过这种交流，我与很多人成为朋友，对他们的陪伴有了效果，他们在信仰内获得了信心，知道天主爱他们，没有舍弃他们，他们也慢慢地不再太纠结，很多事情能放下，知道依靠天主而生活。他们的变化给我很大的安慰，能为他们做点什么我很开心，当然这过程需要很多时间，很大的耐心，很大的爱心。需要用耶稣的那颗慈悲心去接纳他们，爱他们。他们也爱我，特别尊重我，对我特别友好。我也在祈祷，看看天主对我的旨意，是否我有这个恩典去继续服务他们。

天：您平时是如何牧养他们的?

若瑟：现在通讯工具特别方便，我这个神父很快被他们传扬，全国各地的同志基督徒团契纷纷加我进入他们的微信或QQ群，他们的微信圈并不是虚拟的，他们的微信群意味着就是一个同志基督徒团体，很多城市都有，真是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世界。

我一般就是通过微信或QQ与他们交流，渐渐地不断有人来我所在地找我，与我认识、交流、分享，希望我当面指导他们。也有人来找我办告解，他们有的人多年都没有办过告解了，因为羞怯，或担心当地的神父认出他们，他们不想公开自己，更不想被教会排斥。有个别的，带着家庭出来旅游，专门绕道来看望我，趁机向我办告解。有时候我出门办事情，只要到了一个地方，就与当地的同志基督徒见见面，交流分享。我也开始尝试着到他们的团体去看望他们，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去过几个团契了，他们非常高兴我来，热情款待我，每次他们总是要我分享一个主题，

我说，不需要讲道，只是像朋友一样与大家见见面，彼此交流分享下。他们多数是新教徒，但他们照样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天主教神父，没有感觉到因为教派不同而带来不和谐感。有一个天主教友比较多的团体邀请我给他们做台弥撒，在弥撒中看到他们非常虔诚，包括新教徒也非常虔诚地参与，弥撒后我给他们覆手祝福时，他们深深地垂下头接受神父的祝福，眼里充满了激动，我也被感动了。

我距离北京很近，所以跟北京的团契来往比较多些，逐渐他们开始信任我了。邀请我参与他们团体的活动，现在邀请我每月到他们团体去做一次分享，参与他们一些大节日的活动。

我有我的本职工作，但我愿意尽量多关怀他们一些，只要他们需要我，我就义不容辞，因为耶稣不会拒绝任何人。

天：您认为大陆教会对同志教友普遍的认同情况是怎么样?

若瑟：神秘而陌生。大家一提到同志就不由得想起圣经中的索多玛，普遍意识把同性恋与罪相提并论，对这方面的牧灵研讨和牧灵关怀更是空白，神父更不愿意染指这个领域，我只是听说一位修女关怀当地的同志团体；在一个大城市有一位神父把教堂的房间借给同志教友团体用来主日聚会，却遭到部分教友们强烈的反对，难听的流言在教堂很快传播，直至他们不得不搬迁出来。

天：您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譬如其他教友，或者主教神父对你的工作有微言?

若瑟：目前我在这方面的牧灵工作几乎鲜少向人详细透露，因为深知目前我们教会对同志的接受状况，也多少感受到社会环境对同志的态度。我有时试探性地与神父修女谈到同志问题，他们对此多是不了解，只是有一点学习神学的过程中所获得的一些书本知识，没有深入的研究，更极少接触，多限于告解和个人性私下的交谈，态度也都是比较负面的。他们也总是善意地提醒我说：你要小心谨慎点。

天：您对这次爱若编辑的这本书有什么感想?

若瑟：我也是这本书的撰稿人之一，很感谢爱若弟兄，他充满对天主教会的热情，以及对天主坚定的信德，他愿意为这个群体发声，让教会认识同志们真实的生活，同志除了性取向不同之外，他们也是普通人。他们只是有着也许比常人更丰富细腻的感情，他们更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的事物；他们对教会更富有感情，他们没有自己常人般的家庭，所以他们对教会更有归属感；他们热爱神职人员，希望从他们身上体验到父亲般的关爱；他们爱好艺术，追求细节的完美，热爱有品位的生活。当然他们也有很多弱点，比如许多人容易放纵自己，但一次次陷入更大的痛苦和悔恨中。为了被环境所接纳，他们太过敏感的性格不断地抗拒着外界给予他们的善意或非善意的态度。

所以这本书反映了大陆（及其他华人地区）天主教同志的真实生活，让教会不

要忽略他们的存在，给予更多的关怀，理解他们，陪伴他们，帮助他们走好人生和信仰的道路。这本书很有现实及牧灵意义。

天：您认为普世教会对同志的牧灵工作，需要怎样的改变?

若瑟：首先，要改变传统的偏见性的观念，真正做到如教理说的：对他们应该以尊重、同情和体贴相待。应该避免对他们有任何不公平的歧视（2357）；

第二，整个教会应更多地关注他们，欧美教会已经讨论了许多，但是大陆教会完全没有关注到这一点；

第三，需要找到这方面的牧灵方法，这需要教会更多的人来一起探讨，针对他们的特点，做他们的工作需要特别的耐心和谨慎；

第四，教会需要为他们的人权发声，特别是让人们平常心看待他们，不能歧视；

第五，需要与同志们对话，彼此聆听，教会陪伴他们一起分辨天主在他们每个人身上的旨意，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错误；聆听他们的心声，以教会为他们的大家庭，体验到慈母教会的关爱；

第六，要有专门的机构或人员牧养他们；

第七，引导信仰热忱的同志教友成立自己的小组，接受教会的指导和帮助，使每个人在团体中成长。

天亚社采访之三：若望

编者按：若望弟兄是天主教徒，深圳颂恩团契的创建者，也是天主彩虹团体的参与者，他在团契积极提倡合一与共融，卓有成效。

天：当初为什么想到要组织同志基督徒团契呢？是什么时间开始的呢？现在有多少人参加？

若望：组织这个团契和我自身经历有关，在此之前我一直在信仰中无法接纳自己的性身份，内心倍受煎熬，后来在2013年我去香港参加了一个由新教组织的亚洲同志基督徒活动，在这活动中圣神打开了我的心，使我在信仰中接纳了自己的身份，并经验到天主的爱与接纳，所以回到深圳后就想和我有同样经历的弟兄姐妹来分享天主的爱，所以才有了这个团契。目前固定参加的人数大约将近有十五人，以新教弟兄居多，我们彼此和睦共处。（关于我的个人经历，在《愿你的唇吻我》中有详细的叙述）

天：你觉得大陆教会对同志教友普遍的认同情况是怎么样的？

若望：就我所到过的堂区而言，普遍情况是刻板地依据教会训导来对待同志教友。

天：你在教会里有没有因着同志的身份，有一些深刻的经验？感动的、悲伤的、愤怒的、感恩的、失望的……？

若望：因为没有在教会内公开同志的身份，所以一般是在告解中感受不同牧者对待同志信徒的不同态度，有指责的、有宽容的、有好奇的……在这不同的经历中，痛苦多过感恩，失望多过希望，甚至发出像约伯一样的唉叹，为什么我会生活在这世上？

天：你觉得教会在同志牧灵工作上，可以怎样改变？你对教会面对同志教友的态度有什么期望？

若望：首先希望教会能正视同志这个议题，包括同志爱以及同性性行为，其次希望教会能倾听同志信徒的声音，并与之沟通。希望教会能全面接纳同志信徒，这样就不再有歧视、不再有压迫、不再有伤害。

天：你是公开的同志吗？你的年龄是？

若望：我不是公开的同志，今年40岁。

《殊途同归》

华人同志信众故事集征文启事

华人是世界上最虔信的族群之一。在中华文明史上，宗教从来都是一支最重要的精神血脉。从原始神话、先民敬天、到儒释道三家并立；从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到今日巴哈伊教的在华传播，一神信仰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古有景教、摩尼教、犹太教、拜火教的先后传入及覆灭，今有华人德教海外传播，更遑论华人在许多信仰上起到了巨大的发展及传播意义。华人所拥有的信仰形态之普遍，鲜有能及。

同志身份似乎举头神明与同志族群开的玩笑，他们膜拜的神明圣贤与同志身份究竟产生如何的张力，或恩典。

我所认识的同志朋友中，不乏佛教徒与基督信徒。许多人都是先认识到自己的同志身份，后接受的宗教信仰。这里面大约多少带着渴望救赎的心理吧。当世间不能允许这个身份，在神佛那里，在一种信仰里，也许能获得完全的接纳与随之而来的平安。

我素来主张宗教是最慈悲的力量，能够将人的心智提升至无以伦比的高度，当信仰遇到同志身份，同志们又是如何在生活信仰的呢？又或者，这个信仰如何地与同志身份发生了联结?

以此为基础，很想继续做一本囊括不同信仰的同志人群的故事，将他/她/TA们的故事收集起来，以30篇稿子为目标，在亚太、欧美以中英双语出版。由于书籍的性质，投稿无稿费，成书后赠书一册，请支持及见谅。

主编：爱若（Eros Sha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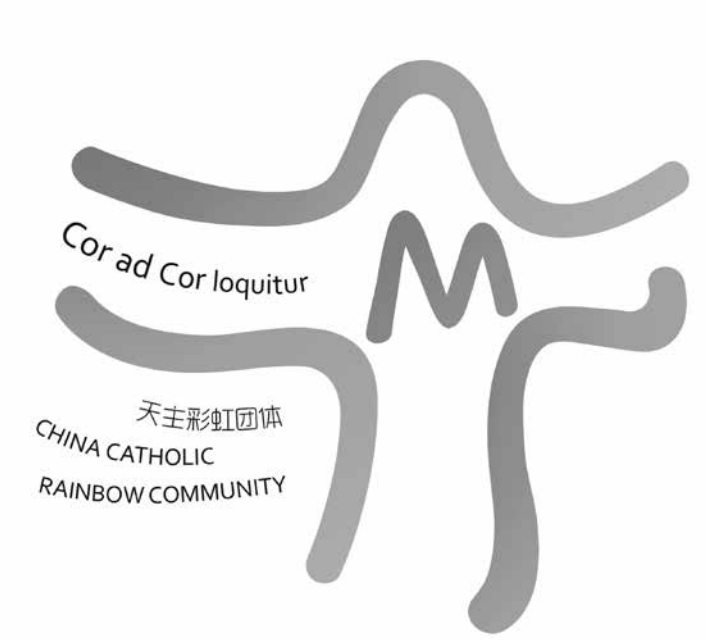
形式要求：

1. 面向任何信仰、主义的同志信众；
2. 字数不限，可化名可真名；
3. 在故事的背后，深刻自我剖析与描述，深入涉及灵修、经验、性经验、情感、家庭、社会等，务求真实；
4. 强调梳理过去与整合经验，并寄望未来。特别强调与神明圣贤、亲密关系之间的联系。

投稿地址：

422247611@qq.com 注明《殊途同归》投稿，截止时间：长期有效

六个团体LOGO介绍



天主彩虹团体
China Catholic Rainbow Community, CCRC

天主彩虹团体是中国大陆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同性性倾向及其他性少数群体人士（LGBTQ）的跨区域互助组织，是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成员，与彩虹见证团契同气连枝。本团体于2013年7月27日成立，旨在建立「心与心对话」的平台，基于网络，各区域自行组织线下活动。欢迎天主教LGBTQ朋友、对天主教有兴趣的朋友加入。

彩虹见证团契
China Rainbow Witness Fellowship, CRWF

彩虹见证团契是根植于爱与信仰的同志基督徒团契。

团契于2009年成立于北京，其后相继于上海、杭州、武汉和长沙建立团契。成立的初衷是想告诉所有因信仰和身份认同而挣扎的人：“上帝与你同在，也有我们陪伴，你并不孤单。”

我们的宗旨是，让信仰上帝的同志朋友得到团体支持，通过倾听、帮助、关心来联结彼此，致力于彼此的信仰扶持、精神互助以及生活关怀；并且向暂时没有信仰的同志传播福音，让他们认识到上帝的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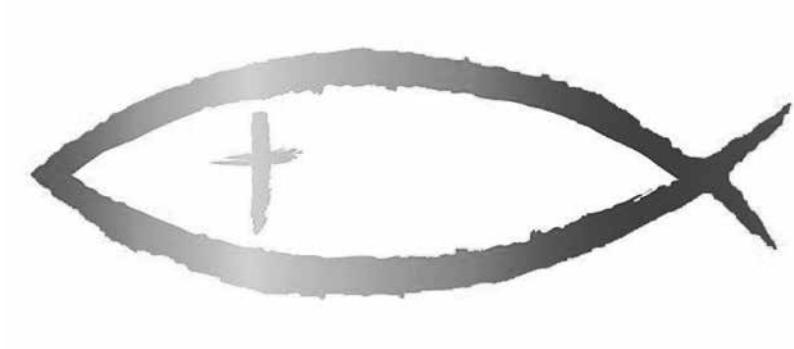
全球天主教彩虹网络
Global Network of Rainbow Catholics, GNRC

2015年10月于罗马发起，是旨在支持天主教会内关于LGBT及其家属牧养与正义主题的全球组织网络。以他们在性倾向、性别认同、发声、文化、伦理及不同背景的多元事工经验，网络的成员们联结在同一的罗马天主教信仰之下，借着祈祷与事工，为LGBT人士在天主教会内完满共融与平等对待提供保障，并积极投身于保护他们在民法及教会法之下的人性尊严、人权及被平等对待。

香港挚情同行
COMPASSION

几位不同性倾向的香港天主教同志信徒，因着共同关注其性倾向在教会及社会里难以享有平等的人性尊严，及无法享有一个互相尊重、包容、友善的教会生活，故此，于2014年6月正式自发成立COMPASSION挚情同行，让香港同志天主教徒共同建设友爱、接纳、尊重、分享的团体生活，透过灵修及学习，活出身、心、灵整合的人性，发展自己独有的声音，并促进教会及社会尊重同志的平等尊严。

同时，在FACEBOOK建立公开的信息网络，关注天主教同志信徒平等的人性尊严（https://www.facebook.com/compassionTQ/）。



泛天主教彩虹牧灵小组（澳大利亚）
Rainbow Catholics InterAgency for Ministry (Australia)

本小组系由数个在澳大利亚为同志群体工作的天主教团体组成的联合体。基于天主教信仰及教会的社会训导，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搭建桥梁、祈祷与教育。为在教会及社会中，同志天主教友、他们的家人和支持者的被完全平等公义的对待而不懈努力。

亚太天主教彩虹网络
Asia Pacific Rainbow Catholic Network

本网络系由亚太地域在罗马天主教会内支持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兼性人及酷儿和他们的家人的团体及小组组成。网络基于成员的生活经验，为维护他们的尊严、并庆祝他们给「天主子民–教会」带来的宝贵礼物，通过互相学习、尊重和包容的对话，为来自亚太地域的彩虹天主教徒们提供支持。「为一切人，成为一切」（格前／林前9:22），我们承诺为去创建一个更公义慈悲的教会和社会环境而努力。